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U3/08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九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二)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一

四書晰疑三卷

〔清〕陳鉉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尚志堂刻本

.....四三九

虹舟四書講義二十卷

〔清〕李祖惠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五〇三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二)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順義

解十九卷》提要

四書順義解 上諭語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述而不作章 此夫子自叙其立言之本也。重信而好古句。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

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

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一

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

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

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

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

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當時皆以作者之聖稱夫子辭其名曰作者之聖

未易幾也我之制定贊脩不過傳述舊聞而不敢有所

創作也蓋古人嘉言懿行精微廣大無所不備我則深

信不疑而篤好不厭精神常與一人之私見哉蓋商之賢大夫

有老彭者即信古而傳述者也我不過私竊比附之而

已夫夫子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並不敢顯然自附於

述者之明謙而又謙之辭也○四書家訓曰信非空空

信之不已好亦非區區好之不見其見古先王制作者精神之闡發真命脈之流注豈可以垂萬世而不朽任他聰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至自與古人之精神命脈相為契合雖欲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設規模不可得耳。惟信之深故好之篤信是好之本

默而章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重末句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人之體道存乎識識以口耳非善識也惟口不言而存諸心是為默而識之非融會貫通者不能也造道

存乎學學而厭非善學也惟致知力行朝夕勉學之久而不厭非深知義理之無窮者不能也傳道存乎誨誨而倦非善誨也惟開導引掖始終維一誨之久而不倦非不見物我之有間者不能也此三者雖非生安極至之事然德已造於成矣反之於我果何有哉我雖不能不敢不自勉也。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照註作三平看學莫貴乎自得莫病於自足莫患乎自私默識三者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何有於我正汲汲求有意

德之章此夫子自言日新之學以勉人也重末句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

乎

子曰吾心有惕惕焉不能一日懈者願與天下共明之也得天之理謂之德必脩而後成有如德之在己者不日自省察克治以脩之猶古者考今謂之學必講而後明有如學之在己者不日析疑辨難而講之事物之宜謂之義必從之而後善可增有如聞義不能日舍舊從新而從之言行偶失謂之不善必改之而後惡可去有如不善不能日懲前戒後而改之則德日卑理日蔽善日損惡日長不惟不能日進於高明而反日流於卑下是吾之惕惕然深以為憂者也。此章治心窮理遷善改過四平看憂是憂勤惕厲之憂惟恐有不脩不講不徙不改處工夫不敢寬也

子之燕居章此記聖人容色之妙也重燕居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三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記者謂夫子盛德積中中和發外容與色有隨在得其宜者如燕居無事之時不見賓不承祭他人處此非失之怠惰即失之嚴厲但見夫子申申如其容展布而舒也天天如其色和悅而愉也有令人形容不盡者焉

甚矣吾衰章此夫子因道不行而發嘆也重周公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夫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凡人年有老少則氣有盛衰壯矣吾血氣之衰也吾思吾壯盛之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今吾無復是心故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而吾不衰之甚乎。羽儀云衰是氣衰而志亦隨氣而衰。陸云國內心字專指行道之心程註心字是說心之本體。此夫子爲不得行周公事業而自嘆其衰也願爲周公是終身不了心腸勿使以衰老自嘆了局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四

志於道章此以心學之全功示人欲人循序而進脩也重志據依游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子曰君子之學內外本末有其序焉不可不察也如爲學莫先於立志志不於道則爲異端曲學所惑矣故學之立志也當於日用倫常之道知之必欲其精行之必求其至。李毅侯曰時文先講志據依游徐轉道德仁

據於德據音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

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德而不據能保得者之不復失乎故學者於志道之後一有所得則當拳拳服膺守之勿失而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心德純全謂之仁仁而不依能保全者之不復虧乎故學者於據德之後心理融洽則當存養省察終食不違而依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五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閒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

賢之域矣。

夫志道據德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使未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學者分內之欠事也故於志據德之暇又當游於藝夫藝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也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即數以察其理因象以會其神則內可以養心外可以應務矣此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之全功也存疑曰游藝者察數窮神觀文悟理借此為養心之助非役志於沽博也小學以藝為先只是習其事而不必通其意此之游藝則博其知而究其理故有先後之不同

自行束脩章 此理人自明海人不倦之心勉人竭誠來學也重自行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六

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無不善者人之性無不教者吾之心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苟有人焉自行束脩以上之禮來學則求教之心誠矣吾未嘗不隨其材質之高下功力之淺深而訓誨之焉。連註云自行猶云親率也束脩至薄以上自至薄以至厚猶言隨其厚薄之不同也。皆雲來學之誠全在潔已自進上註中苟以禮來苟束脩來字便是訓以上

不憤不啓章 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勉為受教之地也重憤悱反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仙房扮反悱芳 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

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

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

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

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

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曰君子之教雖無隱然亦視學者之受教何如耳如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七

開其意若不憤在彼本無求通之心我又何從而啟之

則不啟口欲言而未通謂之悱悱則有可發之機矣我

即為之達其詞若不悱在彼本無欲達之詞我又何從

而發之則不發至於理之相因而見者猶物之四隅也

使舉一隅以相示而彼不能以三隅相反証此意見發

告也教不可輕如此學者可不勉為受教之地哉。陸

云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又云憤悱在未發

之先反復在已教之後又曰一隅是道之一端三隅却

不是道之全體只借言其推類之多耳。○以三隅反不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飽者謂夫子性情之正隨在可見如飽食於有
喪者之側哀死之心盛食下忍甘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
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
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於是日哭餘哀未忘
則不能歌哀中乎節如此

子謂顏淵章
首節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二節以義
理之勇進子路提見造道貴純也重有
是夫與
懼謀成

子謂顏淵曰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聲上

四書真義解卷之四

扶音

尹氏日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
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顏子之學幾於能化故夫子謂之曰吾人之出處因乎
時而已石隱之流有用之而不行者功名之士有舍之
而不藏者若夫用之時可行也則行舍之時可藏也則
藏安於所遇不先為期不後為滯惟我與爾有同心有
同道也夫夫子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如此。朱子曰此
節全在兩則字上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晴乾則着
鞋雨下則赤脚本領全在無所係累上。註命不足道
言只論義不論命也。黃勉齋日用之舍之存乎人則
行則藏應乎己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之存乎舍之
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又
日用之二句有兩層意一是行藏本領素具於用舍之
先一是行藏作用不滯於用舍之際蓋平時有求志達

道進禮退義學問故一用即行一舍即藏亦惟與時消
息心無係累故能可行則行可藏則藏兩句亦須互看
方得盡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
者知藏而不知行。又曰二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預擬
臨事無商度既事無排
着總見圓活不滯意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

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乃自負其勇而問曰設也子行
三軍則誰與共事者意夫子必許已也。周季侯曰大
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橛故以此出處
則舒卷無心絕不着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
絕不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之問色相熾然故夫子把
經事大機局點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裏面去也臨事

四書真義解卷之四

九

二句是千古聖
人兢業心腸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
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
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
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
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
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
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

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

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三軍重事也行三軍大任也若夫徒手搏虎徒涉涉河自擬必死而無怨悔者此血氣之強無濟於事吾不與之行三軍也必也平日臨事小心謹慎而懼又奸謀為萬全而失斷以成其謀者此慎重有為之人有濟於事吾乃與之行三軍也夫子以義理之勇進子路又如此要之夫子之許顏淵以其造道之純也不許子路以其造道之未純也外之所為皆視乎內之所造學者可不勉哉

富而可求章

此章言富不可求見人當求其在我也重未句如不可求是決詞非商詞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十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蘓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子曰今之皇皇者大抵皆求富人也求富則以富為可求矣使富而可求也無論其他雖執鞭下賤之士吾亦為之如有命焉不可強求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已何必強求以取辱哉。翟昆湖曰義理為人心所同然故曰所好安於義理是以義安命以道制欲意觀下經以何必徒取辱哉可見。注武曹曰既是設言則兩字即作聖人自言何碍。如不可求用註中命字方合夫子為中人立言本旨

子之所慎章此記夫子之所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記者說夫子無時無處而不慎而所尤慎者又有三焉其一曰齊夫齊以交神明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故夫子之齊明饗以肅於內盛服以肅於外而不敢慢也其一曰戰夫戰與之死生國之存亡所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十一

係故夫子之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敢輕也其一曰疾夫疾已之死生存亡所係故夫子之疾保持於先調養於後而不敢忽也

夫子所尤慎者蓋如此

子在齊章此聖人心契乎韶也重不圖二字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陳敬仲奔齊部樂在焉夫子在齊得聞部樂是欲聞而不得聞者一旦聞之喜可知也學之三月之久心領神會並不知肉味之爲其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喟然嘆曰韶之爲樂向聞後獲所贊季札所稱吾已知其盛矣而不圖其情文之備至於斯極心可得而領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困勉錄曰不必學而知者其情也必學而後知者其文也未習其文未嘗不知其情也習其文而益見其情也

夫子爲衛章此誅衛輒不仁之心也重仁字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三

而問之諾應辭也

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靈公薨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忍心害理不仁甚矣而衛人乃以靈公旣不以蒯聵爲子輒亦可不以蒯聵爲父意天下寧有無父之人哉是時夫子居衛冉有有疑於心而問子貢曰衛人爲衛君者多矣不知夫子亦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夫子貢聰明穎異豈不知稱兵拒父之非蓋欲折衷於夫子以立子道之防耳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

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

也君子居是那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

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

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遷國也皆

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

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

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

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三

知其不與輒也

但君子居人國不非其大夫何况於君衛輒之事有難於斷言者故入而以兄弟讓國者反証之曰伯夷叔齊何等人品也夫子曰兄弟讓國清風高節足傳千古是古之賢人也子貢以爲賢則賢矣使讓國之後猶有怨悔之心則衛輒之事尙有可原者故進而問曰夷齊讓國之後猶有怨悔失國之心乎子曰凡人有求而不得則怨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去國也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遂所願而得仁則視棄國猶敝蹠耳又何怨夫夫子旣以兄弟讓國者爲仁則必以父子爭國者爲不仁矣故子貢出而直斷之曰衛君忍心害理不能委曲以全父子之倫夫子不爲也自夫子之論出而衛輒不仁之罪定矣。翼註曰賢人只就讓國說勿兼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胡雲峯曰人心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卽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

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語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天理於心安乎。翼註曰：夫子不為只在恐心害理上斷之。

飯疏食章 此夫子自敘其真樂也。重樂亦在其中句。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飯符晚反。食音洛。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

四書章句 卷之四 論語

古

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吾心有真樂，不以順境而加，亦不以逆境而損。無在而無乎不在者也。即如所飯者疏食，所飲者水，且曲肱而枕之，貧困極矣。我雖不以此為樂，而樂亦不以。此而移，即在其中矣。若夫不義而富且貴，雖極人生之欲，於我無與視之。如浮雲之過太空，漠然無所動於中。也。境遇何足累乎。吾之真樂哉。○張彥陵曰：凡樂待境而生者，亦隨境而變。聖人之樂，不生於境而生於心。故雖疏水曲肱而樂亦在焉。浮雲富貴亦只是此樂趣耳。○夫子之樂只是註中渾然天理四字。

加我數年章 此見易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也。重末句。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

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曰：易者，聖人教人寡過之書也。天道人事其理備具，我學之已有年矣。但精微處尚有未究，廣大處尚有未融。使天再加我數年，得沉潛反覆以卒吾學，易之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庶有以究乎天道人事之理而動靜不失其宜，趨避必由于正，雖不能全無過亦可以無大過矣。觀於子言可見易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也。○易之理只是一時不合乎時，有過中失正處，便是過不學易便不能寡過可見易學不可不學。即假年學易僅可無大過，又見易不可以後無大過是就人事上言。法天時以爲人事則進退存亡之道一如吉凶消長之理而可以無大過矣。

四書章句 卷之四 論語

五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此見聖教之切也。重末句。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

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

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記者說夫子之教多端有不語者有罕言者又有時時言之人人言之而為雅言者其一日詩夫詩有美刺諷之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懲創人之逸志是能理性情者也其一日書夫書載治亂讀之可以知帝王之興廢古今之盛衰是能道政事者也其一日執禮夫禮內主恭敬外有節文學之則德性堅定品節詳明是能謹節文者也其切於日用之實如此蓋詩書禮雖煩而夫子之言能該之夫子之言雖多而詩書禮能備之此三者皆夫子所常言也可不隨在體察乎○雙峯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非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不常用者講之有時也○精言末句須體貼切切於日用之實纔見三者不可斯須離聖人故人親切不泛處切於日用緊在理性情三句上惟性情不可一日不理故詩不可一日不言也莫將所字皆字打弄虛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夫

葉公章 此聖人自明好學不厭之心也重發憤二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葉公問孔子之為人於子路蓋慕聖人之名而疑其有高遠之行也子路不對以聖人之德未易名言而葉公之識不足

以知聖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倪焉日有草草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不知葉公已有疑聖之心而又不對似乎聖人果有難之行矣豈夫子立教之心哉故夫子曉之曰我之爲人無難言也女奚不曰其爲人也好學人也當其理之未得也雖志時敏發憤忘食及其理之既得也心相融樂以忘憂憤以忘食之始樂以忘憂之終憤樂相融尊學不已並不知老之將至不過如是云爾又何難爲葉公對也○困勉錄曰聖人之心純乎天理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講此節要得子路代言方妙○困勉錄未得則憤然憤中亦有樂已得則樂然樂中仍有憤如此兼說方是○蒙引夫子一憤一樂循環終身有憤如此兼說方是○蒙引夫子一憤一樂循環終身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七

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

我非生章 此夫子自明其不厭勉人求知於學也重下句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曰人皆以生知目我矣然人不知我而我自知我天下固有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此理者我則非其

下固有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此理者我則非其

人也蓋古人之嘉言懿行皆至理所寓人惟不知好或忽之而不求或求之而不敏此理之所以不明而知之所以有蔽也我則深慕篤愛而好古而又憤樂相循慕慕敬勉或因言以會其旨或即事以究其心以求此理者也我之有知亦以此耳豈生而知者哉○此章先將我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我之爲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的

子不語怪力亂神此記聖教之謹也重首句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文

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記者說夫子之教有雅言者有罕言者又有不語者其一日怪怪與常相反語怪則起人之疑惑故子但語常不語怪其一曰力力與德相反語力則起人之爭鬪故子但語德不語力其一曰亂亂與治相反語亂則起人之背逆故子但語治不語亂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屈伸往來幽渺難測苟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子但語人道之當盡而不語鬼神之神之不可知其爲世道人心計者深矣

三人行章此見人貴自得師也重我字擇字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

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

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人不能從善改不善者皆曰無師也不知師之有不在人而在我能得師師亦焉往而不有哉即如三人行亦必有我師焉夫三人至少也一行至暫也所以必有我師者何蓋師原引人從善而戒人改不善者也亦視人之自擇耳有如三人中擇其合理而善者思齊而從之是善者我之師也其悖理而不善者內省而改之是不善者我之師也推而論之兩人皆善我皆從之兩人皆不善我皆改之一人有善有不善我則從其善而改其不善是師無往而不有也人奈何不自擇師哉○此章宜重我字必有與擇俱從我字生出

天生德章此聖人以德自信也重德字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應徒雷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九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

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違天害已

夫子至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司馬向魋欲害夫子門人懼故夫子曉之曰天既生如是之德於予必將有以用予也桓魋特一兩人耳其奈予何哉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也○斷疑德字指繼往開來

三子章此見聖道無可隱學者當隨在體察也重吾無行句我吾丘三字是現身說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

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驕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主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而平日教人則甚平易疑有隱秘而不傳者故夫子曉之曰我以道昭示二三子久矣二三子以我為尚有隱秘而不傳者乎不知大道即在目前原無可隱至教即在當躬亦不能隱吾實無隱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此記夫子立教之要也四平看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記者曰夫子之教雖多而大約以四其一曰文道載於詩書夫子教人致知格物學文以明其理其一曰行道切於日用夫子教人敦倫飭紀修行以踐其實其一曰忠道之體存於心夫子教人發已自盡而忠無一念

之或欺其一日信道之用彰於事夫子教人循物無違而信無一事之或偽知行並進內外交養則德可至於高明業可臻於廣大矣聖教之要如此學者可不隨在察乎○雲雲教以學文修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

聖人章此思有恒以爲作聖之基也重有恒二字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道備於聖人吾欲見聖人久矣由今思之神明不測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才德出眾之君子者斯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蓋君子即可進於聖人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益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主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不惟君子不得見也即天資粹美之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實心爲善之有恒者斯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夫有恒去聖人遠矣吾思見有恒者何哉蓋有恒即作聖之基也○聖人亦有恒到盡處故一有恒便足按聖脉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爲無○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

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美其示人

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奈何今之人道德仁義本不能知不能行而亡也而乃
假爲有之狀本知之未真行之未利而虛也而乃假爲
盈之狀本少有所知少有所能而約也而乃假爲泰之
狀以假爲真惟欲欺人難乎有實心焉善之人矣其何
以慰吾見聖之心哉○本無是善爲亡未實有是善爲
虛未能該衆善爲約○熊伯甘曰認假作真恒德安在
非以將來不繼爲無恒也

子釣章此記聖人愛
物之仁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三

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
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
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
者可知

記者曰天之生物原以供人之用但盡取之使無所遺
巧取之使無所避則干天地好生之心矣惟吾夫子以
愛物爲心當貧賤時爲養與祭亦嘗漁獵矣然其漁也
但以餌付釣釣之而已而不綱不射宿不絕流而盡取也
其獵也但以絲係矢弋之而已而不射宿不絕出其不
意也於取物之中存愛物之仁如此○翼註曰不綱是
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爲養與祭而釣弋不
廢禮不忘情義也不綱不射宿不忍盡取不忍掩取仁
也重

蓋有章此示人求知之方以爲
作之地也重擇識上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
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
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
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子曰有一事即有一理必明其理而後可以作其事或
有自恃聰明不知其理而妄作其事者我無是也我自
有求知之方耳道載於古我則稽考靡遺多聞於古擇
其善者從而行之道敬於今我則採訪不已多見於今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三

無論善惡皆識之以備參考擇識久則見開廣而聰明
生雖功夫尚淺未能實知其理亦可爲實知之次也知
之既明則處之自當又何妄作之有哉○語類云聞是
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前所爲見又較切實○牛春兩
日作字斷就作事說蓋不知而作分明是厭聞見之爲
障而自作聰明者○武曹生而知者自然實知其理也
由聞見而知者次於生知一等註云雖未能實知其理
乃代聖人謙言功力淺鮮或未能一時實知其理非謂
聞見之功不足
以實知理也

互鄉章此聖人不爲已甚之
行也重唯何甚句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
見之也

聖人之量視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視人之求教何如耳魯有互鄉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有一童子悅慕聖道而來求見夫子見之門人以爲童子無知不必見互鄉童子習於不善更不必見故有疑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西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雷

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不知童子向善而後來拒而不見是阻人向善之心而爲已甚矣豈夫子立教之意哉故夫子曉之曰凡人能潔清自己而來進見則有悔悟之機但許其今日之能自潔也不保其往日所爲之善不善也且有向善之念但許其今日之能進見也不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若追其既往逆其將來是爲已甚之行矣吾何爲已甚哉此吾所以見童子也又何惑乎○輔慶源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翼註曰人字泛說末後方找童子爲是潔字勿看太深一念悔悟便是潔就在進上看出○精言不保是不管他與不與是今日善我便與後日不善我便不與

仁遠章此爲憚於求仁者發也重我欲仁一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子曰世之憚於爲仁者動曰仁遠抑思仁果遠乎哉蓋天下求之不得得之不速者乃可以言遠若夫仁即心之德也特我不欲仁則無由而至耳我苟欲仁則一念方萌本體即現欲存理而理即存欲遏欲而欲即消斯仁即應念而至矣不待二時並非兩念也仁豈遠乎哉○蒙引首句虛說註仁者二句安在下句○張彥陵在我字體認我者仁所聚聚之我仁者我所主宰之仁

陳司敗章此見聖人愛君以愛禮也上重知禮下重丘也幸三句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西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重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君臣之義男女之別皆禮教之至重者惟秉禮守義之君子應對之際能兩全之魯君昭公習於威儀素有知禮之名而乃有取與一事陳國司敗不足於心問昭公知禮乎夫以他國之臣問本國之君且又未明指其事故孔子直對之曰人皆謂吾君知禮君固知禮也夫子之答禮所當然非爲黨也○困勉錄曰司敗埋取與一事而問而夫子只據大槩而答都是國語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隱

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乃孔子既退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公是公非不相助匪非而黨自今觀之君子亦黨乎夫同姓不為婚周禮也今魯君娶於吳為同姓乃上告宗廟下告臣民不謂之吳孟姬而謂之吳孟子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是愈蓋而彌彰矣君娶同姓而知禮則凡賔倫滅義之人孰不知禮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巫馬期以告斯時夫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不與之辨但自任過曰人不幸不聞過今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知之則不終於莫覺矣合觀夫子之言既不傷君臣之義又無害男女之別非秉禮守義者安能兩全若是哉○幸只是幸人之知而已不終於莫覺非幸可改也此過改不得○雲峯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法哉○中州金氏曰聖人使天下知吾過而思吾過之所由來則禮自明於天下此聖人愛禮之若心

子與人歌章 此見夫子樂善無窮之心也重必使而後四字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記者曰善量無窮夫子樂善之心亦無窮故偶與人同歌人能合於音律而善他人處此有不使反而即和者矣有使反而猶不和者矣不使反而即和未免有自炫其長之意使反而猶不和亦無助人為善之心惟吾夫子必暫停已歌使其人復自歌之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按其音節而和之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不但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取彼之善為我之善且以我之善助彼之善其樂善之心何如哉○按氣象從容誠意懇至從必使而後看出不掩人善從和之看出困勉錄不如此分殊不可曉○翼註歌而善只是音節之善不必太深○此和之是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見彼以善為吾用便是稱許之也

文莫吾猶章 此見聖人重實行也重躬行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

哉無能焉

子曰以言聞道謂之文以身體道謂之行文與行皆吾
之所欲得也但文易而在所當緩行難而在所當急使
有得於行而無得於文吾亦快然無憾也乃由今以思
文雖不能過人然則定贊修自附聞人之後往來贈答
未嘗固陋貽議或可以猶人也若夫不徒宜之於口而
能實體於身躬行實踐之君子則吾固勉不逮全於未
之有得難易緩急之間得與不得幾於倒置矣安敢不
以躬行自勉哉。困勉錄此章上下兩項皆有自謙之
意謝註單以下為自謙故置圈外。彥陵不曰不得而
曰未之有得必欲見之躬行而後已。存疑躬行君子
是渾成語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
註全字可玩不但不能得其全並未得其偏不但不能
得其粗也

若聖章

此夫子辭聖仁之名而以希聖求
仁自在也重抑為之不厭二句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元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
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
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
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故辭之。苟辭之而
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
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
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

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人嘗以聖仁稱夫子夫子辭其名曰若大而能化之聖
心德純全之仁皆至詣也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仁之
道切于己為之而不厭聖仁之道切于人誨之而不倦
我之自信則可謂云爾已矣夫夫子辭聖仁而居為誨
蓋以成德之事為難能而學者之事猶易能也不知不
厭不倦已有聖仁之寔矣安能辭其名哉故公西華作
而歎曰亦亦不知聖仁為何如即此不厭不倦弟子亦
若學之乃為之未久而厭生誨之未久而倦生正惟弟
子不能學也弟子學之而不能夫子不學而自能聖仁
之名非夫子其誰與歸。沈無回曰均一學不厭誨不
倦夫子以為學者事從為與誨上說言為聖仁的人無
為而或不言而化而我猶為與誨特不厭不倦云耳若
謂此喫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從不厭不倦上說有
此貫徹始終始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陳邑
侯云正唯句最妙意欲說夫子不易學乃說弟子不能
學作文只就弟子不能學上寫出便得神情不必添出
不易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元

子疾病章

此夫子自信素行合
于神明也重末句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誄力
能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
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
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
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
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

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疾病子路請禱夫不請而禱則禱出于子路有愛師之情可也請而後禱則禱出于夫子有求福之心不可也故夫子婉言以詰之曰病而禱果有此理乎子路曰凡禱者皆欲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若丘之平日有過未嘗不改有善未嘗不遷不敢得罪于神明禱已久矣何待今日始禱哉。禱者至情迫切之所為聖人即無所事禱在子路正自難已即迷夫子之意云夢寐周公之志未遂纂修剛定之事未成以祈神佑亦非不可但不當請耳。丘之禱久在夫子口中只宜云丘平日改過遷善不敢得罪于神明方不誇張

奢則不孫章此防趨奢之弊也重不孫上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三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先王制禮本有中正之則若專尚侈靡過乎中為奢奢則居心驕盈必至越禮犯分而不孫若專務省約不及乎中為儉儉則居心吝嗇必至鄙野無文而固二者之弊也然就二者之弊較之與其不孫越禮犯分而為害甚大也不如寧固其為害猶小乎聖人防趨奢之弊如此

君子坦蕩章此辨君子小人心境之不同重坦字戚威字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

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心境亦異君子循天理其心平易而坦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不塊不忤勿論順逆富變皆蕩蕩而寬廣若小人役于物其心貪富貴厭貧賤患得患失勿論窮通得喪長戚戚而憂慮君子小人心境不同敬肆之聞而已矣

子溫而厲章此極形聖人容色中和之妙重溫威恭上厲不猛安正形容溫威恭之得其中心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五

之閒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

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記者說夫子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中和之氣時時見于容貌之間其與人相接也藹然可親可謂溫矣從來溫者每予人以易狎若夫子之溫藹然之中却有嚴肅不可犯者存溫而厲陰合于陽溫之得其中也端嚴持可謂威矣從來威者易至于暴戾若夫子之威端嚴之中却予人以可親威而不猛陽合于陰威之得其中也周旋中禮可謂恭矣從來恭者易至于拘迫若夫子之恭中禮之中却有從容順適之妙恭而能安陽合于陰此恭之得其中也或一時而並著或隨時而遇發于子中和之氣見于容貌者如此。翼註曰溫而厲者時溫而厲在溫中溫為主也威而不猛者時威而厲在威中威為主也恭而安亦是安在恭中非恭外有安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泰伯章 此表泰伯之至德以立臣道之防也重三以天下讓句主讓商說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

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

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三

周日疆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

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

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

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

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

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

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叩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

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

秋傳

子曰我周自后稷以來至於武王世德相承八人所共

知也而其中隱有一人曰泰伯立一己之臣節失萬古

之綱常其可謂至極之德也已矣夫以泰伯之德當商

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而不取是以三以天

下讓于商矣夫天下大器也讓天下美德也宜乎民到

于今稱之矣乃當日托採桑而逃之荆蠻人想知以國

讓其弟而不知以天下讓于商是讓而讓其弟也故當

時後世之民皆無得指其事而稱之焉非至德而何○

此章斷主讓商說註中讓周是叙讓商來歷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三

子曰凡事以禮維之而後無過中之弊如恭以待人美

德也而無禮以節制之則儀文繁多必病于夏畦而勞

慎以處事美德也而無禮以節制之則遠巡遐避必畏

首畏尾而惡勇以任事美德也而無禮以節制之則逞

其血氣必越禮犯分而亂直以出言美德也而無禮以

節制之則急切無容如以繩繪物而較人可不以禮成

其德哉○恭慎勇直分待人處事任事

出言四項勞意直絞俱就過一邊說

君子篤于章 此見為上者當以身化民也重篤字不遺字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

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意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

按此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

吳說近是

曾子曰民本有仁厚之理特無以感之則漸即于忍且薄耳使君子篤於一本九族之親祿位與共好惡與同是君子之心仁矣則下民化之亦皆篤于所親而與起于仁于故臣信用之舊支尊禮之不輕加斥誅而遺棄世祿以獎功十世以有罪是君子之心厚矣則下民化之亦皆厚于故舊而不偷薄為止者可不以身化民哉

曾子有疾章 此以守身之法示門人也重戰兢兢三句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孟

敬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

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平日能守身當有疾將終召門弟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汝等敬衾而視予之足啟衾而視予之手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章 此見為政者當持大體也重君子句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孟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素重其賢而往問之

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烏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曾子欲告以為政之要乃先警之曰烏之將死畏死之心勝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天理之心見其言也善我今之言即善言也子其識之。輔慶源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于氣動于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皆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立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

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

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

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

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

者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

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

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子

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

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

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

則有司存焉

子乃為政之君子也大凡君子所貴乎臨民之道者有

三如容貌民之觀瞻也不動容貌則已一動容貌便思

端嚴自持遠乎暴戾怠慢之氣矣顏色民之仰望也不

正顏色則已一正顏色便思表裏如一近乎信實矣辭

氣民所承聽也不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思順理成

章遠乎鄙陋倍理之失矣此三者皆脩身之要為政之

本學者所當操存于平日而省察于臨時者也若夫學

廟中陳設籩豆之事不過器數儀文之末則有司存而

掌之而非君子之所重也子其識之○高中元曰斯字

不敢放一些空隙也○汪武曹未動未正未出之前則
當從事涵養之功以為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之基及其
動正出時復當極力省察以求其遠暴慢近信遠鄙倍
註中操存當在本文之前而省察當在本文之內不
如陳氏將操存省
察分貼上下兩截

以能問章此追思顏子之好學也要得形容慨想意重末句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

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

餘在已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無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子

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義理本無窮而自足者恒隘之人已本無間而

量狹者恒校之以有我之未忘也若夫義理已有所知

可謂能矣而乃問于人之寡少不能義理所知已博可謂多

矣而乃問于人之寡少不能義理所知已博可謂多

蓋有而自視若無也寡實也問于寡者何心蓋實而

自視若虛也深知義理之無窮如此至于人以非禮犯

我他人多與之校即不校亦或曲意包容或反身內省

而不覺而忘若人則存心廣大直兩忘些小觸犯全不

不覺而吾友克己功深心知太虛能容天下之理而不

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物而不見人之不足當從事

于斯而能然矣而今安在哉○犯而不校非僅禮而不

敢校非氣怯而不能校乃以情恕人而理自遺並不

直在已而曲在人也是○梅溪先生云情恕理遣尚不是

領子不校身分只是存心廣
大些小觸犯自能不覺耳

可以託章此以全德望天下也重末二句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

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才節兼全而後為成德之士如六尺之孤學議未定至難輔也有人焉託之則能定君位成君德不負所託是託六尺之孤百里之命人事甚煩至難理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美

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見理之精明確乎持守之堅定而不可奪也其節之有守又如此若此者可謂才節兼全之君子人與君子知非學養兼優者不能誠哉君子人也○困學錄大節象引以事變言淺說就君子身上言俱是看來淺說尤直提○與字內有

士不可以章此見士當體仁也重首句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

遠

曾子曰希望希賢之謂上既名為士則心體不可以不弘而有寬廣之量不可以不毅而有堅忍之力何哉弘所負之任甚重而所行之道甚遠也○聖人與天同體自無不包與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到弘毅下此佳

弘乃能任重不以一善自足惟毅乃能致遠不以半途自廢所以說不可以不弘毅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

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所謂任重者何如夫仁心之德也必欲身體力行以為已任是舉天下之善皆負荷于一身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死而後已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終身無駐足之地不亦遠乎任重道遠如此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仁字畧讀須說得極大方見得重字意若作以仁為己任或以已任仁便失語氣死而後已只是終身任仁意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美

與於詩章此以全學之資示人由得力之後而迴得力之由也重詩禮樂上三於字俱粘下字讀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子曰人之為學詩禮樂皆其大備者而其得力之由則有難易先後淺深之不同焉如學者之初油然而動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非興耶果何由而興也大約得力于詩蓋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最能感發人之志氣

此與所以必于詩也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學者之中見之明守之定卓然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非立耶果何由而立也大約得力于禮蓋禮內主恭敬外有節文最能約束人之身心此立所以必于禮也○慶源禮雖本于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日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于此而固執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蒙引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守善必爲惡必去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早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大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

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學者之終至于義精仁熟而自和順于道德者非成耶果何由而成也大約得力于樂蓋樂聲音有高雅下舞蹈有疾徐最能涵養人之性情此成所以必于樂也夫由興而立而成學之能事畢矣而皆得力于詩禮樂如此學者可不用于詩禮樂哉○新安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沈無回曰今人動曰人心自有真詩真禮真樂誠思無所觸而能興無所範而能立無所陶而能成者雖在上智能有幾人假今日與之言詩日與之言禮日與之和樂雖下愚不肖未有不興而立而成者也可見經學步步皆是實境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早

民可使由章此見爲上者當順民而治也重民字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之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上之治民非不欲民由其理之當然並知夫理之
所以然也但既曰民則賦資多愚止能德齊禮使其
身由于理之當然而不能開愚故特強其心使悟其所
以然也蓋理之所以然乃性命之精微雖好學深思之
士尚不能驟悟而況于民乎此為治者所以當順民而
治也○民字對士大夫以上言但將民字分位畫
清則不可不之故瞭然矣又曰可字只訓能字便的又
曰兩之字只是一理知即是由中所以然之故若看作
兩件便是有所隱諱又曰使由處聖人正用全副精神
所知之理已盡在其中固非別有欺滿亦非斷然不許
也

好勇疾貧章

此見人當思彌亂之
道也重疾貧已甚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聖

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無勇之人雖疾貧不能為亂安貧之人雖好勇不
肯為亂惟好勇而又疾貧則必逞其血氣之強以求濟
其食得之欲斯越禮犯分而作亂也不仁之人本心已
失若其惡未著則當徐以化之若其惡已著則當決以
誅之不然徒疾之過當而已甚使彼無地自容則必肆
其毒以求快其忿斯黨邪害正而作亂也欲弭亂者可
不以禮律已以義待人哉○了凡待不仁之人當
教誨之或懲創之甚則放流之而不與同中國

如有周公章

此甚言有才者驕吝
之不可也重中句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
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

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
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
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
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自古稱才美者莫如周公無論才之不如周公者
不可恃也即如周公之才之美使驕焉而矜高惟覺
已勝乎人且吝焉而鄙嗇不顧人同乎已則是無謙遜
寬宏之德以居其才而大本已失其所餘之才亦無可
取而不足觀也已才安可恃乎○朱子曰誇人所無
是驕挾已所有是吝○雲峯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

三年學章

此見人貴純心
于學也重中句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聖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
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
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人之為學為道非為祿也乃有為祿而學者亦有
始學而即念及于祿者皆非純心于學者也若學至三
年之久全然不分志于穀此真為已而不為人謀
道而不謀食非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不易得也

篤信章

此言人不可無學守也首節言有學有守之
重首節好學
善道更重

子曰篤信好學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

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子曰人之處世學問操守兼造其極乃為善。若有人焉。于理自見其是。可謂篤信矣。使不能好學以明其理。則所信者或非其正。而又能格物致知。好學以明其理。信之理于道。自執其是。可謂守死矣。使不足以善其所守之道。則亦徒死而已。而又能準經合義。以善其所守之道。有學有守。如此。○李穀侯此章重好學善道。看○存疑篤信守死。則有守好學善道。則有學好學善道。則有明有守。則行之勇。○翼註曰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說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墨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通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則去就出處焉。往而不善哉。由是遇社稷將危之邦。未仕則避之。而不入。遇紀綱已亂之邦。既仕則去之。而不居。當天下有道。將有太平之兆。則身顯而仕達。則兼善天下。當天下無道。將有大亂之機。則身退而隱窮。則獨善其身。非有學有守者。孰能與于此。○二不字。二則字。俱從學守挾出。○曉村則字之前。極重難本。領有毫釐。不足見不得見字之際。極輕快本。領向來蓄積無疑。刊此更不消推。獻打點。若有毫釐未足也。當則字不得。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若夫無學無守之人。邦有道當見也。乃貧且賤焉。是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可恥也。無道當隱也。乃富且貴焉。是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可恥也。然則學守之功。君子可自是哉。○蒙引云。有守者亦是。有學而見得透。有學者亦有守。而果于行。學守不分。理固如此。但世治則重在肩道。理作正講。上一

不在其位。章此爲不安分者發也。重二其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墨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有一位。卽有一政。政固有位者所當謀也。若不在公卿大夫之位。則當介然自守。雖有過人之才。亦不當商確可否。條陳利害。而謀其位中之政也。不然。越位之嫌。豈能免哉。○謀是商確。可否條陳利害。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不可謂出位也。

師摯之始章。此夫子追思魯樂之盛也。重始字。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志。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

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擊
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吾自衛反魯而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適
師擊在官之始賢而任樂一守音樂之盛無論奏升歌
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音律美盛而可聽即奏至關
雎之亂而爲合樂三終持其聲音節奏清濁相濟高
下相資洋洋乎美盛盈耳而可聽哉而今不可復聞矣
○王堯生曰此章不將樂之四節看明則樂之卒章不
透樂之卒章不透何以見洋洋盈耳乎○前關雎而作
者鹿鳴四牡皇華此升歌三終也此歌者瑟也是第一
節繼此則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入三終也輔笙者磬也
是第二節笙入既終之後則間歌矣歌魚麗則笙由庚
歌嘉魚則笙崇丘歌南山則笙由儀此間歌三終歌與
笙相間也是第三節道間歌已畢而合樂則周南之葛
覃卷耳召南之鵲巢葉堂上堂下歌與笙並作瑟與
磬相應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樂至此始盛凡曲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吳

終又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關雎爲四節變更之首也

狂而不直章此見人不可自失
其德也重末句

子曰狂而不直倜而不愿倜倜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倜倜音

倜倜音

倜無知親愿謹厚也倜倜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
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
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
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
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天之生人中材以下氣質皆不能無病然有是病
必有是德人斷不可自失其德也如狂而好高者每多
率真而直直正成其爲狂也若狂而存心制行乃習于
私曲而不直倜而無知者每多謹厚而愿愿正成其爲
倜也若倜而存心制行乃習于浮薄而不愿倜倜無能
者每多誠實而信信正成其爲倜倜也若倜倜而存心
制行乃習于欺詐而不信是既有其病又無其德狂不
成其爲狂倜不成其爲倜倜不成其爲倜倜不成其爲倜
其爲何如人矣質偏者豈可自失其德哉○志氣高大
爲狂無私曲爲直曲意徇物爲不直愚昧無知爲倜謹
厚爲愿輕舉妄動爲不願迂拙無能爲倜倜誠實爲信
詭譎虛詐爲不信俱兼存心制行說不知是不知其爲
人也

學如章此極擬純學者之用功立心以勉
人也如不猶恐是心力交加之意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論語

吳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
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
之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人之爲學致知力行將以求及也求及則自無不
及矣豈猶有失之者乎而勤學者之用功也孜孜勉勉
知之必欲其真行之必求其至如有所追而不及而其
心猶惕息焉惟恐少有昏惰知不能真行不能至而失
之也心力交迫如此則不及者可終及恐失者可無失
矣學者可不勉哉○二句分用功存心爲確孫月峯單
主心說不合註○兩語相生兩意相足下句只就
上句中觀緊一步耳惟其精勤是生恐懼惟其恐懼愈
加精勤

巍巍乎章此極形舜禹志量之
高大也重不與字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聞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志量卑狹者每以勢分動其心若巍巍乎志量高而不可及者其性舜禹乎蓋舜禹之性夫而有天下當貴極矣他人處此不知何如愉快矣乃舜禹惟以性為重而以勢分為輕視天下若固有之莫然而不動其心焉則其志量實有超乎天下之外者巍巍乎真不可及乎

大哉章此極贊帝堯德業之大也重首句二節德業分看

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吳

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

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子曰自古之為君者多矣而求其大也甚難大矣哉德業超帝王而獨盛者即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之托體無所不覆為最大惟堯之德廣運無方與之相準而則之惟其則天故德之及于民者蕩蕩乎廣遠當時之民無有能以言語形容之者焉○細玩朱註此章必分德業看乃清○蒙引惟天為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至昌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與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

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

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若于無可名之中而求其可見惟有成功文章而已蓋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成功而堯之成功極其高大萬邦協和黎民於變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而堯之文章極其光顯禮樂明備法度修整煥乎其有文章其可見者此耳至德之運于內者則終不可名信乎堯為君之大也○成功指黎民於變萬邦協和言文章指禮樂明備法度修整言○製註大哉二字就是巍巍蕩蕩巍巍乎煥乎其德名下正句句形容其大

舜有臣章此夫子贊周才之盛而並及其德也上重斯盛下重事殷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吳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記者因夫子論周才之盛而先記之曰繼唐而治虞者舜也人皆知舜能治虞矣而不知非舜自治之也當日有臣五人工虞水火分任其職而天下治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繼文而造周者武王也人皆知武王能造周矣而不知非武王自造之也武王嘗曰子有治亂之臣十人治內

治外共衰歟
事而天下平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孔子上下虞周之間慨然嘆曰古語云人才之生最為難得由今思之不其然乎夫我周有十亂人才可謂盛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至

矣自古以來惟唐虞交會之際聖聖相承又有五臣為之佐理合二代之人才較于我周為差盛耳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周才之盛如此然才人之中猶有婦人邑姜以治內焉其寔不過九人而已才之難得不益信乎唐虞二句贊周才之盛有婦人二句方証才難此節以斯盛為主首二句借才難引起才盛末二句就才盛繳歸才難有使人敬重愛惜人才之意張彥陵此節大意只云周之才固比隆于唐虞下節言周之德亦非不足于揖遜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

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夫周才之盛固媲美于唐虞而周德之至亦無愧于揖遜也當商紂之時天下九州歸文王已有六州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天與人歸取殷易如反掌乃文王恪守臣職率殷之畔國以臣服事殷為一已立臣節為萬世扶綱常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才德並隆此周之所以為盛也陶石簣曰有二只是天下之人心歸周者已大半以字當率字看謂率其服乎我者而事殷見可取不取蓋惟知事君為已分而不知其他所以為德之至德字指臣節德之至謂臣節之純為君臣明大分而分也以謂左右之作率字看服即帖服之意見其出于中心若衣之附體然無一毫勉強意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論語

至

禹吾無閒章此極贊禹豐儉之得宜也重首句與三而字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黻音弗也呼域反

閒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韋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

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開然之有

子曰帝王功德之盛堯舜而後莫如大禹然使行事之際未嘗不問之所由開也禹乎吾不得其開際而非議之矣玉食萬方飲食非不足也乃淡泊自甘極其非焉夫然食既非似乎無所不非矣而享祀豐潔極盡孝乎鬼神玉帛萬國衣服非不足也乃機絲不御極其惡焉夫衣服既惡似乎無所不惡矣而山龍藻火極盡美乎黼黻純幹栝栢供于萬邦宮室非不足也乃茅茨土階位其卑焉夫宮室既卑似乎無所用力矣而于田間水道必正經界以備旱潦極盡力乎溝洫事之在一已者無不其正經事之在神人者無不殫其誠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是皆精一執中之心所就業而行焉者也禹乎吾誠無間然矣○此極贊禹德之純在註豐儉得宜上首句虛下正詳其定中三段從細處見鉅矩處見精聖人謹小慎微皆是全副精神力量○曰無端之顯易細微處無一可議則其全體大用之精粹可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論語

至

知○武曹中三句必每句兩端合看方見得無開本註所謂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是也○中三段孝親敬神仁民分看○陸云惟精惟一其本領允執厥中是其行事不知其然而然其用心○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威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早則澮水潦則洩水也○禹當日先決九州之水使各通乎海次澮洩治之水使各通于川蓋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閭之田洫亦謂之洫者多費已力而不吝于豐字亦甚切不必謂之費而後

四書順義解 止論語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章 此記聖教久所謹也 重首句與三與字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記者說夫子之教有雅言者有不語者乃又有非不言但不常言雖偶言亦不多言而為罕言者其一日利夫利者義之和也惟合于義則利自生然多言利則利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論語

一

不與利相親也然命者天之令也惟修身以俟者而後能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于命矣故夫子不但罕言利與命而亦罕言之也其一曰仁夫仁不與利相親也然仁者性之德也惟克己復禮而後能全仁若多言仁則起人憑虛躐等之心而反害于仁矣故夫子不但罕言利與仁而亦罕言之也一則恐其論于卑污一則恐其驚于高遠非夫子維世之深心哉○因錄云利不止貨利凡計功算效皆是○武曹云此章當以放于利之利作主而以元亨利貞利用出入之利作推進一層說○利字單用義和講似太深與註害義不類以氣言兼說似更完全

達巷章 此見聖人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重末句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

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達巷黨人私議孔子曰學以兼該為大求之天下未易得也大矣哉其惟孔子乎於天下之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謂博學矣而惜乎泛兼眾藝反不能成一藝之名也夫黨人于夫子既大之而復惜之不過大其所大而非夫子之所為大也惜其所惜而夫子原無可惜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二

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

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然夫子聞人譽已既不敢以大白居又不敢以博學為訓但承無所成名之惜而謂門弟子曰黨人惜我無所成名者因我無所專執耳我將何所執乎古來有執御以成名者有執射以成名者使兩皆不執固無以成名若兩者皆執仍是泛兼眾藝更無以成名吾專執御以成名乎專執射以成名乎就二者較之射以觀德非志正體直者不能其事較難若御不過習于控縱之法為人僕役其事猶易吾決于執御以成名矣庶乎可以慰黨人之望也夫子聞人譽已承之以謙如此○存疑大哉孔子是譽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處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此說與註最合

麻冕章 此聖人維禮以義也重末句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

用絲之省約

子曰君子處事惟接諸義以為從違而已如積麻成布細之為冕古禮也今也以純為之非古禮矣然麻冕細密難成而純則功夫省約而儉無大害於義故眾人用純吾亦從眾而用純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義則不可從矣

至于臣之見君拜于堂下古禮也今也不待君之辭讓而即拜于堂上非古禮矣是驕慢而泰也于義甚有所害雖違悖乎眾人吾決然從拜下之禮要之無害于義者從眾非同有害于義者違眾非矯聖人處事皆決於此義如

子絕四章 此極形聖心之虛而公也重首句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

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母室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知理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記者說吾人止此一心而為心之累者多端絕之未易能也惟吾夫子虛而無擾實而有主不待矜持勉強而絕無四者之累焉當事之未來也渾然天理毫無揣測而毋意隨感而應不存適莫而母必及事之已往也過而不留無所拘滯而母固大不同于物不私一已而母我夫子之絕四如此○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凡心之動處無非道心之萌故曰無意○王前席云聖人之心無欲無勉則虛聖人之心有主則實所以四者之累不待勉強自然盡無○王觀濤曰意字只是著意有意為不善固私也○王觀濤曰意字只是著意有意為不善固私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四

子畏章 此聖人援天以自信也重末二句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一日至匡而匡人圍之夫子於是畏之○心愛道以愛身也○析疑云畏乃敬戒非懼禍也有愛道以愛身意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時從遊弟子不能無懼夫子乃援天以曉之曰禮樂制度道之顯者謂之文當文王未沒文固在文王矣今文王既沒文不即在此乎翼註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五

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以此思之是吾身之存亡即斯文之興喪所由關也使天意將喪斯文而不使傳於後也則後文王而死者不得考述禮樂修明制度與于斯文也今我既得與于斯文是天意未欲喪斯文也匡人其奈我何必不能違天以害我也○金仁山曰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于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群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大宰章 此見聖人不貴多能也重不多也句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大宰問于子貢曰天下賢人君子衆矣吾類能指其能以定其人而獨不能不傾心夫子也夫子聖者與何其無所不通無所不習而多能也大宰以多能爲聖如此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貢曰子以夫子爲聖夫子固無歉於聖子以夫子爲多能夫子亦未始不多能但夫子之聖不在多能多能不足以盡夫子之聖也夫子固天縱之知之至行之盡殫不能殫量不可測度之聖聖自無不通乃又多能也多能特其餘事耳豈可以當夫子之聖乎子貢言聖兼多能如此。王元榮曰不曰聖而曰將聖者正見不可限量不可測度意天下有多能而未必聖有聖而未必多能者故著一又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六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于聞二人之言既不敢以聖自居又不敢以多能率人故謙已以曉之曰賜以我爲天縱賜不知我大宰以我爲多能太宰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習於技藝而多能然所能者特釣弋射御之鄙事耳非以聖而無不通也可見賜不知我而太宰知我也然君子之學貴務其本以多能爲貴乎哉不多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聖哉夫子曉太宰與子貢如此。摘訓曰註我以聖而無不通也正與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爲子貢將聖而解非爲太宰聖者與而解也

子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然少賤多能夫子不但今日有是言也琴牢亦曰夫子平日有云吾少也未見用而試故得習於藝而通之夫曰不試非少賤之謂乎曰故藝非多能鄙事之謂乎惟不試故藝則聖人不以多能爲貴益可見矣

吾有知乎章 此聖人自明誨人不倦之心也重末句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七

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

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人因我諱人不倦遂以無所不知目我矣夫天下之理無窮一人所知有限吾果有知乎哉吾是無所不知也但我之告人不敷不盡耳無論賢智問於我我必盡心以告之即有鄙夫問於我在彼固空如一無所知也我不敢以其愚而忽之彼問中自具兩端我必發動其所問之兩端而竭盡以告之焉此不過因人之明通人之蔽以盡吾心耳而何嘗有知哉○此通主諱人說蓋諱言已無知識王對人而為言不是自責自勵語氣註中但其告人一轉專重雖至愚不敢不盡意不重從已轉到人也

鳳鳥章

此聖人因聖王不慨道之不行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大音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八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出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

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曰自聖王出則必有聖王之瑞如舜之出也鳳凰來儀文王之出也鳳凰鳴於岐山伏羲之出也河中龍馬負圖此皆為聖王之瑞也今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無聖王之瑞必無聖王之出吾道其已矣夫

子見章

此見聖心之誠也重二必字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者哀七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

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記者說夫子之心孝敬仁愛隨感而見見齊衰而有喪者冕衣裳而有爵者與瞽而無目者坐而見之雖其人年少夫子必作而起其人或坐夫子過之必急行而趨蓋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之意也

顏淵喟然章

此深嘆聖道之妙也首節言聖道之妙而益見聖道之妙也總是得力後追思語重未節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九

告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顏淵既得聖道之後乃喟然發嘆曰吾今乃知聖道之妙也凡物之高者仰之皆可及若夫子之道其峻絕處登峰造極可謂高矣回以為仰之庶可及也乃思齊以仰之升一級仍有一級而高者彌見其高凡物之堅者鑽之皆可入若夫子之道其渾淪處精密無隙可謂堅矣回以為鑽之庶可入也乃極深以鑽之透一層仍有一層而堅者彌見其堅凡物之有定體者求之皆可得若夫子之道隨時變動神無方而化無體者求之皆不可得瞻之在前乃欲一蹴而至於忽焉在吾後非失之過即失之不及道之無窮盡無方體如此○朱子曰高

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箇中庸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盡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終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陶石實曰高言道之峻極堅言道之渾淪前後言道之神化作三項說却是思齊上達意鎖是極深研幾意瞻是疑神定慮意總是形容聖道之妙起初全無入頭處非道真有箇高堅前後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順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四書義解卷之五 論語

十

同幾窮矣乎幸也有夫子之教在夫子教人不急迫不遲緩因人而施循循然有次序善誘人之道之繁然者有文不博文則察之不精無以會道於一心夫子欲回之致知以明道也啓其知識通其困陋博我以文使心思智慮盡入於名物象數之中道之秩然者有禮不約禮則守之不一無以凝道於一身夫子欲回之力行以禮道也示以節文範以儀則約我以禮使視聽言動盡納於規矩準繩之內隨博隨約先博後約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

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

四書義解卷之五 論語

十一

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回承夫子之教悅之深雖欲罷博約之功而不能力之盡既竭吾才而爲之困會乃覺向之高堅前後恍惚不可爲象者今皆有無過不及之則卓爾而立於吾前而定見有定守焉但回於此時雖欲從之而爲一然思勉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末由也已回仍從事於博約之功以俟其自至已矣○竭才有沉潛體會功夫卓爾謂日用動靜之間皆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則末由謂不思不勉不可以力能也

子疾病章 此見夫子素位而行也重無臣二句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子庚甚而病子路欲使門人爲家臣以治喪意尊夫子而不知所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

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夫子病時不知少間而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事虛詐而不實也我已知去位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十一

而今乃爲有臣吾將誰欺欲欺天乎人而欺天罪莫大焉可見家臣不當有也○存疑子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爲而率意爲之亦是詐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

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

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大君子之於言動

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

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不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且予與其逆理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順理而死於二三子之手乎有臣不足爲榮且子縱不得行君臣之禮而大葬既有二三子在予豈死於道路而無人葬乎無臣亦不足爲辱何必行此虛詐之

有美玉章此聖賢借玉以商出處之權也問答只就待重待字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

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韞紆紛反匱徒木反買音嫁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十一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

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求之

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

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

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

衛玉而求售也

子貢見夫子抱道不仕乃借玉以商之曰物非至貴行藏可不論也若有美玉於斯將韞匱而藏私於己以自珍諸抑求善買而沽公於人以適用諸夫以美玉比夫子知所尊矣乃曰求賈則於沽似急於玉似輕矣故夫子曉之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既是美玉斷無藏之不理故一思之而知其當沽之哉再思之而愈知其

當沽之哉然玉必自重而後見重於人使求買而沽則
王先自輕而買必不善我但待買之自至而沽者也而
豈求買而沽乎夫曰待買何等從容何等自重豈欲求
買者之所知哉○翼註云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
善賈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
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陳新安
曰此節當玩一求字待字待者安於義命之正求者涉
於奔競之私待者見得賈之輕至則從其沽而非街玉
以求售賈之未至則不急於沽而亦非懷寶以自私不
然則賈在人而我求售之則急于沽而所損者多矣待
賈正所以善其沽無兩層○金太璞云此題宜重作沽
之義二句子貢之問原重在沽夫子之答亦重在沽故
重言以示之但求字少有語
病故以待字換之耳存參

子欲居九夷章 此夫子傷道
之不行也

子欲居九夷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五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夫子傷道不行欲居
九夷亦浮海之意耳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或人不知乃止之曰九夷之俗鄙俚無文而陋如之何
可居也子曰君子特不居九夷耳使君子居之用夏變
夷自可化鄙俚爲
文雅何陋之有

吾自衛章 此夫子自叙正樂之功也樂正句虛
雅頌句實德是說樂不可詩樂並重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

樂亦頗殘缺失次夫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昔先王因詩而作樂詩與樂原相因者也乃鄭
而後樂之殘缺失次者多矣吾嘗周流四方參互考訂
以知其說及自衛反魯于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
後樂完備有條而正但見樂章之歌於朝者有雅歌於
廟者有頌凡詞器聲容與夫應奏之地各得其所而不
紊亂焉樂之正如此豈旦夕之功哉○困勉錄曰樂正
中凡詞氣音容時地等無不包得所亦不專以地言
出則章 此見庸行之難盡
已以誨人也重未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
何有於我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五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曰甚矣庸行之不可忽也如出而在朝公卿至尊所
當事也則盡忠順以事公卿入而在家父兄至親所當
事也則盡孝弟以事父兄喪以送死人所難盡也當臨
喪時不敢不勉以盡哀盡禮酒以合歡人所易溺也當
飲酒時愈加敬慎不爲酒困而喪德失儀此皆庸行之
常似不難有然于天理之當然各盡其道于人情之易
消不踰其則非德盛禮恭涵養有素者不能反之
于我果何有哉我雖不能有不勉不以之自勉也

子在川上章 此夫子借川流以指道體之無息欲
學者有體道不息之功也重不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
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
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

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夫子之心，藏太虛之理，而莫知其始，涵萬化之原，而莫測其終。一日在川上，獨目會心而發嘆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是為逝者無時不然，無處不然也。但人日在逝者之中，習而不察耳。由今觀之，即如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夫

斯夫晝如是，夜亦如是，是不舍晝夜于此，可見道體之本然者，無時而息矣。學者體道之功，豈可有時而或息哉？○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困勉錄曰：吳氏逝者，不指水淺說，則逝者即指水淺說，不是又曰：道體二字，不是體用之體，是體段之體，勉齋謂合道兼體用而言最明。○邊雨三先生云：即器見道，即用見體。

吾未見章 此嘆誠于好德者之鮮也，重如好色。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大，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天所賦之正理，謂之德。德固人心所同具，亦人情所同好，宜乎好之者眾矣。但人為氣拘物蔽，于已之德無精進密察之功，于人之德無觀感思齊之意，吾未見好德之誠如好色之誠。寤寐不忘以求必得者，也不亦甚哉。

譬如為山章 此借為山之進止，譬學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復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七

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學貴于進，不貴于止，而進止之機，未有不決于已者。吾即為山而得其理矣。學有垂成而中止者，譬如為山，積累已久，其未成者僅一簣耳。使少知自勉，則必竭蹶以赴矣。乃忽然而止，果孰沮之耶？吾自怠廢而止也。有始基而思奮者，譬如平地，毫無可恃之功，之所加雖覆一簣，使望而思畏，則必却步弗前矣。乃進之而不已，果孰助之耶？吾自奮發而往也。進止之機，皆決于吾如此。學者可不勉哉。○本文雖不明言為學，然玩譬如二字，則為學意當補在本文之上。似與松栢驥力苗秀章不同也。

語之章 此嘉則之不惰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

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曰吾自設教以來無日不以道語門弟子矣但半信半疑若存若亡者甚多若語之即心解力行而不惰者其惟明以察幾健以致決之回也與安得及門皆如回哉○不惰重力行上但力行由于心解故註云心解力行

惜乎章 此追思顏子之好學也重吾見未見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六

夫子追謂顏淵曰凡人之學貴進不貴止但進者恒少止者恒多惜乎吾門之回也秉明健之資殫克復之力吾見其向道而進也未見其中道而止也使天假之年其進寧可量乎

苗而不秀章 此見為學當期于有成也重實字有矣夫三字正警醒人使自思自得之意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日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天下事貴期于有成如穀之始生日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苗貴于秀秀貴于實宜也乃由今觀之苗而不秀者竟有矣夫秀而不實者竟有矣夫

後生章 此警人及時勉學也重可畏不足畏一則鼓舞之一則微惜之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虞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强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矣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九

子曰人之為學不可不及時也如後生時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使及時加勉焉知其將來之成就不如我之今日也夫可畏者以其有聞耳以其未至四五十而無善行聞耳若自恃後生而不加勉至于四五十而無善行聞于人焉則向之可畏者斯亦不足畏也已後生可不勉哉○焉知句照註講自愛○陸云註中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自妙

法語章 此警聽言者當虛心而受也重不釋不改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與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進言者固當因人而施聽言者更當虛心而受如詞嚴義正責人之非是為法語之言能無屈于理而從乎然不可徒從已也必也改其所為之不善乃為受益而可貴如委曲婉轉導人于善是為與與之言能無動于情而悅乎然不可徒悅已也必也釋其言中之味乃為受益而可貴若徒說而不釋徒從而不改則是甘于自暴自棄之人吾未如之何以救其失也已矣聽言者不可不知所勉哉○正解說從是諾于口改是體于身說是順承于外繹是玩索于心法言者人有不善而我戒之弗為也據理而言人方屈于理之不暇安得不從與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言者人有未善而我導之使善也言既有理而又可聽安得不悅此悅與從其事操之進言者必改必繹方見聽言者能受其益處改者依吾言而有風雷振勵之氣盡更其過迹也繹者尋味其言中之意而知其言之有裨于已者兩為貴是益于身心意吾未句言此人安于一暴棄終無自新之望吾不能于法言與言之外更為一待以感動之也此句不是吾術之窮重彼不能挽回救正意方見傲人之意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三軍章 此見人當立志也重下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

不可奪如何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天下事在人者難愚在己者可恃如三軍之衆擁護一帥其勢大其力強似乎不可奪矣然三軍之勇在人苟心有不甘其帥可得而奪也至于匹夫其勢孤其力弱似乎無不可奪矣然匹夫之志在己苟其志已立則見之則守之定死生榮辱皆決于己而志斷不可奪也學者可不立志哉○南軒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淪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

衣敝緼袍章 此夫子進于路于臧也前二節因其可總進之意重進而與之末一節因其不求進而抑之何用何足二句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子曰境以相形而見設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貧富相形最足以動心乃處之泰然而不耻者其惟由也與○困勉錄曰衣敝不耻是極形容子路高明胸次之詞非是有是事也耻從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着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之反

伎害也求食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

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夫人惟有恥心則強者因人之有而生伎害弱者因已之無而生貪求二者之私不克欲進道于誠也難矣今由也不耻繼袍則不伎不求矣用此心進德可以至于高明用此心修業可以臻于廣大何所為而不善乎衛風維維之詩有云不伎不求何用不戚可為由也咏矣不伎不求跟耻字來伎者耻之激而為忌嫉求者耻之溺而為希冀精神全在用上。翼註云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此心最精明強固矣以此心進道何所為而不善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夫子言不伎不求可用以進于誠也非謂不戚而已至子路也乃子路因夫子許已將不伎不求之言反復吟咏若將終身誦之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矣故夫子乃可至于誠若止而不用亦何足以臧哉由也可知所勉矣。○翼註曰何足以臧亦不非不戚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

歲寒章

此見學者當周于德也重松栢二字惟有松栢之德然後不為世變所移歲寒所變以此人必有君也並無慨知松栢之晚意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時窮節乃見當春夏時萬卉爭榮松栢與草木等耳及至歲寒草木零落而松栢挺然獨秀人于此時然後知松栢之節獨勁而不與萬物同其彫殘也人不可不以松栢自勉哉。○汪武曹曰按朱子取謝氏周于德之後當主勉人為松栢意即范氏所謂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亦只說歲寒而松栢之身分乃顯未嘗為松栢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惟成德者不為境累如天下之理本無可惑而明不足者則未免于惑若夫知者有格物致知之功明足以燭理是非可否灼然見之何惑之有天下之境本無可憂而理不勝者則未免于憂若夫仁者有克己復禮之功理足以勝私貧賤患難泰然處之何憂之有天下之爭本無可懼而氣不充者則未免于懼若夫勇者有集義養氣之功氣足以配道義道大投艱毅然任之何懼之有非不惑不憂不懼足盡知仁勇之德也乃有知仁勇之德自無惑不憂不懼之累也人不可不成就德自勉哉。○楊維節云天下無惑不憂不懼人心亦無惑不憂不懼

知勇便惑憂懼倒激最妙。聖諭云此自心體現成者說不是貞外惑不是言功夫

可與共學章 此望人造極之學當勉其所未至也權字是學之究竟最重引人處全在可與與上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論語

五

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常有辨

子曰凡人之學有可與者引之于前即有未可與者迫之于後不可安于所已至而不勉其所未至也無志者

無論矣若有志進修則可與共學矣或識有未卓未必不爲他岐所惑尚未可與適道而趨于正識之卓者可與適道矣或守有未定未必不爲外物所搖尚未可與立而堅其守之定者可與立矣或不能審通變之方達時中之義未必不執一而不通尚未可與權而合于中夫由共學而適道而立而權學之能事畢矣人不可由其所以與而勉其所未可與哉。或問適道學立權四者何別答曰共學是有志的適道是有識的立是有守的權是有變通的立與權不分常變立是守的定尚未足與權也。翼註曰可與言可與共爲此事然意不重共爲上只重彼能爲此事耳未可與共爲此事然意不重目前言之。凡事有個輕重大小便是義以心衡量輕重大小便是權而輕重大小各得其宜便是時中

唐棣章 此夫子借詩以著近思之學也重未思二字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棣大計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論語

五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逸詩有云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而搖動是無情者若有情也況我有情之人豈不爾思但爾所居之室是遠而不能至耳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

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夫詩之所言者思人而不能至也非思理而不能得也
夫子慮人不用思乃借其詞而反之曰即詩人之言觀
之是自謂已思矣是自謂思之不能至矣以我言之
未之思也夫思無遠不至即千載之久萬里之遙皆一
思之所通夫何遠之有夫子借述詩以著近思之學如
此○摘訓詩以人言夫子則以理言故謂之借詩言思
夫子却說未思詩言遠夫子却說何遠這是反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美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
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
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
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
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
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
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孔子於鄉黨章此記聖人在鄉黨宗廟朝廷言容之
不同分言之見其中禮合記之見其
不測孔子二字是一章之主於字其在字是令記
之神註中言貌不可分看只是說言而貌在其中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
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
此

記者說孔子之言貌隨在中禮者也而中禮之中又有
不測之妙焉蓋嘗觀其於鄉黨與朝廟矣夫鄉黨父兄
宗族所在而孔子於鄉黨則恂恂如也信實之貌謙卑
遜順不以賢知先人貌也
通古今非不能言然謙卑遜順不取以賢知先人貌也
不能言者其在鄉黨如此○分記是中禮貌記是
不測須說夫子中禮之難又能寫出夫子不測之妙去

為得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朝直通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辭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

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

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夫在鄉黨似不能言似乎無在而能言矣及其在宗廟

朝廷禮法所在政事所出之處又便言講究儀節商

廟朝廷又如此非時中之聖安能若是哉

朝與下大夫章此記夫子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上節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事上之容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論語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

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

記者說朝廷之上事上接下各得其當者其惟夫子乎

夫子在朝當君之未視朝也與下大夫等于已者商確

政事而言但見是非可否毫無隱諱侃侃如而剛直也

所以杜聚訟之門也與上大夫尊于已者商確政事而

言但見得失利害委曲詳辨誾誾如和說而諍也所以

聯和衷之雅也直不嫌于亢和不失之拘其在朝之接

下如此。翼柱曰言主商確政事說註諍字只寓直于和便是

君在蹠蹠如也與與如也蹠子六反蹠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蹠蹠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

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及君已視朝而在但見蹠蹠如而恭敬不寧也恭敬易

蹠于拘迫而夫子恭敬之中却又從容和緩與與如威

儀中適也敬其所尊不失之驕恭而能安不失之勞其

儀容言不專主足。又曰威儀中適之貌中是得

中而不為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全無拘迫之態

君召章此記夫子為攝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

君命故也

記者說主國之君所使以傳命者謂之擯大國擯用五

人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也者輔君行禮

而聯與國之好者也隣國貢至晉君召夫子使為擯但

見一承君命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足躩如而盤辟不寧也

承命之始其敬如此。註

盤辟辟音避盤旋退避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

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

也揖右人則右其手然手容雖動而身容不動但見衣之前後瞻如而整齊也左不動衣則內不背君右不動衣則外不背賓傳命之時其敬如此

超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及傳命已畢主延賓入而送夫子亦隨君疾趨而進然足容雖動而手容不動但見張拱端好而翼如也行禮之時其敬如此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及行禮已畢賓退就館君送至門立視之待賓去少遠子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蓋欲紆君敬也爲擯之終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其敬如此。擯相不同

入公門章 此記夫子在朝見君之容前由入門過位升堂漸近于君而敬漸加末由出降沒階復位漸遠于君而敬不懈

出入二字是一章關鍵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記者說臣之事君朝廷出入之際大節存焉能始終一于敬者其惟夫子乎夫子進朝而見君也入公門之時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公門雖高大敬謹之至如不能容其身者然

立中門行不履闕闕于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中門者人君出入之處夫子立不中門惡當尊也闕者君門內外之限夫子行不履闕惡不恪也其入門之敬如此。語類門之中有闕扉之兩旁有棖棖闕之間即中古人常開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左右自外言。國勉錄曰註君字當兼本國與國之君說。賓入門由右君送賓亦由右故兼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進此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有虛位焉君雖不在夫子過之亦加敬謹但見色勃如而變動也足躩如而盤辟下寧也其言訥訥然似氣不足以出聲者不致肆也較之入門已加敬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

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進此則君臨御之堂矣夫子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但見曲身而行鞠躬如也屏藏鼻孔之氣似出入之不息者近至尊氣容肅也較之過位益加敬矣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跂

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及見君行禮已畢下堂而出降階一級但見退放顏色怡怡如而和悅也。下盡堂階趨走就位但見翼如而張拱端好也。及復其朝班之位仍收階如而恭敬不寧也。由入門而過位而升堂漸近於君而敬漸加由出降而沒階而復位漸遠于君而敬不懈。夫子在朝見君之容如此。

執圭章 此記夫子聘于鄰國之禮也。上節敬以行禮下二節和以達情重執圭享禮私覲帶說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踧踖

如有循勝平聲踧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踧踖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此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記者說諸侯有命圭聘問鄰國使大夫執之以通信圭之所在君命臨焉敬以行禮和以達情皆執圭者所有事也夫子奉君命而聘當執圭伸信之時但見曲身而行鞠躬如也敬謹之至如力不能勝其重者然身容肅

也從來執天子之器上衡執大夫之器下衡執諸侯之器平衡而圭即諸侯之器也夫子執之手與心齊上不過高不過如揖下不過卑不過如授手容恭也勃然發動如臨戰陣之色色容莊也足踧促狹踧踖然如緣物而有循似不能離地者然足容重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

發氣滿容

及聘禮已畢又有圭璧庭實以行享禮則有和悅之容色所以達君之情也。註圭璧玉帛之類庭實皮幣與馬充實於庭也四體展布曰有容輯柔兩顏曰有容

私覲愉愉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

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

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享禮已畢又有土儀方物以行私覲之禮則更加和悅而愉愉如也所以達已之情也夫子為君聘問鄰國之禮如此

君子不以章 此記孔子衣服之制分四段看首二節

再次二節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末二節爭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

君子不以紺緼飾紺古暗反緼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緇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記者說衣服所以彰身也常服而服不當服而不服能得其宜者其性化裁之君子乎如紺深青揚赤色齊服用以爲飾緞絳色練服用以爲飾君子居常之衣不以爲飾蓋神人異道吉凶異宜所以別嫌宜重喪祭也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賞慕衿締綌必表而出之

四書順義解

番

袵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縠。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縠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絺是也。

時當盛暑則單衣宜著矣君子或用精葛之絛或用粗葛之絛必先著裏衣表絛絛而出之於外恐其見體而近於褻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麕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褐。裘。欲。其。相。稱。

時當盛寒則裘宜著矣而裘之外有襦衣焉所以表裘之美其色不可不相稱也君子朝覲用黑色之羔裘取

北面之義也則以緇衣湯之騶享用白色之鹿裘取精
白之義也則以素衣褐之蜡祭用黃色之狐裘取報土
功之義也則以黃衣褐之
欲其相稱而表裏如一也

袞袞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至於褻居之裘制取其長欲其溫也
而右手之袂則取其短以便作事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論語

三

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至於寢時固不可解衣又不可著明衣必更有寢衣其制長一身有半所以覆足也衣致其潔如此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然裘裘當以何者爲之狐貉之毛
深溫厚私居服之取其適體也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鷸礪之屬亦皆佩也。服必有佩。居喪簡畧同一。無所佩矣。若去喪則無所不佩。佩玉以象德。佩器以備用也。

非惟寡必殺之殺去聲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惟要有襷積而旁無殺縫其餘

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襷積而有殺縫矣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惟要有襷積而旁無殺縫若私居而非帷裳則無襷積而必有殺縫非特省費欲其公私之有別也備所當備省所當省如此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至於弔所以哀死羔裘之朝服玄冠之祭冠皆黑色不用以弔喪不以吉服而用于凶所以哀死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子

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

也

朝服所以親君夫子雖致仕每逢吉月必朝服而朝子魯君不以致仕而忘君也弔致其哀朝致其敬如此本服之制無在不得其宜非化裁之君子能如是乎

齊必有明章此記夫子謹齊之事致潔變常分看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記者說齊以交神明也能致潔變常以盡敬者其惟夫子乎子之齊也沐浴已畢仍著舊衣恐復於汚故必有

明衣所以潔體也以布爲之以表朴誠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而食與居亦不敢安其常焉齊必變易其常食不飲酒不茹葷以潔其口也居處必遷移其常坐不安常不襲故以遷其心也夫子謹齊之事如此

食不厭精章此記夫子飲食之節在不多食節斷上

食不厭精不厭細食音

食飲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子

能養人膾燂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記者說飲食所以養生當食而食不當食而不食能中節者其惟夫子乎如食精則能養人夫子非必求精然亦不厭精膾粗則能害人夫子非必求精然亦不厭粗其善養生如此

食饔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

食不時不食食饔之食音飼饔於冀反餲鳥邁反飪而甚反

饔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然非一無所厭也。苟食傷熱濕而體或味變而餽與魚
餒于肉敗于外皆不食非但此也。卽色變而惡不食
臭變而惡不食失烹調生熟之任不食五穀瓜果未至
成熱之時不食其戒傷生如此。徐敬弦食精膾細膏
梁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體弱餒敗飢渴
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存疑失飪生熟
並言要亦生而不熱耳。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割
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
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
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八

卽不傷生者豈遂苟食乎。割肉不方正不食。造次不離
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其醬不食。惡其不備
也。雙峯醬品非一。各有所宜。如食魚膾用芥醬。食濡
魚用卵醬。食麋腥用醯醬。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
古人食物用醬或取氣味相合。或取
物性相制。惡其不備。亦恐有害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副
量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
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
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卽所願食者。豈遂無酌量乎。如食以穀爲主。以肉爲輔。
肉氣勝則滯穀氣矣。故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酒以合歡。
未飲而先限多少。則近于迂矣。故惟酒任意而
無限量。但以醉爲節。不及喪德失儀而亂耳。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當康子之藥同
意。

若沽酒市脯未必精潔
故不食衛生何其嚴乎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至于薑其味辛。得天地之義。其性溫。得天地之和。能
通神明。去穢惡。故每食不撤薑。食養生何其周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三九

凡當食者。必適可而止。亦
不多食。食之。不有節乎。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
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
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
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至於助祭於公。所得之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不留神
惠也。家之祭肉。不出三日。皆以分人。蓋出三日。則肉必
敗。而人不食之矣。
是褻鬼神之餘也。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且當食則語非其時故不答述而語當寢則言非其時故不自言而言存心之專如此。張彥陵曰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蒙引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論語

罕

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算于飲食雖蔬食菜羹之薄必各出少許以祭先代始制飲食之人且祭時必嚴肅而齊如也報本之誠又如此一飲食間莫不中節非無欲之夫子能如是乎。朱子曰必祭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又明無不敬之祭也

席不正章
此見夫子心安于正細行必謹也重不字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記者說夫子之心無往而不正也故一坐也其席偶爾不正他人或以非大無禮而忽之而夫子必不坐其細行必謹如此則凡出入起居應事接物焉往而不正哉

鄉人章
此記夫子居鄉之事尊高年重古禮無所不用其誠敬意重斯字朝服字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記者說夫子之居鄉也無所不用其誠敬焉時當大臘與鄉人飲酒少長咸集人皆以夫子爲從違矣而夫子出矣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其尊高年如此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論語

罕

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每歲季冬鄉人儺以逐疫夫儺雖古禮而近于戲卽以褻服侯之亦未爲失禮乃夫子以古禮之所留無多故必朝服而立于東階其重古禮又如此

問人章
此記夫子與人交之誠意上節重拜送下節重拜受與直言上而謹疾意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邦遣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記者說夫子安於無所不用其誠也時而遣使問友人於他邦使者行必再拜而送之非拜使也乃遙拜所交

如親見之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夫子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且曰丘未達此藥品不敢遽嘗非終不嘗也乃俟既達之後可嘗則嘗耳夫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夫子與人交之誠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聖

廐焚章 此貴人賤畜之意重人字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夫子家廐焚子退朝時當急遽但問曰得毋傷人乎至馬之傷否則不問也非不愛馬也蓋貴人賤畜不暇及耳

君賜食章 此記夫子事君盡禮也首節重三必字次節重先飯三節重加朝服拖紳四節重不

俟駕行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啗

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須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記者說夫子事君無在不盡其禮也如君賜熟食必正席先嘗之如對君然其餘則以與人敬君賜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賜牲必畜養之無故不敢殺仁君賜也

待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聖

時而待食於君君以所食置之豆間祭先代制飲食之人已則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蓋不敢當客禮而以膳夫自處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搢紳

首去聲拖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時而有疾君視之必遷於南牖下東首以受生氣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蓋不敢以疾而廢敬君之禮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時而君命來召夫子一承君命不候駕行矣蓋不憚勞而忽急君之禮也夫子事君盡禮告止於敬如此

太廟每事問

朋友死章 此記聖人交友之義也上節重子我下節重車馬不拜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記者說夫子之交友也以義為主如朋友死無親屬之可歸夫子必曰於我乎殯殯蓋生同道死相恤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星

朋友之饋雖車馬至重非祭肉可比但受之而不拜者朋友有通財之義車馬雖重亦財耳故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義所當為雖處變而不辭義所當受雖重而不拜其交友之義如此。翼註上節是義重而財物為輕

寢不尸章 此記夫子容貌之變而不失其常也首節

天重不字必字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僵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

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記者說人之容貌有常變變而不失其常者其惟夫子乎夫子之寢四體雖舒布而怠惰不形不至放肆僵臥而如尸夫子之居威儀雖愼重不過申申天天而已亦不若承祭見賓而作容敬以處已如此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不但此也見齊衰而有喪者雖素所親狎之人必變其常色哀有喪也見冕而有爵者與瞽而無目者雖褻狎有爵於不成人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星

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至于在車中也見齊衰而有凶服者側隱之心動必憑衡而式之哀有喪也見負民數之版而來者生聚之念生必憑衡而式之重民數也。周玉繩曰式負版聖人有無限哀情況其轍環天下皆為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版藉即林總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若享夫子者有盛饌是主人敬客矣安然受之則為不敬夫子必變色而作起非以其饌也敬主人之禮也敬

以待人
如此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不但此也。如迅疾之雷。猛烈之風。陰陽播擊。是天變其常矣。安然處之。則為不敬。而夫子之心。與造化同舒慘。故雖夜。必興衣冠。必整而變。非驚惶失次也。敬天怒也。敬以事天。又如此變而不失其常。非聖人其孰能之。舒故觀天變而不覺與之俱變。

升車章 此記夫子升車之容也。重必字。不字。正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吳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記者說夫子之心。無往不得其正也。升車之際。人所易忽也。夫子必正立執綏。造次不離乎正。則無時無處不正。可知矣。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及在車中也。瞻視有常。不過轂而內顧。言語必慎。不急遽而疾言。手容必恭。不妄動而親指。不疾容且不敢人。也。一升車而動容中禮。此非德盛禮恭者能之乎。

色斯章 此示人審幾之學。重時字。斯字而後字。正鳥之得時處。引下節証上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記者說。夫子止久速無往。不得乎時也。吾嘗觀于鳥。而得其理矣。鳥之舉也。不難於舉。見人顏色不善。斯飛去而舉矣。鳥之集也。不難於集。必迴翔審視。而後集焉。之得時如此。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不當如是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吳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用反。嗅許反。又

反又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

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

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閱反。張兩

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

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直愚者。昧之智者。忽之能得時者。其惟夫子乎。夫子在山梁之上。見雌雉而有威。曰。山梁雌雉。當當飲而飲。當啄而啄。可謂得其時哉。可謂得其時哉。子路不達。以為時物。遂欲共而執之。雌雉見色不善。乃三嗅而作。夫雌雉

止於山樂非翔而集乎共之而作非色斯舉乎雖雖尚
得時如此人可不有審義之學乎○張彥陵曰按通章
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
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
也○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雖雖
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微子色也
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爲証沈無回曰自鄉黨
至升車敘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
然終有涉之可見耳恐讀者泥之拘而不神故於末後
拈出○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無一毫意
活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論語

吳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上論語

四書順義解 論語

任邱劉琴著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
子篤言行者四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先進章 此夫子以身雖體樂欲挽文勝之弊以就中
節下 也首節述時人之所尚次節表在己之所從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
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
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
其過於文也
子曰先王制禮樂以象天下本有大中之則人所宜從
也乃無何用禮樂者皆趨於文矣先進於禮樂文質得
宜今反謂之朴陋之野人也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金
指陳時人之言並無時人口中語玩
註已分是非作文不得以渾融爲妙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

欲其過以就中也

則其從後進而先不從先進明矣而吾則何知蓋先進之禮樂質而不文而不從先進明矣而吾則何知蓋先進之效周公而從先進進所以當從之故再發也吾所以必從先進之故其時趨意自透○則字有識得破立得定二

從我章 此夫子追思與難之賢記者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二

夫子應楚昭王之聘自衛適楚過陳蔡陳大夫忌楚用夫子以兵圍之絕糧七日及自衛返魯乃追思與難之賢曰吾嘗受厄於陳蔡之間諸弟子從遊者甚衆難時絃歌不衰我得諸弟子而忘憂諸弟子得我而快意由今觀之或歿或仕或歸皆不在我門牆之下也患難相隨平居相離吾能已於思耶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

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並目其所長分爲四種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記者論夫子所以與與難之賢者蓋以諸賢皆有於

道之人也當時踐履實長於德行能通者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應對明敏長於言語能通者有宰我子貢材識疏通長於政事能達道者有冉有季路患難而有弦歌之樂平居而切思慕之情也○記此節不重十人亦不重其所長只重十人抱此無窮之才當陳蔡之厄而不忍離夫子其情誼之纏綿篤摯有過於常人者故夫子追思而發嘆也○理得於心道備於身日德行立說傳後答述示人曰言語通達國體諸練庶務曰政事風雅可觀

非助章 此深嘉顏子之悟道也重下句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三

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吾與諸弟子辨論之間或疑或悟能發吾之所未發助我者有之矣若回也天資學力非入所能及故我之望助於回更甚於他人由今思之回也竟非助我者也但見其於吾言勿論巨細精粗淺深微顯皆默然聽受欣然領悟無所不悅而已回固有以自慰矣而何嘗有助於我哉○須從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得當日語妙一下老實贊嘆

孝哉章 此深嘉閔子之孝也人不問父母昆弟之言俱重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

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

子曰百行莫大於孝但處常易處變難孝或處變而不失其常者其閑子寡乎凡人之孝使不實積於中雖父母昆弟且有異辭而何況於人也今閑子寡父母昆弟既已稱之為孝而人皆信之並無異詞是人而不閑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非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何以得此所以能得人之不問者只是孝有其實父母昆弟之言朝夕浸潤洋溢以至鄉邦翕然無異詞耳非謂父母昆弟之言不足信而必以他人之評讚為定也

南容章 此記南容之謹言也重上句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四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邪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記者說言者身世之樞機不可不謹也而古之能謹言者莫如衛武公抑詩有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聖門南容每日之間三復此言常常體充念念思維蓋深加意於謹言也能謹言便是誠身之實學處世之善術邦有道所以不廢邪無道所以免禍有保全家室之理矣孔子以其兄之女子妻之

季康子章 此追思顏子之好學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季康子問弟子中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克已復禮專功心性而好學不幸短命三十二而死矣今也可慨也夫

顏淵死章 此顏路愛回以情夫子愛回以義也重無梓二字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五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梓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梓也

顏淵死家貧不能具梓其父顏路請子之車賣之以為椁蓋愛回以情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

然已與顏路以父親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

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驚諸市也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夫子婉言以止之曰凡人之子有才有不才以父視之亦各言其子也其情一也昔鯉也死止有棺而無槨吾不肯徒步而行賣車以為之槨吾豈不愛鯉哉蓋以吾雖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後由人當棄命車不可徒行也非吝也。從字註指書下言董朝有大車而棄車也。事老臣往禮亦必從大夫而棄車也。

顏淵死章 此悼道無傳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六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曰噫吾之道賴回以傳今回已死則道無傳人矣天非喪回也天實喪予天實喪予。註中道字兼得心法無王佐之才承受不得治法

顏淵死章 此聖人哀中乎節也重夫人二字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過於慟矣蓋欲夫子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訝之曰吾果有慟乎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

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若果有慟以夫人之死實為可惜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哭而慟似過也為道而慟非過也夫子哀中乎節如此○鄧退菴曰提出夫人二字不是自解直是愈痛愈深

顏淵死章 此夫子愛人以德也重不可二字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七

顏淵死其門人欲從厚葬之愛師以情也夫子止之曰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不可愛弟以義也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門人不聽竟厚葬之是貽回以不安矣○周志元曰衆人共謀勢不能止衆人共力其責易辦所以卒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夫子責門人以安回之心曰回也在生時一言一動皆吾是從視子猶父也子向也葬鯉得其宜今也葬回不

得其宜不得視猶子也然非我爲之也夫二三子爲之也責蓋有歸矣○看上下文理仍當從愛師上說以爲朋友有通財之義况師弟之情一如父子厚葬何不可故夫子以已待回之情示之

季路章 此見學之有序不可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焉於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片不可躐等故夫子告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八

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季路問事鬼神當何如子曰幽明初無二理必能盡誠敬之心以事人而得父兄長上之歡心則移此心以事鬼神自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矣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使之來格來享乎子欲事鬼當先求其人事人者可得地之氣以成形即得天地之理以成性知氣聚則生即知氣散則死知存吾順事即知沒吾寧也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焉能返終而知所以死乎子欲知死當先求其知生者可也此學之序也○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

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之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此理到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孫淮海曰事人便有全網常盡人道的工夫知生便有踐形盡性無忝所生的工夫○困勉錄曰知生知死當兼理氣說若謂知氣聚故生則知氣散故死知生吾順事則知歿吾寧也

閔子章 此見剛德足以任道也首節因諸子有剛德而樂之次節因子路過剛而戒之重子樂二字

閔子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閔子與諸子侍於夫子之側但見閔子之氣象外和內剛閔如也子路之氣象剛強不屈行行如也冉有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九

貢之氣象和順不足而剛直有餘侃侃如也四子之氣象雖不同然皆具光明正大之姿而無柔暗邪僻之病皆任道之器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

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

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剛德固足以任道而過剛亦足以取禍子路之行行未免有過剛之意故夫子戒之曰若由也之氣象恰似不得正命而死者然可不急用學問之功以變化之哉

魯人章 此聖賢同一維魯之心也重何必改作句言必有中正贊此句耳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魯有長府藏貨財之所也魯之君臣欲增
其舊制而更爲之不過欲多取於民耳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
如仍舊貫之善

閔子騫婉言以諷之曰事之不得已者爲之可也若長
府之役在所得已仍舊事而修整之如之何不可何必
改作勞民傷財乎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
中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十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夫子恐魯人不解乃稱閔子以微之曰言之妄發者必
不能有中若夫人有德之人也慎重而不妄言言必當
情合理而有中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在位者可不敬聽之哉

由之瑟章此欲子路變化氣質以入斯道之室也上
子路而許之一抑一揚總激

厲子路欲其不懈於進耳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
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
發於聲者如此

子路氣質剛勇故其鼓瑟亦少中和夫子微之曰丘之
門以中和爲教者也今由之瑟有激厲憤懣之聲與丘
殊不相似奚爲而竟鼓於丘之門乎夫別其瑟曰由之
瑟峻其門曰丘之門蓋詰其聲音所由來令自悟以變
化其氣質耳微之非輕之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
喻及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
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乃門人不解因而不敬子路夫子曉之曰凡人之學造
於高明正大之域則爲堂造於精微深遠之處則爲室
今由也知已造於高明行已臻於正大升堂矣特未入
於精微入神純粹至善之室也由堂入室不過數武安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十一

而遽忽之哉

子貢章此以中道裁三
子也重末節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
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夫子之門以中立教久矣而學者所造則不能以無偏
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所造孰賢夫子貢具聰明穎異
之姿以師商爲問蓋快一愈師之意而來也子曰師也
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常失之過商也篤信謹守而規
模狹隘常失之不及此不過就師論師就商論商而規
論商耳未常言師過乎商商不及乎師也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

愈猶勝也

乃子貢平日用心於過一聞師也過之言遂問曰然則師之過猶愈於商之不及與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子曰道以中為至不及固不及于中即過亦過乎中其失中則一也過猶不及安見其愈於商哉有夫子之教則過者可以俯而就不及者可以仰而企而及以過為愈者亦可知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三

季氏章

此惡黨惡害民也重非吾徒句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益之

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

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制其民何以得此冉

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也季氏魯之大夫耳而富反過於周公之魯非攘奪其君刻制其民何以得此而求也為之宰不能匡救其惡反為之急賦稅聚斂而益之黨惡害民極矣。季氏之富如都邑之強半於公室田賦之稅入於私家。以周公二字作低曰富於周公顯然見其無君。全章俱為冉有說不

之為季氏援季氏以立冉有之宰耳。冉有之不明氣質柔弱所以有聚斂之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

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化為急故也

夫子責之曰吾徒以正君澤民為事今求也為季氏聚斂非吾徒也小子有責善之道當鳴鼓而攻其罪可也聖人惡黨惡害民如此

柴也章

此欲四子變化氣質以歸於中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三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短不足而厚有餘家語

記其足不履影啟鑿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

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人矣

子曰人之氣質多偏當用學問之功以求進於中也如

吾門柴也明智不足而忠厚有餘只知處常之經不知應變之權其病也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

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賢

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

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參也解悟達鈍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其病也魯

師也辟

辟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師也留意儀容內少誠實威儀中節而不本於德容止可觀而不根於心其病也辟

由也嘒

嘒五旦反

嘒粗俗也傳稱嘒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

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

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古

由也言貌粗俗外少文雅急遽而言長者之前亦不謙

讓幸爾而動禮法之地亦少從容其病也嘒四子之氣

質各有所偏如此使愚與魯者用學問之功擴充將去

辟與嘒者用學問之功擴充將去

進於敏辟可進於誠嘒可進於雅矣何患不歸於中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

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子曰吾以近道望及門久矣但求道者多而近道者少惟回也稟明健之資殫克復之力學已臻於卓爾心已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夫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

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

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

此亦子貢少時事至問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

曰屢空者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五

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之貨殖爲心則是

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

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

不貴言也如是

夫回之空回之命也回之屢空回之受命也若賜則以

人之貧富不在命而在我不安受天命故有心求富而

貨財亦常生殖焉不如回之安貧樂道矣然其才識之

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使以賜之才識而用之於道又

何患不如回之近道哉。蒙引註內子貢不如顏子之

安貧樂道此樂道只帶在少貧上說。中字指成敗利

害

子張章此以善人之規模

示子張重二不字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張問善人之爲善人其道何如。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凡昔聖賢之事有已成之軌謂之迹。後人循途守轍而爲之謂之踐迹。若夫善人天資渾厚暗與道合雖不必踐聖賢之成迹而自不爲惡。此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也。若加以學問涵養之功又何患不造於聖人精微深遠之室哉。惟功有未加則亦不入於聖人之室。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七

此善人所以止於善人也。善人之道如此。兩不字最活。不是限定善人終不入室。子張問善人夫子但舉現成一善人言之耳。註不爲惡是天姿渾厚所爲大概無非道非義之事。註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室是功有未加。所知所行不如聖人之精微純粹也。

論篤章

此言不可徒以言觀取人也。重色莊。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曰觀人者當察其存心制行不可徒以言貌取之也。若徒以言論篤實而遂與之是以論篤者爲君子矣。夫論篤中原有君子而不肯君子也。果然有德者必有言而君子者乎。抑有言者不必有德而色莊者乎。使君

子與之說是也。如其色莊與之不亦過乎。論篤中色莊約人觀人者不可忽也。則色莊約爲要。言貌言中之貌。莊談論之貌。故爲重篤厚之意。

子路問聞章

此聖人以中道裁二子也。重進退二字。有父兄在聞斯行之是進退之實。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故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七

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夫子立教欲人歸於中也。一日子路問由當聞道而患未之能行。自今凡有所聞斯勇往而行。諸蓋有急於行之心矣。子曰有父兄在當稟命斟酌而後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一日冉有問求當悅進而患其不能行。自今凡有所聞斯勉勵而行。諸蓋有緩於行之心矣。子曰見義不爲便爲無勇。聞斯行之。問同答異。如此公西華曰向也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若以行爲可矣。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又若以行爲當

矣由當稟命求獨不當稟命乎求當急行由獨不當急行乎問同答異在夫子必有意也赤也惑哉問是赤但知二子所問者同而不知其賦質各異也子曰我之立教因材而施求也姿稟柔弱而退不患其不稟命也特患為之不勇耳故以聞斯行之者致而進之由也資稟剛強有兼人之勇不患其不為也特患為之或過耳故以有父兄在者抑而退之一進一退總使歸於義理之中耳子何疑乎○聞石簣曰退是資稟柔弱而不敢勇為進之是鼓其退遜之懦而為振作之勇兼人是資稟剛強有過人之才調退之是抑其銳進之心而為雍容之學無非使之歸於中也

子畏章 此信聖以道也
重子在二字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
改
舊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大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子畏於匡顏淵相失在後既至夫子深喜曰吾以女為犯匡人之鋒而死矣曰道在夫子諒夫子必在回何敢輕犯匡人之鋒而死乎顏淵信聖以道如此
存疑回知夫子之在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

季子然章 此聖人陰折季氏不臣之心固惜竊竊扶而抑其無大臣之道未二節因季然欲援由求以自助已而許其有人臣之節輕二子所以抑強臣許二子所以折強臣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季孫意如素有不臣之心仲由冉求仕於其家其子弟名子然者以此自多問仲由冉求才德品望可謂大臣與○大臣以二子之才行擬之重自多意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舊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亢

夫季氏之家不得有大臣而二子亦不足為大臣以二子為大臣則有不臣之心矣故夫子輕二子以抑季然曰吾以子為舉德業非常之人以為問曾由與求之問○異字照下道字看結持非常說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子以二子為大臣亦未知大臣之所謂大臣也大臣之名難副也大臣之實難盡也所謂大臣者豈特勢位崇高而已哉蓋其事君也必以正直之道陳善閉邪納君於軌物不委曲迎合以從君之欲若道不可行則奉身而退必行己之志進退不苟此所謂大臣也○翼註以道事君是行道不可則止是重道○道是正直之道不可意達也

今三選其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今由與乎也進不能以進事君不可又不能止不過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季子然不知夫子輕二子之意乃曰二子既不可為大臣然則從人之欲者與意欲援二子助已為非也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

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

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子

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

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

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

可免矣

夫子許二子以折之日由求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聞之熟矣若弑父與君大逆無道之事亦斷不從也夫子阻僭

子路使章

此見仕貴於學也前兩節因于路妄舉而責之後兩節因于路妄對而惡之重學字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費邑雖小難治子路以子羔為人厚重足以化民故欲使之為費宰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不知子羔質美而未學一旦使之為宰內有妨於治已外有妨於治人矣故夫子責之曰子使夫人之子為宰非愛之也適以害之而已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路乃強辯曰子謂賊夫人之子者以其未學耳然費邑之中有民人焉所當治也有社稷焉所當事也治民事神日習其事即日明其理便是為學何必讀書句之書然後為學不知學而後入政未有以政事者也子路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子

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欲取辯於口以逃夫子之責耳然而近於佞矣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

治民事神國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

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

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

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

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音讀而知之然

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

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

惡其佞也

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曰聽由之言近於佞矣從來佞者不論義理而辨亂是非甚可惡也是故我平日最惡夫佞者何由也而竟陷此乎

子路曾皙章此見聖門之學無負人知望世有以用之也前七節夫子誘諸賢言志而獨有之故而兼有所與重知字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

曾參父名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夫子雖聚樂之會亦辨論之機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三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夫子誘之言志曰吾觀二三子有懷莫吐以吾一日差長乎爾不知辨論之際非年之可拘毋以吾年長而難於言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知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使爾輩無志於天下或不妨於不言耳吾想爾平居時皆自負曰吾有用世之才但世不吾知也如或有人舉

國而授委政而從而知爾則將何所以而酬人之知哉。引三子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不吾知也何是揣發其情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

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

乘去聲饑饉音機僅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

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

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而微笑也

子路一承子問畧不遜讓對曰今有千乘之國政繁事冗管攝平兩大國之動有制勢難爲已且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三

加之以師旅兵戰疊興又加之以饑饉年歲荒歉時難爲已設由也見知於人而爲之務農積穀於先簡閱訓練於後不待時之久也此及三年考績之期即可使有勇敢之氣戰必勝攻必克且知親上死長之方也由之則知者以此夫子聞言但微哂之至所以哂之之故則未嘗言也。止講師旅饑饉及二者並至之難堪極意張皇只得一皮情形耳從問兩大生出師旅則其中之玉帛敵賦可知饑饉見加字之危從師旅生出饑饉則其中之死亡荒蕪可知饑饉見因字之苦即加因二字亦只得一皮情形加有許多加因有許多因加因不止一件是橫寫法不止一時是豎寫法如此方見勢處萬難無人承當得激出由也句此之謂會做加因二字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舊

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而故其詞益遜。

又問求爾之志。何如對曰。千乘之國。非求所敢任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雖小。而事亦有難。為者設求也。見知於人。而為之制。田里以開財源。輕徭賦以節財流。亦不待待之。久也。比及三年。考績之期。可使富足。平民仰事俯畜。皆有所賴。此求之所能也。然使有以厚民生而無以正民德。則為政之道。猶有未備者。如其禮以節民性。樂以和民情。則以俟履中。蹈和之君子。非求之所能矣。求之。則知者以此。如其禮樂。二句。維斗云。此為用世人不負本心。不欺當世。平等商量語。若鋪陳禮樂張皇君子於志事。何與通篇俱從足民中說出一段揣度。能正見其無所遜於此耳。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眾。願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又問赤爾之志。何如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我已能之。但願學習其事焉。夫禮樂無處不有。而宗廟會同最大。宗廟之事。祭祖考如會同。之舉。朝覲天子主之者。君而輔之者。相也。設亦也。見知於人。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願贊君行禮。而為未相焉。序其儀節。審其聲容。使君不得罪於神明。不得罪於天子。此赤之志也。赤之願知者以此。羽皇曰。全在願學處。寫神方是言志。不然便是束帶立朝題了。時見日會。不以常期見也。眾。願

日同王十二年不遇。則侯服一齊並見矣。

點爾何如鼓瑟希。鐸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

曰。吾與點也。

鐸並去聲。沂。漁衣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

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開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

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鹽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沂

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

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

闕。縱其曠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

斯。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言

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

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物之末者。其氣象不

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

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言志已畢。夫子乃問曰。點爾之志。何如。以齒為序。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點承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毛

問鼓瑟方希餘音鏗爾乃舍瑟而作其氣象已不
侔於三子矣對曰兵變禮樂三子之撰也點之志異乎
三子者之撰子曰異何傷乎爾亦各言其志也對曰今
適當暮春者點之志也或偕同志之冠者五六人或偕同
志之童子六七人曾城有沂水沂水有溫泉相與浴
乎沂水之濱沂水之旁有舞雩舞雩之上林木因而
歸點之志如此至於人之知與不知則不暇計也斯言
也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
之意似不足以酬人之知然其胃次悠然有因物付物
之志用舍行藏之機大有合焉者故夫子喟然嘆曰吾
所與者獨在點也○岳度莫春者一段文云一生之內
有大行藏一日之間有小出處最合酬知之對○當下
這段光景便是因物付物不必由此而推○問曾點言
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
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

點情思亦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
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
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困勉錄曰問點
與三子是有待無待不同否曰莫春數語直是民胞物
與氣象具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
有待無待之分○情性之外無事業道德之外無功名
曾點之撰直從性情道德上說來而事業功名已可見
矣大有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之意而不規規
於事爲之末也故曰異○註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
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一段就點平日
之學說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一句指鼓瑟希及異
乎三子之撰一節就當時光景說而其言志則又不過
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一
段就點所言之志說而其胸次悠然句是就言志以想
其胸次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
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
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一
段又推開說到夫子與之之意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扶

言志已畢三子者出曾皙獨留在後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志其得失何如子曰兵農禮樂三子之素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無優劣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夫子何獨哂由也○困勉錄曰點胸中先自有一哂
爲邦之意蓋彼高談性命謂爲邦之事自可一以貫之
不必沾沾講求故疑哂由者在
此且並疑求亦亦在可哂之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毛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讓

子曰凡爲國者不恃才力勝人也出身加民之際必以
恭敬辭遜之禮乃可以消亢展化爭競今由也其言畧
無謙讓則失爲國之本矣是故哂之○陸云爲國以禮
句猶云用世者當以謙和不爭之禮耳卽在本身之氣
度上言對
下句方真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
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
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夫夫子不過謂其言不讓耳未嘗謂其爲邦之言不讓
也乃點誤以夫子爲哂其爲邦自任爲不讓故問曰唯

求之所任則非邦也與子曰先王封建有百里即有
七十里五六十里安見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六十而非先王
分茅胙土
之邦也者
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亦也為之小孰
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
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
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
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知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
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无

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
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
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
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
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
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
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夫子但言求之所任者是邦猶未明言求言之讓故曾
點仍未解哂由之故又問曰唯亦之所任則非邦也與

子曰宗廟以事親會同以事君非諸侯祭視朝觀之事
而何亦也言願為小相特讓詞耳以赤也之才而為之
小孰能出其右而為之大乎然則此言乃知夫子哂由
之誘諸賢言志而獨有所與因問哂由而兼有所與可
見聖門之學不負人知有用人之權者皆宜有以用之
也○上兩句辨其事下二句言
其詞之謙正解明哂由之故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无

顏淵第十二

凡三十四章

顏淵問仁章 此為仁要約之功乾道也首節是綱次
蓋已克而禮自復也細分之首節克已句示為仁之
功一日二句著為仁之效為仁二句決為仁之機次
節勿視二句是防其自外入者勿言二句是
謹其自內出者未顏子直任處總承四勿說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子

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
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
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
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
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已而非
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
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
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
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

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問如何可以為仁子曰仁者心之天理也天理之
節文為禮而不能不壞於人欲之已禮失而仁以失矣
故為仁者平時既密存養之功而於一念之萌必明以
察其幾健以致其決克勝其人欲之已使事事復還乎
天理節文之禮則欲爭理全便為仁矣果能一日善發
有為克己而私去復禮而理全克己即克其與天下相
間者矣復禮即復其與天下相通者矣天下自翕然許
我為仁焉其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已為己之已已欲
克而已即克禮為己之禮已欲復而禮即復為仁之機
總由於已而豈待助而由人乎哉其機在我而無難又
如此。蔡虛齋曰不曰私而曰已何也凡私欲附身而
動已中有私非已即私克已者克去已中之私欲即下
文視聽言動之非禮是也克者戰勝之辭是用力量克
已中兼明健兩意辨其孰為天理孰為人欲使危微界
限劃得分明以天理勝人欲不使人欲勝天理教然用
力不敢懈弛也。仁是人心所同具亦人情所同好故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子

一日克復天下便歸仁。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
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却說克已又須復禮朱子曰固
是克已了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
聖人對說在這裡案朱子此條是以克已便能復禮為
正解而克已又須復禮之說乃為不會做功夫人言之
惑墮於佛家之虛寂耳看大註下節單言克己之功更
明。只是一日克復天下便歸仁若云一日指成功說
從平日做工夫來便與註甚速二字不合矣雙峰主此
說即語類載徐誠叟之說也朱子駁
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問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弊已判
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已之

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三

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誣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

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顏淵一聞夫子之言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求下手之功曰請問其目子曰克已者亦去其非禮而已曰司視而所以視者心也非禮之色辨之明絕之力禁止於心而勿視耳司聽而所以聽者心也非禮之聲辨之明絕之力禁止於心而勿聽耳則私之自外入者防矣宣於口則有言而所以言者心也非禮之端辨之明絕之力禁止於心而勿言彰於身則有動而所以動者心也非禮之事辨之明絕之力禁止於心而勿動則私之自內出者謹矣非禮之動即言動即已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即克己也克己而禮即復矣此爲仁之目也顏淵曰仁道必至明者而後察其幾必至健者而後致其決回之實雖昏弱而不敏請用擇守之功從事於四勿之語矣蓋徑捷要約乾道也顏子直在不疑此學之所以爲於聖也。刁家吉日勿者禁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三

止之辭禁者防閑之意止者遏絕之意勝私復禮之機機字即在我而無難之機說個非字便是智非至明何以知其非說個勿字便是勇非至健何以能爲勿故非智莫不能成仁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

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
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
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
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
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
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
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
恕之閒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論語

則無時不敬可知一使民也人所易慢而心極嚴肅如
承大祭則無事不敬可知敬以存心則私欲無自而入
而仁之體立矣至於人已相接之際又私之最易形者
必也己所不欲推己之心以度人心勿施於人恕以推
心則私意無自而出而仁之用行矣由是內不失已外
不失人在那上得君心下得民心而無怨在家父母安
其孝兄弟悅其友而無怨此為仁之效當以之自考者
也仲弓曰雍雖柔懦而不敏請用收斂推廣之自從事
於敬恕無怨之語矣蓋積累密密坤道也仲弓直任不
辭雖不如顏子之徑直然從事於此而有得焉則亦庶
乎無已之可克矣。朱子曰仁為心德純然無私之謂
仁敬則心不放私欲無自而入恕則心不隔私意無自
而出。正解曰那家無怨不重效驗上註中自考意最
重見得那家或不免於怨必敬恕之功猶未至也必無
怨方見敬恕之至方見心德之全也。舒先生云敬以
持己則內不失已而無以取人之怨恕以待人則外不
失人而無以致人之怨。吳因之曰註乾道
有徑捷要約之意坤道有積累慎密之意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問仁章 此欲司馬牛謹言以存心也上二節
因牛不能謹言而示以現成之仁者
朱一節推仁者所以
有仁之由蓋為之難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應之弟

司馬牛問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
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驟故告之以
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論語

牛平日多言而驟夫子欲其謹言以存心故告之曰子
欲求仁盡觀仁者乎仁者涵養深沈措詞簡要其言也
訥訥然不肯輕出諸口若有所含忍堅忍而不易發者
自無傷易則誣傷煩則支之病也。困勉錄曰註心存
不放四字說透言諫原故且勿入講卷下
節。刁蒙吉解註中忍字用舍忍堅忍二意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
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
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
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

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夫子說其言也誠自有所以誠者在也乃牛不察而達少之曰其言也誠不過強閉不言耳斯謂之仁矣乎子曰子以言誠不足也盡仁乎不知仁者之心常存於內故事至於前勿論難易緩急皆斟酌詳審其難其慎而爲之惟恐一事妄爲貽憾終身不苟於爲者自不苟於言言之得無誤乎子欲求仁謹言以存心可也。陸云難非力行之難是其難其慎之意。不胡亂做者自不胡亂說。難字就心言心有斟酌言自不易發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美

問君子章 此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上節因牛多憂懼示以現成之君子下節推君子所以不憂不懼之由重內省不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應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司馬牛問如何而後爲君子蓋牛平日多憂懼夫子欲其加自修之功故告之曰常人之情禍患未至多憂禍患既至多懼若成德之君子心常舒泰隨遇而安不憂不懼。云當專指禍患說與註中向應作亂甚合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于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夫子說不憂不懼自有所以不憂不懼者在也乃牛不察而達少之曰君子之道至大不憂不懼不過強爲排遣耳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子以不憂不懼爲不足以盡君子乎不知君子平日所爲正大光明無愧於心故能內自省察不愧不怍而無一毫疚病則理足以勝私禍患未至以理自信夫何憂氣足以配道義禍患既至以理自持夫何懼不憂不懼皆自平日自修中得來也子安得輕視之哉。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所謂白牛敲門心不驚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美

司馬牛愛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司馬牛因其兄向應作亂其弟子與之黨惡故嘗憂之以語子夏曰人皆有兄弟安享天倫之樂我有兄弟不得安享天倫之樂雖有若亡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子夏解之曰商書聞之夫子矣人孰不好生惡死然死生有命皆不齊之數非人所能移人孰不欲富貴然富貴在天有一不齊之理非我所能必子之亡兄弟命也天也但當順受而已要何為哉○析疑命以一定之數言天以不齊之遇言

○天以主宰言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聞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意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長

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願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君子苟能持己以敬兢兢業業自始至終而無失處常以敬處變亦以敬本此敬以接人體貌謙恭而有節文之禮待善人以恭待惡人亦以恭由是盛德所感則四海之內皆愛我敬我而如我之兄弟也君子特患恭敬有未盡耳何患乎亡兄弟也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劉上玉曰君子何患句不作申上四海之內皆兄弟是教司馬牛自修以化其兄弟見得我敬恭雖四海之人尚且愛敬我況自己兄弟乎然則君子但當修其在己以化之何患乎無兄弟也正與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相對若作申說四海之內皆兄弟是教牛舍自己兄弟而認他人為兄弟說便有病○

君子敬而無失節子夏原推廣說以廣司馬之意故註以為不得已之辭不應仍粘然兄弟講也○劉說完密呂說合註先君子邊先生李先生俱從劉涇溪司州與愚俱從呂

問明章此見不蔽於近之謂明也重兩不行與明遠字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堯

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張好高鶩遠一日問明有求明於遠之心也夫子恐其忽於近故告之曰所謂明者於人情之難察者察之而已如毀人之行謂之譖詞太驟則不能入人之深惟微言冷語不露形迹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是為浸潤之譖伸已之冤謂之愬詞太緩則無以聳人之聽惟其詞甚急其情甚迫如肌膚被傷利害切身是為

膚受之怨夫。語以浸潤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以膚受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此最易行者也。若我能察其情偽使彼之術不得行焉則是心無所蔽可謂明也已矣。然視遠為明如浸潤之膚受之愬果不行焉則是明無不照且可謂明之遠也已矣。然非居敬窮理何由至此哉。○吳因之曰以情屬情以識投識聰明不能察識不及施非胸中全無情識種子則種種變態難以銷鑠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不得謂之明而不蔽於近乃可謂之明也。○析疑明是我不得行之語愬然我既不行人之語愬則人之語愬自不得行於我兩意亦可兼說。○林大崖曰其所以不行處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惑。○明與遠分別譬如日月有明而容光必照自本體言為明自明之所照為遠耳。

平重兵食信
下重信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問政子曰政以為民也如食以養民必也制田里薄稅歛使倉廩實而足食兵以衛民必也什伍時簡閱使武備修而足兵至於立學校明禮義導民於兵食未足之先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化民於兵食既足之後逮兵食既足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乎於我不離叛矣此政之常經也。足食足兵言其施為民信之矣言其效驗語氣不同但效驗是教化之效在兵食既足之後非足食足兵之效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論語

罕

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子貢曰三者去一已屬權宜使時勢益難內無可發之倉廩外有易渙之人心必不得已而再去一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去食則人必死然自古或處常或處變皆有死若民無信則相欺相詐一旦變故當前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民非其民而國亦非其國矣故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此應變之權也觀夫子之論政而事之先後理之重輕昭然矣。或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立矣蓋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棘子成章此兩賢論文之去留持論各偏同一義世之心也上重何以文為下重文猶質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衛棘子成疾當時文勝而矯之曰主持世道之君子持身應事但忠信誠懇質而已矣何用綴飾文采爲蓋欲去文而獨存質也。李衷一云君子者主張風教維持世道之人也。質是本質兼質朴言方是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子貢因子成去文之論而矯之曰今皆尚文而夫子獨有去文存質之說是崇本抑末有君子維世之意但惜乎夫子之說徒有君子之意也而矯枉過正立言太偏駟馬亦不能及舌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望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郭反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夫天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質猶質也固不輕於質而可盡去也以質而較文猶文也亦不重於文而可獨存也蓋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有文而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一如有毛而後可以辨虎豹犬羊也若盡去文而獨存質則君子小人無辨矣一如去毛存皮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文何可盡去哉要之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用意雖善而立言胥失之矣。陸云上二句只泛

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是此體不是喻體。註等字是相離不得之意蓋其相生相濟之理原如是也

哀公問章

此見足國當先足民也重徵字與君孰與不足句百姓足特行徵中轉語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蝥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魯黃間於有若曰年歲饑荒國用不足爲將來備荒計當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望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

賦之意。

公評之日。曾自宣公行履畝之稅。已十分取二。國用猶且不足。如之何。反行徵法。十分取一也。公徒知賦之輕重。爲國用所關。而不知民之貧富。爲國用所係也。李岱雲曰。前如之何。是商確此如之何。是怪訝。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土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而教之微疑若迂矣。然什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器

一天下之中。正多則策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益繁。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微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有若對曰。徵法之制。非厚民而薄君。蓋君民一體。合上下而爲之計也。行徵法則取民有制。出入有經。而百姓足矣。既足則必竭力以奉公。上君孰與不足。若不行徵法。則取民無制。出入無經。而百姓不足矣。不足則流離逃散。田疇荒蕪。君孰與足。可見君之不足。是在百姓之不足。不足百姓之不足。是在徵法之行。不行公欲足用徵法。安可不行也。首二句是行徵法。註不是藏富於民之說。劉大年曰。民取一井九一。而足君取萬井十一。而餉不足乎。二語絕妙。行徵則出入有經。制自下得多。取於民而量入爲出。亦斷無不足之理。若說下能助上是行徵。仍有不足處。便是迂不通之論。百姓足二句。宜以孟子君十卿祿數語作註脚。

子張章 此以治心之功示子張也。上節重主從字。下節上二句重欲字。下二句重既又字。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子張問理得於心。謂之德。何以崇之。而使高理藏於心。謂之惑。何以辨之。而使明。子曰。德根於心。而達於事。使存心虛僞。德無由崇也。必也動靜存發。無一念之不實。而主忠信。則誠無不存。而本立矣。使不及時進修。德亦無由崇也。又必於日用倫常間。所宜爲者。加勇猛精進之功。無一事之或怠。而徙義則動無非理。而日新矣。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卽崇德之功也。陳氏曰。主忠信。則誠無不存。而本立。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義字只以事宜言。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器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至於辨惑。不可不先察惑之端也。如人之生死。本有定數。非我所能必。乃愛一人也。卽欲其生。惡一人也。卽欲其死。是蔽於愛惡之私。則已惑矣。且猶是一人也。當其愛之。既欲其生。及其惡之。又欲其死。是欲以入之生死。隨我之愛惡爲轉移。則惑之甚者也。知此爲惑。而去之。而惑自辨矣。此皆治心之功也。張彥陵曰。所愛惡雖主一人。但上是開說。重兩欲字。上下是實說。重既又是字。上條愛條惡條。生條死條。意上二句已含下二句。只是疊上語耳。既字又字。只要形容他惑亂意出。非有兩層。又徐自溟重四欲字看。吾從彥陵。南軒推此。

端則欲之妄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
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
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
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章 此見正倫為為政之要也
重首節而君君父父更重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下

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曰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
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
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孔子在齊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為政莫先於
正倫必也外而朝廷君盡君道權不下移臣盡臣道威
不侵內而家庭父盡父道恩不偏嬖子盡子道愛不
奪嫡君臣父子各盡其道大綱立而細目張矣。徐自
淇曰夫子意在責成君父景公當反其所以為君父者
何如則臣子之經自定矣乃不揣一個頭腦而欲大家

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制其臣以父而制其子哉。
正解為政多端四者其大綱也綱舉則目隨故曰根本
疊君臣父子四字
有循名責實意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
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
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
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
卒於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吳

景公歎曰切要而善哉。言乎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人倫攸終亂將作豈有稟吾得安
享而食諸然景公善此言而不
能用卒不免陳氏之禍惜哉

危言章 此見服人在素養也上節以折獄之事虛操
之忠信明決重

可以與無宿諾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否仄
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
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曰快之情為多端折之甚難况片言乎若夫片言之
微即可以折服獄者之心使是非曲直不致自匿其惟
由也與。此節是虛擬折獄之事以形容由之忠信明
決故可以二字最指最重。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

明矣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夫子路本無片言折獄之事而夫子以此許之何也蓋子路平日有諾於人必急踐之不留一宿踐言忠信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急踐明決也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此夫子所以以片言可以折獄許之也

聽訟章此思無刑之化也重使無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曰聽人之訟而判斷其是非曲直吾雖不能過人尚可以猶人也然此不過制其末塞其流而已必也王其本清其源使民知恥向化是非曲直兩忘自然無訟可德乃為貴乎然非道德齊禮潛移默化不能也

子張問政章此見為政貴誠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張問政子曰為政之道一誠盡之矣以教養之端存諸心為居使有矜才恃氣之意則始勤終怠便非不息之誠矣必也居之於心始終如一而無倦以教養之端藉諸事為行使有粉飾沽其之心則內外不孚便非不欺之誠矣必也行之於事內外如一而以忠此為政之道也。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其實居之體無倦用行之用以忠體方見中外合一此為純王之道居在心上說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無倦則心不離事也行在事上說以忠則事不外乎心也。無倦誠心不息以忠誠心不欺故雙峰謂此論為政之心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君子成人章此見君子小人符人之心不同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而待人亦異君子存心厚而所好又在善因已為君子惟恐人不為君子故於人有美必誘掖獎勸以成之於人有惡則規正阻抑而不成之若夫小人存心薄而所好又在惡喜人之有過而疾

人之勝已迎合容養成人之惡忌克譏毀不成人之美而反是君子小人待人心之不同如此。與公曰美須要成時勢識力人多不能無待惟君子為能成之

季康子章此見為政當先正已也重子帥以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辛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人之不正也然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安分循理內正其心外正其身而帥以正則上行下效朝野內外孰敢乖法亂紀而不正乎子欲正人當先正己可也

患盜章此見彈盜當以心也重子之不欲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魯國多盜季康子患之問彈盜之法於孔子孔子對曰民之為盜以民心之多欲也民心之多欲又以子之多欲有以啟之也苟子清心勵節無所貪求而不欲則廉恥風行雖賞之為盜彼亦知恥而不敢矣何盜之足患乎。維斗曰奉公愛民如此說不欲方得要領。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不肯為耳

問政章此見為政當以善率民也重子欲善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虞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論語

壬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今之民日趨於無道矣如殺不守法紀之無道使衆有所畏懼以趨就於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既居上而為政化導之權在子轉移之機亦在子不惟理不當殺亦焉用殺哉夫欲用殺亦以民之不善耳然民之不善特子之不欲善耳苟子真心好善而躬行以率之非仁無為非禮無行不必刑驅勢迫而民有所觀感自歸於善矣何也君子之德主於成人風也小人之德主於應人草也草上加之以風必然偃仆子亦欲善而已何用殺為。虛齋子為政三字不虛見化導之柄在上而轉移之機亦在上也有主張孔子意。翼註猶云真心好善也有躬行以率之意。德指分誼言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

子張問士章此見學者當務實也重非達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張問士貴於達哉問何如斯可謂之達達者何王陽明
講曰註德乎於人是朱子台下又意而提正理解之不
可入子張口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
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將欲發其病而藥
之故先詰之曰爾所謂達必有所謂達也使不明言爾之
所謂達則我之所謂達未必合於爾之意何後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言名者聞也

對曰在邦名譽處而名在邦名
與必聞於邦此謂之達

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達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

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又再詳言之

子曰是名譽處也達者德乎於人而字於人由內而達
於外也聞與達相似而實有虛偽之分不可不辨也

大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好下音去聲
內生忠信而所行合於義於接物而卑以自下皆自修

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

無窒礙矣

夫達也者未嘗有心求達也其存心質朴而不虛浮正
直而不邪曲內主忠信矣然使徑情直行則不合於義
者有之而其行事或經事知宜或變事達權又好一一
裁處求合於義其曲當又如此然猶不敢自以為是又
必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考在己存心
行事之得失然豈徒致審於外而已乎其心實卑以自
牧常覺人有餘而己不足謙卑退遜慮以下人此皆自
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由是出
內達外全無阻礙在邦得乎君民之心而必達在家得
乎父母昆弟之心而必達此節就達者存心處事待
人接物形容出一段間然自修不求人知光
景對照聞者指示子張二必字神理方活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行去

聖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
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
不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
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
曰子張之學病在平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
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
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

修惡辨惑

得反

胡氏曰愚之字從心從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去之

舞雩魯國祭天禱雨處也夫子遊而樊遲從焉遲見培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為已

子嘉之曰一遊耳而不忘治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

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

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

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雖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

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

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

過故惡不修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

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不必不積德而後德不崇也但一心圖事又一心計得

則難而不純德難崇矣惟先力於所當為之事而後其

效之所得心無二用德將日養非崇德與不必不治已

而後惡不修也但一心治已又一心治人則緩而不切

惡難修矣惟攻其在已之惡並無暇攻人之惡則自治

嚴密惡無所匿非修惡與至於一朝之小忿非不共戴

天之仇遂忘其身與人相爭而以禍累及其親不懲小

忿而受大禍非惑與知小忿足以蔽心而懲之則惑自

辨矣蓋樊遲粗鄙近利故夫子告之以此。樊遲與子

張問同而夫子答異者何也蓋遲之為人粗鄙近利近

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則客於責已

粗則暴戾而不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也

樊遲問仁章也首節仁知平說愛人知人平重下側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論語

樊遲未達

樊遲問曰子曰仁主於愛仁者之心極其渾厚無論親疏厚薄皆在所愛之中而愛人又問知子曰知主於知知者之心極其明察無論邪正賢否皆在所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遲以為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則知有妨於仁故未達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四書章句

卷之六

夫子竟其意而解之曰知者之用於順理而直者則舉而用之於逆理而枉者盡錯而舍之辨別嚴明有以故枉者還善之心願枉者改過之志能使枉者皆化而為直夫子此言蓋以知不惟無妨於仁而且有益於仁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

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乃樊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不再問而退見子夏曰向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此知者之事也又曰能使枉者直此知之理果何謂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者之事是一疑又未達所以能使之理是一疑集註自明下文富哉言乎各專為知者一疑也獨有天下節答所以能使一疑也。觀四節樊遲之疑意謂舉錯是我所得主在者直非我所得主必使枉者直而後為知則天下之為知者難矣如

此說方與註中又字切

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音達達如字

四書章句

卷之六

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矣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

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遠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

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為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

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為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

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昔舜知者也受堯禪而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獨舉皋
陶爲士師能舉直而不仁者遠選於衆人之中
使狂者直手湯知者也放桀而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
獨舉伊尹爲阿衡能舉直而不仁者遠選於湯之世
矣非能使狂者直乎觀舜湯之事而子言之富見矣豈
止爲知而發乎還不復問蓋亦曉然於知以成仁之理
矣

子貢問友章 此見交友貴誠也重忠告二字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工

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

四書義解 卷之六 論語

美

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子貢問交友之道子曰友以輔仁知而不言非直也言而不盡非誠也必也勸善規過盡心以告之使其詞太屬未免數初而難受又必心平氣和委曲婉轉而善開導之務使言之者無諱而聞之者不忤則在我可謂曲盡其道矣然友以義合倘不可則當見幾而止或積誠以動之或寬歲月以待之勿自以數而取辱焉斯爲善全交道者矣。理解曰不可則止積誠以動之寬歲月以待之非畏辱而棄之也

曾子曰章 此論取友之益也文字仁字平重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曾子曰明道進德必資於友常人之會友羣居而言不及義有損無益也惟君子以詩書六藝之文會衆朋友

講習而討論之則有以啟吾知而道益明矣至於爲仁雖曰由己之事然不取友以輔之未免孤立而寡助君子又以友勸善規過而輔仁則有以翼吾行而德日進矣友之益於道德如此人可不慎取友乎。仇滄柱曰此章是於取友中指出明道進德之益開講宜直提取友不必時時以文會友友不虛衆勉致知之事以友輔仁不私私也力行之事分明知行工夫皆取資於友於註甚合

四書義解 卷之六 論語

美

四書義解 卷之六 終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章 此見為政貴本身而持之以久也重先勞無倦即在先勞之內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

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子路問政子曰為政之道本身以治民而已政以興民之行而不可徒責之民也凡敦倫勸紀務以身先之則民有所觀感不令而行矣政以作民之事而不可徒求之民也凡勸課農桑務以身勞之則民有所率作雖勤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不怨矣此為政之要道也。朱子先是率他欲民親親必先以孝欲民長長必先以弟勞是為他勤勞如循行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

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

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乃子路以為未足而請益子曰無可益也但人多動始而怠終必也持之以可久之心雖民行已與而先之者愈力雖民事已舉而勞之者不衰篤于二者之中無倦焉可矣蓋子路喜于有為而不能持久故告之以此。○正解曰無倦要切于情事者易見而生于喜事者難見故欲者難知倦因于情事者易見而生于喜事者難見故欲

其無之也

仲弓問政章 此見為政貴識大體而用心又不可不公也上節重先教舉下節重舉字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

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具人而政益修矣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為政貴識大體蓋宰兼眾職

事事而親為之則不勝其勞矣必也凡事先分之于有司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至于人有大過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若小過乃無心之失使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懲之則人無所容矣必也赦有小過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至于有德之賢有能之才皆有益于民社者也使不舉之則賢才無以展其能而國家無與奏其效矣必也舉用賢才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此政之大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

上聲 虔反舍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

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只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

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仲弓曰先有司故小過是我所得自主者也至于天下賢才無窮一人所知有限焉能盡知而盡舉之子曰兩不患不知也患不舉耳雖不盡知而盡舉之子曰兩舉所知至于爾所不知人必知之雖肯舍諸而不舉乎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何患賢才不盡知不盡舉乎即此觀之可見賢人所見者小而用心猶私聖人所見者大而用心特公矣○王觀濤曰焉知照註加盡字仲弓非患全不知只患不盡知○劉上玉曰本文只說爾知爾舉人知人舉所謂以天下之人知天下之賢才舉天下之賢才也必要人以知者告我皆使我舉反涉私小耳○下二句專破不能盡知意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三

子路曰章之本也重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

衛

孔子在衛子路問曰使衛君虛心待子為政子將以何者為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曰為政莫先正倫使我為衛政必先正其父子而孫之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夫子以正名為先也但夫子所謂正名者當自有說或動以情慮以理論以勢反其拒父者而迎父則人倫正大矣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乃子路不究其所以然而妄對曰有是哉子之迂爾爾遠於事情也君子謀人國相時度勢自有所當急者何必以正名為先乎子路之意以衛之名必不可正而正名必不得為衛政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四

子曰心粗氣浮野哉由也君子凡事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以俟考究也何率爾妄對乎○翼註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沉潛識見欠精密而談吐欠從容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

事不成

由以正名為迂抑知名不正之弊乎夫父子祖孫之名一有不正則稱謂之言即不順言不順則所行于國中

民無所措手足

中法

凡事得其序之謂禮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不和而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政事倒行逆施而刑罰必不中刑罰不中則民不知趨避而無所措手足名不正之弊一至于此。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垂戾便是樂。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

卷之七

論語

五

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拒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

故爲政之君子不名則已名之必使可言而無不顧也
不言則已言之必使可行而無不戒也夫名之必可言
者以名之所在卽言之所在也言之必可行者以行之
所在又因乎言之所在也言之重如此故君子于其稱
名之言必求當其寔而正無所苟而已矣名正則言順
言順則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民皆爲善而不爲惡矣我
所以必以正名爲先也夫豈達乎○翼註曰故君子節
要提起名之二字看又曰言以稱名言無所苟卽作稱
名無所苟非
歸重言上也

樊遲章

此以經世之學廣樊澤也重上好禮好義好信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粗鄙近利以務本力農爲治生之常道請學稼于夫子子曰老農知稼吾之所學不似老農子欲學稼問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米

老農可也。還又以治圃。猶易于稼。請學爲圃。子曰。老圃知圃。吾之所學。不似老圃。子欲學圃。問老圃可也。夫子言不如農圃。蓋以稼圃不足學也。遲宜更端而問矣。○麟士稼圃之間。只主粗鄙近利爲確。無隱逸忘世意。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乃遲不能再問而出夫子恐其終不悟也故傲之曰稼
圃細民之事也以是爲問祇計一身一家之小人哉樊
須也。大舜伊尹躬爲稼穡而志不役于耕稼遲遲心欲學故夫子傲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好上聲夫音扶稼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緥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七

敬上誠好義，措施合宜，有以協民之好惡，則民莫敢不服。上誠好信，至誠接物，有以結民之心志，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好禮好義好信，而民敬服用情如是，則四方之民聞風向化，皆履負其子而至於我，我稱矣焉。用身親爲稼，須當知所學矣。○上好禮六句，只重上半節。言學者自有所扶持之具，與天下感通其理甚大耳。不重功效，上下三句，纔是說功效。○又云上字接口甚突，別增議論，不得自作註疏，不得極難安頓。張皇治道，庸詞以取上字，民字或剔弄成虛，奈數以取則字都是枉用氣力，只從小人計脈，由民字從民字轉出上字末句，躍躍言下方。

誦詩章也。此爲窮經不能致用者警。誦詩章也。重二不字與矣爲字。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聲使去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八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善不能不充，不達不能專對，不是一詞。莫措只是對得不善，不能不充，不卑或損國威，或挑隣禍，便是不能專對其身正章。此見爲上者當端本。以化民也。重其身字。

子曰：上者下之謂也。苟爲上者，其身敦倫，紀謹言行事，循乎規矩，而正則無準，既立而人有觀法，不令而化，自行矣。若其身不正，雖有準繩，勢迫令人爲善，而亦不能不爲本化民哉。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僕御車也

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又問曰若既富矣又將何道以加焉子曰富而不教則無以正民德將放縱自恣不惟富不能保庶亦不能保矣必也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使民思義兼盡以復其性此既富之當加者也聖賢借衛民而商王道之全如此

苟有章此夫子自擬用世之效切于救世之心也重用我可也有成是用我之效

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有成

暮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

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吾望世用久矣乃世疑我迂疎寡效也不知苟有舉國而授委政而從能用我者豈待時之久乎但至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上

月則舉廢典義綱紀布施而已儘有可觀也至于三年將見民生已厚民德可新彬彬然化行俗美而有成其如無用我者何哉。已可言廢者興墜者舉而綱紀布施也有成言民生已厚民德可新而化行俗美也

善人章此思善人久道之化也重末句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上聲去聲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白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

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治民而用刑殺者以民之殘暴者多也不知民之殘暴特上無以化之耳古語有云內存愛民之心外施愛民之政之善人父子相親相愛為邦至于百年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吾即古語思之曰善人則感化有基曰百年則積累又久以理勢之誠哉是言也吾能不思善人之化乎。陶石簣善述

百年二意俱重上二句只還他敘述體若夫善人則感化有基為邦百年則積累又久此意須到末句發之誠哉是言蓋度其理勢之所至而信其言之不誣也春秋之世久成一殘殺之天下追思古語全是由亂思治意

如有章此慨世變之深也重如有必世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上

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

法度綱紀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率民以義使之決

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

以能致

子曰今天下不仁甚矣勿論無王者出也如有興道致治之王者當此政教廢弛風俗淪漓之時豈能驟語于仁乎蓋必漸之以仁摩之以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積而至于三十年之久而後漸化淪洽民心丕變而仁壽世變之深何如哉

苟正其身章此見從政者當先正己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子曰政者正人之不正也然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
苟為大夫者安分循理不悖綱常不乖憲典自正其身
矣則儼然既立于從君為政以正百官萬民何難之有
若不能正其身以邪相導如正人何甚矣從政者當先
正己也

冉子退朝章此夫子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也重其事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朝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
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論語

三

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
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
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
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
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冉子退季氏之私朝子曰退朝有常期今何晏也對曰
適有國政相商耳是時季氏專魯其于國政蓋有不與
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冉有以有
政對也但政之寔季氏已竊而有而政之名斷不可使
竊而有故夫子為不知而抑之曰子之所議必季氏
之私事也如有政則當議于公朝而私室非議政之所
則當謀于諸大夫而陪臣非議政之人今雖不吾用矣
于理吾猶得與聞之今我既不聞則非國政明甚子奈

何以事為政哉夫子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章此見與喪之機決于君心之敬肆也上載重句
如知為君之難句下載重如不善而莫之遠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
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
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論語

古

定公問政責知要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
言甚微與邦之效甚大言不可以若是必期其效也然
亦有之人之言曰為君者主治上承天命下係人心公
財貨辨賢奸其責甚難為臣者輔治上成君德下布君
惠內盡心外盡職其責亦不易人言如此○蔡晉江曰
邦之興衰必積漸而後能豈有一言便能興衰故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然能因一言而知所謹則可以興
邦因一言而忘所欲則可以喪邦雖于敬肆之間有無
限好事無限不好事積累將去乃能興喪而寔皆因一
言以致之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
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于興邦乎為
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夫人君特忠不知其難耳如國人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兢以存心也皇以國治而無一事之敢忽不與乎一言而有與邦之效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公又問曰一言而即喪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甚微喪邦之禍甚大言不可以若是必期其禍也然亦有之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一出而臣下莫予違也人言如此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五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諂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議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如其言合理而善而人莫之違也不亦善而無妨于治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之禍乎與喪之幾決于君心之敬肆如此公其慎之

葉公問政章此見為政貴得民心也

葉公問政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葉公問政子曰為政之道貴得民心而已民不皆近者也在此邦之內則為近者近者與我相習相習則不能以相欺欲其說也甚難若使近者皆懷忻鼓舞而悅則澤之及于近者可知矣民不皆遠者也在此邦之外則為遠者遠者與我相隔相隔則易至于相忘欲其來也更難若使遠者皆懷負其子而來則風之感于遠者可思矣此為政之要也

子夏章此以遠大之業望子夏也重無欲無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六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子夏為魯莒父宰問政子曰為政貴先戒弊如方為其事即期其效是為欲速欲速者有躁心子必無欲速無于淺近以為便圖是為見小利見小利者有隘心子必無見小利蓋養教之事必次第施為而後能通達若欲速則急遽無序而反不能達心之所期者大而後所成者亦大若只見小者為利益則志願易足所就者小而大事不成弊之當戒如此。劉上玉曰政亦有當速亦當小利不遺弊在欲字見字。欲字見字俱就心內說

欲速者有躁心見小利者有隘心一欲速則為教為養便不能次第施為如何能達見小利便在此小上着意如何成大事此所以當戒。利猶云便益也利在一方一時則小利在天下萬世則大。欲以心之所期言見以心之所識言

葉公章

此見順理之為直也葉公論直以述在天理人情之外夫子論直以心在天理人情之中

重父為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葉公語孔子曰天下不直久矣幸吾黨有直躬而行者其父攘人之羊而子從而證明之父子之間尚不隱諱其直何如乎。彥陵直躬二字只論躬之所行不論心之所安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七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

○誰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

耶替贖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

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孔子曰證父攘羊爾輩之直者如是若吾黨之所謂直者異于是如子有過也為父者未嘗無義方之訓但不使聞于人而為子隱父有過也為子者未嘗無幾諫之道但不使聞于人而為父隱相隱似乎不直然于天理為順于人情為安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矣豈證父者所可同日語哉。張芭山曰相隱內寓義方之訓幾諫

之道在須想見積誠感通父子一體關切不能自已的慈恩

樊遲問仁章

此見為仁不外於存心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晬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六

樊遲問仁子曰仁人心也心有時而不存則仁有時而不在矣必也居處時容貌端嚴無惰容而恭執事時小心謹慎無肆志而敬與人時內外如一無欺心而忠三者皆存心之事又不可有一時之或間雖之夷狄亦當固守而不失也為仁之道在是矣。陸云居處恭三句當以動靜人已分看為是。此章動靜只就應事未應事說居處恭言閑居獨處一事未接也。末句只是無適不然意

何如斯可章

此見士貴務實意首節實體實用二三節實行實心末節無實之人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而無愧矣子曰士貴有守亦貴有用其行已也廉隅自持非道非義之事有恥而不肯為及奉君命而命出使于四方馳驅執禮剛柔合宜不辱君命志有所不為而才又足以有為可謂才節兼全之士矣。使于四方不能專對指能言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有為之才也不可以不辱君命指能對言蓋不辱君命重在才足以有為不辱君命指能對言為上所謂為使之難正在此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才節兼全不易得也敢問其次子曰士貴敦倫親長人之大倫也必也善事親而宗族稱孝焉善事長而鄉黨稱弟焉則大本無虧雖才藝有所不足亦可以為大矣。朱子曰孝弟豈不足第一等人而謂之次者蓋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于人固守一夫之行而不能推廣其故有之良心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充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為次矣行去聲硯苦耕反

果必行也硯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孝弟兼盡亦不多得也敢問其次子曰士貴有恒言行人之大端也如言不諱其當理與否必期于信行不論其當理與否必期于果執而未化硯然堅確不移盡量淺狹之小人哉雖不及變化無方之大人然能有以自守較之言誕行縱者迥不相侔抑亦可以為次矣。對變化無方者看拘滯不化者便為小人對言誕行縱者看存實心者便為士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符所交反算亦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曰若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子曰噫今之從政者胸中只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不過鄒細斗筭之人耳本末既無足觀言行又不足取何足算數也子亦當為其最上者而已夫子重尚寔如此。張彥陵曰斗筭主器量容受說蓋他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筭借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平

不得中行章此聖人思傳道之人也重與之與必也句中之行之人有狂者之志而不至于肆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音絹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

子曰吾之道中道也吾欲得中行以傳道久矣今旣不得而徒得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振而有爲也吾思可與者必也絕不類于中行而寔可進于中行之狂狷乎蓋道體甚大非委靡者所能勝若狂者志極高能進而取法乎上道體又甚嚴非游移者所能任若狷者守有餘凡非道非義之事斷然有所不爲也使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則狂者歸于篤寔狷者化其拘執今日之狂狷卽異日之中行也吾之道微斯人其孰與歸。副墨曰看必也二字若不是這般人夫然與他不得狂狷可與緣他是不染世情的人世人多退托狂者獨進取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辛

世人多無所不爲狷者獨有所不爲何等力量這便是中行的派他如牽掛世情的人與此道無分。唐荆川曰謹愿之士與狷者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僑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拘拘謹謹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謹愿者役乎物大不同今人多以謹愿者爲狷者此學不明之過也。饒雙峯曰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狷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于過處裁抑之不及者激厲之使之就中如此則皆近道矣

南人章此戒人無恒也上
重無恒下重不恒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

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予曰南國之人嘗有言曰恒者常期善其事之定心也人而無恒或作或輟游移靡定不可以作巫醫蓋巫以交鬼神無恒則試有不足而神必不享醫以寄生死衛恒則術業不精而醫必不效吾卽此言思之無恒雖醫役尚不可爲况進德修業之大乎善夫言近而指遠也。陸云恒久常也常心人所固有之善心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五

已矣意亦畧通

不獨南人有是言也易經恒卦九三爻詞曰人若無恒久之德行則內返多疚而外侮將至人或進之以羞辱之事矣夫子又從而釋之曰無恒招羞易有明訓而人乃多無恒者蓋亦不玩其占辭而已矣苟玩其占則知無恒招羞豈有無恒者哉合而觀之可見人當有恒以爲作聖之基矣

君子而而章此見君子小人與人共事之不同也上句重和下句重同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

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子曰君子小人存心不同與人共事亦異君子存心公而所尚者義故與人共事也以理相合理之所是從而

是之理之所非從而非之無乖戾之心所謂和也而不可是相為阿比而同小人存心私而所尚者利故與人共事也以此相合順于己則以為是逆于己則以為非有阿比之意所謂同也而不是無乖戾而和君子小人與人共事不同如此

鄉人章 此論因人觀人之法也重末二句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三

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貢問曰公論出于鄉有人焉一鄉之人皆好之何如可謂行成名立者乎子曰安知非同流合污者未可也定為賢也又曰若一鄉之人皆惡之何如可謂道高者來者乎子曰安知非詭世異俗者亦未可也定為賢也夫好惡不能盡同而善惡各以類應與其皆好皆惡中觀人之賢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合觀以定之也蓋善者好之必其有可好之善不善者惡之必其無苟合之行而賢可知矣此因人觀人之法也。徐自真曰好出于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于不善是逆而觀之之法然鄉人之善惡又將何以定之此尤在吾心先清好惡之原

君子易事章 此明君子小人心待人待人之不同也重二首句下作申明耳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

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

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子曰當國者而為君子則易于事奉而難于逢迎以說之也蓋君子之心公而恕公則好尚必正說之以聲色貨利不以正道彼持已甚嚴必拒之而不說也說之不亦難乎說之既難似于事之亦難矣然存心却極恕及其使人也每隨才而器使之事之又不易于當國者而為小人則難于事奉而易于逢迎以說之也蓋小人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三

小人存心待人不同如此

君子泰而章 此言君子小人氣象之不同也上句重泰下句重驕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君子小人心不同而氣象亦異君子循天理不憚而不作氣象之間常安舒自得而泰然泰乃敬謹之流露而不矜驕小人逞人欲志得意滿氣象之間常矜已傲物而驕然驕乃侈肆之發越而不舒泰君子小人氣象不同如此

剛毅章 此見人當充其美質以求仁也重近字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曰仁心之德也柔靡者多屈于物欲華辨者每至于外馳其去仁遠矣惟志氣堅強而剛操守有常而毅容止朴寔而木言詭遲鈍而訥四者之質雖不能與仁為一然剛毅則不屈于物欲而天理可全木訥則不至于外馳而此心可存于仁為近焉若加以學養之功何患不與仁為一乎

切切惓惓章 此見士貴有養而又當善其所施也重切切惓惓二句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五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而無愧矣子曰士不能以實性果敢勝人也必也學養之功裕于內中和之氣著于外待人接物之時切切情意懇到而不虛浮惓惓告誠詳勉而不疎畧怡怡顏色和悅而不亢直三者分之見其各當合之見其無偏殆切切惓惓怡怡如也有使然不可混于所施朋友以義合則當切切惓惓而後無善柔之損兄弟以恩合則當怡怡而後無賊恩之禍又不可不辨也○此章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惓惓怡怡如只是一句乃想像出一段中和氣象來涵養之前此是養後之徵前只渾論看末二句方分晰

善人章 此深與善人之化也善人七年俱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即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子曰戎大事也即戎危地也安可用不教之民哉惟善人惻怛慈愛教民以孝弟忠信之行以養其心務農講武之法以厚其生而習其藝積而至于七年之久民皆知親上死長之方坐作進退之道雖不限定使之即戎以之即戎而敵愾禦侮亦可無失律之凶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美

以不教章 此甚言不教之失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子曰戰危事也必教民于平日而後可用民于臨時苟以不教之民而遽驅之于戰既無信義以結其心又無節制以作其氣必致敗亡之禍是謂自棄其民于死地也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章 此廣原憲不為之志以進於有為也重邦有道穀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獨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毛

有為也

原憲問士以何者為可恥子曰士貴有守尤貴有為如邦有道不能為有為但食祿而穀邦無道不能獨善但食祿而穀是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皆可恥也憲獨介士也邦無道之可耻固知之矣邦有道之可耻則未必知之也當守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可也

克伐章 此見仁不在制私而在無私也重未句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忿怨恨欲貪欲

原憲問人止一心而為心之累者多端如克而好勝伐而自矜此氣盈之私也怨而忿恨欲而貪欲此氣歉之

私也有此四者若能制之使不行焉人欲既制天理自存可以為仁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德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振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于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天

子曰克伐怨欲之私過絕於未發之先易禁制於已有之後難今制之於不行不知如何排遣如何操持而後能之可以為難矣若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待制而自不行也今但曰不行則私猶藏伏于內一旦志不勝氣即竊發于外矣以是為仁則吾不知也要之不行者制情而私留克己者勝已而私去求仁者不可不知也○云時文動云仁是自然不行是勉強所

以不許此說謬也不行只是不盡克盡則勉強亦仁所爭在留根與不留根耳與自然勉強無涉吾不知是切實語與策語不是語矣語截斷語

懷居章 此見為士者當心無所累也重士字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士之爲士以其得道而忘物也識見貴高趨向貴大若心所懷戀在便安之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利情之安識趨卑陋甚矣不必喪德敗行而後不足爲士即此趨利背義之一念已不足以爲士矣

邦有道章此論君子居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皆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无

子曰君子遊歷人國有特立不變之操有相時而動之宜如邦有道君臣望治可以行吾道也則高峻其言而君臣驕諂不可以行吾道也則仍危行守正而不阿至于言則少加遜順以避禍焉夫制行無時而不危守身之節也出言有時而少遜保身之哲也君子相機而動如此。言遜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委曲如孔子對衛靈公之類此爲遊歷人國以求行道者發着眼邦字不然執政如魯三家皆大卿豈無道而可言孫者乎

有德章此見德仁之爲重也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

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勇者未必有仁也

子曰天下事本可以該未而末不可以該本如理得於心謂之德有德者將綱常倫紀之理會於一心未嘗有意於言但舉我之所得者宣之於口自然順理成章而必有言若有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不必有德心德渾全謂之仁仁者私欲淨盡無所係累未嘗有意於勇但既不爲私欲所累自然見義必爲而必有勇若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不必有仁可見修己者當以德仁爲重而觀人者不可徒以言勇爲尙矣。有德者義理充裕其言必平正通達有德者涵養純粹其言必溫厚和平聖門所謂言者蓋如此非徒給曉說也。仇滄柱曰仁者克己時是勇之體立仁者復禮處是勇之用行須知氣足配道義起由心中無欲而剛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手

南宮适章此見聖賢同一尚德之心也重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曰三子若人何德哉若人

适古活反羿音詣臯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臯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臯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

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廷之言如此可謂君
子之人而有尙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
美之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有窮國之君名羿最善射寒浞之
子名豷能陸地行舟可謂強矣乃舜爲其臣寒浞所殺
豷爲夏后少康所誅俱不得其正命而然禹平水土
稷播百穀皆躬親稼穡之事可謂勤矣然禹受舜禪而
有天下稷之後傳至武王而有天下可見特德者昌特
力者亡必然之理也廷之意蓋以羿豷此當時之有權
力者而以禹稷此孔子也夫子恐其傷尊已故不答
南宮适亦默會子意而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何人
高也人品高由于心術正尙德哉若人何心術之正也
聖賢同一尙德之心如此○因勉錄曰時鮮有以福善
禍淫之理不可知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主理
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主理
言不必主事言何不可知者不知福善禍淫聖賢原只主理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三

固然不必答者亦未是
不答是恐傷時尊已意

君子而不仁章 此勉君子而
懲小人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天之所命者

夫音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憂忽之閒心不在焉則未免

爲不仁也

子曰仁者心之德也君子固志於仁矣但存省之功少
有間斷則私欲偶萌而不仁者有矣夫若夫大小人私欲
細微失其本心縱天理偶萌而不勝其私欲之蔽暫明
復昧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固宜知所勉小人可不
知所懲哉○翼註曰此不仁與仁字俱以一念言不以
全體言○佐案曰使小人也見入井亦必有休惕之心
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
雖行好事而盡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

愛之章 此立忠愛之準
也重勞誨二字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蕪氏曰愛而勿勞勞禽憤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
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
也大矣

子曰父之於子以恩合未有不愛者然懲創定以成德
而姑息適以敗德是勞所以成其愛也故不愛則已若
果愛之則必望其子爲聖賢懼其子爲不肖雖欲不責
成戒敗而勞之能乎臣之於君以義合未有不忠者然
啓沃寔以輔德將順適以長傲是誨所以成其忠也故
不忠則已若果忠焉則必望其君爲聖明懼其君爲庸
愚雖欲不諫善聞邪而誨之能乎然則爲父與臣者
因當各盡其道而爲子與君者亦當善體其情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三

爲命章 此言鄭命之善見用
人得其當也重爲命

子曰爲命。禪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 禪諶之反
諶時林反

禪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
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論尋究也論講議也
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
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
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
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子曰講信修睦必賴於命况國小而逼高則亢卑則蹇更難爲也惟鄭之爲命得其人焉譚謀野則獲者也使之草創以立大意然未必合古而宜今也又有世叔傳古通今者也使之討究與故論斷義理然未必繁簡得宜也又有行人子羽往來四國周知人情者也使之修其太繁簡其太簡然未必文雅可觀也又有相臣東里子產從而潤色之化陳爲新易俚爲雅夫一命也東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四十餘年應對諸侯鮮有敗事也。南軒存疑四平看甚妥。因龜錄討以事勝論以理勝修則片言扼要簡則舉辨不窮

如其人

此見聖人論人各如其人以爲斷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三

春秋時鄭有子產楚有子西齊有管仲皆稱賢大夫然不得聖人之論斷人品終未可定也一日或問子產子產曰子產爲政黜汰後崇恭儉作封疆著刑書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不過欲豐財以足國禁奸以保民而已是惠愛百姓之人也。楊子冠日不忍其淵敵而恤之固以愛爲惠不忍其淫侈而制之亦以不愛之爲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辭

又問子西夫子西讓國有美名改紀有實政楚之賢大夫也但僭王之號不能革孔子之聖而見汨大端已不足取故夫子置之不論之列曰彼哉彼哉有之不足重無之不足輕也。上王彼哉彼哉猶云他處他處吾不知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怨也。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三

又問管仲子曰此人也功足以服人之人也昔齊大夫伯氏有駢邑三百桓公奪之以與管仲宜乎伯氏有怨言矣乃伯氏飯疏食至于沒齒並無怨言非一匡九合之功足服伯氏之心何以致此要之論人者觀其德與才而已子產德優于才管仲才優于德故夫子兼與之若子西則德與才兩無可取亦置之不論不議之列而已各如其人以爲斷如此。困勉錄曰聖人論人大抵才德俱全者上也才不勝德者次也德不勝才者又次也才與德兩無取焉斯爲下矣此章開經如此

貧而章此見處境當勉其難而不可怨其易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

易也

子曰天下惟貧富兩境而處之有難易之分焉貧逆境也衣食不足俯仰無資易至于怨若貧而無怨非安乎義命而有定見定守者不能以人情言之最為難富順境也人有求于己已無求于人易至于駭若富而無驕心少知義理者皆可能之以人情言之猶為易人可不勉其難而無忽其易哉。丘月林曰難易端就人情說却從事勢上來不可把事勢人情平看

孟公綽章

此諷魯用人之失也正面只是評品孟公綽諷魯失在言外重下句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孟

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益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曰材各有能有不能用人者不可不審也如魯大夫孟公綽廉靜寡欲而短於才為趙魏大家之老則綽綽有餘而優不可以為滕薛小國之大夫蓋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以廉靜之人為之廉則足以風貪靜則足以鎮躁故優也若滕薛國小事繁大夫位高責重以短於才者為之內不能撫百姓外不能睦鄰國故斷斷其不可也為趙魏老則優况小千趙魏者乎為滕薛大夫且不可况大子滕薛者乎用人者當知所審矣

問成人章 此章上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告子路以兩語以成人之道即其所以能者而進之以所未及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為人也亦成矣

四書順義解

卷七 論語

孟

然亦之為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子路問成人之道子曰成人者材德學養兼優者也如知以窮理不必具如神之哲也但若公綽之不欲勇以力行養心不必賦渾全之詣也但若公綽之不欲勇以力行不制作之能也但若冉求之藝以一人兼四子之長而又加學養之功節之以禮使知勇藝歸于中正和之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雖未造于聖亦可以為成人矣。去疑禮樂俱備本末說內盡其中和之實外極其度數聲容之美氣稟學問中有得力處則以此涵養之所謂文之也文之則知不流于察廉不勝于矯勇不過于躁藝不失于雜。又曰註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來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來。註才全德備愚意知兼勇俱是德藝是才知

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句尤合蓋思義是
兼授命是勇而知義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分
言則知義勇為德藝為才合言則四
者俱是德故稱類亦有四德之目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學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
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
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
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毛

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
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
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
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
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
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
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少頃又曰材德學藝全古之成人者然矣若今之成
人者何必然但見財利而思合於義則財母苟得則忠
信見於取與矣見君父危難而舍生授命臨難母苟免
則忠信見於死生矣久要必與而不忘平生之言則忠

信見於然諾矣雖其才智禮樂有所未備而大本無虧
亦可以為成人矣子當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可
也。少墟馮氏曰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
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
翼註兩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
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
覺頓忘此皆念
頭不真寔之故

公叔文子章此見時中之難得也重末二句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名亦衛人文子

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也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衛大夫公叔文子廉靜之士也人皆以不言不笑不取
稱之夫子欲核其實故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美

爾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困勉錄曰大抵文子是寡
言寡笑寡取之人註所謂廉靜之士是也時人及賈之
言俱過
其實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

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

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

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

公明賈對曰言笑取與人之情也夫子非不近人情者
焉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理以告者過情之譽也夫子非
不言也時當言然後言言因乎時人不厭惡其言故
之不言夫子非不笑也必有所樂然後笑笑因乎樂人
不厭惡其笑故謂之不笑夫子非不取也當乎義然後
取取因乎義人不厭惡其取故謂之不取夫不言不笑
不取譽雖過情不過一偏之行至於時言樂笑義取非
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質性雖沉靜
言笑未必皆合乎宜操守雖廉潔取與未必皆當其可
故夫子疑之曰爾以爾夫子之制行爲然自我思之不
敢遽疑其不然亦不能遽信其已然豈其然乎觀夫子
之言可見時中之難得也○其然有二意一人見其然
非必衆人共見其然一時偶見其然非必平日已見其
然豈其然乎有二意不敢遽疑其不然亦不能遽信其

美

臧武仲章此誅武仲無君之心也重以防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狹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諷

子曰臧武仲得罪於魯出奔於邾復自邾如防以求立
後於魯人皆謂不忍絕先人之祀是其孝不忍絕後人
之統是其慈至於要君之心則未有窺及之者不知仲
若非要君則在邾以請可也乃必入防以請者以爲請
而與則防仍我之防也請而不與則據邑以叛外嫌
要君之事而內全是要君之心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夫子誅心之論如此○李衷一曰武仲獲罪奔邾罪不
及祀人每以求後憐他以爲不忍斬先人祀爲孝不忍
絕後人統爲慈要君一念無人發出故夫子特拈出之
仲武仲無所容其隱奸且足以爲天下後世之要君者
戒○左傳云孟孫臧拜乾諸之於季氏季孫怒命攻
之乾桓廬門之圖以出奔邾已而人防使其兄爲納大
驀以未後且曰乾非爲害也知不足也苟守先祀無廢
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氏防而奔齊○二點文

甲

晉文公章此發二霸之隱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予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二公皆盟主撥秋以尊周者也雖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其處事之用猶有正與不正之分焉晉文公專尚許力以陰謀取勝較之桓則兼焉而不正大齊桓公仗義執言舉動光明較之文則

正大而不詭譎二霸之應蓋如此。此夫子於桓文之
應二公之伯人皆知之事之顯也。二公有正而之分人
不知之事之隱也。故發之正論以事言不以心言言心
則皆不正也。○輔氏曰桓公實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
不穆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使義義言
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
曹衛以携二國之交是伐衛以救楚而陰謀以取勝也
○於溫之會則以臣而召君于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
上於葵丘之會則以臣而召君于翟泉之盟則以下而陵
於首止之盟則定世子之大法

桓公章

此明管仲以不死成其仁也重不以兵車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音召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襄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聖

知叔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

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

管叔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君

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路曰齊桓公與其弟子糾爭國使魯人殺公子糾于

生寶召忽殉難而死之于殺身成仁之意得矣管仲亦

子糾臣也獨請囚而不死自由言

仁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

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曰子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亦未知其不死之

也昔桓公九合諸侯尊周伐楚仗義執言全不以兵車

使民得免鋒鏑之危皆管仲內謀外斷之力也其利澤

及人大矣天下安有如其仁者乎安有如其仁者乎是

管仲以不死成其仁也子奈何以不仁責之哉○存疑

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

也子路所疑是心術

管仲非仁章

此明管仲以相桓成其仁而不死亦無害于仁也重一匡天下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聖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貢曰自賜論之管仲究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仲

於義當死既不能死則亦已矣乃又從而輔相之忘君

事仇忍心害理安得為仁乎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

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子曰子以管仲之相桓為非仁子亦未知其相桓之功

也當周之衰下犯上夷亂華天下不正甚矣管仲輔相

桓公為諸侯之長尊周室攘夷狄一匡天下正君臣之

受其匡正之賜設使當時無管仲則中國變為夷狄吾其被髮左衽矣相桓之功其大如此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繼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聖

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小信也少有忿激遂忘遠圖自經於溝瀆而使天下後世莫之知也是管仲之不死而相桓不惟無害於仁且自愛其身以愛天下正有以成其仁也子奈何以不仁責之哉○此兩章問答一責不死一責又相夫子一取不以兵車一取一匡天下義各有別總見得仲一人不死而所活甚多一身不正而所正甚大

公叔文子章

此表文子之薦賢以風世也重可以句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升諸公

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衛公叔文子之家臣後為大夫名俱者當時實因文子之薦與文子同升諸公朝而為大夫夫家臣其微也大夫甚顯也非文子與之同升則俱之微不得顯而俱之賢不得彰矣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

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夫子聞而稱之曰文美諡也文子之諡為文吾不必論其修班制者若何雖四隣者若何但即薦俱觀之知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聖

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一事而三善具焉已順理成章而可以為文矣誠賢大夫哉

子言衛靈章此見為國者當以用賢為急也重三治字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夫音扶喪去聲

喪失位也

夫子嘗言衛靈公彘倫不敘綱紀不張之無道也康子承夫子之言而問曰夫衛靈公之無道如是宜乎天怒人怨喪失其位矣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

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孔子曰：衛靈雖無道，而用人一節，有可取者。如國之所重者，賓客、仲叔、長於言語，即用之以治賓客，則隣國睦而讎隙不生；國之所重者，宗廟、祝鮀、長於禮文，即用之以治宗廟，則鬼神悅而怨恫不生；國之所重者，軍旅、王孫賈、長於訓練，即用之以治軍旅，則武備修而窺伺不生。夫用人各當其才，如是矣。至喪失其位哉。○蒙引：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主三人之才言。○徐巖：泉曰：非但用之各當其才，亦且使之各盡其才，又相濟所以不喪其言之不章。此為易言者，戒也，重不作。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聖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子曰：凡人志在必爲者，必審己量力，不敢妄言。若任意放言，毫無愧怍之意，不是輕言，苟且即是。大言欺世，當言之時，已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爲之而踐其言也，豈不難哉？

陳成子章：此夫子正君臣之分，以警權臣也。首句作告，案下告君告臣，分看重討字，與而不敢不告。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年

齊陳成子弑其君簡公，此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隣國乎？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隣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孔子時已致仕，沐浴而朝，重其事不敢忽也。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春秋時綱常淪敗，使哀公聽孔子之言，奮討賊之義，春秋天子下告方伯，則綱常可明，天下事因次第舉矣。屋室其復與乎？此轉亂爲治之大機也。○張彥陵曰：孔子請討，凜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而不告，一是不肯後說是嘆。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聖

詞一是當面說是警詞，一見吾爲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君乎？一見吾爲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况在位之大

公曰：告夫三子。

二告夫音扶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能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不意哀公委靡，不得自專，乃曰：爾告夫三子。三子是可否之權，不決於已而決於三子矣。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臣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則

夫子出而自歎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君乃曰：「告夫三子。」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卒，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克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各其罪，止告天子下告諸侯，與國以討之，至於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聖

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則室其復興與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夫子奉君命之三子告亦異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素有無君之心，寔與陳氏聲勢相依，故沮其謀以爲不可。孔子因正言以警之曰：「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夫子正名分如此，其所以警三子者深矣。

子路問事君章 此言純臣事君之道也，重勿欺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

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事君之道，貴誠而直，凡進言宣力必內盡其心，外盡其職，勿欺也。遇君有過，或聞於國，計民生者則責難，陳善而面折，廷諍而犯之，雖觸君之怒亦不恤也。使誠有未至而徒沽諍諍之名，尤欺君之甚者也。豈事君之道哉？」○事君有犯無隱，犯非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於義，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中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竭誠者，雖不失愛君而不覺其入於欺也，意重欺一邊。○楊文二家俱以勿欺主平日心上說，而孔

主臨事諫爭說王陽生以爲正。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長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

下

子曰：「君子小人所趨不同，而所達亦異。君子之心凡事循理，天理本自高明，循之則人品德行自進於高明而達；小人之心凡事徇欲，人欲本自卑污，徇之則人品德行日流於卑污而下達。其始不過一念理欲之分，而後遂有天淵之別，人可不謹所趨哉？」

古之學者章 此言古今學者立心不同，同見人當審其幾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

終至於喪已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子曰凡進修之人謂之學者但古今為學之事雖同而立心則異古之學者致知力行欲已知所當知行所當行事務為己若今之學者致知力行欲人知其所知知其所行事務為人要之為己者終至於成物為人者究至於喪己人可不審其機哉○為己者有明道達德之意無自私自利之心也為人者有希世求名之意無經世濟物之心也

蓮伯玉章 此見聖賢相交以心也重寡過未能句

蓮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下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晃

蓮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

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居衛嘗主蓮伯玉家相尚以道既而反魯蓮伯玉使人於孔子教友誼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

歲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敬其主以及其使也曰君子之學與日俱進爾夫子前日之修為吾知之矣但不知近日常何所修為對曰吾夫子非無所為也亦非別有所為也但以過者心之累也不可便有又不能遂無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夫省身克己常若不及君子自治之心也使者一言傳之真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使者出夫子嘉之曰賢哉使乎賢哉使乎非伯玉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亦不能傳伯玉之心也聖賢相交以心如此○翼註人不留心克治便自覺無過了伯玉是留心克治的人始覺得過易滋而難化但只要寡少還是難的註但字猶字宜深味使乎使乎兼深知君子之心而又善於詞令二意然知心過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辛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出重

君子思不章 此借艮象以立善思之準也重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曾子曰身之所處順逆常變不一其位位之所在即思之所當在也思出於位之外必歎于位之中矣惟艮卦象辭有云上下皆山止象也君子觀象即其所居之位思其當盡之道而不出焉君子真用思之準哉○此位字說得廣為人君數句素貪賤數句皆不出位也位者身所處之地也○位字正所以範此思使不外馳作文

字重

君子章 此見君子矯輕警惰之心也重耻字過先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行去

耻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子曰言易至於有餘行易至於不足君子常存愧赧退歉之心耻其言不使有餘而存勇猛精進之心過其行不使不足言行所以常相顧也

君子道者章 此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也重無能與自道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懼知去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至

自責以勉人也

子曰境每足以累心惟道足以制之然道非君子不能也君子道者三返之於我一無能焉君子仁者也仁者理足以勝私處境而不憂我未免於憂也是於君子仁之道未能也君子知者也知者明足以燭理遇事而不惑我未免於惑也是於君子知之道未能也君子勇者也勇者氣足以配道義臨難而不懼我未免於懼也是於君子勇之道未能也我雖不能不敢不以三者自勉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

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曰仁知勇之道夫子固已能之而猶曰不能是望道未見之心自見其如此而自言之也豈真有不能者

哉

子貢方人章 此見學者當先治己也重不暇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貢好比方人物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於外而自治疎矣夫子醒之曰人必自治有餘而後可以方人故方人之事惟賢者為之今賜也果德進業修自治有餘而賢乎哉夫我則憤樂相循自治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至

惟恐不足而何暇於方人也我不暇而賜暇賜果賢乎哉○翼註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說義曰夫我則不暇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小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人皆以不己知為患矣不知人不己知於已無損不己患人之不己知惟當患學焉不能明其理行焉不能踐其實也夫性分以內之事一毫未盡即謂

不逆詐章 此言人貴自然之明也重先覺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許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子曰人情偽多端欺我者謂之詐疑我者謂之不信若欺未至而迎之謂之逆詐疑未見而意之謂之億不信為賢乎惟是不必逆人之詐不必億人之不信而詐不

四書頤義解卷之七

聖

信至于吾前抑亦先覺其情偽者既不先事而料人之奸亦不臨事而隨人之計非天資之明必窮理之至是乃賢而可貴乎彼察察者何足以語此○賢兼天資之明與窮理之至說○雲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

微生畝章 此見聖人不忍忘世之心也重疾固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

者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微生畝隱士也謂孔子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守身之常法也今無道久矣丘何為是不得於此求合於彼栖栖而不忍舍與無乃要為佞口以取悅於人乎○無乃二字亦非直指為佞但設佞之一字以探其何以

栖栖之意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孔子曰以丘為栖栖丘固栖栖矣然非敢為佞也只因天下有執固不通之人焉顧自己已不顧他人丘深疾惡之故不得不栖栖也聖人不忍忘世之心可見矣

驥不稱章 此借驥以明德之足貴也重德字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

四書頤義解卷之七

善

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

子曰同是馬也而有稱焉驥者任重致遠之力與馴順調良之德固兼有之但以力論驥有力凡馬亦有力何以見驥之有異於凡馬哉故驥之所以為驥者不稱其有同於凡馬之力稱其有異於凡馬之德也人若有才無德亦奚足尚哉○此意如歲寒松柏草皆詩之比體

或曰章 此見報施貴得其平也重以直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或人見當時報怨無已時故為矯情之論曰怨者人所不能忘也但人以怨來我以怨往相報無已而風俗日薄我欲以恩德報人之讎怨何如庶可以化天下之怨而為德矣乎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子曰以德報怨用意未嘗不厚但天下有施怨于我者亦有施德于我者今以德報怨矣將何以報德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聖

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自我論之怨不必以德報也視其理何如耳理之當愛當取者則愛之取之而不報理之當憎當舍者則憎之舍之而報總不困一己之私而廢人心之公以直報怨至于德尚留之以報德則庶乎其平也何必以德報怨哉。存疑云理當愛當取這便是當報則憎之舍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這便是當報則憎之舍之而報也。順心之天理而行為直心上過不去的怨便報過的去的怨便不報便是以直報怨如此講亦直捷

莫我知章

此示子貢以返己之學也重下學二字二不字是刻斷名利之根方可用下學之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于貢聰明穎異常求夫子于高遠之域夫子欲其返己自修故自嘆以發其問曰我之為人無難知也世竟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美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聖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人有異人之行則足以教人之知我則不然窮通在天不得于天而不怨天用舍在人不合於人而不尤人惟知所當知行所當行用下學之功由是積累既久而聰明生踐履熟所行自達所行自達自然上達乎天理我之為人不過如此此皆反己自修循序漸進之事初無甚異于人而可以致人之知也所以人莫我知求其知我者其為彼蒼之天乎蓋天者理而已矣我既事理為周旋理自與我相契合

故人不知我而天知我也

公伯寮章 此見君子當安于命也重末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

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

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路為季氏宰公伯寮愬子路之過於季孫欲阻其行

道也子服景伯心懷不平以告夫子曰吾夫子固有疑

惑于路之志於公伯寮之言義邪害正法所不容吾力

猶能誅之陳其尸于市朝以彰蔽賢之罪蓋未免有尤

人之意矣

如命何 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

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于利害之際則

不待決于命而後泰然也

夫子曉之曰君子處世有人信用而道之將行也與命

之通也人不信用而道之將廢也與命之窮也道之行

廢總係乎命之窮通于人無與也公伯寮一人耳其如命何子又何必誅之也

賢者章 此見君子之出處去就皆隨其所遇也

下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華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子曰賢者抱道在躬本欲行道於天下而所如不合有

不得已避者但所遇不同而所辟亦異有見舉世無邪

而辟世者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其次見禮貌衰則去之而辟色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美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

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其次有因言語不合則去之而辟言者辟雖不同皆因世道之衰也豈行道之本心哉

作者章 此因賢人之去而慨世道之衰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

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鑒矣

子曰君子之出處隨乎時時盛則在野者升於朝時衰則在朝者歸于野今作而去者已有七人矣使七人同

見用吾猶慮世有遺賢今七人皆去將誰與共治乎世道之衰何如哉

子路宿章此見聖心切于救世也重末句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于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讓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

子路從夫子偶宿于石門有掌晨啓門者賢而隱于抱關者也曰子從何人而來子路曰從孔氏晨門識之曰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堯

君子處世相時而動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理也吾聞魯有孔氏明知世不可為而猶強為之子之所從即道責聖人豈知聖人救世之心與用世之權哉

子擊磬章此見夫子不忍忘天下之心也重有心二字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一日在衛偶然擊磬以寫心憂也適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聞而嘆曰斯音也憂愁抑鬱有心於斯世斯民哉擊磬之人乎荷蕢之言可謂夫子之知音矣

而曰鄙哉硯硯乎真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止不能適淺深之宜

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讓孔子人不知己而不知深淺何用世者竟不知治亂也

乃既而讓之曰鄙哉斯人識見何其不廣硯硯乎何所守太堅而不可轉移乎夫君子之出處相時而動世莫已知也斯可已而即已矣不觀匏有苦葉之詩乎水深則以衣涉之而厲水淺則以履涉之而擗是涉水者尚知淺深何用世者竟不知治亂也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卒

果哉歎其果于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夫子曉之曰觀斯已而已之言置理亂于不聞真果于忘世哉但吾之所以不已者正不忍于忘世也君謂果于忘世以自潔其身亦真之難矣荷蕢豈知我之心哉

書云章此明醇陰之制也重以聽於冢宰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本義

子張問曰書說命有云高宗居父小乙之喪行祿除之禮三年不親出號令而言書言如此吾思人君一日萬幾三年不言萬幾何所裁決臣下何所稟命不知此言果何謂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于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于冢宰則禍亂非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空

所愛矣

子曰居喪不言何必高宗古之人君皆然禮君薨時嗣君居廬守喪不親政令百官總攝已職以聽處分于冢宰三年蓋既有冢宰可托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子何疑乎

好禮章此見爲上者當以禮化民也重上好禮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子曰爲上者莫不患民之難使矣不知民之難使特上之不好禮耳蓋禮辨上下定民志者也上誠好禮而舉動施爲皆循規矩則自上達下人皆知以下奉上爲分所宜然使之興作自趨事恐後使之禦侮自踴躍爭先而易使也上可不好禮乎。好禮內有躬行以率之則民制度以明之二意註達字化處俱有躬行以率之則民

有所觀感修制度以明之則民有所持循所以易使

子路章此示子路以反已自修之功也重修已以敬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論語

空

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府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養帝子路問君子焉以君子體全而用大也子曰君子所重者惟已故心專於修己全其所固有去其本無而修己之功總不外靜存動察而以敬如是則理無不存欲無不去而君子之道畢矣夫所謂修己以敬者蓋兼內外該動靜徹上下貫終始而統言之也語雖至約而實治均平之本在此矣乃子路未喻而少之曰修己以敬特成全一己而已如斯而已乎子曰對已而言則有人既能修己以敬則此心純是天理充積之盛凡所施爲

皆當于理成已自能成物即所以安人而使之得其養服其教者不外是矣于路又曰安人有限如斯而已乎子曰盡人而言則有百姓既修已以安人則天理洋溢充積極其盛篤恭而天下自平即所以安百姓使之遂其生復其性者不外是矣夫修已以安百姓無一物不付其所德業與天地同流即聖如堯舜有欽明溫恭之德時雍風動之業其心猶歉然以爲病諸而謂不足修已以敬的以字有工夫下二以字不着力。君子修已以敬而充積之盛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凡所施爲無不當理而所以安人者不外此以之養人則人得其養以之教人則人服其教也安人安百姓不重人與百姓只要顯得此已之量無所不包發出修已以敬本旨耳不在感化上言堯舜猶病只是以已未盡修爲歉不在安百姓發念。存疑云敬該動靜合內外微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于思慮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心之修以至千萬事皆此敬也敬上下者自一身之修以至千百姓之安皆此敬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奎

原壤章

此記夫子待故人之厚也重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于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于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見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踴然

原壤夫子之故人平日自放于禮法之外者一日見夫子來踴踴以俟之夫子責之曰汝方幼時傲大自恣不孫讓以盡弟道及長而不循禮法無善行可稱述焉今老矣而猶不死久生于世徒足以敗常亂俗是爲害人之賊而已于是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踴然責其既往懲其將來待故人之厚如此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

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關黨中童子來學夫子使之將賓主往來之命有深意存於中也乃或人不知而問曰傳命非易事也必長於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奎

言語習於威儀者能之今使童子將命得毋其學有進益故寵異之與。南軒云聖門之學先之以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情之萌而使循序漸進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子曰非也禮童子當隅坐吾見此童子不循隅坐之禮居於先生之正位也禮童子當隨行吾見此童子不循隨行之禮竟與先王並肩而行也有自滿之意無謙下之心非能求學之有進益者也欲驟等而速人於威儀

之列者也。我使之將命，正欲其觀少長之序，習揖讓之容，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陳新安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翼註曰：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看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又曰：通章以禮字為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內有抑其虛僞，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為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論語

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終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章

此見聖人窮于遇而遇不足，以窮聖人也。上重明日遂行，下重君子固窮。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孔子在衛，衛靈公問戰陳之事於孔子。夫治國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必人君所宜諱。況陳都，萊夫子亦非不

可書。貞義平。卷之八論語

知陳者，但靈公彘倫，不敘綱紀，不彰一生所失，皆在禮教之大，而陳非其所急，故孔子對曰：「臣自幼學禮宗廟中，陳設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若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何敢妄對？」蓋欲靈公深思自悟，而問禮教耳。乃靈公不能再問，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故明日遂行，其見機之智如此。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去衛適楚，過陳蔡，陳蔡大夫忌楚用孔子以兵圍之，上下無交絕糧七日。從者皆病，莫能興起。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濫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

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子路問怒之意見於色曰君子抱道在躬宜乎天佑人助亦有窮困之時乎子曰窮通係於所遇君子不過守道之人固然亦有窮時但能自守其窮不若小人之遇窮困斯放溢為非而濫矣其處困而亨又如此○君子亦有窮者以常理言也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云者以義處命言也

賜也章 此示子貢以學之本也重一字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之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特未究夫理之一耳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先發其疑而問之曰賜也女見予於天下之理無所不知以予為多聞多見而學而又一一識之於心而不忘者與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子貢一聞夫子之言有觸於平日之功力故直對之曰義理無窮非學不能知非識又易忘夫子是多學而識然也然義理無窮即使學識亦不能盡知夫子始非與方信忽疑蓋積學功久而於道原將有得也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

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

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

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

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論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

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

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

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夫子迎其機而導之曰我之無所不知非特乎多學而識也蓋天下之理出於一原而一原之理具於一心吾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惟心理相融而為一則全體大用貫通昭徹而事至物來自能燭照無遺以貫之豈徒恃多學而識者哉○翼

註前章註云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此章當云一理洞然

萬象畢照○天下之理渾於一心惟心理相融而為一

則事至物來自然燭照無遺而貫通一字單說心不得

單說理亦不得○多學而識是格物一貫即知至也集

註於曾子章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

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亦字乃從曾子說

來

由知章 此以進德勉子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

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

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子路絕糧見夫子婉言以教之曰由乎義理得於心謂之德必平日身體力行是有諸己乃能知德中之味人惟知德則內重外輕窮通得喪俱不足以動其心矣但今之人浮慕者多沉潛者少寔知德中之味者蓋亦鮮矣由也可不勉哉○知在行

無為章

此追帝治之難及也重無為兼德盛遇隆說但德盛是羣聖所同遇隆是虞舜所獨故註

中紹堯得人更重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四

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曰自古帝王致治者多矣皆未免於有為若夫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無所作為而天下自然熙熙皞皞而治者其惟舜也與夫舜德盛而民自化則不待其有為且紹堯致治當為者堯已先為之又得五臣以任眾職欲為者眾又代為之故尤不見其有為也還想當日夫果何所為哉但見其恭以持已端居南面有敬德之容而已矣○註德盛紹堯得人三意當補在其舜也與下未何為哉是正呼下句恭己正南面是形容無為之象耳非追原無為之本也

問行章

此見利行之道在於存誠也首節誠之當存次節存誠之功不可間斷末節子張以存誠

自勉也聖言忠信二句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張問如何而後行無不利亦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千祿

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

子曰子欲利行不必求之於外但當求之於心必也言焉忠誠而不欺信實而不踐行焉篤厚而不薄敬謹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五

不放則言行皆實而誠能動而不但近處可行雖南蠻北貊之邦行矣若言不忠信而欺詐行不篤敬而刻肆則言行皆虛而動輒招尤無論遠處不能行雖州里之近行乎哉誠之不可不存如此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輓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然存誠之功又不可須臾或間也即如一立地之至易然存誠之功又不可須臾或間也即如一立地之至易然存誠之功又不可須臾或間也即如一立地之至易

吾前也非見以目見以心也即如一在與時之至易忽者也而存誠之心既專則見忠信篤敬之理倚於車前之衡也非見以目見以心也夫立與在與而見則無地無時不見可知矣夫然後州里可行鄉鄰亦可行不然行豈易言哉。參前倚衡只是常見得理如此曰立曰在與即兩事以示例耳與出門使民相類夫然後是言行自然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翼註曰立是心之靜機在與是心之動機二則字心在則在之意註若字活甚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實

四書順義解卷之人論語

六

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張遂以子言書諸其紳蓋欲獨日警心佩服不忘也

直哉章 此表二大大之賢以風世也一是有特立不變之操一是有相時而動之宜兩節俱重首句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鱣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子曰自語諛行而直道無聞矣守正不阿而直哉其後之史官之名魚者乎邦有直道國家無事人所不欲言也

彼則當言即言無所隱諱而如矢邦無道國家有事人所不敢言也彼亦當言即言無稍委曲而如矢其持立不變如此。

直專指言說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

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

世若史魚之知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自名利礙而君子不觀矣出處合宜之君子哉其吾友衛大夫蘧伯玉乎邦有道時與道合也彼則居其位行其志而仕邦無道時與道違也彼則收歛退藏其作用可卷道而懷藏之其相時而動如此二子可以風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人論語

七

蔡虛齋曰可猶能也。卷懷二字依大全皆指道言蔡虛齋則作歛身而退說指道言者為是若作歛身而退說按伯玉周旋四朝未嘗隱退則卷懷二字只是收歛其作用而不露意

可與章 此見語默當因乎人也重知者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子曰語默當因乎人如虛而能受聞而能悟者是可與言之人也乃誠默而不與之言是為失人若拒而不受聞而不悟者是不可與言之人也乃諄諄而與之言是為失言若此者皆無知人之明故也惟知者識見精明權衡素定可與言即言不可與言即不言不可與言即不言亦不失言人可不以知者自勉哉

志士章 此見人當全其心德也重志士仁人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妥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損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惟慷慨有志之士與心德純全之仁人但以名節為重而以生死為輕如臨君父之難當死即死於理為順於心為安斷不苟且求生以害仁寧可殺身取義以成仁人可不以志士仁人自勉哉。○翼註曰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重分別優劣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問為仁章 此見為仁當有所資也重事友二字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據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子貢問為仁子曰為仁貴有資試觀百工欲善其器為之事必先利其器而況為仁乎如居是邦也邦有大夫大夫有賢者我不事之無益於我之仁也必尊崇以事之則有所嚴憚而人欲不覺潛消矣邦有士士

有仁者我不友之亦無益於我之仁也必親就而友之則有所切磋而天理不覺漸長矣此為仁之資也。集解曰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况子貢悅不若己有賢或不能事有仁或不能友故夫子進之

問為邦章 此以王道之全示顏子也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顏子有王佐才一日問為邦之道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九

關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子曰為邦有大法大威不可不知也敬天勤民莫大於時三代之建正不同周之建子生物之功未著商之建丑改歲之義未明惟夏正建寅於時為正於令為善為邦者其行夏之時乎。王觀濤曰時以春為首是時之正春陽司令氣始和物始生是令之善

樂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則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也

彰德雖分莫大於輅輅之由來已久我周歸以金玉未見過後而易敗若殷輅樸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是質而得其中也爲邦者其乘殷之輅乎樸素渾堅質也等威已辨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爲物小而加於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十

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

肅儀貞度莫大於冕冕之由來已久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是文而得其中也爲邦者其服周之冕乎華貴文也不爲靡不及奢文而得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至於治定功成而樂作所以象功昭德者也六代之樂則皆盡美而舜之韶盡美又盡善爲邦者作樂則當用韶而兼用其舞焉此百王之大法也翼註按韶舞兼聲容作文當以聲容串說如云樂取夫韶不但取其聲而兼取其舞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

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

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

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尹氏曰此所謂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十一

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若夫鄭聲則當禁絕而放之佞人則當斥逐而遠之蓋鄭聲靡曼聽之足以溺湯人之心志佞人奸險用之足以危殆人之邦家此萬世之大戒也一法一戒爲邦之道○矣

人無遠慮章此示人彌遠之道也重遠慮○遠慮只是慮理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有一事即有一理爲其事必先即理謀爲萬全行之乃可無憂人若以悠忽浮躁之心處事而無萬全

之遠處則所為不當於理而有所不行必有近焉所謂
慮不在千里之外而慮在几席之下慮不在百年之久
而慮在目前之近也處事者可不遠慮哉○蓋謀之不精則處事
之術不密而有苟且之弊故無時無處可行

已矣乎章 此為不好德者
警也重也矣乎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理得於心謂之德固人心所同具亦人情所同好
吾望人好德久矣今已矣乎其無望矣乎吾未見好德
之誠如好色之誠愛慕不忘期于必得者也此誅文仲蔽賢
之罪也重知字

臧文仲章 此誅文仲蔽賢
之罪也重知字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與者

之與
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

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

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

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

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子曰魯大夫臧文仲人皆以賢稱之矣自我論之殆不
稱其位有愧於心而竊位者與夫人臣為國莫大於用
賢有賢不知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若文仲明
知柳下惠之賢乃使屈於下位而不與並列于朝以美

國鈞是據職位以為己有而不以
位為待賢之公器也非竊位而何

躬自厚章 此示人遠怨之
道也重上句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

之

子曰薄責己厚責人怨之所以引集也若責躬從其厚
畧無自恕之心責人從其薄初無求備之意此不遠
然之過非必為遠怨而然然責已厚則身益修而
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招怨怨自此遠矣

不曰章 此為率意妄行者
警也重不曰二字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三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

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子曰人之處事必熟思審處而後人言可人為謀必
若事至於前初不心口相商曰如之何以處之不再商
曰如之何以處之而後得其當則是有守聖子智之心
必將率意妄行雖與之言亦不相入吾未如之何以救
其失也已矣

羣居章 此著燕朋之害
也重中二句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
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

患害也

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如羣居至於終日正議
道論德質疑問難之候也乃言全不及義理之正而又
同邪相濟奸行機械變詐之小慧則放僻邪侈之
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難乎入德而免禍矣哉

君子義以章此美君子精義之學以立處事之準也重首句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

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

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遜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西

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

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人之處事難於盡善惟精義之君子其制事也無
論順違常變輕重緩急皆義以為質幹當為則為當止
則止而事之體立矣然義主于斷使徑情直遂而行之
未免有過不及之弊矣而又必以節文度數之禮行之
則周旋措置無不善也然禮近於嚴使急遽迫切以出
之未免有峻厲忤人之弊矣而又必以從容和順之德
出之則言動詞氣無不善也然禮行矣遜出矣而或有
虛假之心則亦卒歸於偽耳而又必以誠實施惠之信
成之則內外始終無不善也既有以立其體復有以善
其用斯乃德純學密制事合道之君子哉○四句
只是一事三之字却指義以為質又迭層併來說義有
剛決意恐直撞去故用禮以行之禮又嚴故孫以出之
使不迫然無信則義與禮孫皆偽
故信以成之德只在轉義中見

君子病無能章此明君子為己之學也重病無能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之學原求能于己非求知于人也故道不明
德不立已無所能于性分有虧則深以為病焉至道明
以為病也為己之心蓋如此

君子疾沒世章此勉人及時進修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

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之學原以務寔非以求名也但名者名其實
也使沒世而名不稱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深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五

以為疾惡焉非惡無名也惡無實
以致名也人可不及時進修哉

君子求諸章此見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

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

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

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

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而用心亦異君子心專為己
故道有未能以之自責行有未得以之自反無往而求

求諸已若小人心專為人故名有未成歸咎于人行有未達責望于人無往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君子矜章

此見君子持已處衆各得其道也重不爭不黨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羣

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持已處衆各盡其道者惟君子如莊以持已曰矜矜之過易流于爭若君子之持已視聽言動皆在禮法之中可謂矜矣然以理自律而非以氣凌人自不至乖戾而爭和以處衆曰羣羣之過易流于黨若君子之處衆家國天下皆在包容之內可謂羣矣然以道相與而非以情相徇自不至阿比而黨持已處衆各得其道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六

君子不以言章

此見君子用人聽言各得其道也上句重人下句重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曰國家之取舍有人與言兩端不可不審也如人與言皆善者固在所舉人與言皆不善者固在所廢乃有以言之善而遂舉人者矣亦有以人之不善而並廢言者矣夫以言舉人則小人將飾詞以干進以人廢言則君子之心至公至明其用人也則以人爲主不以言之善而不善而廢言用人聽言所以兼覆其益也

有一言章

此示行已之要也重想字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

度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子貢問曰學貴知要有一言之微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窮者乎子曰道不盡于一言而實不外乎一心使不能去私存公一時且難行何況終身乎欲求終身可行之一言其惟平情而加順理而施之恕乎夫恕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也如非禮非義之事已之所欲者則推己之心以及人人心勿施于人非有資於人故施之無盡非有逮于人故施之無阻始于制私終于無私此即終身可行之一言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七

吾之於人章

此聖人以直道維世也重所以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子曰天下本有是非而人每徇好惡若吾之待人也平情而施順理而往未嘗不稱惡以示戒于誰毀之而毀其真未嘗不揚善以示勸于誰譽之而過其實無論毀焉我之所必無即或有所譽者亦必因其人之天姿高

學力勤有所試而知其將來之能然矣
是譽且不敢有矣而何況於毀乎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
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
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
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
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
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其間哉

我之所以無毀譽者何哉蓋以斯民之心善善惡惡本
有直道而三代之君賞善罰惡皆以直道而行今之世
即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雖非三代之世而今之民心猶然三代之民心斯民也
即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之民也三代因民心而行直道
吾何敢漫有毀譽乎哉○門民心有直道三代所以以
直道而行三代以直道而行夫子所以無毀譽三代是
因民心夫子是法三代○此節借三代因民心而行直
道以明自己因民心而無毀譽重看斯民也三字所以
有落

吾猶及章此傷時之益倫也重吾
猶及三字是思古之意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
夫悼時之益倫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

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有一二三存者猶及見史官于事考據未真闕文以
後者亦不無已見以自是有馬者輕財重義借人乘
之不猶已自以自私期有信史野有淳風蓋昔見時
無其尤者之益倫何如哉

巧言章此見立德立功者當有譽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亂德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
仁匹夫之勇皆是

子曰直者強也直者強於明使素無知言之功理有未明而
直者強是謂之巧言則真偽混淆心志迷感必敗

吾所守之正理立功者氣貫于定使素無養氣之功
有未定乎小德不能堅忍而為姑息之仁不能容隱
為善教之勇一則優柔以養好一則輕躁以取禍是敗
亂吾達大之謀為立德立功者可不有善德之學哉
衆引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不忍也○李岱
雲曰巧言雖在人而聽之則在己與下文一詞看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
私矣

子曰惟仁者之心量公故好惡能得其正然不可掩之
于衆也今有人焉衆皆惡之似于公矣然恐泥于迹而
未能原其情也必察其存心制行有可惡之實而後惡
之不可隨衆以為惡也有人于此衆皆好之似于公矣

然恐觀其外而未能究其微也必察其存心制行有可
好之寔而後好之不可隨眾以為好也察之既審則隨
眾不為同違眾亦不為
矯矣此用情之道也

人能弘道章 此責人以弘道之功
也重上句人字尤重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
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

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子曰天理之當然謂之道道固具于人之身也然人心
有覺而道體無為人苟用戒慎慎獨之功全性分之固
有盡職分所當為廓而大之滿其分量則能參天地贊
化育以弘大道夫人既弘道則為聖為賢而人弘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然必弘道而始為弘人非道能啓人之知翼人
之行而弘人也人可不盡弘道之功以自勵哉

過而章 此警人
改過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
改矣

子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矣惟
過乃畏難苟安而不改則無心之失竟成有心之惡是
真可謂過矣人可不
不急於改過哉

吾嘗章 此見徒思之無益也
重學字益字是關鍵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句無益 句不如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

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耳

子曰吾欲偕天下共勉于學久矣而好言捷得者皆曰
思之益勝於學也乃吾嘗終日不暇食終夜不暇寢章
心竭力以思之夫終日終夜可謂久矣不食不寢可謂
專矣使其有益則有益者莫如我矣乃返之于已惡空
妄想終無定見而無益然後知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
時敏而學章其思于成憲之內有真見無遺忘為有寔
得也徒思者
可不知返哉

君子謀道章

此表君子純心於學也作三層看謀道
不謀食就事言學也祿在其中就理言
憂道不憂食就心
言重謀道憂道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鋤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矣君子憂道不憂食 此表
義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
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
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在外
者為憂樂哉

子曰今之人皆以謀食為急矣惟純心于學之君子夙
夜圖維所謀者在當知當行之道至于食之得不得則
不暇謀也夫人皆謀食君子獨不謀食豈人巧而君子
拙乎蓋食有謀而不得者有不謀而自得者即如耕也
本以謀食乃年歲荒歉而餒在其中矣學也本非謀食
乃學至君求而祿在其中矣是食之得不得全不係于
謀不謀君子所以謀道不謀食也然學而祿在亦論其
理耳若君子之心祇憂道之不得不憂貧之不去也惟

憂道所以謀道惟不憂食所以不謀食君子純心于學如此

知及之章此論大學之全功當內外本末之兼修以求造乎其極也重善字不必重仁字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閒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子曰君子之學內外本末兼造其極乃為盡善如用格致致知之功心之明知足以及修己治人之理矣使誠意正心之功有缺為私欲所閒而仁不能持守之雖知及之所已得者亦必失之而不為我有也是知及又貴仁守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則所知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三

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于內而不嚴于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德成于已而大本立矣使臨民之際不能正衣冠尊瞻視莊以涖之是其氣質之偏或有厚于內而不嚴于外者則民將慢易而不敬是知及仁守又貴莊以涖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

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

小節而忽之也

若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則身心之間舉無愧矣使見于事為感動斯民之際條教號令不能合乎中正之體或小事過或大不及是我之氣稟學問猶有小疵而自修之道未盡善也德愈全責愈備人可不因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哉○章復元曰知及是格致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涖動禮則修齊治平事此章是一部大學的明新工夫○翼註曰動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有大中正之則是之謂禮禮字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弛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無往非禮禮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小外錯當急畧緩當緩畧急亦無十善但終是未全善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三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

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

必無一長可取

子曰君子小人材器不同用之者當隨其材也君子志願高遠不屑細事故我不可以一材一藝之小者知之而其材德宏深足以任重付之以天下國家之大任彼自可承受也若小人器量淺狹所見者小彼不可承受大任然未必無一材一藝之長而我可以小者知之也夫用君子而不輕棄小人則用人得其效矣民之於仁章此勉人為仁也重仁字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有一民即有一仁憚子為仁者得毋謂仁不切于已乎不知民賴水火以生而仁乃所以生之理無水火不過害于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况水火能生人亦能殺人吾見蹈水火而死者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若夫仁則天理之本然存之為無私之心措之為至正之矩安身立命莫善於此未見蹈仁而死者也人亦何憚而不為仁哉

當仁章 此勉人勇于為仁也重當字

子曰當仁不讓于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子曰仁我所自有之德也宜察幾致決奮然自任以當之然非弘不能當之于始非毅不能當之于終若既當仁矣豈可有退讓之情乎無論他人也即素所尊敬之師亦不讓焉蓋師有師之仁我有我之仁非有爭也何

謹之有哉

君子貞章 此表君子以立應事之準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貞正而固也諂則不擇是非而必于佞

子曰游教不足任事則守尚矣但守不固不可不辨也子見理明審事確守之正者貞也有見理未明審事未確守之固者諂也諂似于貞而非貞也惟精義之君子論見精明權衡素定隨事順理因時制宜貞焉而已何嘗執一己之成見必信必果而諂哉應事者宜法君子矣

事君章 此論純臣事君之道也重敬其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人臣事君有當為之事即有當得之食然使一心圖事又一心謀食則義利公私交戰於中非純臣之道矣惟君子之事君但敬謹以為其事有官守者修職有言責者盡忠至於食則後之全無計較希求之心也純臣之道如此

有教無類章 此論君子立教之心當公也細玩註中

君子立教之心自如此也重無類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質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此見人當慎所與謀也重不同

子曰凡與人謀期成事也然必道同而後心同而後謀同若夫人品有善惡學術有邪正是道不同矣不

同則意見各殊趨向各別雖與之謀亦不相入

辭達章此示人修辭之準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子曰明道經世則有辭乃今人不求于意而修乎辭以為煩愈於簡華愈於朴也

師冕章此見聖人矜不成人之意出於自然也重末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魯太師冕瞽者也求見夫子夫子出迎將及階子曰階也欲其知所升也將及席子曰席也欲其知所坐也及衆賓皆坐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子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欲其知所在而言語向背無失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在夫子未嘗出於有心但聖門學者于夫子一言一動莫不存心省察故師冕既出子張問曰夫子與師歷歷言之皆道之所在與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

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

尹氏曰聖人處已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

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子曰道無往而不在吾與師言亦非有精微之道也蓋古者師必有相固相師之道也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章 此沮權臣伐國之謀以正名分也首句

節正言季氏不可伐顧與中二節因冉有發過於季

氏而責其過之不可辭後六節因冉有為季氏文過

季氏將伐顧與 顧音專

顧與國名魯附庸也

顧與伏義之役魯之附庸也季氏利其土地人民將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而擅天子之權目無王矣然曰將者謀雖成而事尚

將則必誅伐者征有罪之詞此以

再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顧與 見賢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

從孔子仕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時冉有季路仕於其家恐見責於夫子故同見於孔子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

冉求為季氏聚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孔子以冉有尤為用事故獨呼而

夫顧與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

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顧與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

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

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

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顧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

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

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爾亦知顧與之為顧與乎夫顧與昔者先王念太昊之

裔封之以為東蒙山之祭主建國有自來也且在邦域

之中矣非敵國外患比是社稷不侵不叛之臣不在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冉有見夫子獨責已欲發答於季氏分過於冉有故張

辨曰顧與之伐實我夫子自欲之若論吾二臣者之本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孔子因求欲諫過於季氏故仍呼而責之曰求爾安得辭其責哉古良史周任有言曰為臣者能陳逆數之九則就為臣之列若不能盡力者則當止而不仕蓋主有顧而不扶則警者將焉用彼相矣周任之言如此今爾勉錄曰此節皆周任之言陳力二字

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子

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且二臣不欲之言過矣如虎兇猛獸也常在柙中今出於柙龜玉重寶也常在櫝中今毀於櫝中非典守者之過是誰之過與爾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冉有見夫子屢次責已欲為季氏解而實以自解曰夫子謂顓臾不可伐是但知昔日之顓臾耳而不知今日

之顓臾也今夫顓臾城郭完固而近於費邑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虞乘今之時勢若不取則貽禍將來後世必為子孫憂故伐顓臾非得已也

欲之謂貪其利

孔子因求為季氏解又呼而責之曰求顓臾之伐季氏本欲其土地人民也而子乃曰為子孫憂是別為辭以文其過不知君子甚疾夫舍曰欲之而必別為之辭困勉錄曰夫子欲之欲字是說欲伐顓臾此欲字是說伐顓臾而欲其利絕不相同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子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自我論之顓臾之伐季氏非為子孫憂也特患寡患貧耳然丘也嘗聞諸侯有國大夫有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不均不患財用貧乏而患上下之勢不安何也蓋均則君有公賦之入臣有采地之入各得其分自然無貪均無貪則上下之情和矣和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各撫其民自然不見人民之寡少和無寡則上下之勢安矣安則君不疑忌其臣臣不猜嫌其君君臣相保自然無傾覆之禍此所以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也。上下之情以和為極而均。始之國家之禍以傾為極而不均是貽之。均字重玩註便知。

言當修內治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夫均和安如是則內治修矣遠人未有不服者也故遠人或有不順則當修禮樂以文其德感動以招來之不當勤兵於遠也既來之則當修其情隨其勢撫綏以安之不利其土地人民也丘之所聞如此。要看兩側則字之字不動兵是與下謀勤干戈對不利其土地人民又與上舍日飲之患食惠惠此一節全從上節起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聖

下節。言宜親遠人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

并責之遠人謂顯與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今由與求相爾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邦之內四分公室而分崩家臣屢叛而難折而不能使之均和安以相守也。與上一節相反

而謀勤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

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

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顯與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

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

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

亦多矣伐顯與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

也與

而謀伐顯與動干戈於邦內貪利而忘近害乃日為子孫憂吾恐不均不和內變而季孫之憂不在顯與之遠而在蕭牆至近之內也。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聖

天下有道章此通論天下之勢欲維持名分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

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

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孔子曰天下之大勢而已矣如君明臣良天下有道則勢在上五禮六樂掌於宗伯而天子之七征九伐掌於司馬而天子制之其權皆自天子出若君弱臣強天下無道之時則勢在下禮樂征伐之權皆自諸侯出自諸侯出於理逆矣傳至十世鮮有不失其柄者矣必為大夫所奪也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而大夫亦可以僭

諸侯自大夫出逆理甚矣傳至五世鮮有不失其
者矣必為陪臣所奪也蓋大夫可以借諸侯而陪臣亦
可借大夫也至於陪臣執事則命逆理矣傳至三世
鮮有不失其柄者矣必為他人所奪也逆理愈甚其失
愈速如此。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為侯國
之事不復為天子之事矣故只稱國命。禮以漸而廢
樂以漸而亡。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此意亦天下無道則然耳設使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雖諸侯不敢僭何況大夫則政自然不在大
夫而陪臣可知矣。當時列國
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云然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論語

上無夫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
通論天下之勢

設使天下有道則禮不下祿上無失政則在下之庶
人自無私議吾安得生於有道之時而親觀其盛哉

祿之去公室章 此論爵祿之必失以
陽權臣也重末句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

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

魯自文公廢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

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

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

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

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

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

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

也

孔子曰國家取賦稅以為祿我魯自宣公失祿以來祿
之不入于公室歷成襄昭定五世矣自季武子專政以
來政事下逮於大夫歷悼平桓子四世矣吾嘗言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專政果何
益哉

益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論語

論語

益者三友章 此見資於外者之
當慎也重三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

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
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

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

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

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人之德資友以成但友不同不可不慎也大約
益於己者有三友損於己者有三友益者何如有善則

勸有過則規者直也而我友之存心忠厚行事朴實者諒也而我友之學問博洽遠貫古今者多端也而我友之此以義合者也友直則得以聞其過友諒則得以進於誠友多聞則得以進於明身心之受益大矣損者何如習於威儀者便辟也而我友之工於媚悅者善柔也而我友之習於口語者便佞也而我友之此則皆以私合者也便辟者不直友之則不得聞其過善柔者不諱友之則不得進於誠便佞者無聞見之實友之則不得造于明身心之受損大矣交友可不慎哉。張子曰便辟是足恭善柔是令色便佞是巧言。

益者三樂章

此見發於中者之當慎也重三樂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自禮樂道人之善樂多

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

音洛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美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後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人情皆有所樂但樂不同不可不慎也大約益於已者有三樂損於已者有三樂益者何如禮之制度樂之聲容本有無過不及之節度我則樂於辨別而循習之嘉言懿行人之善也我則樂於稱道而不置直諒多聞皆賢友也我則樂于多集而廣益此皆發於天性之正也樂節禮樂則有以勸善而規過身心之受益大矣損者何如樂驕縱放恣以爲樂樂安佚閒遊以爲樂其飲酒淫溺以爲樂此皆發於人欲之私也樂驕樂則氣凌物侈肆而不知節樂佚遊則惰慢職業而惡聞人之善樂宴樂則溺於飲食聲色而親狎小人身心之受損也大矣情之所發可不慎哉。蒙引禮之制度其

多寡隆殺自有個分限節制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自有個分限節度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未節之節禮樂兼內外講明不置在心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在事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

侍於君子章

此見語繁貴因平時也重三愆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孔子曰侍於德位兼隆之君子語默不謹有三愆焉如言未及之時不當言也而率爾妄言謂之驕浮而躁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毛

已及之時當言也而緘默不言謂之深藏而隱未見顏色之向背時不當言也而貿然以言謂之不能觀察而瞽凡此者或因放肆肆而得或因拘促而得總由涵養之未純也欲語默合宜者不可不用涵養之功哉

君子有三戒章

此見君子隨時制欲之學也重三戒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剛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

色戒于開戒于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之心無事不謹而隨時致戒者又有三焉蓋人血氣用事必以理制之而後不為所役如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君子則清心寡欲戒之在女色而情欲不流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于忿君子則平情養性戒之在爭鬪而小忿必忍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身家之念重易動於利君子則休養天和戒之在貪得而見利思義君子以理制欲如此寧有為血氣所使者哉戒者豫防之意非有而後戒也戒色以理制欲也戒勝氣范註以志帥氣然志有善惡理無不善故主理說亦混故置閣外

君子有三畏章

此見君子隨事有理之學也重三畏下節借小人不長反証君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美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孔子曰君子之心極其明察所嚴憚而敬畏者有三焉如天所賦之正理為天命即人之恒性也君子畏之存養省察奉持而不敢失至于全盡天命而德位兼隆者為大人此人之表率也君子畏之欽崇其道範遵守其美章奉承而不敢違闕明天命以垂教萬世者為聖人之言此人之明訓也君子畏之思之于心休之于身佩服而不敢忘君子之三畏如此正解曰三畏是過欲三畏是存理皆為己之學也翼註曰畏非空畏一念

故就戒懼是體之而不違也三畏皆有不放顯忽之陰背之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若小入之心昏昧放逸不知天命之為重而不畏也是以衰狎大人而不守其法侮慢聖人之言而不遵其教肆之問而已矣

生而知之章

此勉人為學也重學化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

美

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孔子曰不一者氣質變化者學力如生而氣質清明自然知此理者固質之最上者也若生不能知必待格物窮理以學之而知此理者雖不及生知而去生知未遠即其次也若始不知此理者必待事理不通而困而後奮發敏勉以學之而知此理者始雖大遠於生知而終亦無異於生知又即其次也惟生來極愚困而不通而仍不知學此乃自暴自棄之民斯為下矣人雖不能及于上智亦何可安於下愚哉張彥陵曰此夫子勉人為學之意二次字非言相途乃言其相近二次字俱當加一即字講○困勉錄中庸困字是言其學之苦此困字是言

子事理有不通須辨。又曰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一字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

君子有九思章。此見君子慎修之學也。重九思。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罕

孔子曰：不思而得者天縱之能，慮善而動者慎修之功。故君子平日涵養此心，使之常明而不昧，至持身應事之際，隨在致察者有九思焉。如目以明為用，君子視則思明而不為邪色所蔽耳。以聽為用，君子聽則思聰而不為奸聲所壅。見於面者為色，君子一正顏色，即思溫和不為暴厲之形。著于身者為貌，君子一動容貌，即思恭肅。恭而忘慢之必去，宜於口者為言，君子出言則思忠。心口如一而不欺，措諸天下者為事，君子處事則思敬。主一無適而不放，最難釋者心之疑，君子疑則思問以求必通。最難制者心之忿，君子忿則思難以求必懲。至于見財利之得也，則思合於義而不苟得。此九者皆君子慎修之功也。由九思以至於無不思，由能思以至於不可思，雖聖修之極何以加此。

見善章

此夫子論聞見之異同而概經世之難見也。重下節末見句。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

語矣。探出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類，曾聞冉之徒益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孔子曰：士以潔已為本，尤以經世為大。如見嘉言懿行之善，知之真好之篤，如有所迫而不及求之，惟恐不得見。喪德敗行之不善，知之真惡之切，如以手探湯避之惟恐不速。此潔清自好之士也。吾見今有其人矣，吾聞古有其語矣。見聞相符，如此能不撫心自慰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罕

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若當退而隱居，將致君澤民之具，一一求之於志及出而行之義，將致君澤民之道，一一達之於天下，此明體達用之儒也。吾聞古有其語矣，未見今有其人也。聞見不符，如此能不望然高望哉。志道只一事，特未見諸世則為志已見諸世則為道。朱註合一言之二，其字方有下落。若指實不外孟子居仁由義是也。二以字亦非開字以求志為隱居，則非一意高尚者比而隱居乃為無負以達道為行義，則非苟且功名者比而行義乃為不虛。齊景公章。此勉人修德也。重異字。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子曰人不可以苟富亦不可以苟貴德之異者足也昔齊景公有馬千駟富厚極矣然猶不飲調紀不飲故死之日民無德而稱頌之焉伯夷叔齊食周粟餓死首陽之下貧困極矣而清風高節足傳千古民到於今稱之

其斯之謂與與平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三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聖

人可不修德哉。陳伯玉曰使齊有千乘定然異於齊景不限定是齊景

陳亢章此見夫子教人重未也與聞斯二者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陳亢以私心窺聖人一日問于伯魚曰情莫親于父子地莫切於家庭子于夫子亦有異于門弟子之聞乎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對曰未也蓋大庭廣眾雖所聞亦共聞固無所為異聞也猶憶夫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聞必於此

日矣乃夫子但問曰學詩乎夫夫子以詩教門人已久諒鯉未有不學詩者而是未也不敢妄對對曰未也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學之則事理通達而其為教溫柔敦厚學之則心氣和平故能應對而言不學詩則無以言鯉乃退而學詩。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所以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使有異聞不予前日必於此日矣乃夫子但問曰學禮乎夫夫子以禮教及門已久諒鯉未有不學禮者而是未也不敢妄對對曰未也子曰禮有三百三千學之則品節詳明而其為教恭儉莊敬學之則德性堅定故能卓然自立不學禮則無以立鯉乃退而學禮。品節詳明故義精而不惑德性堅定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論語

聖

故守固而不搖所以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夫子獨立之時所聞僅斯二者無所為異聞也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子

陳亢退而自喜曰人有問而無所得者有問一而祇得一者亢幸矣問一得三聞學詩則能言聞學禮則能立

又聞君子不惟不賜其子而且達其子以避嫌也夫始疑君子私其子繼疑君子達其子而之未聞君子之大耳

邦君之妻章

此夫子正名分也重君稱之日句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

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子曰夫婦人倫之始閨門萬化之原况邦君之妻輔君以成內治者也稱謂之間豈可苟哉然辨名定分必自邦君始故邦君稱之曰夫人言扶助已德之人也君既尊之誰敢忽之故雖夫人自稱於君前不敢自大曰幼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八 論語

四

釋無知之小童若邦人稱之則曰君夫人言其與君體也雖本國臣民稱諸異邦不敢自誇曰寡德之小童若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言其與君敵體也君稱夫人之重如此故曰辨名定分必自邦君始。困勉錄曰邦君之妻四字是通節綱領而君稱之曰夫人一語又是下二段綱領下文爾君夫人俱因君所尊而尊之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上

四書順義解卷之八終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章 此聖人待小人不惡而嚴也重孔子不見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

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

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來拜而見之也

陽貨季氏家臣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權臣也欲令孔子來見已與使助已為亂耳孔子以義自守不肯往見貨藉諸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于是以大夫自處瞰孔子之亡也而歸孔子豚與孔子往拜而見之也其術亦狡矣此時孔子往拜則中彼之計不往拜則失已之禮乃權衡于此時當陽貨之亡也而往拜之欲報施之相稱也不幸而遇諸途則亦途人而已雖見猶不見也。困勉錄曰按叙此章者只孔子不見一語括盡通章大旨可以時亡自可以途遇可以塗遇自可以互相問答孔子自是孔子陽貨自是陽貨即謂孔子始終不見亦可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要在此等處着眼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

表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復實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放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二

雄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貨乃迎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有人于此懷藏其德之寶而坐視夫世之迷亂可謂心存救世之仁乎子曰不可此不過就仁論仁初不辯己之懷藏否也又曰好從事濟時而每失機會之時可謂趨時相機之智乎子曰不可此不過就智論智初不辯己之從失否也又曰乃諷之曰日月逝矣年歲不再我與及今不仕更何待乎孔子亦漫應之曰諾吾將出而仕矣據理直答不復與辯若未諭其意者言之遜而無所于詘也待小人不如此

性相近章

此見人當慎習以復性也重相近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人不慎習而咎性者多矣抑思性果何如哉凡入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而理托于氣質之中氣質清而純者具此理而無雜者亦具此理其或厚或薄固相近也性既相近宜乎人有善而無惡矣乃又有善惡之相遠何哉大抵習為之耳蓋習有善習于善始遠于善也人奈何不慎習而咎性哉○陳新安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三

中所稟受之理也才說性字則已寓于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然賦子之理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

唯上知章

此承上章而言見人當慎所習也重唯字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

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
皆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
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
所謂下愚也然其實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
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
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
蓋衍文耳

子曰人之氣質唯其相近故皆可移也乃不慎習者日
為美為惡皆生而不移者抑思不移之人何人哉蓋相
近之中惟氣質極其清明之上知與極其昏濁之下愚
此不肯為彼彼不能為此乃一定而不移耳然則未至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四

于上知者可危矣未至于下愚者可勉矣奈何不慎所
習哉。朱子云性相近是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摘出
說。麟士云惟上知不移則未能上知者可危惟下愚
不移則不甘下愚者可勉。困勉錄曰按困而不學民
斯為下是指自暴自棄者言此所謂下愚又是一種故
蒙引存疑朱子俱云程註與本文不可強合其說是也
子之武城章 此夫子欲以道易天下也上二節因于游
能以道相信而嘉之重學道二字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絃
歌也

夫子之心無日不思以道易天下也一日偶之武城特
以觀風也一入境即聞絃歌之聲是欲聞而不得聞者

一旦聞之善可知矣。張彥陵曰按此
章總見治必以道須以道字貫到底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
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武城小邑也而有絃歌之聲是宰是
邑者割雞而用牛刀矣夫割雞也而焉用牛刀哉蓋喜
極之詞非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也。困勉錄曰前
半截喜其能行後半截喜其能信在莞爾而笑分玩註
喜字嘉字可見喜子游嘉子游又皆
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則寓在二節內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五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
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游未喻乃正言以對曰偃今以道治武城非敢師心
自用也亦尊所聞耳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在上之君
子有治人之責固當愛人然非無所本也惟學禮樂之
道則惻怛之心油然而生乃能愛人在下之小人有奉
上之義固當易使然亦非無自也惟學禮樂之道則恭
順之心油然而生乃能易使也武城雖小亦有君子亦
有小人偃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張彥陵曰按學道
從平日調養說兩學道不重君子小人上見主治者不
可不教君子小人以道要得子游引述口氣。淺說君
子學道則能擴充其民胞物與之心而愛人小人學道
則能明乎貴賤尊卑之分而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

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夫子游雖未喻牛刀之旨而其言實合夫子道易天下之心故夫子嘉之以曉門人曰學道之言我之言也自偃述之即爲優之言矣二三子當共帶之偃之言是也我前割雞焉用牛刀之言特戲之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哉夫子欲以道易天下如此。堅二三子之信正欲其同以道濟天下意重二三子

公山章此夫子自表用世之志也重末句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下

六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公山弗擾季氏之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叛季氏非叛魯也使人以禮來召夫子子欲應召而往蓋欲乘機振魯而興周耳

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公山氏之往乎

子路不知乃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則亦已矣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

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不知公山弗擾不召時人黨黨而召孔子其志或欲改過遷善而未知其術焉耳孔子不往是沮其向善之心矣故夫子曉之曰夫公山氏不召他人獨召我者而豈徒哉必將有以用我也當此之時如有寔心委任而用我者吾其修禮樂明制度以復興文武之道于東方乎我之往也爲魯也非爲公山也子何疑乎要之始焉欲往而弗擾有改過之心可與有爲爲仁也終焉不往知弗擾必不能改不足有爲爲智也子路鳥足以知此。顧麟士曰豈徒哉央公山爲東周央我也

子張問仁章此以爲仁之實功示子張也重能行五者句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七

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之意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子張問仁于孔子子曰仁心之理也吾心止此此一理而理之隨在異名則有五者誠能身體而力行之主于中

者無匪僻之難施于外者無悖謬之端推之于天下無時無處不然則心存理得休用兼備便為仁矣子張曰請問其目子曰心之嚴肅不慢為恭廣大不狹為寬誠是不欺為信勇往不怠為敬慈和不刻為惠此五者之目也特患不能行耳苟能行恭于天下我敬人自敬我則不侮能行寬于天下我容人自歸我則得來能行信于天下我不欺人自附我則人任焉能行敬于天下我勇往以圖功自有成功之可見則有功能行惠于天下我有恩以加人自樂為我用則足以使人此五者之效也必有其效方見其能行不然未可云能行也○困勉錄勉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常得分体用看又曰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

佛聆召章 此言叛臣不能挽已而已欲大有為于世是明欲往之心重也 不能挽已是解子路之疑大有為于世是明欲往之心重也 子欲往及末節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八

佛聆召子欲往 佛音弼聆 許密反

佛聆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佛聆晉趙氏中牟宰也據邑以叛使人以禮來召夫子或亦向善之心也子欲應召而往蓋視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聆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聆之免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路恐佛聆免夫子乃止之日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凡入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為所免也

佛聆以中牟叛正親身為不善矣子之往也如之何不慮其免已乎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 磷力刀反 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卑物言人之不善不能免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不知不善不入君子守身之常法耳若聖人道大德宏有過化存神之妙伸縮變化之機權操於已豈人所能免哉故夫子曉之曰子之言於理誠然我昔者曾是有是言也然此特為不堅不白者言之耳不曰物有至堅者乎雖磨而不磷亦何妨於磨也不曰物有至白者乎雖涅而不淄又何妨於涅也我即至堅至白者也彼焉能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九

免我哉○不曰大意云吾固有是言矣寧獨無此言乎○磨而不磷二句以示可入之意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 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聆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既不能免我可以往矣可往而不往是不知變通者之所為一如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動不食而無所知矣

若吾則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于用而有不善於人豈若匏瓜之爲物也哉焉能繫于一處而不食耶蓋不善在人不能挽已而作爲在我可以應人子可無惑矣要之欲往者生物之仁也卒不往者知人之智也豈賢人所能窺哉

由也章 此見人當好學以成其德也重六學字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昔子路窮理未至夫子呼而問曰德之美者有六言而六言中卽有六蔽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論子路使還坐而告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之

夫子曰坐吾詳以語女。翼註居字非徒因起對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

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

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

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如仁以愛人言之美者也使好仁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用愛于所不必用其蔽也必至可陷可罔而愚智以窮理言之美者也使好智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窮所不必窮其蔽也必至窮高極遠而蕩信以誠言之美者也使好信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其蔽也必至不顧義理不卸利害害己害人而賊直而無隱言之美者也使好直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其蔽也必至有急迫無容忍攻發人之隱私如以繩繫物而絞勇于有爲言之美者也使好勇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恃血氣之強而爲所不當爲其蔽也必至越禮犯分而亂剛以任事言之美者也使好剛而不好學以明其理則恃其本體之強而任所不當任其蔽也必至輕世傲物而狂六言之中有六蔽如此由欲去其蔽不可不好學以明理乎

小子何莫章 此備言學詩之益見詩之不可不學也重學夫詩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扶夫音

小子弟子也

子曰先王垂訓之書皆有益於人而不可不學也而尤益於人者莫切於詩爾小子何不玩其辭求其意而學

詩夫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夫詩何以當學也詩有善惡而勸戒寓焉學之可以感發吾之志意而興

可以觀

考見得失

詩有美刺而得失分焉學之可以考見
己之得失而觀詩有益於身心如此

可以羣

和而不流

至於和以處眾曰羣和易至於流而詩於和樂之
中不失莊敬之意是和而不流也學之可以處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有所感憤為怨怨易至于怒而詩于怨悱之中猶存忠
愛之意是怨而不怒也學之可以處怨詩有益於性情
此如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主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不但此也人倫之道詩無不備而至重者莫如君父事
父當以孝如下武盡孝思之誠孝義懷助勞之思學之
則邇而在家可資之以事父事君當以忠如二南盡宣
化之道二雅盡進諫之忠學之則遠而在朝可資之以
事君詩有益
於人倫如此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
者所宜盡心也

且為比為興鳥獸草木之名詩無不載學之則可因名
以知其物因物以知其理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有
益於學焉如此爾
小子何莫學六詩

子謂伯魚章 此教子以學詩
之要也重首句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不為周南召南其

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
與平聲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
可行

子謂伯魚曰詩三百篇皆有益於人而不可不學者也
而尤益於人者莫如周南召南故為詩者必自周南召
南始蓋周南文王后妃化行而作也召南南國被
文王后妃之化以成其德而作也所載者皆修身齊家
之事女於周南召南當思之於心休之於身而為之矣
乎若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則身不知何以修家不知何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主

以齊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矣又何以推而及遠哉。困勉錄曰竊意此為字與上
章學字自當深看有身
體力行引伸觸類意

禮云章 此欲明禮樂之有本令人深思
而自得也不可露敬和二字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禮
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
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
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
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

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

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今人皆言禮樂矣但言禮者止言玉帛不知非玉帛無以達禮而玉帛不足以盡禮也禮云禮云玉帛云手哉蓋必有處於玉帛之先者矣言樂者止言鐘鼓不知非鐘鼓無以宣樂而鐘鼓不足以盡樂也樂云樂云鐘鼓云手哉蓋必有存乎鐘鼓之內者矣人何不思所以然之故乎

色厲章 此為盜名者戒也重上句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牆言其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五

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內外如一而後為君子有人焉觀其言動舉止之色似乎確然有守毅然有為嚴正難犯而厲究其內則甘於利休於害柔弱不振而在此等人譬諸細民中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蓋穿窬盜物而常畏人知色厲內荏者盜名而常畏人知事不同而心無異也寧不甚可耻哉困勉錄曰蒙引後說俱以確然有守毅然有為貼色厲以甘於利而休于害貼內荏

鄉原章 此嚴害德之防也重賊字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

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有德者為君子無德者為小人不辯辨也乃有人焉一鄉之中稱為原人似有合於德矣然其存心制行不以理為主惟同流合汙以媚於世居之似忠信而非忠信行之似廉潔而非廉潔而忠信廉潔反為所亂而不能辨真偽害德之賊也可不嚴以防之哉。翼註曰德字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豈不是賊勿作自賊賊人看只重賊理

道聽章 此為不能善德者微也重德說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五

謹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聞善於人必存而信之則其德壽聚而為己有沉潛所以為入德之基也若人於耳即出於口道中所聽而塗間即說之既不能思之於心又不能體之於身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困勉錄德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方為吾有入耳而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

鄙夫章 此見事君者當擇人而與也首節總綱虛囑與事君處二節狀其心術三節推其流弊正發明不可重與字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與字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子曰事君者不可不擇人而與也有一等人才品庸惡議見陋劣是為鄙夫人多忽之以為非大奸大惡者此

則遂與之事君矣夫鄙夫尚可與事君也與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蓋鄙夫之心惟知身家不知君與國也方其富貴權勢未得之也則百計圖難而患得之及其既得之也又多方保守而

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斬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

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其

必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夫不至於患失則其所為或有不至也苟患失之則不顧名節並不顧利害將人所不屑為不欲為者盡

乃無所不至矣而可與之事君哉。鄙夫不足責責在與之共事者耳此等人能隨趨巧非大奸大惡人多忽之就知患得患失充其心到

無所不至所以有一言提醒

古者章

此即氣質以驗俗之益衰也有其疾猶不失其並疾而無所以可慨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子曰氣質之偏者為疾古者民有三疾已非中和之氣質矣今也壞於習俗或並此三疾之人而亦無之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為於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欺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

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古之狂也志願高大但不拘小節而肆今之狂也則踰大閑而蕩矣是狂之疾而亦無之也古之矜也持守太嚴但稜角峭厲而廉今之矜也執已之是較人之非忿戾而爭矣是矜之疾而亦無之也古之愚也暗昧不明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七

但徑行自遂而直今之愚也挾私妄作詐而已矣是愚之疾而亦無之也古人夫子氣質之偏今人壞於習俗之惡時之益衰何如哉。翼註曰廉是守已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已之是較人之非意直厲行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於愚而強作機械變詐之事以遂其私故曰挾私妄作。矜寧方無圖寧固無通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惡紫章此嚴利口之防也重末句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

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天下之事有正有邪而邪每足以勝正如色以朱爲正自紫一出則麗足以悅人目而朱反爲所奪吾深惡紫之奪朱也音以雅樂爲正自鄭聲出則雅樂足以悅人耳而雅樂反爲所亂吾深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此猶其小者也至於事之是非人之賢不肖本有一定之理而利口之人變亂是非顯倒賢不肖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敗不難矣吾尤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然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而辨利口也以心人主苟不能正其心而欲辨利口也得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六

子欲無言章

此見聖教無行不與而學者不可徒求諸言也重無言時行物生正申明此二字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乃疑而問曰夫子之道甚大小子所以傳述者賴有言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所傳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九

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淵發學者詳之夫子曉之曰道不待言而顯子盍觀於天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有言哉乃春夏秋冬四時自然流行焉飛潛動植百物自然發生焉凡此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昭然可見者天何嘗有言哉由此觀之可見夫子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學者但當於此求之以爲入德之地何專於言語求之哉。聖人不是以天自比欲人求聖于躬行實踐以爲入德之地也

孺悲章

此聖人不屑之教正曲行其教也重取瑟而歌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

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敬之也程子曰此孟

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焉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欲見當時必有得罪者
孔子托疾以辭又恐其不悟以為真疾俟將命者出戶
乃取瑟彈之而歌使之聞之知非真疾以

警之也所謂不屑之教深于教者如此

宰我章 此因宰我欲短喪而反贊動其仁親之心也
重仁字數安字與仁相反正夫子感發他處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古禮
也自子夏之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子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居喪則不習禮樂矣君子三年
不為禮威儀損讓之節廢禮必壞三年不為樂聲音節
奏之理疎樂必崩三
年有妨于禮樂如此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

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

植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

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

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

不敢強焉爾

况期年之中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食物一變已鑽燧歷
歷而改火天運一周已入于哀痛之情至此已盡期可
已矣何必三年宰我但謂三年有妨於禮樂而不知三
年為禮樂之本徒知時物之變而不知人子有因時之
感悼謬
甚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蠶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
期而小祥始食菜羹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
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
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子

夫子喚醒其本心曰據子之言期年之外即食夫稻衣
夫錦於女心忍而安乎宰我乃不察其本心而妄對之
曰安蓋深信夫期之已久
而食稻衣錦為無傷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

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

深責之

夫子責之曰女既安于食稻衣錦則任女為之若夫君
子之居喪也食旨不忍甘聞樂不忍樂居處不忍安故
不為也今女安則任女為之吾不意君子之所不安者
而女反為之也。因記錄曰不為與為之俱指食稻衣

錦說而為期年即在其中。李岱雲為之指期年之喪觀下節註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謂遂行期年之喪也豈可謂遂行食稻衣錦乎。李說似勝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三

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思欲其有以踐而及之爾

宰我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曰君子之不安不忍也不忍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甚矣子之不仁也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僅報吾親懷抱之恩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也亦猶人子會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何竟欲短喪哉。三節一節深一節第二節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節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得安于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于期年也都是喚醒宰子意。析解云予之不仁是直斷語非推原語子生三年二句是夫子警動良心處三年之愛指父母愛

子言言受父母三年懷抱之恩也。或問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矣况三年之喪正禮之大者惟樂無所用於喪者然當喪而不樂正樂之所以為樂也

飽食章 此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曰德業必勤修而後成若飽食終日悠忽放廢全無所用心未有不入于邪僻者難乎入德免禍矣哉夫不有博奕者乎雖非當為之事然為之定竟決勝負辨攻守心尚有用猶賢乎已而不用者人安可不用其心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三

尚勇章 此以理制氣之學也重義以為上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路好勇問於夫子曰人必有勇而後有為君子亦尚勇乎子曰事皆有義君子處心觀理行止經權皆決於義義以為上不能尚勇力也若在上之君子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越理犯分而為亂在下之小人有勇而

無義以制之則兇暴為非而為盜勇可徒尚乎哉

君子亦有惡章此見聖賢之惡同出於天理之公也兩節分性德亂德看上重而字下重以爲字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子貢問曰君子心乎愛人亦有所惡者乎子曰好善惡惡人之公心君子亦有惡也如隱人之惡理也乃有好稱揚人之惡者君子惡之為其存心之不仁厚也以下事上分也乃有身居下流而好訕謗在上者君子惡之為其存心之不忠敬也諸事固當勇為然必以禮制之而後不失於過當乃有勇而無禮者則必越理犯分無所不為矣君子惡之作事之志固貴果敢然必明義理審時勢而後不失于驟妄乃有稟性果敢志在必為平日却無學問之功以開明之而心中室塞不通者則必率意妄作輕世傲物矣君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

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

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曰有惡心体明通之謂知有伺察人之動靜而微本非知也而自以為知者賜也惡之見義必為之謂勇有越理犯分而不孫本非勇也而自以為勇者賜也惡之順理無懼之謂直有攻發人之陰私而訐本非直也而自以為直者賜也惡之賜之所惡如此不知有合于君子否也要之夫子之惡惡其悖德子貢之惡惡其亂德惡雖不同而出于天理之公則一也

女子小人之章此見近習之當慎也重近之遠之是近裏着已處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去聲遠並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稟陽剛之氣者為君子為丈夫稟陰柔之氣者為女子為小人唯婢妾之女子與奴隸之小人為難畜養也婢嬖而近之則挾恩恃愛而不遜賤惡而遠之則恨不我用而怨惟莊以泄之慈以畜之庶無二者之患矣○輔慶源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泄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不近不遠之中道乎

年四十章此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于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

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子曰：年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若猶見憎惡于正人，焉則志就頹氣就衰，有善未必能遷，有過未必能改，其終于此也已然，則未至四十者可懼矣。已至四十者可懼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美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章 此序三人行事而斷其存心之仁也。重仁字。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

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昔商紂無道，國勢將危，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乃遜於荒野而去。之，箕子紂之叔父，諫紂不聽，囚之，遂被髮。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美

佯狂而爲奴，比干亦紂之諸父，直言諫紂，紂怒，剖視其心而死。三人之行事如此。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孔子斷之曰：三人行事雖不同，而其存心則一也。去者欲存宗祀而非忘君，奴者欲有待以匡君而非懼禍，死而欲殺身以悟主而非沽名，皆出于忠君愛國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殷有三仁焉，自夫子之論出，而三人品定矣。仁主愛之理，言忠與義皆不足以名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

柳下惠章

此記柳下惠之和而介也重直道而事人句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

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

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

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

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柳下惠為魯士師三次見黜退或曰尚未可去之他邦

以行道乎惠曰我之所以見黜者以直道事人耳蓋人

情好枉惡直若直道而事人勢必難容非特在魯黜也

何所往而不三黜雖去無益也若變為枉道而事人則

魯亦自相容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但直道必不可取枉

道終不可為此我所以三黜不去也惠之必以其道而

言不必去之意而不枉道自在其中重上段

齊景公章此記聖道不行於齊可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

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

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

夫子在齊齊景公與其臣私議待孔子之禮曰孔子魯

人也必留見魯君之待其臣矣魯君待季氏過隆若以

待季氏者待孔子則吾力有不能待孟氏大簡若以待

孟氏者待孔子則吾心又不安以季孟之間待之庶幾

得禮之中而孔子可留矣乃既而曰吾聞孔子之道大

而難行吾老矣不能用而見諸施行也夫孔子本欲行

道道既不行雖有禮文亦虛拘耳

於是接漸而行可以速而速也

齊人章此記聖道不行於魯可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

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

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

道也

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

齊人懼用犁鉏之計歸女樂以沮之魯人辭而不受可

也時季桓子當國乃微服往觀言於魯君而受之君臣

溺于聲色怠于政事三日不朝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孔子于是托膳肉不至而行可以去而去也○

困勉錄曰註簡賢棄禮依新安說簡賢即貼棄禮是矣

楚狂章

此見聖狂不同趣也重欲與之言句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楚昭王欲用孔子孔子適楚楚狂名接輿者歌而過孔子之車前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當隱不隱已不可諫來者當隱而隱則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皆危殆不安而夫既止以鳳又嘆其衰既望其止又慮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三

其殆語意殷勤真知聖者矣但其所趨在全身遠害與聖人行道濟時之心不相侔也○鳳兮二句譏其不隱往者二句諷其當隱○諫是別人諫追是自己追已而二句正見其可追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欲聞而辟之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君臣之義出處之權楚狂自以為是趨而避之遂不得與之言聖狂不同趣如此○欲言已者之為非乎欲言殆者之猶可挽乎亦未可知

長沮桀溺耦而耕

此見聖人救世之心也重天下有道二句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夫子自楚反蔡子路御車適遇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經過其地不知濟渡處使子路問津焉○陶石贊曰耦而耕者其志同則其業同也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長沮曰夫在車中代子執轡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

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周流已久自知津矣何必問哉

我哉

四書順義解

卷之九

論語

三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徒與之與平聲滔土刀反

辟去聲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

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覆種也亦

不告以津處

子路轉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孔丘周流不已欲易天下耶不知世道日趨日下滔滔不反者天下皆是也上無聖君下無賢相而誰以易之即周流無益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

士不得于此求合于彼徒勞無益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優遊自得哉言訖乃覆種而不止亦不告以津處○
泊指人心日壞風俗日頹下流而不返也易變也言變惡為善變亂為治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已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三

子路不得已行以告夫子夫子憮然曰彼言辟人不如辟世不知非獨世不可辟人亦不可辟蓋鳥獸異類既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彼言天下滔滔誰以易之不知天下有道世已治民已安丘亦相與安之而不與易也要之聖人不忍忘天下而沮溺則忘天下聖人隱士所以不同趨與○此節是明已意不是責備沮溺首二句應辟人二句天下有道應滔滔二句○析解斯人之徒二句見聖人萬物一體之心天下有道二句見聖人担當世道之力

子路從而後章 此見聖人出處之義也重不仕無義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云

篠徒弔反植音值

六八 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昔夫子周流天下微行君臣之義子路從而偶失在後遇丈人以杖荷一竹篠子路追欲見夫子不暇擇人俾然問曰子在此曾見我夫子乎丈人曰吾觀爾之為人四體不動動五穀不分辨非農家流也途間行人多矣我知孰為爾夫子言訖乃植其杖而芸草焉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子路見其年高語異遂拱手而立以致敬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遍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三

丈人感子路之敬因日將暮遂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蓋以田家之味諷子路也見其二子焉又以家庭之樂諷子路也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

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亦接與之意也

明日子路以丈人相責之言款待之禮一一告于夫子子曰此有德而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告以出處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及子路至則已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其廢之則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長上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三

是否。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爾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養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于道也子路述夫子之意而告其家人曰人生五倫君臣主義若不仕則無君臣之義况長幼君臣並列五倫之中而君臣尤重昨者丈人使二子出見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至于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有丈人不過欲潔其身耳而實亂君臣之大倫夫潔身事小亂倫事大故君子之求仕也非為功名非為富貴也正恐亂倫而行君臣之義也合則留不合則去義終不可廢耳若夫袁世難挽明良難遇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丈人何所見之固哉總之隱者往而不返仕者濁而不止二者皆惑也惟聖人不潔身以亂倫亦不忘義以徇祿所以為中庸

之至與。張彥陵曰不仕無義一句是主下皆申明此句之意長幼之節五句是說丈人忘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是明君子用世之意。道字指全體言義字指一節言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却是我自己行的是以雖知道之不行而義却不可自己廢。饒變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處之義

逸民章此見聖人論別逸民而不忍自安于逸也重末節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記者說無位之人品格超于世俗者謂之逸民當商之季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當周之季有朱張柳下惠少連之七人者立心制行雖不同要皆以賢而逸遺于世不能得時行道之民也。此章夫子是主諸賢是實不為自己反照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三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夫子斷之曰立心高尚不降其志以屈于人制行清潔不辱其身以徇于世伯夷叔齊與始以清而逸者乎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下聲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柳下惠少連不擇君而事可謂降志不相時而動可謂辱身矣然言發于志所言者皆合乎義理之倫次行出于身所行者皆合乎人心之思慮蓋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非苟合其可取者在斯而已矣殆以和而逸者乎。中倫中慮正無害其降志辱身。柳下惠三黜不去便見得降志辱身處雖難氣雍容而不枉道之意自見于言表言中倫也三黜猶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輔潛庵曰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故曰中慮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

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謂虞仲夷逸行不求中慮常隱居以藏身言不求中倫當放言以自廢然其隱居也不仕汚濁之世則合乎道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美

之清其放言也以示無用于世則合乎道之權蓋雖處身而未嘗亂倫雖高蹈而未嘗害義殆以放而逸者乎中清中權正無害其隱居放言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

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

與方外之士善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

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

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

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七人之行如其心皆有不可者也若我則異于是仕止久速一因乎時時之可則可之未嘗先存一

見也無可無不可我其為逸民否耶。蔡虛齋曰七人各有可有不可不必分孰為可孰為不可。可是必為

不可矣但無成心只是因任自然未事不預設富事不擬議為無可無不可耳

預設富事不擬議為無可無不可耳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論語

老

大師擊章此記樂官之去見夫子正樂之功也重首句下兩對看

大師擊適齊大音

大師魯樂官之長擊其名也

夫子正樂之後魯之伶工知三家僭妄不肯安於其位而去之掌樂之大師名擊去而適齊大師既去相繼而

紛矣

亞飯千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快晚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千繚缺皆名也

由是司亞飯名千者適楚司三飯名繚者適蔡司四飯名缺者適秦三人所適之國雖不同而避地之心則同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司擊鼓各方叔
者入于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
刀反

播播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播之則旁耳還自

擊武名也漢漢中

司播鼓名武
者入於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去
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美

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

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返魯一嘗

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

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

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佐大師而為少師者名陽與擊磬名襄者皆入于海島

四人所入之處雖不同而避世之心則同也夫子正樂

之功大矣。張彥陵曰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

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魯也故書其地。一頭是諸人之倡下兩樣平看

周公謂魯公章此周公謂子以忠厚
開國之道也重魯公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
弛福本同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

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

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

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

弟子言之與

昔周公封于魯因相成王不得就國使其子伯禽受封

是為魯公周公謂之曰汝今儼然開國之君子矣抑知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美

同其好惡不施其九族之親大臣與我共國國事者也

使信任不專在彼無以盡其心則不能不怨矣君子必

推心委任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是先世有功德者

也使小過而輒棄之則是與人共艱難而不與人共安

樂矣君子于故舊無大惡逆之故賢者世官不賢者世

祿則不棄也至于人之才德各有能有不能使求全責

備則人不得展其能我無以獲其效矣君子則隨才器

使不求全備於一人此君子忠厚立國之道也汝其勉

之。存疑曰全節就君
子言勉伯禽意在言外

周有章此道恩周室人才之
盛也重周有二字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隨季騶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

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

四書順義解卷之九 論語

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
與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慕世之志也其
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
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
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昔我周盛時氣運之隆培養之厚以天下之人才而論
固有十亂之多以一家之人才而論又有八士之盛焉
初乳所生者曰伯達伯适次乳所生者曰仲突仲忽三
乳所生者曰叔夜叔夏四乳所生者曰季隨季賜夫八
士生于一室異矣而又生于四乳不又異乎生于四乳
異矣而又生而皆賢不更異乎親為一體賢為一體前
者難為兄後者難為弟真奇逢而罕觀者周室之盛何
如哉。翼註曰周字見氣運培養之盛不重四乳八

早

義解卷九終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
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之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

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章 此見士當立大節也重士字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
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 論語

子張曰希聖希賢之謂道。既稱爲士則大節不可不立
也如見君父危難當前則委致其命殺身成仁舍生取
義臨難勿苟免見財利之得則思合于義一介不取守
窮弗顧臨財勿苟得當祭祀時則思敬齋明盛服而致
如在之誠當臨喪時則思哀辨踊哭泣而盡痛切之情
處變少于一旦既無偷生之嫌處常思于平日又無苟
且之弊大節無虧其底乎可以爲士也已矣。困勉錄
曰西山以致命不待思慮處皆有不可不思處然或言
也夫大抵四者皆有不待思慮處皆有不可不思處然或言
思或不言思者各以其所重者言也。以晏子不死君
難與子路死衛難觀之可見致命亦非必不用思也但
不可苟且偷生耳。翼註曰思義如一介不取千驪難
顧無論非義即義所當得亦當再三裁審

執德章 此示人德孤道廢之戒重弘篤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度

作無
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亡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張曰理得于心謂之德自當執之而不變而執德之量又貴弘不可一善自足也理聞于人謂之道自當信之而不疑而信道之志又貴篤不可始信終疑也有如執德之量不弘信道之志不篤則德孤道廢便為無用之人有之不足重無之不足輕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上句屬行下句屬知

問交章

此記兩賢論交之不同見人當善所取也上重拒字下重容衆粹不能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論語

二

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議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

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之門人問交道于子張欲証其所見非有不足于師也子張曰爾師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交友宜慎如益己之友是為可者則與之損己之友是為不可者則拒之子張曰爾師之言異乎吾平日之所聞君子之交友也于成德之賢固敬禮而尊之即平常之衆亦容納之而不忍絕于有長之善者固稱揚而嘉之即無長之不能亦矜恤之而不忍棄尊賢嘉善是可者與之矣衆粹不能不可者何嘗拒之乎故曰異也且自我而論

不必問人之不可但當知己之賢不賢我之大賢與則我為可者方欲人同歸于善于人何所不容何必拒哉若我之不賢與則我為不可者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是又不能拒也何子夏之不廣也總之子夏之論擇交之道小子所當取法也但不可者遠之而已不

必拒也子張之論廣交之道成人所當取法也但有大善取而用之則兩得之矣

雖小道章

此見君子之學貴務其大也重不為所以不為全從致遠恐泥來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去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論語

三

則泥矣故君子不為也

子夏曰道無往而不在雖百家眾技之小道皆至理所寓必有可觀者焉既有可觀宜乎君子為之矣但其體之包涵者淺斯用之利濟者微推而致之天下之達恐窒泥而不通是以君子但正心修身務其遠者大者而于小道則不屑為也學者可不加所用心哉。可觀猶言可取小道亦是聖人之制作故可觀。可觀跟道字言兼理之所寓用之所資說

日知章

此見為學之道貴日新而不失也重好學二字日知月無忘正好學之實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

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為學者須好學者少如有人焉于義理未知未能者每日之間覺悟求進知其所未亡已知已能者每月之間反復溫習無亡其所能求之敏守之篤有日新之功而無遺棄之失可謂好學也已矣。知是覺悟求進意

博學章 此見致知亦所以求仁也重在其中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四

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人皆知力行而為仁也。而不知致知亦所以求仁。蓋人惟無所用心。則放逸而不存。誠能博學多聞。見以廣其識。而又篤志使無一念之或懈。以切己之事。聞人不為泛設。而又近思。使貼于身心。不為馳想。此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于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不期仁而仁自在其中矣。求仁者。可不勉哉。朱子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意心。着力處。博學是大大規模。近思是漸漸工夫。困勉錄。志是勿以見異而遷。勿以得半而怠。以虛切問。就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的事。近思是思其身心性情之德。切問者凡有疑惑處。問的懇懇切切。極其詳細。近思者將所問者。近裏着。是去想。何者與理相合。何者不與

合 理相

百工章 此見學者功宜專而志宜篤也。重居肆與學字。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天下事功專志篤而後有獲。蓋觀百工平百工之事。未有不期于成者。然不居肆則見異思遷而業不精。惟居官府造作之處。則功專于藝。耳目有所範。心思無所消。乃能有以成其事。然亦有居肆而不成其事者。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五

亦優游之居耳。故既居肆矣而志又不可不務。成其事也。况君子之于道乎。君子之于道。未有不欲造其極者。然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力不篤。惟功專于學。致知以造道之精力。行以体道之大。乃能有以致其道。然亦有學而不能致其道者。亦口耳之習耳。故既學矣而志又不可不務。致其道也。凡事功宜專而志宜篤。如此。朱註前說重在居肆與學。主于居功一邊。尹氏後說重在成事。致道主于立志一邊。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小人章 此為文過者警也。重必字。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過而能改者君子也。若小人之過也。無悔悟之明。遷改之勇。憚于改過而不憚于自欺。故必多方同覆。

以自文焉而過有不日
長者乎人宜知所戒也

三變章 此君子盛德自泰中
節之妙也重三變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屬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屬者辭之確○程子曰他

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屬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

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中和積于內而神化昭于外容貌辭氣關

自人視之有三變焉遠而望之威儀端莊儼然可畏也

可畏似乎與人以難近及近而即之也顏色溫而可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君子信章 此見人當積誠以動
君民也重二信字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

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

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君子事上使下不可不積誠以動之如大兵大

役不能不勞民也但勞非民所願為必平日愛民之心

出于至誠惻怛而民信之而後不得已而勞則民亦諒

我而樂于趨事矣若未信而勞雖欲安民之生而民反

以爲厲已也用人行政之失不能不諫君也但諫非君

所樂聞必平日忠君之心出于至誠惻怛而君信之而

後不得已而諫則君亦諒我而樂于聽從矣若未信而

諫雖欲正君之德而君反以爲謗已也君子可不積誠

以勸君
民哉

大德章 此爲務小節而不立
大德者德也重上句

子夏曰大德不難闢小德自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

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夏曰綱常倫紀大節所在爲大德動靜語默小節所

在爲小德俱有一定之規矩所謂閑也既謂之閑固皆

不可論矣然就二者較之大德所關甚大果能處此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子游章 此言教不可顯等也
重營諸草木四句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

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
掃索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之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

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爲實于學其立教亦從下學處用功子游不知而

譏之曰吾觀子夏之門人小子當使令而洒掃言語而

應對威儀而進退則儘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務

也至于正心誠意乃大學之本則全無之如之何其可

子游譏門人以譏子夏蓋不

思理雖一致而事有先後也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喪致章 此言喪以哀為本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居喪者專尚繁文矣不知喪人子自盡其情也惟極致哀痛迫切之情而止矣何必以文為尚哉夫子游之言意雖崇本務寔而不免有簡忽禮文之弊居喪者宜善體之也

吾友章

此婉言以諷子張之務寔也重末句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寔惻怛之意

子游曰仁心之德也惟務內者能全之若吾友張也才高意廣好為人所難能之事也然心務于外而少誠寔惻怛之意少誠寔則不能全其心之德少惻怛則不能全其愛之理未可為仁也張也蓋反而求于內乎○此欲子張抑過高之心而務乎寔也難能不是美他正是發其受病之源未仁不是訛他正是啟其克復之端

堂堂章

此直言以規子張之務寔也重末句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

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友所以輔仁然必心存于內而後彼此有益若堂堂乎務外自高修飾威儀整飾容貌之張也在已無休認密察之功人不能輔之為仁于人無切惻觀感之助彼亦不能輔人為仁難與並為仁矣張也蓋反而求于內乎○此欲子張欲務外之意而求諸內也與止禮俱是私議以規之上章是貴求仁于近此章是貴求仁于內並為仁雖兼人已略重人難輔已邊

人未有章

此即親喪以感發人之至情也重自致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十一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之用情未有不待勉強而自然盡其極者也求其自盡者必也親喪乎蓋親喪乃人道之大變哀痛迫切發于不自知動于不容已故能自盡其極也苟于此不能盡其極尚烏乎盡其極哉○翼註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固非虧欠而不致亦非矯揉而強致也○困勉錄圈內外註分自然當然看本文只以自然者說而當然意則見于言外

孟莊子章

此表莊子象賢之孝也重不改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

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魯大夫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盡禮死葬盡哀猶人情所可能也至于其父獻子相魯五十年所用皆賢臣所行皆善政為子者固不當輕改但人情喜新適而厭老成喜紛更而厭鎮靜改者甚多而莊子不以已私改父所用之臣與父所行之政是實見父行足法有不忍自我而廢棄者是難能也此直在象賢之孝是不以已私而悖父德

孟氏章

此見用刑者當以恤民為心也重哀矜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三

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孟氏使之為士師因問用刑之道于曾子曾子曰士師掌刑以懲無道之民者也不知民之無道非盡民之過也蓋上失其道民之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久矣汝為士師如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存哀矜之心憫其無道迫于不得已情其教之無道陷于不自知而勿以能得情為喜也蓋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過于法之外得情而喜則不忍之心常行野法之中此士師之所可自盡者也翼註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字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于不得已陷于不自知之情也有罪者亦不可不刑但有哀矜之心則用法平恕

紂之章

此借紂傲人以見下流之不可居也重惡居下流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

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

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自古言不善者必曰商紂自我論之紂之不善諒不至如人言之甚也特其身居下流則為眾惡所歸耳是以君子恐懼修省惡居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于已焉翼註惡非惡人乃自警自戒之意子貢非為紂分辨其意在下兩句耳上二句正言紂身上事下二句因紂以戒後人甚字指惡名所歸天下皆歸即上文所謂甚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三

君子之過章此見君子不諱過而能改過也重君子之過二句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子貢曰人就無過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當時勢變而有過也不自隱諱人皆見之及時過勢遷而更也復于無過人皆仰之與日月之食無傷于明何以異乎

衛公孫朝章此夫子憲章之意也重末二句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能周知古今果何所從學乎蓋疑夫子有常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小。不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者志下焉。字於虞氏。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子貢曰。夫子之學憲章文武者也。文武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之道。尚未失墜於地。而傳寄在人才智敏達之賢者。識其綱領之大者。才智淺陋之不賢者。識其節目之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在焉。道在即學在學在即師在學其大則賢者夫子之師也。學其小則不賢者亦夫子之師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無常師所以成其大也。蔡虛齋曰。謨訓見于言語者。功烈見于事爲者。禮樂文章見于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古

是論道之全体

語大夫章 此發明聖道之難窺也。重不見所以不見由不得其門而入。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人以仲尼爲聖。自我觀之。子貢之聰明才智。賢於仲尼。
賢于二字有議論有實事有旁人口中斷詞有夫子自己供狀。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竈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子服景伯不足其言。以告子貢。子貢曰。夫子與賜所造之高卑淺深。譬之宮之有牆。室淺則牆卑。賜于道阻于上。達其牆僅及肩而已。故人立于牆外。即窺見室家之好。賜之牆也。二句喻造道卑則淺而易見。夫子之牆節喻聖道高也。深而難知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官廣也。

官深則牆高。若夫子道隆於峻極。其牆之高也。數仞必入其門。而後見官中之所有。若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中禮樂器數之美。與百官衣冠師齊之富。夫子與賜所造之分量如此。數仞及肩。以造位高。早言室家美富以蘊藉淺深言。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主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今之人多在宮牆之外。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夫子正不得其門者。謂賜賢于夫子。亦據所見而云。然不亦宜乎。子貢之曉景伯。尊孔子。鄙武叔者。至矣。得其門。泛言成德達財者。皆得入。惟外人爲難耳。

毀仲尼章 此見聖道之不可踰也。重不可毀。所以不可毀在日月無得而踰上。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

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叔孫武叔前言子貢賢於仲尼至此又毀謗之子貢曰無用此毀爲也仲尼之聖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所造雖高丘陵也再有高者猶可踰也若仲尼之高幾乎其毀之欲自絕于聖人之教其何傷于日月之

高乎多見其不自知分量之卑也何足較哉
陳子禽章 此見聖人德化之不可及也二節譏子禽之不智三節言聖德同天不可及四節言聖化神速不可及言化正見德不可及只重德不重化因子禽識淺故推到化上以虛之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六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譬之以宮牆喻之以日月尊之也至矣然不過務爲恭敬以推遜夫師也以是論之仲尼豈賢于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責子禽不謹言

子貢責之曰君子評論人品一言當可卽以爲知一言不當可卽以爲不知一言雖微而知不知保之言不可不慎也子何輕言若此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子以賜賢于夫子亦知夫子之德何如乎凡賢人君子之德思而得勉而中雖曰難及猶可躋累而至也若夫子之德不思不勉無方無體之不可及也猶天以太虛之氣運于於穆之上渾然無迹之不可階梯而升也夫子之德蓋如此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七

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于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特未得邦家而用之耳有如夫子之得邦家者其德化之神速卽古語所謂制田里教樹畜立以養之而民斯遂其生而立學校設庠序以教之而民斯復其性而行立之固循行勸課無綏以安之而民斯愛戴歸往而來導之深提撕警覺鼓舞以勤之而民斯於變時雍而和其生也波澤者衆莫不尊親而榮其死也感思者深如喪考妣而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知夫子之德化不可及益知夫子之德不可及矣子妄謂賜賢于夫子甚智也

四書順義解 下論語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章 此章前入節歷叙帝王之事末一節統論帝王之道以中字貫一中以承天子民帝王相繼相守者以此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九

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昔堯將遜位于舜而先戒之曰咨爾舜爾之德克當天心天相傳之曆數即在爾躬矣然天命豈易承哉堯萬事皆有無過不及之中爾信能擇其中隨時變通執持而用之則四海蒙休民心悅服而天祿可以長保不然則四海困窮天祿亦從此永絕矣可不戒哉堯以中傳舜如此。張彥陵曰按歷數在躬有投大遺艱意中宇在政事上看執字與守字不同守便死然不徒曰執而日允執蓋必隨時處中焉融不滯方是信能執中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正見中之不可不執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及舜遜位于禹亦以此詞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危曰微言中不可不辨也曰精曰一言中不可不擇而守也文雖增于前然總不外一中也是舜之命禹者無異堯之命舜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尙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十 論語

九

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繼禹而膺曆數之傳者湯也湯既放桀乃告諸侯曰子將伐桀之時嘗請命于天曰予小子履敢用玄色之牡敢昭告于皇上帝大君上帝夏桀有罪朕奉天討不敢赦宥天下賢才皆帝臣也朕奉天命不敢違之而不討不有德之人皆簡閱在上帝之心朕不敢違之而不討不用也予之請命如此今予為天子其責更有難辭者如朕躬有過舉之罪是朕所自作無以萬方若萬方有不順道之罪實朕不能教化所致罪在朕躬夫湯于命討之典聽命于天下民之罪歸咎于已無利天下之心有任天下之懼如此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資予也武王克商大資於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資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繼湯而膺曆數之傳者武王也武王伐紂之後散財聚粟有大賞資然非人人而資之也惟有德之善人則與之而是富○因勉錄大資二句謂大資之所富者皆善人也此說合註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

周家之多仁人

武王當伐紂之時誓師之辭曰殷紂雖有至親之多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多仁人同心同德之足恃也今我既獲仁人之助若不往正殷紂之罪則百姓嗟怨有過責在予一人矣其責已之厚如此○百姓有過八字作一句

西書順義解卷之十論語

三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武王既定天下之後而仁義兼施焉如權以稱輕重量以較多寡紂時多取不辜甚矣於是謹之使在官在民皆有畫一之制禮樂制度謂之法度紂時紊亂極矣于是審之使日革損益皆得時措之宜至于有官無人或有人而不得其人者謂之廢官于是修之使在官皆得其人此三者政之大者也蓋之密之修之凡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次第而舉行焉○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三項推廣至盡耳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至于古帝王之後有人無土謂之滅國復其爵土以與之有土無人謂之絕世別立旁支以繼之有德有才而落在下者謂之逸民則舉而用之在武王行所當行未嘗有要結天下之心然滅國絕世其先世皆有功德於民是民所欲興欲繼者逸民是民所仰望欲舉者今興之繼之舉之合乎民心天下之民自翕然向化而歸心焉其更新之治如此○徐岩泉曰上是盡義截然齊一下是盡仁藹然太和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不但此也武王所加意而尤重者在民養生之食送死之喪追遠之祭所以立人紀厚風俗也○三者尤切民

西書順義解卷之十論語

三

生日用故特重之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

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

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

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

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

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合而觀之由堯舜至湯武禪讓征誅事不同而道同總不外寬信敏公而已寬以恤民則量容天下自得衆心

之歸附信以出令則誠聯天下民自依賴而在焉敏以勤政則勿怠勿荒百度振舉而自成功公以裁物則賞罰予奪無黨無偏而人心歡悅此帝王爲治之道也唐曆數之傳者可以知所法矣

從政章 此記夫子論政以繼帝王之治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反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政之益於民者有五美當尊而行之害于民者有四惡當屏而去之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施恩於人惠矣而不費已之財用民之力勞矣而民不怨心有所慕矣而不失之貪體常安舒泰矣而不失之驕尊嚴可畏威矣而不失之猛此五美之目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 論語

三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田里樹畜民自有之利也君子因以導之有益於民無損於已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君子用民之力必擇可勞之事與時而後勞之是以使民自忘勞又誰怨君子之心欲立達天下是欲仁也而天下果遂生復性而得仁愈欲愈公又焉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與事之小大總以敬謹之心處之

無敢慢忽則人治事理而心廣體舒並非矜已以傲物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容觀嚴然全無褻狎人自望而敬畏之則威爲德威而非聲色所當尊也。說統利雖民所自有然非人主爲之經畫則利不能興故利之所在即是惠不費二字全在因字上看出。蔡虛齋仁就政說亦跟心來仁是我心欲達天下得仁是果于天下有濟愈欲愈公又焉貪。蔡自敬謹中來惟心存敬謹則待人處事皆無愧怍故氣象之間自然從容安舒而泰不好高自大而驕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去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 論語

三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卽刻忍弗能子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倍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矣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欲民爲善當先教之若平日不教而遽殺不善是殘酷不仁謂之虐凡有與作當先戒之若不戒之于先而遽視其成功是卒遽無序謂之暴凡有征求當先令之若慢令于前而刻期責之于後是

有意害民謂之賊至于有功當賞必當其時則人蒙恩而感德矣若猶之與人也出納之際吝惜不果謂之有司而非為政之體也此四惡之實為政者所當屏也導之屏之從政何難哉。戒就急公上說令號數求上說慢令出于有心故謂賊。

不知命章此示人以當知之要也重三知字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子曰吉凶禍福有定數謂之命人必知命則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乃有以為君子若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行險微倖無所不為矣無以為君子也。張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論語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威儀揖讓有定體謂之禮人必知禮則有所持循而操守有據乃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品節不能詳明度數不能精密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脩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得失是非由內達外則有言人必知言則在我有灼見而在此人無通情乃有以知人若不知言則羣言淆亂無折衷邪正無由分善惡無由辨無以知人也苟能知此三者則上足以達天之理內足以成己之德外足以盡人之情君子之事脩矣。集解言是心聲知言者因人之言知其所以言直窺他心之隱微處故可以知人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論語

金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下論語終

四書順義解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駟人也

本亦作鄒受業子思之門人王邵以人爲行字而趙氏註

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

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尤長於詩書程子曰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連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

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

氏謂孟子長於詩書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

而己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

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

西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

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

四書順義解 孟子序說

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襄王時事與史記

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當是之時秦用商鞅

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

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

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

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

按二說不同

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于此語非是殆襲前人又非鑒空撰○又曰孟

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

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又

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

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

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

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

四書順義解 孟子序說

孟子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

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

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

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

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程子又曰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主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

四書順義解

孟子序說

三

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

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力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四書順義解

孟子序說

四

四書順義解 上孟子

任邱劉琴著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見孟子以仁義救世意重仁義二字首二節序事三節一章綱領四節言求利之害五節言仁義之利沐節頂上結之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營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孟子抱道自重不往見諸侯適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因自鄒至梁見梁惠王蓋欲行其仁義之道也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王曰士之至吾國者皆欲利吾國者也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益吾國乎其所謂利蓋富國強兵當時之所尚也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同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倣此

孟子對曰王欲治國何必曰利亦有愛民育物之仁就理制事之義之可言而已矣。張彥陵曰這兩句且只來。二句過其欲而引之於理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

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乘去聲廢於飽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

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

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

壓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

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

未肯以為足也

王亦知言利之害乎王大夫士庶之倡也王自計曰何

以利吾國將見大夫亦自計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亦

自計曰何以利吾身言利則思取乎下言利則思取乎上

上下交相征取乎利而國危殆矣國危何如如天子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公卿千乘之家諸侯千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大夫百乘之家蓋地位相近陵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君萬乘而臣取千焉君千乘而臣取

百焉十分取一不為不多而足于用矣苟為後守分之

義而先謀富彊之利不弑君而盡奪之不鑿足也此言利之害也。張彥陵曰王曰節以首句為綱王為太夫士庶之表率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自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曰字是心口相商意後義字指名分言凡分所當得謂之義與上仁義義字有別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遺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還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若舍利而言仁義夫豈無其效乎上以仁倡則下皆化而為仁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愛親未有仁而忍遺其親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者也上以義倡則下皆化而為義義主於敬敬莫先於敬君未有義而敢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之利也。胡雲峯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出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

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

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

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由此觀之王亦曰仁義以收愛親敬君之效而已矣何必曰利而開弑奪國危之禍乎。末節頂上二節結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四

獨其急於仁義而絕於利也

沼上章

此見人君當公樂於民意重賢者上不賢特反足上意首節序事二節綱領三四節分應賢者二句指出借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獨字正不賢者所以不能樂處註能愛其民不恤其民深得借樂獨樂之旨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

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在梁一日見梁惠王將決其仁義之行也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一見孟子若愧所顧所立之非問曰古之賢者以勤政為急亦樂此池沼雁鹿乎王為此言正天理萌動之機也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孟子迎而導之對曰惟賢者而後能享樂乎此若不賢者雖有此亦不能安享而樂之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靈音棘鹿音憂鶴詩作鴈戶角反於音鳥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五

之篇經量度也靈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園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勿謂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何言乎賢者而後樂此文王古之賢者也論大雅靈臺有云文王經始靈臺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正其位庶民皆來攻治之不終日而即成之當經始之時王恩勞民戒曰勿亟亟庶民咸王平日之恩知子來父事而來臺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易喪去聲女音汝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六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時言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軍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何言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夏桀古之不賢者也湯誓節時述民怨桀之言曰是日何時而喪乎予受虐太甚寧與女偕亡夫人君不恤其民民即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其樂哉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可不偕樂於民哉岱雲民欲偕亡向推開不指桀說

寡人之於國章此見人君當盡心以行王道也重王好戰以啟其明三節王道之始在與自然之利四節王道之成在定經制之善末節勸王急除虐政而盡心於王道王無罪二句緊與首節何也相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

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治國也憂勤撫字亦可謂盡心焉耳矣如河內凶荒則移其民之壯者于河東以就食移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七

其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備移者河東凶移民移粟亦如河內然徧察鄰國政之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宜乎鄰民日少梁民日多矣乃鄰國之民不見加少寡人之民不見加多何也意者歲凶之故耶亦無如何耶。張夢陵曰按通章當以盡心為王事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為之也看他許多經制區區盡心一件不從不忍做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者特民聞之粟耳而況不知檢不知發心忍極矣安得言盡耶孟子指出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又曰盡心豈敢竟說河內凶句正盡心之事又曰何也二字是提到底內上去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含罪歲意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益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

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

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末矣

孟子對曰王素好戰請以戰喻方戰之時填然擊鼓而進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之為悞則何如曰不可彼五十步者直不能百步耳是亦敗而走也曰王如知敗兵不可相笑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夫鄰國不卹其民猶百步之走也王行小惠以養民猶五十步之走也乃望

民之多於鄰國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八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罟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口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網未備且因天地

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王欲民之多于鄰國。惟盡心於王道而已。凡有興作不違耕耨收穫之農時。則民得盡力於南畝。穀不可勝食也。佐穀之用者有魚鼈。木數罟不許入洿池。則生息日繁。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木零落之時。方許入山林。則生長茂盛。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者得以遂其欲。喪死者得以盡其情。均無所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生植。民心得此王道之始。法制未脩。不過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行樽節愛養之事也。蒙引曰。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恤民生爲本。張彥陵曰。只說生殖繁多。尚未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九

說到人食用上養生喪死無憾方是食用。精言農時者耕耨收穫之時也。民不能皆有田。故但云農時以天言也。下其時者民之時也。民皆有田。故時爲其時。以民言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則去聲後皆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

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

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

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

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

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

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悌與理同老人頭

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

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

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十

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王道之成何如一夫受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樹之以桑以供蠶事則帛有所出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又一大授百畝之田勿奪其耕耨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食既足教化可興乃辨邪說具文誦版庠序之教又丁寧反覆申重之以孝悌之義則人皆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教養既成七十者得衣帛食肉黎民得不飢不寒然而不爲王于天下者未之有也此王道之成也。困勉錄云上節言民生已恤民心已

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詳言立制之事。張彥陵曰勿奪其時即上不違農時但順道其所欲曰不違逆體其所惡曰勿奪三可以字須重立法制者身上看。翼註曰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皆責師儒設條列罪邪說熱具文說號乎一稟天命人心之正困勉錄云中字須刻入一番與教字有別有提聖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畫一之意不徒是一番訓迪。精言二畝半在邑邑如村落之類當是平原可居之地趙氏以爲城邑非也若城邑則春令民畢出在野將城爲空城冬則畢入於邑一邑宜足容四郊之民乎

苟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率平表反刺七亦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十

檢制也率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

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今王不能行王道厚斂于民以養禽獸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制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以致途有餓殍而不知發倉廩以賑之其所以移特民間之粟而已至于人餓死則曰非我不盡心也歲凶故也是何異于操兵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不盡心也兵殺之也夫飢民者歲牧民者誰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殺之也夫多於隣國而已哉。張彥陵曰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又曰無罪歲便含罪已修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寡人願安章 此見唐政當急除也通章是借賓形主犬馬終言使民飢死甚于作備提省處全在爲民父母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梁惠王曰夫子以王道教寡人至矣但治道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夫子之教夫子雖言無難可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反

挺杖也

孟子欲王急除虐政恐其不自反而先詰之以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均致人于死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又曰殺人以刀刃與虐政有以異乎曰均致人于死地無以異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曰王既知虐政無異于刀則當急除之矣今王庖有肥肉廄有肥馬致使民有飢色野有餓殍厚歛于民以養禽獸此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若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夫獸彼此相食同類互殘且人惡之况君若為民父母而所行之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則足以子民之責而為殘民之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蔡虛齋曰獸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為殘民之事作俑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為去聲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

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

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

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夫率獸食人不惟有愧于父母而且貽禍于子孫昔仲尼曰始作俑以殉葬者其心不仁必無後嗣乎夫仲尼之惡為其面目機發太象人形而用之殉葬也象人而用尚且惡之如之何其行厚歛之虐政實使斯民飢而死也其不仁不尤甚乎此虐政所以當急除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晉國天下章此見人君當強仁而王意通章總以百里可王句為主施仁政是綱省刑薄歛是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二字末言無敵正所謂可王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與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

之願比死者一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

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

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

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此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梁惠王曰晉國在先世土地甲兵天下莫強焉與之所知也傳及寡人之身東欲于齊戰車于馬陵長子申死于陳焉正喪失少梁河內等處于秦共七百里南受挫辱于楚為楚將昭陽所敗辱及元人如此寡人耻之願為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以復振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孟子對曰王毋謂喪敗之餘不可復振也地方百里苟能自強即可以為王于天下況堂堂千里之梁國乎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

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主

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耨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可王之道亦行仁政而已王如施仁政于民省減刑罰不濫及于無辜薄征稅歛不過取于額外則民不為嚴刑厚故所苦然後得盡力于農畝則深耨更則易耨壯者又以仁政寬恤之暇日脩治其孝悌忠信講明而力行之入而在家庭以孝悌忠信事其父兄出而在外以孝悌忠信事其長上平日尊君親上一旦有事自然樂于效死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張彥陵曰日省口薄全要發他不忍的念頭方切仁政上報是刑獄所寬之日也。困勉錄曰耕耨以下依註是省薄之效然是說能省薄然後民得盡力於耕耨而有暇日以

修孝弟忠信非謂一省薄而自能耕耨自能孝悌忠信也。翼註曰修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孝悌忠信存疑不分貼父兄長上為長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

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何也彼齊秦楚嚴刑厚斂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以致父母凍餓兄弟妻離故不仁極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主

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彼不仁而陷溺其民王率尊君親上之民往而征之以正其罪民且歸服恐後矣夫誰與王敵此堅甲利兵之所以可撻也。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故古語曰仁者之君所向無敵觀于此語王請勿疑百里可王之言而決意以施仁政可也仁政可王又何必

怨雪取之足云哉。梁無知曰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聖賢治之所以不帝王者俱是疑作梗耳若能自信而不可為

見梁襄王章 此見一天下在于行仁意道章只重不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孟子見梁襄王不得行道于其父猶欲行道于其子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
沒反惡平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七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乃王殊不足與有為既出梁境述語人曰吾向見梁王容貌尋常遠望之不似人君之度近就之而不見所可畏焉且詞氣急遽卒然問曰列國分爭天下惡乎安定吾對曰分則爭合則定定于權歸一統而已。定字註加何所二字是問定之由不指人說亦不指時說

孰能一之

王問也

王又問曰列國之君勢均力敵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吾對曰惟不好殘殺民命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王又問曰列國之民為若所制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定於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浥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六

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欲與之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沛音勑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微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子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

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
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
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吾對曰果不嗜殺天下莫不歸往而與也王知夫苗乎
七八月之間正雨時忽然大旱則苗槁矣幸而天不
嗜殺油然蒸然而作雲沛然和暢而雨則已槁之苗
淳然暢茂而與之矣其與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
爲人牧者嚴刑厚斂爭地爭城未有不嗜殺人也民
猶早苗耳如有不嗜殺人之者何異油雲沛雨乎則天
之民心悅慕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爲君矣誠如是也則
民身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故曰天下莫不
與也王與吾問答如此然不足與有爲已大概可見矣
○翼註曰不嗜殺人包得廣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之不
但操刃也。徐玄庵曰人豈有嗜殺人之理人豈有嗜
殺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與兵構怨是也。黃輯五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

孟子

苗喻民稿喻民不歸與喻民歸無君仁而民不歸者無
天雨而苗不興者其應至速而不爽精神在二則字都
重下截。翼註曰望
以心言歸以身言

齊桓晉文章

此言人君當黜伯崇王以不忍之心行

段至是心足王是因王有不忍之心而許其足王次
段至遠庖厨是啟王察識此心三段至善推所爲是
啟王擴充此心四段至孰能禦之是端王不能擴充
之由在于大欲未段言制民恒產正是保民之實政
一章大意當疊疊看王在保民保民在不忍不忍在
推恩推恩在去大欲而發政施仁發政施仁在制民
產恒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

皆霸諸侯者

齊宣王問曰五伯迭興桓文爲盛齊桓晉文經楚伯業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
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
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孟子對曰臣學本仲尼仲尼之徒羞稱五伯無道桓文
之事者無道則無傳是以後世無傳焉無傳則無聞臣
未之聞也必欲臣言而無已則有王天下之道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伯以事王以德人君德必何如則可以王矣曰德莫
大于保民保民而即王莫之能禦也。陳新安曰王道
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是一章之綱領
。蒙引德字輕看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訖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牛何之對曰將以繫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觫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繫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

哉有諸
觥音核舍上聲觥音
觥音速與平聲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王之臣胡斨曰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殺之取血以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鐘與曰廢鐘則廢樂廢樂則廢治何可廢也以羊易之臣聞于胡斨者如是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棘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曰有之曰是不忍之心卽足以王矣但彼時百姓皆以王愛牛惜費也臣固知王的不忍殺觫也。蒙引是心足王不是愛一牛便足王天下爲有此心在擴而充之則可以王天下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察識只是察識愛牛之心孟子要王認得此心不自外得旣認得則凡遇善心發時皆可識之而有以爲擴充地矣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
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一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

不如是也

王曰夫子不忍之言誠然但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
如百姓所譏者然齊國雖禍小吾何至愛惜一牛卽如
夫子所言不忍其殷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
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皆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
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孟子欲王察識此心先難之曰王無異于百姓之以王爲愛惜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彼百姓惡知王之不忍哉王若痛牛之無罪而就死地牛無罪羊亦無罪牛畏死羊亦畏死則牛羊何所分別焉乃舍牛而易羊也王乃不能察識但順孟子所難而笑曰是以羊易牛誠何心哉愛財不忍幾不自識我非愛其財而何故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困勉錄曰是誠何心爲愛爲不忍自家都不識了。蒙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我愛也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罾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入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孟子

孟子乃解之曰百姓愛財之言無傷于王之木心也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巧術也以見牛之殺豚未見羊之殺豚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此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所害此所以為仁術也大凡君子之于禽獸也但願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苟聞其哀死之聲便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為養與祭有故用禽獸則遠庖廚以預養仁心而廣為仁之術也說統陶會稽言兩全無害牛得生固無害羊雖殺亦無害蓋牛之無害已感之仁也羊之無害未感之仁也按此講兩全無害較以鐘得罾牛得生為兩全者頗勝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

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王聞孟子見牛未見羊之言而說曰詩巧言之篇有云他人有心予忖度而得之正寡人有心夫子能忖度之謂也夫以羊易牛之事我乃行之及聞牛羊何擇之說反而求之不得吾心之不忍者夫子以見牛未見羊言之于我前日不忍之心尚有戚戚動者焉但此心甚微為王甚大夫子言之是心足王不知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是王雖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孟子

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孟子後王擴充此心而先之曰有白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不足以舉一羽之輕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足以見真薪之大則王信以為然而許之乎曰否未有舉重而不舉輕見小而不見大者孟子曰王既不許則知此心之所以合于王矣蓋惻隱之發民切而物緩推廣仁術民易而物難今王之恩既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矣察秋毫已而功反不至于百姓是不足舉一羽見真薪也緩急難易倒置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非無明也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能之而不為也非為之而不能也。姚元崇曰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蒙引單言親親仁民愛物俱可用恩若推恩皆有次第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孟子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

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

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之大以超北海之廣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保民而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保民而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孟子

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王之不王由不用恩王欲為王在用恩而已王有父兄之老王欲盡孝悌以老吾老之老知人亦欲老其老因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老其老王有子弟之幼王欲施慈愛以幼吾幼知人亦欲幼其幼因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幼其幼天下雖大無一人不被吾恩恩之及於天下也如運掌之易耳詩思齊有云文王為西伯也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何言乎言舉斯心加諸彼寡妻則好合加諸彼兄弟則既翁加諸彼家邦則齊治而已夫寡妻兄弟家邦不外此心之加而老老幼幼之恩獨外此心之加乎故為君者推老老幼幼之恩包涵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善推來是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此獨何與是起下與兵構怨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王蓋未取而度之耳物有輕重必權然後知輕重物有長短必度然後知長短凡物之輕重長短皆當權度為然況心為萬事之衡應乎接物當權度其輕重長短為尤甚蓋物不權度所失一物之心不權度萬事皆差王請取本然之權度度之則愛物之心自不至重且長仁民之心自不至輕且短矣。因勉錄曰上文既言獨何與則宜緊接與兵構怨矣却又說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說出所以倒置之故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練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今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者何哉抑王欲與甲兵以示威危士臣以取勝結怨于諸侯以稱雄然後快于心與。困勉錄曰然後快于心與又是挑動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所必有但為欲所蔽耳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王曰否三者皆不仁之事吾何快于是但我之與兵構怨將以此求吾所大欲也。說統吾何快於是此是他殘忍中隱隱有一段痛楚良心何之解離然而發者政此物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

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闢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孟子

三

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以大欲難以語人但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之味不足于口與輕煖之衣不足于體與抑爲華采顏色不足視于目與靡麗之聲不足聽于耳與便嬖幸之人不足使令于前與之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不求而自得而王之與兵構怨豈爲是哉曰否此非大欲吾之與兵構怨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既不求而一身之奉臣可知已欲闢辟土地使封疆日廣朝服秦楚使大國稱藩蒞蒞中國而宅中國大安撫四夷而荒服皆賓也以與兵構怨之所爲求一統無外之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必不可得已翼註肥甘五項孟子明知王不欲此乃先以探之者見得若除了此五項必定是圖王業了再無走路矣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鄉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

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王曰大欲之難求若是其甚與曰殆有其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後災可得聞與曰鄉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土地之小固不可以敵大人之寡固不可以敵衆甲兵之弱固不可以敵彊今海內諸侯之地方千里者九國齊合集四鄙僅有其一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孟子

三

欲以一服八大小衆寡強弱之相應何以異于鄒敵楚哉所以謂有後災也王必求大欲蓋亦反其本矣困勉錄曰方千里者九只是大衆說不可以九國實之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應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

意同

乃才德何亦發政施仁而已今王誠以不忍之心發之
政事以施仁恩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以行其
道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者皆欲藏
于王之市以集其貨行賈者皆欲出于王之塗以行其
其往來天下之民欲疾其君之暴虐者皆欲赴王而
于王人心之歸如是孰能禦之天下之欲共聚于王則
王之大欲不求自得何必與兵構怨哉。張彥陵曰此
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以施仁申說四欲字正與大欲
欲字相應要見合天下之欲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什
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困勉錄云發
政制產皆本仁心來但發政施仁句施仁二字頗輕蓋
本于仁心而發政以施其仁也不可即以白文仁字為
主翼註
不是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以教我我雖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王曰吾資質惛昧不能遽進于發政施仁矣願夫子輔
翼吾之心志明以教我政如何發仁如何施我雖不敏
請嘗試而行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

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

反虞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

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

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日仁政莫先于制產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嘗學問
知義理為或能之若民則無恆產則無恆心苟無恆心
放縱偏辟邪枉侈肆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
之以懲其惡是用罔以取民命也焉有民之仁人在
位罔民而可為也恆產所係之重如此。張彥陵曰此
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言無恆產之弊至於
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
于犯刑此恆產所以不可不制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

也輕

高許六反下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度地居民計口授田必使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有
所蓄積亦免于餓死逃亡民遂其生如此然後設教驅
而之善以復其性有所資無所累故民之從之也輕此
所謂有恆產而有恆心也。張彥陵曰此節制字重看
有區畫分授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纔見
制產之妙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

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今也制民之產不遵古法專務厚欲何不足以事父母
傷不足以蓄妻子樂哉且終身窮苦一遇凶年即不免
于餓死逃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矣張彥陵曰此非百畝之田之
謂無恒產而無恒心也。張彥陵曰此非百畝之田之
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說
統恒心只是一箇虛言之曰善實言之曰禮義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
文

王欲行發政施仁之事則盍
反其本而制民之恒產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

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
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

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

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

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

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

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

心而專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

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制恒產之法若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帛有所出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孕字之時則

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耕

收穫之時則教有所出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恒產制

而恒心生謹庠序之教又申重之以孝悌之義則民

皆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五

十七之老者衣帛食肉少壯之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所謂保民而王者如此區區伯功何

足道哉。張彥陵曰五畝節正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

百畝蠶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

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

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歸而

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幼

幼各得其所以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區畫出來所謂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章此見人君當與民同樂意重好樂甚不若與人不若與衆引動甚意鼓樂二節槩形甚不甚之情而見其當甚與百姓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
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
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
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爵也言近於治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莊暴見孟子曰暴當進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敢輕有以對也敢請問曰好樂何如有妨于治否乎孟子曰王之好樂若盡其量而甚則齊國其庶幾治乎○陶石簣曰未有以對蓋以君之好尚當慎其趨臣之愛君必防其漸當時可否未決故未得所以對孟子告暴但言好樂甚可以致治而不言所謂好之甚者何如正欲發暴之問以闢其蘊使得轉聞於王惜暴不能再問故有他日之見以發之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孟子但言好樂甚而未言其所謂甚正發發暴之隣以
闢其蘊使轉聞於王耳惜暴不能再問而去故他日見
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慚所好之非正乃
見子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威英韶濩之樂也但好世

俗鐘鼓管
絃之樂耳

曰王之所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打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先王之樂好之甚固近於治世俗之樂好之甚亦近於治今之樂固猶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
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情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曰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可得聞與孟子欲告王以同樂之旨而先發動其同樂之情改語之曰臣且聞王獨作樂以爲樂與人作樂以爲樂就樂曰不若與人其情舒也曰與少作樂以爲樂與衆作樂以爲樂就樂曰不若與衆其情暢也

臣請爲王哀樂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孟子因而引之曰王既知此則明作樂之情矣臣請爲王言好樂之甚不甚○淺說王如知此則所謂好樂甚而齊庶幾者臣請爲王言之矣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飢寒
頽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

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之
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不好樂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
不與民同樂也

慶子六反類音遇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頽頽
也然蹙頽則蹙其頽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
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設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不好鼓樂已則樂已夫何使我
困窮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
田鼓樂而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華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不好田獵已則樂已
夫何使我民困窮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皆離散民怨之如此者無他由平日不推好樂之心登
政施仁而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不甚者也。此二節
孟子不便告王以好樂之甚先以作樂所應之民情推
其獨樂借樂之效正欲王觀民情而好樂甚也故末以
好樂之甚告之俱是虛景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
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
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設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幸哉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
何以能鼓樂使我得聞至治之音也今王因鼓樂而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幸哉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不然而何以能
田獵使我得觀太平之象也民喜之如此者無他由平
日推好樂之心發政施仁與民同樂故也此好樂之甚
者也。陶石簫日兩節相形要見民猶是民而哀苦忽
變為懼忻可見好樂宜甚不宜不甚要得引君意。困
勉錄云存疑謂何以之上不當用不然二字看來即用
不然字亦不碍其為欣幸之辭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
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
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
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
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
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
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
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
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
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今王好樂而與百姓同樂使民安居樂業則天下歸服而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文王之囿章此見人君當公利於民也重與民同之同之為阱於國中兩句對照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囿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堯

齊宣王修為苑囿民惡其大當時依讓之臣必有引文囿為解者故見孟子而問曰吾聞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

于古傳或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芻草也蕘薪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文王之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而民間芻而牧養蕘而採薪者咸往焉雉而逐禽免而逐獸者咸往焉與一國之民同之用者多出者少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張彥陵曰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在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今王之囿異是臣始至齊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自郊及闕之內有囿方四十里百姓有誤殺其麋鹿者加以重刑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犯不敢避不能民以為大不亦宜乎王法文王與民同之可也困勉錄曰依禮書古者百里之國二

十里之郊註云云者以此時齊地已不止百里耳交鄰國章此見人君當仁智以睦鄰勇以戢暴也勇為仁智之用正以濟仁智所不及也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罕

然仁必流於姑息而貽害於人智必流於畏葸而受辱於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

次人節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齊宣王問曰列國分爭日無寧宇不知交鄰國以講信修睦有道乎孟子對曰有道惟仁者能之洪測但為能以已之大撫字而事人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明義理識時勢為能以已之小恭敬而事人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事葛指道之牛羊往為之耕事昆夷指兵刃不加令其自服事獯鬻事之以皮幣大馬珠玉事吳身為臣妻為妾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望

規模也

夫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偏覆無不周徧有容保天下之氣象也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有保守其國之規模也張彥陵曰樂天畏天上文事小事大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仇滄柱樂天者保天下將天字看作蒼皇維皇不作天理看者候將保天下認作王天下反云樂天者無意於保天下者候保天下指小國受庇言泛作黎民冀德講者候保天下之氣象從寬洪惻恤上看來實有其事虛摹氣象者誤

詩云威天之畏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詩周頌有云人惟敬畏上天之威命于是保守其國而勿失此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可推已王能仁智何患交鄰無道乎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王曰大哉仁智交鄰保國保天下之言矣但寡人有氣稟之疾寡人好勇則大侵小慢恐不能卹之事之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對曰王請無好血氣之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之劍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好義理之勇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望

而大之。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震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可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却不妨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

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

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諸人侵阮徂共之衆也

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

之大勇也

好大勇者其惟文王乎詩大雅皇矣有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文王赫斯怒于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

共之衆振德揚威以尊厚我周之福澤以答對于天下
仰望之心此文王所好之勇也文王一怒除害人之亂
由是強不妄弱衆不暴寡而安天下之民勇
何大耶。人心歸則天命集故曰篤周祜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
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
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
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望

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
言武王亦大勇也

書泰誓篇曰天生此下土之民作之君以養之作之師
以教之天意惟曰其助上帝以安民故寵異之以四方
而居君師之位也我今受上帝之寵異凡有罪者我得
誅之無罪者我得安之惟我在此位天下曷敢有過越
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觀書之言設當時有一人衡行於
天下武王必耻而誅之此武王所好之勇也而武王亦
一怒除殘伐暴而安天下之民勇何大耶。雙峯書言
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之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
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
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
大異不同。翼註曰一人泛說不指紂。輔慶源曰寵
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直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
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
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

越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
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
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
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
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
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
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今王亦如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民皆望王拯已
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是勇爲仁智之作用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昌

正以濟仁智之不及
也王何以爲疾乎

雪宮章 此要人君同樂於民而行補助也樂民之樂
旨意已盡下不過引齊故事欲王納諫以與民同樂
也其關係實事處在補助其打動齊王處在君臣相
悅其愛君之情在贊
晏子好君二字托出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
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
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
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
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

也
齊宣王就見孟子所館之雪宮因自誇禮遇之隆曰然
人館夫子于此宮夫子固有此樂矣但不知天下之賢
者亦有此安居之樂乎孟子對曰人君以此待賢賢者
固應有此樂但人皆有所樂若不得所樂則非得其上
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夫上下本有定分不得所樂而卽非怨其上者不安為
下之分固非也既為民上便是民之父母而不推所樂
以與民同樂者失其為上之道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

四書願義解卷之一 孟子

聖

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
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不與民同樂民固非之與民同樂民寧不感之乎如君
所欲與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池鳥獸之樂同樂
則同憂如君所憂勿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則同
患之憂君民同樂是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君民同
是憂不以一己而以天下憂樂相通上下無間然而民
心不歸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可不與民同樂哉此
節上四句寫憂樂相通下二句就上文寫出大同氣象
逼下王字欲勸齊王非別有一意也張彥陵曰樂以
天下二句兼君民言而以君為主言人君以已情通於
民因使民情通於已是人君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也
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
天下此全是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
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
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
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臣卽齊之先事言之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欲觀
于轉附朝儻二山連海濱而南至于琅邪之邑吾聞山
川風土可一覽而得其概矣但不知何所修為
而可以比于先王之觀稱爲盛事傳爲美談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
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

四書願義解卷之一 孟子

吳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特許也
省悉音足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士也述所職職
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稱行
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
以病其民也

晏子對曰一遊觀而欲比先王善哉問也先王之法天
子十二年適諸侯名曰述符述符者述察所守之國人
民政事之治否也諸侯六年朝于天子名曰述職述職
者陳述所受之職以聽天子之黜陟也無有無事而空

行者不但此也王與侯又每歲省耕而發賑以補不足秋省斂而周急以助其不給故夏諺曰吾王不遊則補助不行吾何以樂其休吾王不悅豫則不知民之不足不給吾何以得其助一遊一豫有思及民爲王上諸侯取法之度此先王之觀也。此節重省耕省斂上巡狩遠獵是先王遊觀之最大者故統言之夏諺只上所有耕省斂就依助是一意自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謂晉諸侯乃作惡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明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晉行師從糧謂糧糈之屬明謂側目貌胥相也譏諂也怨惡也言民不厭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

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今也不然大國君出則尾從之師行而糧食從之小民供給奔命飢者弗得食勞者弗得息民不勝勞由是顯明相讓誘民乃作惡心懷怨惡是上方逆天子養民之命以殘虐下民其飲食之侈靡若水之流以至有流連荒亡四者之弊爲所屬小國諸侯之憂。張彥陵曰是誘愚是怨還作兩意因其有誘言而知其有怨心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

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何謂流連荒亡也從水順流而下遊蕩忘反謂之流連水逆流而上留戀忘反謂之連從田獵獸無厭以至廢時謂之荒宴樂飲酒無厭以至失事謂之亡此今時之弊也。四書解曰從流下節是實事不但釋其義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

若先王非巡狩則述職非省耕則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惟在君以今時之流連荒亡爲戒以先王之補助爲法決意而行之也何先王之不可比哉。翼註曰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詔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

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

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重

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五

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景公問言而說告戒于國以示更新時維春也乃出舍于郊次以便省耕十是始興發倉廩以補不足既而召太師曰君臣相得自古為難今我聽晏子之言是君臣相也晏子得以行其志是臣說君也爾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誌其盛蓋所傳徵招為事角招為民之樂是也臣猶記其樂章之詩曰畜止人君之欲其心何尤夫詩言畜君者正晏子愛好其君以此先王也齊之君臣相與有成如此王于臣同樂之言說而行之何王之不可致哉

毀明堂章

此勉宣王行王政重欲行王政句首三節欲宣王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因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吳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已久人皆謂我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此堂不如毀之我聽人言而毀諸抑且已而不毀乎彥陵初說重毀諸再說重已乎從再說者甚多但玩註天子不復巡守二句與一旦字及下白文則勿毀句似初說合註玩註且字似重毀諸是諸侯去其籍之意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扶

三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

王矣何必毀哉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出政令之堂也王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

因書順義解

卷之一 孟子

辛

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澮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

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胥可也然困悴貌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王政莫善于文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分取一待農何其仁也仕而有功德者子孫世與之祿報士何其厚也道路之關都邑之市但譏察奸宄而不征取其貨禦暴而不為暴也蓄水之澤通水之梁無禁其漁利同利而不專利也罪人止及其身不及其妻子用法寬而不苛也此王政之大端也至于夫妻父子人情最切老而無妻曰鰥夫老而無夫曰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子此四者乃天下最窮之民而無可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加意斯四者詩云可矣富人最可哀者惟此鰥獨此文王所以先加恩也王政之可行者如此。曰因明堂開陳王政不引周武所制為法而特舉文王治岐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一見文王草創時尙然况今典故明備一見王政原是救時上策弱小可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至

圖與。四書脈曰治岐二字是冒頭耕者五句是惠平民無妻至末是恤窮民。老而無妻六句只敘他可哀情狀見當加厚宜輕過而歸重必先句引詩重末句見文王所必先以其可哀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候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

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聞言有感曰善哉治岐之言乎曰王如善之何為不即行是政王曰寡人有氣稟之性寡人好貨好貨則取民無制不能行王政對曰好貨何妨昔者公劉好貨大雅公劉之詩曰公劉在兩岐時乃田有露積乃家有倉廩乃裹此餼糧于無底之橐于有底之囊思遷都而安集其人民用光大其國家妨稼之弓矢斯張與于戈戚揚無一不備于是啓行自邠遷邠焉觀此詩知公劉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民故民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至

也富足如此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都邠而開王業王如好貨如公劉與百姓同之導利以厚下約己以裕民使民各遂其好貨之願于王何難之有。四書脈曰按公劉遷邠在平定安集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後故以完家室為務上節看二個有字即所欲與聚念頭下節看兩個無字即所惡勿施念頭文王發政施仁不外乎此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事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秦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曩感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

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夏父太王名也來朝走馬獵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美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墨

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王曰寡人又有氣稟之疾寡人好色好色則心志憂戚不能行王政對曰好色何妨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大雅綿之詩云號古公名直父因避狄難來朝走馬率循西水之濱至于岐山之下爰及其妃美女同來相卜是

子此詩言如此當是時也太王推好色之心以及民使民內無無夫之怨女外無無妻之曠夫王如好色如大主與百姓同之保全其家室完聚其夫婦使民各遂其好色之願于王何難之有惟在王行之耳行王政即可生明堂以出治何必毀哉。引大王詩見所好得其正補說當是時三句見其推己以及民。翼註無怨曠以還國全民言。業引註胥相也字居也謂來相其居蓋同時率西水許而至于岐下也。陳新安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美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辯

王之臣章 此見人君當責難于已前二節借友臣之不治之內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墨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孟子因王不治國設喻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之衣食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及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負託之友則當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如士師不能治其所屬之士則王如之何處之王曰曠職之臣則當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因其明而進曰若四境之內政事廢弛人民困窮而不治則如之何以處之王乃旁顧左右以避其嫌而

言他事以亂其辭其憚于自責耻于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張彥陵曰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又曰四境之內不治亦只是大

樂冷諷他不著宜王身上

故國章此見人君當慎于用賢也重如不得已句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

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孟子因齊宣王輕于進退人才乃見之曰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謂之故國者非謂宗廟社稷中有喬木足為觀瞻之謂也乃有累世勲舊之臣世篤忠貞肯為依賴之謂也然世臣必自親臣始今王並無腹心相托休戚相關之親臣矣昔者所進用今日亡去王並無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設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

邪

王曰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不識而誤用之故去亦不以為意耳吾請自今始將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庶乎所用皆才有

親臣有世臣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

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

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孟子曰知人則哲自古為難國君進賢選退之時再三詳審如不得已何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別進疎遠之人而用之是將後日之卑踰于今日之尊後日之疏踰于今日之戚非禮之常可不慎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

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

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慎之何如有人于此左右近習皆曰賢未可遽信而進之也恐其有賄賂之行也在朝諸大夫皆曰賢未可遽信而進之也恐其有朋黨之私也至國人皆曰賢其論公矣然後從而察之外考其行內觀其心果見其有德而賢焉然後進而用之由是反推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恐其無先容也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恐其為私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堯

也至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果見其無德而不可焉然後去而舍之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此也。用由于見見由于察故察國人之言正見不得已處。通節俱是進賢蓋欲進一賢其時便有許多議論有一番說可的便有一番不可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不但進退宜慎也推而甚焉如左右皆曰可殺勿聽恐其私惡也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恐其私忿也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觀其罪原其情果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是殺不出于一己之私而出于國人之公故曰國

人殺之也。存疑因謂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之大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用舍刑殺其慎如此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體悉民情之至矣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無愧于父母則民為放國矣

湯放桀章 此書齊王扶桐常之惠重一夫與未何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放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堯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弑其君亦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二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桀紂益四海歸之則為天子

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日有心賊害天理之仁者謂之賊行事賊害事宜之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衆叛親離謂之一夫聞武王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若豈可弑乎

爲巨室章 此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上重夫人三句言愛國不如愛玉兩意相承說則何如則何以有駁之之意正欲其更端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上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任賢爲國無異于任木爲室如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幸而工師得大木則王必喜以爲有棟梁材能勝巨室之任也設衆匠人削斲而小之則王必怒以爲不能勝巨室之任矣任木欲其大如此至于夫人之賢者幼而學先王仁義之道及壯而欲行其所學王乃曰姑且舍女所學之仁義而從我之功利則何如豈任木欲其大而任賢欲其小耶存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玉意思甚明白新章不用不專用之說固非僥氏任賢不如任匠之說亦未甚貼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者幾耳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卒

王不任賢是不愛國家矣是愛國家不如愛玉矣今有璞玉于此王愛之雖價值萬鎰之多宜不輕以付人然非能治者不可以成器故必使玉人彫琢之璞玉之付玉人如此至于治國家正當付之能治者矣乃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反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使王以愛玉者愛國則必以任木者任賢而不欲人舍所學以從我國家安有不治者乎。按說統云萬鎰還是說價多方形容愛的意思思出必付玉人正所以善用其愛齊人伐燕章 此見取國當順民心重勿取首飾王言而勿取末飾追論勝燕之故戀揣取燕之禍又申言勿取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燕王曾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齊人乘亂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開遂大勝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宣王問曰齊勝燕而後或謂寡人召公之視不可斬當勿取或謂寡人子之之罪不可赦當取之但思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勢均力敵雖遲久舉之猶未可必乃五旬而舉之恐謀臣戰士之力不能至此或者天欲以燕與齊乎從來順天吉逆天凶不取必有天殃吾順天而取之何如翼註此見齊王欲託天意以取燕孟子則據民心而決燕之不可取問意重取之邊答意重不取邊取之而燕民悅節是應他兩個或謂以萬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空

乘之國節是答他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閒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孟子對曰天意難知民心易見王試度之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應人心伐紂而有天下是也若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然欲得人心當先行仁政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故而獨欲歸齊哉避燕虐政之水火以望救也若齊不有仁政而取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始而望救於齊者亦運轉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空

望救於他人已矣王亦審民情而行仁政耳何可輕言取哉李岱雲曰亦運而已矣則取之何益此孟子打穿後壁教王勿取如水益深二句已窺見齊王底裏而深致嘆息之詞

救燕章此見伐國者不當利人之所有湯之誅君弔民是不利人而利人有齊王不行仁政是利人所有教以反止置君是還人所有仍是不利意重置君法之句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齊人伐燕不聽孟子之言取之諸侯將謀伐齊以救燕宣王懼而問曰諸侯忌齊取燕多謀伐寡人者何策以

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于天下而無敵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齊王謀殺兵尚欲得燕孟子為齊謀只是棄燕是動天下以上是答齊王以召兵之由王速由令以下是他盡止兵之策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來其蘇霓五稽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奎

則止變動也俟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

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以湯之事言之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其志在救民而不為暴故東面而征無道西夷怨之南面而征無道北狄怨之怨曰奚為後我不先救我也觀書詞民望湯師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此湯師未至而望之切也及其已至歸市者不止耕田者不變但誅其有罪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若時雨之降民大悅故書曰俟我后來我其再生而蘇矣湯師既至而愛之深又如此此七十里所以為政于天下也。說約曰此節斷當于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已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說約謂之行仁全在誅君弔民然誅君乃所以弔民不平不止不變即在弔民中抽出其景象如此重在湯師不擾上。

湯霍林怨與望止一意精神全在天下信之此信不在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方是時雨之師與與信正相反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

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奎

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今燕君殘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似湯之誅君弔民矣民以為將救已於水火之中也若時雨之降矣故單食壺漿以迎王師正當慰其雲霓之望矣若乃殺戮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取燕以自利如之何其可慰民望也天下平日固忌齊千里之彊也第無還可乘耳今又取燕以倍地而不行拯民水火之仁政人將執此為詞是齊自開釁以振動天下之兵也此千里之所以畏人也。說叢曰燕民之單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與歸市者不止一段相較則氣象大不同矣各節俱重下半段若字作已然事畏字當忌字看指平日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見出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

則猶可及止也。施與老同倪五緒反

反還也。施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尙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爲今之計王速出令殺者難生未殺者反其施僥倖者難完欲遷者止其重器謀于燕臣民之衆爲之置君而後引師去之燕無君而有君則諸侯欲伐而難伐則猶可及其未來而止也若待其來而敵之緩已。四書脈云：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少緩則無及矣。說統曰：通節以置君一句爲主。存疑王速出令條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空

爲齊王書策正爲其何以待之之辭。本節原是正看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

鄒與魯閔章。此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鄒民之不

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閔闕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鄒與魯閔章大開鄒師敗而民不救穆公問曰吾有司之不能爲國賊死有三十人而民莫爲之死也誅而不救此情難恕如之何則可正其罪也。翼註曰：章中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兼君及有司。蒙引云：莫之死莫肯爲有司効死也。存疑如之何則可言如之何處置而後可治其前日之罪使今後過難必赴不敢蹈前日之失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空

孟子對曰：君知民疾視之出乎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豈止三十三人哉而君之倉庫實府庫充滿有司疾視其民而莫以告使君有司以疾視故民亦以疾視報昔者管子嘗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觀于此言夫民今而後得借敵兵而反莫告之恨也。若無尤民焉。張彥陵曰：君之民三字要看到只曉得病司是自家的不知民也是君之民又曰：兩節照看即見出爾反爾之意。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死於饑荒幾千人穆公方說疾視長上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正是出爾反爾處。翼註曰：出爾反爾重怨過不必兼德。陳新安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欽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然有司之所以莫告者由君之不行仁政耳如君平日行愛民之仁政則有司亦體君之心以愛其民斯民平日心親其上臨難身死其長矣安有疾視不救者哉。張彥陵曰仁政泛指厚下之政說止以散財發粟說大狹又曰親上死長正與疾視長上句相應。說統親自心相依附言死自事相親衛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卷一

問於齊楚章 此見立國者貴自強重與民守之二句下兩章強爲善效死勿去是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問去聲

滕國名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于齊楚不事無助兼事不能擇一而事齊乎事楚乎。金氏曰滕西南迫于楚東北迫于齊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效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

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有免。

孟子對曰事人苟安之謀非吾所能及也必欲言之而無已則有自強之一策焉鑿斯池使之深也築斯城使之堅也平日行仁政與民共守之臨變君效死以守而民亦知義而弗忍去則自強圖存是猶可爲之一策也事齊事楚豈吾所能及哉。註中國君死社稷是禮記成語故下着一故字。陳新安曰守之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衆引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而時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特以寬缺者

築薛章 此見圖存者惟爲善可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卷一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滕文公問曰滕薛相依今齊人將築薛而城之吾甚恐不免如之何則可以圖存也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孟子對曰敵國外患自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乃去之岐山之下建都而居焉非擇善地而取之乃偏于狄人不得已而遷也而周之王業實始于此亦以太王能爲善耳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大音扶 疆上聲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
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
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
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疆於為善
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
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大凡人君苟修德修仁而為善後世子孫必有興起焉
王者矣然此亦論其理耳君子創業垂統於前垂統緒於
後不過為所當為令子孫可繼續而行也若夫成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充

之功則天也君如彼齊之強大何哉亦惟勉彊修德行
仁為善而已矣成敗利鈍不可逆計恐何益哉。首句
虛說方與末句不相碍。四書解云創業即創此為善
之業以此垂之于後即為統緒業以垂統正以此善道
可繼續而行之也。何漸達為善而成功則為必王之
太王為善而功不成亦

不失為可繼之君子
竭力事大章 此見人君當審經權之宜重效死過仁
人是一章關鍵惟仁人乃可遷非仁人
只宜守令其自奮
量也楊氏註最亮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
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
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哉
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
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齊楚之大國則不得
免其侵凌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
人侵之事之以被服之皮幣則不得免焉事之以遊樂
之犬馬則不得免焉事之以珍藏之珠玉則不得免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半

大王乃會集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
也夫土地所以養人若爭土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
人矣吾聞之也君子以愛民為心不忍以其所以養人
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哉我將去之不死於難則
等為有君矣遂去邠踰梁山卜邑於岐山之下居焉當
啓行時邠人私相謂曰吾君平日施德厚下今日尊生
避狄實愛民之仁人也不可失也于是從之者人眾爭
先如歸市以求利者此還國圖存之一法也。張彥陵
曰屬耆老而告之不是與民訣別之詞是率民而去之
也。陶集何患無君言爾等擇有仁德者而歸之何患
無君更有強似我者不可云狄人即爾君也。
翼註曰仁人也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二項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
但當效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

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或曰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人當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主而去之者也惟效死守而勿去此又守正侯死之一法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侯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太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堪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七

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遷國國存權也守正侯死義也君請審已量力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擇于斯二者而處之也。說統曰此章雖合遷國守死並說意重在守死也孟子教太王遷國有許多委曲不忍棄之意遷或人効死之意直意斬絕

魯平公章 此見君子之出處在天不在人也重天字首節小人沮君子二節君子無可沮三節道之不行在天非小人所能沮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

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

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去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

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仕于魯嘗道孟子之賢一日孟子在魯魯平公

將出而見之嬖人臧倉者妬賢而佯為不知請曰他

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以便前導今乘輿已駕矣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七

何以為賢者新見焉公曰諾。禮義後君只是裁制人倫節制人事使隆殺得宜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

士後以太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

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

禮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中止而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厚母薄父禮義有乖是以不

往見也曰何哉君所為踰者前以士之禮祭父後以太

夫之禮祭母前以士用三鼎為薄而後以大夫用五鼎

爲厚與曰否禮有定分非此之謂謂棺槨衣衾之類人
子得以自盡者而未盡也曰非所謂踰也前負後富不
同故有美與不美也禮通而正爲禮義之準皆不可
不實乎。禮者士三鼎豕魚腊大夫五鼎羊豕魚雁
。說統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諸三鼎
五鼎正填寔正而士與大夫之禮不平。案引祭不
表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古禮可考。
說統因貧富爲厚薄正是因時順理之禮隨事制宜之
義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
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
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爲去聲沮慈呂反尼
女心反焉於虞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
之若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
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
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聯
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以夫子之賢告于君君爲此原欲
就見也不幸嬖人有臧倉者以後喪踰前喪之言沮君
君欲其言是以不果來也小人害正如此日道之行其
有人薦揚而使之道之止或有人沮抑而尼之似乎行
止在人矣究之所以行止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看
之不遇魯侯乃氣數未通吾道當窮天也臧氏之子亦
人耳焉能使予不遇哉安之可耳何以尤爲。孟子本
無心于樂克之薦又何憾于臧倉之沮可謂養氣不憂

心之學。聖註或使或尼二或字語計以必字替之
謂行止以道言使尼以人言遇守非一接見也有精神
樂舍之謂天字氣數
說統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諸三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孟子

三

四書順義解上孟子卷之一終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上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當路章 此見為治當以王道不當以霸顯以齊王霸
反手也斷上是斥霸功崇王道下是明易王
之以時勢也通章以意與時勢作眼目孟
子之能以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扶

反又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

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設辭以問也

公孫丑問曰設夫子當要路于齊事權在手若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期許而為之手○沈無回曰通章以功德
二字作眼目圖伯計功致王以德又曰德是根本時是
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孟子曰齊人溺于功利惟知管晏子誠齊人之見也但
知管仲晏子之功而已矣至聖賢之學術事功高出管
晏萬萬者則不知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

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蹵然不悅曰爾何

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
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蹵子六反蹵音
拂又音勃曾並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不安
貌先子曾子也蹵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
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
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二

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
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
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抑知管晏為聖門所羞稱者乎昔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之人品與子路孰賢曾西以擬已太高蹵然不安曰子
路才優治賦學已升堂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吾豈敢
比乎曰然則吾子與管仲之人品孰賢曾西以擬已太
卑乃蹵然不悅曰擬人必以其倫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管仲得君委心寵任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四十餘年
如彼其久也宜乎致主于王道矣乃所成之功烈區區
伯業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畏只是不敢忽
意○蒙引烈猶光指
功業之善見者言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
為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由會西之言觀之管仲會西之所不屑為也我與會西同道而子為我願望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主盟中夏以其君霸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見稱當時以其君顯管仲晏子功亦大矣猶不足為與○說統前可復許乎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許其不庸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曰以霸以顯何如以王我若當路於齊以齊致王由反手之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

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

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

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

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夫子以伯顯為不足為弟子已惑之矣又善以齊王猶反手若是則弟子之惑益甚夫伯顯以功而王必以德他人之德無論且以文王之德可謂盛矣在位百年而後崩可謂久矣宜若王猶反手然猶未能洽於天下

下至武王繼之始克商周公繼之乃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文王且不能及身而王今夫子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之德化尚不足法與○在武王為政化大行在周公為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

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

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

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四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

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

之家也

曰文王之盛德何可當也但文王不能及身而王者以其所值之時勢難耳商由湯至于武丁其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之君六七作累世德澤深入人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于變而之他故武丁中興用人修政一振作間即能朝服諸侯而有天下猶運之掌也人心戴商如此紂之去武丁世代猶未久也其在下助成之故家遺俗之遺俗在上教化之流風法紀之善政猶有存而未泯者商澤久垂又如此又有同姓之臣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臣膠鬲皆賢德之賢人也相與同心協力而輔相之宋賢之維持商業又如此故紂暴虐之久而後天命去人心離而失之也文王所值之時難如此且此時尺地莫非紂之有也

民莫非紂之臣也。然而文王僻處西岐，方百里之小，與起行仁為王，其勢又難。時勢皆難，是以雖有盛德而難致王也。○張彥陵曰：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治舊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修齊教化，言善政以綱紀法度，言澤之在上者。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知文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之所以易矣。齊人有言曰：作事者雖有智慧，不如乘利；使之勢而智慧有所歸。治田者雖有鎡基，不如待耕種之時，而鎡基有所用。言王由反手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因勉錄云：時勢二字點出，不妨。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五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齊有其一，地矣。雖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

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何以言之？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之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齊已有其地矣。且雞鳴狗吠之聲相聞，而達乎四境之遠，而齊已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乘此勢行仁政，而王天下，莫之能禦也。視尺地一民，莫非商有，而文王猶方百里起者，何如此今時之勢易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且王者之不作，文武至今七百餘年，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乘此時，行仁政，則民易感德，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視聖賢屢作善政，猶存者何如此今時之時易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六

失時易，勢易，政固易行矣。况仁政本易行乎？孔子曰：人君德澤之流行，朝發夕至，誠于此，即動于彼，較速于馬。德之量，步遠之郵，而傳文移之命者，觀孔子之言，言仁政易行可知矣。○翼註：德指德澤及民者言。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使乘當今至易之時，藉萬乘之國之勢，以行至速之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之厄也。故事止半古之人，不百年繼世而反手以王之功，必倍之。惟此時之時易，勢易為然。區區霸國，何足為我願乎？加齊章：此言不動心由于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則學孔子得來也。通章以不動心為法，知言

養氣為目願學
孔子為來歷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
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憂
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
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公孫丑問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之言未能遽信又問曰
設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成伯王
之業固分所優為不足怪異矣但任大責重如此則
恐懼憂而動心否乎孟子曰否不動心也我年四十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七

十已無疑懼而不動心○幾峯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
氣○虛齋理在事物為道故曰明屬無所疑理得于已
為德故曰立
屬無所懼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
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
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若是則夫子有負荷一世之勇力過孟賁固
荷一事之勇力遠矣曰若不問心之所以不動而但言
不動心是不難彼告子
未待四寸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撓
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
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效反朝音潮乘
聲去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
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八

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
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
也

昔北宮黝之養勇也氣勝陵人不使人刺其肌膚而屈
撓不使人刺其目睛而逃避其心思以一毫受挫辱于
人若挫之于市朝而不勝其恥不肯受挫辱于褐寬博
之賤者亦不肯受挫辱于萬乘之君之貴者若刺褐夫之賤者
不使加于已視刺萬乘之君之貴者若刺褐夫之賤者
心中無嚴憚之諸侯即人以惡聲至亦必反報之在已
之勇必欲加于人此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必
勝無實事不字是虛斷思字是挫撓若字是形容俱摹
擬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嘗自言曰人貴敢戰我視不勝猶勝也若量敵人之少而後進兵慮已之勝敵而後會戰是畏懼三軍者也兵家言無常舍豈能為必勝哉惟吾心能無懼而已矣此其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九

黝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於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

即二子之氣象擬之孟施舍專于守已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北宮黝務于敵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夫二子之勇不足深論亦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之守已者有可據較之北宮黝之敵人者不可必所守似得其約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

矣好去聲端之端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要之二子非大勇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義理之大勇于夫子矣夫子嘗曰氣以理為主如自反而不直理曲則氣餒雖褐寬博之賤者吾寧不惴懼焉如自反而直理直則氣壯雖千萬人之衆吾敢往而敵之矣此以理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十

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由曾子述孔子之言觀之則知孟施舍之守乃一身之血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此不動心之道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與平聲

夫志之失音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十一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

知動舍之不動心可知告子之不動心矣知會子之不動心可知孟子之不動心矣乃丑猶未悟又問曰敢問夫子四十之不動心與告子先夫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動心觀其言而可知矣告子嘗曰凡事理不得通達于言當舍置之勿反求其理于心致使言動吾心也元應事接人不得安于其當力制之勿必求助于氣致使氣動吾心也由其言思之夫心本也氣末也既有本末之分則有緩急之序彼謂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急于把持其本而緩于安排其末猶之乎可若言外也心內也彼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則既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十二

失于外而遂遺其內斷乎不可若論其極不可皆固不可即可者亦未盡可也夫志心之所之所以為氣而為氣之將帥也氣為四體之充所以為志之所居其大焉我故曰人當敬謹以持其志不可妄有所向往亦當無暴害其氣不可妄有所作為夫氣不可暴則勿求於氣之言豈盡可哉○翼註不得于言二節是告子不動心之失處知言養氣是孟子不動心之得處不得于心如應一事差失或接一人差失于心不安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當求助于一氣悔過謝愆補其差失可也鳥可勿求任其差失而悍然不顧○翼註又曰夫志氣之帥也以下似見得氣不偏輕之意以正其勿求于氣之非抑揚重氣邊看又曰持其志兼靜存動察工夫暴字暗與善養字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善亦暴也○四書家訓曰持志非存心之謂也心有所之當敬謹操持不可妄有所向往○薛敬軒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足要重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無暴其氣之事怒至于過喜至于流皆是暴其氣也○陶史知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顛也趨走也

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丑曰夫子既曰志至爲重焉氣次爲輕焉則但持其志足矣乃又曰持其志而更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爲氣帥專壹固能動氣而使氣不寧氣爲體充專壹則亦能動志而使志不寧也今夫蹶而顛仆者趨而疾走者是氣所使也而反撼動其心此氣動志之証也氣安可暴乎今告子于所不得者概置勿求則亦冥然悍然已耳所以先我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主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丑曰告子之不動心既聞命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惡乎長于告子孟子曰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知言也我則盡心知性于天下之言有以窮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告子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不能養氣也我則以心守理以理制氣善養吾浩然之氣而復其盛大之體流行之用知言則無所疑養氣大任而不動心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南

丑曰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浩然之氣心所獨得難以言語形容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試以難言者為子言之其為氣之體段也大而不可
限量無事不能為至剛而不可屈撓無事不敢為苟自
反而縮順其自然以直養而無以作為害之則本體無
虧自充塞乎上天下地之間而無間矣○朱子兩個其
為氣也前個說氣之體段如此後個是說這氣可將如
此用○摘訓剛大是狀出那原來的體段塞天地是狀
出那後來的體段總是一個浩然之氣○存疑至大是
極盛大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無限量至剛是極
剛勁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
撓塞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
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
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
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五

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
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
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其為養成之氣也則能合乎義與道而為之助行之勇
決無所疑憚若無是氣體便餒而不充也雖道義所當
為亦疑懼而
不能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筆口切二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義掩取也如齊
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

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
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
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
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
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
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
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五

有不合於義則不慊於心則氣便餒而不能充其體矣
夫集義則心無愧怍而氣生襲取則心不慊而氣餒可
見氣生于義而義根于心則義之在內而不外也明
矣告子乃以義為外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以義
為外而外之也既以義為外必不集義而浩然之氣何
由生哉○困勉錄曰此節自則餒矣以上言義之生
必由于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
能養氣矣○清言氣生于義義根于心故合義則心安
而氣充不合義則心慊而氣
餒行有不慊句是通節緊要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

閔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
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
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

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 擾鳥 八反 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願與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悶憂也捫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捫而助之長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七

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捫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惟氣由集義而生故善養氣者必以集義爲有事焉而勿預期氣充之效其或未充則心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斷勿作爲以助氣長也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夫正忘助長皆有善於氣而助長爲尤甚無若宋人之助長然宋人有憂其苗之不長而用手捫之者芒芒然從田歸謂其家人曰今日勤苦而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若信若疑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今天下養氣之人不若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爲無益于氣而舍之不集者此猶不耘苗者也其根猶在未爲害也因氣不充襲取而助之長者擢苗者也非徒無益于氣而又害之

知助長之害則知集義之急矣此吾之善養氣長于告子者也○獲舉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又云前說持志勿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說約曰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事觀註其或未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爲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按正忘助相因之說始于胡雲峯前人多主之看來亦不害理然不知只依朱子之直提也○蒙引註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節次度數意即兼節大度數意亦無害○實台註助與正來故下文只言助長之害而舍正之意在其中宋人閑苗便是正捫之便是助○存疑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做若能養氣來尚可向前去做事故曰未害也助長者自以爲剛強要向前去做事一經挫折索然沮喪一敗塗地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故曰而又害之也又按蒙引云助長必入于剛惡不然則折而爲柔且不支矣故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其言害氣處多剛惡一層較存疑似更說得全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六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奇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峻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

可易者如此。非心通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丑曰。養氣既聞命矣。何謂知言。曰。言出于心。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聽人偏蔽之說。辭即知其心迷蔽于一偏。聽人放蕩之淫辭。即知其心陷溺于支說。聽人叛道之邪辭。即知其心離。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九

去乎正道。聽人逃避之遁辭。即知其心窮困。平正理蔽。陷離窮生于其心。不但言有四病。必害于其大綱之政。既發于其政。必害于其細目之事。吾之因言以知心。因心以知害。如此。雖有知言之聖人。復起必從吾生。心害政。發政害事之言矣。此吾之能知言長于告子者也。我四十不動心。詎曰無其道乎。困勉錄曰。言之病皆由子心之失。則所重在心矣。然須知孟子之意。不是欲人守其心。乃是欲人求其理于心耳。○黃輅五是非各半曰。誠是不敵。非曰。涵有非無。是曰。邪僻是掩。非曰。通陷者蔽之深。離者蔽之盡。窮則蔽又生。蔽而蔽無可底止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

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丑問知言養氣之說。乃問曰。昔孔門弟子宰我子貢善為說辭。應理成章。是能知言也。冉牛閔子顏淵身備德行之且。曰。我于辭命則不能。今夫子自謂知言。則是有精言。易雷林謂此是推尊子語。非疑過于自任得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十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孟子驚嘆曰。惡。以我為聖。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則吾不

能但我以聖人之道學之于已而不厭數舉以教人而
不能怠也子貢曰學不厭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
無窮乃明通之智也教不倦正是曲成不遺不見物我
之有間乃公溥之仁也聖兼仁智今仁且智夫子既聖
矣夫聖孔子且不居而子加于我是何言也○翼註
曰師學不厭見聖心之明通即教不倦見聖心之公溥
不是由不厭不倦而造于仁智亦不是由仁智而後不
厭不倦○直解學不厭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
窮故能深造而不已智也教不倦正是仁心自然不見
物我之有間故能曲成而不遺仁也仁且智則是體用
兼備道大德宏
優入聖域矣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
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丑曰昔者竊聞之聖門學者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子張得聖人之威儀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氣質不偏義理完具則具聖人之全體而但未能變化
無方猶微小耳敢問夫子既不以聖自居則于數子中
果何所

安處乎

曰姑舍是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人之立志貴高取法貴上姑且舍是數子不
以之自處也○翼註曰姑舍是不可貶了諸賢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治去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
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
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
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曰伯夷伊尹何如可以之自處乎曰伯夷伊尹與我不
同道非其可事之君不事非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以清為道者伯夷也得君則事
何事非我之君得民即使何使非我之民世治亦進而
仕世亂亦進而仕以任為道者伊尹也若夫可以仕則
進而仕可以止則退而止可以久留則久留可以速去
則速去以時中為道者孔子也皆古諸造其極之聖人
也吾俱未能有行焉乃心之所願則惟學仕止久速知
明處當得乎時中之孔子也孔子與我同道也○翼註
曰不同道且虛下面和與時不同道乃所願則學
孔子要與不動心相蓋止久速一聽于時此心常
如太虛無一毫芥蒂便是不動心源頭○四可以
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
之大用見神明變化之妙聖之事也四句須一氣併讀
乃得○養合註曰則學孔子之要渾融不要說三子不
及孔子得下字只說孔子之道乃吾之道所願學者
在此若夷尹則與我不同道是亦在所不處也○仕止
久速見之男是知言處之當是養氣○孫貽仲曰學孔
子學其仕止久速與時偕行也其功只是窮理以解言
集義以養氣求明乎四者之道求合乎四者之道而已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丑曰伯夷伊尹于孔子既皆古聖人若是班而齊等乎曰否非但夷尹不及孔子自有生民以來之聖人道德事功未有孔子也。李岱雲曰玩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子但因以昔古聖人推之此乎字尚是疑辭下然則二字丑見夷尹既不能班孔子而又皆謂之聖人則必有同處此與字是達質之辭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乎聲
朝音潮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重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既是皆古聖人然則亦有相同之處與曰有若三事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服諸侯而有天下齊魯安民其德之大。若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不苟取貪得其處事之心其正也。此根本節目之大者是則同。李岱雲曰以百里而王天下是大概言德盛人歸之故曰根本行不義三句是就其中作為處說故曰節目。以心之慮事得其正故曰節目。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

至阿其所好汗音呼
好音呼

汗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曰孔子之聖生民未有敢問其所以異曰孔子之異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昔聖門宰我子貢有若智識高明足以知聖人凡所表揚皆有實據假使汗下斷不至阿私其所好而空譽之其言可信也。四書豚曰敢問其所所以異句是從生民未有句生來。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重

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宰我有言曰論古聖者首推堯舜若以予觀于夫子論道德固無異于堯舜若論事功則賢于堯舜遠矣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功在一時夫子推其道以垂教功在萬世堯舜不過唐虞之孔子孔子實為萬世之堯舜其賢豈不遠哉。體註唐虞無堯舜不過一時為春秋春秋無孔子使萬世無唐虞堯舜為一時之孔子孔子為萬古之堯舜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違其

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子貢又有言曰禮以飾政見其禮之質文而即知其政之煩簡樂以彰德聞其樂之美善而即知其德之性反吾持此法由百世之後上而差等百世之王其德政之汚隆莫之能違而適其情也自生民以來定禮正樂以一身備帝王之政以一心兼神聖之德未有夫子也。齊合註曰重德政不重禮樂。吳因之曰生民未有不以重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而已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孟子

源之水也出高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

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有若又有言曰豈惟民與民相類哉麒麟之祥之于走獸之常鳳凰之瑞之于飛鳥之靈泰山之高之于丘垤之卑河海之大之于行潦之小其飛走流峙類也聖人之于民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其性則出于其類之中既出亦類也但惟聖人能盡其性則出于其類之中既出此類之中則品詣自高拔乎其萃之上聖之異于民如此然自生民以來聰明天縱于出類之中又出類拔萃之中又拔萃不惟踐已之形且能踐天下後世之形不惟盡己之性且能盡天下後世之性未有盛于孔子也合觀三子之言孔子之異可知矣此我所以願學也此知言養氣不動心所由來也。摘訓豈惟民哉只就民說尚未比到聖人上言豈惟民與民爲類哉正是起要

人之於民亦類也句而以四句作比例耳蒙引存疑似是以民起物言豈惟聖人之于民相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是于首句中添出聖人來而下聖人句反失之贅耳。聖見湖孔子生民未有在知至行盡自家能踐其形盡其性非特如聖聖之出類拔萃只了得一身之事也

以力假仁章此定王霸之辨以深著王道之可尚也事下節言王霸應有誠偽而實以王者之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孟子

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孟子曰王霸之辨不在事功而在心術以土地兵甲之力假行濟世安民之仁以便其私者曰霸霸必有大國威勢始足以制人若以濟人利物之德行濟世安民之仁者曰王王不待大至誠自足以動物昔湯止以七十里行仁于商而九國是式文王止以百里行仁于周而三分有二何以大爲。翼註曰仁字主事功說德字在仁指及人之澤言敬養弔伐皆是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贖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
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
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
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
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夫以力假仁而得人服是為以力服人者人非心服也
因力不贖足而為所屈也以德行仁而得人服是為以
德服人者乃中心愛悅而誠服也其誠服之象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之教流離困苦不二其心也有聲之詩云
武王建學行禮自鎬而西自鎬而東自鎬而南自鎬而
北無有思念不服武王之德化者此以德而心悅誠服
之謂也王伯之辨如此○如七十句是形容詩云四句
是借証不必用不但此也作過快○精言如七十子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毛

服孔子只是舉似個誠服底樣子本章是說諸侯若欲
孔子上索解申繳王不待大便呆引詩只重無思不服
耳武王亦不重

仁則榮章

此勉時君以強仁也重首
二句下分應而合繳之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
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
能免也

孟子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機惟人自招如
人君修德行善而仁則身尊國昌而榮縱欲敗度而不
仁則身危國削而辱今人君皆惡辱而安居于不仁辱
必不免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濕必不免矣○說說仁不

仁職行事上看榮辱就國勢上看榮辱
人畏辱即人侮兩則字便分含自求意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開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
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
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
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
可見矣

雖然特患不知惡耳如惡之莫如為仁貴德而尊有德
之士士之賢者能正君善俗使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毛

能修政立事使在百司之職國家閒暇外患少息及是
時與賢能修明其政事刑罰則國勢日彊雖大國必畏
服之矣何榮如之○孟子提醒時主意全在及是時三
字上兩路相形指出自求二字無非勉世主及時行仁
意也○說統如惡之三字極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
心去揀動他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便
是士賢位能職便是尊○德以斯抱言士以其人言○
鄭采廓任治人明治法正是仁之作用○翼註明字是
屬精圖治不使一毫昏亂意○精言政刑二字包括一
切正君善俗所以清政刑之源修政立事所以治政刑
之實收能賢王為
明其政刑地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
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國風鵲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
桑根之皮也。綢繆繆綿補茸也。屬戶巢之通氣出入處
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
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
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及。時。國。治。大。國。必。畏。觀。詩。及。孔。子。之。言。可。見。矣。詩。國。風
鵲。篇。周。公。托。鳥。言。以。戒。嗣。王。有。云。迨。天。之。未。陰。雨。取
彼。桑。根。之。皮。以。綢。繆。我。巢。之。屬。戶。使。之。堅。固。今。此。在。下
之。民。或。敢。有。擊。射。而。侮。予。者。乎。孔。子。讀。詩。而。贊。之。曰。爲
此。詩。者。其。知。治。國。之。道。乎。人。君。能。及。時。以。治。其。國。家。四
鄰。諸。侯。誰。敢。規。何。而。侮。之。合。詩。與。聖。言。觀。之。不。盜。信。仁
乎。則。樂。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孟子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

官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今之人君當國家閒暇及是時而爲不仁般樂以縱欲
怠放以偷安不用賢能不理政刑人將侮之是自求禍

也何辱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樂即福也。般即禍也。總由君之仁
不仁可見禍福無不由已求之者

詩云采芣芣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活此之謂也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天命也
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

生也書作道追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詩文王篇云人能長念配合天理之命便是自求多福
書太甲篇曰天作孽猶可修德而違自作孽不可作免

而活一詩一書此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謂

也人君好樂惡辱可不自強以爲仁哉

尊賢章

此勉世主行王政也前五節以王政有得民
之理激勸時君末節以王政有無敵之效策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
其朝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孟子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使尊禮有德之賢任使有才之
能凡賢能出衆之俊傑皆在朝而司之位則天下之

士皆悅吾能用而人願立其朝以行其道

矣。四書脈悅與願皆以心言未便立其朝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

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

少則不必廛也

市中逐末者多但取廛租而不征其貨逐末者少但治
以市官之法而並不取廛租則天下之商皆悅吾能厚

市而願藏貨于其市以謀其利矣○張彥陵曰市是統言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官爲之者

解見前篇

設關之地但議察奸宄而不征取貨利則天下之行旅皆悅吾能柔遠而順出于其路以便往來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耕者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則天下之農皆悅吾能重農而順耕于其野以安其業矣

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

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廬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民也

從來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征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若市宅之廬以商賈爲業非游惰也無使出夫之征不可種桑麻也無使出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吾待民有恩而願爲之氓以蒙其惠矣王政之得人心如此○困勉錄集註于第五節屋宇不別解廬義亦欲作後市之廬看不兼左右三區言大抵左右三區之廬不過是農夫在邑之里與夫百工營作之所及商賈居停積貯之處耳戰國雖重欲未必概責以夫里之布惟後市之廬乃商賈交易之所利之所在故當附因而重欲耳集註定爲市宅不爲

無見存疑得之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

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特患人主不能行耳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我爲彼之父母則彼皆我之子弟若鄰君忌而求攻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事者也如此則無敵于天下無敵于天下者是奉天伐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暴之天吏也逆天害民者我皆征討之然而不一統而王者未之有也人君可不急行王政哉○張賓王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翼註天吏係註兼廢典存亡說而側重廢典之吏也其有所扶而興存之者固所以奉天命德之意其有所伐而廢亡之者亦所以奉天命討罪之意

不忍章此見人君當擴充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

末二節申說人當擴充不忍之心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孟子曰好生之念隨感而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心也即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人之本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但人爲物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耳惟先王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有不忍人飢寒愚昧之心即能推而行之實事斯有養民教民不忍人之資政矣夫以不忍人之本心行不忍人之善政政出心推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以不忍二句若仍作先王說便是過脉急叠語不如推開作策勵時君說末句作飲勸時君說○困勉錄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全體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聲下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更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屋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

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于何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驚動惻隱之心其有此心者非所以結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美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不救人之惡聲而然也是皆發于不容已動于不自知故曰皆有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

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言

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由是乍見一事觀之可知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也推之無羞已不善惡人不善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羞惡之心也無辭已讓人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辭讓之心也無是非惡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是非之心也○非人也○不是無詞只反言以見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側○翼註由是觀之按上甚緊此處不宜別用過文講完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却畧用轉語云有惻隱則必有羞惡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餘做此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

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

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蓋此心非外物也。人性中所固有而發之者也。惻隱之心即仁之發端也。羞惡之心即義之發端也。辭讓之心即禮之發端也。是非之心即智之發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可不因情而知性乎。此節原情為性之所自出。以見情之必有指。出端字正對下擴充見情有其端不可不充之以盡其量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人心有是四端而必有作用也。猶其身有四體而必有運動作為也。人若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應用者。自賊者也。人臣謂其君不能應用者。賊其君者也。養合註曰。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意重。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

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而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誠使凡有四端于我者。不甘自賊。知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皆欲即此擴推其量而充滿之。矣。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其勢若火之始然。不可撲滅。泉之始達。不可壅遏。苟能乘此勢充之。則仁無不愛。義無不宜。禮無不敬。智無不知。因心行政。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則殘忍昏暴。不足以事父母。故有是心者。當擴充以法先王也。○朱子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說能充此心之量。上帶知皆擴而充之。就說能充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面知擴說來。蓋既知去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困勉錄末節。知字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存疑得之淺說。此知字當察識看。不是蓋察識者。只是察其端。又在此知字前。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矢人章。此見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于由己。意首節。節深為不擇仁者。警未節。欲之為仁。在乎反己。重術不可不慎。與莫如為仁。反求諸己三句。

匠人巫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矢人之本心豈不仁于函人哉？乃矢人既為矢，惟恐矢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既為甲，惟恐甲不堅而傷人，則矢人大大不仁于函人矣。非特矢人函人也，巫為祈祝利人之生，匠為棺槨利人之死，其仁不仁亦然。故操術之始不可不慎也。○翼註：術字承矢函巫匠而推廣之，凡人所肄習皆術也，不止曲藝又曰不可不慎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我仁者。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

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今人不知擇術者，大抵不智之故。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處仁，焉得智？觀于此言可見夫仁。

得天最先兼統四端而為元善之長，天之尊爵也。人之居之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不可須臾離者，人之安宅也。今擇術者莫之禦而自不處仁，失其是非之心，是不智也。○翼註：註得之最先，先字猶云第一件也。非先後之先。○存疑得之最先，見得兼統四者便見得為尊爵意。尊爵安宅是見人之所當為，莫之禦而不為此，所以為不智也。○翼註：有天然二句，固見至安人常當在其中，二句尤見永安。○莫之禦只是不消為意，不知是把自己之尊且安者自棄之，可謂明于擇術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不智則不處仁而不仁，蓋以不智因而待身無禮處事無義，四德既亡，無德服人，遂當為人所役也。人役而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恥為役，此猶擇術不慎，既為弓人，乃良心發動而耻為弓矢，既為矢人，乃良心發動而耻為矢也。是必不可免者。○存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德不足以服人，故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為人役也。○翼註：人役非真為人僕，只是卑之詞，甚言擇術不慎之可恥。○弓矢是不仁之事，為弓為矢，正是操術不慎，恥為是良心發動處，宜與章首關照看。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雖然，待患不耻耳。如耻之莫如反其不仁者，修天爵居安宅而為仁。○吳因之曰：此節正示人一轉要領。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

謂已而已矣中去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為仁則仁者矣仁者之志仁當如射者必正己之志與體而後發矢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而多中者惟反求諸己志體之未正而已矣夫為仁如射者之反求豈有為人役者哉

子路章此叙聖賢樂善之誠欲人廣善量以詣其極也和玩文勢歸重舜邊宜重善與人同與莫

大乎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

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无

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孟子曰善量無窮亦視乎人之進善何如耳如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有自護之意則聞過而怒者有之若子路勇于自修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改以進于善也○直解子路之喜猶見不善之在己未能忘乎己禹之拜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乎人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若夫善言足以養心而治國但有滿假之懷則聞善言而忽者有之若禹至誠屈已一聞善言則拜而受之惟

恐善之或遺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合上聲樂

洛音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由禹之樂善已不可及矣然由猶見不善在己未能忘乎已也禹猶見善之在人未能忘乎人也至于大舜其心胸氣象無不包容納更有大於禹者焉以善為天下之公理故與人同為之而不私不知善之在己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無繫吝也不知善之在人樂取於人之善以為己之善無勉彊也其善與人同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罕

翼註通至大舜有大焉須先贊由禹樂善已不可及乃大舜有大焉不可先貶由禹○舍已二句意亦交互上句是以己從人下句是取人為己故下文只承取人為善亦盡兩句之意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然舜之樂取非特一時為然也自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以至受堯禪而為帝由窮而達由少而老無非取於人者其大為何如哉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

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閒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取諸人以為善初無助人為善之意然人為善取皆鼓舞而益勵于善是即與人為善者也夫與人為善成已又能成物是合天下而同歸于善矣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人可不由由而進于善哉○直解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勵于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都勉而為善此乃助人之為善者也○辨解云故君子三字即舜而拓開之以示感嘆勉勵之意莫大乎與前大字相應惟人已兼成斯為大也○困勉錄莫大雖與大舜有大焉相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與人之大不可于第三節大字內即兼與人為善意○華仁穎曰此章雖總說聖賢取善然玩大字及末二節却側重舜上以示人取善極則故總註雖統言聖賢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望

而語意皆歸重舜說

伯夷章 此論處已待人之學不可偏重君子不由句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

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孟子曰古人有伯夷者非其可事之君不事非其可友之友不友非但不事也不立于惡人之朝非但不友也不與惡人言設若偶立于惡人之朝偶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之尊潔坐于塗炭之中其惡惡如此吾推其惡惡之心不必惡人也思與平常之鄉人立其冠不正亦小過耳必望望然不顧而去之若將浼已焉以是之故設使當時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不屑就已○要達通節是本其行而推其心分五段看一層進一層末二句是解其不受之故由于心之不屑也不屑二字雖結本段然上三段內亦俱有○蒙引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又曰詞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望

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音音是程音垣楊音錫裸音果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古人有柳下惠者不羞汙君而亦事之不卑小官而亦為之其進而事君居官也不隱其在已之賢必以其直道而事人夫直道難容即遭佚廢而不怨遺佚之久既窮終身而不憫其行如此故其言嘗曰存心制行爾自為爾無與于我我自為我無與于爾雖袒裼露臂裸裎露身于我則爾自失禮耳焉能說我哉其言如此故由由然自得與人偕處而不自失其正焉即欲去時人或援而止之而即止夫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以去為深而切切然去已。自首至不憚是推惠之行自故曰至說我哉是述惠之言自由由至末是推惠之心。項仲昭曰惠蓋謂世俗昏蒙直道不足以投其好無怪其遺且死故遺阮于三代之朝則可耻遺阮于春秋之季則宜也不必怨不必憫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聖

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述夷惠之行而斷之曰伯夷行雖高潔然視天下無一可與之人無含宏之量未免失之隘柳下惠行雖寬和然視天下無一足較之人有玩世狎俗之意未免失之不恭隘與不恭行各極于一偏而非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聖人之君子不出其清和也。翼註此言清和之聖各有偏言外見願學孔子意。君子暗自謂也。翼註不恭難體認蓋他外雖借其心則謂世皆昏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困勉錄夷惠只是偏楊墨於陵則僻矣百世之師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稼書又曰其清和恰好處便是中亦有過當處便是隘與不恭如一不覺就也理不當就而不就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就之時彼亦不就則是隘而已矣一不屑去也理不當去而不去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去之時彼亦不去則是不恭而已矣

四書順義解上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天時章 此見人君當行仁政以結民心重人和二字得道正入和之所以然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孟子曰用兵者皆以天時地利為重而于人和則不之務焉抑知天時孤虛王相之虛而難憑不如地利山河險阻之實而可恃也地利有形之險尚難憑又不如人心協和無形之險更可恃也。翼註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陽

人和蓋下重人和上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何言天時不如地利也如三里之小城七里之小郭形勢微渺似攻無不勝矣乃環而攻之而竟不勝夫國而攻之曠日持久其中必有得天時之吉者矣然而不勝者以城郭之固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蒙引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

就攻上說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

變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何言地利不如人和也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戎衛之兵革非不堅利也供億之米粟非不多也設不得民心則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蒙引此條申地利的不如人和就守上說○武曹二節總是說人和之勝于天時地利處末節只繳足城民節之意○革之堅亦是地利不專訓為說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望

故嘗曰限域其民不全以封疆之界界可越也固守其國不全以山谿之險險可破也威服天下不全以兵革之利利可挫也惟行仁政以愛民得人和之道者多助不行仁政以愛民失人和之道者寡助寡助之至非但一國畔之即親戚亦離心離德而畔之多助之至非但一國順之即天下亦心悅誠服而順之○蒙引得道大要在於用賢而愛民所謂貴德而尊士與施仁于民是也○淺說天下順之順字只是悅而願歸之未便是歸多助正是人和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之君攻親戚之所畔之國正是仁者無敵故君子有不戰若戰則必勝矣人和足恃如此天時

地利何足言乎○蒙引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以人和言之言其無恃于地利更無拘于天時

孟子將朝章此見賓師不可召也孟子以道自重而不應召重輔世長民模如德句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雖朝將之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

孟子亦以疾辭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吳

就見者也不意偶有寒疾不可以風求朝將視朝不識夫子肯來可使寡人得見而請益乎夫使人來召已無尊賢之心託疾而來更有輕賢之意故孟子亦託辭以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明日出弔于東郭氏欲以警王也公孫丑不知而問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謂于欺君子理不可乎孟子亦不告以本意但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令其自悟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

孟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責已言

王果不悟非真疾使人問疾且命醫來亦愛賢之意正可以達王之機也孟子乃權辭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適有采薪不克負荷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即尊王命而趨造于朝但我不能識此時能至否乎對使之後乃使數人要造于路曰請夫子必無歸館而造造于朝欲寬已之言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斯時孟子造朝于禮不可歸家而王又不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于丑而轉以達王耳景子譏之曰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情親主于用恩君臣分嚴主于用敬丑但見

王之致敬于子也未見子之所以敬王也是丑以臣道肆孟子而未知所爲敬者謂何也孟子驚嘆曰惡子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齊人告王皆以功利言強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蓋曰是等庸君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是鄙薄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若我非堯舜仁義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是望君爲堯舜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子反謂我不敬王何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

益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有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孟子
哭

景子曰子言否我言不敬王非不言仁義之謂也禮曰子聞父召有唯無諾臣聞君命召不俟駕即行今子聞將朝王也及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不俟駕之禮若不相似然此我之所謂不敬王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二以慢其

二哉與平聲慊口電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

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曰。我不應召。豈如子所謂與禮不相似。與昔曾子曰。晉楚田祿之富。固不可及也。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仁。統萬善。當其富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義。起萬物。不當其貴也。吾之仁。義。何嫌乎彼之富。貴乎哉。夫豈不合義而曾子言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蓋天下有人。所通尊者。三人皆有貴貴之心。則爵居其一。人皆有一朝廷序爵之地。貴賤不相越。尊莫如爵。鄉黨序齒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異

地長幼不容。奈尊莫如齒。若輔翼世道。長養萬民。尊莫如仁。義之德。曾子謂仁義無嫌于富貴者。正有見于德之尊耳。王惡得有其爵之一以慢其齒德。俱尊之二。而召之哉。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夫惟不可以爵而慢齒。故將與進。致治大有為之君。必有所敬禮不召之臣。如民社大事。欲有謀焉。則就見而問之。非屈也。必尊德樂道。如是。乃足與有為。其尊德樂道。不有謀就見。如是。則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也。

此正明所以不召之故。玩一將字。見大有為待臣而有也不召句。玩一所字。就君心言。全是真心。尚賢尊禮。而不取慢處。謀即大有為之謀。知是指有謀。則就見說。德就賢者。蓋善說道。就賢者。用說尊是崇奉。遵依不撓。已見意樂是愛慕。感戴不厭煩。不苦難意齊。王德有禮賢。套子却少。寔心故著尊樂二字。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故湯將大有為也。之于伊尹。尊禮以受學焉。而後委任。而臣之。故伐夏。救民。尹身任之。湯即不勞而王。桓公將有為也。之于管仲。尊禮以受學焉。而後委任。而臣之。故主盟中夏。仲經營之。桓即不勞而霸。翼註此學而後臣。非截然先為師。後為臣。只是把學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平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今天下之君。地皆千里。而醜德皆好。功利而齊。莫能相尚。而大有為無他。總不尊德樂道。好臣任其所教。令之人。而不好臣任其所學焉。受教之人也。此節正與上節相反。存疑地醜言。無一人能開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建功業。蒙引此德以所就功業言。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夫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皆學而後臣，則不敢召已。夫不敢召者，不可召也。管仲霸佐耳，非尹、匹也，且猶不可召，而況其德其道不為管仲者乎？而顧可召乎？不可召而召我，之所以不應也，亦欲以大有為望王耳，豈不敬王哉？

陳臻章 此見君子辭受當理也。重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辛

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陳臻問曰：夫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齊者是則今日之受，宋薛者傷廉而非也。今日之受宋薛者，是則前日之不受，齊者矯情而非也。夫子必居一非于此矣。翼註：此章大旨重在已之有處無處上。玩前日子齊并若于齊全為齊發，而宋薛特借以形之。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孟子曰：辭受大節，不可以苟。吾之受不受，準之于義，皆是也。或謂蒙引翼註俱謂不必說出皆是義，此說大謬。夫不以義為權衡，何以見得皆是？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宋也。予將往他國，而有遠行者，必以贐。贐為送中資費。宋君致辭曰：餽贐是餽之有名，予何為不受？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辛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備，不虞之心。薛君致辭曰：聞或是此餽也，故為兵餽。餽之有名，予何為不受？二國之受是已。說統故為兵餽，非薛君語。是孟子敘事之詞。蒙引當時列國各有疆界，出薛之關，則非薛令所能行矣。故薛君子孟子只得以此金為之兵備，非不能予之兵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若于齊無遠行無戒心則未有應此金之所也無處而餽之是以貨利誘之也焉有守義之君子而可以貨利誘取之乎則齊之不受亦是也子何疑其非哉○紫引貨之謂以物餌之也從餌以去則為貨取矣兩貨字皆字是活

之平陸章 此見君臣當各盡牧民之職也借士失伍失政前平重子之民與抑亦立而視其死後半重為王誦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土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也卒也戟有杖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聖

孟子在齊一日之平陸謂其大夫曰臣當盡職如子之持戟之戰士當行軍時一日而三次離失行伍則殺而去之否乎曰一失即殺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孟子因責之曰然則子為大夫之失伍也亦多矣矣不止三也當水旱之凶年與不熟之飢歲子邑之民老羸轉死于溝壑壯者逃散而之四方以就食者幾千人矣其如國法何曰民之死散距心非不知但倉廩非奉命不

敢發賦稅非奉命不敢免此非距心之所得自專而為之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曰子以不得為該乎吾試譬之如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地與芻草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將反還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餓死與曰既不能牧民又不能辭職立視其死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畜

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然距心知罪而王不知究何裨于齊民哉他日因見於王而諷之曰王之治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一人而已于是以己責距心之言與距心任罪之言為王誦述之王曰民不得聊生臣不得盡職此則寡人不能發政施仁之罪也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知罪似足以興邦矣然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雲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其罪天理之乍明也終于不改人微細之也

孟子謂蚺龍章此見去就有道守道不同于守官也

而夫下三節孟子因齊人之

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音通為花反

蚺龍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

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孟子謂蚺龍曰子之辭靈丘邑宰而請為士師雖似有

理也為其近王刑罰不中而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豈

言與何其久不言也

蚺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蚺龍感此言諫于王而不用

齊人曰所以為蚺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齊人因譏孟子曰當言而言使之盡忠當去而去使之

守己所以為蚺龍善矣至于道不行不能去所以自為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此言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

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

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

此尹氏曰進退久於理而已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君制之不得盡其職則去

有以言為責者言責也則吾進退非常法所

可拘豈不綽綽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為卿章此章小人不惡而嚴與之同使不惡也

治之二句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

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

行事使事也

孟子為客卿於齊承王命出弔于滕蓋以孟子重滕也

王使嬖臣蓋邑大夫王驩為副使以輔行又以王驩重

孟子也王驩朝暮見由往而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

言出弔所行之使事也以驩美可與言之人也凡使

行正有副孟子是正使行事已有主意固不與驩言

況驩是小人俯與之言彼為出主意而行者不為行

禮不由其道者反不如不言之為得也。因勉錄輔氏
謂若事有不洽則亦須與驪言孟子之與驪言也是與
輔行者言也
非與驪言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扶大音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

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勢分相隔則不能言今驪攝
齊卿之位不為小矣周旋未久或不及言今齊滕之路
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孟子託詞以答
之曰夫既有司或辦治之予何用言哉待小人不惡而
嚴如此。予公行不私言斷之于理不當言
予滕不公言斷之于事不必言總是託詞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孟子

孟子自齊章此見慎終之道在自盡其心也二節盡
再申盡心一以全親一以慰已未節反

敬心不可不盡俱層層破他以美二字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

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

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

當重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

太美也

孟子自齊葬母于魯反于齊止宿于贏弟子充虞請曰
前日夫子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之事則嚴急

美有定不敢請今在途中願竊有請也棺木似若太美
者然然有惜物儉親之意而不知孝子欲盡之心矣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非直為親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
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孟子曉之曰古者內棺外槨無尺寸之度中古周公制
禮棺厚七寸槨亦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皆得而用非
徒為人觀視之美也必如是堅厚久遠然後盡于天子
報本之心。虞源無度想只是過于厚。漢峰周七寸
是滿足人子報本之心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孟子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

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設禮制不得則限于分不可盡心以為悅或貧而無財
則謂于力不可盡心以為悅若分能得之又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以葬親吾何為獨不然。

申上盡心之義為悅猶俗云如意也
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悛乎悛音效

此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悛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

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且木之堅厚久遠正為化者無使土親其肌膚於人子
之心獨不快然無憾乎。推上從厚之意一以全親一

已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使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吾親也。吾聞之也。仁孝之君子。不為天下惜財物。而儉薄其親。我忍不盡心乎。

沈同章。此見天討不可私也。上節言燕有可伐之罪。發明可字。下節言齊非伐燕之人。發明未也。總見燕私相授受。不知有王。齊擅征伐。不知有天。通章私字。是案王字。天字。是斷。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子

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與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就燕論燕曰。可。諸侯之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燕君子噲不得私與人。燕燕相子之。不得私受燕于子噲。辟如有求仕者。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私與之。以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子噲私與于之。私受何以異于是。故曰。燕無王命。有可伐之。

罪齊非天吏。非伐燕之人。

齊人伐燕。或問曰。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卒

齊人遂借此言伐燕。或問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然謂我勸者。亦有由昔。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不意彼齊之君。臣遂然吾言。而伐之也。設彼如再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齊人遂借此言伐燕。或問曰。夫子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然謂我勸者。亦有由昔。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不意彼齊之君。臣遂然吾言。而伐之也。設彼如再問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燕人畔章 此發古今處邊之異以警文過之非前三
過處責賈為君曲解之非前重周
公弟也四句末重又從為之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而畔齊王曰昔
吾欲取燕孟子勸我順民心行王政吾不能聽今日果
畔吾甚慙愧于孟子此
正悔過遷善之一機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
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
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
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
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有佞臣陳賈者達其失而導之曰王無以惡見為患焉
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子以我比周公是
何言也曰昔武王滅商封紂子武庚于殷周公使管叔
監殷管叔竟以殷畔使知其畔而故使之是陷兄于死
地不仁也若不知其畔而誤使之是無先見之明不智
也仁智周公元聖且未之盡也而况于王乎賈請見孟
子而解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

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
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
過不亦宜乎 與平
聲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

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
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
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
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
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達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三

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
之至其用心一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等人品也曰道全德備古之聖人
也曰曾使管叔監殷武庚管叔即以殷畔也有諸曰然
賈曰問公知其將畔而故使之與曰事變難料不知也
賈曰然則聖人且有不知之過與曰周公之弟也管
叔公之兄也公愛兄心勝不忍逆探其惡周公之
過不亦天理人情之宜有者乎常人安得信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止
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
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更平
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

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
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
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
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
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
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
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
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且古之君子勇于自治過則克責而改之今之君子畏
難苟安過則遂非而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無所掩覆
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如日月之復民皆仰
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曲為之辭以文其過則
過愈深已古今人不惟得過不同而處
過亦不同豈可借古事以文今非哉

孟子致為臣章 此總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肯二節
重不敢請耳二句婉答齊王見行道

之心下五節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蓋孟子之去齊
以道而王之留之者以利故止就利上詳言以曉之
重不可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乃
遷致其為臣之位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

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
所願也朝音

王乃就館見孟子而虛留之日前日夫子未至齊寡人
願見而不可得及得侍側不惟寡人喜即同朝之臣亦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夫子之志雖與寡人之心未已
不識夫子肯不終絕可以繼此復來而使寡人得見乎
對曰後此得見臣今不敢請
耳然見王固臣之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
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舍

他日王因孟子未去乃謂時子曰我待孟子以卿位而
不肯留必尊禮有未至耳我今欲中齊國而授孟子設
教之室養從遊弟子以萬鍾之祿使諸大夫下
至國人皆有所矜敬而法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王言告孟子陳
子遂以時子述王之言告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

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
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
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

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

不爲此也

孟子曰王言誠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留也王以萬鍾爲言者是謂子欲富也如使子欲富前日辭十萬而今受萬是爲欲富者之爲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奎

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如我欲富則見讓于季孫矣昔魯季孫譏子叔疑曰可異哉子叔疑君使已爲政而不用則亦安于義命已矣乃又百計營謀使其子弟爲卿凡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于富貴之中有私據龍斷者之爲焉。困勉錄上使字指叔疑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

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私龍斷何如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之貨易其所無者有司市者平物價理爭訟以治之耳有貪鄙之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欲罔壘一市之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稅以罰之後世征商之法自此賤丈夫始矣使我爲富而留非賤丈夫哉故曰不可也。凌峰左右望是金欲得之萬一不得于此亦可得于彼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奎

不得于此是喻辭十萬得于此是喻受萬

宿畫章 此言留賢有道也重子爲長者慮二句

孟子去齊宿於畫 畫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月

畫齊西南近邑也

孟子去齊不忍遽去宿于畫蓋冀王之追已也。說統曰通章重在無王命上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爲去聲下同隱几而臥

隱憑也容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乃有不奉王命欲博虛譽自爲王留孟子之行若坐而言其意孟子不應不設問其言也隱几而臥不欲見其人也。異註曰客欲留行常先言于王而後其辭語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

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子以留賢之道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在子思之側達其誠敬故能留子思于魯使無人在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常有汲引之人在繆公之側維持調護使無失禮故能留二子于魯使無人在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留賢之道如此。拘訓曰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困勉錄曰繆公自能尊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賢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則不待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客計者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是重在子思邊耳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

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今子為長者謀慮不奉王命而來而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徒以空言挽去轍是子先絕長者乎豈長者先絕子乎我之所

以不應也

尹士章

此孟子自明去齊之心以解濡滯之議也以三宿而出畫二句為重下王猶足用為善四

句正所以不忍出畫之意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孟子去齊遲遲其行尹士私語人曰始焉不知王之不可以為湯武而欲輔之則是無擇君之智不明也既識其不可然且至齊則是無志功業徒干恩澤也千里之遠而見王固不遇之故而去則宜果決矣乃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于進退間也士則因茲不悅孟子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高子以尹士之言告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

此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之心哉千里而見王實望王為湯武以行吾道是予所欲也以不遇之故而去豈予所欲哉以道不行義不苟留予不得已也

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予三宿而出晝士以為滿滯於子心猶以為速蓋望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安忍遽出境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完

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

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

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夫至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長往而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蓋王之天資朴實猶足用之濟世

安民而為善王如欲為湯武而用子則豈徒齊民得其教養而安天下之民舉得其教養而安王庶幾改之乎此日猶望之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然見音現

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予也生民在念故主情深豈若是小丈夫之量然哉諫于其君而不受則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尹士聞之曰以行道濟時為心愛君澤民為念欲去而不忍遽去君子之用心甚厚惟君子知之士誠小人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幸

知君子之心也

充虞路問章此見孟子憂世之心以時可為而不得為也重其一時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

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

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孟子去齊憂世之心見于面充虞在路中問曰夫子自出晝以來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于天不怨天不尤人今之不豫得毋與前言及與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夫君子誠不怨不尤然至天喪人窮而莫不關心則可
斯世斯民于度外矣故孟子應之曰彼修身立教之一
時所關者一身固當樂道不可怨尤此大道行
止之一時所關者天下又當憂道未免不豫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
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

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此何時乎歷觀往世大約五百年必有應運之王者受
命而興其間必有德業聞望名于當世者以佐之君臣
際會自有定期也○此節反起下節數過時可無王者
出而名世不得有所為也○堯村重名世○堯陵重王者紫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圭

澄重二必
字俱混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
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
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
不豫也

乃由周而來至今七百有餘歲矣以其五百年之數則
過矣以其亂極思治之時考之則可以有為矣○困勉
錄曰註云亂極思治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
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納職征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
言也

天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
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
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人憂世之
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時可為而猶不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心厭亂
欲平治天下有王者興焉當今之世漢名世之具者在
我舍我其誰用也吾何為不豫哉觀此而憂世之志樂
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矣○輔慶源不能無不豫憂
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
則相反自聖人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自五百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孟子

圭

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也自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存疑夫
天未欲平治天下是以不得有為歸之天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言在已有可為之具自任之
意也吾何為不豫須兼此二意蓋天意既不欲有為則
當安之在我有可為之具亦足以自樂此所以無不豫
也

居休章

此明不受祿
之意重去志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孟子去齊後居休公孫丑問曰
夫子仕齊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

變其去志

曰非也皆至齊時于崇吾得見王知不能
用退而即有去志不欲改變故不受祿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
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

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但固繼而齊有師旅之命于戈擾動上下戒嚴以情以
勢不可以辭請久留于齊非我初志也我之不受祿以
此豈曰古之道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三

四書順義解上孟子卷之二終

四書順義解 上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章

此勉世子盡性以希聖意重性善道
一其理一申前二節啟世子以性善

而實其人後三節世
子以道一而勵其志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滕文公爲世子奉父命將之楚有修好之事時孟
子在宋狂道過宋而求見孟子好賢可謂誠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一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
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
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
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
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
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
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
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
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孟子與世子言每道人性本善而言性善處必稱堯舜之事以質之蓋以世子天性未漓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憚于用力也。朱子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人先知得一個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困勉錄王前席文云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學也一以見天下無性外之治也言性為學術治功之本領方見孟子不是迂談體認最真切。按此是昭章末可為善國說。存疑稱堯舜是說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則人皆可以為堯舜故註既曰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又曰聖人可學而至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二

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性善堯舜之言為過高乎夫性善之道無古今無聖凡一而已矣世子惟決意盡性以希聖可也。存疑疑者疑或有性不善堯舜或另是一性而不可幾及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言道理在人更無兩個上古聖賢也是這個道理如今塗人也是這個道理。道明指性善之理說。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闕古 寬反

成覿人姓名彼謂聖賢心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

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何以見道之一也昔成覿謂齊景公曰彼聖賢踐形以盡性固丈夫也我具此形即具此性亦丈夫也彼我一道吾何畏乎彼而甘遜哉顏淵曰舜何人也而遂不可及也子何人也而不能及舜也人能奮發有為而盡性者亦若是公明儀曰周公嘗曰文王我父實我師也夫文可師以性善可師也周公之言豈欺我哉觀三子之言則道一可証而堯舜可為亦可証已。四書脉曰觀之言為景公發勿認我吾是自道丈夫只當人看。翼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註畏是不敢擔當意。翼註舜何人子何人兩何字要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上着力有敢作敢為的氣象。賽合註曰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瞑莫句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

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特患世于因國小而以卑近自安耳今滕地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苟屬精圖治盡已性以盡人性猶可以為興道致治之善國惟在去其因循之弊耳書曰若服藥不慎亂一番厥疾不能愈也人君不能勉勵奮發國亦安能善哉世子勉之矣○翼註為字重看乃勵精以圖之意善國以我性之善推之于國使人人皆為善也

滕定公薨章

通章重親喪固所自盡也句自盡之實

自盡也終不忘是誠在我欲其自盡可謂曰知甲者大悅服其自盡總見人性本善皆可以為堯舜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四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滕定公薨世子謂其傳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性善堯舜于宋于心終不忘盡性希聖之旨今也不幸至于遭此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得其確論如何盡性如何希聖然後行喪禮之事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

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

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

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

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

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

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日

斯衰緝之曰齊衰疏屨也屨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

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奉命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喪禮久廢世子之問不亦有心復古而善乎夫居親喪固人子所自盡其心

也會子嘗述聖言曰生事之服勞奉養以禮死葬之衣衾棺槨以禮祭之禘祫燕嘗以禮禮盡則心盡可謂孝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五

矣世子諸侯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其大旨吾嘗聞之矣服三年之喪以報懷抱之恩服則齊疏之服食則飭粥之食斯禮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貴賤皆同三代共之古今一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

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

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

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

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

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然友反命世子定爲三年之喪乃古禮久廢其同姓之父兄異姓之百官皆不欲沮之曰三年之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勝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舉先君所爲而反之不可且志書曰喪祭之禮當從先祖意蓋曰吾有所傳受而爲之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六

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世子見沮又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素行不足服人故今也欲行喪禮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再問孟子何以服人成禮乎然友復之鄉問孟子孟子曰世子未嘗學問人不足

之言誠然然親喪只在自盡不可以他求於人者也孔子曰君薨嗣君以百官政事總令於冢宰已則歆粥面色如深墨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以嗣君之哀先之也蓋凡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何也君子之德主於感風人風也小人之德主於應人草也草上加之以風必然偃仆孔子之言如此則今日是在世子自盡其哀以感之耳。摘訓孔子之言有三層意先之指歆粥二句說百官有司莫敢不哀以其能先之也然先之如何便莫敢不哀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然上有好者如何便下必有甚蓋君子之德云云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七

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

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然友反命世子曰不可他求之言誠然是誠在我於是五月居於倚廬即喪次之位也未有命令告戒聽令於冢宰也百官族人皆可之而謂曰知禮先有以感之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之戚一深墨之容也哭泣之哀一卽位之哭也時來弔者見世子盡禮皆大悅服觀此可見人性之善而堯舜可爲矣

問爲國章通章至屋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前段論制產說到設教明倫後段論正經界說到

百姓親睦總見助法之善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滕文公以禮聘孟子至滕問爲國之道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孟子曰民爲國本農爲民天民之農事君當經畫區處不可緩也詩豳風七月之章有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及冬急其升屋以修之其明歲之始復播百穀則無暇治屋矣民自亟其事如此而君顧可緩哉

張彥陵曰按通章以不發民事爲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實用處正經界則行助之實用處。四書脉曰民事暗指制產行助說講內全要含經國區處以應下面等意勿泛講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民事所以不可緩者何也蓋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爲善有資則有恒心無恒產者爲善無資則無恒心苟無恒心不能檢制其身放縱偏辟邪淫侈肆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以懲其惡是用罔掩取民命也焉有仁人在上位罔民而可忍爲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惟罔民不可爲是故愛民之賢君必恭以持已儉以節用惟其恭也則忠信重祿以禮待臣下而不儉薄惟其儉也則分田制里取於民有制而不橫暴。濬園曰本重取民有制却兼禮下者設官正所以爲民也且禮下有定額而不至於多取亦同歸於厚民矣。蒙引恭儉節有二意一是自治而後及人一是有仁心而後有仁政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

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周民不得為仁人取民有制乃可為賢君是道也陽虎
嘗言之矣曰聚歛為富則不仁矣推恩為仁則不富矣
賢君之禮下有制固為仁不富者乎。張彥陵曰
按此總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勅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

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

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十

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

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

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

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

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

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

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

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試即三代之制恒產與取民之制言之夏后氏一夫授
恒產五十畝而取民用貢法殷人一夫授恒產七十畝

而取民用助法周人一夫授恒產百畝而取民用徹法
數與法雖各異其實皆什分中取一分也夫夏以下貢
上其義易曉至于周名徹者取其通力合作計畝均分
上下通徹之義也殷名助者取其借民力以耕公田不
復稅其私田之義也。蒙引曰夏后氏五十畝人七十
周人百畝制常產也而貢而助而徹則其取之制也還
要分析方明。三代授田多寡不同陳氏謂夏時洪水
方平可耕之田少至商而浸廣至周而大備也故多寡
不同。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
文而用廣故授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此所以存多寡
不同。日知錄三代
丈尺不同田未嘗易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

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

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士

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今或
音音竟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壙也盈滿也盼恨

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

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試即三代之法較之助為最善而貢則有弊昔龍子曰
為民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較量數歲豐歉
之中以為取民之常制樂歲粒米狼戾如狼戾即多取
之而不為虐則如數而寡取之民雖未見德猶未見病
也一至水旱之凶年糞壙其田而力尚不足則必如數
而取盈焉而民之怨乃不勝言矣夫君為民父母不能
子民乃使民盼盼然恨視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
母亦已苦矣又因之貢缺欠稱貸富民之物而益之使

老稚轉死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貢之不善如此若助則隨公田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是弊耶卽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

法之當行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助法與世祿相表裏夫世祿養士報功之法滕今固已行之矣何爲而不行助哉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

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意者以助法非周制乎周大田之詩有云上天雨我公田遂及我之私田夫貢不井授固無公田徹雖井授其公田耕畝之法俱難在私田之中亦無公田惟殷人之助中公外私爲有公田而乃亦咏于周詩由此詩觀之雖周之徹于都鄙中實亦行助法也滕可不尊王法祖而行助乎陳介眉助止對貢說不對徹說以徹卽是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荀行助則民得其養矣然養而不教非所以爲國也又當設爲庠序學校範其心鼓其力以教之庠者取養者老之義也校者取教民以禮義之義也序者取射以觀德之義也夏當禪受之後禮讓成風故鄉學名曰校殷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當革命之後欲習射觀德以消兵氣故鄉學名曰序周當播棄之後以養老爲先故鄉學名曰庠至于國學名則三代共之夫鄉學國學雖不同其實皆所以講明五品之人倫也人倫既講明倡率于上則小民自有恩相接有義相維而親睦于下庠序學校之設烏容已哉困勉錄養也三句釋其意而三代異名亦自有故夏當禪受天下禮讓成風直是教人六德六行與仁講讓而下干戈之習故借習射觀德陶之禮讓中也周道尊尊而親親又當播棄黎老之後則養老爲先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與王業然爲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教養兼舉王者之法立矣設有王者受命興起欲行王政必來取教養之法于滕是滕即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况滕之王業亦未必不基于此詩文王之篇有云周自后稷始封雖云舊邦其受天命煥然維新此文王力行仁政天命眷顧之謂也子若力行教養之法則天命日集亦以新子之國孟子告滕之君者如此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四書順義解卷之三孟子

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扶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

祿可不勞而定矣

文公欲行孟子之言乃使畢戰問井地之詳孟子曰仁政不行久矣子之言有意法古將行井田之仁政誠賢君也於羣臣中選擇而使子以主其事任大責重子必勉力以圖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其溝塗封植之界限始使彼此內外劃然分明無多寡廣狹之差也若經界不正則田無定分豪強者得以兼并於下致使井地不均因而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祿不平是故暴慢之君貪汙之吏必慢廢其經界以設官可坐而安定也此經界既正分田以給民制祿以設官可坐而安定也此仁政所以必自經界始也○溝通水道塗便往來封土辨方隅植木定分守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孟子

五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夫滕壤地雖褊小將有為君子而仕者焉將有為野人而耕者焉苟無君子莫為之施政令以治野人苟無野人莫為之供賦稅以養君子惟君子野人不可無此分田制祿所以不可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四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

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而分田制祿之法又當因地以制其宜今請於滕之野
郊外都鄙之地平原廣廓田可井授則如殷九分取一
而行助法至於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林麓在內田
不可井授則如夏什取其一而行貢法使之自賦貢以
通助之窮此周所謂徹也如是則君子養野人治矣。
孟子所言之貢只是每歲十分取一與校數歲之中以
為常者不同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

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不但此也制祿之法又有所以厚君子者如卿以下其
祿寢薄必有圭潔之田使奉祭祀圭田五十畝取公田

而二分

未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

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

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

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分田之外又有所以厚野人者如一夫百畝其弟十六
歲之餘夫年漸長力漸強使習農事則另與二十五畝
取私田而四分之也此
皆仁之至義之盡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
望防寇盜也

井田法定不惟有以厚民生亦且有以善民俗鄉民之
死葬者徙居者俱懷其故土無肯出鄉以鄉田同在一
井故也惟其同井故出入息相為友伴作息同也近
守遠望相為助察防禦同也視疾問病相為扶持周恤
同也則百姓皆親愛而和睦井田之美如此。全解云
鄉田同井句乃結上接下之語承上無出鄉意以其各
安常業也出入三句俱從井田生出出入耕作相友是
處常而作息同守望相助是處變而防禦同疾病或顛
問或周恤是處患而周恤
同此便是百姓親睦處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七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

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

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

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

於什一爾

而其形體則何如每方一里而畫為井井共九百畝其

中百畝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以八十畝為公田八家

在四旁皆私得百畝同出力以養公田公田耕稼收穫

之事畢然後敢治私田之事先公後私所以別野人以
養君子之分也
此乃周之舊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二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六

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一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欽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萬郵。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大井田久廢。吾言正經界。別公私。此其大略也。若夫因特制宜。使合人情。宜土俗。而溫潤滑澤之。又不失先王

之意。則在君主治於上。與子輔治於下矣。孟子告滕之臣者。又如此。此皆民事也。皆為國之要道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活潑的意思。不全。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倍師。未因陳相為許行辨。又併闢許行之治。市三段中。復逐段分鎖首段。至通義也。故是就許行所不能兼者。而明治天下之不能耕。不必耕。以折並耕之勢。次段至而暇耕乎。裁是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亦不用耕耳。裁是言。堯舜憂民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責陳相倍師。亦從並耕生來。而未以同價之說。因其道而闢之。不得乎。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九

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 捆音闌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挾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滕文公用孟子之言。行井田之法。乃有假託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欲陰壞之。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

之人聞君行分田制祿之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但見其徒數十人皆衣褐隱然有不別服章之意也細靡纖席易以為食隱然有自食其力之意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相所以起土末其術也

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井田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為聖人野外之氓其初心固無他也。提出陳良伏倍師公案。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負耒耜便是異端種子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旨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

西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三

耕而食養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

養也惡得賢養音雍養音孫惡平聲

養飧熟食也朝曰養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

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

野人之法

乃邪說最易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聞神農之說而大悅盡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學許行焉陳相見孟子稱道許行之言曰滕君欲行仁政則誠有志復古之賢君也雖然未聞賢君之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朝養夕飧而治天下今也滕有藏米粟之倉廩藏金帛之府庫則是病民而以自養也與並耕之古道異矣惡得賢陳相述行言以刺滕君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並耕而食二句串看重並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餽爨以鐵耜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去衣

聲與平聲

釜所以煮饌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入反皆

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孟子且不辨為治不可兼耕先就許行一身不能相兼者而詰之曰許子必自種粟而後食乎先以其所能者問之以開辨端也曰然又曰許子必自織布而後衣乎是以其所不能者問之也曰否許子衣褐夫褐亦需織

西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三

是許子之說已窮矣孟子姑不與辨又詰曰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褐與冠皆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夫織即害於耕則並耕之害於治不辨自明矣孟子亦姑不與辨復以耕中之必需者詰之曰許子以釜餽爨火治食以鐵耜乎曰然曰皆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夫鐵則害於耕可知並耕則害於治矣耕則不能為釜餽鐵可知治則不能並耕矣是陳相之已明者也。自釜餽鐵至末見治則不能見並耕之有害於治也。自釜餽鐵至末見治則不能兼耕也。翼註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層問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腳釜鐵鐵作一腳皆種粟所不能兼者以害於耕為節主兩以粟易之為眼目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匱之屬也陶爲甑者治爲釜鐵者合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但上下有相濟之理不必並耕上下有難兼之勢不能並耕相未必能明之也故孟子又以農末相資而不能相兼者詰之曰農夫以粟易陶冶之械器者固有益於陶冶不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農夫之粟者亦有益於農夫豈爲屬農哉農末相資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凡器止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既易陶冶又易治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相曰百工造作之事固不可既耕而兼爲之也。以粟四句言農末相濟喻不必並耕且許子六句言農末難兼喻不能並耕。翼註曰不可耕且爲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三

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末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末難兼然則治天下至而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

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孟子即應其言而闢之曰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爲然則治天下視百工何如獨可耕且爲與蓋在上之大人自有大人當爲之事在下之小人自有小人當爲之事不可得兼也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者皆備用焉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既營此又營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所休息也事不可兼惟求相濟而已故古語曰或勞心爲君子或勞力爲小人勞心者施政令以治人若勞力者不過奉政令以受治於人而已受治於人者輸賦稅以食人若治人者不過收賦稅以受食於人而已上下相濟而非相厲此自古迄今天下通行之大義也治天下者何必並耕哉。然則六句見君民難相兼不能並耕。故曰七句言君民實相濟不必並耕。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三

翼註曰且一人之身主而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況大人能兼小人乎。四書豚曰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濟於人立綱陳紀而治人彼勞力者不過奉守法令見治於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治於人者非無所濟於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玉食食於人而已此一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未句是斷語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論音藥濟子禮反潔佗合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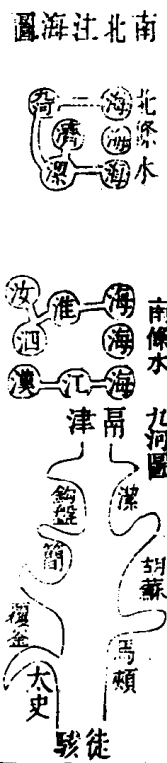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稱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滌曰鉤盤曰鬲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使當並耕宜莫如堯舜矣當堯之時治法未備天下猶未平洪水不順道而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得洪水而暢茂禽獸得草木而繁殖五穀困草木而不登禽獸因繁殖而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遍於中國洪水之害如此斯時爲大人者堯也堯獨勞心而憂之然不能獨治之也舉舜爲相而敷布政治焉舜承堯命使益執掌火政益烈山澤之草木而焚之禽獸無依而逃匿地勢之高下既明則治水之功可施舜乃使禹治水土禹以西北興充之水勢急則利用分於是疏黃河之下流爲九河以分其勢淪濟漯以殺其流而注諸海於是決水有歸矣若東南荆揚之水勢緩則利於漚泥於是決開汝漢以去其壅排抑淮泗以通其流而注於海於是決條之水有歸矣洪水既平然後中國可得耕種之地而粒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勤勞於外三過其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



金仁山依集註水道當是疏九河淪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蒙引河爲四潰長禹治河在兗州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義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

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
辦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
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
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
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水土既平舜乃使契教民稼穡乘天田也以樹藝五穀
五穀成熟而人民得其養育但人之有秉彜之道也使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行不由道而近於禽獸堯舜
聖人有憂之舜又使契爲司徒掌邦教教以人倫使父
慈子孝而有親君令臣共而有義夫夫婦隨而有別長
幼後而有序朋友相交而有信放勳又命契以教之
之方曰民有用力於人倫者則獎勸以慰勞之民有歸
向於人倫者則誘掖以招來之民有立心背乎人倫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孟子

則匡而正之民有行事民乎人倫者則矯而直之凡此
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以堅其志翼以行之以敦
其力使自得其本然之性而勿失也又恐始勤終怠從
而提撕警覺而振德之不使放逸怠惰也夫水土未平
則思有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有以教之聖人之憂民
如此而暇耕乎。晚村自得在民使自得仍任司徒故
謂強有以使之者固非也謂任其自得之者亦非也
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
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
結則統承爲得也。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句應使禹
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大人勞心
堯爲重也。自舜使益以下直至五穀熟而人民育方
一歇此是聖人養民之憂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
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
使契爲司徒與使禹益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
契爲司徒另用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益掌
火土之使字須讀斷直貫至此也。掌火開治水之充
五刑弼五教之後放勳益於禹之前補皇闕於四臣之

後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夫以百畝
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
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合而觀之堯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舜爲已憂得
舜則堯無憂矣舜相堯亦非事事而憂之也惟以不得
禹皋陶諸佐爲已憂得禹皋陶則舜無憂矣此大人之
事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小人之事也
堯舜豈憂之哉。益掌火在禹先授教稼在禹後總屬
養民之事故舉一禹可該益稷契明倫以立教皋陶明
刑以弼教總屬教民之事故添一皋陶亦可該契至此
五臣方全蓋聖賢文法雖有錯綜而道理却無滲漏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孟子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爲易並
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
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
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
以爲仁也

夫堯舜以不得人爲憂者何也蓋分人以財私恩而已
止可謂之惠教人以善所及有限而難久止可謂之忠
惟若堯舜爲天下得人者恩惠廣大教化無窮乃可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凡有公天下之心者皆能猶易
爲天下得人非有知人之哲者不能
最難此堯舜所以以不得人爲憂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夫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如以不得人爲憂則知堯舜之用心矣昔孔子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之托體最大惟堯之德則而法之蕩蕩乎德之廣遠無有能名之者焉克盡君道哉舜也巍巍乎度量高大以匹夫有天下不以勢位爲樂而不與焉觀於此言堯舜之治天下能致此蕩蕩巍巍者豈無所用其心哉惟勞心于得人以仁天下亦不用心于耕耳可見人君不惟不暇耕亦不必耕也而許行乃責滕君以並耕甚矣其妄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天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子乃從而學之異乎吾所聞矣吾聞用諸夏禮義之教而變夷俗者未聞以諸夏反變於夷者也爾師陳良楚

在也能用夏變夷悅周公仲尼修己治人之道北遊而學於中國講明詩書禮樂北方之學周孔者去能或之先也生於楚不聞於楚彼所謂能自振振才德出衆豪傑之上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聞周孔之道已久乃師死而遂倍之反變於許行何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无

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陽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子不聞聖門之不倍師乎昔者孔子沒服心喪三年之外門人治擔任之行李將歸時子貢主喪入揖別于子貢相背而哭皆悲痛失聲然後歸門人不倍師如此子貢又不忍遽歸送門人而反築室於塚旁之場又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不倍師如此他日子夏子張子游追慕其師以有若言行氣象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之禮

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師論道德不論形似我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如江漢汪洋之水以濯之無少點
汚如秋陽燥烈之日以暴之無少蒙翳潔白之至焉
乎不可加尚已豈有若所能擬哉曾子不倍師又如此
○存疑江漢濯之無一些點汚秋陽暴之無一些濕氣
也在聖人則是一疵不存萬理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
行

今也南蠻駘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
異於曾子矣駘亦作賄古役反

駘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夫曾子以似聖人者尚不忍事今也許行乃南蠻駘舌
之人所學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
子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三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

夫人擇所從猶鳥擇所止吾聞出於幽谷之卑暗遷于
喬木之高明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陳良學周

孔喬木也許行為神農幽谷也子倍

陳良學許行非下喬木而入幽谷乎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
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
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

亦斷章取義也

許行不惟不當學且當膺之懲之者也魯頌曰戎狄是
膺擊之荆舒是懲艾之夫荆楚戎狄周公方且膺之而
子見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孟子責陳相倍師如此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

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
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

託於神農而有此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

欲使市中所賣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三

多寡大小為價也

陳相強辨曰並耕罔不可為若從許子治市之道則市
中物賈不貳國中人無許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如布帛但計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但計輕
重同則賈相若五穀但計多寡同則賈相若履但計大
小同則賈相若
此所以無偽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徙或相什伯或相千萬

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

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徙音師又山綺反比必

二反惡
平聲

倍一倍也徙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

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共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曰夫物或生於天或成於人必有精粗美惡之不齊物之情理也其買之不同或相去一倍五倍或相去什倍伯倍或相去千倍萬倍子欲合比而同之則物賈不平而人心趨詐是亂天下也夫物之有精粗美惡猶屨之有巨小也使巨屨小屨同賈人豈尚爲巨屨哉從許子齊物賈之道是使天下相率而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者也治市且不能惡能治國家其矣

墨者夷之章

此章開兼愛之非以歸正道從一本處開悟之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二字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通章

關鍵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

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

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治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歸儒之機也孟子未知其誠與不誠乃託疾以辭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兄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以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他日又求見孟子其意誠矣孟子曰吾今病愈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之見爲吾道也若不直言相正則吾儒中正之道不見我且直言之以正之吾聞夷子學墨氏之道者夫墨之治喪也相棺三寸而無槨以薄爲其道也夷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子思以薄道移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足貴也夫既以薄爲貴則必以厚爲賤然而夷子葬其親從厚則是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

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

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

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
皆所謂通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
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
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
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
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
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
閒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
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孟

徐子以從厚之言告夷子夷子曲為之說曰夫子以兼
愛為非乎儒者之道古之人有言曰保民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非兼愛之謂乎之則以為愛原無差等但施
愛由親始耳豈以所親事親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
夫夷子謂愛無差等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
其鄰之赤子乎彼書言蓋有取爾也言小民無知犯法
非小民之罪猶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謂
保民如保赤子豈愛無差等之謂哉且天之生物也受
氣於父母成於父母使之一本故愛有差等由親親而後
仁民而後愛物而夷子謂無差等是待路人一如父母
而二本故也四書解曰天之生物二句以天
理明一本之義蓋上世節以人情明一本之義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
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之其親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
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曰蓋歸反葬裡而掩之掩之誠是

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為去聲 為力知反 此禮反觀音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
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
蛄也喂攢共食之也類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
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
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
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
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孟

覆也藥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
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
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夫夷子二本固非而厚葬其親之心安可自昧耶蓋上
古之世禮制未起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
之於壑他日不忍忘親而過之見狐狸食之蠅蚋姑嘔
之不覺其類有泚但邪視而不忍正視夫泚也非為人
見之謂我薄親而泚乃哀痛迫切之情由中心而達于
面目蓋歸家隨反至壑取藥裡之器而掩之掩之者情
動于一本誠天理人情之至是也則至今孝子仁人之
掩其親亦必有不吝已于厚葬之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今夷子葬其親厚正合于孝子仁人之
道而乃惑于墨氏愛無差等之說何耶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憮音武 問如字

惻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敎也言孟子已敎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徐子以一本掩親之言告夷子夷子惻然自失少間曰吾向學墨不知兼愛之非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性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命之矣蓋因其明以攻其蔽是以吾言易入而彼惑易解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四書順義解 上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章 北孟子守身之義詳言已不可枉而枉已必二節孟子言不可違義而枉已三節言枉已亦無大利四節至何也言不可為利而枉已且子二句言枉已必不得利篇中亦可為與弗為也正層層折他宜若可為句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昔孟子有心救世而自守甚重必不肯往見諸侯故陳代疑而問曰君子抱道在躬事業為重出處為輕不見諸侯宜若守身之小節然苟乘今之時勢一往見之得行其道大則可以致王小則可以致霸且志曰所枉一尺而所直一尋往見諸侯小屈大伸宜若可為也。困勉錄陳代亦知孟子非急功名但欲其急于救世耳然孟子謂其以利言者蓋急于功名固是以一己之利言急于救世亦是就天下之利上說壞天下之名節救天下之生靈亦君子所不為也况既壞名節則亦不能救生靈乎。又曰君子亦有時似小屈而大伸者實亦義之所在非屈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得其招而往何哉喪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困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死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義

孟子曰子盍觀虞人之事乎昔齊景公出獵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公以其違命將殺之孔子贊之曰志士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三

窮不忘餓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戰陣喪其元首虞人卽志士勇士也孔子奚取于虞人而贊美之焉取非其招寧守死而不往也况君子以道自守如下待其卑禮厚幣之招而屈已往見何哉豈不反出于人下哉義不可往見所以不往見也。翼註非其招尚有招也不待其招則全無幣聘之如何哉言失自守之義甚不可也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且夫子謂枉尺而直尋者以利之多寡言也若君子之出處但論義不論利如以計利爲心則喪盡名節少得功名苟且將就而有富強之微利亦可不顧義理而爲之與吾知斷斷不可也。翼註枉尋直尺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爲與還是尋直尺而不可爲非不利而不可爲也。四書脉且夫句非謂志之所言以利言乃謂陳代言此是以利計之也與亦可爲歟都是詰難詞非徒究利之流弊也註解其言其不可語意最是二利字就出處便宜

止看不以貨利言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三

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費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使爲利而爲則雖御者亦不如矣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至不義之奚不遠許再三強之而後可止一朝而遂獲十禽嬖奚于是更反命曰天下至善御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專掌與汝乘使人謂王良良却不可辭曰始吾爲之範我馳驅之法終日不獲一繼而爲之誦道與禽相遇一朝而獲十車攻之詩有云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射者舍矢而中如以手破物此射御相成君子之事也今奚欲廢法以相從是小人之事也我不會貴與小人乘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早

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夫工良御者耳且羞爲誦遇而與射者阿比推其心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之多弗爲也御者不枉道從人如此如君子枉已之道而從彼諸侯何也不御者之不如乎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枉已者既失直人之具未利並無利進一步

景春章 此總見儀衛竊取權勢俯仰從人孟子懷抱道德主持自我重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三句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景春曰當世之士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說大國相攻伐而小國之諸侯懼安居不遑說而天下之兵戰熄以一人之喜怒係天下之安危非大丈夫而何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早

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

女音汝

加冠於首日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孟子曰是二子者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禮丈夫之冠也父醮而命之以成人之道女子之嫁也母醮而命之以爲婦之道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以待人必戒以持已無違逆爾夫子禮言如此可知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何以異是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聖

吾試以大丈夫為子言之如仁為善長無所不統天下之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居天下之廣居禮為嘉會無所不範天下之正位也彼則持身以禮立天下之正位義為利和無所不宜天下之大道也彼則處事以義行天下之大道達而得志則推此三者于政教與民由之窮而不得志則守此三者於身獨行其道由是處富貴不能淫蕩其心居貧賤不能移易其節遇威武不能屈挫其志如此之人內重外輕超出倫類乃謂之大丈夫儀衍何足言哉

周霄章 此見君子不枉道而仕也前五節詳君子急仕之情末節推君子難仕之故重又惡不由其道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

帛 傳直懸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曰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周霄以孟子不見諸侯而諷問曰古之君子亦求用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固仕也傳曰孔子三月失位無君則身心不寧皇皇如也出疆而之他國必載見君之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人帛慰之此可証君子之仕矣

三月無君則帛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聖

香曰三月無君未久也則至于帛其于仕不太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帛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眉承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晷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祿受之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纁以為黼黻文章而服

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祭
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曰士之有位而失位也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家也
蓋士之所重在祭而祭之所需在田禮曰諸侯躬耕藉
田庶民助之以終其畝以供宗廟之粢盛夫人養蠶
絲以爲祭祀之衣服禮言如此若失國則犧牲不肥
而宗廟社稷之祭禮又曰惟士失位無圭田則亦不祭
言如此蓋士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備不敢以祭
不祭則不得遂其孝享之心誠戚然不敢以安夫三月
無君似不足弔而面失祭亦不足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墨

霄又曰初失位耳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爲去聲
舍上聲

曰士之仕以行道也猶農夫之耕以謀食也仕用質猶
耕用耒耜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士之所以必載
質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
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
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

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
也爲去聲灼音酌隙
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
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
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
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
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曰晉國亦君子遂仕之國也未嘗聞仕載質與弔如是
其急仕既如此其急也君子乃不見諸侯而難仕何也
曰仕固有道如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若謂父母有是心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墨

不待父母婚嫁之命媒妁通好之言男女遂自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爲其苟合皆賤
之古之人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
由其出處之正道若不由其正道而往見諸侯者有苟
合之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章此明士有功當食意重于此有人五句子不
通功節言士有功當食道理已明下二節因
更強言食志而
闢之重食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
傳直戀反簞音丹食

明音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彭更問曰一介之士隨行之後車數十乘隨行之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列國之諸侯不以過分而泰乎孟子曰亦視于道何如耳苟非其道之當得則一簞食不可妄受于人如其道之當得則舜受堯之天下玉食萬方不以爲泰亦將以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否舜非泰也惟士無事而食人之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美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墨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美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美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子以士爲無功乎子若不通人之功易人之事以此之美餘補彼之不足則農有餘粟不得易布女有餘布不得易粟子如通之非但農女相通也則木工之梓匠車工之輪輿以力易食皆得食于子乃于此邪說橫行之時獨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仁義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使有所取法繼往開來而反不得食于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仁義之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守先待後之功于子可食而食之以酬功可矣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墨

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因詰之曰設有人于此毀子之瓦畫子之墁技雖不精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既食功則有功

斯道之人奚可不食哉

宋小國章此見仁政之無敵也重甲民取殘及不行王政云爾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征伐之臣以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

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吳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

孟子曰行王政者莫如湯武昔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縱而不祀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葛伯託詞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既有犧牲何爲不祀葛伯又託詞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湯之仁葛至矣乃葛伯率其無道之民要遮其饋之有酒食黍稷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者爲仇此殺童子之謂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

夫匹婦復讎也爲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湯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爲匹夫匹婦報其無罪被殺之讎也天下諱湯之心如此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仲虺之誥曰湯始征無道之國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同受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吳

暴虐矣爲後征于我觀書言則湯師未至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及其已至商安于市歸市者弗止農安于野芸者不變但誅其暴虐之君而弔其無罪之民如時雨之降民大悅服悅之詞嘗見之書曰待我后我后來我其無受虐政之罰此湯以七十里而行王政者也○賽合註湯始征二句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十一征句無敵于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又曰爲匹夫匹婦復仇曰不止不變曰誅君弔民皆湯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爲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者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辛

武王之事何如武成篇有云有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武王東征以綏安厥土女時士女用篚匪盛厥玄黃迎武王曰昔事殷被虐今繼事我周王見其休美之澤惟心執臣禮歸附于大邑之周親書言則武王東征時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周之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以類相迎何故蓋以武王能救民于水火之中但取其殘民者誅之而已矣。賽合註曰曰紂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武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代之者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

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取殘何如太誓曰我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則取其殘賊而誅之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之於湯伐桀又有光焉武王之取殘如此武王以百里而行王政者也。說統曰引太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以証取其殘之說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往歸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至

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今宋特不行王政云爾苟行弔民取殘之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小國何不可行王政也。說統云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煞他那小字。四書脉曰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云爾一

句勿以末節爲望宋行仁戴不勝章此見人臣正君當廣進善類意首節設喻

三句下節正言君德之成否係齊人之多寡重引而置之卑尊皆薛居州二句兩段且圖活遞過未一薛居州責不勝身上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

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志仁何道而善與我明告子以善王之法譬如齊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日學齊語必使齊人傳之日設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子之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而置之齊莊獄之間聽專不雜又加以數年之久雖日撻而求爲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况善君子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奎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今子謂薛居州立心制行善士也多方引進使之居于王所誠得以人事君之義矣然使在于王所者年之長幼爵之卑尊皆薛居州也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爲不善誰與爲不善若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善言不聞善行不見王即欲爲善誰與爲善今子進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之善何子欲善王廣進善類可也

不見諸侯章 此論不見諸侯之義重古者不爲臣句及末節君子之所善句首節總斷次節

段泄可見而不見失之過三節孔子可見而見得其
中俱係陪說不見之義末節引曾子子路之言以明
君子之所善秉禮守義
正申明不見之義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公孫丑問曰君子不往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
古者未仕不爲臣則不往見以道自守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其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奎

謂求見之切也

昔魏文侯就見段干木段干木因不爲臣踰垣辟之魯繆公就見泄柳泄柳亦因不爲臣閉門不內是二子皆守不見之節未免拒人已甚人君求見意迫斯可以見矣若不迫自不當見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

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

音勑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

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不爲已甚者。其惟孔子乎。陽貨欲召見孔子而畏人惡其無禮。稽諸禮。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時陽貨私闕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不欲見。貨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夫往拜似往見矣。然當是時。陽貨先以禮加孔子。豈得違禮而不見。使其不先孔子。必不見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焉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不可苟見。曾子子路嘗言之矣。曾子曰。脅肩諂笑。勞體媚人。病于夏月治畦之農。子路曰。意未相同而強與人言。觀其色。赧然如此。等人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言觀之。則君子惡側媚。必能以禮自閑。惡苟合。必能以義自

守平日之所養可知已矣。豈肯往見諸侯哉。古者不爲臣不見。如此今之君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涇溪先生云。應以曾子子路對上。干木泄柳。孔子不應以汙賤之人對上。三人且註中作不及看。似不但不及而已也。其說良然。故不圈總旨。

戴盈之章 此見革弊當決意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焉

戴盈之曰。我欲于農遵什一之法。于商去關市之征。但今茲經界尚未能。卽正財用尚未能。卽減請先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或者革弊以漸之道也。翼註言什一者。亦是革履畝之稅也。勿以與利革弊平說。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切。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孟子曰。革弊不速。卽攘雞者之爲已。今有人曰。攘取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不苟取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子如不知厚歟橫征之非義猶可緩也如知其非義當
斯速已矣何因循以待來年。說約不必說到來年未
必已得成等語即來年果已其如眼前非義何。存
疑只就正意說不必帶攪雜已止也與上已字應

公都子章此聖賢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三字是骨
下總結之末又
公其責于人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
辯哉子不得已也下同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人爭辯敢問何故也孟
子曰子豈好辯哉子蓋有不得已之心也。不得已而
辯則非好也心在維持世道
上故下接天下之生二句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孟子

焉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
理之常也

天下人類之生久矣其間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
循大約一治一亂而撥亂反治時有人在也。翼註子
豈好辯哉二句是一章之大指天下之生久矣二句又
是不得已而好辯之由其實精神精穴全括在我亦欲
正人心
一節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

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

胡工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

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
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蛇龍曰水而居之民無
所安定下者架木為巢上者掘地為營窟書曰洚洞之
水警子夫舜云洚水者即堯時
洪水也此氣化衰而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洚水由地中
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

平土而居之范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洚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
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孟子

焉

堯舉舜舜使禹治之禹掘地去其壅塞而注之海四驅
蛇龍而放之洚水乃由地中行即今江淮河漢南北二
條之水是也水循其道險阻既遠蛇龍既驅鳥獸之害
人者皆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稼穡人倫樂其生焉
此禹以人事回
氣化而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
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

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

下同沛
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
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

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堯舜既沒，聖人仁民育物之道衰。暴君相繼，代作壞民。居之宮室，以爲養魚鼈之汙池，使民無所安息。棄民衣食之田，以爲畜鳥獸之園囿，使民不得衣食。迨後，橫征暴斂，害民之邪說，暴行又作，而人害極矣。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物害極矣。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此氣化衰，人事失而又一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祐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天

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周公相武王，誅無道紂，伐助紂爲虐之奄國。三年乃討其君，驅紂之幸臣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助紂爲虐之國者五十人，害除矣。驅紂園囿中虎豹犀象而遠之，物害又除。天下大悅。此皆周公相業之隆，揚武烈而顯文謨者也。書曰：『大光顯哉！』文王創業之謨，大承繼哉！武王致治之烈，佑助開政，我後人咸以正而不偏，且密而無缺。觀書言則文武之謨，烈孰非周公輔相所成乎？周公撥亂而反之正，亦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

亂也。

周世衰而王綱不振，文武治世之道微而政教號令不行。悖理之邪說，亂倫之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此又氣化衰，人事失而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天

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孔子爲世道人心懼，乃筆削魯史而作春秋。春秋正典禮以明上下，即天子悖典庸禮之事，別善惡以寓褒貶。即天子命德討罪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謂此書之作存天理，遏人欲，明王治，以示後世。』其惟春秋乎？罪我者謂此書之作以匹夫進退諸侯，擅南面之權。其惟春秋乎？此孔子垂治法于萬世，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

獸食人將相食

橫爲皆去聲
李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救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奎

議之尤者之言盈天下橫議惑人天下之立言者不歸楊則歸墨夫楊氏爲我不知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兼愛視親無異于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人倫滅絕是禽獸也楊墨之罪如此其害可勝言哉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以致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今楊墨爲我兼愛之道不止息則孔子仁義之道不明若是邪說誣罔民心充滿蔽塞乎仁義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陷于禽獸是楊墨率獸道以食人心而人轉以獸道相食也此氣化衰人事失又一亂也。說統曰是禽獸也截上斤楊墨立教之非下著楊墨爲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橫議一句爲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君爲結局又曰聖王不作二句相連說下原橫議之由以主持道統者無其人耳

吾爲此懼聞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矣

爲去聲復
扶又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奎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閑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子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吾爲此時世道人心懼故大嚴其防閑衛先聖孔子仁義之道距絕楊墨之人放斥其爲我兼愛之淫辭使人知無君無父之爲非邪說者不得作起而爲民夫邪說作于其心則日用俱悖于正害于其細目之事作于其端則倫紀俱反其常害於其大綱之政勢所必至也其端甚微其禍甚大有明道之聖人復起不易吾作心害事作事害政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天下何由治乎。通節以閑先聖之道爲主而距楊墨正閑聖道事放淫詞二句正

距楊墨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止洪水而天下平非禹天下無由平也周公兼并夷狄驅逐猛獸而百姓寧非周公百姓無由寧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非孔子亂賊無所懼也三聖人不得已而有爲于前如此。昔者二字緊對我亦二字不是憑空追敘也三段俱重上截。顧修遠此節再將三聖人咏嘆一番爲下節承三聖

張本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膺之懲之則莫我敢承當者今楊墨無父無君之教無異夷狄是周公所膺也我能已于辨哉。翼註引詩不重周公只重楊墨之當膺見已不得不膺意。蒙引此節直要起下段以楊墨正無父無君在所必膺者也不連上意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我亦欲明仁義之道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楊墨之邪說距邪說表見之誠行放邪說距口之淫辭以承三聖撥亂而治天下之功者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李大村好辯二句固是復語。正人心息邪說亦在吾為此懼內說過此只重三聖以解好辯不重實講。體註正意前已發明此意故拾以終者節之意我亦欲三字緊承上昔者言來一氣直貫到三聖者為好正人心最重人心不正則邪說得入而詖行淫詞因之故必先正

人心使復歸于仁義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三

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非特我當距楊墨也有能立言以距楊墨之非者則所向者正而為羽翼聖道之人即禹周公孔子三聖人之徒也外人何不諒我之心哉

陳仲子章 此闕仲子之矯廉也重仲子惡能廉句前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居食二字一章眼目辟兄離母一章斷案通章總就仲子論仲子聖賢中正之廉尚末及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鳥下於陵同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蟮

蟮蟮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匡章曰廉美節也陳仲子豈不誠廉介之士哉居於陵非其地不苟居居何廉也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適井上有李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而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非其食不苟食食何廉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

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

以為廉耳

孟子曰於齊國貪濁富貴之士吾必以仲子之清苦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成其廉若充仲子所守之操則必蚓而後可為者也。困勉錄首二句欲抑先揚。翼註仲子惡能廉五字是一章斷案括此一句能字即下充字意充不去是不能廉也此句便是就仲子律仲子仲子惡能廉集註中未得為廉二廉字東陽謂是廉之正殊誤說統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之以見其決非人之所可為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

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

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夫蚓無求于人而自足上食槁壤之土下飲黃泉之水

仲子猶是人也必有居食彼所居之室果出于義為伯夷之所築與抑亦未出于義為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出于義為伯夷之所樹與抑亦未出于義為盜跖之所樹與是皆未可知也不可知則不能如蚓之廉矣

日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慮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孟子

辟績也績練麻也

日室粟之由來雖不可知是何傷于仲子之廉哉彼身自織屨妻自辟纊以易食與居也

日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

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

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

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哇音閭辟音避頻與鵝同鵝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鵝魚

一反生

音哇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

陵歸也已仲子也貌貌鵲聲也頻頤而言以其兄受饋
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曰仲子何必食與居皆出于易哉仲子齊之世家也其
室本非不義之室也兄戴蓋邑之祿萬鍾其食本非不
義之食也仲子乃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
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于於陵他
曰良心忽現歸省其母則有饋其兄生鞠者交際之常
耳已乃頻頤曰惡用是不義之貌貌者爲哉及他日其
母愛子殺是鵲也與之食之適其兄自外至因喚
醒之曰是前云貌貌之肉也仲子乃出而哇之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
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突

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
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
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
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
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
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
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以母所與之食爲不義則不食天下無可食矣以妻所
易則食之以兄所居之室爲不義則弗居天下無可居
矣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不苟食不苟居之類
也乎若仲子之廉者居食盡棄如蚓而後能充其操

者也故曰仲子惡能廉。粟引類是何類仲子所操之
類也仲子所操之類爲何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
不食不居是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孟子

奎

四書順義解上 孟子卷之三終

四書順義解 下孟子

任邱劉琴著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章 此見為治者當實行先王之仁政也離婁三節言舍法無以成治不從三節言治法在所

當遵惟仁者三節責人君遵先王之法天之四節責人臣輔君以遵先王之法重仁政二字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一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簫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孟子曰治天下不可以無法也即如離婁之目至明公輸子之心至巧使不以規矩則明巧無所施不能成方員之器師曠之耳至聰使不以六律則聰無所寄不能考正五音之清濁高下曲直且然而治天下乎即有堯舜愛民之道使不以教養之仁政則道無所運必不能平治天下使人遂生復性也。道字主人心統虛看

。離婁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陶室中能辨五色。公輸班嘗為母作木人以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為木鳥令自飛又為楚作百丈雲梯以攻宋。師曠字子野嘗歌南風而知楚師之無功考鐘聲而知天地之盈虛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問去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二

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何以見之今之世主亦偶有愛民之仁心萌于中亦偶有愛民之仁聞著于外而當時之民不能實被其澤不可為法于後世者以其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也此非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乎。存疑今有仁心仁聞一節是即當時不行仁政不能為治以證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意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兩句是承上文而結其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是承徒善不足以為政意而言不徒善則足以為政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

法平價皆不可閔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故曰徒有善心而無仁政則恩無實效不足以爲政等之徒有成法而無仁心則法爲虛文而不能以自行舍法無以成治如此。蔡氏此總上二節而斷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上句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愈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遺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可見先王之法當遵矣詩大雅假樂之篇云人君所行不遺愆不遺忘以其率由舊日之典章夫所謂舊章者即先王之法也中正無偏纖悉俱備苟能遵之則有所持循自無錯誤有所考據自無疎漏而猶有愆忘之過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三

者未之有也。仇澹性曰有下節推先王立法之善處此節只宜在後人遵法上說若極贊先王之法如何盡善便礙下文過字分應上愆忘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

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

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

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

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蓋先王者立法之聖人也聖人將制器也既竭目力以察之焉凡所以爲方員平直之理已得之矣乃器可

日力察不能以目力成也繼而制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而制器之法用之不可勝用也將作樂也既竭耳力以辨之焉凡所以正五音之理已得之矣乃音可以耳力辨不能以耳力正也繼而制之以六律正五音而作樂之法用之不可勝用也將仁民也既竭心力以思之焉凡所以仁天下之理已得之矣乃仁民之理可以心思得不能以心思及也繼而制之以不忍人之政以教以養而仁民之法遂覆被于當時後世之天下矣先王立法之善如此非爲政者所當因乎。竭目力則制器之理可得非器可成也下二項亦然。焦濟圖曰此節不止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人因仁心不足是說聖人立法之善是言立法之意耳聖而使天下被其仁也聖人立法之意如此爲政者而可以廢法乎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四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首章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則高易成爲下必因川澤則下易成先王之法卽爲政者之丘陵川澤也爲政不因先王

之道則是舍易就難舍遠就勞用力多而成功少尙可謂明於爲治而智乎甚矣先王之法不可不遵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

播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惟先王之法當遵是以惟有仁心仁聞而能行先王之道之仁者宜在高位而爲君則澤被當膺法垂後世若不仁而在高位則播其惡於衆也

欲是播其禍惡於衆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揆理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

播惡何如上者臣民之表若不以道理揆度事物也則臣下亦皆放蕩而無法度之可守也上無道揆則朝內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五

之臣皆藐視乎道而不信道下無法守則朝外臣工皆藐視乎度而不信度朝不信道則在上之君子皆蕩檢踰閑而犯義工不信度則用刑不當在下之小人皆作奸作惡而犯刑國之所存者特倖免也播惡如此。鄒嶧山曰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其皆玩視而不信也。蔡虛齋曰上無道揆上之一身無道揆也朝不信道則舉朝綱紀皆不正矣寢說得廣由是凡有位之人皆違道而行無不犯義矣下無法守在下之人因上無道揆不知所遵守也工不信度則凡各衙門事體俱無定準矣漸說下去由是至於細民皆冒法而為亦莫不犯刑矣。不信二句以心之蔑法言犯義二句以身之犯法言。張彥陵曰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曰道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先後緩急有條有理曰禮皆有尺寸準繩可循可守曰法曰度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

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與與同喪去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我故曰城郭不完國兵甲不衆多不過不強根本無傷非國之災也田野不開闢貨財不積聚不過不富元氣未損非國之害也惟上無道揆而無禮因下無法守而無學由是無良之賊民興而國之喪亡無日矣甚矣為君者不可不遵先王之法也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弋制反

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六

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而為臣者亦與有責焉詩大雅板之篇有曰上天方欲顛覆我周室我羣臣無得泄泄然怠緩悅從而不急救之也詩戒同列如此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夫詩所謂泄泄者猶世俗所謂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泄泄猶沓沓何如事君有義彼泄泄者但阿諛逢迎而無匡救之美持身有禮彼泄泄者但奔走承順而無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厭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

七

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我故曰人臣責難於君是以堯舜望其君尊君之大也
謂之恭開陳善道以開塞君之邪心惟恐君陷於不義
愛君之至也謂之敬若謂吾君不能行先王之道是以
庸主待其君不恭不敬之甚也謂之賊爲臣者可不輔
君以遵先王之法哉使君能遵先王之法臣亦能輔君
以遵先王之法而天下安有不平者乎○陳善開邪不
平玩註中以字可見

規矩章

此勸人君法堯舜之仁而
鑒幽厲之不仁也臣伴說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畫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畫所以爲人之道

孟子曰天下事莫不有中正之則如規所以爲員矩所以爲方欲爲方員必需規矩是規矩卽方員之極則也至於五品人倫人皆有之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宗之精由之至欲加之無可加欲損之無可損乃人倫之極則也。王觀濤曰至字勿作高遠意。看只是的確確不可移易之意。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

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人倫莫大于君臣聖人莫盛于堯舜欲爲君而盡君道
欲爲臣而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君臣之

八

規矩也苟爲臣者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以堯
待君不敬其君者也臣道有未盡也爲君者不以堯
所以治民者治民不以唐民愛民賊其民者也君道有
未盡也人倫有五單言君臣爲當時之君言也臣是
說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

不謹哉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是以孔子嘗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卽入乎不仁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說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至不法堯舜而不仁其禍可勝言哉暴虐其民禍甚則身弑國滅亡禍即不甚則身危殆國削弱生前之禍如此且死後據其惡行怨之曰暗昧不明而幽暴虐無辜而厲惡說已定雖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百世不能以私廢公而改之也死後之禍如此可不鑒哉此節分生前死後看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九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

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詩大雅蕩之篇有云殷紂之當鑒者不遠即在夏桀之世此正今人當以幽厲為鑒之謂也為君者可不鑒幽厲之不仁而法堯舜之仁哉

三代章 此承上章不仁而推言之重第二節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孟子曰人君而可不仁乎三代之得天下也人心附而天命歸以禹湯文武愛民而亡其失天下也人心離而

天命去以桀紂幽厲殘虐而不仁○說約此章雖樂論多人然觀第二節還對當時之諸侯言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不但天下之得失在仁不仁為然也國之所以衰廢振興保存滅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亡

使其不仁尚有一之可保乎如天子暴虐而不仁則眾叛親離不保四海諸侯暴虐而不仁則身危國削不保社稷卿大夫荒淫而不仁則覆宗滅祀不保宗廟士庶人荒淫而不仁則身罹刑憲不保四體○梅溪李先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十

云此節平講亦自大方○真西山曰不仁非他縱人欲滅天理而已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不保者皆死亡之禍也今之世主皆惡死亡而乃樂為不仁之事則死亡必不免是猶惡醉而強酒醉必不免也然則欲免死亡盍反而為仁乎

愛人不親章 此勉人君反求諸己也首節重反其仁求重自反其智反其敬次節重反求諸己末節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
敬傲此

孟子曰今之世主但知責人不知反己抑知人情不甚
相遠也愛人而人親理之常也如我施恩惠以愛人而
人不我親必仁有未至也因而益反其仁使立不獨立
達必俱達焉治人而人治理之常也如我出政令以治
人而人不順治必智有未至也因而益反其智使知無
不明處無不當焉禮人而人答理之常也如我施謙讓
以禮人而人不我答必敬有未至也因而益反其敬使
內極其誠外極其恭焉自反如是則自治詳矣。說統
曰知明處當之謂智即
在立綱陳紀上見得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主

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
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大凡行有不得遂其願者一一皆反求諸己以盡其仁
智敬之道則自治益詳而身正矣其身正則舉動施為
皆當情合理而天下歸之豈
特一國我親我治我答已哉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詩文王之篇有云人能長念合乎天理便是自求多福
福在自求人可不反求諸己乎。命字以理言永言配
命是常思
量要合理

恆言章 此見人君當以修身為
本也重本在身三字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家之本在身恆胡登反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
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雖言之未必知其序
而究其本也夫言天下而即繼之以國者以天下之本
在國遠由于近也言國而即繼之以家者以國之本在
家疎由于親也至于家寧獨無本乎家之本又在身蓋
必修身而後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身之為本雖恆
言所未及而理已寓其中矣人可不因恆言而求本于
身耶。翼註曰通章總是迭推其本不重序意本一而
已矣大學所謂修身為本是也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主

本特以引起
下一本字

為政不難章 此亦見修身為本也
重不得罪於巨室句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昆
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
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
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
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

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脩。身既脩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脩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脩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正此類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三

孟子曰人主為政每以德教廣被為難不知得其要而操之正自不難惟在修身正己不取怨于巨室而已蓋巨室者與國同休戚之人而國人素所取信者也今既為巨室之所慕則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則天下慕之悅慕既深感通自速故沛然德澤教化洋溢乎四海無遠弗屆焉為政何難哉。當時諸侯皆以德教不能廣被為患而不知其本之不脩故曰為政不難武曹細玩文勢當在不得罪于巨室處截蓋首二句是言為政不難只在不得罪于巨室下文則言不難於為政也。

天下有道章

此勉人君修德以自強也以師文王為主首節言當順天以圖存以下言當同天以立命首節輕景公二節因人心之有恥敬字出師文王來詩云節以好仁無敵敬勤之末節以不仁不能無敵反激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脩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脩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孟子曰人君當脩德以自強當觀天下有道人皆脩德而位與德稱小德之諸侯見役於大德之天子小賢之諸侯見役於大賢之天子天下無道人不脩德而但以力相役土地之小者見役於土地之大甲兵之弱者見役於甲兵之強斯二者皆理勢之當然天也審乎理勢順天而行者存不審理勢逆天而行者亡。張受若曰天有運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天者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為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為斷可見孟子之說精。說統曰此章不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耳通章重同天不重順天。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古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順天固可以圖存然欲回天以立命非自強不可昔齊景公不能自強嘗自歎曰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受人之命是自與物賤絕而傷和好也于是涕出而以女于吳。引景公事不重順天重不能自強上以引起下文師文王來。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脩德以自強其般樂怠敖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敎命不可得也

夫齊不能自強尚見役於吳如此况小國乎乃今也小國盤樂怠敖專師大國之所為而恥受命於大國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脩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脩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五

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雖然特患不知恥耳如恥之莫若反其師大國者師文王以脩德師文王則德賢在我將見大國勢易不過五年小國勢難亦不過七年必能回天立命為政於天下而強大反為我役矣尚何受命之有哉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

大也敏達也祿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也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

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

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

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試以文王之為政言之詩文王篇云商之孫子其數不止十萬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皆侯于周服而為臣所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六

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靡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殷士之容貌膚大才能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來助祭于周之京師孔子讀此詩而歎曰商孫至衆我周至仁以衆遇仁則衆失其衆而不可為衆也夫國君誠好仁如文王天下莫不尊親誰與為敵國君好仁二句依蒙引通作孔子之言翼註曰仁不可為衆指文王說下二句泛說俱是孔子言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

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

則聽天所命脩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今也小國既恥受命是欲無敵於天下而不師文王以行仁是猶執熱物而不以冷水澆手也詩桑柔篇云誰能執熱而不以濯然則誰能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乎可見為君者不能脩德則聽天所命欲天命在我惟修德行仁而已。蒙引自君身而言則曰修德自其及人而言則曰行仁其實孟子所謂修德即是行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菑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菑者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七

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孟子曰君德莫大于聽言若不仁者私欲固蔽失其本心尚可與言哉如國勢衰弱危也彼則安之不以為怪早溺類仍舊也彼則召之反以為利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也彼則樂之而以為快不仁之顛倒錯亂如此所以不可與言也若不仁而可與言則

感悟有機何至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浪音郎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不聽忠言甘致敗亡不仁者又誰咎耶昔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孺子無心之歌如此○余徵諸曰孺子只言清可以濯纓濁可以濯足夫子却我足兩個斯字便生許多見解這斯字却從可以處生

來自取字又從斯字生來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斯歌也有至理存焉惟水清斯以之濯纓惟水濁斯以之濯足矣貴賤異用人非有心皆水之清濁自取之也○翼註曰二斯字重看便見自取之也就水說而意自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六

伐而後人伐之

扶夫音

所謂自取之者

即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夫人必縱欲敗度不修其身而自侮然後人從而侮之必傷敗彝倫不齊其家而自伐而後人從而伐之敗亡之禍誠不仁者之自取也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書太甲篇曰天作之孽猶可修德而違自作之孽不可倖免而活此正不仁之敗亡由于自取之謂也人君奈何不聽忠言而自取敗亡哉

桀紂之失天下章此感發人君行仁以致王也前三節申好仁當速以足其意重好仁二字而與衆勿施正好仁之實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

民之所欲皆爲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九

孟子曰天下之得失有故人當審其致之之由吾觀桀紂之失天下也由於百姓離散而失其民也失其民者由於人情怨怒而失其心也知天下之所以失則知天下之所以得矣得天下有道非可以力致也得其民斯有人有土而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非可以勢迫也得其心斯情願形歸而得民矣至於得其心又有道非可以智取術愚也惟在以己之心體民之心如飽食煖衣民心之所欲者則制節謹度勿施爾也○吳國之曰此章是欲動之詞感發當時諸侯之爲仁故主意全在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五句上前三節語皆歸仁以起其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謹所欲與聚二句須體貼得至誠明但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走音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夫與衆勿施所謂仁也民性之詩仁也自然向化猶水性之就下沛然而往獸性之走曠羣然而奔也無待於歐而然也○黃鸞五曰猶水就下是其性便之獸之走曠是其情樂之

故爲淵鰈魚者獺也爲叢鵲者鷂也爲湯武歐民者桀與紂也爲去聲歐與鵲同獺音

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鷂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況又有不仁者爲之歐乎故魚性本在淵獺又從而食之則益入於淵是爲淵鰈魚之歸者獺也雉性本在叢鷂又從而食之則益入於叢是爲叢鵲之歸者鷂也民性本在湯武桀紂又從而暴虐之則益歸湯武是爲湯武歐民之歸者桀與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十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歐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爲王並去聲

今天下之君有與衆勿施好仁如湯武者則不仁之諸侯皆爲之歐民而歸矣雖欲不一統而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夫致王固在行仁而行仁又不可稍緩蓋民受虐已久今之欲王者當急行仁以救之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以治之也。艾既不善於平日及今當之道可得也。苟為不蓄則終身不得此。即欲王者仁政不行於平日及今行之猶可。王也苟不志於行仁則民心日離。國勢日促。惟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而已。此節是孟子為時君謀言當急于改圖也。○說統云言病日已深當急求三年之艾。徐民困已極。君當急於求仁。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詩大雅桑柔之篇有云今之所為其何能善乎則相與及於陷溺而已。此即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之謂也。好仁則可以致王不仁則陷於死亡。人君何憚而不好仁哉。○此詩為茂伯刺厲王而作。

自暴者章

此為自暴自棄者警首節言自暴自棄者自絕于仁義二節言仁義切于未節微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人自失其仁義重兩自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

不移也

孟子曰人性本善皆當自勉以求盡其道。乃有自己暴害之人剛愎自用不可與言。以相導示也。又有自己棄絕之人委靡不振不可與言。以相勉勵也。何謂自暴如禮義至美彼則言語之間非毀禮義與之言必不見信謂之自暴也。何謂自棄如仁義為人所居能由彼則溺於怠惰自謂自棄也。居仁由義雖與之為必不能勉謂之自棄也。棄者自絕於仁義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抑知仁義之切于人乎仁為天理之公心存於中即無一毫人欲之傾危人生至安之宅也義為天理之宜事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履其中即無一毫人欲之邪曲人生至正之路也人固不可不居不由矣。

廣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廣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

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奈何暴棄者廣安宅而自弗居乃入傾危之地舍正路而自不由乃行邪曲之徑以自有之美而自失之辜不

甚可哀哉

道在爾章此為思以道術易天下者發也首二句慨所至不可不遇末二句示人以道之求重下字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

爾通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天理之自然者爲道非自外錄本甚爾也而人每每求諸遠人事之當然者爲事不假強爲本甚易也而人每每求諸難求諸遠則非自然之道求諸難則非當然之事矣天下之所以不平也抑知道不外於親長之間而親之長之卽其事也若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孝弟成風仁讓成俗而天下自平人何必求之遠且難哉○親長道也爲甚爾親之長之事也爲甚易○胡氏曰此道字是天理之自然此事字是人爲之當然

居下位者

於此身之誠次

節原身之當誠末節決誠身

四書順義解

孟子

III

之必能動物見思誠之功不可已重思誠者人之道也句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德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爲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卽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誠。

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孟子曰吾身處君民親友之間所待以相通者惟此誠耳如居下位而欲治民道在獲上而不獲上之信任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在於信友苟不能取信於朋友則薦揚無人弗獲於上矣信友則又有道在於悅親苟事親弗悅則大本有虧若信於天矣信於道道在於誠身苟反諸身不誠外有事親之文而無事親之實不悅於親矣誠身又有道在於與善苟不能與事親理而真知夫善之所在則不能實該乎善以誠其身矣夫誠身為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之本人不可不明善以誠身哉。語類云呂氏論明善直以爲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其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皆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爲善而不可不爲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

間能實踐其

所明之善而有諸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三十四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

是故生而誠實無妄者乃天命之性道體之本然不假修爲者也但在天無不誠之理而在人容有不誠之心思明善以誠身者乃人道之當然不容推委者也○困勉錄曰片唐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推原其所以當誠之故此章誠者天之道二句是承上文而言其不可不誠亦不同玩白文是故二字可見○

字將中廣博學一節已囊括在內、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平一信乎友悅於親

果由思誠而造於至誠則誠能動物自然能悅親信友
獲上治民矣如日至誠而猶不能感動乎物者未之有
也若不誠則未有能動乎物者
人也人可不思誠以誠身哉

伯夷章 此勉時君師文王以行仁政重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句

孟子曰伯夷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盡歸子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前
去聲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三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卽文王也。紂命爲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孟子曰以諸侯而爲政於天下者文王也昔商紂暴虐播棄黎老伯夷辟紂之亂隱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聞文王作起爲西伯奮然興曰何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亦辟紂之亂隱居東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聞文王作起爲西伯奮然興曰何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雷雲孟子序說不重二老來歸却重文王養老之政能感得二老如此便有天下歸之之勢云

二者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云々之云々之也云々

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焉於處反

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伯夷太公二老者齒德俱尊非尋常之老乃天下之大
老也係天下之重望有父道焉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
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而不歸哉所以三分有
二爲政於天下也○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
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
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大老之歸全由文德之至皆天理
無私自然感化非後世養賢圖大杖策從王者比父子
二字總形容不約而同勿泥焉往只是必歸○仇滄注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美

曰伯夷商家義士心在萬世太公周家元勲心在當時
兩人後來行事不同但當時歸西伯亦輔文王以事商
非有興國之意特有二氣象
得高賢來歸浸浸滋大耳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今之諸侯有行文王養老之政者計時度勢七年之內
必得人之歸而爲政於天下矣人君何憚而不師文王
耶

求也章 此著強兵者之罪通章以強兵者作主上二節卽富國之罪以甚強兵之罪下一節卽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則粟倍他日孔

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孟子曰發民之政非一而強戰者為尤甚昔聖門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正于其惡德而取民之粟反倍於他日孔子絕之曰求黨惡害民非我徒也小子有朋友之責當鳴鼓而聲其罪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毛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由此觀之凡人君不行仁政以愛民而臣下反聚斂而富之皆見棄於孔子者也夫富國者不過奪民之財未至傷人之命尚且見棄如此况於為君強戰者乎爭地以戰殺人盈滿乎野爭城以戰殺人盈滿乎城使人肝腦塗地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之大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通諸侯者次之嚴菑焚仁之地者次之辟與關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

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愷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吾國罪定刑故善戰者賊君害民當服最上之刑至連結諸侯使相攻伐者即次之開辟草萊使民承任土地以出租賦者即次之夫連諸侯辟草萊其罪似輕然一以挑強戰之釁一以助強戰之食故罪相均也有王者起按罪必誅今反以為良臣何哉曰廢生草曰萊

存乎人者章此言觀人在於觀心重不能掩其惡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毛

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孟子曰人皆以聽言為觀人之良法不知存乎人之身者五官百骸無一不具然莫良善於眸子蓋人之善惡生於心而心之精神聚於目眸子不能為人掩其惡如曾中順理而正則眸子精明而瞭焉曾中邪曲不正則眸子昏昧而眊焉其不能掩惡如此此所以為良也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音搜

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故觀人者始而聽其言之是非也則善惡已見再進而觀其眸子之瞭眊則善惡益見人焉得廋匿其惡以欺

我哉此觀人之又一法也。翼註曰。度字重不善邊世。無自置其善之理。張氏說玩本文也。字口氣則聽言。只據理成說如此。以言而參之。則子則人更無可辨。因處耳。孔子是言。與孟子是直截法。

恭者章 此為時君與恭者之名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侮之。則人君惟恐不順。

焉惡得為恭。侮恭者。可謂之恭。貌為恭。惡平。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孟子曰。世主皆以恭儉自稱矣。吾思恭者之君。存心謙遜。自禮賢下士。事大恤小。而不侮慢人。儉者之君。自奉淡泊。則輕徭薄賦。制節謹度。而不攘奪人。若夫侮人。奪人之君。其心貪慢。惟恐臣民鄰國不順。其侮奪焉。正與恭儉相反。惡得為恭。儉彼所謂恭儉。特以聲音笑貌偽為之耳。不知恭儉實德也。豈可以聲音笑貌偽為哉。欲得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完

恭儉之名者。當盡恭儉之實矣。恭者謙遜為懷。儉者淡泊自奉。武曹人字兼臣。民鄰國說。

男女章 此見濟世不可以枉道也。重授之以道。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

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淳于髡因孟子不在道求合乃設辭以問之曰。男女授受不親。以手禮與。孟子曰。別嫌明微之禮也。又曰。設嫂

溺於水。則為叔者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心害理。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守經之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濟變之權也。語類事有緩急。理有大小。這樣處皆須以權稱之。杜次崖曰。孟子所謂權在道之內。所謂權在道之外。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於是因而通之。而利不失乎道。是謂在道之內。事處其變。常道不可行。遂越常道。以濟事。是謂在道之外。陳北溪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使無過不及者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髡得孟子從權之說。遂諷之曰。今天下流離困苦。陷溺極矣。夫子之守正不變。而不從權以援之。何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三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救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仁義之道。若嫂溺。但援之以手。今我枉道求合。則在我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子欲我手援天下乎。不知守道何言行權耶。精言援嫂時拯溺重遊。雖出處時拯溺。輕守道重。翼註道字不外義仁。

君子之不教子章 此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為常人。之父。子言重勢不行也。與父子之

問不責善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公孫丑問曰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三

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孟子曰非心不欲教非理不當教乃勢不行也蓋教者必以正道苟以正道而子不行則必繼之以怒而不勝督責夫教子本愛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而子之心亦遂責父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事事皆出於正也是子又傷其父也則是父子相傷也父子相傷則害天性之恩則惡矣此所謂勢不行也此亦為常人教非慮其謂夫子未出於正亦恐未免有以正不行處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古者有見於此親教不行不教又不忍乃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

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日

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蓋以父子之間主于用恩不主于用義以善若責善則情意乖離難則家庭不和而不難之事莫大乎此焉此易子而教所以為處家庭最善之一法也。責有求全責備意所以易傷父子之恩若戒不過使為善勿為惡而已

事孰為大章

此要人守身以事親而事親尤當養志也前重不失其身後重養志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三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

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孟子曰敬承不違曰事事孰為大惟盡孝以事親為大保持勿失曰守守孰為大惟秉禮以守身為大然事親尤在於守身何也不陷其身於不義則無忝所生而能奉養以事其親者吾聞之矣苟失其身於非義則虧體辱親而能奉養以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翼註曰不失其身先足為親之榮而親心慙矣又加奉養子道斯盡一失其身則先足以為親之辱而親心不慙矣無論奉養厚薄皆是不能事親者如此以親心立說與下養志相

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

而天下平。

夫事親守身所以爲大者何也凡事君事長孰不爲事惟事親爲百行之原移以事君則忠移以事長則順乃主以之守家國而齊治以之守天下而均平乃守之之本也此所以爲大也。翼註日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本是諸件皆自此一件而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孟子

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夫守身固可以事親而事親尤在於養志觀於曾子可見矣昔曾子養曾皙每餐必有酒肉將徹必請餘者誰與或問有餘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皙死曾元養曾子亦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也此所謂養親之口體者也若曾子則親意於未形而親意於已發則可謂養志也。存疑既明事親守身之大又除守身不道而言曾子之養親以示事親之則也過文當云事親爲事之大如此事親

之道何如親之曾子可見矣。翼註曰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隱形而曲以體之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

人子事親若曾子之養志乃可謂孝也。說統曰事親必如曾子這樣纔是可蓋只顯得養志爲事親之道耳不重與曾子能事親上

人不足與章此示大臣正君之要也重格君心之非句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孟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諱閒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閒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閒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譎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

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夫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孟子曰事君者不以用人行政為急而於君心則不知正焉不知用人之失不足與過謫也行政之失不足與非開也蓋二者之失皆由君心之非耳惟盛德之大人為能積誠感動盡力致沃格君心之非而歸於仁義之正君心仁則用人行政莫不無私而仁君心義則用人行政莫不合宜而義君心仁義而正則用人行政莫不無邪曲而正一正君心而國就理而定矣何必謫之問之哉此大臣之要道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不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他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甚矣毀譽之無憑也如行必而譽至理之常也乃有行本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行敗

而毀來理之常也凡有行本無失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脩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他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也

易其言章此為言者傷也重言二字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孟子曰言者身世之樞機不可不慎也彼人之輕易其言而讓人之善惡事之得失也特未遭失言之責耳矣若遭失言之責有所懲於前自有所儆於後豈敢易其言哉

人之患章此為自足者戒也重好字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孟子曰師者所以導道授業解惑也豈不可為者哉但必學問有餘不得已而應人之求可也若好為人師則有自足之心而德業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章此見人當慎所從也重從於子教四字

樂正子從於子教之齊

子教王驩字

子教齊之倖臣孟子素所不與言也樂正子乃從而之齊則失身於匪人矣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始以此責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孟子

三

樂正子來見孟子孟子責之曰子自吾親見之人亦來見我乎蓋欲其悟所從者非也正子不悟而驚曰克原為見先生而來先生何為出此絕之之言也孟子始詰之曰且問子來幾日矣對曰昔者方來曰昔者已來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正子解之曰固舍館未定孟子又姑責之曰子聞之也弟子自遠方來必舍館已定然後求見長者乎舍館急乎見長者急乎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正子乃直任其過曰克有慢師之罪

謂樂正子章此明責正子所從之非也重學古之道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

徒但也饋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固樂正子未悟所從之非乃明謂之曰君子守身重道一舉足不可輕今子與子敖涉不相屬也乃從之而來大約但為饋啜計也我不意子學古聖人之道識見貴高趨向貴大而竟以饋啜之微妄從人也不甚可怪哉說統曰徒饋啜也徒字可玩含有不計其人意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孟子

三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孟子曰禮人子不孝之罪有三惟無後為大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不過不能成親之德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不過不能養親之身其罪猶未甚大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則忍心害理不仁甚矣其罪為至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為無之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

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舜當日承堯之命不告父母而娶二女原其心恐告則不得娶為無後也委曲以全先祖之祀也君子以為告而娶經也不告而娶權也權而得中雖不告猶告也舜真善於盡孝者哉○朱子曰以事理度之意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娶以歸也

仁之實章此示人務孝弟也重事親從兄四字○去疑云玩註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一句似歸重智說然白文仁義智禮樂自是平平說去而歸重首節事親從兄耳蓋白文是論其現成之理集註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堯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孟子曰天下之道莫大於仁義而實不外於孝弟如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愛親是仁之切近精實處即事親之愛是也仁民愛物皆自此而推之耳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敬兄是義之切近精實處即從兄之敬是也尊賢敬長皆自此而推之耳仁義不外於孝弟如此○仇

兄本亦用也但

是用中之實耳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卑

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使天下之道猶有出於孝弟之外者猶未足見孝弟之為重也試思天下何者外於孝弟哉如明通之謂智窮神知化其用大矣而非其實也智之切近精實處即真知親之當事兄之當從這點良知常守之固而不失是也秩序之謂禮三百三千其用大矣而非其實也禮之切近精實處即事親從兄之際有無過不及之品節燦然可觀之文章這點良知是也和樂之切近精實處即鬼神其用大矣而非其實也樂之切近精實處即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樂斯二者而已樂則天機發動愛敬之心自由然而生矣愛敬之心生則孝弟之行日新月盛暢茂條達而惡可已也惡可已則有呼即應有令即從不知趨進徐行足之蹈之皆是孝弟受几捧杖手之舞之皆是孝弟此樂之實也天下之道皆不外於孝弟如此人可不務孝弟哉○仁義之實是箇本領智禮樂之

實却是於此得工夫兩段要有主名。仇澹柱曰節字兼無過不及言文印在無過不及上做得委曲周詳而然可觀便是。○樂則生矣。○則與樂字講然亦有出入而後長而後有之。○之曰進退而與儀講手之舞之日疾而百抑登出入而共持提攜而有捧衣之恭極為精確。

天下大悅章 此表舜之大孝以立子道之準也重舜盡事親之道句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諭之於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望

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孟子曰天下民心誠服大悅尊為元后親為父母而將歸已富貴極矣。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之輕也。惟舜之心為然舜以為凡為人者使不能曲意承顏得乎親之權心則於人道有虧不可以為人。凡為子者使不能先意承志諱親於道順乎親而心與之一則於子道有虧不可以為子。是以負罪引慝深自剴責而無心於天下之歸也。舜心惟在於親如此。○大悅心悅誠服意歸已尊之為元后親之為父母意如戚戚成邑成都是也。○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另讀於此。○者我之心與親合而為說得親心合於道也。心與之一者我之心與親合而為一而末始有一毫違逆處也。心與之一者我之心與親合而為心看方與上得字對亦與順親白文相合。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望

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子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故凡事親之道承顏順志委曲婉轉無所不盡至誠所感而瞽瞍之頑亦底豫焉。底豫而天下之為子者知無不可事之親皆化為孝為父者亦皆化為慈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各安於慈孝而定是非止一人之孝直合天下後世以為孝此之謂大孝。

四書順義解 下 孟子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舜生章 此即舜文以明聖道之同也重末節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孟子曰世統於道道統於聖子蒼稽古帝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始終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吹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始終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由東至西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之遠由虞至周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之久時地不同所為似亦不能盡同矣然舜得志為天子文王得志為方伯行其道於中國隨事順理因時制宜心理之同若合符節所以然者以舜文同為聖人故也存疑曰古今異時彼此異勢舜文之事安得盡同但損益合宜而隨事各盡其理便是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

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由舜文推之凡生於先者為先聖生於後者為後聖其間雖有帝王師相之不同然其以心揆事理而合於中道一也古今聖道之同如此。黃鄭五日不日道

而曰揆言其揆度務因事制宜之心法一也

子產章 此見為政者貴持大體也重君子平其政句首節立案二節斷案三四五節是駁案民未

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至末言乘輿不能濟人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乘主登漆音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

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凡濟人利物之事得以為所欲為矣乃以其乘輿渡人於漆洧之問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

焉。

孟子恐人習為美談流於驕虞而不知王道之大體乃借之以立論曰為政有體若乘輿濟人特私恩小惠而不知為政公平正大之體。蒙引惠字便是機丁

不到不知為政處方是幾故註云惠為私恩小利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未病涉也

江 杠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與梁可通車與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日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洹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試即王政濟人一事言之每歲十一月農功甫畢民力可用則徒步之杠成十二月農功已畢民力可盡用則通與之梁成無者造之圯者修之因時度事役力便民民自不以涉水為病也何用乘與濟人哉存疑民未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與不能濟人意有三層成字兼無者造之圯者修之兩意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度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星

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與濟之哉

即不病涉一事推之可見惠政者不患惠之不至惠政之不平故知大體之君子凡與利除害惟因天乘地以便民輕重緩急之問斟酌平妥可行之則恩之出於已者非私惠之及於民者非小惠也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辟已亦尊卑之分宜然為通也何必以乘與濟人哉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焉得人人而濟之。翼註曰平字是平受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停妥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

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夫人人而濟是欲每人而悅之矣故為政者不務大體欲每人以私恩小惠而悅之則人多日少亦不足用矣是乘與亦不能濟人也為政者可不持大體哉。張彥陵曰日亦不足是日悅之亦難周徧之意

君之視臣章此見君之待臣宜恩禮兼盡也首節重三君之視臣三君之視臣三節重三有禮四節重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視君如寇讎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吳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齊宣王遇臣恩禮衰薄孟子告之曰為君者莫不厚望於臣不知臣之報君亦視君之所待何如如君之視臣體恤保護如手足則臣視君尊奉愛戴如腹心不然君之視臣畜養役使如犬馬則臣視君無怨無德如國人甚而君之視臣踐踏斬艾如土芥則臣視君中心怨恨如寇讎報施不爽如此。李衷一日視字亦有意是心

相視非形相視也○存疑曰集註踐踏貼土字斬艾貼於字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曰禮為舊君有三月之服何如待臣斯可為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

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剿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孟子

聖

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曰當臣之在國也有害民之事諫之則行有利民之事言之則聽因而膏澤下及於民或有一言一事不合之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防其剿掠又先使人於其所往之國稱道其賢欲其收用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祿里居三年之內猶望其歸也導之先之望之此之謂三有禮焉在國去國手尾之等如此則臣於舊君之喪情不容已自為之服矣去國之後則有故而去非大義所係不必深為之說也君臣之分也以義而或形迹之間不免涉於相換上下之疑也且心而或隱微之際不能保其無間則其去也何所不容掩矣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錫欒盈也○潘興嗣

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

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

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子曰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因而膏澤不下於民及有道不行之故而去則君搏擊拘執之使不得去及去又窮極之於其所往之國使不得用且方去之日遂收其田祿里居使不得歸待如土芥如此此之謂寇讎寇讎則恩斷義絕何服之有甚矣君之待臣不可不厚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孟子

吳

無罪章此見八當見幾而作也重無罪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士與大夫雖分貴賤然士之上即大夫知國君無罪而殺士即殺大夫之漸也則大夫可以速去民與士雖分秀頑然民之上即士如國君無罪而戮民即戮士之漸也則士可以速徙不然禍之已至欲去徙而不能矣所以君子貴見幾之明也

君仁章此見為君者當以正身為本也重二君字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

章首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君者臣民之倡也為人君者心無私而仁則臣民化之自莫不仁人君者心無私而義則臣民化之自莫不義人君可不以正身為本哉

非禮章 此大人為禮義之宗也重末句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微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理以至是為歸學以析非為要如持身有禮稍過稍不及不甚得中正則為非禮之禮處事有義稍先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完

稍後不恰時宜則為非義之義常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微惟大人察理至精隨事順理中正協於常體因時處宜經權定於一心自然

弟為大人其禮義之宗哉

中也章 此言父兄當善養子弟也重二養字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迷遷絕之而不能

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子弟之賢否視乎父兄如父兄無過不及而中也即抑其過引其不及從容以養子弟之不中父兄奮發有為而才也即開其昏蒙其情從容以養子弟之不才由是不中不才者可進於中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以成已也如急遽以求之見其難成而遽棄之是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不善成其子弟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是父兄之賢與子弟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一寸可見為子弟者固當體父兄之教而為父兄者尤不可不盡善養之道也

人有不為章 此見人當知所擇也非有守而後有為之解重註中知所擇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平

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有為才也有不為節也人之處事惟知所擇於非仁非義之事見之明守之定斷然有不為也而後於所當為者察之精任之勇可以奮然而有為若不知所擇之人無所不為安能有所為耶不為非無為只知所擇於道義之正而不苟為也

言人之不善章 此為惡者戒也重後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隱惡者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若好攻人私許人短言人之不善則人心懷怨恨雖隱忍於當前必思報復於後日當如後患何哉稱惡者當知所惕已

仲尼章 此言聖人不為已甚之行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

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人至聖人而止聖至仲尼而極人或疑聖人有高世絕俗之行矣不知仲尼行已待人皆天理之當然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而不為已甚者人何可為已甚哉觀答陽貨見南子之類聖人不為已甚已見然不止此凡所為依乎中庸處皆是

大人者章 此舉大人以立言行之準也重義字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至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言國貴信行國貴果然有意信果則有不當言而言不當行而行者矣安能合於義哉惟精義之大人者雖然大公物來順應言非不當而不期於信行非不果而不必期於果惟隨事順理隨時制宜視乎義之所在而已義當言則言義當行則行雖不期於信果而信果自在其中矣大人真言行之準也

大人者不失章 此見人當全其赤子之心也重不失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大人者通達萬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也若赤子之心不過純一無偽具此良知良能而已豈可與大人相較哉不知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正以主敬存誠不為物誘保其赤子之本心而能不失是以擴其良知無所不知擴其良知良能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人皆有赤子之心安可讓大人以獨全哉。不失註兼保之充之重保之邊充之在後一層

養生章 此見人當盡慎終之禮也重送死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至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人子事親養生送死固當盡其愛敬然養生者人道之常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乃人道之大變人子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尤可以當大事人子當必誠必信不可少有未盡以貽後日之悔也

君子深造章 此示人心得之學也重自得之深造以道是自得功夫居安資深達原是自得

中妙處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

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
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
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
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
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
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閒取之至近
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孟子

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
積慮優游厭厭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
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君子為學致知力行而不可謂深造之矣又
必以循序漸進之道不敢躐等而求何哉蓋欲其有所
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得此理於心也夫理之強
探而得者其居之必不安既自得之心與理相洽私意
不能蔽私欲不能奪則居之於心也安固而不搖夫居
之不安者此理時出時入其資之也必不深既居之安
萬理合於一心探之不盡用之不竭則資之以應物也
自深遠而不窮夫資之不深者所取未必達其理所值
資之深凡在物之理莫非在心之理物感於外理應於
中則取之或左或右無不達其本原自有之理自得之
妙如此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故君子有深造以道之
功也。語類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

才德地便德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
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虛齋深造字
固重以道字尤重說註欲其有所持循字而可見。又
云此章即曾子所問之一貫下章即子貢所問之一貫
蓋此章兼知行
下章獨主知

博學章此示人反約之功也功夫

在上句下句指原其意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
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
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孟子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其理豈徒誇多闢多見而博學矣而又詳說以講明
原將以融會貫通反說到至約之地也可見學不可徒
博而亦不能徑約詳說之功烏客已哉。摘訓曰理本
約先博了仍歸到
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章此勉諸侯誠心為善也重

以善養人指鄰國諸侯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
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世主每思服人却知以善名取勝於人者非真
心為善未有能服人者也惟以己之善多方引達以養
人有欲人同歸于善之心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
歸往而王者未之有也人君可不誠心為善哉。西溪

字惟首一張字解作勝人餘皆作人張於我說。
養子有通濶之大度有通濶之久遠。翼註曰善不
外仁義以善服人二句是引起以善養人二句不當平
看。應齋曰服人養人指平等人而言不指百姓只着
成湯之於
葛伯可見

言無實章 此深著蔽賢之
罪也蓋蔽賢之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
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
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孟子曰凡言之足以召禍者為不祥然平常之言無實
不祥不祥之實惟蔽賢者當之蓋賢安國家定社稷者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也有蔽賢之言則小人進君子退國
家不安社稷不定矣非不祥之實乎

徐子章 此見學者當務
實修也重本字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反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徐子曰昔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夫水流
行之物耳不知仲尼何取於水而亟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
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
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也言水有原

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
進以至於極也

孟子曰子不觀原泉乎原泉之水混混湧出不舍晝夜
而長流盈滿此科而後漸進彼科究之放乎四海而會
其歸惟有本之水乃能混混放
海如是仲尼亟稱是之取爾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

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
各反開去聲

集聚也澮田開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
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

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

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

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

其可以不務本乎

苟為無本之水七八月之間大雨驟集大溝小澮皆盈
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與原泉有本之水異矣又何取焉
即此觀之可見君子之學當務實修而不可求虛譽苟
無實而得名是聲聞過乎情實君子深取之恥其名之
不繼也學者
可不務實哉

幾希章 此敘舜開存心之統也以幾希二字
貴幾希即人心之靈明處仁義是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也。庶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孟子曰。天地所生。人貴於人。知之矣。至所以異者。則未必知也。蓋物得形氣之正。而心多塞蔽。獨人得形氣之正。而心最靈明。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即在此。幾希。幾希之道。心耳。庶民之於幾希。為重。常昏昧放逸而去之。名雖為人。而實與禽獸無異。存心動察。戰兢惕厲。而君子知幾希為人物所出。分常靜存。動察戰兢惕厲。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存之故能知至行盡全其所性之正理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不待存而自存者。其惟舜乎。舜之心。湛湛乎文明。不假思索。自明於庶物。而有以識其理。不待研究。自察於人倫。而有以盡其詳。生知矣。而又安行焉。於倫物之間。率由其心。坦然之仁。秋然之義。而行自無不愛。無不宜。非以仁義為美。勉強而行也。所以承帝堯統中之傳。下開萬世存心之統也。

旨酒章 此承舜而歷敘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

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孟子曰。繼舜而存心者。禹也。以其一二事言之。旨酒足以亂心。而亡國。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疎儀狄而絕旨酒。惡欲之或嫌也。善言足以養心。而治國。禹聞昌言拜而受之。恐理之或遺也。何其憂勤惕厲與。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湯禹而存心者。湯也。以其一二事言之。中者。萬事之衡。湯之行政。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不敢過。不敢不及。而執守乎中。恐失緩急之道也。賢者為治之輔。湯之立賢。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隨才器使。而不拘方類。恐失簡在之心也。何其憂勤惕厲與。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

之心也

綴湯而存心者文武也以文王一二事言之惠解懷保民已安矣而文王視之猶如有傷恐周德未至而一夫失所愛民何深也惟嚴敬止道岸登矣而文王望之猶若未見恐臨保或疎而嚴濬偶乘末道何切也猶湯憂勤惕厲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以武王一二事言之如人與事之邇者人所易狎武王則侍御必擇正士戶牖皆有箴銘敬之至而不泄邇德何盛也人與事之遠者人所易忽武王則封建惟德是子貽謀咸正無缺慮之周而不忘遠仁何至也猶文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堯

憂勤惕厲之心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邇忘遠

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繼禹湯文武而存心者周公也則公思兼三王存心之道以施四朝所行之事但時異勢殊其事有合於古而不合於今者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以求其合幸而得其相合處坐以待旦期於必行此周公憂勤惕厲之心也。精言不合言已與三王時勢不同有齟齬不安處也仰而思之正於不合處求合有多少精詳契合之妙

王者章 此敘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精也重義字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卒

年也

孟子曰羣聖之統傳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昔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王者之治熄滅諸君臣不朝會大臣不獻納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詩亡詩亡則上凌下替而人心風俗因以大壞孔子憂之然後筆削魯史而春秋作。精言諸經皆傳述先王之舊惟春秋筆削魯史斷自聖心敘倫秩分而褒德貶非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厥功尤鉅故孟子歷敘道統治統而終之以繫經也

晉之乘楚之檣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檣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

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

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夫春秋未經筆削之先不過列國之史耳當時晉之史名乘取其紀載之義也楚之史名檮杌取其垂戒之義也與魯之史名春秋取編年紀月各雖不同其爲列國之史一也。晉史成於董狐楚史成於左史倚相魯史成於左丘明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空

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春秋中其會盟征伐之事則齊桓晉文居多其編年紀月之文則史官紀載甚詳但賞善罰惡命德討罪之義尚未彰明不足以立法而垂戒也故孔子曰春秋因是而非以定褒貶之義則丘竊取而論定之矣孔子作春秋以繼王迹所以過人欲存天理何憂動惕勵哉。存疑三其字皆指春秋文而記事之義即其文之美。精言則丘竊取之矣有毅然不撓意所謂斷之在已也加一竊字又是謙辭故註而釋之然辭雖謙而自任之意實重本文原不重在謙辭也

君子之澤章 此孟子歷敘羣聖之統而終之以自任也重末句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浸微故五世而斬

孟子曰聖人德業在當時而流風餘韻遺於後世者謂之澤大約在上君子之澤至五世而後斬絕在下之小人其澤亦至五世而後斬絕幸生五世之內者皆得與其澤也。體註君子小人就有位無位言重小人邊。翼註澤如口澤手澤之澤其人已歿而風味猶存猶水之餘潤而爲澤也孔子萬世不磨豈只五世況猶在五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空

世之內則傳道之確更可知私淑正自揣其心獨得之妙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

有不得而辭者矣

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于生也。晚未得親受業而為孔
子徒也。然幸在五世之內。孔子之道在人。子猶得私取
諸人。以善其身也。敢不兢兢存心。以繼孔子之統哉。
陳氏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
於人語氣方順。陸云。所私淑者。只是仁義工
夫。只是一箇敬字。即前章註所謂憂勤惕厲

可以取章。此見人當有精義之學三者。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
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空

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
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
衛。是傷勇也。

孟子曰。取與死生有義存焉。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如
不苟取。則謂廉財利。當前初思之。可以取深察之。實可
以無取。則無取可也。苟貪得而取之。見利忘義。則傷廉
可以無與。則謂惠出納之際。初思之。可以與深察之。實
可以無與。則無與可也。乃輕施而與之。不當與而與反
傷惠。以身赴難。則謂勇。禍患當前。初思之。可以死深察
之。實可以無死。則無死可也。乃悍怒而死之。不當死而
死。反傷勇。欲取與死。生得其當者。可不有精義之學哉。
○研究于平日。決擇于當機。

逢蒙章。此見取友宜慎。首節斷罪之罪。下節引孺子
取友之端。以形之正律罪之罪也。上節重是

亦羿有罪焉。下節重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二句前一思字。後不忍字。是眼目。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
爾。惡得無罪。逢蒙江反。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
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昔逢蒙學射於羿。盡羿善射之道。思天下惟羿之射為
愈已。於是殺羿。以專其名。孟子論其事而斷之曰。逢蒙
殺羿。其罪固不待言。自我論之。是亦羿有自取之罪焉。
昔公明儀曰。羿宜若無罪焉。夫宜若無罪。意曰。羿之罪
特薄乎逢蒙云。
耳惡得無罪。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畜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
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
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
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
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
夫夫尹之九。

並音扶去上
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
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
自稱也金鐵也扣輪出鐵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
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
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倚庾斯雖全私
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
耳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奎

使庾公之斯追之兩技相遇勝負未可定也乃子濯孺
子嘆曰禦敵者弓也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
夫轉而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非他人乃庾公
之斯也孺子曰吾得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
者也善射必殺敵夫子反曰吾生何謂也孺子曰吾之
自信得生者非信之於斯乃必之於我所取之友也庾
公之斯常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常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其存心制行非忍人也乃端人也其所以自
友必端矣既為端人焉有背本微利者哉我所以自信
得生也及庾公之斯至果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疑其
能而示以不能也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以
實情相告也斯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夫子小人善射之道即夫子之道也我不忍以私
于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以私
恩而廢公義於是抽矢扣輪去其金鐵令不傷人發四
矢而後反公義於是抽矢扣輪去其金鐵令不傷人發四
端奚致殺身之禍哉我故曰是亦
非有罪焉取友者宜知所慎矣

西子章 此戒人喪善勉人自新也重二則字有條忽
醒出兩則字神理自得戒人勉人之意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
也

孟子曰善惡無定亦視自變何如耳如色美之西子人
所共好苟自恃其美蒙不潔之物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但憎其汚而棄其美矣夫西子尚不能保人
之愛况不如西子者乎而可自失其美乎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
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
自新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奎

雖有貌醜之惡人人所共惡苟不安於醜齊戒以潔其
心沐浴以潔其身則可以祀上帝而使之敬享但取其
誠而忘其醜矣夫惡人猶可以祀上帝况貌之不惡者
乎而可不目潔乎。翼註曰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
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齊戒
沐浴上帝便居欲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
天下之言性章 此為用其私智以處事者而發也首
智者不當鑿末節即測天以明用智者不
必鑿正申上不當鑿之義重為其鑿也句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
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

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孟子曰今之用私智以處事者大抵不識性耳夫性之理具於心隱而難知及發而為情有已然之迹顯而可見者所謂故也天下人之言性也但即故以言之而性之理已可見矣然故者又必以不待勉強出於自然者為主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奎

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

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下之理既出於自然人之處事亦當順其自然矣所惡於今之小智者為其處事不順天理之自然而用私智以穿鑿為也如智者之處事若禹之行水也則成事而不以擾事我亦無惡於其智矣禹之行水也疏濬決排似乎有事然皆順水性之自然而利導之以水治水不以己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故於今頌禹之功而稱大智於不衰如智者之處事亦順天理之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則事無不成其智亦如禹之大矣夫一智也鑿之則

小而擾事順之則大而成事可見用智者不當鑿矣。翼註曰禹之行水疏濬決排何嘗無事但水性本就下亦行其所無事泛就應事接物說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奎

不惟不當鑿且不必鑿試觀夫天攀躋莫及其托體至高也星辰附麗於天其去下至遠也似乎難測矣然天之運行有常度星辰之次舍有定位已然之迹所謂故也苟即其故以求之雖千歲以上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之日至而為造曆之元者亦可安坐而推致之也夫天與星辰之高遠即欲以求之尚可得其日至之度況事物之近即欲以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又何必鑿也○翼註曰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一月一周之類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變者故只言故而利在其中

公行子章 此孟子秉禮以待小人也重我欲行禮句為吾身守禮也下因不悅而斥之是為朝廷明禮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孟子與齊之卿大夫皆承君命而往弔右師亦往弔右師入門有進而與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及右師就位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齊臣但知權倖之可媚而不知有朝廷之禮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惟孟子以禮自守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愛驪敬驪而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有心簡略驪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充

也權倖但知媚己之可悅而亦不知有朝廷之禮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朝音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聞而曉之曰禮卿大夫在朝廷之上站立各有定位不得越歷他人之位而相與言班列各有定階不得踰越自己之階而相揖也今奉君命弔而右師命所在即朝廷所在我之不與子敖言正欲行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孟子秉禮以待小人如此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廷班列行階有許多小人位只自己一人此時所重在禮非王驪想亦不能與言與驪言自是衆人失處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此見君子存心之不苟以仁有施必有驗以起下文無驗而三自反之意四節五節正言存心之不苟六節承上三自反申言存心之不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半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不在事業之隆以其存心之不苟也君子以仁存心而不刻薄以禮存心而不怠慢次崔曰以仁存心二句是總顯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可見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以仁存心則君子即仁者矣仁者自能施愛以愛人以禮存心則君子即有禮者矣有禮者自能施敬以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恆弱登反

此仁禮之驗

凡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一施一報理之常也。吳因之已註仁禮之驗因人省己。蔡氏曰此

節合上節總言有施必有驗以起下文無驗而三日反之意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不意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他人處此鮮有不斃然怒者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而不愛人也我必無禮而不敬人也不然此橫逆之物奚宜至哉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圭

其心也

其自反而仁以愛人矣自反而有禮以敬人矣其橫逆猶是也他人處此即不怒於前未有不怒於後者則君子必自反也曰我必愛敬未盡而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其自反愛敬已盡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乃矜哀之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何別哉夫人而陷於禽獸我且哀矜之不暇又何難於心焉亦惟自盡其道可耳。黃輯五日於已則厚自刻責於人則大度包涵四節總寫不尤人意非輕薄語亦非排遣語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君子三曰反如是。是故君子有終身切已之憂。無一朝外至之患也。乃若終身所憂則有之。以爲舜固有仁禮人也。我亦有仁禮人也。舜則仁禮兼盡。無不感通。近而為法於天下。遠而可傳於後世。我則仁禮未盡。橫逆來加。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必如舜之仁禮兼盡。無不感通而已矣。所謂有終身之憂。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圭

也。若夫君子一朝之所患。則無矣。以仁存心。非仁之事不敢為也。以禮存心。非禮之事不敢行也。我有仁禮人自愛敬。豈有一朝之患乎。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自反無愧。不以為患矣。所謂無一朝之患也。君子存心不苟。如此所以異於人乎。或問無一朝之患。如有一朝之患。何則。別答曰。無一朝之患。就心言。如有一朝之患。就事言。就心言者。言君子之心不慮橫逆之來也。就事上言者。言橫逆猝然來也。無一朝之患。就思未來說。君子不患就患已至說。

禹稷章 此見聖賢出處不同而道同。重同道首三節推孔子同賢之意而斷以同道中二節正明。

其同道末二節論其地之不同。以見道之所以同。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昔禹稷當堯舜之平世治水教稼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孔子以其能憂民之憂而賢之。困勉錄曰此章依存疑通章俱就達道說而集註數個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章言外此說為長

顏子當亂世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

顏子當春秋之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以其能樂已之樂而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子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

孟子從而斷之曰禹稷進而救民顏子退而脩己事雖不同然其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處之各得其理而同道。道即聖賢中正之道也以中正之道處事雖異而道則一也但聖賢道不能為地耳此句且虛說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下易地句方著實講註說心一者道所從出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何以見其同道也禹身任司空以治水為己責思天下有昏墊而溺者由己貽之溺也稷身任司農以播穀為己責思天下有艱食而飢者由己貽之飢也是以過門不入如是其急也若顏子無禹稷之任又何為而不樂己之樂耶。湯養林曰由己二字全在責任上說所以顏子不得而同若只以心言則聖賢更無兩樣。翼註曰兩個思字須跟身為司空身為司農來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即此觀之禹稷顏子所居之不同地為之也何使禹稷易而居顏子之地固能樂已之樂即使顏子易而居禹稷之地亦能憂民之憂易地則皆然此其所以為同道也孔子所以皆賢之也。吳因之曰禹稷能身任其責故以為憂非有心於憂天下也顏子不任其責故不以為憂非有心於忘天下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試取其地而譬之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同室與己親也禹稷任治水教稼之職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視天下猶同室也得不憂民之憂耶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

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若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不救亦可也鄉鄰與己疎也顏子不得志身無所任視天下猶鄉鄰也何

不樂己之樂耶

重出妻

匡章通國章此見衆惡之察之意前四節有無可飽之行末節言有可憫之心前篇實善後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孟子曰子因通國之稱遂疑章子有不孝之行乎夫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是意而忘親一不孝也好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縱而忘親二不孝也好貨財以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是私而忘親三不孝也從耳目之嗜慾聽淫聲視邪色以為父母羞辱是虧體辱親四不孝也從小勇鬪忿狠以危及於父母是忿而禍親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大章子無不孝之責而有不孝之名何也子責父以善而不相遇合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賦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責善原朋友親正之道也若父子主恩而相責以善則賊害天性之恩之大者章子以朋友之道誤施於父子之間焉乎可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大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井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美

然章子之心大可憫已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而被逐不得近以養其父遂深自責罰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始為責善而後逐焉出妻屏子而自責是則章子之為人己矣我與之遊而禮貌之何過哉。四書脈曰為父所逐不敢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妻逐子也。翼註曰是則章子已矣總承責善自責兩意

曾子居武城章此見兩賢處變不同而同道同重同道

生與君為後作眼目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
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
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
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
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
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
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
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主

言師賓不與臣同

昔曾子設教居武城適有越人來寇武城之害也非曾
子之憂也或告之曰寇至盍去而避諸恐曾子罹於禍
也曾子知其可去遂戒守舍者曰我去後無寓人於我
室毀傷其室中之薪木及聞寇退則示守舍者曰修我
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當其去惟慮薪木不問何以
禦寇也及其反惟知牆屋不問所以退寇也曾子必有
以處此也左右門人不知曾子之意乃私議曰武城大
夫待先生內盡其誠外盡其禮如此其忠且敬也宜厚
報之矣夫何寇至則先去以為民之仰望寇退則反而
安居共安樂不共患難始於報施之理不可將弟子中
有沈猶行者猶喻曾子之意乃曉之曰先生之去有義
存焉是非汝等常情所及知也昔先生設教於沈猶氏
之家適有負薪者來作禍彼時從先生者七十人非不
可以禦難皆率而去之而未有與焉如昔日之處沈猶
則知今日之處武城矣曾子之遠害如此○此節分三
段曾子反言曾子遠害之事至始於不可言見疑

於衆人至末言見諒於一人○張彥陵曰上二節只敘
事勿用一語斷其是非其微意却露在先生字君字上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
誰與守

言所以不大之意如此

昔子思作而居於衛適有齊人來寇衛之難也即子思
之憂也或曰寇至盍去而避諸恐子思罹於禍也子思
知其不可去乃曉之曰國之所賴者君君之所賴者伋
如伋舍之而去君孰與其守社稷者子思之守難又如
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夫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
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
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
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因其所遇而應之若權
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孟子斷之曰曾子之遠害子思之守難事雖不同然其
心皆不繫於利害處之各當其理而同道蓋曾子設教
武城師也師之尊猶父兄也焉有父兄而徇子弟之難
者乎其去則道也子思仕於衛臣也臣之分卑微也焉
有為臣而不急君之難者乎其不去也道也設也曾子
易而居子思之地亦能守難而急君子思易而居曾子
之地亦能遠害而重道易則皆然兩賢隨分盡道如
此○翼註曰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有微賤之分下二

我承上
二項說

儲子章 此曰半賢無異人之行也。闕字在日用動靜性命情微是孟子之性所內涵者不能闕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闕古竟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儲子曰王見夫子有泰山巖巖之慨仁義道德之談慕而且疑以為必有驚世駭俗之遠。嘗使人私瞞夫子夫子之日用動靜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我之所知所不能人所共知共能何以異於人哉非特我不異人即聖如堯舜德造于生安功底于平成其日用動靜亦不過盡所當盡與人同耳王何必瞞我也。遵註云果有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堯

異於人乎連上句讀屬齊王瞞之意非儲子問詞若作儲子辯論不但上句意未完且平日儲子既識孟子已知得孟子動靜語然了何待問乎

齊人章 此借齊人之乞極形求富貴利達者之醜態則盡富貴也言齊人欺其妻至饜足之道也言齊婦察其夫至泣於中庭言齊婦既得其夫之行而悲之至末言齊人又肆其偽而和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

獨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適又音異墻音

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塚也顧望也誦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孟子見當時求富貴利達者之可恥乃借齊人以形之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則刑于之道不可苟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四

孟子

今

乃其良人出惟徇口腹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齊之富貴人也以為妻妾可欺而莫子疑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但此往彼來報禮斯稱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齊人之見疑於妻如此大日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也但見獨園中無與立談者又從而行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而不足又顧而之他乃知此其向者所為饜足之道也其妻察其行含羞而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我與若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恥孰甚焉於是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悲其所託之非人也則羞之至矣而良人未知其行為妻所見也施施然自得從外來驕其妻妾齊人之行如此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曰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今之求富貴利達者大抵如斯也在己不知其辱在人方以為榮由乘禮守義之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詭媚卑屈之態無異墮墮開其妻妾未見之耳倘其妻妾見之不羞而相泣者幾希矣人奈何不以道自重哉○丘月林曰如何說由君子觀之蓋以今人而自觀固惟知其榮以常人而觀今人亦惟見其為榮也○精言富貴利達上加一求字求字上加一所以字趨走如驚搖尾乞憐宛如乞墮轉顧相似此輩情態已備乞人鋪敘曲盡此節只用數字指點不煩言而已

四書順義解 卷之四 孟子

全

四書順義解 孟子卷之四終

四書順義解 下孟子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舜往於田章 此表虞舜順親之大孝以立子道之極也○以怨慕二字為主○大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暗含慕字○三節言其怨慕之切○四節推其怨慕之所以切○末節贊其慕親為大孝○怨慕不平對不得乎親則怨不得而求則慕○慕生於怨○末節止言慕者蓋既得乎親則無所怨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號平聲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一

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問曰昔聞舜往于田號泣而呼於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凡人之情抑鬱不得伸則怨懷思不能忘則慕舜因不得乎親中心不勝怨慕故于天號泣以自鳴其不得已之心也○說統曰怨者戚戚然如有所慕慕者皇皇然如有所求此二字包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以為怨親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

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忍若八反共平聲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官呼父母而泣也忍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萬章末喻怨慕之旨問曰聞之為子者父母愛之則喜而不怨即父母惡之則勞而不怨然則舜猶怨乎孟子曰非怨親也昔長息問於公明高曰書曰舜往于田躬耕以養則吾既得聞命于夫子矣又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其何心也公明高曰是孝子苦心非常情所易知也吾推公明高之意以孝子之心常愛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二

其親不得乎親為不若是忍然無愁以為我竭力耕田不過供為子之常職而已矣常職之外其不盡者甚多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我罪有以致之但不知于我罪在何所哉求其故而不得所以怨已慕親而號泣也豈怨親哉○吳因之曰是非爾所知也專重聖心深遠人莫能識不重長息非知聖人意○摘訓曰供為子職緊眼着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于耕田一事以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蓋得罪于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然舜之怨慕非特耕田時為然即元德升聞之後帝使其子九男在外二女在內百官之分司牛羊倉廩之供奉無一不備以事舜于畝畝之中禮遇之盛如此天下之賢士多向慕而就之者人心之歸如此帝知其德可禪姑使攝政相視天下之事務以展其經綸而遂遷天下以與之焉得君之隆又如此惟為已不能論親于道順于父母而得其權心則身不能自安心不能自釋如窮困之人無所依歸其怨慕何切也○體註胥天下是使之為相攝政以共視乎天下而遷之將使之為君○胥註解相視猶俗語云共看官料理也如命官分職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三

元凱誅四凶封山濬川俱是○武曹曰為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即應在心上說天下之士節只是反覆申明此意耳輔氏以上節為述舜之事下節為推舜之心非是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窮人無歸則憂之深矣果何以解之哉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

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富極矣而不足
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貴極矣而不足以解
憂人悅之好色奉已富貴加已俱無足以解憂者以其
心不在此而在父母也惟順于父母而得其權心乃可
以解憂此舜之怨慕所以切也○上節言怨
慕迫切此節推怨慕所以迫切在于順父母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
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
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
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四

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
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
性其孰能之

此豈可于常情求之乎夫常人之情惟少則慕父母孺
慕之誠發于天性也及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而慕
少艾爲情欲所誘也有妻子則慕父母之心而慕妻
子爲家室所累也仕則慕父母之心而慕君不得于
君則躁急而熱中爲功名得夫所溺也常情因物而遷
如此惟大孝之人天性淳篤終身慕父母不爲所移年
至五十而猶慕父母者予于大舜一人見之矣夫五十
而慕則終身之慕可知此舜之大孝所以爲子道之極
與○未得乎親則怨慕俱當用純得乎親只當用慕故
始則怨終則慕○精言慕父母而云惟少則然下一則
字正見此時此情不可多得轉瞬即
有變態危詞也下數則字緊相呼應

娶妻如之何章此論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
常也首二節以父母爲主見能用權
以全恩後二節以弟爲主見能用誠以全
誼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所以爲聖人之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
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直對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
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
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五

開千古孝友之風者惟舜但舜處人倫之變而用權以
全孝用誠以全友有非常情所及知者故萬章問曰經
以載道聖以盡道詩齊風南山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不敢自專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
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倫之大倫也
如告而不得娶則廢人之大倫徒以取讎怨于父母是
以行權而不得告也○蒙引以對父母作取怨于父母非
子有怨父母之心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
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
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行權以全倫則吾既得聞矣
帝堯之妻舜而不告瞽瞍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已不
得以女強妻之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搶
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
朕珉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
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子治不識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六反昵音
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搶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六

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
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
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
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
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
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珉珉弓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
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
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

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
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

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
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
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
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
天理於是為至

萬章曰又聞瞽瞍之不愛子皆象不愛兄致之也而舜
之子弟又有可疑者一日父母聽象之謀使舜完治廩
廩捐去階梯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
死又使浚井舜匿空旁而出瞽瞍從而以土石填之象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七

自誇曰謀蓋都君於井威我之功績都君之有宜與父
母共之牛羊歸之父母倉廩歸之父母養老之責父母
所宜有也干戈歸之朕琴歸之朕珉弓歸之朕二嫂使
治朕之棲息文事武備與妻孥之樂皆朕所宜有也象
往入舜宮分而取之不意舜在牀琴象乃飾詞曰我氣
鬱陶難伸為思君不見耳然偽于言而不能偽于色但
見面色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子治理不識舜當
日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日象殺舜之迹甚明奚而不知
也但舜天性仁愛兄弟至情
見象憂亦憂見象喜亦喜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
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
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
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

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矣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囿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日既知而喜然則舜為喜者與日否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欲生之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而食之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八

飾詞反命日始舍之園囿困而未舒焉少頃則洋洋而欲縱焉終則悠然自得而遠逝子產喜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日孰謂子產有料事之智予既烹而食之乃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由此觀之故君子雖有先見可欺以其方雖不逆詐却難罔以非其道彼象雖無愛兄之心而有愛兄之理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命之以治其臣庶奚偽焉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所以為人倫之至與

象日以殺舜章此見舜愛弟之仁上封之固是親愛正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也重親愛之而已矣與欲常常而見之二句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

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昔舜之于象親愛以仁處置以義有非情所能測者故萬章疑而問日昔微象日以殺舜為事後舜立為天子宜乎按法正罪矣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實封之也或不知而誤日放焉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積怨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九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日今道州鼻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萬章曰舜為天子北流象於羽天之共工於幽州南放此屬為黨之驩兜于崇山西殺負固不服之三苗于三危東殛方命圯族之鯀于羽山四罪俱正而天下咸服其公誅不仁害民之人也象謀殺兄至不仁已反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而遭其虐焉仁人之用愛固如是其偏乎在他人不仁則誅之以除害在弟不仁則封

之以貽害乎曰弟與他人不同仁人之於弟也彼有可怒而我不藏怒焉彼有可怨而我不宿怨焉惟親厚愛恤之而已矣親之不忍勢分懸絕欲其有爵而貴也愛之不忍置之困苦欲其有土而富也舜封象于有庾正富貴之以盡親愛之實也使身為天子而富貴弟為匹夫而貧賤可謂親愛之乎○不藏不宿雙筆作少間便釋然講象引作無怨無怒講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庾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庾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十

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庾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庾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庾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敢問封而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親有施為于其國天子使吏代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于象焉故人誤謂

之放如此則象豈得暴彼有庾之民哉雖云止暴弔之心固別有在也蓋欲常常而見之使吏治其國則無政事之煩象即得以源而來古書曰舜使象來見不及諸侯朝覲之期以進職之政方接見有庾之君正我源而來之謂也舜之于象親愛無已如此豈可以常情測之哉○使吏治其國固使之不得暴民尤使之得以常見雨意俱有故謂之放答他或曰放者之問即順便帶出豈得暴彼民哉句以釋前有庾奚罪之疑雖然以下言不但不是放并所以封之者亦鼓

咸丘蒙章 此辨舜事以正君父之倫也首節辨無臣君之理原事而斷其誣重堯老舜攝句見堯在時舜未為天子中二節辨無臣父之理原心而斷其妄重為天子父四句見舜方以得為天子尊養其父未引書言以破父不得而子之說不重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十一

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三

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樂器之音也自古畫臣子之道以立事君事父之極者莫如虞舜乃有不諂詩書而妄以臣君父誣之者可怪也咸丘蒙惑之而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舜即盛德之士也南面而立堯君也帥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父也在諸侯之列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天性之親心亦不安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時

也君臣父子之倫大亂天下殆哉岌岌乎不可支矣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無此理也此非君子明理之言乃齊東野人之語也蓋堯老倦勤而舜為相攝行天子之事也堯典曰舜攝位二十有八年放勳乃魂升而祖魄降而落畿內百姓如喪考妣者三年四海百姓皆遏止密靜八音而不作樂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據聖言以斷堯典之事則是堯崩時舜方即天子位使如語云堯未崩時舜既為天子矣及堯崩後舜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當堯之時有二天子矣與民無二王之言不相悖乎即此斷之其無臣君之事明矣○辨志堂云君不得而臣二語係孫疏平平說去自與末節父不得而子相應蒙引多方辨析謂蒙意以士雖盛德必不可屈君為臣屈父為子致講章家益生葛藤麟士謂其貽誤後人良不虛也○堯老而舜攝句孟子以已意斷舜未嘗南面而堯立下引堯典與孔子之言以証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三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偏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至于臣父之事尚有可疑者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北山之詩也非是天子臣父之謂也乃大夫行役勞于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其志若曰此莫非王事率土之臣皆當行役何為我獨以賢能而勞役之也故大

凡說詩者不可以一字之文害一句之辭不可以一句之辭害全詩之志惟以我之意虛心平氣優游涵泳逆彼詩人之志乃可得其志之所在是為得說詩之法如不逆志但以辭而已矣彼雲漢之詩曰周餘之黎民靡有子然而遺存者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今人何自來耶其志不過憂旱之極而為此已甚之辭耳奈何泥莫非王臣之詞而謂天子臣其父乎○李岱雲得之是得說詩之法不止曰得詩人之志也似合是為口氣○是詩二句言其引詩之非勢于四句原作詩之志故說詩四句示說詩之法如以六句折其泥詩之病○徐渭川曰意非意想之意逆非倚逆之逆宋子所謂將自己景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也或置身于異代以俯仰其景慨或發事于今日而想像其情懷或于言之中探討其所以述或于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真精神

迎處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丙

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子疑舜為天子而臣父不知舜為天子正舜之大孝也凡用力用勞以事親皆可為孝而非至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其親凡有家有國以顯親皆為尊而非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之祿養舜為天子尊其父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舜有天下以天下之祿為養養之至也尊親養親此正舜之孝心可為法于天下者也

武之詩曰武王常念孝思而不忘其孝可為法則于天下此即舜尊養其親之至之謂也豈有臣父之理乎○首四句泛說為天子父四句方着舜說至就極致言大就展布言○存疑孝是綱尊養是目○蒙引首四句似遜歸在養親上下四句又分開何也蓋孝字虛尊字實而尊字虛養字實也尊以名言養以事言然未有尊而不養者故註云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仇澹注引詩只重則字不重思字則字從上兩至字看出見此是亘古不易之常理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

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

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五

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但所謂父不得而子者亦自有說書大禹謨曰舜平日祇敬子職以事瞽瞍每當進見必夔夔然有齊莊之容戰栗之色內外之間無一毫不敬也由是至誠所感瞽瞍亦表裏如一無所拂逆信而順之矣即書言觀之可見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子而反見化于其子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豈如子臣父之說乎得孟子之說而千古君臣父子之倫正矣○摘要註信而順之不是瞽瞍至此方信乃是父子之間誠意所通表裏如一無所拂逆也

堯以天下與舜章

此見堯舜禪讓出于天而天心之歸于民見之故以民視民聽為証

天與之句是一頭中間以天受民受發明天與之意
後面又以攝位之久與朝覲訟獄謳歌之歸發明天
與之意皆是天人對舉至末節
引泰誓作結則見所重在人矣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唐虞之禪準于天與之權寄于人此理之顯然不易
者萬章未明其故而問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夫二典
可稽似無待辨而章問之蓋懼後世有妄效其迹而致
亂者有假與之名文奪之實以亂常者故特舉為折衷
耳孟子曰人言否天下公器也天子不能私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夫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又曰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至大至公之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又曰天與之者諄諄然詳語而命之乎不然何據而知為天與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否天不言但以其一身之行與措施天下之事默示以與之之意使無不順利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下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

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欲知天之命舜但觀舜之得天大凡天子能薦人于天言其可以理天下不能使天與之天下也猶夫諸侯能薦人于天子言其可為諸侯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于諸侯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七

其可為大夫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可見由天不由人也昔者堯薦舜于天舜之行與事有當天心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舜之行與事有當民心而民受之天人皆受正天默示以與天下之意也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天受之民受之皆天與也。體註天子一句是上諸侯大夫是借客比例本說薦舜于天而并曰暴之于民正從民心驗出天意

天受民受謂受堯之薦非受舜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與人治去聲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實如何曰使之主祭薦之於天也而七政齊山川莫百神

敬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暴之於民也而五典克從
百禘時叙事無不治百姓皆安服之是民受之也天受
即天與之民受即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禮註主祭主事即指攝位時說其皆指其行事所在
與雖無據受卻可思以受為與正天人切近處。蒙引
天受民受中兼行與事如主祭則誠敬之心屬行而品
物度數屬事主祭則主祭之德屬行而紀綱政事
屬事。翼註百禘享在禘廟上見如七政齊便見天神
格山川奠便見地祇順安之作服
字看即五典克從百禘時叙意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
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大

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
之也

非但百禘享百姓安見天與也再觀舜相堯二十有八
載歷年多而施澤久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欲天下
蒙其深仁耳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退居於南
河之南欲天下思堯之德而歸其子也乃天下諸侯朝
覲者咸舜禮遇之隆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述其職訟
獄者咸舜飲卹之仁不之堯之子而之舜以求其平謳
歌者咸舜功德之大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以頌其
功德人心之歸如此故曰天與之也夫然後不得已自
南河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設無人心之歸而竟居堯之
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可見天命即在人人心
心歸即天命歸已。故曰天也天字非應上文非人之
所能為也天也天字乃應前天與之天字。蒙引上文

發明天與舜之意盡矣此又推堯在時歷相之久至堯
崩後人心之歸尤見其出于天與之意○翼註二十
載重在施澤久意下朝覲訟獄謳歌皆本于此舜方避
之民愈歸之由天使之固結于二十八年之前乃致得
應于二十八年之後也○說統曰章內言天者三通是
一様有云天不言天之天乃蒼生主宰之天相堯二十八
載天之天乃氣數之天故曰天也天之天乃民心之天
不知氣數乃天定之期民心乃天賦之神不必分析○
王觀壽曰通章以天字為主而究言天之所
以為天者則民心而已故末節歸到民上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
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泰誓曰天無目天視自我民視天無耳天聽自我
民聽此即民歸即天與之謂也豈曰堯與之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充

德衰章此辨禹之傳子出于天禹益為主堯舜傳賢
二句而啟賢能敬承句乃與子骨子首節叙民之從
賢從子正見天之與賢與子次節承上推民之所以
從賢從子以顯天之所以與賢與子三節借仲尼不
有天下引起益伊尹周公來四五六節以伊尹周公
節以義一証之見禹德不衰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
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

之陰朝觀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啟禹之子也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昔禹承禪讓之後亦欲以天下傳益乃天不在益而在啟蓋以啟賢而克繼世也乃人有妄議為德衰者禹章問曰人有言堯舜德盛以天下傳賢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有諸孟子曰人言否禹德不然也天與賢則順天意而與賢天與子則順天意而與子初無私意于其間也昔者舜禹禹子天任之為相十有七年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三

舜心固欲與賢也乃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以天下應歸舜之子也乃天下之民從禹一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民之從賢如此禹為益崩三年之喪畢益亦應天下之歸已如歸舜禹也乃禹之子子益山陰時天下之朝觀訟獄主者幸有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雖往而可以謳歌功德者幸有吾君之子也民之從子如此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夫民之所以從賢從子者何哉蓋堯子丹朱之德不肖堯舜子商均之德亦不肖舜民心已從賢矣而舜之相堯二十八載禹之相舜十有七年歷年多施澤於民久民心益從賢矣若啟則有賢德不類朱均能以敬承禹益台德先之道民心已從子矣而益之相禹也止七年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民心益從子矣夫同一相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三

舜禹益歷年之相去有久遠不久遠同一子也其子有賢不肖皆天意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凡事莫之作為而自為者乃主宰之天也莫之召致而自致者乃稟受之命也益之有天下天也命也禹何容私于其間哉○丹朱六句言天之所以與賢啟賢四句言天之所以與子舜禹二句總括作過文逼出天字相之久近出于天非君之所能為子之賢出于天非父之所能為此節重子一邊相只帶說蓋子賢則為相者不論久近總無得天下之理故下四節專言繼世而不及為相○體註莫之四句推開之說以氣數言謂之天以人言為命按上為數言謂之命故註曰以理言為天自人言為命按上為字是作為下為字是排定致是招致以目前得失言至是自來以後日禍福言○以主宰言謂之天以聽受言謂之命○禹與子堯舜與賢人日禹為之堯舜為之也而賢莫之為啟受于禹舜禹受于堯人日啟致之舜禹致之也而賢莫之致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

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有德而不有天下者不但益也夫凡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堯舜之天子薦之者故仲尼雖有德而無薦不有天下此節與禹益之事無所發明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

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五

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

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然有德有薦而亦不有天下者遇繼世之君賢也繼世以有天下其先世皆有大功德于民天不輕廢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之大惡者也故以益與伊尹周公之德又有天子之薦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

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

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

毫相王皆去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

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

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

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

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毫湯所都也

試以伊尹言之伊尹相湯以王于天下湯崩太丁未立

而外丙立二年而外丙死仲壬立四年而外丙死太甲為太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欲其顧祖墓而興

思太甲乃悔過自怨而德其已往自艾而治其將來于

樹存心處仁行事遷義三年之間以聽伊尹之訓已也

太甲既克紹祖德伊尹以冕服迎之復歸于毫此伊尹

之有不有天下也○精言放之于桐或云託天子諒陰之

禮殊為穿鑿伊尹明云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也

弗願則是營于桐宮其為顯然放之無疑矣聖人行事

光明磊落落青天白日豈如後世奸邪陰行放之實陽避

放之名乎况未放之先尹之委曲開導至矣非前此絕

無正君之術也○翼註外丙仲壬還是各立數年若作

二歲四歲則既未嘗立何必言及當主趙註語類或問

皆以趙註為長艾于子謂太甲顛覆已在為太孫之日

尹廢之而立外丙仲壬及皆不久而後立太甲論者

徒以史無此二君為証安知不併叔號于建年乎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至于周公以元聖而多材藝豈日無德以充敷而位氣

幸豈日無薦之不有天下退成王之賢不特猶益之于

夏遇啟之賢亦猶伊尹之于殷遇太甲之賢也知伊尹

周公愈知益矣○此節書周公是主申贊益却是贊申

主須要分明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五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

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

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昔孔子嘗曰唐虞傳賢而禪夏后殷周傳子而繼事雖不同皆奉天無私其合于當然之義一也豈曰禹之德衰哉

割烹章此辨伊尹出處之正以斷其無要君之事也

正已幡然以下以道正天下未聞二節斷其無辱已之事未証伐夏之事正見非辱已者所能為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要平聲下同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

氏之勝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

為此說者

戰國之士處不能以道正己出不能以道正天下求一潔身不苟者甚難故有誣伊尹以便其私者萬章疑而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宰割烹調之事要湯得相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卷

幸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

也馴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

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孟子曰人言否伊尹所為不然伊尹之相湯時耕于有莘國之野誦詩讀書而樂堯舜精一危微之道焉盛衰大業基于此矣設當時非其義之宜然也非其道之當然也即祿之以天下人所易貪彼弗顧也繫馬千駟人所易貪彼弗視也設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即一介之小人所易忽彼不以與人以傷廉惟其樂道之真故大小不苟如此○道之至辨者為義非義即非道也○堯舜之道此一危微是也樂有心契神交意辭受取與即樂道中作用至大者人所易貪今亦弗顧弗視至細者人所易忽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今亦不與不取正見為樂道之至耳○註詩如康衢之謠禹皋之歌書如二典三謨

湯使人以幣聘之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

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謂五高反又戶翳反

斯時湯有意于尹而尹無意于湯湯慕其道使人以幣帛之禮聘之尹乃謂然然無欲自得曰我何用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獨處畎畝之中一無所求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而自得哉是非必終于隱也不敢輕出以樂堯舜之道也○張彥陵曰謂然三句依然弗顧視之曾大正見其重始進而不輕就功名之意若論伊尹堯舜君民之心在誦讀樂道時早已洞然于懷矣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

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及湯三使往聘之必欲行其道尹乃既而幡然改其前言曰與我處欲就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所善者一身耳吾豈若以道致君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以道澤民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堯舜君民之實事于吾身親見之哉○顧麟士曰前節豈若內重外輕之別此節豈若空言實事之別○精言前豈若是就所樂所性上較量此豈若是就獨善兼善上較量一是樂天之誠一是憂世之志須看得並行不悖方妙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美

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

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

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

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

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

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我之所以為此者蓋以天之所生此民也性善雖同而知覺則有先後使先知此事理之當然者覺後知使先覺者此事理之所以然者覺後覺也予即天民中之先覺者也予將上承天意以斯民自有之道覺斯民也非予覺

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

救民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

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

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

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美

吾即其言以推其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之微有一不與被堯舜教養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幡然就湯之聘而說之以伐無道之夏救無罪之民而堯舜君民之實身親見之矣此時

之天下不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

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辱已甚於枉己甚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

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

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

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然正人先由于正己吾未聞枉己之道而能正人者
况辱已更甚于枉己以正天下之大者乎大凡聖人出
處之行不同也未仕之時或遠在山林或近在廊廟既
仕之後或不合而去或合而不去總歸清潔其身光顯
正大而已矣遠與去者為重道計固高尚以自潔近與
不去者為行道計亦非徇利以自污尹聖人也豈肯為
割烹要湯之事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
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
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即以要論吾聞道在尹致湯之聘是以堯舜之道
要湯未聞以割烹要湯也尹無要湯之事明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
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
事於亳也

至伐夏救民之事于何見之伊訓曰湯奉天誅始攻夏
桀自牧宮實由我始其事于亳都其言之明正如此豈
辱已要君者所能為
乎甚矣人言之妄也

癰疽章此見聖人所主之不苟重義命二字大節處
知末節舉觀人之法
以見必無苟主之理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

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餘於容反疽七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瘡醫也侍人奄人
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也
事之人也

大凡君子在人國皆以禮義自閑以命自安而斷不苟
于所主况孔子乎乃萬章或于人言而問曰或謂孔子
于衛主癰疽之家于齊主侍人瘠環之家有諸乎孟子
曰人言否孔子所為不然也好造言生事者為之以自
便其私也。又曰癰疽曰孔子主癰疽侍人蓋謂其主之
以求進也。又曰瘠環曰孔子主瘠環侍人蓋謂其主之
主癰疽侍人未必有如衛卿之可得而于衛于齊之
者如彼其不苟
主自可想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於衛主顏雋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
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是無義無命也又音雙

顏雋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宰
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
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
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于衛主賢大夫顏雋由之家時幸臣彌子瑕之妻
與子路之妻女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舍顏氏而

主我爲之先容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衛卿得命存焉非人所能爲也夫孔子平日進不輕進以揖讓辭遜之禮退不難退必以兩果斷之義至于爵位得之不得則安之曰有命若主寵疽與侍人瘠環是當退而不退無義不當得而求得無命也。進以禮迎之致敬以有禮然後進不輕進也。翼註曰子路以告者子路非欲附勢只因孔子志在行道或亦從權如往公山之類耳。朱子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剛斷。翼註曰前有命事指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三

齊人饋女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謂馬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不但處常不苟所主也孔子嘗不悅于魯衛而之宋適宋桓司馬向魋將要于路而殺之乃易微服之服而過宋至陳是時孔子當厄難宜無暇擇所主矣乃主前齊宋司城誼貞子者時爲陳侯名周者之臣處變如此况處常乎。翼註曰不悅于魯衛指女樂驂乘二事。張彦陵曰微服只是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命處若精粹自逞便非順受。又曰孔子當厄何最重。又曰提出臣字便見非癰疽侍人之倫。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

道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且以觀久之法而論孔子亦斷無苟主之理吾聞觀國近臣之賢否以其所爲主觀外來遠臣之賢否以其所主之人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吳與小人爲類也何以爲孔子甚矣人言之妄也。以觀近臣之法推之而知癰疽與侍人決不足以爲孔子主也以觀遠臣之法推之而知孔子決不主癰疽侍人也

百里奚章此就奚之去虞入秦見其賢智以斷必無而賢者必不肯自當以成其君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三

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

同下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昔百里奚去虞之秦其標主之智事業之隆在人耳目豈有食牛干主之行哉乃彼策干主之傳有誣矣自便者萬章惑之而問曰或曰秦相百里奚其初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五羊之皮爲人食牛借此盡職使穆公知其賢要而相之信乎孟子曰人言否奚所爲不然好事者爲之以借口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就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呂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魏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百里奚虞人也當仕虞時晉人欲取魏並欲取虞乃以垂棘所生之寶玉屈地所產之良馬借路于虞以伐魏時宮之奇以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諫虞公不聽百里奚遂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孟子

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

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歷練老成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語默得宜是知然也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有幾先之哲是知廢也不可謂不智也時舉于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擇主而事是知與也可謂不智乎其智如此自知食牛干主之爲汙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孟子

且相秦而取威定伯顯其君于天下聲名可傳于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是賢者必自重若自鬻以成其君之業即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有德有才之賢者爲之乎甚矣人言之誣也○智則能以義自辨賢則能以道自守○蒙引前四段以首一段爲主不諫一段申首段中不可諫見他知然之智先去一段申首段中知虞公見他知然之智舉秦一段申首段中去之秦見他知與之智不如此看則三段贊矣相秦二段一正一反上段申起立下段之案下即承賢字明斷之重下段○困勉錄云說智處則先以百里奚虞人也一條立案說賢處則上文不先立案此又是文字之變化處○四書原日三置晉君一投刑禍并國二十拓地千里是顯君之賢歷康景悼孝皆憑藉先世之威是傳後之賢干是求用于始進之初成是成就于既用之後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伯夷章 此推尊孔子而寓願學之意前五節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句後二節明其所重知上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四書順義解

番

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
並見前篇

孟子歷叙羣聖曰不觀羣聖不知一聖之尤異也古有伯夷者日不視非禮之惡色耳不聽非禮之惡聲視聽不苟如此非其可事之君不事非其可使之民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事使進退不苟如此若橫政所出之朝橫民所止之處則不忍與之居也處常不苟如此不但此也思與平常之鄉人處其人未必潔如以朝衣朝冠之榮貴坐于塗炭而不勝其汗辱也處暫不苟如此所以當紂之時隱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可謂不降不辱矣故後世聞伯夷之風者愚頑之夫化而爲廉所見定不苟取于人懦弱之夫化而有獨立之志所守定不苟同于俗○蔡氏曰首二句是其身之所接不苟自切近處說起次四句是事使進退不苟

大三句是所居不荷以虛常言次三句是所處不荷以
處暫言當時之時三句是散其實于當時聞風三句是
表其風于後世頌康以知言儒立以守言頑者無知覺
要見食味禽糝禽食與康字相應○陶石簞曰康是畧
有定見不荷取于人立志是畧
有定守不荷同于俗不必深看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既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五

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又有伊尹者嘗自言曰致君澤民之具在我何所事而非吾君何所使而非吾民其言如此故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共進之意蓋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此事之當然者覺彼後知使先覺此理之所以然者覺彼後覺予幸而爲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上承天意以此先知先覺之道覺後知後覺之民也由其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教養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以一身自任天下之重也如此○蔡氏曰首二句是伊尹之言次二句是承其言而狀其行次七句又是伊尹之言次五句又翻其言而推其心惟其事使皆若民故進進無分于治亂所以然者則以覺民之責自任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問我

原部天寬薄夫敦

又有柳下惠者不羞汙君而亦事之不辭小官而亦爲之其違而事君爲官也不隱其在已之賢必以其直道而事人夫直道難容雖遺佚而不怨尤遺佚之久雖阨窮而不悲憫其事上如此不特此也卽與鄉人共處由由然自得不忍去也其言曰存心制行或善或惡爾自爲爾無與于我我自爲我無與于爾雖袒裼露背裸袒露身于我側爾自失禮耳焉能說我哉其與物無忤如此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吝之夫化而有寬大之量刻薄之夫化而有敦厚之行○舍川學以狗人便是隱賢○蔡氏曰首六句是事上工夫句是處衆末三句則求表其風于後世也節寬以盡言薄教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是不能容人意○爾爲爾四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美

所以不忍去之意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

遠吾行也去父母國之

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

孔子也。
歷先

歷漸
反先

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牖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至於孔子道不行于景公而去齊以手承水取米而行
因季桓子受女樂而去魯答子路之問則曰遲遲吾行
也夫言遲遲者蓋去父母之國不容忽然之道也就此
二事推之速非急迫可以速而速久非濡滯可以久而
久處非高隱可以處而處仕非慕祿可以仕而仕此所
以爲孔子也○首五句是述其事次五句是推其行○
徐岩泉云速久處仕四可以處時也○而字因時也○
看方見聖心神化莫測處然此處且去可露時字○速
久處仕四者合看則孔子不拘于一就一者上看却又
極當其可○處仕是一去一不去久速都有去上○徐
自淇曰上孟用四則字文法此處用四而字文法則字
內有決斷意而字內有靈活意○袁了凡曰敘述三聖
語無低昂至論孔子處六衛以孔
子也煞之便合三聖不二語此意

西書順義解 卷之五

毫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孟子從而斷之曰伯夷節高天下不受黜污聖中之清者也伊尹身荷天下無少推諉聖中之任者也柳下惠量容天下絕無岸異聖中之和者也至于孔子遠久處位各當其可聖中之時措咸宜者也○翼註曰此聖字兼知行與下聖字單以行言不同○王觀濤曰時字根聖人心裏說此心全體太極而時出不窮非如他處時

字只以所遇言觀上文清任和三字皆是聖人之德此可例見○張彥陵曰時妙于如環者大德之教化時乘于各正者小德之川流○四書脈曰註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此處且勿用到集大成句方言兼總意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美

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

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孔子之時能兼清任和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其猶樂之所謂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者乎蓋樂有八音凡一音自為終始但可為小成不可為大成若夫集大成也者金鐘一擊八音咸起始而玉磬以振之於後也金聲也者鐃一擊八音咸止終而無不始即孔子之智知無不盡以啟聖之事也終條理者玉磬一終而無不終即孔子之聖德無不全以成智之事也此孔子之集大成也○集解曰孔子集大成句作一月中六句言樂之全謂集大成也○存疑云細看二條孔子節是說孔子之兼眾理智譬節是說孔子之所以兼眾理○湖南譚曰借樂來譬只狀得智始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裏還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美

狀不盡又比之于射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

行於四時也

吾試譬之孔子之智聰明天縱譬則省括之巧得心應手也蓋巧運于虛智運于虛也孔子之聖造其極譬則及遠之力一往其禦也蓋力著于實聖亦著于實也然聖之大由乎智之全而射于百步之外也其發矢至侯者力也其發矢中的者非力也巧也如射者之中由于巧則知孔子之聖由于智矣知聖之時者由于智則知聖之備者皆智有不足矣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我所願學者乎○極深研幾為智得心應手為巧俱運于虛其理一也故取而譬之○首二句只平說巧力以發明聖智之意由射三句方見巧妙于力見孔子之聖始于智也

北宮錡章 此述周室班爵祿之大畧言爵以天子一位天子為主見得名分凜然不可僭越末節因庶人在官之祿而帶言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早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錡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北宮錡見當時爵祿無制乃問曰周室之初班爵祿之制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畧也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孟子曰初制之詳不可得聞也蓋後世諸侯兼并僭竊惡其妨害已也而皆毀去其籍然而軻也于文獻之遺畧聞其畧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試以班爵之制言之爵以位定位有高下而爵亦有尊卑其班于天下者天子父天母地而統天下居至尊之位然天子能統天下而不能獨理天下也于是建國親侯自天子而下以無私為德者公也一位斥埃于外足以養人為德者侯也一位德足以長人者伯也一位德外相維大小相制可以安人者子男也同一位凡五等也內者天子諸侯皆統一國而為君居無上之一位然君統一國而不能獨理一國也于是設官分職自君而下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一位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一位才足以事人者士也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貴賤相臨尊卑有辨可以成國之治矣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望

班爵之大畧也○五等通于天下而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于國中合君臣而言上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故六等通于國中是兼王朝與侯國言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

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

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試以班祿之制言之祿因田出祿有厚薄而地亦有多寡其班于天下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爵至尊者祿至厚也自天子而下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四等之外又有不能五十里賦入有限朝覲

無資治民之功不能自達於天子則以其事附于大國之諸侯以姓名通口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班于國中者如王國中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蓋天子之臣入則為卿士出則為侯伯其職同其祿亦同所以尊王明內重也○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自班祿于王朝之臣言○辨志堂受地視侯視其君田三萬二千畝視伯視其君田二萬四千畝視子男視其君田一萬六千畝非受百里七十畝之封也蓋助法公田乃卿大夫士之采地足以養之斯已矣豈必盡與之地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望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人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百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

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在侯國中如公侯大國地方百里而君與臣之祿皆在焉君公賦之人三萬二千畝十倍于卿祿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祿三千二百畝十倍于大夫祿其入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祿八百畝十倍于士祿其入可食七十二人上士四百畝一倍于中士可食三十六人中士二百畝一倍于下士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而為府史胥徒者同得百畝之祿以在官不能耕故授之祿使足以代其耕也○府守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蒙引此下三節只重臣祿上復自君祿說起者特以此為準則蓋公侯伯子男班祿已見于天子之制節故也卿之祿三國異者祿厚猶可以殺見節用之義大夫以下三國同者祿薄不容再減見養廉之仁○此說前半大錯天子之制節統言班祿之制未細分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者之所得也此節方言君公賦之人應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望

三百二十頃以立準則再層層分去安得以百里俱富君之祿乎何云重下臣祿上後半明曉

大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如伯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祿二千四百畝三倍于大夫可食二百十六人大夫一倍于上士上士一倍于中士中士一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如子男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倍于卿祿一萬六千畝可食一千四百四十人卿祿一千六百畝二倍于大夫可食百四十四人大夫一倍于上士上士一倍于中士中士一倍于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此班祿之大畧也○蔡虛齋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殺可殺者損有餘之義不可殺者體不足之義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四

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以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

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代耕之義何如耕者之所獲不同一夫受田百畝百畝必加之以糞糞多力勤者爲上農夫所獲可食九人上大夫所獲可食八人中人者所獲可食七人中人者所獲可食六人下者所獲可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祿有勞逸其受祿以是五者爲準此足以代其耕矣可見先王之班爵祿定分嚴分土公居內重制外則吾所屬之大畧如此○林次崖曰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分

問友章

此見交友者當盡其誠重友其德也句及尊賢二字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聖

萬章問曰敢問交友之道如何孟子曰交友宜誠不可挾已之年長而友不可挾已之貴顯而友不可挾已之兄弟富貴而友蓋友也者友其德以成我之德也挾則不爲我友何以成德故不可以有挾也○精言友其德正所以友之意天子而友匹夫只是重其德耳總註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正是發明此意諸說只重不挾忘却友德所謂買積而還珠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

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

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

人者忘人之勢不責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

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然三者之中揀貴尤易而古人不然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一日樂正襄一日牧仲其三人之姓名則予偶忘之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以五人而德忘勢心中無獻子之家者也設此五人者亦如常情而有獻子之家則獻子必輕且鄙之不與之友矣獻子之不揀貴如此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惠公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于子思之德則師之矣吾于顏般之德則友之矣若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吳

王順長息之才則居官任職以事我者也惠公之不揀貴如此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

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

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

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

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

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

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

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嘗慕其德而造其廬唐命之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之薄物未嘗不飽蓋敬賢之命不敢不飽也尊賢之禮可謂隆矣然惜乎終于此而已矣天位所以官賢弗與共天位也天祿所以任賢弗與治天職也天祿所以養賢弗與食天祿也此無位之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操用人之權者之尊賢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土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

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官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吳

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王公之尊賢觀帝堯之事可見矣昔帝堯因岳牧咸薦舜尚見帝堯妻以二女以舜為甥館于貳室亦嘗就舜之官而饗之夫館甥則舜為賓而堯為主饗舜則堯為賓而舜為主送為賓主是天子之貴而下友匹夫之禮也夫天子之貴尚不扶況其下焉者乎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

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所以然者何也。蓋用下之賤敬上之貴。非語也。貴在彼而我貴之。謂之貴貴。用上之貴敬下之賤。非賤也。賢在彼而我敬之。謂之尊賢。人但知貴貴之為義。而不知尊賢之為義。不知貴貴所以昭名分。尊賢所以求輔弼。其為宜然之義一也。彼狹貴而不知尊賢者。盡反求其義而微友德之風邪。

交際章 此總明君子委曲行道之心。前五節反覆論交際。可受之義。亦所以發明交際。孔子後二節細論孔子可受之義。也重其交也。以道三句。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萬章問曰。敢問諸侯王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際何心也。孟子曰。借此以表其心之恭也。○此章之言見孟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哭

所學之中正乃願學不為已甚之意。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閒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為不恭也。

日交際固所以將敬辭讓亦所以明禮乃或卻之不受而必卻之即為不恭何哉。曰尊者以物賜之我必計之。日其所以取之者義乎不義乎。必合義而後受之。不然則卻之是卻其物而輕其人以是為不恭故曰受之而不

弗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臨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日尊者之賜固不可卻。而不義之物終不可受。于此求善處之方。請無以辭顯然卻之以心隱然卻之心。計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哭

日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託以他辭。無受則在我。無不義之污而在彼。無不恭之嫌。不亦可乎。曰何必為此已甚之行。其交也以道。非無名之餽。其接也以禮。非苟簡之儀。斯孔子受之矣。何以卻為。○達說上節言不當卻此節言不必卻。○合訂交字大義說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譏。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讓書作慤。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

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各越顛越也今書閔作譬無凡民二字誠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萬章曰苟不問物之所從來設今有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即以其禦之貨而來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人之貨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而顛越其人于以取其財貨閔然不畏法之當死凡民罔不讟怨之是不待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辛

教而即誅者也此禦之法乃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三代相傳所不煩辭說細鞠者也于今為烈禦得之貨如受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此去聲去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

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比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平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壬

曰今之諸侯暴斂橫征取之于民之不義也猶禦也苟善其禮以交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諸侯之取比之於禦未免已甚子以為有明典型之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盡誅之乎其教戒之不改而後誅之乎使教之不改而後誅固與不教而誅者異已夫誅之非其分所應有而取之于民者猶盜也乃充滿不義之類至于義之至精至密處言之也非便以為真盜也故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也昔孔子之仕于魯也魯人田獵較奪禽獸孔子因從祭享起見亦聽其獵較獵較爭奪禽獸猶可而况受其交以道接以禮之賜乎○達說子以為有王者作三句言其于法有可容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三句言其于理未甚害是就義理上辨其非真盜此二段平看總是辨其猶禦之非應上取民猶禦意孔子之仕以下是明其可受賜應上君子受之意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矣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
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
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
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
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
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至

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
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
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以行道爲事與曰事道也章曰
事道主於變俗奚聽其獵較而不革也曰孔子先以簿
書正其祭品之器使有定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
此簿正蓋器有常數實有定品彼獵較之所獲爲無用
其風將久而自廢矣曰委曲如此奚不去也曰當時疑
孔子之道大而難行其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
端以示于人使人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兆既足以行
矣而不行而後不得已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
留于人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

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
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
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
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
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
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至

強爲之說

蓋嘗論之孔子之仕有見道有可行之機而仕者有因
交際以禮而仕者有因君公能養賢而仕者于季桓子
執政時定公用之攝行相事見行可之仕也于衛靈公
接遇甚隆際可之仕也于衛孝公問餽甚殷公養之仕
也孔子之仕無非委曲行道之心也君
子于諸侯之交際何必卻之而不受哉

仕非爲貧章

此爲當時居尊富而不行道借口爲
貪者而發重立乎人之本朝二句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

時乎爲養

爲養並去
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爲祿
仕者如娶妻本爲繼嗣而亦有爲不能親操井臼而欲

資其餽養者

孟子曰仕為行道非為貪也而有時乎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但為貪而仕者一如娶妻本為繼嗣非為養身也而有時乎不能親操井臼欲資之以為養者○此章當看稱職二字即貪卑也須要稱職但易稱耳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

居但當如此

為貧而仕者當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然後不失其初心也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惡平聲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焉

以荷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

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

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夫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若抱關擊柝者可耳蓋位卑祿薄其職易稱也○易稱而稱處便為不荷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

茁壯長而已矣委為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

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

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昔孔子為貧而仕書為主委積之吏矣日出納之會計當而不差而吾職已盡矣又嘗為主芻牧之乘田矣日牛羊肥茁壯大生長日繁而吾職已盡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

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

日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是何也以位卑故也向使位卑而言國家之大事則有越職之罪也如不辭尊富立乎人之本朝德不足匡君

材不足濟世而道不行則有素餐之耻也此為貧而仕者所以當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也○日孟子此章

似專為貧而仕者發即章末一句亦是從為貧者意中推恐有曠官覆轍之耻故寧辭尊富而居卑貧耳亦順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焉

通

士之不託章此見君之待士當養尤當舉也前三節

堯之干瀦以示則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

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

廩餼謂之寄公士無得土不得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

非禮也

萬章曰士未仕而不寄養于諸侯何也孟子曰于分不

敬也諸侯本有爵士不幸失國而後託于諸侯寄公之

禮也若士本無爵士亦謂于諸侯是以匹夫而上擬國
君乃越分而非禮也○托食是諸侯之寄公賜是臣下
之常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
於氓也固周之

周教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萬章曰若君偶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章曰受之何
義也曰士居其國卽其氓也君之于氓也固周卹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
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
上者以爲不恭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周之粟則受賜之祿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章曰敢
問其不敢何也曰如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應受祿以
食于上若士未爲臣無常職而受賜于上者是以氓而
享臣之祿則以爲越分而不恭也○存疑餽是餽送如
餽贈與尋常餽送不同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
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六馬畜伋蓋自是
盡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去聲 下同標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
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
使者出拜而辭之六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賤
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而餽乎曰繼亦有道昔
繆公之于子思也亟使人存問亟餽鼎熟之肉子思不
悅于後也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受曰始以餽肉爲敬倂今而後知君之以畜犬馬畜伋
蓋繆公悔悟自是臺人無復來餽也在繆公亟問亟餽
自以爲能悅賢矣不知悅賢固貴于養尤貴于舉今悅
賢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可見餽可常繼而常繼亦必有道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至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
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
貌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亟餽不可不餽不可必如何斯
可謂善養矣曰始餽時以君命將之賢者再拜稽首而
受敬君命也其後廩人恒繼粟庖人恒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使賢者安而受之子思之不悅者以爲不過鼎肉
之微數以命餽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
君子之道也繆公養且不能而况舉乎

養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下文字去聲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
當法也

若能養又能舉者厥惟帝堯舜之子舜也使其子九男
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
不但繼粟繼肉已也後舉而加諸百僚之上位能養又
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今之諸侯
何如哉

不見諸侯章此發明不見諸侯之義以不為臣不見
二句為主以禮義二字作骨首二節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士之不見諸侯以秉禮守義三四節言君不可召士
五六七節言士之不當見君八節言士之所以能不
見君正見君之不可召士末
節以孔子之為臣應召反照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質與
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鵞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
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
也

萬章曰士君子以行道為心宜乎往見諸侯矣敢問不
往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士在國中者曰市井之臣士

在野外者曰草莽之臣名雖為臣其實未仕者謂庶人
庶人不曾傳質見君而為臣不敢見于諸侯安分守已
之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
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萬章曰士既為庶人乃庶人召之役則往應其役君欲
見士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召而往役以下事上義
也召而往見枉己徇人不義也○語分則曰庶人語德
則曰士庶人安分士則重德○翼註只在一召字生出
許多議論全在彼不
可召上見我不可往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

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
去聲

且試問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章曰為其學可咨訪
而多聞也為其道足經邦而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博
學可師矣雖天子不敢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
德望隆重有謀當就見之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

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

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

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于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

得也而况可召與亟乘者去聲召
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

君之不召召士即謬公之事可見矣昔繆公亟見于子思自謂其過之隆曰古千乘之國忘勢重道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師事之云乎豈但如君曰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之不悅也其心豈不曰以位而論則子君也我臣也尊卑分懸何敢與君友也若以德論則子當致敬盡禮以事我者也矣可以與我友由此觀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引繆公言賢者不可召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

說見前篇

知君之不可召士益知士之不可往見矣試以虞人之事觀之昔齊景公田獵招虞人以旌虞人不至景公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卒

違命將殺之孔子曰志士固窮不忘死在溝壑勇士輕生不忘喪其元首孔子奚取于虞人而贊美之取非其招守死而不往也○引

景公言賢者不可召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也旃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旃析羽而注於旃干之首曰旌

日敢問招虞人用何物曰以田獵之皮冠取其所有事也若招庶人則以通帛之旃取其質素無文也招士則以交龍之旃取其變化無窮也惟招大夫乃以旃旂干之旌取其變化成文也○此士字與上士字不同

是已仕者上
是未仕者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夫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守死不敢往設若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亦知安分豈敢往哉夫以貴者之招招賤者賤者尚不敢往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多聞而賢之賢人乎此所以不可往也○見賢有道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見賢之道也○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 孟子

至

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

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

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即此觀之可見見賢當以其道矣使欲見賢人而不以就見幣聘之道則賢人不至猶欲其人之入而先閉之門必不得而入也所以不至者何也亦以禮義自守耳夫義人事之宜猶平正通達之路也禮是天理之則猶謹嚴端正之門也惟多聞而賢之君子見明守定行事以義能由是路持身以禮出入是門也詩小雅大東有云大道之平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以為行小人所視以為法詩即言君子能由是路也而出入是門可推矣○引詩證由路意而秉禮意亦帶見義禮本不是兩件物事就制事上見謂之義就檢身上說謂之禮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必其官至之也

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在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萬章曰孔子聞君命召不俟駕車而行然則孔子非禮義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君得以其官召之也若仕無官故不見諸侯烏可以孔子律之哉

一鄉之善士章

此見友善之量宜廣玩未足句可見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奎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孟子謂萬章曰善量無窮故友善之量亦無窮惟我之才識器量蓋乎一鄉而為一鄉之善士斯能無所偏無所遺友盡乎一國而為一國之善士斯能無所偏無所遺友盡乎天下而為天下之善士斯能無所偏無所遺友盡乎天下之善士而與之切磋琢磨隨其所處之高下而為所友之廣狹如此○上一鄉之善是兼有其善下一鄉之善是各有其善而善蓋一鄉也兼引說得好存疑尚不決○惟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若則我所取之友必無所偏無所遺也既善蓋一鄉又兼友一鄉之善士者蓋將相與切磋琢磨以進其善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夫友善而至天下亦已眾矣乃猶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以盡友善之量又從而尚論古聖賢之人頌其吟咏之詩讀其紀載之書然徒觀其言而不知其人行事之實可乎是以又從而頌讀中設身處地而察其心詳論其當世行事之實也夫四詩書之言以求古人之心因行事之實以求古人之心則我之心通乎古人之心因心亦通乎我心與心相契是尚與古人為友也友善之量庶乎至矣○胡備五日為未足三字是一章節重此節每段下句有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五

孟子

奎

問卿章此見卿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提出不聽二字正警齊王虛已受善也重則易位去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

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齊宣王問爲卿之道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同姓貴戚之卿有疎遠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常何如曰貴戚之卿有宗社之責者也君有大過足以亡國則諫以諫若反覆之而不聽則廢易其位而更立賢者焉蓋爲祖宗重民社也○禮曰五官之長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牧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王聞易位之言乃勃然變乎色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奎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曰王無怪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爲卿之正理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

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異姓之卿以義合者也君有不合理之過則盡言以諫若反覆之而不聽是道不行矣則去幾先之哲也蓋惟親疎不同

四書順義解卷之五孟子

奎

四書順義解孟子卷之五終

四書順義解 下孟子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性猶杞柳章 此章闢告子性無仁義之說也告子論性本無仁義病在一為字孟子就為字生出戕賊字以折其貽害之大而告子之說窮矣重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句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

柳為桮棬 桮音杯 桬音丘 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桮桬屈木所為若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荀子性惡之說也

告子曰言性者皆言仁義矣自我論之人生而有性猶杞柳塊然之質也人之行事有仁義猶桮棬已成之器也人性本無仁義以人性強為仁義之事猶杞柳本非桮棬以杞柳強為桮棬之器皆人力使然而非天性之本然也○首二句且開講下二句方合說以見人性本無仁義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

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音戕 音賊 音桮 音桬 音杞 音柳 音桮 音桬 音杞 音柳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仁

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孟子折之曰勉強者逆自然者順子能順杞柳自然之性而遂以為桮棬乎亦將斬伐屈抑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性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也重人無有不善句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潔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告子曰人性本無定體猶波流潔回之湍水本無定處也決諸東方則東流而決定於東決諸西方則西流而決定於西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視乎人之所為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視乎人之所決也○朱子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善惡必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孟子折之曰子謂水無分於東西水信無分於東西然豈無分於地勢之上下乎人性之定於善也猶水性之定於就下也人無智愚賢否無有不善一如水無論東流西流無有不下人性之定於善如此○上二句就其言而反詰之下四句指出性之定體而以水勢驗之也○鄧退菴曰善不善乃性之習非性之體東與西乃水之勢非水之性孟子因他東西字生出上下字以折之○人無有不善謂凡人之性無有一毫之不善是決其必然之詞乃此章之要旨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三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頽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擊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而所為亦有不善者何也是仍即水喻之今夫水以手搏而躍之可使過乎頽額以土石激激而行之可使之反行在山是豈水本然之性哉其搏激之勢使然也人性本善可使為不善者其性為物欲所使亦猶水為搏

激所使是也搏激過而依然就下物欲去而依然為善性並無定體哉○此節是以水失其性之故以例人失其性之故○人之可使為不善如何觀其性亦猶是蓋言其性為人欲所使亦猶水為搏激所使也

性三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性是性者略相似

告子曰人之生也心有知覺身能運動是之謂性不知性之謂氣生之之理謂性人之所以別於他物者但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四

氣言之則謂人物于無辨矣○問知覺運動何分能變舉曰總言之都是精神魂魄分言之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註所以二字即指精神魂魄說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

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謂是

一性矣

孟子就其言而詰之曰生之謂性也猶凡色之白者即謂之白與告子曰然又申詰之曰凡物色白皆謂之白將謂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無差別與告子曰然○吳因之曰白羽及白雪白玉

各二連珠不必以上白字作稱許看。直解曰：告子之言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然則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大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五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孟子因折之曰凡物色之白者既同謂之白可知凡有知覺運動者即同謂之性矣。然則犬之性即猶牛之性牛之性即猶人之性而無差別與吾知犬金畜其性守牛土畜其性順若人得二氣五行之秀而含仁義禮智之全是氣質之蠢然者雖與物同而大聖之粹然者則與物異也。安得以生為性而混人物於無幾哉。○陶石簣曰此節須一氣說下勿斷然則字緊承上面曰然來。○胡雲峰曰大學中庸首章或問皆以為理同氣異此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者義乎句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六

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告子曰人生甘食悅色即性也即甘食悅色猶之可見仁愛之心在內也非外也。即食色之可甘可悅猶之可見事物之宜在內也非外也。非內也。學者但當用力於仁不必求合於義也。○蒙引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肯子只以愛為仁德字連字都無了此正當與生之類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義外二句不拘食色亦不離食色。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下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孟子曰仁義同具於性子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告子曰如長之謂義然必彼長而我乃長之非先有長之心於我也猶彼色白而我乃白之從其白之見于外也非先有白之心於我也故謂義在外也○此節告子即長之宜以伸義外之說也○翼註曰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爲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七

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孟子曰白安可以喻長乎如白馬之白也固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亦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吾知長馬之長不過以口稱之而長人之長則以心敬之不能無異也子以白喻長失其旨已且子謂彼長而我長之將謂長者即義乎抑長之者乃義乎如以長者爲義則義在外矣若以長之者爲義而義豈在外哉○上四句辨其執白論長之非○下二句詰其執長論長之非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

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告子辨之曰即以長之者爲義而義究在外也如仁主于愛吾弟則愛之若秦人之弟則吾不愛也人不得強是以我爲主者也故仁吾謂之內義則不然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惟長是視是以長爲主者也故義吾謂之外也○蔡虛齋曰吾弟則愛之二句言強不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長二句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此節仍是伸言彼長而我長之意因孟子有長者義長之者義之詰而曰即以長之者爲義亦是因彼長而我長之義終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八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子折之曰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固有然矣耆秦人之炙無以異于耆吾炙夫物則亦有同然而耆之者也子謂長之在外然則耆炙之心亦在外與吾知炙在外而耆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也子奈何以義爲外哉○此即耆炙之心以明義不在外也○此節孟子申長之之在內而義之在內自見亦即其明而通之也○告子以甘食爲仁自說不得耆炙在外故孟子借耆炙喻長長正因其明而通之也

義內章 此申明義內之旨也重行吾敬三字
下因時制宜正行吾敬之妙用也

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

論之

孟子子未達義內之旨私問公都子曰
人皆謂義外夫子何以獨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

則不在外也

公都子曰義主於敬其人當敬則行吾
心之敬以敬之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九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

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意

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孟子子疑敬因長生于是辨之曰設有鄉人只長于伯

兄一歲則誰敬曰敬以親疎為厚薄鄉人雖長疎不踰

親自當敬兄又問曰設當飲酒之時酌則誰先曰酌以

主賓為先後伯兄雖親主不先賓自當先酌鄉人季子

曰所敬既在此伯兄所長又在彼鄉人是敬因伯兄與

鄉人為轉移于我心初不得自主可見義果在外非由

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

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
須之敬在鄉人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

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使公都子之說明矣乃公都子但知敬由于吾而不

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于吾遂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

曰子但敬其則誰敬者而詰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

將曰叔父至尊敬叔父一如子敬兄之說也子又敬其

酌則誰先者而詰之曰設弟為尸以象祖考則誰敬

再詰之曰既敬弟矣惡在其仲我敬叔父之心也彼將

曰以弟在位故也叔父雖尊不得不得為祖考屈矣子

亦從而詰之曰我何謂先酌鄉人者以其有到伯故也

伯兄雖長不為主道屈矣庸常之敬固在伯兄若

斯史敬之敬則在鄉人或常或暫因時制宜皆由中

出而義豈在外乎困勉錄曰註因時二句正當在孟

子口中明說出下文季子之言正駁因時制宜之意蓋

孟子意謂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季子意謂因時制宜

宜便非由中出矣總是一句話而兩邊所說不同蓋季

子所重在因字制字故曰義內也

季子問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
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十

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季子聞之仍不解因時制宜之微由於吾辨曰平日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為尸當敬弟時則敬弟是敬因叔父與弟為轉移不能自主可見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寒當飲湯則飲湯夏日熱當飲水則飲水子謂敬叔父與敬弟在外而然則飲之食之之心亦在外也吾知湯與水在外而酌其飲湯飲水之宜者則在內也叔父與弟在外而酌其敬叔父與敬弟之宜則在內也義之在內明矣子奈何以義為外哉

性無善無不善章此闡發性善之旨情是性之動者情以驗性而盡性功夫全在才上擴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士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公都子曰言性者不一矣告子曰性渾淪一質固無所為善亦無所為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性無定體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聖化行則民皆淳良而好善幽厲興暴虐行則民皆橫亂而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

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

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或曰性有定體有性主而善有性生而不善是故以堯之聖為君而有象之微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以紂之無道為兄之子情至親也且以為君分至尊也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性有三說如此均未以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今夫子獨曰性善然則三說皆非與。稼書即意三說之非而不敢必其非信孟子之是而未能領其是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士

孟子曰乃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孟子曰性具於心無形可見乃若其發而為情則但見其可以為善矣此乃吾之所據以為性善也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非其才之罪也

夫性既善則才之所為亦宜善若夫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才不能為善之罪也。饒雙峰曰孟子是性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

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

蕤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思去聲舍上聲達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自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

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

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十三

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何以見情善性善而本亦善如遇可傷可痛之事惻傷
隱痛之心人皆有之遇可愧可恥之事羞已惡人之
人皆有之遇交際往來謙恭敬謹之心人皆有之遇
別可否是善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爲善矣卽惻隱之心觀之可驗性中之有仁也卽
惡之心觀之可驗性中之有義也卽恭敬之心觀之可
驗性中之有禮也卽是非之心觀之可驗性中之有
智也故曰乃所謂善也然仁義禮智非由外面而鑲入
我也我性中固有之也但人爲氣拘物蔽弗思而求
耳矣故曰思而求則能保全其善而得之不思而舍
離善就惡而失之至失之之遠與本性背馳或相去
倍或相去五倍而至于無算百蓋由不思不求不能

識擴充以盡其鵠善之才也故曰若夫爲不善辨才之罪也。此節申言情善止善才善固有根皆有察才則得之從固有句看出各人失之從弗思句看出思家便是用其才處。四書脉口得謂得其惻隱等之善。翼註曰或相陪誕有生舍則失之去求則得之者之言下句方接得。精言盡其才盡字妙甚人之才體雖限量用無終窮彌綸天地而成萬物無有不至總要能盡不盡則纔發便遺如何滔滔做去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

德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

推尋常也懿美德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南

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然即情善以驗性善非我一人之私言也觀詩與孔子之言可見矣詩曰天生衆民有形氣之物有大理之則此乃民秉執之常性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夫曰物曰則迹已判於精粗曰秉懿曰好德心已分於淑慝而詩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五

顧合而言之蓋必有深義於其間矣孔子讀此詩而贊之曰性情之道未易知也為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蓋天之生民與之氣以成形即與之理以成性故有物必有則未有物具而則不具者此乃人秉執之常性也惟其為常性故發之於情無不好是懿美之德者信乎為此詩者知道也即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可見性善而情亦善而為不善者果非才之罪矣此我所以獨曰性善也。精言云由天說到民則性命之源流具矣由物說到則理氣之精粗判矣由秉懿說到好德則性情之體用簡矣故孔子以為知道。又云則不離物但舍則言物則不可耳彼三言者知有物而不知有則者也無善無惡生之謂性也此便是以物為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滿水之說也此便是有物無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三品之說也此便是有物不必有則

富歲章節此即人心理義之同以明人性之皆善也首節是即人身之同以明人心之同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而為善凶歲子弟多暴戾而為不善非天之降才于富歲子弟與凶歲子弟有殊也蓋凶歲子弟衣食不足有所以陷溺其良心者故多為暴戾也若論其性則皆善而為善之才亦無不同也。多字有斟酌雖未必皆如是但如是者多耳。陶石質日性是心之理才又是心之能心包性才心溺則性失故不能盡其才而為暴耳

今夫麴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六

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

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麴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麴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試即物類之同觀之而人類可見矣今夫麴麥播種而覆土以耰之其為種麥之地同樹種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不先後皆熟矣雖所收有多寡之不同則以地有肥磽與夫雨露之養有厚薄人事有勤惰之不齊也麴麥之性豈有不同哉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由麤麥之同推之故凡物之同類者其性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之身而疑之即聖人爲人之至亦與我同類者其性之善無不同也。王陽明曰同類以形言聖人與我同類就形說而含性意。按集註即露出性善亦不宜輕發耳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者不知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賁音

賁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賁也

惟人類無不同故龍子曰不知足之大小而爲屨雖未必適中我知其不爲黃也觀屨之相似可見天下之足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孟子

七

也同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夫同豈但足哉口之于味有同耆好也善味如易牙不過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易牙口之于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以所耆皆從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皆期于易牙之所耆是

天下之口相似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豈但口哉惟耳亦然至于聲天下皆期于師曠之所奏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豈但耳哉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好也不待子都之姣好者必無目者也是天下之目相似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孟子

八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

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悦心實猶芻豢之悦口

始得

惟舉相似如此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為一身之主獨無同以爲然者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即物而存之理也處事合宜之義也在聖人窮理精義不過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非有異於我也蓋有此心即有此心之必篤猶芻豢之悅我口得之必嗜嗜之必飽人心之同然如此而有不然者乃物欲陷溺其心也豈降才有殊哉。鄧退菴曰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文語點醒同字以起心之所同然句同然二句皆要見得自有而自然之非在外者方與多類多暴意相照聖人先得句決人心同然之意不重聖人同我重我同聖人先字對陷溺之後言此聖人與前聖人相應此同然從前同類看出悅字比然字更深惟然之故悅之也。朱子曰然是然否之然人心同以爲然者理義也。陶石簣曰在物爲理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本是現成物理處物爲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九

義如處父子則以親處君臣則以義之類是處置合宜者也故曰體用之謂

山本章

此爲放其良心者發首二節即山木之失養養末節引言人心之難養以見其當養重故苟得其養二句與操則存一句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

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

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藥五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

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

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葉芽之旁山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孟子曰仁義之心全係於養觀於山木可見矣如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以其生於大國之郊也斧斤伐之者衆尚可以爲美乎然美雖失而根猶存是其自日至夜氣化流行之所生息而無所潤澤非無萌芽之生焉使加之培養則美猶可漸復奈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而光潔也人徒見其濯濯也而不知其未嘗有材焉不知山以生木爲性此濯濯者豈山之性也哉夫亦失養致之也。岱雲近郊則伐之者易國大則伐之者多以喻日接嗜慾則陷溺者易衆欲交攻則陷溺者多下節添旦旦而伐之句正照郊大國一句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

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

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

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

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

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

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

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展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不但山木有美也雖存乎人之身者既有形即有性其始豈無仁義之心哉其後來所以放失其良心者為物欲戕賊亦猶斧斤之於木也物欲旦而伐之人心向欲以為美乎然美雖失而機未泯其自日至夜百為既退心地靜虛良心之所生息至平旦清明之氣良心復現其好善惡與人相近也者幸有此幾希耳使加以培養則仁義之美猶可漸復乃其旦晝所為之不善又有桎梏而亡之矣今日枯之明日枯之至於枯之反覆不已則其夜氣浸薄不足以存其良心夜氣不足以存則良心盡喪而好惡拂人其去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禽獸為善有為善之才焉者不知人性善情善而才亦善是禽獸者豈人性善中本有之情也哉夫亦失養害之也。難字從山木山下玩豈無二字是由既失之後追論未失之先口吻。日至夜是說往晝物欲既退平旦是說來晝物欲未接。良心理也而乃言平旦之氣蓋理氣不相離氣清明則理發見也幾希言好惡與人相近所爭不多是幸其有所發見非惜其發見之少也。枯字象良心為物欲所制反覆互換更迭之意如昨夜所息而今口枯之今夜所息而明日又枯之。翼註曰仁義是性好惡是情能好惡是才。朱子曰心如個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瑩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愚謂此段說理極

明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即山木與人心觀之可見天下之物全係于養矣故苟得其養無論既伐之山木有生機而長即已放之人心亦充盛而長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論茂盛之山木懼懼而消即仁義之良心亦禽獸而消無物不消養顧不重哉。翼註曰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然心亦甚難養矣孔子嘗曰有一物焉操之則在此而
存舍之則失去而亡即出也存即入也出入惟繫于
操舍而無一定之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內外惟繫于
操舍而莫知其所以然之理惟此心之機至危至微之
謂與此觀之可見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
之難誠不可頃刻而失其養也學者苟能敬以直內操
而存之則心得其養無適而非仁義矣又何聖賢之不
至而禽獸之不遠哉。心在理上便存心在欲上便亡
。王觀濤云操心一則理義昭著而不昧一則神氣凝
定而不浮。李岱雲曰心只一個心操提便起便是道心
。操放失便是人心靜則戒慎恐懼惺惺不昧動則應事
接物無不當理便是存靜則煩惱昏昧動則應事接物
無非私欲便是亡存的心即亡的心非兩物也

無或乎章 此為齊王任賢不專而發也前二節原王
之不專必不能成其智重吾見亦罕
矣二句與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圭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孟子曰君德莫大于智吾以智望王久矣今無或乎王
之迷于事理而不智也。此智字指通達義理說未智
字指質稟
明睿說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

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聲暴步下
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諸
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

如之何哉

夫若心惟在于養今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
以陽十日寒之以陰則生機利消未有能生者也况君
心乎吾進而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而諸
難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
而諸諛雜進寒之者至矣不啻十日之寒也吾如王有
善心之萌焉何哉此王所以不智也。吳因之曰通章
只重吾見亦罕矣二句此二句全要歸重齊王身上言
王所常習接看固在衆小人而不在吾也。就是聽信不
專了至下節則把鴻鵠援弓影出。稼書云第一節似
答寒之者然所以引寒之久者
王心原自有病故下節云云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
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
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音

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
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
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
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宦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
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
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
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蓋天下事必專心致志而後可以有獲。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苟不專心以主之，致志以向之，則不得精也。古有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弈教以奇正，攻守之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外馳，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彼專心者俱學，弗若彼之精矣。爲是其生稟之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不專心致志，故也。王之不智，雖曰寒之心者，衆究在王不專心致志，以聽吾誨也。湯霍林曰：專上已提清專心，致志下用反筆一撇，其意便醒。

魚我所欲章 此示人當存羞惡之良心，也以取義作主，末句本心正義之發端，前五節反覆推勸，此心而明其皆有末三節警其本有而自失之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孟子

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孟子曰：人失其羞惡之心者，以其不辨取舍也。如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設時勢有限，二者不可得兼，寧舍魚而取熊掌之尤美者也。生以全身亦我所欲也，義以全節亦我所欲也，設時勢窮迫，二者不可得兼，寧舍生而取義以全節者也。樂天齋翼註曰：生與義不得兼，就遇變難處，言全生則害義，全義則捐生，既不可兼，則有舍取焉。度人心自

然之願，欲必舍生而取義。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

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所以舍生取義，何哉？蓋生雖亦我所欲，但所欲之義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且得生也。不生則死，死雖亦我所惡，但所惡之義有甚於死者，故不爲苟且避死也。所以舍生取義也。困勉錄云：明點義字，不妨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

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如使人之所欲惟生爲重，莫甚於生，則凡可以苟且得生者，將何所不用也？豈肯舍生哉？使人之所惡惟死爲重，莫甚於死，則凡可以避患者，將何所不爲也？豈肯就死哉？此節反言以決其必有秉彝之良心。陶石簣曰：何不周言一味去偷生，何不爲言一味去求免。王觀濤曰：此及下節，不過即次節之意，而反覆言之，全在何不由是四字轉換見意。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孟子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惟所欲有甚於生者，由是則苟且得生而有所不用也。惟所惡有甚於死者，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

能存之而不喪耳

是故所欲之義有甚于生者所惡之不義有甚于死者非獨精義之賢者有是羞惡之心也人皆有之但賢者不為利誘不為勢動能勿喪耳。劉眉峯曰此上雖有四節止是一意不過說人皆有是羞惡之心耳故此以人皆有之結斷且所欲所惡總是說心但在此節方見至末節則收應是心即本心也人皆有之句重賢者句帶輕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噉啣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飲食之急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七

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何以見人皆有之如一簞食一豆羹為物甚微乃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所關甚重如噉爾啣啐而與之雖行賄之人寧死弗受甚則蹴爾踐踏而與之雖乞丐之人寧死不屑食也所謂人皆有之如此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官室之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其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禮義之心雖具

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夫何萬鍾當前正大節所關則不辨別禮義之可不可受之萬鍾之得失非關死生于我何加焉得毋為官室之華美妻妾之奉養所識窮乏者得我之惠而惑之與。或問孟子所論官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獨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盧未人曰萬鍾對簞豆看輕重不同何加對死生看緩急不同物重不當輕受事緩不必苟受乃禮義不辨而受之此必有為己。成玉弦曰所識窮乏者得我亦是好念頭但為此而不辨禮義則是徇名喪實故與官室妻妾作一例看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官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七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而不肯受噉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泯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寔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乃鄉為身死而不受呼蹴之簞豆今為官室之美受不義之萬鍾而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呼蹴之簞豆今為妻妾之奉養受不義之萬鍾而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呼蹴之簞豆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受不義之萬鍾而

爲之夫身死而三者孰重孰輕孰急孰緩重且急者尚可以已輕且緩者而反不已是亦必不可以已乎此之謂貪昧喪節失其羞惡之本心而行道乞人之不若矣使學者時時省察而不失本心則無往非義矣何賢者之難及哉

仁人心章 此見人當存其本心也首節言仁義切于求放心末節言放心不可不求重末節求放心三字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无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孟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非他即酬酢萬變之主人所自有之本心也義非他即出入往來之準人所當由之正路也仁義切于人如此。存疑云心切于己人皆知之仁切于己人未知也名仁曰人心欲人知仁心切于己也以心所具之理而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以心之所以爲心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故謂仁爲心之理可謂仁爲人心亦可。精言心有人心道心之別孟子言心專主道心言故仁即心不可判而爲二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奈何世之人舍其正路而弗由放其本心而不知求以自有之理而自失之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今人有雞犬放失則知追而求之至有放失之良心反任其昏昧攪擾而不知求觀雞犬重而視吾心輕弗思甚也。翼註曰放字病痛有相制極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食不遑乃深于求兼靜存動察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手

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路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然欲求放心在從事學問而已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切要之道非有他也則在于時時存養事事省察收斂其放失之心使仍歸虛靈之舍而已矣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學問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人可不求放心哉。語類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是學問之

道止有求放心一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註中事字兼講習討論省察克治在內

今有無名章也重而不若人二句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孟子曰人之一身心為重指為輕今有無名之指本屈而不伸非疾痛有害于作事也如有能伸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之之法為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三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夫指之輕者也。不若人之重也。則知惡之心至重者也。不若人之全乎仁義則反不知惡。輕重倒置此之謂不知輕重之類也。人可不求伸其心哉。楊子冠日指與心原不是平論的。只要形容心之至重而反輕之全是疎動人心。意心不若人。謂物欲陷溺而失其同然之理。如人心有仁而彼則忍。人心有義而彼則貪。是也。

拱把章此微人養其身也重不知所以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身不可不養也如拱把之桐梓人苟愛其軀而欲生之皆知培植灌溉所以養之者至于身為家國

天下之本而反不知以義理養其心以中和養其氣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之切不若桐梓哉蓋心為德之府思甚也苟思身之為重則養之自不容已矣。陳新安云苟一思之則知吾之一身三綱五常係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慎操存以養其內謹動容以養其外也。以義理養其心以中和養其氣

人之於身章重也重于已取之句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三

孟子曰養身者貴知所重如人之于身也五官百骸不忍傷損固兼所愛既兼所愛則必維持調護而兼所養也推之無尺寸之肌膚不愛焉則必無尺寸之肌膚不養也而于無不愛之中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術哉仍于已身取之審其輕重而已矣。吳因之曰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大人小

人比對正見所養之善不善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邊以垂戒益見當審輕重于已也。翼註曰愛以心言不忍毀傷之意養以事言維持調護之意重養邊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所以當於已取之者何哉蓋已之身體有出令而為貴有聽命而為賤有分居一形而為小有兼統衆形而為大

大養體者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蓋欲而養其小者則為卑污之小人循理而養其大者則為高明之大

人所以不可不子已取之而審其輕重也。張彥陵曰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重養其小二句正見其養之善不善處。黃輔五章意只重無以害後四節反覆俱微人之害大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櫨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音上聲音賈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櫨也楸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棗非美材也

即如今有場師舍其有用之梧櫨養其無用之楸棘貴賤莫分則為賤場師焉。此二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叠起此列起下二節。兩節總是喻養賤害貴養小害大之失以起飲食之人節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又如養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而不知也大小莫辨則為狼疾人而無善顧之明也。陳新安曰一指肩背有大小之分故借以旁證小體大體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不審輕重則必養小害大矣所以飲食之人貪欲無厭則人皆賤惡之矣為其養小體之賤以失大體之貴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雖

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

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使飲食之人養小不害大而無有失也則口腹之養亦

驅命所關豈但為尺寸之膚哉但養小未有不失大者

故口腹雖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此節反言養小之必有失

鈞是人也章此見人當審所從也重先立乎其長者

鈞是人也章此見人當審所從也重先立乎其長者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同此形即同此性宜其人品無

不同矣乃或名為大人或名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

大體為主張即為高明之大人從其小體為馳逐即為

卑污之小人所從不同則人品異也。張彥陵曰此章

綱領在從其大體為大人一語而先立乎大四字是工

夫下手處思之一字則又指出箇機竅正要人從形氣

中認出主宰來則能參贊

的人即此能視能聽的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

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則

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

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思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孟子

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

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全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公都子曰約是人也同此性即同此情宜其趨向無不同矣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孟子曰耳目之官能聽能視不能思而每蔽于聲色之物蔽于物則耳目亦一物矣以聲色之物交于耳目之物則引之而聽視聲視邪色不難矣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若心之官則主于思盡其職以思則得其理不盡其職以思則不得其理也此心所以為大體也此三者皆天之所與我者惟于事物未接之先主敬存誠使心體精神強固卓然有定是先立乎其大者而于事物既接之時盡心之職以思之聽所當聽視所當視則其耳目之欲之小者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孟子

不能奪我心之神明也如此則理無不全德無不備為大人而已矣人品不同由于所從可不審哉○精言蔽與引不同蔽是不不能辨其是非引力是隨之而去精言洋擊視邪色矣○所謂曰先立三句全在思上立者正于思慮用功所謂敬以直內也須在聲色未交之時此方交之始先有主張此亦不是矜持把捉只是養得心體定靜而天理自強不息○胡敬齋曰心具衆理故須主敬則有以整其昏亂放逸整齊嚴肅則有以救其放慢此有心之要法也○岱雲敬以直內是先把心扶起來他方能思思方有用無所不通。雲峯一誠足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心者不能奪

有天爵章此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為天爵之修也重修其天爵四字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孟子曰人皆以爵為重矣然有此生良貴之天爵者有朝廷頒賜之人爵者心之德愛為仁心之裁制為義仁義無一念不盡為忠仁義無一事不實為信自然樂此善始終而不倦大德在我不假外求此天爵也何謂人爵如九命為公六命為卿三命為大夫各分各別得之于外此人爵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請不待

求之而自至也

惟古之人學專為已操存省察修其天爵初無意于人爵然學至君求而人爵從之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蔽

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今之人富貴利達之心勝始也修其天爵以要求人爵

及既得人爵所欲已遂則放逸為非而棄其天爵夫修

天爵以要人爵內外並重則放逸為非而棄其天爵夫修

天爵而棄其天爵以外為重以內為輕則惑之甚者也至

天爵已失則物欲營心而公論不容終亦必亡其天爵

而己矣人可不轉人爵之慕而為天爵之修哉

欲貴者章此望人求貴於己者也重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孟子曰人皆以貴為榮是欲貴者人同有之心也然人

人有貴在於己者特弗思而反求之耳○蔡虛齋云貴

只虛虛說箇願慕尊榮意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

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

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不思已貴而求人貴蓋以人貴為可貴耳不知人之所

以貴我者非我本然之良貴也彼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哉○人指操爵位之人

齊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梁美穀令

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

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若夫已貴則何如詩云既醉我以酒既飽我以德夫飽

不曰味而曰德者何蓋德莫美于仁義言君子懷仁而

行抱義而處充足厥飲而飽乎仁義也仁義既飽乎已

則無味之至味在我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仁義

既飽乎已則實大聲宏令善之聞廣大之譽施及于吾

身無文之至文在我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己貴之可

貴如此人可不思而求之哉○說統曰仁義本德義來

聞譽又本仁義說來○方文伯曰兩人之字正對上貴

于己的已字看○聖義悅心有無窮之至味實大聲宏

有不文之至文○陸云玩兩所以不願便見得外物輕

意尹註

仁之勝不仁章此言為仁不力之害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忘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

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

深助於不仁者也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此人不惟有害于人亦且自急于爲仁終併此杯水之仁必亡之而已矣爲仁可不力哉。情言前言終亦必亡此言亦終必亡終對始言謂始而夭爵亡終而人爵亦亡也故終字在赤字上亦對人言謂既有助于不仁

卷之六

三九

之人亦且自急于爲仁也故亦字在終字上

五穀者章此勉人用力于仁也重末句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莧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蕒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
 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蕒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
 不如爲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
 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巳則熟

孟子曰天下事以熟爲貴如五穀者種之美而可食者也苟爲不耕耘而至于熟則反不如糞稗之可食而況子仁乎夫仁亦在乎以存養爲栽培以克復爲耘耨熟之求至于天機暢發德性堅凝之地而已矣固不可恃其美忽之以爲易亦不可棄其美萎之以爲難也。困勉錄曰上章言愛仁不力則不能勝不仁此章言爲仁不力則不如他道之有成。蔡氏曰心如穀種必以存養爲栽培以克復爲耘耨至于天機暢發德性堅凝方見熟處而已者必至于此而後已也。陳氏曰他道如百工衆技百家諸子皆是。晚邨云註恃其美者忽之以爲易甘爲他道者諉之以爲難此兩意仁之所以不熟也而已矣內兼此兩意

羿之教人章此節藝以少道見所法必不可廢也重四必字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

卷之六 孟子

四

學謂學射

孟子曰事必有法然後可成觀曲藝可見矣如穀射之法也羿之教人射必期至于穀學射者亦必期至于穀蓋含穀必不能善射也。註志猶期也言專心而期其中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規矩方員之法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匠者亦必以規矩蓋舍規矩無以成方員也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可見師不可舍法以爲教弟子不可舍法以爲學也。困勉錄曰翼註謂此章重教邊看來亦可不必

四書順義解 下孟子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章 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較其一二
偏任人以食色之重者較禮之輕者故不見
禮重孟子以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對較而見禮
為尤重前重禮重後重則將軫之乎則將攬之乎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人皆甘食但食中有
禮禮與食孰重屋廬子曰禮以節飲食禮重

色與禮孰重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聖

任人復問也

任人又曰人皆悅色但
色中有禮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屋廬子曰禮以別男女禮重誠正論也乃任人舉一偏
之辭以難曰子謂禮重于食色矣設人當飢餓以餽
之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而生必以禮乎設
人當貧乏必備親迎之禮則不得妻而無後不拘親迎
之禮則得妻而有後必親迎乎安見禮之重于食色也
○劉眉峯曰理欲之辨較其一偏則食色有時重于禮
論其大分則禮本自重于
食色而非常變所能消也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

有於如

何有不難也

使此時屋廬子亦取禮之重者以折之則食色之輕可
見矣乃屋廬子泥其常未達其變但知禮重于食色而
不知一偏之食色反重于禮故屈于辨而不能對
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難之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
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

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夫所謂禮重于食色者以其大分言之也任人之論不
然則是但齊其末而不揣其本也凡物必本末齊而後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聖

高平定苟不揣其在下之本而但齊其在上之末則方
寸之木升于岑樓之上可使高于岑樓高卑不失序乎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

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凡物必多寡均而後輕重定如金之重于羽者豈謂一
鉤之金與一與羽相較之謂哉○蔡天田曰上節順任人
之意而喻之言有輕重較者輕重可使倒置下節以任
人之意而喻之言輕重之本然原不以偏較也而第一
正一反相承吸取起下取食節俱不可少正意謂言云
上節言升方寸于岑樓之上是言任人有意重食色此
言鉤金不可與與羽較是言任
人有意輕禮而節各有輕重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音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

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

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任人之言偏甚矣今取飢而死食之至重者與以禮食禮之至輕者而比之則禮竟可廢矣矣但食差重哉取不得妻色之至重者與親迎禮之至輕者而比之則禮竟可免矣矣但色差重哉豈非寸木可高岑樓而鉤金輕于與羽哉此正言其所較之偏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不摸則不得妻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聖

則將摸之乎紵音紵摸音摸

紵。戾也。摸。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子。今。持。並。重。者。而。往。應。之。曰。就。子。飢。而。死。之。言。則。食。重。已。然。使。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而。生。不。紵。則。不。得。食。而。死。則。將。犯。禮。以。紵。之。乎。吾。知。寧。飢。而。死。必。不。紵。兄。之。臂。也。就。子。不。得。妻。之。言。則。色。重。矣。然。使。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而。有。後。不。摸。則。不。得。妻。而。無。後。則。將。犯。禮。以。摸。之。乎。吾。知。寧。不。得。妻。而。無。後。必。不。摸。東。家。之。

處。子。也。禮。之。重。于。食。色。明。已。任。人。之。持。何。難。答。哉。此。取。並。重。者。較。之。而。見。禮。重。于。食。色。教。屋。廬。子。往。應。之。詞。應。于。答。是。也。何。有。句。

曹交章此見為堯舜者不在形體之似而在心志之篤也重亦為之而已矣及孝弟句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

孟子所嘗言也

曹交問曰堯舜生知安行之聖似乎不可為矣交乃聞之人皆可以為堯舜果有此理乎孟子曰然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聖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交曰自古能為堯舜者莫如湯交聞文王身長十尺湯身長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較之湯則有餘較之文王則不足是有為堯舜之形體矣然並無他材能但食粟而已如何則可四書解曰如何則可不是問為之法只是愁不勝意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驚。是。也。鳥。獲。

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孟子曰人爲堯舜奚有於是形體爲哉亦在乎勇往奮發以爲之而已矣譬如有入于此初不肯用力力不能勝一區雖則爲無力人矣今忽而肯用力日能舉百鈞則有力人矣是力之有無全係于用與不用然則能舉之任不必形體似鳥獲也是亦爲有力之鳥獲矣夫人豈以不勝堯舜之事爲患哉但患自暴自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

聲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聖

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况堯舜不難爲也如徐行後于長者即謂之謙恭而弟疾行先於長者即謂之傲慢而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特人所忽畧而不爲也弟道易爲孝道可知夫孝弟者近之爲吾人知能之良推之即聖人盡性之事故堯舜之道雖大然於變時雍不外九族之睦百務時敘不外五典之從即此孝弟而已矣無難爲也○日非謂人纔孝弟便是堯舜乃言堯舜之道亦不過孝弟也須先將堯舜之道講得極大極精微然後收攝到孝弟中來以見庸行爲入聖之要近人語意偏滯不是易言孝弟即輕以堯舜許人便如云堯舜者孝弟而已矣竟忘却之道兩字○蔡虛齋曰徐行節言爲堯舜之易子服節言爲之在我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是在子自爲之耳子果被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禮貌言動無非孝弟不必形體似堯也是堯而已矣不然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衣冠言動違乎孝弟不必形體似桀也是桀而已矣出乎堯即入乎桀可不決意爲堯舜哉○稼書曰服言行俱緊跟孝弟說寧朴母華寧平母奇孝弟之服也寧拙母巧寧訥母多孝弟之言也寧卑母亢寧拘母肆孝弟之行也不必遽學其熟之放不必遽學其光之被只此動容周旋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聖

問履繩矩矩刻是祇父恭兄之意豈不儼然一堯哉不然則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扶音

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未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

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孟子曰子欲假錦受業以道為難知而欲求我為師耳不知夫孝弟之道極其易明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特患不篤志以求耳子誠歸家而求之事親敬長之問則孝弟之良隨處發見無往非孝弟即無往非師也有餘師又何必假館受業哉○翼註曰曹交是曹君之弟故說得見鄒君有挾貴意假館又有求安意大路明白現在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以知言不可說大路喻共由

小弁章此孟子原情以論詩也前二節借喻以見小仁也愈疏不棄之仁末三節比類以明小弁之孝重親親孝也二句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聖

曰怨弁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

曰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曰之

為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嘗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言言之曰高子以詩貴溫厚和平況處父子之間乎小弁乃傷于怨○張彥陵曰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為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為仁孝○凱風是借來比側通章只重小弁○李岱雲曰小弁者言其性情偏急無寬容之量失仁孝之心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以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執滯而固哉高叟之治詩也設有人于此越人欲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其從容者無他越人本疏因而疏之無關休戚也若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其迫切者無他其兄至戚而威之恐陷于罪也小弁之事不啻兄之射人則垂涕泣而道之乃親親之情也親親父子天性之仁也仁正君子之策而高子乃以為小人之詩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樂

凱風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母子之變無異父子凱風何以自責而不怨母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

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曰凱風親之過失在一身小焉者也小弁親之過危及宗社大焉者也親之過大漠然視之而不怨親疏已已復疏親是情愈疏薄也親之過小輒叫號而怨是猶木中不能容石過之即激怒也愈疏忍忘親過不孝也供

小弁所以怨也。不可曉。忍顯親。適亦不幸。以。凱風。所以不怨也。豈可一概論哉。吳國之曰小弁之詩。雖未必無怨親之詞。還只是依依。不忍離舍。割絕的意。思此點念頭。猶在仁孝。墜子裏。人本大原。不甚走作。故聖賢便自取他。而深辨其非小人之詩。顧麟士曰。石喻母水。喻子不可。猶云不容也。水微激于石。而遂怒子。微激于母。而遂怒故曰不可曉。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不得於親。年至五十猶呼天號泣而怨慕。小弁即不及舜之慕。豈可以怨為不孝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兇

怨多生于慕。引舜之慕。取與怨邊畧似。但舜是怨已慕親。而小弁是怨已而亦怨親。不同。

宋惲章此以仁義救言利之害也重仁義二字

宋惲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宋姓惲名石丘地名

遊士宋惲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問曰先生此行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

時宋惲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鉏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宋惲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南見楚王說而罷之如楚王不悅吾言我將西見秦王說而罷之不合于楚必合于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卒

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孟子曰軻也途遇請無問其詳願聞其大指說之將何以為詞宋惲曰我將言其兵連禍結民困財盡不利於國也孟子曰先生罷兵息民之志則大矣先生以利之號則不可。李岱雲曰罷兵息民亦是關切生民好念頭然言其不利却不在生民之愛養上立說心則無他而名號不善此即有所為而為之與無所為而為之之分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

也樂音洛

何以見利之不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止三軍之師是三軍自將帥以至卒徒之
士皆樂罷而悅于謀利也利之名一倡則人心惟知利
之爲美將見爲人臣者懷利心以事其君有所希圖而
非實心盡忠爲人子者懷利心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
利心以事其兄有所親親而非實心盡孝弟是舉國之
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攻吾知見利則爭
試奪必起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利不可以爲號如此
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聲。張謇陵曰大凡君
臣父子兄弟間各見得自己分所當爲
便是懷仁義若有所爲而爲便是懷利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
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至

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
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
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若先生不以利而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曰殃民非仁過
制非義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止三軍之師是三軍
之士皆樂罷而悅于仁義也仁義之名一倡則人心皆
知仁義之爲美將見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實心
盡忠而非有所希圖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實心盡孝弟而非有所親親是
舉國之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吾知愛
敬成風國勢自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仁義之利也

此何必曰利。王觀濤曰利說秦楚則字以息兵言懷
利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爲而爲之意仁義說秦楚
之仁義字以不殃民爲仁不治則爲義仁義之意
孟子居鄒章此見孟子居鄒之立一見一不見只
相處守四字是伏筆守鄒之平陸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
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
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
交則不必報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至

孟子恒居於鄒季任爲其兄任君處守其國以幣來交
受之而不報又偶處於齊之平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來
交亦受之而不報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
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
之

他日孟子特由鄒之任見季子以報之由平陸順便之
齊不見儲子而不報屋廬子喜曰交同答異必有義理
存焉連得其間隙而問之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

去聲下同
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問曰儲子與季子以幣交一也夫子之什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意者為其為相故輕之與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

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

故也

孟子曰非以為相也書曰享上貴多禮意之儀若儀不及物之有餘則曰不享夫享而曰不享者何惟不用志於享書言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由書言觀之人惟役志於享方成享禮書言不役志於享而曰不享者正為其不成享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

陸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内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屋廬子得不見之故而悅或人不知成享不成享之數而問之屋廬子曰季子處守責重事繁不得越國而之

鄒但以幣交則禮意已備所謂成享而見之也諸子為相主政有人得至境内之平陸而不來見雖以幣交而意不及物所謂不成享而不見之也夫何疑哉。夏九範曰屋廬子之疑在不見儲子邊孟子之答只言不成享一端未以得不得相形說正見孟子權衡之妙

淳于髡章此見孟子去齊之仁也通章以仁字為骨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

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為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

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

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也

淳于髡曰君子處世只有兩端如以聲譽事功為先而為之者志在救民為人如以聲譽事功為後而不為者志在獨善自為也今夫子在三卿之中志在為人明矣乃上未能正君下未能濟民名實未加于上下而即去之立功濟世之仁者固如是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

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

道其趨一也二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

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孟子曰仁不可以去就論也去就不可以名實論也如隱居下位不以已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因湯之聘五就湯因湯之薦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而亦事之不辭小官而亦爲之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去或就或去且就不同道其趨向則一也一者何也曰無私而合于天理之仁也大凡君子亦求合于仁而已矣何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孟子

必去就之迹同哉。存疑云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趨一者心之所存一皆無私而其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合天理也柳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于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爲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于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

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斃議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髡又曰仁固不可以去就論矣然君子卽不去亦未必有益於人國也昔者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相秉政子柳子思爲師傳之臣宜國大振矣乃魯之削地而見侵奪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人國也。吳孫右曰史記云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辭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結思百姓修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削甚髡蓋証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孟子曰子謂賢者無益于人國子亦知百里奚乎虞不用百里奚遂爲晉滅而亡秦穆公用之遂名顯天下而霸不用賢則亡求如魯之削地何可得與賢者何嘗無益于人國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孟子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有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議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髡又曰果是賢者在人國卽不用亦當有所表見也蓋者王豹處衛之淇而河西皆化而善謳縣駒處于齊之高唐而齊右皆化而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因夫戰鬪而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皆爲夫婦之倫可見凡人有才

就諸內必有事功形諸外若內足以爲其事而外無其功者豈未嘗觀之也是故今世無賢者也有則有功可見其必義之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窮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無之爲去聲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焉

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組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非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子以賢者爲易識子亦知孔子之事乎昔孔子爲魯司寇魯之君相受齊之女樂而不能去孔子已決行矣適魯有郊祭猶從君而祭及膳肉不至乃不祭見而行當時不知者以爲孔子之去爲肉也即其

者以爲孔子之去爲無禮也乃孔子之心則欲以微罪行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使人得以窺其微故托膳肉不至而去見幾明決用意忠厚如此誰知孔子之心哉由此觀之可見君子去就固之所爲情深識遠超然形迹之外衆人之淺見固不能識也而謂子識之乎○精言用意忠厚全在欲以微罪行上不欲爲苟去雖另是一意然無故而去人必推知受女樂上去而君相之失終不能掩矣故以燔肉行使爲肉爲無禮者紛紛猜度而所以去之故乃不得而著固是衆人識淺在君子却是難識固字可玩○又云君子之所爲緊連上文粘定孔子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此傷王道之不行也首節先實以王法爲主五霸起而三王遠今之君臣起而三王益遠究竟今之諸侯肆然爲惡皆因有長之達之者大意重今之大夫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焉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孟子曰世道日降君臣之間皆不道矣如五霸者名爲尊王其實干三王之法而爲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名效五霸其實背五霸之條而爲五霸之罪人也然諸侯之罪皆其臣爲之則今之大夫實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朱西田曰論本章大旨罪伯意輕罪今意重然壞三王之法自五霸始此孟子所以痛恨於富強功利之習而必以仁義挽回之與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治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堯

慶賞也益其地而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據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目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何言乎五霸為三王之罪人當三王之世天子十二年適諸侯名曰巡狩諸侯五年朝于天子名曰述職時乎春也天子立法省於畿內耕有不足者則補之諸侯亦遵法省于國中時乎秋也天子立法省於畿內斂有不給者則助之諸侯亦遵法省于國中凡巡狩也天子入其疆見土地未耨者能開闢田野已熟者皆修治養老而尚齒尊賢而重德俊傑在位而用才是侯度修王命舉矣則有慶賞以示勸慶則益之以地若入其疆見土地荒蕪不闢不治遺老失賢不養不尊培克聚斂之者在位朝無俊傑是侯度廢王命違矣則有讓責以示

其述職也有一定之常期苟一次不朝則降貶其爵再不朝則削滅其地三次不朝則命六師移之而更立賢君焉賞罰征伐之權自天子出如是故天子惟由命以討人而不報伐諸侯亦由命以討人而不伐討者五霸者不用天子之命也據率諸侯之諸侯以伐不順已之諸侯者也擅天子征伐之權無王命矣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音狹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卒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富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害

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繼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何言乎今之諸侯爲五霸之罪人五霸之中惟齊桓公之功業爲最盛觀其葵丘之會諸侯也以成信服人但束牲加載書於上而不殺牲飲其血載書中申天子之初命曰罪莫大于不孝有不孝誅之無赦世子國之根本無移易已樹之世子妻與已共承宗祀無以愛去尊嫡而爲妻此修身正家之事也再命曰賢才國之尊敬賢人養育才人以彰顯有德此貴德之事也三命曰老幼賓旅賴我撫育尊敬老者無愛幼者無忘賓客行旅此柔遠能邇之事也四命曰世卿子弟之士但世祿而無世官恐非才也官事無相兼攝恐廢事也取士爲國家用必得其才防冒濫也大夫有罪必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無專殺大夫重大臣也此天命天討馭臣之事也五命曰無曲爲隄防壅泉以專利激水以病鄰國遇止鄰糴見災而不救無有私恩擅封侯國而不告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空

於天子不可輕予爵土也此睦隣尊王之事也五命既申桓公又叮嚀以告之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恪守五禁言歸于和好而不可犯若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違五霸之法矣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蔡氏曰初命齊家之事再命貴德之事三命柔遠能邇之事四命天討之事五命睦隣尊王之事皆天子之禁也。五禁皆光明正大之事與九經相表裏但桓公雖申之而其心未能無私所以只成伯主耳若于五禁中尋求桓公破綻謂不如王法是不知所申者即王命也似不必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

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孟子 空

何言乎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臣者匡君者也若君有過不能諫止而又順之此長君之惡者其罪猶小若君之過未萌而先意以導之此逢君之惡者其罪更大今之大夫皆以聲色貨利逢君之惡以至犯王禁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軍伐齊以取南陽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殲殲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兄出事上也用之使

之戰也

孟子曰戰危事也必教民而後可用若平日不教民以禮義而遽用之以戰則民不能有勇知方是陷之于死地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仁民之世

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

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此猶以勢言也以理論之即子有善好之才一戰勝齊遂有南陽之地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奎

慎子勃然變色不悅曰戰以勝為功今夫子言有南陽且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

常制也

孟子曰吾明告子以不可之故昔先王建邦設都天子之地方千里蓋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而備燕享錫予之禮諸侯之地方百里蓋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所藏之典籍而備祭祀會同之制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天下而其封國不遠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故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其功甚大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多與也而魯于百里太公佐武王伐暴敵民其功甚大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多與也而魯于百里以制不可過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

矣

今魯方百里者有五過制多矣子以為有正典章明法度之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吾知必在所損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奎

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由是言之即不殺一人不戮一士徒手取諸齊以與魯然且無私之仁者以為過制而不為況于戰鬪殺人以求之乎此吾之所以為不可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夫過制殃民以事言之則非道以心言之則不仁凡君子之事君也于君之行事則邪摩善務引之以合于道于君之動念辨別是非使之志于仁而已子之事君何如哉

今之事君章

此提醒時君不可田畝強之臣首二節言其有害于民末一節言其有害于君

重求富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闢也

孟子曰古之事君者惟引君當道志于仁而已若今之事君者每自誇曰我能為君開辟土地以充實府庫此今之君所謂富國之良臣即古之君所謂剝削民財之民賊也夫君方拂民從欲不向道不志于仁與桀無異而臣不匡救反求為之聚斂以富之是富桀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室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今之事君者又每自誇曰我能為君約結與國有戰必克此今之君所謂強國之良臣即古之君所謂殘暴民命之民賊也夫君方好大喜功不向道不志于仁與桀無異而臣不匡救反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富強之臣有害于此民如此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而人君用之者無非欲取天下也不知由今富強之道無變今富強之俗無論不能取天下豈有天下而仁

義滅親奪起不能一朝居也則君亦受其害矣何必用此富強之臣哉

白圭章

此見中正之法不可廢也首節白圭欲輕稅可易重欲輕之乎亮舜之道二句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白圭曰古之稅法十分取一吾今欲更之二十而取一何如困勉錄曰第二節言子之道唯貉可行第三節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矣

借陶之一事以明中國則不可行夫貉節言貉之所以可行申明第二節意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以不可行申明第二節意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孟子曰子取民之道乃北貉之道也但可行于貉而已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且喻言之設也萬室之國生齒甚眾止一人為陶作瓦器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供萬室之用也四書脈曰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陶喻二十取一器不足用正見不可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扶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殮以飲食饋客

之禮也

曰知此則知貉道不可行矣夫貉其地甚寒五穀不生

惟黍晚種早熟而生之所生有限不可多取其谷無城

郭宮室以爲居無宗廟祭祀之禮以奉先無諸侯幣帛

饗殮之往來無百官有司之廩祿所費甚少不必多取

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

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今居中國非貉比也而欲去君臣祭祀交際之人倫無

百官有司之君子如之何其可爲國也。齊合註曰去

人倫朱子添訓無君臣者以祭祀

交際皆有君臣且于人倫相屬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百官乎

因其辭以折之

就子器不足用之言論之其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

無君子維人倫而可爲國。夫君子既不可無則所以

供君子之用者自不可缺。二十取一斷不可行也。

黃綬五日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人倫君子此又曰

無君子歸重

百官有司也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終今欲輕重之則

是小貉小桀而已

夫什一而稅堯舜中正之道不可輕亦不可重也

輕之于堯舜什一之道者是彼爲大桀而此爲小貉也

亦猶欲重之于堯舜什一之道者是皆爲大桀而今爲

小桀也桀不可爲貉亦豈可爲乎甚矣二十取一之不

可也

丹之治水章

此見治水當以禹爲法也重水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

國

白圭曰治水者皆推大禹若丹之治水也隄防一築水

患即除無事四載之勞八年之久殆愈于禹焉。四載

陸乘車水乘舟泥乘輶山乘橐。輶音春以板爲之其

狀如箕擡行泥上輶音雷以鐵爲之其形似鐵長半寸

施之

買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不恃私

習疏濬決排皆順水性就下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不害于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受水之壑而九州攸同萬世

永賴今吾子築隄壅注但以鄰國為壑而已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遇

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
洪水之災無異矣

以鄰國為壑則水不順道而逆行水逆行謂之洚河無
涯之水洚水者即堯時滔天之洪水也正仁人之所深
惡也吾子乃自
謂愈于禹過矣

君子不亮章此見君子貴真信之學重亮字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亮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孟子曰事在外而處事之理在心必平日信理既真而
臨事乃有所執持若君子素無窮理之功疑信相參而
不亮則方寸已先亂矣事至于前如
何能執是以君子貴真信之學也

魯欲使樂正子章此見相不在才而在量也前六節重其為人也好善及優于天下句

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于天
重前節下乃反言以決之輕看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魯欲使樂正子當國而為政孟子以
道有可行之機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嚮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
問之

公孫丑問曰樂正子果敢而強足以任重乎曰否強非
其所長也丑曰有知慮足以決疑乎曰否知慮非其所
長也丑曰多聞識足以通變乎曰否多聞識非其所長
也。析講曰強與委靡反于政有擔當知慮與淺見寡
聞反于政能通達皆以才言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丑曰三者既非所長是無為政
之才矣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才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

曰其為人也自
恃而好人之善

好善足乎

丑問也

丑曰好善一事即
足以治魯國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曰善量無窮好善之用亦無窮即以治天
下尚綽綽然有餘而優而況區區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何言乎優于天下也夫爲政者苟能好善則虛心順理不恃已善而用人善將見四海之內凡有德有才者聞風而慕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以天下之善理天下之事豈不優哉四書家訓曰夫苟好善苟字不可忽言好善之心極其誠懇而毫無滿假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詆訑予既已知之矣詆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詆音移治去聲

詆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爲消長直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三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爲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夫爲政者苟不好善則有善之人將相告語曰彼固詆訑然自足其智且曰天下之事予既已知之矣詆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善士既止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所聞無善言所行無善事國欲治可得乎知不好善之失益知好善之得矣此吾之所以喜而不寐也。四書家訓曰人將曰人字指善人。翼註曰詆訑便

是顏色予既已知之便是聲音

古之君子章

此明君子以道爲去就而不失仕之正也所就三二句是綱下兩就字兩去字

一受字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陳子曰仕以行義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仕者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禮

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

朝則去之矣

如國君迎之內致其敬而外以有禮且有所言君即將行其言也是道可行矣則就之若禮貌雖未衰而言弗也。四書家訓曰君子行道之心固切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而不輟去惟欲重道又不肯以道徇人苟可以去又去可擇其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三

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爲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諸書俱主委曲行道說似偏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

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

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其所遇之次雖未即行其言也苟迎之致敬以有禮是言有可行之機則就之若禮貌衰是言必不可行矣則去之此以禮貌之盛衰爲去就者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問之曰吾大者

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

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其所遇之最下者既不聽言又無禮貌以故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經國子民之道又不能從其因事納諫之言也使飢餓于我土地不能養賢吾恥之人君有悔過之言如此于是周之以粟亦可受也受之即就之也然不過免死而已矣但可行即去已此以養不養為去就者也所遇不同故去就有三總不失其仕之正耳。彙解云

舜發於畎畝章此見人當以困自成不可以困自阻也首二節見聖賢亨于困第三節見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孟子

中人成于困第四節見國家保于困末節結言成敗之理欲人于憂患中圖生全不必冀倖乎安樂也重所以動心忍性二句與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

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

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孟子曰天成人人亦宜自成也如舜有虞之聖君也始耕于歷山四岳咸薦而堯用之實發迹于畎畝之中若

王佐傳說商高宗相也始代胥靡刑人棄于傅巖之野高宗夢帝賚以良弼以形旁求爰立作相實舉于版築之間膠鬲糾之臣也其始遭亂鬻于魚鹽文王薦之實舉于魚鹽之中至于伯也管仲也桓公相也始囚于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曾與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六 孟子

孟子

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疎動

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

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凡此者皆天意也故天將降君相之大任于是人也欲其勝任不遽降也必先苦其心志使內不得舒勞其筋骨使外不得息餓其體膚使飲食不充空乏其身使財用不足行皆拂逆擾亂其心之所為使頭不得遂若是者何哉蓋人窮則反本勞則能思所以疎動其仁義禮智之心使困而德于是益純矣且聖賢之性使達管益其所不能知使思慮遠矣且聖賢之性使周其天不能行使老成謀國重矣且聖賢之性使其心則心活堅忍其性則性定不為氣所動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衡與橫同

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微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不特聖賢之德由困而亨即中人之性亦由困而成蓋人常有過然後能改而遷善蓋不能謹於平日必事勢窮蹙困於心不得舒衡于慮不得通而後能奮發與起而作不能燭于幾先必事理暴著微于人惱怒之色發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孟子

于人訕訕之聲而後能警悟通曉而喻所謂恒過能改也。徐岩泉曰人恒節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實也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愚之人雖有過不能改困衡是過覺于已作是謹平日之所不能謹微發是過彰于人喻是費平日之所不能覺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拂與弱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

也

不但中人之性由困而成即有國者亦由困而保使入而在內無法度之大家輔弼之良士出而在外無征伐之敵國窺伺之外患者則君臣驕慢溺于晏安國恆亡。陳新安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規諫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

樂音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言臣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合而觀之然後知人之生全出于憂患而人之死亡由于安樂也然則處憂患者正可自奮而處安樂者亦常懷憂患之心而可哉。陳新安曰憂患則警戒而慮深有生全之理安樂則怠肆而志荒有死亡之理

教亦多術章

此見人當曲體君子之教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六

孟子

孟子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曰學者造詣不一君子之教亦多術矣如人有過而曰子不屑之教誨也者非拒而絕之實激而進之若人能因此悔悟退自修省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夫不屑而教猶存可見教術之多學者可不曲體之哉

四書順義解孟子卷之六終

四書順義解 下孟子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盡心章

此見人當盡人以合天也首節致知以造理
合天重知天
事天立命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
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
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
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
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孟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
即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也人有是心莫非
全體但理有未窮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乎其量故全
盡其心之體用而無遺者必由于格物窮理知其性而
無疑也既知其性則真積既久豁然貫通自知理所從
出之天矣知性中有仁禮則知得于天之元亨利貞以
有義智則知得于天之利貞此造理之學也而智足以
及之矣心之體無不包心之用無不運盡心者使此
心常在虛靈之合全體大用無不明也知性者格物窮
理于萬物皆備之理無不知也盡心知性即知天者蓋
貫通自知夫性所從出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然君子之學非特智足及之而已也心既盡矣未必不奪
于外誘尤貴有以存之靜時戒懼動時省察使神明常
定以為靜時變之主性既知矣未必不害于作為尤
貴有以養之靜時守其理而不失動時順其情而不害
使大本常立以為隨感而應之原心也性也皆天之所
以予我者即天也存之養之奉承而不違正所以事天
也此履事之學也而仁足以守之矣存養俱有功
夫心性即天存養即事天所以二字眼上直指語氣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
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二

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
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
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
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
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
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
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然智與仁又不可不造其極也既知天矣使此心稍有一毫之不知雖至也必也盡心無一毫之不盡知性無其明既事天矣使工夫微有間斷事天自未至也必也存心無一息之不存養性無一息之不養一惟修身以俟之則守之乃極其定心與性皆天所付之正理即命也見之明守之定則全其天之所付正所以植立乎命而不使之失墜也知仁各造其極此盡人合天之學也○歿壽就境遇之大者說包窮達得喪在內不二者言確然有定見也修身即存心養性俟之之字指歿壽言毅然有定守也命指心性立見是知明守定使天命常在我而不失也

莫非命章此言君子貴立命之學也發修身俟命未正言順受末盡之意重順受盡道二節申言順受三節

節反言順受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三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孟子曰吉凶禍福有一定之數莫非天所命也人但貴順理而受其正命耳○此章命字雖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却以理為主即所謂立命也故註曰發末句未盡之意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

覆壓之禍

惟當順受是故知命者不肯行險僥倖立乎巖牆之下以取覆壓之禍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何為正命如盡其修身之道而不免于死者莫之致而至正命也○吳棫右盡道不死正也而乃或死故曰命然實盡道故亦曰正命此本文多著一而字言不當死而死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若夫為惡犯罪陷于桎梏而死者人所自取非正命也是以君子貴立命之學也

求則得之章此欲人審所求也上節深著在我之當求下節極言在外之不必求

求則得之章此欲人審所求也上節深著在我之當求下節極言在外之不必求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四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孟子曰人情有慕則有求然內外之分不可不審也如求則得之為我所有舍則失之不為我有是求有益于得也其所求者在我性分之理也人乃慢不知求何哉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若夫求之有道不可妄求得之有命不能必得是求無益于得也其所求者在我身外之物也人乃必欲求之何哉○馬君常曰喚醒在有益無益四字指點在求在我求在外兩句

萬物皆備章 此勉人以盡性之學也首節理具于人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孟子曰自性學不明而人之自棄其性者多矣不知大義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萬物皆備於我當然是理皆備于我性分之中矣○語類萬物皆備於我便是君臣本末有義父子本末有親之類○徐岩泉曰萬物皆備理言我指人身言人有此身便有此理萬般具備無一缺欠不曰理而曰物者理皆在物物莫非理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五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亦觀人之盡性何如耳肯反求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實有之一無欠闕則不待勉強而行無不利矣仰不愧俯不慊莫大焉所謂仁者安仁也○語類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一無欠闕事君真个忠事親真个孝不愧不忤其樂孰大于是○唐荆川曰靜涵萬物之情無不真切動應萬物之宜無不順適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

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由恕而行之庶幾心公理得求仁之方莫近於此焉何患皆備者不為我有哉君子所以貴盡性之學也○精言全體不息之謂仁真實無妄之謂誠真實無妄則全體不息矣故仁即是誠求仁即求誠註以誠為主承上反身而誠言也

行之章 此概由道者不知其理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六

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孟子曰有一事即有一道道固人所共由尤人所當知也乃今之人方行之而心不明著其當然焉既習矣而猶不察識其所以然焉不著不察心無明會所行既習焉粗迷耳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亦甚哉

無恥章 此勉人存羞惡之心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者羞惡之良故人不可以無恥人若以無恥之事為恥則必改行從善終身無恥辱之累矣人不可不存此恥心哉。○要達四恥字不司一三恥字以羞惡之心言二恥字以行有不善言四恥字以恥辱言

恥之於人章 此戒人失羞惡之心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孟子曰恥者羞惡之良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其係於人大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七

為機械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彼為機械變詐之巧術者暗藏奸險良心盡喪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計雖有恥心無所用焉。○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人意。○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為字上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

掩藏之不可也

不用恥則無恥矣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將無所不為而事事不如人矣尚何如人之有哉甚矣人不可失此恥心也

古之賢王章 此為枉道求合者發側士邊重樂其道句不必泥註至兩平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

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八

孟子曰君輕士而士亦自輕我思古有為之賢王好人之善而忘已之勢不以富貴驕人也即古之賢士何獨不如賢王然亦每自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惟樂道忘勢故王公不內致其敬外盡其禮則以道自重不得亟見之夫見敬體往來且猶不得亟而况得屈使而臣之乎可見士必自重而後見重于君奈何今之為士者不自重耶。○姚承菴曰善即道也君慕曰善士守曰道。○鄭申甫曰玩何濁不然四字則重賢士邊為是蓋士不自重奈何使人重之。○精言非賢士不能致賢王之重非賢王不能成賢士之高所以相反而實相成也註雖王士平重見當各盡其道然

謂宋句踐章 此欲挽遊士之趨而進于古人也重尊德義四字尊德義四字尊德義是德義之實不失義不離道是尊德義見于行事之實得已不失望之實望是深著窮通之皆善末節又言得已不失望之實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鈞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說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說諸侯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

人知之亦歸焉人不知亦歸焉

趙氏曰歸歸自得無欲之貌凡遊者以我役人而不可以人役我如遊說行而人知

日何如斯可以歸焉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歸焉矣

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矣

句踐問曰歸歸未易能也何如斯可以歸焉矣曰所得之善謂之德吾則尊之恭敬奉持而不失所守之正謂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

事之實也

惟歸歸本于尊德樂義如此故士時而窮則不失所守尊德樂義也此尊德樂義見于行事之實也

也。不失不離正是着工夫處。纔是尊樂之實。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

今果如所望也

夫義者持身之則惟窮不失義則身正不辱故士得以全其已焉道者治民之具惟達不離道則興道致治故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得已不失望其惟古之人乎古之人得行其志則功澤加于民不得行其志則自修其身而名實顯著于世不

待文王章

此勉人自立意重若夫豪傑之士句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

與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清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

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人貴自奮，如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興起于善者，是以人為政之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才智過人，稟超拔之資，無物欲之蔽，卓然自立，有文王鼓舞困窮，雖無文王猶奮發有為而興，是以已為政者也。人以凡民自安乎？抑以豪傑自命乎？輔慶源曰：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入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音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十一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欿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凡識有不足者，每以外物動其心。有人焉，一旦附益之以韓魏之大家富貴，憂矣。如其自視欿然，不自滿足，則視內重，視外輕，其識過人遠矣。窮達貴賤，貴者可知，所愧哉。精言韓魏之家，既富且貴，最人所心覓者。一旦附之而視之漠然，毫不自滿，是甚識見。蓋必有大乎富貴者，而后不以富貴為事也。自視欿然，只是無動于中，不為快樂也。

佚道章 此見使民用刑者不可不以道也。重佚道生道。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於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於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孟子曰：民情好逸而惡勞，使之未有不怨者，惟上之心。本欲佚之，不得已而使之，是謂以佚道使民。實非厲民，民雖勞亦諒上之心為我而不怨。民情好生而惡死，殺之未有不怨者，惟上之心。本欲生之，不得已而殺之，是謂以生道殺民。實非殘民，民雖死亦諒上之心愛我而不怨。殺者非是，而有不忍者乎？佚道生道，俱以心言。玩註本欲二字可見。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十二

霸者之民章 此重言王道之大也。首節論王霸之民，氣象不同。次節詳言皞皞之實，末節深著王道之大異，于霸功之小。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老反。

驩虞與懽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達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孟子曰：欲知王道當觀民情。彼霸者之民，感上之恩，其氣象驩虞如也。小康自喜也。若王者之民，忘上之恩，其氣象皞皞如也。廣大而自得也。新安驩虞如懽功淺近，易悅故也。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王

濤曰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否亦無歡喜廣大是自得底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何以見其皞皞也如刑以懲民惡王者用刑但因民之惡而去之非有心于殺之也而民自不怨養以厚民生王者養民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于利之也而民自不以為功教以正民德王者教民但輔其性之自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三

然使自得之非強民以所本無也故民曰日遷于善而並不知誰為化導之者王民之皞皞如此。精言殺之利之為之正王者功用及人處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正在此上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邈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

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由是觀之王者即盛德之君子也夫君子身所經歷之處刑政教一施而民風丕變而化不待積久而自化也其心之所存主者誠于此而動于彼要民化而民即化感應之速有神妙不可測者其德業之盛直上至於天下至于地與天地覆載之化神同運而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矣豈曰伯者乘人困急施沾沾之惠而少補之哉王道之大如此此所以不可及也。或問所過者化言不待積久而自化也註曰經歷凡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是也所存者神言心中要德地便德地所謂誠于此而動于彼即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故謂之神耳

仁言不如仁聲章此見為治者當審所尚也重善教二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西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孟子曰凡為君者必以仁仁言仁聲皆有以入人然仁言發于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出于人而己有所試仁言之入人淺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曰首二節人多平舉到後來仁言句無照應着落不得不議分疏議補挽画蛇添足之弊出矣首二句不對將善政善教同納入仁聲中以後便不費轉旋乃為合法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

其心也

而仁聲之所出又不外善政善教之兩端善政善教皆
有以得民然善政法度禁令飭民于事述善教道德齊
禮導民于性分善政得民之效小不如善教得民之效
大也。翼註曰法制政之立也禁令政之行也道德教
之本也齊禮教之具也又曰註
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出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
不後其君也

試以善政善教之得民言之善政既設則民有所遵守
畏之而不敢玩善教既行則民有所觀法愛之而不忍
忘善政不止民畏已也經制既定則輸將恐後百姓足
而君無不足有以得民之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漸摩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孟子

五

既久則心悅誠服不遺其親不後其君有以得民
之心其如不如較著已為治者可不審所尚哉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此欲人擴充其知能之
良以全仁義之心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

天不係於人

孟子曰凡待學而能待慮而知皆係人為非出天授不
可謂良也若人之所不待學而自能者其本然之良能
也所不待慮而自知者其本然之良知也。五經清曰
良字最有味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註云本然之善論
吾人功力學慮俱不可廢但不學不
慮尤是本體呈露耳說裏學慮大非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
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
良知良能者也

所謂良知良能者何孩提之童何學何慮而靜體昭明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稍長也何學何慮而私欲未蔽
無不知敬其兄也知愛知敬即
良知也能愛能敬即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
為仁義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孟子

六

然此豈在吾性之外哉蓋孩提之親親即吾性之仁也
稍長之敬長即吾性之義也夫親親敬長不過一人之
私而即謂之仁義者無他蓋仁義為天下之公理故親
親敬長推而達之天下孩提稍長之心而無不同也此
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不待外求如此人可
不擴充其知能之良以全仁義之心哉

舜之居深山章此形容聖心之虛而能
應也重若決江河二句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
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
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
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

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觀聖人者當觀其心而已吾想舜之居深山之中其處也與木石居忘其為木石也其出也與鹿豕遊忘其為鹿豕也深山之野人如此舜亦如此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無甚異也及其偶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以人之善觸己之善其應之之心與理融無所不通即勇于從之見諸行事若決江河沛然直流莫之能禦也聖心虛明而能應如此此舜之所以大異于人也。張南軒曰善言善行豈有外于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蔡虛齋曰聞一善言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黃輅五曰心中若遺一理則不能應心中若有一理亦不能應聖人之無為其所不為章此勉人擴充其羞惡之心也重無為無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七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一身之動靜之為一念之動靜之欲不義之事有所不為有所不欲人皆有是羞惡之心也至于利害當前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人若能反求諸心斷然無為其初念之所不為無欲其初念之所不欲只要如此擴充羞惡之心而已矣而義不可勝用矣。雲峰為是一身之動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欲是真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因之知為大節事就

為全節事不欲貪墨事便欲斷然事此心隨處拓充則義不可勝用故曰如此而已矣

人之有德章可以困自阻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丑刃疾

德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

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七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

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何以驗之如同是臣也而獨為孤遠之臣同是子也而獨為庶孽之子情誼隔于君親勢分制于近嫡此有疾疾者也唯恐已之獲罪戰戰兢兢其操心也危專一而不放故惟恐人之陷已思患預防其慮患也深精密而不忽忽專精之極德慧術智生焉故于事理通達知之明處之當而有以全乎忠孝之道也此非德慧術知存乎疾疾歟。南軒危微篇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密而不致忽端精之極故于事能通達也。岱雲達是達忠孝之理而得處置之宜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知

有事焉人章欲人取法乎上也

孟子曰老孝老八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孟子曰臣之品格不同事君者當取法乎上也。有事君人者志在富貴者也。其事是君不責難不陳善但務爲阿徇逢迎以求君容我悅我者也。此不可列于臣之數。僅可謂之事君之人耳。輔慶源曰阿徇爲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爲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進而求之有安社稷臣者志在功名者也。識能料事才能任事忠懇之誠堅定之守復能始終不易其精神志念以安社稷爲嗜慕者也。輯五安社稷重忠貞不重才畧曰爲悅真乃樂此不疲此等臣未嘗以社稷爲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九

之社稷也。直以爲己之身也。家也。智勇謀思皆本忠懇之志而生。故推其隱而美之。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進而求之有全盡天理之天民者。志在道德者也。當其未行之先。自度其君民時勢達焉。可行吾道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輯五但言其不輕出而人品之高。心術之正。抱負之弘。建立之偉。俱可見矣。若止言功業未足盡天民身分。故不言其既出時而言其未出時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進而求之有德盛化神之大人者。純乎道德者也。但內正其心。外正其身。而上而君德下而民俗。物自正者也。功安社稷而無計安社稷之勢。道濟天下而無道在必行之意。斯臣道之極。辦事君者可不取法乎上哉。精言正己而物正。而字有兩意。一是無心成化。一是神妙不測。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二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孟子曰人皆知王天下之可樂。而不知君子性分中有三樂。而王天下勢分之樂。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何謂三樂。家庭多變。骨肉多傷。則不能不憂。若父母俱存。壽考康寧。兄弟無故。安居相好。孝友之情。得以自盡。何樂如之。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反已有歉無以自安則不能不憂若克已功深稟賦之理有以全之仰不愧天大同之道有以盡之俯不忤人內省不疚心廣體胖何樂如之二樂也。新安曰本文無克已意程子推原不愧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磨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則不能不憂若得天下明磨之英才而教誨養育之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皆被其澤何樂如之三樂也。孫貽仲曰英才兼質學有學而未成正須教育也。李岱雲曰教是規矩方法育是涵養薰陶。黃軒五曰得英才難得天下英才尤難教育之吾所能爲也英才之得不得則有數存焉樂處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三

全重得天
下英才上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一樂爲親二樂爲己三樂爲人此皆天性道義之真趣非勢分之樂所得而比擬者故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廣土衆民章 此見勢分輕而性分重也重所性不存發明所性不存之實四節所性所以不加第三節正總是上言性超欲樂之外而下言性之蘊所以超于欲樂外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闊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孟子曰天下有性分有勢分而內外輕重別焉如得一國而君之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欲之然所及有限而所樂不存焉。精言欲之欲其澤可遠施也樂之樂無一夫不被其澤也原不在富貴上起見

中天下而安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

天者則不在是也

若夫中天下而立作君作師定四海之民以教以養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之然所性不存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三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蓋君子所性與生俱來雖大行而得遂其所欲所樂不加于性分之外焉雖窮居而不得遂其所欲所樂亦不損于性分之中焉以我所得于天之理其分已定故也。李岱雲曰大行只是發揮我性中道理出來夫豈有加窮居但是不能推廣我性中道理出去亦豈有損故可欲可樂而自不加不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粹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

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
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
心。其積之盛。則發而皆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程子曰。辟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
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
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以君子之所性言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而存
養省察。又無時或間。是以所性之仁義禮智。常根于心。
堅固而不搖。奪由是積中發外。其生色也。粹然清和。潤
澤見于面。皆四德之呈露也。盎然豐厚。盈溢發于背。皆
四德之凝滯也。至施于四體。動作威儀之間。四體不待
言說。而自能喻吾意。手容不教。他恭而自恭。足容不教。
言說而自說。喻吾意。孟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三

他重而自重。皆四德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君子所性
如此。大行何加。窮居何損。而所欲所樂。安得而易乎。
精言性體在人。雖同是一定。而氣拘物蔽。不能不失其
本然。惟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根心。生色于本然。
性分。乃能不虧。徐岩泉曰。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
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清和不粗厲也。潤澤不枯
槁也。豐厚不輕薄也。盈溢不寒減也。不言而喻。對勉強說。

伯夷辟紂章

此勉時君法文王以行養老之政也。重善養老三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盡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
以爲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孟子曰。爲治者皆以民歸爲斯。不知仁政既施。民未有
不歸者。盡觀文王乎。昔伯夷辟紂。紂之亂隱居北海之濱。
聞文王作起。爲西伯與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
仁。善養老者。當歸之。以就養矣。太公辟紂。紂之亂隱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起。爲西伯與曰。盡歸乎來。吾聞西伯
發政施仁。善養老者。當歸之。以就養矣。夫伯夷大公天
下之仁人也。而歸文王。如此。今天下之君有
善養老者。如文王者。則仁人翕然以爲已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
母雞。二母雞。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
天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雞二也。餘見前篇。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孟

試以文王治岐之政言之。一夫授以五畝之宅。樹牆下
以桑。令匹婦蠶之。帛有所出。則老者足以衣帛矣。論民
各畜五母雞。二母雞。無失其孕字之時。肉有所出。則老
者足以無失肉矣。又一夫授以百畝之田。令匹夫用力
以耕之。穀有所出。則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治岐之政如此。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雞也。
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
人益之也。

由是觀之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有他哉正以治其百畝之田五畝之里教之樹桑畜雞新漁引其妻子匹婦蠶匹夫傭使各養其老而已凡人五十血氣始衰非帛不煖七十血氣既衰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伯夷太公善養老之謂也人君欲民之歸可不法文王乎。謂之善養老全是因民之利而利之非家賜而人益也。首四句申言養老之善五十四句泛論老者失所引起文王之民謂字打轉節首

易其田疇章

此見欲民仁貴先足民也重首二節通章精神全在使字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孟子曰治天下者孰不以民仁為期哉然欲民仁者必自足民始人君誠不奪農時使民易其田疇又取民有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圭

制而薄其稅斂則地利之所出無窮而征輸之所入有限有以開財之源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富矣則奢侈易生必也使民食之以時非時不妄食用之以禮非禮不妄用則所生者不盡于所食所入者不盡于所用有以節財之流而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

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

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此足民之道也而仁民之道已寓于此夫民非水火則日用無資不可生活宜其各而不輕與矣乃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以其至足矣夫民不吝水火而吝菽粟以菽粟之未至足耳故聖人治天下易噍噍之至足焉菽粟既如水火則禮義生於富足有恒產者有恒心而民焉有放僻邪侈而不仁者乎民仁之故得于民足如此治天下者可不以足民為急哉。俗雲曰盡養生于富足一富足則親戚相周鄰里相鄰而父子兄弟之孝友保愛尤無所不用其極矣故仁字照上無弗與說妙

孔子登東山章

此言聖道大而有本學聖者必以漸乃能至也重君子之志于道二句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柔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

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

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孟子曰人至聖而止道至聖而極大哉孔子乎在一國高平一國其猶登東山而小魯乎在天下高乎天下其猶登太山而小天下乎蓋所處高則視下小如此故人之見之者猶凡水皆水也觀于海者目擊汪洋浩瀚之勢則衆水皆小難乎其為水即凡言皆言也遊于聖人之門者聆仁義道德之訓則羣言皆偏難乎其為言聖道之大如此。張彥陵曰上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下二句就人所見上言其大但玩白文故字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又云難為水不但溝瀆即江淮河漢皆為支流難為言不但曲學即諸子

百家皆
為唾餘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然有本焉。如觀水有術必觀其波流湍急之瀾則知水之有本矣。又如日月麗天有至明之體凡容光之處必照焉。則知日月之有本矣。聖道大而本如此。蔡虛齋曰。聖道之大只是泛應曲當。聖道之本只是一理。渾然至誠無妄。註源字即水之本不必泥。王珍北曰。孔子之道川流由于教化。即水之由源而達委也。光輝根于篤實。即日月由明而生光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三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學聖者豈能一蹴至哉。彼流水之為物也不盈滿此科不能漸進而行于彼科而況學聖道者乎。君子之志于聖道也必致知力行循序漸進人品學問成就文章然後可從容變化以詣其極。苟下學之功未盡善信美大不能成就文章斷不能漸進而達于聖道之域也。有志聖道者慎勿以欲速之心躡等之功求之也。存疑曰。文章外見要亦隨地位而言如論語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個成章如善便成個

善信便成個信美便成個美這便是成章如此說方與盈科後進相似以漸意就在其中。賽合註云狂簡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

雞鳴章 此嚴聖狂之分欲人重其幾也重間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孟子曰聖狂之分不在事為之著而在念慮之萌如雞鳴而起一物未接孳孳向善者雖未至于舜然一念善是公心之動即舜之徒也。計較天理便是善計較人欲便是利。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瞽之徒也

瞽盜瞽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天

若雞鳴而起一物未接孳孳向利者雖未至于瞽然一念向利是私心之動即瞽之徒也。會要錄云前念不必問後念不可知只此一念之善便是已。舜不是瞽一念之利便是已。瞽不是舜。

欲知舜與瞽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利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瞽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閒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察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於敬便是為善

夫舜與瞽相去遠矣。欲知舜與瞽人品之所由分。無他。只在利與善一念公私之間也。出乎舜。即入乎瞽。人可。不謹。瞽鳴而起之一念哉。會要錄云。此心發動之初。出乎善。即入乎利。而舜瞽之分。實始於此。故其間甚微。又甚危。察之貴乎精。守之貴乎一。

楊子取爲我章。此爲竊中之名。而亂中之貴者。發重權字。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爲我者。僅足於爲我而已。不及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孟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聖人仁至義盡。與時偕行者。此也有。楊子者。立意僅取於爲我。雖一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无

毛之小。而利天下之大。彼以爲於我無與。不爲也。此則一爲我者也。翼註曰。爲我與爲己不同。爲己是修己。爲我只。是自私。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有墨子者。立意兼愛乎人。雖摩突其頂。以至於踵。不惜其身。苟有利於天下。亦爲之。此執一兼愛者也。困勉錄曰。不拔一毛。與摩頂放踵。不是形容爲我兼愛之至。乃言楊墨一主爲我。便不復及人。一主兼愛。便不復顧己。正說他執一處要。與猶執一也。相關。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

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膠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

又有子莫者。知二子之偏。故爲我不如楊子之固兼愛。不如墨子之汎而執守乎爲我兼愛之中。夫執中於道。似爲近之。然中之內有推移變化之用。所謂權也。守其但執一定之中。而無變化之權。亦猶楊墨之執一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三

困勉錄曰。此章權字對衡字說。與論語稍異。雖皆是事任理之心。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看對衡字。義則通常變。在內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權。

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中。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不知

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

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

楊墨而已矣

君子所惡三子之執一者為其賊害聖人仁義時中之道也蓋道理一分殊隨時變化其用有百端之多彼孟子者但舉一端之偏而廢百端之全也賊道如此不亦可惡哉○仁義中正之道變化無窮故曰百三子各執其一而道之百端皆廢故曰賊道按註為我害仁義者害義特即其重者言之耳須知為我不但廢仁且並義內變化無窮而亦廢墨子之耳莫傲此○精言總註專以執中無權為言蓋孟子之闢楊墨屢矣此章專闢子莫中故帶子說

飢者章此欲人審富貴而安貧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孟子曰飲食之中本有正味乃飢者得食即甘之渴者得飲即甘之夫不甘而以為甘是未得飲食之正味也以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亦皆有貧賤之害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是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人若能以理制欲以道禦情審擇所處無以貧賤飢渴之害為吾心正理之害則有

定見有定守雖學問未充品詣未純不及無欲之聖人不足為憂矣可以漸至也人可不審富貴而安貧賤哉○精言不為心害便是貧賤不能移了

柳下惠章此表柳下惠之和而不流也重介字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其不流也吾觀柳下惠進必以道退不憫窮雖與之以三公之位而亦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易其介焉未得三公不廢其介以取之既得三公不廢其介以保之其以直道自守如此○語類伯夷尹蘄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和恐嫌于不介故也○輔慶源曰介有分辨意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有為章此微為學為治者當要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嘲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自棄

前功也。

孟子曰人之無為者勿論矣若夫有為者為學為治且進不已由淺求深自外究內必期於有成辟如掘井者必求及泉也使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而遂止之猶掘井而廢也○輔慶源曰為人而不得為聖人言治而不為堯舜皆為未及夫泉也○精言有為必求其成功用功不多者固為自棄即垂成而廢猶之乎自棄也猶字正從掘井九仞出鼓舞人精神全在一猶字上

堯舜性之章

此舉帝王之誠以別霸者之偽以有字貫性之身之皆是真有之者假之則非

已有而偽焉有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三

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孟子曰仁義之道堯舜生知安行所性具之也湯武學知力行以身體之也若五霸既失所性之理又無反身之學但藉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假之也○王觀濤曰五霸假仁義以濟其私如內則驪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天下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欺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

彼其卑也

使假之而知所反猶可以望其由湯武而入堯舜也彼乃日復一日習而安焉久假而不歸既居之不疑惡知其非真有也始焉假之以欺人終焉假之以自欺此五霸之所以卑也

伊尹章

此借伊尹以明人臣之大義也重志字丑疑尹之迹孟子諒尹之心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子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

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公孫丑曰書太甲伊尹曰子不忍習見嗣君之不順義理於是放太甲于桐使之顧祖墓而興思民大悅悅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四

能正君之非也及太甲于桐處仁遷義而賢又以冕服反之于亳民大悅悅其能成君之德也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

由此觀之太凡賢者之為人臣也設遇其君不賢則固可放置之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孟子曰君豈可輕言放哉當日伊尹之志至公無私為祖宗社稷計不得已而出於此若有伊尹公天下之志處變時則或者猶可若無伊尹之志則是專權自立而篡也君豈可輕言放哉○彥陵曰志字重看即所謂無利天下之心也然本領正從不與不取弗視弗顧中出

詩曰不素章

此明君子居人國之功以其當食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公孫丑曰伐檀之詩曰不素餐而空食兮詩美伐檀之君子如此可見君子未仕無功但當自食其力不當食人之食也乃今君子之不自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子以君子無功而食耶不知君子閒居是國也言皆至道動皆至教其君聽其言而用之則可以固國勢而安富尊榮其子弟裕式而從之則可以正人心而孝弟忠信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是何用耕為○翼註曰此章深著國家陰收君子之益見非無功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食之意蓋君子已仕之功顯而易見在經綸事業未仕之功隱而難知在國勢人心

王子塾章此論士之所志者大也重尚志大人二字仁義則聖賢之學問帝王之事功一以貫之首尾二事字正相應

王子塾問曰士何事塾丁念反

塾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王子塾問曰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農工商賈皆有其事士居其閒獨何所事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

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孟子曰士當未仕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但高尚其志不為物欲所污功利所奪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

人之事備矣惡平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

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曰何謂尚志曰無私之仁事宜之義而已矣吾嘗想士之志以為殺一無罪非仁也吾若居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吾若居位必不取非其有也然則心之所居者惡在仁是也紀綱法度使之得宜也士之路之所由者惡在義是也紀綱法度使之得宜也士之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而士之志即在此雖未得為大人而大人之事其體用已備於志矣安得謂士無事哉○困勉錄曰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王觀濤曰上四句是預期下四句就目下言○摘訓曰殺一無罪八句重下四句兩非字兩惡在非孟子斷語俱是體士之志而代為之詞

仲子章此明斥仲子廢倫之罪見小廉之不足取也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句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位食

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國滅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含音拾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孟子曰。陳仲子吾聞其不食不居之操。推之。假使不義與之齊國。彼必斷然而弗受。人皆信之。以為賢。不知不義之罪。莫大焉。內無親戚。外無君臣。上下之倫。而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正亡人倫。而大節有虧者也。今以其小廉。而信其大節。可哉。纂解曰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毛

不受齊國。非實事。因其不食不居之操。而推言其為人如此。不受非義之國。非小事。但對大倫而言。謂之小事耳。無親戚。指辟兄離母。亡君臣。上下指不食君祿。奚可哉。言齊人之見。以小廉而不察其廢倫之大節。以此觀之。未可也。

桃應章 此言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言舜之全親上重。執之下重。棄天下。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曰。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桃應問曰。處常易。處變難。使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則如之何。以處之。而後情與法兩全也。此應設問。欲觀聖賢用心之所極也。翼註曰。則如之何。兼舜與皋陶註可據。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皋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孟子曰。皋陶之心。只知有法。不知有天子之父也。但執之守其法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桃應問也。

又問曰。然則舜不禁。皋陶以全其父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朱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皋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而廢之也。

曰。夫舜惡得。以已私而禁之。蓋國法至公。本之於天。制之於聖。而皋陶有所傳受而守之也。皋陶之所處。盡如此。存疑曰。法本於天。制於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不必說受之於堯。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又問曰。然則舜如之何。法不撓而父可全與。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以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新然樂而忘天下欣同樂音洛

蹴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

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

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

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

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日舜之心止知有父不知有天下也視棄天下之重猶

棄敝屣之輕也竊負其父而逃為辟禍計遵海濱而處

忘天下勢分之榮焉舜之處此亦想當然耳為士者執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堯

法為子者盡情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

至耳由此推之天下安有難處之事哉○四書解曰執

賤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窮之既去後則法中未

始無情竊述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身撓國憲

處去之遠是於法無所就非法不能加之也

自范之齊章此見孟子一生以廣居自負因見王子

性分自養也末引魯君以證王子

所居之異蓋知廣居者之尤異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

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

體有異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容貌氣象大異于人有

感于中乃喟然嘆曰居處之異能移人之氣象奉養之

異能移人之體態大哉居之所繫乎夫王子非盡人之

子與○沈無同曰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精采自覺異

人因見王子觸發起來非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又

口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折衷云

氣者體之充

體者氣之寓

孟子曰

張鄒皆云義文也

王子官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

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

居者然也

且王子所處之官室所乘之車馬所被之衣服多與人

同宜無以異人矣而王子之氣體軒昂舒暢若彼者以

其所居儲君之位使之然也夫勢位之居尚足移人况

居天下之廣居以仁為宅得之性分者其氣體之睟面

盎背又當何如乎○陸云

講廣居添出仁字無妨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

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居之移人即魯君之事可證矣皆魯君嘗之宋傳呼於

宋垤澤之門守門者詳之曰此傳呼者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聲之相似者無他。以魯君宋君皆居侯位相似也。可見居能移人。而王子之氣體異人無足怪矣。而居廣居者之尤異。又何疑乎人亦居廣居焉。可也。○岱雲只因嘆王子之居而論及廣居。仍引魯君之未之事以誼合王子之居。只此開闢慨嘆便休。

食而弗愛章。此為人主待賢不誠者發。重無實。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孟子曰。人君之待賢。當愛尤當敬也。使弟食以養之。而不存愛慕之意。是謂不交之也。即或愛之矣。而不存敬重之心。是謂獸畜之也。○王觀濤曰。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蓋愛以情言。敬以道合。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以此觀之。可見待賢之道。不可不恭敬也。夫恭敬者幣帛未將之先。已有此心也。特借幣帛將之耳。此所謂恭敬之實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恭敬之實心。則是以虛文拘留君子矣。不知君子以道自重。不可以虛文拘留之也。待賢者。可不以恭敬之實哉。○王觀濤曰。虛拘猶言把個空套子拘留他。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要辨得真。

形色章。此勉人盡性以希聖也。神在惟字。然後字。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望

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孟子曰。凡人身之所具有。有形。形之所發。有色。而形色之中。皆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但庸愚為氣拘。物蔽賢智。或擇不精。守不固。不能盡其性。即不能踐其形。而為虛器矣。惟聖人或性或反。皆能存養省察。始終無間。以盡其性。然後動容周旋。有物有則。可以踐其形。而無虧也。人同具是形。安可讓聖人以獨踐哉。○耳目手足形也。視聽持行。色也。聰明恭重。天性也。耳聽之聰。目視之明。手容必恭。足容必重。踐形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有是形。而不能踐形。人教以直內義以方外。能盡性。是以能踐形。彼多情於氣味聲色。徒養血肉之軀。

者不為踐也。隨瞻聰明而

短喪章。此反覆發明為期非所以教短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井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而不喪乎。夫欲短喪。而以期。導之是。逢君之惡也。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

孝弟而已矣。忍之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聖

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孟子責之曰。子之事親。猶弟之事兄。親喪不可短。猶兄臂不可終也。今子是之說。猶或有人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夫兄不可終。獨可徐徐終乎。豈教人之道哉。自我論之。亦但當教之以孝弟。動其固有之良。使彼自知兄不可終而已矣。

為期之喪。豈所以教王耶。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

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絲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

當是時。適齊王之子有其生母死者。嫡母在堂。不敢服喪。其傅為之請于王。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問曰。若王子之傳為王。子請行數月之喪者。其是非何如也。丑之意。欲借王子之傳。以自解其失耳。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扶夫音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雷

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曉之曰。王子與王豈可一例論哉。王子是欲終三年之喪。為嫡母所制而不可得也。其傳為請。雖加一日。亦得伸一日。人子之情。猶愈于已。而不行者。兄數月乎。我前所議。謂夫齊王莫之禁。而自弗為者也。子不當以為并導之也。王子豈可例王哉。○蔡虛齋曰。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之請。加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王觀濤曰。一則數月亦可以為厚。為其有孝弟之心也。一則期月亦所以為薄。為其無孝弟之心也。

君子之所以教章。此君子多術之教也

學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孟子曰君子教人之心惟一但人品有高下時地有遠近故其所以為教者有五焉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

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

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
五者維何有天資高學力到於道將有所得君子遇其機而導之不先不後一點即明如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得及時之雨而化之甚速者○李衷一日化者融然無迹有非人力所能與意○岱雲玩註人力已至不重天資只重學力玩註未能自化亦不重學者學力只重教者點化○精言可化者物化之者雨時則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先不後恰當其時此正當機指點教法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

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有天資純粹其德可成君子則涵育薰陶去其疵使歸于純以成其德者有賦性明敏其財可達君子則開導引掖矯其偏使歸于正以達其財者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德無可成財無可達但答其問以解其疑使有所知有所行者○岱雲答問皆因其一端之疑而啟之一線

之明而開之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

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

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

也子私淑諸人也

又有生不同時居不同地不能及門受業但私竊君子之道於人以自善其身治其身者是亦教之所及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吳

此五者教雖不同要皆君子因材而篤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使無棄人之所以教也○彥陵誨人不倦君子之心曲成不遺君子之教

道則高矣章此見教不可貶也當以教作主不以道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唯道有定體故

教有成法而斷不可貶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公孫丑曰夫子之道以仁義立防閑以中正為會歸則峻絕而高矣且高之中又精粹而美矣但即由教入道者觀之向往雖難登無自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夫子何不日孳孳以自勉也丑之意蓋欲孟子貶教以從已也○王觀濤曰高是峻絕美是精粹即在高申

看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彈不為拙射變其設率

為去聲設古侯反率音律

設率弩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

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孟子曰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安可貶哉如繩墨者匠之法也大匠教人制器斷不為拙工改廢繩墨設率者射之法也羿之教人射斷不為拙射變其設率油然且然況君子之教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設率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堯

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

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

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

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

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君子之教人也但授以致知力行之法而不告以知至行盡之妙如射者之教人但引弓而不發矢不告以得也君子之教惟中道而立示人以無過不及之準固不失於高遠而非難亦不失於卑近而非易在學人之能者勉力以從之其不能者君子無如何也可見學者但當自勉以從君子之教豈可望君子之教以從已哉○語類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

天下有道章此為以道殉人者發也重下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

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也

孟子曰君子之身以道為體者也天下有道世治則身出即以身殉身而道在必行天下無道世亂則道隱即此二者吾之所素聞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吳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從未聞不殉身亦不殉道而枉已於功名富貴之途以道殉乎人者也夫殉身殉道皆以已為主以道殉人則以人為主以已為主進退之權在已以人為主榮辱之權在他人安可不自操其權而讓之於人哉○翼註曰以道殉人道字輕看既曰殉人則必枉道以殉之失其身矣

滕更章 此見受教之心貴虛而專重挾貴挾賢有二字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公都子問曰滕更之在門也以國君之弟而師來學者若在所禮遇者乃每有所問而不答何也○翼註曰禮字主問答言不答其問即是不在所禮了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凡人求教之心貴虛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已有爵位之貴而問挾已有才能之賢而問挾已有年齒之長而問挾已有勲勞於師而問挾已有故舊交好于師而問如此則受道之心不專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所挾已有二焉此所以不答也。何疑乎。○張南軒曰受道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當雲挾貴者便有富貴驕人氣挾賢者便有學問驕人氣挾長者便有不安於子弟之氣挾勲勞者便有望報於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堯

師之氣挾故者便有欲師畧分言情之氣如此則受道之心不專故皆所不答

於不可已章見人當善用其心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爲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

此言不可已之義

孟子曰人之用心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以事言之凡勢分皆當不可已者也。乃於不可已而過之則已者則愈心勝將無所不已以待人言之。則愈心勝將無所當厚者也。乃於所當厚者而薄待之。則愈心勝將無所不薄也。此用心不及之弊也。○四書脈曰此章須以處事待人爲三者開說以急心忍心躁心點之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以修爲言之循序漸進自可有成。若其進過銳者則躁心勝不能持久其氣易衰其退必速。此用心太過之弊也。君子之用心惟適乎中而已矣。○翼註進銳退速不可專主爲學只用修爲渾融。○四書脈曰進銳者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故其退必速

君子之於章見君子施恩有序重末二句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辛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特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施恩有序者惟君子而已。君子之於禽獸草木之物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可謂愛矣。然但愛之而已而弗加以恩惠而仁於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可謂仁矣。然但仁之而已而弗加之恩義而親然則於誰親之乎。蓋吾有親焉皆天性之恩一本之誼不比於民物者也。君子惟以親施之於親推親親之心而仁民推仁民之心而愛物不以待民者待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下以待親者待民以其有

親戚之役也。施恩有序如此。此君子之仁所以行之。而世而無獎。歟。○真西山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湯養軒曰。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

知者無不章

見為治者當知所務。重一務字。務者急務也。故首節有四急字。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

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至

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孟子曰。人君圖治。知與仁而已。知者之心。至明無蔽。於事固無不知也。然非事事求知也。惟當務之事。圖之。之為急。大綱既舉。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之心。至公無私。於人固無不愛也。然非人人而愛也。惟急於親賢之為務。賢人既任。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自古稱知仁者。莫如堯舜。堯舜之知。不必徧知。夫物惟急所當先。務也。故事無不治也。堯舜之仁。亦不必徧愛人。惟急親有德之賢也。故人無不愛也。此之謂知所務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

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飲不敬之大者也。齒決。

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獎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愚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不然。舍知仁之重。且大者。而務其輕且小者。譬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服小功之詳。察又如人放飯流歠。不能謹於失禮之大者。而乃講求無齒決。以防失禮之小者。輕重大小失宜。是之謂不知務。安可言知仁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至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下孟子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不仁哉章 此為好戰者微重不仁者二句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孟子曰君德莫大於仁不仁哉梁惠王也夫仁者天性篤厚恩無不周常以其所愛推及其所不愛者亦愛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盡

若不仁者天性殘忍害無不及常以其所不必愛波及其所愛者亦不愛焉梁惠王之行正如此非不仁而何
○翼註曰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未補惠王出來○彥陵曰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關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疎遠親

公孫丑曰何謂也孟子曰梁惠王以爭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之血肉而戰之大敗將復戰恐民不用命而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太子申以殉之以土地而害及其民以民而害及其子是以謂以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故曰不仁也○因勉錄國外註仁人之恩四句一以內外言一以親疏言五文耳

春秋無義戰章 言春秋一書重尊王也重春秋無義戰句與敵國不相征句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善

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孟子曰春秋一書載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假借名目或尊周攘楚或勤王救難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彼善於此如尊周攘楚或勤王救難之類如齊桓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於天王為能尊晉文城濮之戰遏荆楚之患陵於中國為有功此其事雖若善然皆不稟王命擅興師旅故夫子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誅其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無義戰者何蓋征者所以正人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上伐下之名也若敵國之國不相征也相征則無王

矣春秋者敵國相征何義戰之有○蒙引征者上伐下也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

盡信書章也此論武成以防好戰之禍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書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孟子曰載事之書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反不如無書之愈也○翼註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孟子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正施仁之法而已

是以吾於武成一書但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正施仁之法二三策而已矣其餘血流漂杵之言則不盡信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何也仁人之師天與人歸所至即服無敵於天下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前途為之例而何其血之漂流大杵也可見不可盡信也○人句泛論其理○翼註曰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耳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塗炭生靈之所借口哉

善陳章此深惡強兵者而發首節言強兵者不當用推言好仁所以無敵以見不必用重國君好仁二句與焉用戰一句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孟子曰當今人臣自負嘗有人曰我善為陳行伍必明我善為戰攻取必克殃民禍國王法不容大罪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孟子

今國君所以必用戰陣者欲以兵威服人而無敵於天下也不知平日果愛民而好仁有以感動民心一旦與弔伐之師天下自無與為敵者焉○翼註

日好仁兼平時修德行仁與一旦弔伐言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何以見之昔成湯好仁之君也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同受暴虐奚為獨後來征乎我國其無敵如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武王亦好仁之君也之伐殷紂也革車止三百輛虎賁止三千人未嘗盛車容多戰士也○異註革車二句只言不尚兵威若崩句方見無敵也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及周師既至王乃慰勞商人曰爾百姓無畏來安寧爾也非敵爾百姓也商民平日感王之仁及聞王言若獸崩厥角稽首其無敵又如此○若崩句雖是聞王之言而然却是平日感王之仁而然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老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合而觀之征之為言正也民受暴虐各欲正己之國以仁易暴也焉用戰乃人君不好仁而惟善陣善戰者是用不亦惑乎○胡雲峯曰此四章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梓匠輪輿章此見學者當求心悟也重下句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試觀梓匠輪輿之教人也有為方為圓之規矩又有得心應手之巧非不欲並與之也但規矩有形可尋而巧無迹可見巧雖不出規矩之外而實不固於規矩之中故止能與人以規矩而不能使人巧也學者豈可不求心悟而徒恃教者之教迫哉○俗雲大匠亦非有與不與之別與規矩處巧亦隨之而與矣無奈不能使之必巧耳所以以下句說不能使人巧也

舜之飯糗章此表聖心之隨遇而安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袞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入反茹音汝袞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袞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

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老

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常人之情每以境遇動其心稽古帝舜當其耕歷山時而飯糗茹草也貧困極矣其心若將終身而安之焉無所慕於外也及其為天子也彼袞畫之衣鼓五絃之琴二女果而侍側富貴極矣其心若固有之無所動於中也前後懸殊心常一致非所性分定者能之乎○精言飯糗茹草極言貧賤雖甚彼袞畫極富貴得意總以形容無慕無動之難耳任他貧賤富貴毫不加損此是何等胸次

吾今而後章此為好殺者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

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吾向者但知人親之不可殺。吾今而後知殺人之親之取禍重也。殺人之父者，人亦報之而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報之而殺其兄。然則其父其兄非自殺之也。此往彼來，特假手於人，一聞耳。人何為好殺哉？

為關章此原設關之意傷今而思古也將以其心言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孟子曰：古之先王無事不愛民，即道路之為關也，非為取利設也。將以譏察非常而禦暴也。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美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

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改也

今之世主無事不剝民，猶然道路之為關也，非為防害設也。將以爭取貨稅而為暴。古之良法皆今之弊政，不亦甚可慨哉！

身不行道章此見人當自盡其道也。重道字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

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道者由己及人之本也。苟身悖倫常而不行道，則觀法無自道，即不行於妻子。使人悖乎當然而不行道，則觀法無自道，即不行於妻子。夫妻子至親，至近以吾為天者，尚不能行，況疎遠者乎？甚矣道之不可不盡也。

周于利章此勉人蓄德也。重周于德上句引起下句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卒

孟子曰：君子處世不患世道之不正，患吾德之不修。如周于財穀之利者，所積既厚，雖遇凶年而用度有餘，不能飢餓而殺此。即周于仁義之德者，識高守定，雖處邪說紛出之世而持身涉世卓然自立，不能惑亂也。人可不蓄德哉！

好名章此見觀人者當考其實也。病在一好字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

於色好乘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

安之實也

孟子曰千乘大國也讓于乘美也惟賢者能之乃有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亦能勉強而讓于乘之國然苟非
真能輕富貴之人于名之所在雖簞食豆羹之小得
之則喜失之則怒反不覺其真情發露而見于色矣故
觀人者不可于其所勉而當于其所忽也○彥陵此為
欺世盜名者發病在一好字名之所在則讓不在則爭
爭讓未必至此特
舉其極以形容耳

不信仁賢章

此論治國之
要三平看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孟子曰為國之要有三如仁賢國之楨幹也苟不信任
仁賢或外親而內疎或始用而終疑則國無倚賴若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空

虛無人者然○諸統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于謾搆
之謂信始終如一之謂信若只說信用他其意不盡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禮義國之常典也苟無禮義以節民性而正民行則名
分不辨民志不定而上下亂○說統禮必有義義即禮
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
下亂看專主名分上說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
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政事國之紀綱也苟無政事而紀綱廢墜則生之無道
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既無以開財源又無以節財流而

財用不足此三者為國之要也可不務哉○蒙引政以
大綱言事其中節目也○存疑善政得民財故無政事
則財用
不足

不仁章

微時君之
不仁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
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
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
而後可

孟子曰不仁之人騁其私智或以術愚民或以力脅君
而偶得國者有之矣若夫得天下必得丘民之心而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空

可術力俱無所用故不仁而得天下
斷乎未之有也人君何樂為不仁哉

民為貴章

此見為人君者不可輕視乎民也重民為
貴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來形容民為貴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
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
輕重如此

孟子曰今之世主輕視乎民矣不知以分而論君為貴
社稷次之民為輕若以理而論民為貴社稷猶次之君
為最輕○彥陵下三節
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

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惟民為貴是故得乎丘民之心乃可王天下而為天子若得乎天子之心不過有國而為諸侯得乎諸侯之心不過有家而為大夫可見民為貴也○彥陵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得丘民之權即天子不能與之相抗耳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奎

若夫君之設也為主社稷也奇諸侯虐民而無道將危及社稷而為人所滅則變易其人而更置賢君焉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成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然社稷雖重於君而實輕於民蓋社稷之設為民禦災捍患者也苟犧牲既成而肥腠粢盛既潔而清美祭祀以時而必謹然而又有旱乾水溢之災是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變毀其壇壝而更置社稷于他所焉是社稷

輕于民也民為貴如此世主何為而輕視之哉

聖人百世之師章此表夷惠之清和以風世也重首二句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與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古聖人制行高流澤遠非特一世之師實百世之師也足以當之者伯夷柳下惠是也蓋伯夷聖之清廉而有立志者也故聞伯夷之清風者頑夫化而為廉不苛取也懦夫化而有獨立之志不苟安也柳下惠聖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畜

之和敦且寬者也故後世聞柳下惠之和風者薄夫化而為敦行歸于厚也鄙夫化而為寬量能有容也夫夷惠以清和之德奮乎百世之上亦已遠矣而百世之下聞風者莫不感奮激發而興起也非行造其極之聖人而能感人若是乎後世猶興而況於當時親炙之者乎其感奮激發又當何如也信乎夷惠可為百世師也○鼓舞天下陷溺頹靡之習並無願學孔子意○孟子凡說聞風但及夷惠而不及伊尹孔子以伊尹有事功故不言風孔子道大亦不可以風言惟夷惠以高行偏勝至聖人故有風風便易動人春之和秋之清皆風也其變化萬物最速若四時元氣流行豈得以風當之哉故此章言外無孔子

仁也者章此見仁切於人而人不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自仁之理不明人皆遠視夫仁矣不知仁也者即人所以爲人之理也蓋仁理也人物也使第言人而不言仁則物無所倚而立使第言仁而不言人則理無所寄而行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性以宰形形以率性此即天理自然之則人事當然之準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道也仁切于人離仁無所爲道如此人可不體仁哉○蒙引仁字說得廣包孝慈友恭恭從明聰等○語錄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奎

臣便是人義便是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也○再看上句言仁切于天下句言離仁不可以言道人不可不體仁意猶在言外合字只是論理未着在人用力上似重仁字爲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君子之厄章 嘆君子所遇之窮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孟子曰昔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絕糧七日豈德不足以致通顯哉抑以上無求賢之君下無好賢之相以與

之交也此固有國者之恥於君子何尤

貉稽章 此見人當修其在已重士字下文孔子文王正申士字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貉稽曰人之處世必見稱於人乃有所賴若藉者衆人譏訕大不理賴於衆人之口稽之意惟憂受傷于人而不知求盡其在已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土今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奎

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孟子曰人之譏訕無傷於子之實行也人特患不爲士耳惟士德修謗興道高毀來益增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見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

而已

蓋觀孔子文王手詩云憂心悄悄不自安猶且見愠于羣小此雖莊姜之詩而孔子可以當之是即孔子有悲憫之憂而猶見毀于衆人也詩又云雖不殄絕人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一聲聞此雖太王之事而文王可以當之是即文王四子美望不絕人之愠怒而文明柔順之聲聞不少損也十特患不爲孔子又王耳不埋於口庸何傷○翼註文王孔子不免多口正見士增茲多口也稽患不爲士耳何患不殄厥愠句○又曰上引詩重愠于羣小句下引詩重不殄厥愠句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即訓意也然憂心悄悄亦可貼孔子憂道不行意不隕厥問亦可貼文王柔順文明之德無所損意但不重耳

賢者章此見爲治者當求其本也重今字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奎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

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曰明德而後可以新民故古賢者之君誠意正心自明其明德以其昭昭而後道德齊禮使人昭昭其明政驅邪迫使人昭昭以明其明德其令反其所好而民焉有從之者乎○彥陵曰此節是明新註疏○又曰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迫

孟子謂高子章此見治心之學不可間斷重末句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

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

路也爲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閒斷也

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心易發亦易窒操存之功不可一時有閒也如山徑之蹊步閒條然用之入其由行即成大路若少頃不用則茅生而塞之矣路之通塞係于用不用如此今子不用則其心私欲交加思生而塞子之心矣可慮也○四書家語曰山徑之蹊間是山上小路可爲人行處小路喻心之幾希人行處係此心幾希中一點靈通總見道心確據也○彥陵曰爲閒不用是既由之後復不用也○岱雲介然處要說得輕易爲閒處要說得危懼與操則存一句同一機括

禹之聲章見人不可執器以論樂也重是奚足哉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夾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高子曰禹與文王皆古聖人也聞樂知德我不敢當但以樂論樂禹之聲似尚于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

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

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孟子曰何據以言之曰以禹之鐘紐如蠡而欲絕蓋用之者多也文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尚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

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夫論樂者必會其性情，考其功德，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樂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在區區一器之末乎？乃高子執器以論樂，見亦陋矣。故孟子不與深辨，但就其說以解之，曰：是追蠡耳。奚足以定樂之優劣哉？彼城門之軌較之城中為獨深，豈一車兩馬之力與？蓋日久車多所致也。禹生文王之前千有餘年，鐘久而紐絕。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充

亦猶是耳。豈樂過於文王而人專用之哉？翼註曰：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喻鐘之蠹也。兩馬之力與貼日久車多所致，豈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惟日久故車多也。

齊饑章 此見孟子知止之義，重不可復。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齊又饑，陳臻曰：國人望賑皆以夫子將復勸王為發棠邑之粟，以臻思之非治名，即示德矣，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

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操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嶠，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凡事當準於義，使處今日而復勸發棠，則徇人失已，是為馮婦也。昔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改前行為善士。士林重之一日，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隅而持，遂操臂下車，眾悅之，其為士者笑之。請斯時來，皆說之，悅其虎可得也。其為士者笑之，笑其不知止也。我前請發棠，何以異是？翼註曰：重一復字，搏虎非美事，而復搏于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請于王不用之時，則不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平

可如此看方得。前。又曰：善士淺看，只是改去前日是技角力之陋習，意其為士者笑之不重取笑，只見得義不可。

口之於味章 此言君子安命以盡性，過人欲而存天性字與君子不謂命也。理也。上重命字與君子不謂性也。下重性字與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

亦有命也

孟子曰自性命不明於天下欲之所在人皆言性而不
言命矣自我言之口之於味有同嗜也目之於色有同
美也耳之於聲有同聽也鼻之於臭有同好也四肢之
於安佚有同便也此嗜欲之性合上智下愚而無不同
也然或貧賤而不能遂其願或富貴而不可過其則有
氣數與理義之命爲之限制焉君子但安於命不謂之
性縱欲而求必得也○蔡氏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
氣稟所生仁義禮智天道其稟中所具之天理合來
成箇氣質之性都是賦於天稟受於人性命合一的無
奈人於前五者言性不言命於後五者言命不言性竟
遺了一邊但世人於兩邊並存中姑舉其輕者以借口
孟子於兩邊並存中特舉其重者以儆世不謂性所以
矯世人之謂性而過其縱欲之私不謂命所以矯世人
之謂命而作其盡道之念上節性字以氣質言下節性
字以性善言上節命字指富貴貧賤之定數言下節性
有理下節命字指氣質之清濁厚薄言而兼所值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主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
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
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
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
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
智之於賢否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
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
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

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爲性雖有不得而

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

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

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

至於理之所在人皆言命而不言性矣自我言之仁之
主愛屬於父子而有孝慈也義之主敬屬於君臣而有
令恭也禮之主恭屬於賓主而有情有文也智之主別
屬於賢否而有愛有憎也仁義禮智得之於天爲天道
惟聖人或性或反皆能察之由之則天道之屬於聖人
而與之脗合也有全有不全有純有不純由所稟有清
濁厚薄所值有順逆常變此氣稟與運數之命也然降
衷之初厥賦維均有義理粹精之性焉君子但盡其性
不謂之命苟安而委之也君子安命盡性如此人欲所
以常遇而天理所以常存也○張彥陵曰此聖人兼性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主

之反之者說○翼註曰聖人之於天道兼察之由之二
意○又曰據註以天道配仁義禮智以聖人配父子君
臣賓主賢者○又曰君子不謂命也重在薄而濁一邊
君子不謂性要見安命意君子不謂命要見盡性意○
翁子先曰嗜欲之性不當與分定之命爭衡故順命所
以定性維均之性原不當以偶薄之命自限故盡性所
以立命○陸云講家以此章爲性命合一之學是深一
層解釋總註各就其重處言之是正解翁說乃性命合一
之意

浩生章 此論樂正子之所造而勉其所未至也以善
字爲主信卽善之實美卽善之積大卽善之
發聖卽善之至
神卽善之至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夫子之高弟所造何如人也孟子曰以今日而論固可為天姿粹美之善人也亦可為學非虛假之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又問曰何謂善何謂信○翼註曰何謂善何謂信是問善信名義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曰天下之理善者可欲惡者可惡若人立身行已事事循乎天理有可欲而無可惡是之謂善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圭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然偶有一善而不能實有諸已不可謂之信也必也於此善知之真守之固實有諸已而無一毫之虛偽是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然善信乃人道之基而非人道之極也由善信而進之必也力行此善而不已至於充滿積實純而不雜則美

在其中無待外求是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由美而進之不特眾善悉有也必也此善充實於內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有光輝洋溢於外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是之謂大○孟子曰美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惠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圭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然大猶有矜持造作之勞不得謂之聖也必也由大而進之此善融化無迹則德業之盛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所能為矣是之謂聖○存疑云化是消融變化不見了形迹如金見火火見日而消融都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支尚有矜持發於事業尚有造作者存矜持造作便有間形迹可見也到功夫熟然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於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然聖猶與人以可測。不得謂之神也。必也由聖而進之。此善至於時中。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至德純乎不顯。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為德。大業溥於無外。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為業。無方無體。變化莫測。是之謂神。人之所造。品有如此。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孟子

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今樂正子在善信二者之中。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從此進之。固未可量也。

逃墨章 此論待異端之道宜寬也。重歸斯受之句。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孟子曰。楊墨者。非吾儒中正之道也。墨氏兼愛務外。而不情。楊氏為我。太簡而近實。故逃墨氏之教者。必歸於楊。逃楊氏之教者。必歸於儒。此理勢之自然也。彼既來歸。有反正之機。斯當受之。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教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已矣。不必追咎其既往之失也。○王觀濤曰。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於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便。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己上見得。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閘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孟子

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夫何今之與楊墨辯者。來歸之時。復追其既往。如追放走之豚。既入其閘。又從而招之。以羈其足。待之太甚。則彼必畏而不歸矣。異端之

不反正。豈獨異端之過哉。布縷章 此為取民無時者發。重用其一。緩其二。下正見其不可不緩。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糴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爲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孟子曰上之取民不特不可有非制之取亦不可有非時之取也如君不能自織有布縷之征不能自畊有粟米之征不能自勞有力役之征然愛民保邦之君子卽征此三者亦必以時焉如布縷取於夏而粟米力役在所緩粟米取於秋而布縷力役在所緩力役取於冬而布縷粟米在所緩常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一者所以裕國家經常之費緩其二所以養斯民財力之餘一者常在官而民不以爲厲二者常在民而民方以爲恩此民所以樂生而完聚也若一時並用其三則室家難保而父子離君而民有殍若一時並用其三則室家難保而父子離君

諸侯之寶章 此示人君知所寶意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孟子曰諸侯之所慎重而寶愛者有三土地所以立國人民所以守國政事所以經國三者國安而身亦安也若舍此而寶珠玉者則內足以喪志外足以賈禍殃必及身爲君者不可不知所寶也○蒙引諸侯之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所寶也何以守位曰人非民罔使在所寶也若夫經其土地而理其人民者政事不在所寶乎○正解曰人是百官民是庶民政是大綱事是條目

盆成括章 此見人不可恃才妄作意重未聞何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預度之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曰死生非可預知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我非知以數而知以理也其爲人也小有權謀術數之才未聞君子仁義忠信持身涉世之大道也則必恃才妄作適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翼註妄作凡機械變詐皆是之滕章 此見孟子立教大公之心見諒於俗也重設科二字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各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孟子之滕滕君館於上宮有未成之業屨置於牖上賓至後館人求之弗得夫彼自置之彼自失之於君子無與也但適君子既來之候則不能不疑耳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虞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

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匿也。曰。子以從者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但夫子之設條科。以教人也。往者不追責之來者不拒。卻之苟以是向道之心。至斯受以教之而已矣。雖夫子亦安能保其往哉。所以不能不疑也。豈曰竊屨來與。○眉舉設科如成德達材之類。○胡聖基曰。或人議淺疑之釋與否不足深究。而設科數語深得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充

君子大道為公之心故取錄之正不必曲為回護也

人皆有所章此欲人擴充其良心也上二節示人擴字下能充字充乎仁義下二節申言充義之類重達即達字之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孟子曰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人遇可哀可痛之事皆有所不忍但氣拘物蔽之後不

忍於此或忍於彼者有之必也。即此不忍推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亦不忍焉。則惻隱之心隨在周流是即仁之全德也。人遇可恥可愧之事皆有所不忍。但氣拘物蔽之後不為於此或為於彼者有之必也。即此不為推而達之於其所為者亦不為焉。則羞惡之心隨處發見是即義之全德也。○輔慶源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拘物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性之矣。今教之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達之功何如如害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此無欲害人之功則念念皆仁而仁不可勝用也如穿窬者人所不為也人能充此無穿窬之心則在在皆義而義不可勝用也。○輔慶源曰。無欲害人之心即在在皆義而義不可勝用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而達之於其所忍所為則其量充滿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蔡虛齋曰。上節就仁義之端處達將去下節承足上意不可作兩樣看。若能達而後能充達有功夫充承達說來。○翼註曰。仁不可勝用是民胞物與無所不愛意義不可勝用是砥行立節無所不宜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卽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然充無欲害人之心易見也充無穿窬之心難盡也必何如而後爲能充耶如爾汝輕賤之稱人所不願受也雖或有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不肯受之實人能充滿此無甘受爾汝之實而盡去其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音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充無穿窬之心非特爾汝之實宜去卽語默亦當坦白也如有士於此時未可以言而故言之蓋欲啟其答以得其情是以言探取人之意也時可以言而故不言蓋欲待其問以窺其隱是以不言探取人之意也夫以語默探人之意心術暗昧惟恐人知雖非穿窬之事而有穿窬之心是皆穿窬之類也必並此類而悉去之然後

爲能充無穿窬之心而於義情矣○王觀濤曰以言餽之者我發言彼必倏答而露其情不言餽之者我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情○此節事至微而理更密故以士言之

言近而指遠章此舉君子以立言道之準也重不下帶修其身六字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

孟子曰言道以盡善爲歸如懸空無實之言非善言也惟所切近而意指深遠於理無不包者乃善言也泛濫無歸之道非善道也惟君子之言也舉目前至近之端無不及者乃善道也惟君子之言也舉目前至近之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以示人可謂不下帶矣而天命人心之正理卽存於此所謂言近而指遠也○翼註曰此章言與道平看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又曰孟子主意重近約邊平平四反最不得有今只當用二句叫起云言豈貴於徒遠哉道豈貴於徒博哉○言近四句是空論道理君子四句是舉君子之言字以立言道之準重看君子爲是不下帶而道存宜包中庸講修其身而天下平宜包大學講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君子之守格致誠正以脩其身而卽以此理措之天下處之得其安化之順其則自熙然蕩平焉所謂守約而施博也○翼註曰天下平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

輕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乃今人之通病不務守約而專欲施博一如舍其田不芸而專去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反重而所以自任者反輕身之不脩而欲天下之平也得乎豈善道乎

堯舜性者也章此欲人盡性以希聖也重末節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全

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

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孟子曰聖人之德要其終固無優劣之殊而原其始則有安勉之異如堯舜之聖天理渾全不假脩為殆性者也湯武之聖由於脩為以復其性殆反之也○翼註曰性者與性之文法不同之字指道言者字指人言堯舜乃天性渾全

全

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

不同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

細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

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性者之德何如如面之動容身之周旋一一俱中乎禮者非有意於中乃盛德之至率所性之節文自然而中者也哭死而情甚哀乃所性之痛悼自然而哀非為生者之感我也以子臣弟友之事體之於躬為經德盡其道而不同曲則自有得祿之理矣然其不同乃所性之距履非以干求祿養而不同也以仁義道德之理宣之於口為言語心口相符而必信則所行自無不正矣然其必信乃所性之誠實非以正行而信也此性者之德也○翼註四段內俱以性字貫入○外之中禮盡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張彥陵曰哭死而哀非為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同非干祿自是所性之類履言語必信非正行自是所性之誠是皆所以為性者事○存疑經德猶云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類能盡其道便是不同言語必信則言之必行所行者莫非道義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為此是自然如此不是有意於正行而為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全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反之之事何如法者天理當然之則也君子但力行之至於吉凶禍福以俟命之自至而已矣全無計較之心

也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
也性反雖殊同歸一致人可不盡性以希聖哉○錢
湯曰性中作用若有矩矱繩墨不可逾越此謂法君子
遵而行之不敢以私為出入亦不敢以迹為拘掣至於
禍福所在無所強為無所避
以俟氣數之適然而已矣

說大人章 此示人以遊說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黷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
巍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孟子曰大人固當畏然當說大人時欲暢所言則心中
藐小之勿視其勢位之巍巍然則彼輕我重說乃可行
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金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

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

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榱榱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

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

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

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

此矣

所以勿視其巍巍然也彼大人者堂高則榱題數仞
尺宮室之美巍巍然已然我得志則行志也然則
則方丈侍妾則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
位行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
車權隨以千乘宴遊之侈巍巍然已然我得志則行志弗為
也在彼之巍巍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所守者皆
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古聖賢之法制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畏彼哉此遊說之道也
○彥陵曰此三不為是鄒之詞士君子得志自有行
道濟時澤加於民事業豈效此輩所為制字最可味大
人宮室食色宴遊皆極其後便放縱無制了若吾儒居
仁由義一毫不敢踰越故謂之制正與放縱者反○又
曰吾何畏彼哉非散祀至俟但此心快然無拘無迫得
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與藐之勿視句相應○四書脈
曰制不是制度只理之
當然處若有成法耳

養心章 此示人養心之要也重
首句下申言欲之當寡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夫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

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

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孟子曰心為剛強萬變之主不可不養也而最足累心
者即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故欲養心使常在虛靈之舍
莫善於省察之謹其欲之所自出檢制之防其欲之所
自入而寡欲何者天理人欲迭為消長其為人也能制
情而寡欲則理為主而欲不能役此心常覺淡淡定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常運物而多欲則欲為主而
理為役此心不勝撓擾雖有存焉者寡矣天信乎養心莫
善於寡欲也○薛敬軒曰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只

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林次崖曰：寡欲是有節多欲是無節。寡欲則此心不在於欲，常存軀殼之內。多欲則心逐於欲，而不在軀殼之內矣。○正解曰：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此皆性之所有，而人所不能無者。豈能屏黜一切，正要有節，不為役耳？寡欲如察識於內，欲之萌而謹其所自出，檢制於外，欲之交而防其所自入，皆是。○雲峯孟子言：養氣養性，養心蓋氣生於理，養氣在養性，理具於心，養性在養心，心泊於欲，養心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羊棗章 此言曾子不忍忘親之心也，重不忍。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七

曾皙性嗜羊棗，及沒後，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以食之即痛思吾親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之味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美哉。公孫丑曰：膾炙既美，曾皙必嗜，而不專嗜羊棗也。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獨不食羊棗？曰：膾炙人所同嗜也，羊棗曾皙所獨嗜也。同嗜者食之而無所獨，獨嗜者食之而有所獨。所以一食一不食也。猶之諱親之名，不忍言，不諱親之姓，而言之蓋姓人所同也。名父所獨也，知諱名之心，則知不食羊棗之心矣。○存疑：諱名不諱姓，微親名說方是。○曾子所以不忍食羊棗，生於哀痛之心，

不能起吾親而嗜之也。

萬章問曰：章

此崇正闢邪之心，以中道為七中道所調經也。在猶未能中，而可進於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非中，而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前七節發明孔子思狂狷，意後六節詳鄉原所以可惡之實，而終之以絕之之術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六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所進取而猶不改其舊習之初，孔子在陳，何止思魯之狂士。○汪武曹曰：上言狂簡，下只言狂字，惟志大略略於事，狂自包得簡也。則進取雖說志大意然，亦何必不包略於事在內，不忘其初，乃論語不如此，所以裁之應總頂狂簡若只以略於事屬之，豈孔子止裁其簡而不裁其狂乎？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獵者也。有為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環音。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獵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

也

孟子曰孔子嘗曰不得中道而行之者傳之以道必也狂
僇乎狂者之志高進取乎上僇者之守固有所不為也
夫孔子豈不欲中道而與之哉以世無
其人不可必得故思其次而及於狂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章曰敢問聖門之士何如其可謂狂矣○翼註曰何如
斯可謂狂是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何以謂
之狂是問狂者
為人之責也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完

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
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
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三
子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章曰何以
謂之狂也

曰其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

也
行去聲

嚮嚮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

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

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曰其志大故其言大嘗嚮嚮然曰我所期者古聖賢之
人古聖賢之人夷考其行而不能掩覆其言焉者也狂
之為狂以此○翼註曰其志嚮嚮然註云志大言大者
志大形為言大也不是兩平說○又曰夷平也是將其
言與其行平平比較他便有不能掩其言處○嘉善陳氏
曰行不掩言是造詣未精不能滿其希古之願耳非五
倫之介有所虧玷故狂者嚮
嚮與大言不作心事判然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僇也是又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卒

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僇者之意狂有志者也
僇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
也

孰知狂者又不可多得乃欲得不屑為不潔之士以其
有守而與之是有所不為之僇也是又中道之次也既
思狂又思僇孔子之為中道計者切矣○輔慶源曰狂
者氣質高明所見者真僇者氣質貞固所守者定狂者
於知上所得分數多僇者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中
必中和合德知行並進然後為中道也此等入既不可
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僇也○翼註曰又其次其字指
中行不指狂者狂者固中之次獨者又中之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

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萬章既得思狂僇之說復問曰昔孔子嘗曰有人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孔子惡之如此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王觀濤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究鄉原為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爲人之實未詳言其賊德○丘月林曰德之賊也是孔子自解所以不憾之意註中似德非德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預透下文解

曰何以是嚚嚚也言天行行不顧言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爾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獨其禹反聞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嚚嚚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僇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曰欲知鄉原之為人觀其志行可見矣鄉原嘗譏狂者曰彼何以是嚚嚚也言誇大不顧其行行簡畧不顧其言開口則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譏僇者曰行何為是踽踽獨行涼涼疎薄哉言其志曰人既生斯世也即為斯世之人也使人皆稱我善斯可矣鄉原之志意如此故不為狂者之自高亦不為僇者之自潔收斂退縮闕然求親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孟子

萬章曰公論出於鄉今一鄉皆稱原人焉則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謹厚似無傷於德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曰鄉原厚貌深情善自矯飾欲舉其失而非之無可舉也欲細摘其過而刺之無可刺也混同乎末流之俗苟合乎汙濁之世居心飾為篤實似忠信行事矯為清介似廉潔一鄉為其所惑眾皆悅之彼亦居之不疑自

以為是而究之不可與入堯舜中正之道也世自欺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孝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秀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獧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昔孔子嘗曰惡似是而實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口有才辯之依恐其言似有理而亂義也惡多言不實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孟子

七

之利口恐其言似不欺而亂信也惡鄭之淫聲恐其亂雅樂也惡間色之紫恐其亂正色之朱也至於惡貌似中行之鄉原恐其亂中行之德也○輔慶源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其說多似義故以為害於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無實意故以為害信鄉原既義狂又譏衆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而實非中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王觀清曰德字指正理言懸空說不屬人亦不屬己○黃韓五日巧言為佞虛言為利口此處當分別看○又曰開心見誠似內

外如一指天誓日似久要不忘此利口之亂信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

其端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

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夫鄉原亂德由於大經不正而人心之真是未明耳所以有世道之責之君子惟反經躬行以率之修教化以明之使大經復歸於正而已矣夫經既昭然明白而正則庶民皆興起而向道庶民既興起而向道則心曉然於中道之為正斯無邪慝之可惑矣觀孔子之思狂狷可見其傳道之心觀孔子之惡鄉原可見其衛道之志無非為斯道計耳○翼註曰君子有主張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蒙引曰經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孟子

七

即上文所謂德則註中中道也自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應事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反經者既失而復還之也反經兼二意躬行以率之修教化以明之正是昭然明白○經正民興原在辨明學術上說玩註是非明白無所互同八字則正與都就知一邊就○註同互是疑似不分眩惑參錯意是非明白八字是與以後

由堯舜章此孟子歷序道統之傳而終以自任之意明已得見知於孔子也重末節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孟子曰道統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至於湯大約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親承傳一執中之訓見而知之故洪範九疇自禹發之我敎典禮自皋陶發之若湯則從傳聞而知之是湯之得統於堯舜以禹皋陶為之先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湯至於文王大約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親達聖教日躋之隆見而知之故協於克一自伊尹發之建中于民自仲虺發之若文王則從傳聞而知之是文王得統於湯以伊萊為之先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孟子

奎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大約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親遇緝熙敬止之盛見而知之故敬勝義勝自太公發之迪益發教自散宜生發之若孔子則從傳聞而知之是孔子之得統於文王以望散為之先也然則聞知之聖固深有賴於見知之人親承道法述而傳之方能紹關於五百年後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以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七 孟子

矣

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質實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自鄒至魯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假使今

日無有見知乎爾則五百歲後當亦無有聞知乎爾也
近則無殊於親炙地近則有似於同堂見知之人其在
斯乎後有聞知者
當亦繼子而興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七 孟子

七

四書順義解 孟子卷之七終

四書順義解後叙

吾邑松雪劉公曾受學於先叔祖雨三先生及李
梅溪先生二先生之學一以紫陽為主故松雪公
所著四書順義解兢兢然稟承師說不敢稍背迨
兩先生捐館偶有疑義即與家德涵叔及史君有
年以至於連互相商榷所見或有異同不憚數十
往復務求其安而後已自丁未以迄壬午凡歷三
十年而後脫稿易簣前數日猶斟酌改竄也蓋其
思之篤而力之勤如此剞劂既畢公子嘯谷太史

後叙

問序於余余讀之卒業因不禁掩卷嘆曰嗚乎講
章盛而聖道晦其所由來舊矣不有好學深思之
士別黑白定一尊以折衷於至是奚以抵其瀾而
救其敝哉蓋自四子書定於宋儒以後於是廢漢
人之訓詁而專務發明明道伊川其說精矣然多
引而不發鬱而未暢游揚呂謝雖行其師傳而詞
意偶偏遂流於二氏於是朱子之語類語錄或問
諸書出然後聖人之道昭昭然如揭日月而行矣
厥後黃勉齋饒雙峰真西山金仁山之徒遞相祖

述均有發揮迨蒙淺存達四家者出批卻漢歙骨
節開張朔委窮源脈絡今晰可謂無遺憾者傳至
本朝平湖陸氏承明李講家駁雜之後獨能澄汰衆
流探源閩洛其廓清摧陷之功比於武事故

國家釐正祀典獨得配享 孔子廟廷而睢陽湯文

正公以雜於姚江見黜良有以也然明季既惑於
異學而近日又囿於俗學蓋先儒之書世俗苦其
浩博不可究殫於是苟且粗畧之高頭講章出焉
坊賈取其易售塾師取其易解如所謂近言脩旨

後叙

二

正解要達者人手一編幾於家絃戶誦而其稍高
者又或銳意冥搜叔為聽書聽題之說叩虛課寂
揣貌摹聲非不須麤畢現瞽欬如生也而帖括家
踵而加增變而加厲自說自解醜怪百出如所謂
鄭重分明躊躇滿志等語十題九用萬手雷同令
觀者不可嚮邇揆厥由來未必非聽書聽題之說
作之俑也故曰講章盛而聖道晦職此故耳今觀
順義解一書簡者不畧詳者不緝按其實理既不
墮於冥默味其虛神亦不流於纖詭摠以平湖為

宗主由平湖上溯蒙淺存達因以達於紫陽猶由
海溯河由河而溯星宿也倘所謂好學深思而心
知其意者耶別黑白而定一尊抵狂瀾而救時弊
其所以羽翼聖道嘉惠後學者豈淺鮮哉蓋松雪
公著書之始適教授於京畿之順義縣故取邑名
以顏其書猶平湖為靈壽尹與諸生講學因以松
陽名講義云同邑愚表弟邊連寶拜譔

後叙

三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

御史文岱
家藏本

國朝劉琴撰琴字松雪任邱人乾隆丙辰舉人官順義縣教諭是編皆先標章次而後循文以衍其意每節之末又雜引舊說以析之以成於官順義時因以爲名前有同邑邊連寶序稱其自雍正丁未至乾隆壬午三十年而後脫藁臨沒猶斟酌改竄又稱其一以紫陽爲主不敢稍背云

四書晰疑三卷

〔清〕陳鉉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尚志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晰疑

無卷數》提要

序

命
等
世
美
生

古聖賢書得諸儒講解而始明
亦有因之轉晦者非不可講解
也委瑣破碎如鳥啾如蟬噪如
蛙蝷聒耳則於古聖賢書愈講
解而愈晦無怪也四子書言非
一端各有攸當朱子作集註章
妥句適數字一解一字數解彼
此相印前後互岐錯綜變化要
與當日立言本旨無不脗合故
爲可宗後之治四書者得朱子
之意而不泥朱子亦無惡於講

序一

解爾矣乃自元明以迄我

朝名儒林立著述弘多幾於充棟

然有墨守朱註而未必無誤變

通朱註而未必無補或合或離

自非藻鑑炯然鮮不目迷五色

講解日冗蔀障日滋勢使然也

序二

我

聖祖仁皇帝集羣聖之成薈諸儒之粹

五經性理皆有纂錄麟麟炳炳

淵哉燦乎至於四書集註一時

名臣如當湖陸公安溪李公皆

有講議咕俾諸生仰日月之重

離適康莊之大道遵循弗失久

自有得獨是山陬海澨流傳未

遍沿繆襲訛每見村學究手高

眉講章一編喃喃然口授指畫

珍爲秘本遺悞可笑卽上而蒙

存淺達諸書其中大堪採擇然

序三

間有曲意求同有心立異附會

此章使他章之義渾淆拘泥一

句致數句之脈盡斷將治絲而

反紊之將圖蔓而反滋之一片

疑團千秋鵲突顛倒惶惑靡所

適從誰職其咎夫治亂絲者斧

以斯之圖延蔓者鋤而去之余
方有志於此顧以魚魚宦海而
未之逮今陳子遭逢

盛世得以升平歲月端居硯北涵
泳聖涯咀嚙道奧取宋元來諸
儒之疑竇而剖析之爬羅剔抉

序四

不遺餘力可謂勤矣顏曰晰疑
蓋紀實也抑余更有進焉明吳
興姚氏作四書疑問兼及五經
索隱探微沾丐後進當時爲立
羽翼六經坊以榮之倘陳子窺
宋儒之精深更探漢儒之博奧

貫穿六經勒成一書垂之來葉
易曰明辨晷也又曰羣疑亡也
余又烏足以量陳子所詣矣

肯

乾隆五年春二月知鎮洋縣事

年家弟雪溪金鴻拜撰

序五



自序

天地鬼神之奧聖聖相傳之道萃於四子
四子之書明則天地聖人之道明迨程朱
兩夫子出開示蘊奧闡發微旨大義既昭
天人若揭自是以來諸家講說雖多所發
明然互有從違而總不能會其說於一致
何則山海之珍錯非攸之不能察其奇峯

自序一

轡之絕頂非躋之不能窮其勝故學者真
能爲己則杏壇之告語如同而命洛閩之
遺旨奚啻親承前人所已言者可得而知
後人所未見者可得而見奚虞徃微之難
尋前修之或遠不然懵懵焉隨聲附和祇
見其徒勞而微言與旨終屬塵蒙霧蔽也
鋌初受讀時承伯父孝青公指教卽欣然

愛慕特家貧親老有志未逮惟竭力耕田

以供子職以爲此卽真實學問又何有學
爲也哉旣而思孔子之言孝之始終有不
盡於是者姑隨所遇以盡歡心至吾弟稍
壯力可代耕而余年已二十有五矣然夫
子所稱無聞之年尙距二十餘載冀得步
趨先儒之後塵以少免於鄉人之憂於是

自序二

餬口童蒙思竭其寸陰晷刻之思又不幸
歲值不登屢遭閔凶嘗困於窮餓中不得
少肆力於聖經之旨而夙昔志願終不克
遂良可悲也顧遇益窮志益堅雖落魄無
聊時審乎理之是非意之誠僞絕不以世
務紛其心如是者有年始於經註之意稍
有相契焉者隨其所獲不敢輕棄久而成

帙藏諸笥篋自顧識見淺陋恐背於有道
數載以來艱危未安因摘諸說中不合於
經註而向所朦混未明者反覆辨正僭名
晰疑爰付之梓惟祈仰質高明衷諸至當
然後乃敢博採羣說會爲一意倘蒙不棄
惠而教之是所深望也

乾隆辛酉孟春婁東陳鋐書於尚志堂

自序三



例言

四子之書本自明白而諸儒之說不無異同是以有
疑然疑義雖多其間或有一說之確當於經義者概
不敢贅此特輯朱註以來諸說之所未備而或未定
者故論孟皆少而學庸獨多

聖賢經典皆由心發讀者但以言語求之故於疑似
難明處說愈多而疑愈甚予於是編皆身心體貼之
言不得於心不敢出諸口也

例言

書理既宗朱註而每段中又必引程朱之恰合於經
註者以爲証若未得程朱之全書而無所考據者則
雖偶得於心亦必不敢自是以質高明

講說之中有因一字一句之悞遂致講混一章一節
之旨者於起首結末處必另自提出一字一句之義
以說明之又或有錯認朱註之說而併失經傳之義
者起首必先說明朱註之意而後詳言經傳之旨
學莫切於明誠莫大於性命若格致誠正修之有差
則大學之義幾息千古聖賢之垂訓皆虛天地鬼神
之理一訛則道統之原不得堯舜湯文之墜緒亦絕

故辨之欲明而不厭其繁

有說一章一節之旨而統論全篇之義者因疑義甚多付梓無力故略述大意以就正云

鉉再識

容

列言

二

四書晰疑 大學

婁東陳 鉉宏猷著

大學之道節

此節明明德就學者言與後章傳所引者不同傳引三書皆明明德之止至善者此因有未能止於至善一層故下文更以止至善一語足之蒙引以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者非大全黃氏又以虛靈不昧爲明具衆理應萬事爲

四書晰疑

大學

德者亦非人之德性本是光明洞達的事物故曰明德若以二字各自爲說非惟明字無處安頓而離明豈復有德乎蓋人之所得乎天邇其來處且虛說虛靈不昧二句方正解明德不可分釋虛氏謂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者亦似是而非蓋虛靈二字分說不得其體如其用亦如是故朱子曰真體虛靈而不昧其用鑒照而不遺淺說云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

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此說非是。蓋明德即指仁義禮智之性而言。朱註兼言心者。心性不相離也。若以爲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是性中又具一性矣。豈不誤哉。又云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看。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的是心。是以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的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若非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云云。亦誤。蓋衆理具於虛靈。不昧而萬

四書新疑

大學

二

事。又即虛靈之應。何嘗是兩層。而謂之不可截然分開看乎。朱子謂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是言人心之靈的是心。其實的即是性。只就一處分別。亦非專以虛靈不昧爲氣。具衆理應萬事爲理也。且人得此理以生。故虛靈若非具衆理。又何有乎知覺。而云叫不得虛靈哉。大抵彼既悞以心性分言。而自覺不安。又欲安排并合。故其爲說皆支離牽強。而無理氣合一之妙。章句虛靈不昧。有專以心與氣言者。固非。即兼理氣者。亦有未盡。蓋人生之

初真精妙合。兼言理氣者。本無遺議。然理之與氣。性之與心。一而二。二而一。專言心。則性即在其中。專言性。則心即在其中。理氣亦然。朱子謂說着一個。則一個隨到。元不相離者也。但隨經文之旨。何如耳。如孟子惻隱之心。心字是專言心。而性在其中者。故集註引張子心統性情之說。釋之。此節明德是專言性。而心在其中者。故小註謂這個道理。在心裡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章句虛靈不昧。正解明德是專言理。而氣在其中者。若反以心與氣

四書新疑

大學

三

言之。則是以心爲性。必至有如淺說性具於明德之病。遍觀諸說。都山悞認具衆理是理。故以虛靈不昧爲氣。不知朱子或問。明以虛靈洞徹爲性。具衆理爲備萬物之理。是正言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皆具於性分之內。又何得以虛靈不昧爲氣。具衆理爲理乎。有謂章句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則是大學之格致誠正脩。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功夫。可商。蓋聖學功夫。未有不兼動靜者。朱子此言。猶孟子所謂擴充中庸所謂致

曲最善開後學法門。而惜乎未有能知之者。蓋善端發見之時。如電光石火。若無敬以持之。則隨發隨滅。欲少明一刻。而不可得。何能明之以復其初乎。此接小學說來。原對己主敬而動靜交養著說。非專屬中庸致和一邊功夫也。蓋中庸之致中致和。亦是說個大意如此。未有可以一邊做功夫者。故用功之人。於大段上。先已着力。然後於善端發見之時。遂可搭定脚步。而接續光明之。苟涵養不深。於平日則臨時漫無主張。無可下手處。是以古

四書晰疑

大學

四

來成聖賢者。少。今乃不知其義。而曰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止從發動處說起。而立天下之大本者。則固未之及也。吁。大本不立。則心無主宰。眩瞽迷惑。將何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不知知行之理。天理之公也。必我之心。體光明先立於事物之表。然後可以隨物觀理。而究其本末。是非之極。物來順應。得其性情之正。而不偏。人或觀書不明處。事不決。言語糊塗者。只爲大本不立。而悠悠度日故也。若大本一立。如人之立屋有基地。散錢得一索矣。則所

謂格致誠正修者。皆將自我而得之。何患乎書之不明哉。故有志聖賢之學者。必拔出於氣稟物欲之中。戰勝於利害得失之際。一以道心常爲之主。而勿忘勿助焉。如事親也。知一事之當孝。則必推之而知事事之當孝。又推之而知何以爲孝。何以爲未孝。必至色難養。志諭之於道而後已。一知聖人之言。則必推之而知其言之全。又推之而知其所以言。一言也。而必求其當一行也。而必求其正。遇物便格。無有一事之或遺。發意便要實。心便要

四書晰疑

大學

五

正身便要修。無一事之敢忽。日日如此用功。至於積習既久。則格物之功至。而知盡。力行之功熟。而道全。所謂治平之事。亦備具於其中。得志與民共遊於蕩平。不得志亦可以不失其身。如此則能上體天心。而爲天之孝子。而不愧於天下。全所受之正。不負父師教養之苦心。而不忤於人。窮也好。達也好。生也得。死也得。何復有憾哉。此條所言立大本者。與惟天下至誠章及致中之意不同。蓋彼兩章是聖人之事。以極功言。此是學者之事。以用

功言。卽中庸尊德性之意。朱子所謂萬事之根本是也。或謂子言必先心體光明云。似同陽明先發明本心之意。曰。本心之不明。多爲氣稟之所拘。氣稟所拘之深。如寶珠落在泥水中。不先撥開外面泥沙。寶珠如何得出。氣稟之昏者。不先於尋常事理上窮究本心。何由得明。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鉉前所云。卽朱註豎起精神。掃盡雜慮。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耳。非如陽明所謂先發明本心之說也。蓋氣稟本於所賦。非吾所能自主。而私意由

四書晰疑

大學

本

於後起。吾力所可於持。然苟能實用其力。而不爲私意所隔。則人力亦可勝天。故學者之不能入道。不忠氣稟之或昏。時患居敬之未至。若心常存而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今日知此。明日知彼。則天理日得。氣稟日開。氣稟愈開。天理愈得。雖愚魯之資。不數年間。智識必倍。可進而與聖賢伍矣。此心不存。任其進退。隨其得失。一日度日。志氣日衰。天理日滅。雖有過人之資。卒不免爲鄉人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經之旨。良不誣矣。

曰。如子之言。則是先收放心。而後學問。與孟子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何如。曰。此說雖與孟子不同。然亦可互相發明。蓋孟子是說學問之大義。此說非存心無以致知。故必先收放心。而後可做孟子學問之道。做孟子學問之道。則放心益收。今有終身學問。而不能求放心者。只少此收放心一層也。按大學從小學說來。已有主敬功夫。人皆知之。及其爲說。却又似此意者。只因不能悉以一意推之。而前後不符也。不知不居敬而讀書。則無

四書晰疑

大學

七

益於身心日用之實。不居敬而論事。則不當乎聖賢理道之旨。千古聖學。捨敬別無做功。夫處故章句。不補敬字者。順經文以解經旨也。或問又反覆言之者。恐學者不知入道之方也。學者皆當善體之也。

知止節

此節安字當主心言。朱子語類謂心既靜。便貼貼地。便是安。又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二說恰合本文正意。其謂安就身

上說者。因隨所處而言。切不可誤看。蓋靜既言心。不妄動矣。安當說得更深方與能慮上接得去。今止以身不躁妄言者。似不可從。輯釋謂章句所處雖說身而安亦以心言。與定靜同。但稍深耳。此說最精。

物有本末節

本文物字。直指明德新民而言。事指知止能得而說。故章句云。此結上文兩節之意。或問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云云是也。有泥物

四書晰疑

大學

八

有事。有是大概語。而泛言他物之本末。他事之終始者。又有不解。或問明德新民兩物之說。而曰明新總屬一物。若兩物則有兩本末者。不知或問明新兩物而內外相對者。是言明德即新民之本。新民即明德之末也。非實各自爲物。而如辨訛所駁。明德之物有本而無末。新民之物有末而無本也。且此篇大旨。止得明新兩意。不應此節結語而反說他端。章句或問之說是其正意。切不可因俗說而惑之也。此節是結上文。當云由明德新民兩

物觀之。則有本末。由知止能得一事觀之。則有終始。學者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若說物不有本末乎。事不有終始乎。便非本文直指上節而結之口氣。

致知在格物句

此句之意。與下節物格而后知至句不同。故朱子語類以兩意說之。仇氏謂物格即知至。物格而后知至。一個而后比下不同者。是以此句之意而說

四書晰疑

大學

九

彼句也。辨訛謂下節物格知至既可言后。則此節致知格物何獨不可言先者。又以彼句之義來解此句也。不知聖經是一句一義。不可移易的。蓋以用功而言。是推極我之知識。以窮至事物之理。致得一分知。便格得一分物。格了一分物。便致了一分知。至於十分。無不如此者。故朱子謂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要其成功而言。物理必窮到盡頭而后知到盡頭。若一分未到。便欠了一分知也。故朱子謂第一個而后文勢

只合與下文一般說語類兩條都是是的。而說者不察故各自是其說。此條成功二字只可說物格而后知至句。蓋此句文勢雖與下文一般。然物格知至終屬一事。非如下文之可分兩項也是以章句可得二字。亦於知既盡之後說出。

其本亂節

此節上句是身對家國。天下說下句又以家對國與天下。說經文明明是兩層意思。故語類或問以本末厚薄平分對講。今有謂所厚者身。總跟身不脩而末不可治者似過。蓋如此則淆混家國天下對言一層意思與經旨不合矣。

皆自明節

此節重自字不重皆字。蓋傳引三書皆是釋明明德之意。自明二字與新民對照。正是此章立言本意。皆字不過總結上三書而言。切不可誤看。

湯之盤銘節

汪蘭友謂有單言洗心不及洗身者。悞也。成湯自警雖在洗心而銘於盤者。却是言洗身耳。蓋以洗

身之詞寓洗心之意也。此說汪子却過。蓋古人銘器借象以儆心耳。湯之盤銘是以洗身之器銘洗心之詞也。故日新又新都說洗心。如彼所云則洗身矣。即謂作文者不可單說洗心脫却銘盤之意。然亦止可前後帶說。不當對舉互言。以失商王治心之實義。

釋止於至善章

此章之意只重上止字不重下至善。有講說倒看此意。故謂邦畿節是引起至善。文王節實言至善。

函書晰疑

大學

十

甚有以首節謂重邦畿不重民止。不知此章首節明是引起所止。黃鳥節言人當知所止。文王節實言所止。淇澳節以明明德者止至善的功夫效驗。前王節言新民止至善之極功。章句或問之說已極明備。不得混看。

詩云邦畿千里節

蒙引以君臣父子作章句物字者甚善。又謂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者未妥。蓋此節引起所止。文王節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正言所止之實。即此節章

句所謂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故物指君臣父子當止之處。指明新之至善明矣。不知講說何故反從蒙引明新爲物之說而傳誤之。按此節章句物字本與下節章句人字同意。但下節章句照本文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說。故以人言。此照本節惟民所止說。故以物言。物字雖似概言。其意原主學者當止於明新之至善說。

詩云穆穆文王節

此節之旨。已有知重止字不重敬字矣。然緝熙二

四書晰疑

大學

三

字亦不可分說。蓋緝字虛字與熙連說。故曰緝熙。今以二字各自爲說。則不相承續。而不成文理矣。若滄柱先生之提敬字作主。而串合緝熙者。尤非經文本意。蓋文王之純亦不已。無一息閒斷。一毫私意。則連續光明。而自無不敬。非如學者必待主敬而後心體光明也。是以本文先言緝熙而後敬止者。自有深意。章句亦解明緝熙二字之後。而以敬止另講。今以敬字說在緝熙之前。失其旨矣。大抵解經者當遜志以逆經意。不可反屈經意以從

己志。且所謂敬存於心。云云敬字亦說得不分曉。蓋人心最靈動之物。不敬則有放失之病。故敬正所以存此心也。心存即謂之敬。非另有一物存於心也。況此敬字與他處不同。要說得自然而然。方合得文王之敬。故或問於無不敬上增一自字。最明。不然緝熙已是心之常明矣。而敬字又如何解。朱子語類謂緝熙是功夫。敬止是功效。收煞處說得極好。有錯認敬止是功夫。故反以朱註爲非。不知凡有己意與註不符者。總未深得經註之義也。

四書晰疑

大學

三

不可強說。此節敬止之止與下五個止字都是與經文止字一例。但經文首節止字就學者之用功言。故章句謂必至於是而不遷。此就聖人之安行言。故或問謂不待知所止而得所止也。今有悞認敬止之止與下五個止字不同。與經文知止之止一意。故亦以理言。不知敬止之止以統體言。下五個止字就一事說。非有異也。且經文知止之止以理言者。其悞始於蒙引錯解章句之意耳。蓋章句是言至善之所在。而非即是善也。是以經傳止

字皆爲所止之義其實未有可以理言者。按至善是至當恰好的道理。卽仁敬孝慈信止是止於至當恰好的理上。故曰止於仁止於敬云云。今講義以敬止卽作至善說者。亦由誤以止字當理字解也。

君子賢其賢二句

此二句。但當以賢賢屬後賢。親親屬後王。蓋前王之嘉言懿行。後賢止可謂之師道。前王之功德。後王謂之父道。而師道在其中。不必如辨訛泥後王。

四書晰疑

大學

甫

只親親而不賢賢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此章語類或問都以聽訟使無訟分本末者。自蒙引始置聽訟句。只就使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而時說因之。鉉細玩經文傳註之意。恐不如此。蓋傳文字義一字不苟。所謂置聽訟句先無着落。且只就使無訟句內討出本末之意。又與經義背馳而難通。蓋經之明新本末。都主學大人之學者一人說。未有以新民爲末。就民上說者。今以民德之

自新爲末。則非物有本末之末。民德自新之新。亦非經文新民之新。此不惟與明德爲本之意岐而爲二。而學大學者亦只須明自己之明德而可不。必復用在新民功夫。是旣無當於經文之本意。又不合傳者所引之旨。故還當依註爲是。蓋此聽訟雖不足以當聖經新民之義。而亦無不可引。此以寓新民爲末之意也。仇氏謂述夫子語。特以

聽訟引出使無訟句。故傳者只釋無訟而不及聽訟。不知此聽訟是夫子明與使無訟句對說。豈如

四書晰疑

大學

五

詩詞之興體。後章富潤屋之類。而可謂之引出使無訟哉。無情者三句。傳者只釋無訟而不待聽之意。自見故註云。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朱子此言正應說夫子之所謂聽訟句。又何得以傳者不及聽訟疑之。顧麟士曰。按小註諸家多云無訟爲本。聽訟爲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此說約又誤認此章之本末。與經文之本末爲一意耳。不知此本末二字。與經文不同。經之明新本末。是以體用分言。學者當有先後之序。

而皆不可缺者也。故曰知所先後云云。此章本末聖學與俗學分言。傳者引此。不過作個引子。學者當專務其本。而不可復事其末者也。故本文正意原不可說先後字。章句特結經文而言耳。是以朱子小註亦只言本末。而不言先後。自蒙引悞以己德既明。明德自新爲說。故補先後字。而不知若以民德之自新爲後。則是先難後獲之後。而非知所先後之後矣。要知傳文之意。不可強添一字。此聽訟有作好一邊說者。非是。蓋民之多訟。皆由上

四書晰疑

大學

夫

之失道。故飾辭鍛鍊者。固不足道。卽情真理確者。亦難令聖人見也。蓋明明德之人。道德齊禮立綱。陳紀刑期。無刑民協於中。何有於訟。故此聽訟是夫子明斥以爲不必用者。故云必也使無訟乎。若果經文新民之事。而在所當聽者。則不應又云使無訟矣。訟既使無則。又聽個甚。猶人云者。聖人之詞不迫切耳。非真猶夫人之聽訟也。故此猶人與文莫吾猶人不同。文卽聖人所不能無特與行有緩急難易之別耳。故曰莫吾猶人。此聽訟聖人所

必不有者。故直曰猶人而使無訟。以必字決之。蓋在上者不能節制防閑。以教養於平日。一旦至於有訟而聽之。卽孟子所謂罔民也。豈聖人之所爲哉。大抵聖人不忍見天下之民多無知而犯法。故爲此言。學者亦必自有胞與胸襟。方可看得出聖賢經典。

此謂知本句

本文此謂二字與後章此謂修身等字不同。蓋後章都是傳者自釋經文。故可以此謂二字直結之。

四書晰疑

大學

七

而朱子不必註解。此引夫子之言。以明經義。故註說觀於此言云云。正體傳者引證口氣。翼註卽欲以此謂二字與後章此謂等字同看者。固非卽有撇開聽訟一句。以觀於此言。是獨觀使無訟一語。恐朱子不曾如此分析。且謂便可知明德卽新民之本者。又不合章句。可以知本末先後語氣。故鉅謂註觀於此言。是觀夫子聽訟使無訟之言。貼此謂二字。可以知本末云云。卽可以知經文本末先後之意。貼知本二字。是繳轉以結經文。非推開語。

如此則似於本文章句之意直捷了當而無曲折支離之病。按時說多以末句推開者是因悞解經文物有節之意而傳悞也。蓋彼節本末直結明新兩意固不可以概言。此節無訟亦不可推開只說新民中一節。蓋堯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不過此。今說書者必欲以末句推開故說得無訟如此易易不知章句明體傳者引證之旨繳轉以結經文。何得反說推開而為此曲說歟。 虞氏黃氏即以此聽訟使無訟爲經文之明新本末

四書新疑

大學

太

者固混而不清。蒙引不以此聽訟使無訟分本末者。又鑿而不順。惟或問仍說本末而不卽作經文之本末先後者。爲得其旨。蓋說書者不以新奇爲難而以逆取經義爲難。如此章使無訟使字內道德齊禮都在裡許。聖經新民原可包說。若說聖人體用全脩之學正合經文明新之意。豈不愈於蒙引本末分岐之說乎。然於傳者之意則不合矣。傳者引來只說聽訟不若使民無訟使民無訟明德之事本也。聽訟是不能明德者專以區區辨訟爲

新民之事末也。觀夫子貴於使民無訟而不貴於聽訟之言。便可知經文明德爲本在所當先。新民爲末在所當後之意矣。此卽朱子所謂政傳者釋經之意也。

所謂誠其意節

此節時講錯認者有三。一認慎獨止就初動之一念說。一認獨卽是意。一認毋自欺卽是誠意實用功夫。不知此慎獨二字與中庸不同。中庸是就初動之一念說。故註以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釋之。

四書新疑

大學

九

此釋誠意只對實與不實言而始終意念皆在裡許。故註云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則苟且徇外而爲人者豈獨初動之一念乎。解者不得其旨。故下節之小人爲不善亦講不明。蓋人有事雖公而意則私者。如齊桓晉文名爲尊周而實爲富強。此卽實與不實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傳言自修之君子必謹之於此而表裡如一焉。是以獨指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言而非卽是意也。蓋意是實字獨是虛字不可混講。毋自欺四

句只釋誠意之義。是虛說。必慎其獨句。實言誠意。功夫。故章句解毋自欺。上用一當字。言自修者當如是也。不曾說煞。解慎獨上。又以然字另轉。斟酌盡善。若以毋自欺。卽作誠意實用功夫說。則不自欺而意誠矣。下文又何消說慎獨。今之經典。卽古之人事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必有默契之理。

小人閑居爲不善節

上節之慎獨已辨其非止初動之一念矣。此節小人爲不善。亦不可只在念上說也。蓋傳文明以爲

圖書晰疑

大學

手

不善言之章句。又言是非不知善之當爲云云。諸家又何所據而獨就念上說乎。只因看一意字不。明耳。蓋人心之靜爲性。動爲情。要主張做那事。是意。朱子性理大全曰。情如舟。意要如使那舟。未有。意只以動言者。蓋動與發自有分別。動有欲動未動之分。發竟發出於外矣。此章就行上說心之所發。卽事之所行也。非在欲動未動之時也。故曰誠於中。形於外。自蒙引誤以動之端言。故云君子慎獨。只在於念頭初動時致謹。此節小人爲不善亦

只裡面念頭不好。不知若只裡面念頭不好。無踪跡可窺。君子何由而見。小人亦何消得厭。只因所行之事如此。而意之所向如彼。朱子謂外然而中實不然。故粉飾虛假之善。以自益。是以小人之爲不善。特對未與君子相接時言。非實在暗室屋漏無事之時也。故曰見君子而后厭然。玩而后二字。其意益明白矣。蓋見君子而后厭。其未見君子時。爲不善可知。故或問曰。小人幽隱之中。實爲不善。但亦仍稍稍做過功夫。外面粧點得好看。自道可

圖書晰疑

大學

主

以欺得人過。不知被物格知至之君子觀之。則視表而知裡。視微而知著。真有如見其肺肝然者矣。講義謂形外。不是人能窺見我之意。說得太虛。與本文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合。又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不必君子然後能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者。又說得太淺。與朱註所謂半知半不知者亦異。蓋此陰惡陽善之人。非君子莫能窺見其隱。裏故本文君子不可泛看形外。實有惡之形見於外。亦不可說得糊塗。蓋此節之小人爲

不善是實說故下引曾子十目十手之說以証之。若以此節看虛下節說實則兩節之意不幾背謬乎。

曾子曰節

此節只証上文小人惡之不可揜有謂明獨之當慎兼善惡者是由訛解章句善獨二字之意也。蓋章句幽獨之獨卽小人獨處爲不善之獨以身所獨居言首節慎獨之獨以心所獨知言兩個獨字各自一意今混說一個獨故三節間架說不明白。

四書晰疑

大學

圭

善惡不可揜之善字是承上文小人之惡不可揜。善不可詐而言耳亦非說首節君子慎獨之善蓋小人之惡不可揜而善不可詐故曰可畏之甚若君子之善之不可揜如此卽末節之心廣體胖豈不可樂之甚乎故引此以明上文之意只指第二節非連首節也首節必慎其獨雖說誠意功夫然猶言誠意之義如此未說到事爲上而其善未形故只說已所獨知第二節形容小人自欺之情狀而其惡已著實說人所共知故朱子曰十目所視

十手所指言小人閑居爲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又曰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此朱子二條已說得深切著明矣而解者猶泥章句善惡不可揜之善字謂兼善說者豈非以文害志之病歟今試思之上文小人之惡既不可揜而善亦不可詐故此言善惡之不可揜是乎否乎首節君子慎獨之善章句旣言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若此又說人所共知朱子豈得如此矛盾乎。

四書晰疑

大學

圭

富潤屋節

此節德字指真實爲善行道而有得於心說故只主意誠言不可如體註謂卽明德亦不可如饒氏牽說下章正修蓋傳文一字一義牽說不得德潤身句與富潤屋語意一例是虛說心廣體胖實說德潤身故章句以富潤屋二句虛虛說過解完心廣體胖後又繳云德之潤身者然也自蒙引不察誤以意誠爲德心廣體胖爲潤身不知意卽心之所發無愧怍卽心之無歉所發皆實卽無所少

歎矣。無所少歎。而心有不廣大寬平乎。故意誠。即心廣。心廣。即是德。無兩層。是以章句云。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按心廣是德。體胖是潤身。故曰德潤身。若以心廣體胖。總說潤身。失却德字。不特傳義之難通。併不成句語矣。體註以浸灌於內。釋潤字。未安。蓋此節之誠。中形外與孟子根心。生色相似。故曰潤身如體。註所云。則潤心矣。此節必誠其意。須說得與上兩節必慎其獨不同。蓋上兩節是未誠其意者。故曰必慎其獨。此說已誠其

四書晰疑

大學

語

意者。故曰必誠其意。然首節必慎其獨。與第二節又自有別。第二節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首節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每節結語。各照本文上句之意而言也。此章誠字。有謂兼善惡者。是因誤解曾子節兼善惡之說也。蓋此誠字。作實字說。說着善。便是善之誠。中形外說着惡。便是惡之誠。中形外故小人節言惡之誠。中形外曾子節證小人惡之誠。中形外此節言善之誠。中形外傳文之意。字字着實。明白顯易。未有兼言善惡糊塗之說。

者。此章之關鍵。只在首節必慎其獨句。要明白此句之意。先要曉得與中庸慎獨所以不同之故。又要實曉得此章意獨二字之義。蓋中庸道也者。節以敬之全體言。莫見節特就念之初發時抽出言之。所謂慎獨。只致謹於念頭初動時者是也。此章誠意。只說好善惡惡之真。不曾有念之初動與全體分者。何得與中庸例看。意就心之發用言。凡人要主張做事處。都叫是意。故章句言心之所發。不曾說初發獨以人所不知。己所獨知而得名。自

四書晰疑

大學

語

初念以至念念相承。凡人所不及知者。皆謂之獨。故章句言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從未說意之初發。謂獨今都增一初字。故以此慎獨。亦謂只致謹於念頭初發時。不知念頭初發時。固要謹念頭。既發之後。亦不可一刻不謹。所謂擇善而固執之也。若時解之說。則誠意之功。有所不全。傳文必無此說。如謂戒欺求慊功夫。是指始終完全意念言。慎獨止就初動之一念說。此又不達傳者立言之意。蓋毋自欺與自慊數語言。誠意模樣。必慎其獨。

句正說戒欺求慊功夫。故章句實與不實云云。已總收上文欺慊兩意而言。豈慎獨之外。又自有戒欺求慊之功乎。今以自欺自慊分作一功一效。又有俱作功夫者。皆不得章句當字之意也。蓋章句則當實用其力之當字。一氣貫至。徇外而為人。句其中皆務決去云云。切不可誤作功夫。此惟能慎其獨者。自知其味。松陽講義云。首節如惡惡臭三句。與毋自欺。是一反一正語。如彼則爲自欺。如此則爲自慊者。可商。蓋毋自欺者。當禁止其自欺。其實未嘗有欺。如惡惡臭二句。言不自欺而自慊之義。故云謂自慊亦未嘗有慊。四句相連說下。皆是正語。非如此節德潤身與上節之小人爲不善。實有欺慊之可相對而說也。故此章之釋誠意正義首節已竟。下三節是一戒一勸意。諸儒講義中。朱子講此章第一節曰。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當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第二節曰。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第三節曰。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天隱。

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第四節曰。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條正合傳義。故引證之。所謂修身節。體註以章句欲動情勝。謂卽解忿懣等疊字之過當者。非是。蓋朱子謂忿懣四者。只作喜怒哀懼說。此處須看文意大勢。但此心先有忿懣時。這下而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裡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是以此節非說忿懣四者之不好。特有之之爲累。今說壞忿懣等字者。皆不合朱註之意者也。蓋此章之病。只在有字。下章在僻字。如以偏着過當言。幾同僻字矣。章句之意。當分三層看。蓋是四者三句。止釋忿懣等字。就本然之當用者言。在正意前一層。一有之不能察。方釋本文有所忿懣。正意主事。未來看。卽所謂如鏡有人形在裡面也。欲動情勝三句。就臨事時看。是正解則不得其正。卽所謂第二人來便照不得也。大成謂必欲却。

是四者則是禪寂故非禁其有當審其有所者非是。蓋此有字以未事時言。非臨事時。若以臨事時言。如人有當怒而我怒之。則是理也。義也在物不在己也。便未可以爲不得其正。惟無事時先有在心下。是以遇着別件事來。應之不能無失。故傳只言不可先有此心耳。正是禁其有。蒙引謂心當靜時。雖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全在用。上而不知此節是正言靜時。先有忿懣之類。故用時不得其正也。若靜時果能湛然虛明。有鑑空衡

四書晰疑

大學

无

平之體。則動時亦能隨物隨感而有鑑空衡平之用。動時有鑑空衡平之用。則過後自然融然冰釋。無復有一毫之未化矣。是以或問說正心之義。必從未感之體上說起。蒙引此言大抵未嘗以正心之義。反躬而自體之耳。蓋體之與用。猶根之與苗。未有無其根而徒有其苗者。亦未有常人偏執固滯之體。而能行聖賢義理中正之行者。滄柱先生言。註不正貼心之用。然用失而體亦失。仍屬體上看者。未的蓋體自有體之失。用自有用之失。然

亦必先有體之失。而後有用之失。如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言無事時不能先察其有忿懣之類。而消釋之。是體之失也。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是動時不能審其輕重而失之過不及。是用之失也。大成翼註皆謂恐懼是就臨事時言。憂患是未事時。按忿懣四者皆未事時不得其正是臨事時。有言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却只就發處說起。非是。蓋或問推廣傳文之意。就本然之正者說起。傳文言心不正之故。就人心所有之私意說

四書晰疑

大學

无

起。亦當作未發看。蓋惟聖人之心。如光天霽月。無一毫物欲之累。未至於聖者不免有私意之未化。是以聖門高第。夫子獨許顏子以不遷。故靜中之得失。不但如所謂衆人之冥頑異端之寂滅也。蓋此發與未發。與中庸不同。中庸言性情之德。就本然之正者言。而以性情相對說。故纔思即屬已發。此節言心不正之故。就人心之後起者言。而以未事與臨事對。故私意之動於中者。亦得以未發言之故。真西山以預期屬靜時說者。獨有真見。蓋此

靜時非寂然不動之謂。特事之未來對應事之動時而言耳。要知動靜體用原不可以一意看。如成已與成物對。則凡已之動靜云爲皆爲之體。以因物成就者爲之用。以坐作對言。則又以坐爲靜。作爲動。茲竊見言之不備。不足以釋學者之疑。故深晰夫動靜體用異同之意。以見經旨之不可以一意說也。大成一條言有所是事後未化之渣滓。事前先存之形迹。此其精切至當。諸家皆所不及。獨惜其未有真見。不能悉以此意推之。故前後予

四書晰疑

大學

辛

盾者不少。本文則字之意慢。當重頓有所忿懣與則不得其正二句。所以分別兩層的意思。全在於此。此章就好一層說。故以喜怒哀懼爲言。喜怒哀懼是人所當有。但一有之而不化。亦自修之累。所謂公道上錯了路是也。故章句欲字須看得與誠意章私欲不同。

心不在焉節

大成言上節一有之而不能察是因事而見就心之用而言。此節必察乎此是無事時察其心之存

否。就心之體而言也。此說不是。蓋上節正言無事時不能先察其心之存否。是以用時不得其正。故此節註言必察乎此云云。然後心正而身修矣。兩個察字。正相照應。只得一意。皆就心之體而言也。今以上節爲用。此節爲體者。是不得此兩節上下相承之旨也。蓋上節之有是有物欲之心。此節心不在。是無主宰之心。有物欲之心是即無主宰之心。無兩層。

此謂修身節

四書晰疑

大學

辛

有謂此節承上川訟當重動察邊暗含靜存在內。又有謂正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立之。此二說皆誤。蓋正者必先察其有忿懣之類。而消釋之。使心體虛明。真個空如鑑。平如衡。然後可以事至物來。一一審之。而各當若靜時無此一段功夫。直到動時如何可以正得。是以心之正與不正皆兼動靜言。傳文未嘗有一偏之說也。不然。試自思心之不正者。獨失之用。而無事時果無私意之累於心者乎。且用時獨失之重。而再無不失於輕者乎。

欲正心者。事未來時。聽其喜怒哀懼之推盪於中。直到事來。獨能審之各得其當。而無毫髮之輕重。乎。聖經賢傳。皆非懸空撰出。朱子亦非獨在紙上安排。後之學者。不自考身心。欲知聖賢奧旨。難矣哉。按心之不正。其說有二。一說是事未來而預期。必要如此。及事到來。又即以此心應之。所謂期待而偏重也。一說是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別遇事來。仍以此意待之。而或失之過不及。所謂留滯而輕重也。此二說正合本文有所忿懣與則不得

四書新疑

大學

重

其正等句。分言體用兩層的意思。說者兼之。其義始備。今只在用上偏重一層言者。是於朱子期待一條之意。尚且止說得一面。何足以該本文心不正之病哉。細玩章句。一有之而不能察云云。亦明照本文體用兩層說。特學者自不之察耳。蓋一有忿懣之時。未便是用。故於欲動情勝之後。方增出用字。若有忿懣時。即用則下文又何必以而字另轉出用之所行一層乎。此章當與經文之正心參看。其義始盡。蓋向來以經之正心。只爲靜存

功夫。此章專在動上用功者。皆由訛看或問之意。而不察乎情理之實也。蓋或問解經。謂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云云。是由體以說到用。解傳謂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句。亦由不能不與俱往之體上說來。朱子之說。體用兼備。本非如俗說之所云者。若從俗解之。謂經呈於靜。傳專在於動。則經傳異旨。體用支離。豈聖賢同條共貫之旨。或問前後相符之說。歟。

所謂治國章

四書新疑

大學

重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多說得未妥。蓋書有本然之義理。自然之文義。分毫移易不得。如經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者。本然之義理也。自古帝王未有不先自家裡做成者。故此章之當。則重齊家而帶言所以與治國相通之理。自然之文義也。是以章內俱是家與國人相對說。未嘗有實言我去治國之事。今有以事君事長使衆。卽屬君子處國之事。及補國人之孝弟慈者。固爲閒說。有把君子國人都置者。亦未爲得旨。蓋此三句言家國相通之理。而

實照君子國人。豈可因怕說向感應去。而以孝慈慈事君事長使衆等字都無着落乎。不知凡說向感應去者。只爲語言有病耳。若說君子孝弟慈的道理。卽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又何至侵及下文效驗地位乎。故首節只論理如此。康誥節是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推廣其孝弟慈一家仁節。言家齊可以化國。正說感應之事。堯舜節言治人必先於自治。下三引詩。又皆誦歎上文治國在齊其家句。通章無一節複疊語氣。亦無一句說

四書晰疑

大學

語

若推以愛國人者。是以朱子語難言。此章只說勸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今凡有複說化字。及說推以愛國人者。皆未得此章之意者也。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

張彥陵曰。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困勉錄言所藏乎身之恕。乃是恕之體。卽指忠言。饒氏謂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翼註曰。藏

猶存也。不可深看。恕字與下章絜矩不同。彼重及人。此重推己。此數說皆訛。蓋恕字本以如心而得。未有可以忠言者。推是推出去。與及人連說。亦不可以輕重分看。所藏乎身。不恕。猶言所存乎身。不能推己及人。正與上之能恕相反。而又對下之民。不從上說。非在於內。而謂之藏乎身也。故此恕字。亦就推己及人說。但以責人言之。而非所謂行仁之術也。今說書者皆以愛人言之。則既失本文立言之旨。又誤解藏乎身爲在內之事。故說體說首

四書晰疑

大學

聖

其差謬豈但毫釐之間而已哉。翼註言上節只說家齊可以化國。此節便說推修齊去治國立言之序。自是秩然先後淺深。一毫不亂。此說亦似是而非。蓋上節言躬行方可以化人。此節言必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皆只歸重齊家上。故下文卽結之以故治國云云。若翼註所言。則此節反說向治國去了。與下節之結語不相應矣。此因未得經傳而后二字之意耳。蓋此章五個而后字。與經文一個而后字。正相照應。所謂聖賢之言。同條而共貫。

者也。後之學者亦必以身體之。以心驗之。虛者還他虛。實者還他實。淺者隨他淺。深者隨他深。然後於聖賢立言之意。各有當也。竊見時說。非虛者填之以實。卽淺者鑒之以深。是以經旨之常混而不清。按章句承一人定國。卽或問所云。此爲治其國者言耳。就條教法令說。若知或問此意。則節旨之義正。而於文義亦無不正矣。蓋民有智愚賢不肖之不同。故治國者亦必有教化政令之兼舉也。是以上節言教化。此節說政令。前半節引堯舜桀

四書晰疑

大學

美

紂。不過作個樣子。後半節正就治國之君子說。堯舜是仁的樣子。言堯舜而仁在其中。桀紂是暴的樣子。言桀紂而暴在其中。故下說個好字。帥天下以仁暴。是就帥天下之民從說。故下又說個令字。蓋堯舜桀紂二句。必先說明所令如其所好。兩層意思。下文方可轉之。曰使所令反其所好云云。若上二句止就躬行化下好一層說。則不惟下文其所令之令字突出而無情理。併與下半節文義各自一意而不相連。故帥字應下令字。令好兩意自

首句直貫到底。堯舜桀紂是一勸一戒意。蓋望民之仁而惡民之暴者。治國之同心。所好如彼。而所令如此者。又治國之通弊。故傳者謂如堯舜之以仁帥仁。而民從。桀紂之以暴帥暴。而民從。若所令在仁。而所好在暴。是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其所令三句。正指治國者說。故下卽接治國之君子言之。若說桀紂有甚意思。况桀紂敢行暴虐。竟其所令如其所好者。非猶存顧忌之心。禁民爲非。律民以善。而令好相反者。但此三句是承上以反起

四書晰疑

大學

美

下文虛說所藏不怨云云。方實說故章句以所藏不怨之意。應說其所令三句。深得傳者本旨。獨惜未有能會其意者。

所謂平天下節

有謂家國近。近止言教。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困勉錄謂絜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舍而不露耳。武曹云。治國章言教化。此章言絜矩。是互相發明。此三說皆非傳者本旨。蓋家國天下本同一理。而齊治平之道固當政

教兼舉也。豈可說家國近不用制度。天下遠不須教化乎。故困勉錄謂絜矩亦是治國之道者。似是有理。武曹之云互相發明者。亦似可通。但不知前章是說治國之在齊其家。而非正言治國之道也。直至此章。方言治國平天下之道。修身以下諸章。皆當移一部位說。故學者只向經義尋繹。則義理深長。自有超然見到處。若不顧經註之意。而私臆度。則雖費盡苦心。皆爲古人所不必說者。

是故君子有大道。節

四書晰疑

大學

美

此章止首節是釋經文。平天下正意。樂只節以下皆是推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以爲有天下者鑒。故上所引兩言得失。已致反覆丁寧之意。此又言所以得失之故。以結之。故章句言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云云。今解者不遵朱註之意。故有總頂單承等語。又不知此節君子大道與首節君子絜矩不同。故云大道卽絜矩之道。居其位而修已治人之術。正就平天下者說。不知首節平天下君子。做過格致誠正修而有己可推者。故可以行絜

矩之道。此君子概言有天下而無己可推者。故註釋大道又兼修己。若此君子果是平天下之君子。則不得獨以位言。大道卽絜矩之道。傳文論之詳矣。章句亦不必以修己治人另釋。且必忠信以得之云云。正爲有天下者再三誥誡。以致丁寧之意。如首節平天下君子。是已能絜矩者。忠信一層不必說得。何必又說驕泰一邊乎。故此大道當照註實兼修己治人說。方與位言之君子身上相應。不可卽以首節絜矩之道混講。蓋在上者修己治人。

四書晰疑

大學

美

理雖相通。而功夫原無止境。但首節已修己而能行絜矩者。與此節位言之君子。固自有別。而傳文立言之意。各有在也。故此章只得首節是說平天下之君子。其下但當照第五節註云有天下者。蓋文王康誥二節。都爲有天下者。諄諄致警。非對平天下者。空空泛說道理也。讀者能得上二節之意。而推之。則自知此節君子大道與首節平天下絜矩者不同矣。此節章句不結上文諸節。而謂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云云者。蓋此節正與上所引兩節

相。因。而。上。文。好。惡。理。財。是。已。結。過。不。必。再。結。秦。誓。四。節。章。句。明。說。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又。何。必。結。得。且。所。謂。好。惡。理。財。等。語。都。是。俗。說。之。詭。樂。只。節。公。好。惡。即。是。能。絜。矩。節。南。山。節。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即。是。不。能。絜。矩。不。可。謂。此。二。節。是。絜。矩。之。道。在。公。好。惡。先。慎。五。節。只。是。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本。文。未。嘗。有。經。理。之。意。而。亦。不。可。硬。說。理。財。呂。氏。曰。絜。矩。意。至。上。節。已。說。竟。此。節。又。另。起。總。結。直。

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故。註。云。修。己。治。人。之。術。即。明。明。德。新。民。也。又。曰。大。道。註。中。明。云。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作。者。偏。多。貼。理。財。用。人。不。知。何。據。時。論。欲。專。主。用。人。尤。難。解。也。總。是。不。曾。讀。註。耳。

鉉。按。此。節。有。謂。總。頂。單。承。者。固。無。所。據。而。不。可。從。矣。但。謂。此。節。直。照。聖。經。首。節。收。歸。大。學。之。道。即。明。明。德。新。民。者。又。恐。不。然。蓋。聖。經。明。德。新。民。概。指。學。大。學。者。言。明。明。德。邊。重。此。修。己。治。人。之。術。專。為。有。天。下。者。言。治。人。亦。不。可。說。輕。是。故。二。字。當。竟。承。文。

王。康。誥。說。來。方。與。註。此。因。上。所。引。之。意。相。符。雲。峰。胡。氏。曰。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存。疑。謂。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絜。矩。末。言。絜。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著。蓋。如。此。此。二。說。皆。非。傳。註。之。意。蓋。天。下。之。得。失。固。係。於。人。心。天。命。然。所。以。得。人。心。天。命。失。人。心。天。命。者。誰。乎。故。傳。之。得。衆。失。衆。道。善。不。善。皆。指。君。說。但。前。兩。得。失。尚。屬。渾。淪。此。言。必。忠。信。以。得。之。云。

云。是。又。說。所。以。得。失。之。故。故。曰。益。加。切。非。上。文。止。說。人。心。天。命。至。此。方。說。君。心。而。謂。益。加。切。也。不。然。玩。殷。之。節。註。云。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云。云。其。意。自。見。

四書晰疑 中庸

婁東陳 鉉宏猷著

中庸章句序

雲峰胡氏專以異端爲道學之失其傳者偏也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句直接下文堯舜相傳之道統說凡不得與於斯文之統者皆是朱子謂去聖遠而異端起者特舉其尤甚者言非異端之外不更望人以傳之也故天命之謂性節翼註言

四書晰疑

中庸

一

中庸一書全爲異端而作不然解明性字做甚者是亦不知聖賢之苦心而自任之輕也惟孟子真能善體子思之意

天命之謂性節

性命之理初學雖未能理會然子思所以冠諸篇首者亦欲學者反求而自得之不特知其文義而已也如章句之天以陰陽五行云云是從氣化說起其實形化亦然學者若體驗得親切則自知性之本善而乾父坤母之不爲徒言天下之物皆在

我胞與中矣古之聖賢視天下猶一家萬物猶一

體者是真有見於此也不然則國家之盛衰民生之休戚與吾何與而不能一日忘乎今學者多不肯做窮理功夫故益覺性命之難知而不知一日不知則一日如在空中立與天地萬物皆無闕切而不肯真實爲善者也此聖賢教人必要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非得已也有謂子思之意所重在人故章句既兼物言之復歸重在人此說亦似是而非蓋此篇大旨因當時不知性道教而作此

四書晰疑

中庸

二

節先指此三者名義以示人朱子又恐止知人之有性道教而不知有物則於義有所未備且下章盡人物之性亦難理會故於篇首連屬通貫言之以爲通篇眼目其實文公所補非子思之說也人知已之有性一條方釋本文正意

道也者節

不可須臾離句有以爲只說無時不然者有以爲天命之性無物不有所以率性之道無時不然者又有謂無時不然只在無物不有內者此數說皆

未妥。蓋此道字。該本末。兼動靜而言也。或舍物以言時。或卽物以盡時者。固皆墮於一偏。而以時物分屬性道者。亦失章句本旨。蓋此物字。事物之物。非人物之物也。理之在人物之心者。謂之性。理之在於事物者。只可謂之道也。故或問性無不有句。是推上一層說。章句直解道字。不可悞看。可離非道句。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或問以人力私智貼之。困勉錄言。當兼用存疑。汪大全皆從舊本。而譏或問。按此二書。止得一意。今本豈率性之謂。

四書晰疑

中庸

三

句已。是包說。特語意簡嚴。而後學不能測識耳。蓋舊本外物二字。卽指人力私智而言。人力私智之所爲。正如管商之權謀功利。而非出於本性之自然者。故曰外存疑。悞以椅桌車馬言之。故多說錯耳。蓋椅桌車馬。亦是常道之內者。豈可以爲外物而可離哉。上節當行之路。此節當行之理。諸家之說。無一確者。蓋聖人之言。化工也。朱子各隨其義而解之。無有一毫已意。與於其間。如上節道字。雖不着行道人說。然就人物之各循其性而言。故

以路字言之。此節言道之無時不在。而以事物物之理言。故以理字釋之。其義各有當也。若大全張氏之說。則似朱子可無分解。而書旨殊無異意。又謂道義皆屬在內。而不可以用說。不知道本率性。若以事物之理言之。則亦可以用言。義固在內。若對孟子人心之仁言。則又難以理說是。張氏之辨。本不足以服史氏之心。而史氏之說。又實難解。後人之惑。蓋上節路固言用。而此理亦兼外說。今日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但有此理而已。

四書晰疑

中庸

四

未可以路言。是失經文本意。而非朱子分別言路言理之意矣。又曰理根於性。而散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則尤爲謬戾。而不可從。蓋理卽是性。不可以根言。而此節之旨。與上節異者。正以其道包性也。故章句先言用以遡其體。若史氏之說。則仍是上節率性之意矣。是悞以理皆在內。故其顛倒如此。章句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句。諸家雖極口贊嘆。而猶失其意。蓋皆性之德。卽指事物當行之理。如事親之仁。從兄之義。至具於心。方推言其本。今

概以根本歸宿言之。則悞矣。有謂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慎獨在戒懼後。末章是學者下手次第。故先從慎獨說起者。悞。蓋此節正言君子體道之功。亦是學者下手次第。末章之先言慎獨者。以其上文先有爲己篤實之心也。蓋君子之學。必先趣向已正。規模先定。而後可以有下手處。如論語必先言志道。而後據德。孔子自序亦必先以志學爲言。故此節之先言道。不可須臾離者。欲學者於統體做功夫也。必統體先有功夫。而後可以

謹獨兩章之意。如同轍。但此節以敬之統體言。故兼動爲全相。在節言君子爲己之功。盡頭處。故專以靜爲密。章句之無時不然。側在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上非如此。註無物不有之二句。平說也。今謂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不知言動之敬。信。上文先已言之矣。若又以此混說。則不惟語氣重複。而於爲己之功。反不密矣。苟亦以統體爲言。則又當在謹獨之先矣。大抵此亦未知存省之實功耳。蓋存省之功。分言之。則兩事。合言之。

則一也。未有能存養而不檢防。人欲者。亦未有能省察而不本於存養者。故專言存養。則省察在其。中如孟子之存心養性。是也。專言省察。則存養在其中。如曾子之三省。是也。凡聖賢皆一齊下手做功夫。子思於下節。又抽出言之者。以其善惡關頭。尤當加謹。爲學者詳告之也。故此戒懼承道。不可須臾離。說動靜兼備。不動而敬。二句。頂相在爾室。說與下節謹獨對照。經旨明備。義理昭然。無難曉者。乃說書者。或因此節之義。以爲彼節之必不可

專以靜言。又或因彼節之意。而不知此節之當兼動說。紛紛聚訟。使經旨皆失。而兩無所當。學者實能從事於此。則自知統體之必當兼動。而爲己之必宜做到靜時。可以獨立不懼。而無惑於紛紛之說矣。此節道字。章句已止。就人事說矣。說約又引或問人物之所共由者。言非是。蓋言之太畧。則無以盡經文之蘊。言之稍緩。又泛而不切。故朱子於章句。既照經文正意釋之。又爲或問曲暢旁通。以盡其餘。學者能識其意。庶不至賓主雜陳。而經

義混淆

喜怒哀樂節

有謂上文三節言義理功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可商蓋道之體用人所固有故又從天命之性說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非復從道不可離說起也且下節致中和正言聖人極功之事若謂上文已極完備則此性情之德與下節致中和獨不得謂義理功夫乎大抵此由悞於吳因之謂道不可須臾離可合着性情

四書斷疑

中庸

七

中和而上文戒懼慎獨便是致中和的功夫耳殊不知每節立言之旨各有其義雖聖賢之千言萬語猶不能盡其意豈可說某字含那字那字便是某字乎若然則道不可須臾離可合着性情中和而天命之性獨不可含道不可須臾離乎中庸一書可以天命之性一語包之大學十章亦盡在明明德一句中矣又何必瑣瑣分疏乎此只未知經文之大義而特爲此糊塗之說以悞人耳蓋戒懼慎獨不可以一意看有志聖賢之學者孰無存天

理而過人欲之功哉但致字難言微特做得八九分者不可謂之致卽九分九釐亦不可謂之致也故如顏子之賢其於存省之功亦可謂盡善全美矣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豈可謂上文戒懼慎獨便是致中和的功夫乎是以經之兩言功夫者必非無因章句至於至靜之中與雖不見聞亦定爲有間自蒙引以後諸書多失聖經本旨惟翼註謂此節不頂上兩節是起下節者得之蓋首節天命之性至莫見節而其說已竟此又推本天命之性以論其本然之理下節方說功夫仇浚柱注蘭友先生俱以存養省察解註中道不可離之意非是蓋註意字與上文言外聯絡之意卽或問所謂文斷而意屬也乃解者多從蒙引推言所以不可離之故故有謂頂上又以爲存省者

四書斷疑

中庸

八

致中和節

按史氏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云云固失朱子命詞之意但武曹先生闢之猶有未盡蓋此章句之意與道也者節不同彼節言動靜之全功戒懼

二句極言之。以至于靜耳。故章句以雖字言之。此註卽靜以推其至。故言自戒懼而約之云云。今謂不睹不聞卽靜之至。蒙引云。功夫有淺深。而動靜無優劣。抑不知功夫有淺深。而動靜亦有優劣。大抵蒙引悞以人皆有是性情之德。故其言如此。不知上節言道自然之體用。指不雜於氣稟者。此節與上文戒懼慎獨兼氣稟而言者。若原其性命之正。則固未嘗不同。兼氣稟之異。則動靜各殊。信如兩家之說。則聖人之動靜與常人無異。常人之動

四書晰疑

中庸

九

靜亦與天合德矣。有云天地本位。不干其和。便是位。萬物本育。不閉其化。便是育。可商。蓋天地本位。萬物本育。然亦有聖人在上。天下和同。歡欣交通。以致天地之和。應而四靈至。草木蕃。故謂功化之極。若只不干其和不閉其化。則是平平常常。無得無失。而無功化之可言矣。何以謂之極乎。天地位二句。時說皆屬未妥。蓋天地聖人各自有位。育故或問以天高地下。尊卑上下。釋之。今講家以天地位屬之天地。萬物育又說之聖人。一此一彼。

而不自知其非也。且聖人之位育。或問推廣言之。只當從章句說。天地之位育。爲正。辨訛必欲牽下章。聖人盡人物之性。爲言失其旨矣。蓋至誠章言聖人之贊化育。當屬此節。致和之內。此說天地之化育。又在聖人參贊以後。事據鈔者來不獨先儒之說。老安少懷者爲悞。說鳥獸咸若者亦悞也。蓋經言聖人能致中和。則有以感天地之心。正而生物。遂非聖人順物之性也。

君子之中庸也。節

四書晰疑

中庸

十

章句君子之德。有事以資稟言者。悞。蓋君子而時中。句正。辨上文君子中庸四字。若更推開泛說。則非卽上句之意矣。故此君子卽上節能體此中庸之君子。而字助語。辭非轉進一層。意朱子謂是個好人。與處而不得其中。云云。與經旨不合。非其定論。惟述橫渠精義入神。及見處分明。方行處分明者。爲當耳。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非義精仁熟者。不足以與此。若只言其氣質清淑。天然是個好人。卽夫子所謂不入於室者也。何能隨時以處中哉。

故章句上截於義猶爲未備。下截又言知其在我足之卽是申明上意不可以上截爲天資下截爲學問蓋徒有其天資之美而不輔之以學力則無以知天下之理不能隨時以處中但恃其學問之功而無氣稟之清又何以知其在我而守之不失故君子之天資學力皆百倍於常人無有一事不理會亦無有一刻不持敬者若稍有所偏卽不能事事合宜頭頭中節矣今謂君子之德與戒謹恐懼功夫無涉君子知其在我以下方是推原所以

四書晰疑

中庸

士

能時中之故不知君子之德是正原其平日所以能時中之故故說在隨時以處中之前但此是順經文一直說下其意猶渾融下更詳密耳玩章句之意只得君子之德與隨時以處中有平時臨時之意戒謹恐懼是就統體一直說下而無時不中已含在內了如小人之肆欲妄行卽無所忌憚矣不可如蒙引謂楷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也蓋夜氣不足以存者只可責以靜中無存養之體非有發於行事而可謂之肆欲妄行也蒙引於上下兩

條皆欲以動靜二時分看故其言如此不知體用一源動靜合一本未可以分言特聖賢立言之意爲少異耳如經文時中之中是就君子現成說故雖就用言而兼體在其中章句之戒謹恐懼是就君子用功言故就統體一直說下惟君子之德下用一又字另轉故可以動靜分之今之講說諸公多以戒謹恐懼爲專屬靜邊功夫似乎君子時中之時反無戒懼矣故此戒懼當與道也者節戒慎二句同看亦以敬之統體言致中和節章句戒懼

四書晰疑

中庸

士

朱子斷章取義以解致中之意與末章相在節一例切不可亦謂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也蓋君子之敬徹始徹終無分動靜但每節經文章句之意各有所主分者不可合說合者不可分講如此註君子知其在我云云言君子無時無處而不戒懼矣豈可專以爲靜乎致中和節致中致和確主動靜分說豈可謂致中之內先兼得動乎若致中之內先兼動說則下文之致和又如何說且亦不必說矣

中庸其至矣乎章

體註謂上章中庸是兼體用此則專就用言非是。蓋上章第一個中庸釋其字義故章句兼體言之。此則直解本文故只以用言其實與上章無異。故游氏謂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惟極高明而道中庸之中庸則又當為一樣看蓋極高明者即中庸之體也。此章至字張彥陵作推開贊詞者非是疏解作至當恰好之理果好但語意未明耳。蓋中庸二字是說中庸道理其至矣乎始言其至。

四書晰疑

中庸

三

常恰好故中庸二字虛說則下作至當恰好不礙。若上即說實而下又言恰好之理則似兩個中庸矣是以張彥陵有疑其為推開贊詞之說也。困勉錄謂世教之教與修道謂教之教皆通上下而言民即人也可商蓋世教之教與修道謂教之教皆指在上者言故此章民字當依章句說在下之人為是。

道之不行章

集成謂夫子口中止說個道並未嘗牽及上章中

庸及君子字面俗解必欲插入君子中庸等字不是此說最妥蓋子思引夫子之言雖有次第然或問謂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讀者先看其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乎全篇之旨矣今時講因上章之有民鮮能而遂謂此章言所以民鮮能此章註中說生粟而遂謂上章不可言物欲則似乎一時之言一章之說不特其意屬而文亦不斷矣且或問亦是說個大意如此此書

四書晰疑

中庸

南

之次第行列不可以一意看如下章知行費隱之類其文義實相承故朱子都說承上起下之義此章已上諸章各言一般意思非必如下章之相粘故錄謂此章以下相承之序不妨照註以前後帶說此章已上之脈絡只當從總註意屬之說而言外領取如此方不失朱子詳略相因之旨耳蓋或問謂此章已上諸章亦承上章者是辨其非無意而錯陳也非必謂與下章一意也若果一意則承上起下之義章句亦當先自言之矣何待後儒之

幹旋耶。故定當以章句爲正。體註解道之不明。我知之。下謂人惟行得方。可知得者。悞蓋道未有先行而後知者。體註此言大抵悞。以此明字作知字解耳。不知此明字與知字不同。知是人知之也。明是道之明著也。知在行前。明在行後。故以智愚解道之不行。賢不肖解道之不明也。章句不言氣稟而言生稟者。蓋言其生來稟性如此。指不肯用功。說非對物欲。講說書者誤認此章言氣稟。故併就上章無物欲。抑知氣稟物欲。當相因理欲不並立。若執自己意見。而不能因時順理者。卽是欲豈特人欲橫流者謂之欲乎。故直至聖人所欲皆天理。方不得謂之欲。學者讀這章書。須想自己是過的不及的。還是能大公無我。而因時以循理的。抑有自己意見橫於胸中。而不肯俯就企及的。則其有欲無欲。便可見了。若只在口裡說來說去。終無確見。道之不行。不明。二句止虛虛就道說。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是言所以不行不明之故。是以章句解完知愚賢不肖之後。又繳常不行。常不

明一句。若說書者於起句說道本常行常明便錯。蓋道體無爲。何能常行常明。若說道乃天命人心之正本。所當行當明。轉到知賢過之上。謂道之行惟在人知得道之明。惟在人行得則庶幾耳。舜其大知章。此章首句虛說下文正言大知之實。與孟子善與人同相似。不可謂此章只說擇善之精。與孟子取善之公不同也。蓋善乃天下公共之理。不與人同。便狹隘而不能取人之善。惟舜廓然大公。只見義理。不見形骸。故好問好察。而能執能用。如此蓋入外無道道外無人。舜之不自用而取諸人者。是取道非猶有人之見存也。翼註謂問察隱揚俱是自然。而然非有心啓之樂告也。此說真可羽翼經註之意。蓋舜之含弘廣大。本是自然。若說有心感應。便非由仁義行而失聖帝分量矣。有謂問察隱揚是不自用而取諸人。執兩用中。是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者。可商。蓋問察隱揚與執兩用中俱說不自用而取諸人。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者是

舜生知之質在正意前一層。朱子推原之詞故小註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數語是推說非正解。稼書先生認作正意。故謂舜之是由大知而能問察。抑由問察而知益大。武曹先生亦言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最要緊不然似舜只取人以爲知矣。蓋用中由知非用中以成其知也。雖前云不自用而取諸人不。要倒看了。按此二說正屬倒看了。蓋夫子口中止說舜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其問察隱

四書新疑

中庸

七

揚等語俱是證明大知。若舜本自知一層本文未之有也。蓋泛論道理固必自己先有主宰而後能取人之善。然朱子謂說書者當必以聖賢之經義爲主而自己如奴婢是以自著章句見有義理不備而必欲以己意補明者起首必先提明正意而後以己意與經旨並講是不使義理有不明亦不得以餘意雜正意如此章之先言不自用而取諸人而後說在我之權度云云是也。今解者多不之察以失朱註苦心故持辨之以爲例。黃氏以邇

言爲詢於芻蕘清問下民者固偏彙解謂禹皋陳謨亦有淺近非淺近人之言者其說似備然。此特甚言其無遺善而已。若人之淺深是無可考不必深辨但當以渾說爲是。講家謂執其其字承善言說者是矣用其其字承兩端說者非是。蓋執其兩端者是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央故用其其字應承中字說。

天下國家可均章

蒙引言今本是朱子未定之本。舊本是後來所定

四書新疑

中庸

六

之本者固不可知但以兩本文義考之則舊本不若今本之精益此三者原主未盡善說故與中庸對言若堯舜之治天下孟子之辭得祿是固已中庸矣又何言不可能哉。故舊本之不必其合於中庸句與經旨不合今本之皆倚一偏正得夫子立言之意且古來如此之知仁勇者儘多豈皆能均辭而蹈白刃乎如管仲之治齊焉知非堂阜之所激荆軻聶政之死直爲他人之所售故今本資之近而力能勉句正應本文可字。朱子直從此三者

心上穿過來的。真所謂稱金稱上稱來者也。而何言舊本之尤精哉。大抵朱子舊本亦認此三者兼好一鴻說。後來方覺其非而改之。後之諸儒猶是朱子初頭意見。故深與舊本相合。陳氏定字獨去舊本而從今本。誠有大過人者矣。此章不惟說上文三者逗下句中庸爲誤。卽說下句中庸牽上文三者亦悞也。蓋註云三者皆倚一偏明以此三者則在中庸之外。至於中庸雖若易能云云。又直說中庸不在此三者之內。而猶說大舜孔子比干之均辭。蹈白刃者得無謂耶。故謂上文三者止就倚於一偏說以存下句中庸。下句中庸又空空止就義精仁熟說以應上文三者。則庶乎經義明而註得矣。有言中庸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理云云。殊混蓋經意舉此三者之難以見中庸之尤難。故三者與中庸當截然分開說。若謂三者做得無過不及。卽是中庸。則便混說而失經文之正意矣。朱子今本亦知仁勇句亦字明指非至者而言。下因以一偏言之。時說悞認此三者卽真知仁勇

之事。故說不清。

故君子和不流節。

此君子指現成說。和不流與中立而不倚二句。

字義要看得極細。蓋君子義精仁熟。氣稟不得而

拘。物欲不得而奪。雖極溫厚和平。而一毫不移。

易。獨立不懼。而不偃仆。故此和字止可作溫。和。

緩。說是仁之事。不流是其介。如石義之正中。立者

秉天命人心之正。壁立萬仞。如鳳凰翔於千仞之

上。不倚者確乎不拔。並立到底。舉世非之而不顧。

此方合得朱註自勝。其人欲之私後擇守也。竊見諸家都說得粗淺。與此節君子無關。故附其說以辨之。於後。蒙引曰。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無道一例。強處全在四不字上。又曰。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求是強。必至於不倚。乃爲強也。此說似過。蓋此節正言中庸之強。有何所見。而必以此中字爲淺。與上文中庸不同乎。且國有道無道是就世道說。豈可說得和與中立字全無緊要。而爲一例乎。若猶求是強。是直說做功夫。

君子身上去。尤與此節無干。故此節當分兩意看。和而不流。與中立而不倚。二句就君子一人說。不可強分輕重。國有道無道。就世道說。重在下句。辨訛曰。和最易流。一與和同了。便難於違人。中立最易倚。違衆子立者多。執己見和而却不流。中立而却不倚。所以爲強。如謂常常中立便是。不倚。然則常常能和。便是不流耶。此又不然。蓋和而不流。和字如子溫而厲。溫字止說得一面意思。故必合下不流方見其強。中立者中道而立也。與下章君

四書晰疑

中庸

三

子依乎中庸相似。故又必以久而不倚爲強。是以中立二字。純就道理說。不偏執己見。已在裡許。不消說得不倚二字。只當從語類久而終不倚說。爲是。若徒以不偏執己見爲言。猶未見得至當恰好處。且猶未見得久久而不倚。恐不足以稱強哉。矯又曰。朱子虛齋俱以伯夷叔齊之不從周。至於餓死爲中立。不倚。此猶未的有解者。曰。中立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是也。然三聖猶皆倚於一偏。必如孔子之時方是不倚。斯則見得精

確矣。按此猶未可以爲精確也。蓋既云三聖猶皆倚於一偏。則孔子之時止可貼中立說矣。何忽說向不倚去。必至周流天下。靡邦可依。卒老于行。乃是不倚也。有云。大全朱子以四者爲能擇能守。後事似與章句不同。然必能擇能守而後進於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謂真能擇真能守也。朱子之說固未嘗矛盾。此雖說得好。看然猶未得。朱子兩書之意。蓋擇守功夫無甚了期。白初學以至成德。總離此二者不得。但不可作一意看。如舜

四書晰疑

中庸

三

之告禹以精一者在禪位之時。地位儘高。中庸之擇善固執。言學者入德之事。功夫尙淺。中庸序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者。是言知行大意如此。非謂兩書之可以一意說也。故小註擇守指初頭做工夫。言章句擇守指已成之德。言故云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蓋必先做過擇守功夫。而後能勝人欲之私。亦惟能勝人欲之私。故又能擇能守如此。故武曹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作前一層說者。正合註意。困勉錄謂必有如是之強。

而後可謂真能擇真能守者。則似此四者。釋小註之擇守。而非章句擇守。此四者之強之意矣。此由認煞只得一個擇守。而不知朱子之能擇能守。後擇守也。集成謂有將中立字。竟作中庸之中。言能自立於中庸。而不倚於過不及。未免與上句看作兩樣。却似中立便能不倚。又抹煞而字一轉。斷不可從。又曰。若將和與中立。十分看。好轉入不流。不倚。便少氣力。故須輕看。此說亦悞。蓋有將此中字。竟作中庸之中。抹煞而字一轉者。是悞以不

四書新疑

中庸

重

倚。即作中字解也。和與中立。十分看。好轉入不流。不倚。便少氣力者。亦襲上文之餘緒。而不知經旨之爲兩層意思也。若以仁之溫和。轉出義之嚴正。當前之中。立轉出久久。而不倚何等有力。而得謂之抹煞。而字一轉乎。是以朱子謂說得他人不肯信從者。非義理不明。必語言有病也。

君子依乎中庸節

有謂到了依的地位。自然不悞。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閒斷也。又有謂依中庸非難。邇世不悞爲難。此

二說皆未安。蓋前說論成德君子之地位。果好。但如此說。則是上句可以包得下句。是非夫子分言兩層的意思。後說之側重大句。看得上句太輕。又非說成德君子一人之事。史氏伯璿以首句爲知行始事。次句爲知行終事者。似論入德成德君子之功。夫次第非說本文已成之君子。上玉以每節三句例看者。則似三節平分說。不是此節結上兩節之意。說約謂次節強似首節。此節次句亦強似首句。故註以此分應者。亦失本文章句之意。蓋天

四書新疑

中庸

重

下只有一條正路。今此別無住足之處。夫子見天下有過不及兩種人。故上文既舉以斥其非。此又言以結之者。蓋以上節之過。是在索隱行怪。次節之不及。是在半途而廢也。故註亦以此分應。困勉錄謂章句知之盡數句。總承上來。不專頂不悞者是。得朱子釋經之意。蓋上節朱子謂知得不曾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此節知盡仁至。故始終如一。

夫婦之愚節

有以天命之性與中與大德謂道之大。以率性之道與和與小德謂道之小。又謂大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是一物各具一太極。其引類不倫。非經文本旨。蓋理雖無所不通。而聖賢立言之意。各有攸當。如天命之性。遡道之源。而不可以道言。中者是性之中。而併不可以性言。率性之道者。兼體用包小天。而不得專以爲道之小。和者。著情之正。而亦不可以爲道。大德小德云者。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此章之道。大處兼體用。

四書所疑

中庸

章

小處亦兼體用。有偏全之別。而無內外之殊。如時說所云。皆清混不清。大抵是由誤解章句全體二字之義耳。不知全體二字。原有兩意。有專以體言者。有兼用言者。此則是兼用言之。若專以體言。其說必至於此。

詩云鸛飛節

存疑以化育流行爲氣。所以流行爲理者。非是小註飛躍是氣。所以飛躍是理云云。亦不可泥。惟章句以化育流行爲道之費。所以流行爲道之隱者。

正得本文之意。蓋此章有兩層意思。引詩之鸛飛。魚躍如人之動靜云爲。而理在氣中。所謂費也。所以飛躍所以動靜者。是其本體。而理在氣先。所謂隱也。如存疑之說。則是以氣爲費。以理爲隱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節。

此節就君子之道說。今解者因上文第二節有天地之大句。故此察天地句。亦以天地之道說。不知第二節極言道量而推言之。故下文即以人字別之。玩人猶二字之意。其正言君子之道益可見矣。

四書所疑

中庸

章

此結言君子之道所以如此。故云結上文。若亦如上文之泛說。則又結個甚。故造端夫婦就君子之至切至近者言。是言君子之道始乎夫婦。非複說上文之愚不肖也。察天地亦說君子之道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如下章大舜文武周公之事。非複說上文覆載生成之天道也。蓋此節之經旨文義原與上文不同。今解者不察。有以一般說者。又有作君子之戒謹恐懼功夫者。不知他章果有上節說義理。下節說功夫者。此獨一章說義理。下章說

實事或問夫婦之際隱微之間云云與小註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一條正論此節道之當先始乎夫婦意非實說功夫也若此卽實說功夫以結之則下文又何必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且此節與上文第二節果無異意則又何必爲此複說以贅之若謂上面零亂指示到此原始要終而中間無不包舉則上文夫婦之愚以至聖人天地之不能盡豈非原始要終而中間無不包舉耶蓋飛節又正言道之隨處充滿無乎不在何有所謂言語不到

四書晰疑

中庸

七

處而至此斡旋之也此只不解此節所以結上之意而爲此曲說耳蓋上文極言道量之充滿如此故此言君子之道自夫婦始而及至昭著于天地之間細玩本文兩乎字之意其義自明今時講多作複說上意者不曾細體朱子或問之說也蓋或問說上節夫婦必增愚字是明指夫婦中之至愚不肖者此節夫婦言至微至近處是明指君子之至切近者何得混說且所謂戒謹恐懼云云只是論理如此朱子之說何不可從而必爲此複疊贅

語耶

道不遠人節

許氏謂上句爲字重猶言行道下句爲字輕猶云謂道者悞蓋道不遠人指道言人之爲道二句指行道者言不可以爲道猶云不可以行道正與上之爲道相應似無異意王觀濤以索隱行怪爲爲道遠人者非是蓋此章就切近者言道不遠人字猶下節章句各在當人之身身字一人之身自有一人之道如下節君子以人治人及子臣弟

四書晰疑

中庸

八

友之類皆是故章句厭其卑近云云要看得細如下節能改而不止不肯推己以及人是卽厭其卑近而務爲高遠難行之事不必說到索隱行怪一流也若以索隱行怪爲爲道遠人則不索隱行怪者便不爲道遠人耶故此節是虛冒下三節是實說只得一意不可說得此節與下節無關有謂這章因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言道不遠人可商蓋自此以下八章皆申十二章之費而言則此章宜貼近小就淺近一層說是其

正意非恐人濶遠求道故言。道不遠人也。如所云。云正是辨訛所駁。反十二章之費而言。非申言其費矣。

詩云伐柯伐柯節

此節正言上文道之不遠於人。故君子以人治人。句就切近易知。易能者說。非言其究竟極至也。如人有一言之未善。一行之未孝。吾從而責之。彼若改而言善。改而為孝。則吾當即此而止矣。蓋此一言一行之善。雖未得為道之全然。就此一言一行

中庸

中庸

手

之中已即是道矣。若又必責以十分孝。十分善。則受責者將有所不堪。而吾亦失其當然之序。則非所以為道矣。如夫子之於群弟子。非不欲皆責以顏淵之事。而無如人人之資稟各殊。前後之淺深亦異。一毫不可躐等。故只得隨時而止耳。是以張子以衆人望人。句要看得好。非謂我自己要做聖賢。而望人只做庸衆。不過是責人貴寬之意。有謂不敢以聖人責人者。是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耳。若至善恰好處。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

者也。豈有不至於此而遽止之理。未安。蓋至當恰好處。即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而何言衆人之所能知能行哉。又有提撕警覺。終無止時云云。亦與朱子人改即止。不厚望焉不同。蓋此就淺近一層說。若一說深便失改而止之神理矣。

君子之道四節

此節有承忠恕說者。非是。蓋經文之或淺或深。或言修己。或言治人。各有一個意思。故章句引張子三說明之最為確當。凡有離經畔註之說者。皆不

中庸

中庸

手

足辨

言顧行二句

此二句是複說上意。以起下贊辭。與上論言寡尤二句相似。玩章句謹之至。則言顧行矣。四句則字矣。字其義自見。切不可泥顧字之意。而謂又自有功夫也。

辟如行遠節

存疑謂道無遠邇高卑。自人之所見有不同者。悞也。蓋十二章夫婦之愚節。正言道之遠邇高卑體

段。是以此章或問謂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故道正有遠邇高卑。是以人之所見有不同也。有謂此章因上章說個位字。而位之內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高遠是位內之高遠。蒙引云。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行之始而漸至於行之極。云亦屬可疑。蓋道不遠人。以下八章皆照十二章費之大小而言。故總註章章以此意分晰。不應於八章之中又各自說相因之序。而反却十二章之

四書晰疑

中庸

圭

鬼神之爲德章
有云首節鬼神之德。未以誠言。末節乃推源其所以盛者。固非。又有以德字照誠字。謂誠爲鬼神之德者。亦非也。蓋惟天理得誠之名。言德而誠卽在其中。固不待以彼節之誠爲此節之德。亦非首節無誠。而有待於後節之推。其諸說之紛紛聚訟者。大抵未明天道之本然。又不達聖人立言之微意。蓋天地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不實之理。首節專言鬼神之德。而不言誠者。以其天道之本實而無待於言也。後節又結言之者。因結鬼神之德之盛。而中贊之也。故末節誠字正指首節之德之實言。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若從俗解推源之說。則後節結語之文義皆倒矣。蓋經文之義自有一定不易之理。非有兩可之說也。如此章是言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不是說太極生兩儀也。是以章句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若說鬼神體物誠體鬼神。則豈獨鬼神之前有誠。而體物無誠乎。故首節鬼神之德。卽朱註所云天命之實理。第二節又語類

四書晰疑

中庸

圭

所謂有是實理而後有是物。鬼神之德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也。第三第四節又就其全體之中抽出極昭著緊密者言之。蓋篇章之法必一節緊節說得後來方有收拾。若體註之謂後節反輕則一節寬節與下文之意反緩而不可結矣。是以夫微之顯句直接上文諸節鬼神之德之盛而言誠之不可拚如此。夫者又就鬼神之德之所以盛而體物不可遺者申贊之。是兩層的意思。有解者見此二句無可分說。故以上下申說。謂不可拚卽顯

四書晰疑

中庸

三

者。又有不解或問鬼神之德之所以盛者以其誠句卽指鬼神之實言。故有推源之說。

鬼神之爲德節

有謂朱子或問旣極貶侯氏之非而大全小註又有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實理之說想亦是未定之論可商。蓋或問極貶侯氏形而上下之說是以鬼神與德別之爲二也。非說德之不可以理言也。故細考或問小註之說本無矛盾。其語類引中庸之爲德以駁之者是必記錄編書之悞。

非朱子之言也。蓋中庸亦以理言與德之不可以形而上下分者。固宜鬼神是以氣言也。何得以同類觀之。饒氏不能察其真偽。遂言語意一般。更以德指鬼神而言。蓋之於是有鬼神爲鬼神之說而傳訛至今。良可慨矣。蒙引云爲德二字最難解。蓋德者取得之意。有以稟受所得言者。有以行道而得於心言者。惟此得字難以得義解。故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經傳中自爲一例者。非是。蓋天地亦有德性。故人得天之德。且稟太極渾然之全體。

四書晰疑

中庸

四

亦可以稟受而言。章句性情功效正指理說。非真無理之可訓。而遂以氣言也。按小註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句止可說經文之鬼神二字。蓋經之鬼神與德並說。故可止以氣言。章句之鬼神皆當兼理說。切不可混看。或謂此節先言誠字似矣。但與末節有碍。如何。曰此特見書旨之不明不得已而預言之。經文正意只當專言鬼神之德而後節結言之。其預言之者止可作旁意以發明之。如此則庶乎經文之意明而夫子之口氣亦順矣。鉉嘗

竊有此意。今細玩章句語類及或問小註諸書。固已如此。初特自不知其意耳。故知朱夫子之書誠未易解也。

夫微之顯節

胡雲峰謂誠卽造化陰陽之理。存固非。因勉錄謂造化陰陽之理。未是誠。實有是理。方是誠者。亦悞。蓋誠者實而已矣。理者自然之妙。其自然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者。謂之誠。是以誠乃理之實處。不可說誠卽是理。亦不可說實有是理之謂誠。然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此亦特就此節之意而別之如此。若他處又當活看。蓋自然之理。本無不實者也。專言理則誠卽在其中。猶之專言誠則理亦在其中也。是以朱子釋誠者物之終始。卽以理字言之。首節鬼神之德。又以實字言之。但此節誠字與誠者物之終始誠字不同。與誠者天之道也誠字一例。決不可卽以爲陰陽之理者。蓋陰陽之理。首節鬼神之德。先已言之。此特指其實而申贊之。故章句只以真實無妄釋之。析義最精。乃講家不得其旨。猶以爲誠卽造

化陰陽之理。鬼神是造化陰陽之氣。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故有理氣支離之說。抑知曰誠曰德曰鬼神者。聖人之隨所指而異其名。其實一物也。故朱子曰。鬼神之德。猶言人之德。豈可說前節爲氣。後節爲理乎。若然。則人亦可說某處爲人。某處爲性矣。嗚呼。弗思甚矣。此只悞於徒知誠之體而不知誠之用。知誠之卽爲理。而不知理中指出之義。故其說之顛倒如此。是以性命之理。不可徒粘紙上語。當於天地萬物之實理上體認。如實體得二

四書晰疑

中庸

美

氣之所以往來屈伸。歷萬古如斯者。則易之所謂乾此章章句之所謂性情者可識。而時說之只在氣上講者。非德矣。實體得萬物之所以始終。而物不可遺者。則易之所謂物與無妄此註之所謂功效者。可知。而時解之只言誠體鬼神。而不以體物者又可破矣。且旣知首節德字卽天命之實理。則此節結語之誠字止。可作實字解。而不得更言陰陽之理。與朱子所言之意默契矣。有謂章句雖止就陰陽言。而所指則道者。未確。蓋聖人口中。

只贊鬼神之德之盛。插不下一道字。若子思引來。又正言鬼神之德之費隱。不但所指而已也。蓋道外無氣。氣外無道。專言道則氣便在其中。專言氣則道便在其中。是以朱子釋天命之性。卽以陰陽五行之氣言之。後之學者。徒學人之言語。而不自察其天理流行之實。見其言理。便以爲理。言氣。便以爲氣。故拘滯而難通。此節誠字。是一章之關鍵。若得此誠字之意而推之。則一章之旨。不辨自明矣。蓋此誠字。已有知其爲結語。而非推源矣。既

四書晰疑

中庸

三

知其結語。則當知此誠字。是在前節已有。而非後節之突出矣。既知此誠字。前節已有。則當知朱子所謂其德。則天命實理之說。爲可信。而無疑矣。且既知首節德字。卽天命之實理。則下文之體物而不可遺者。皆一誠之不可拚。而知夫子之決當如是結矣。鉉所謂要知聖人之所以言者。蓋如此。

舜其大孝章

此章以明費之大也。特言孝之終事。與尙書載舜之始終事實不同。有卽以尙書之意解此章者曰。

自古諸聖人。皆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單就一件孝。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故夫子獨以大孝稱之。又有見上節之旨。與下節不符。欲以上節與下節例看。故云尊富饗保。是大孝所致。又有見下節之義。與上節不倫。故言上節尊富饗保。是証舜之大孝。下節推開泛說。其紛紛謬說。難以枚舉。大抵皆不達乎聖帝心性。而并不知夫子立言之旨也。蓋舜濬哲文明。重華協帝。其相堯二十八載之事。非單就一件孝。故可知若單就一件孝。可做

四書晰疑

中庸

美

成聖人。則古來仁人孝子。亦有助來順受。終身思慕而不得如舜之聖者。何哉。蓋人有獨得其一理之厚。而不如舜之全體渾然也。故舜之明物察倫。由仁義行。無一不盛。其遭瞽瞍之父。以盡其孝者。如文遇商王之暴。以盡其忠。亦只可謂聖中之一德。又須知其件件都如此者。若少有所虧。便非聖人之盛德。匹夫難盡揖讓之義矣。故此尊富饗保之大孝。皆由舜之一生大德而得。是以下文節節申明此意。諸家以孝德二字。一味含糊混說。而不

知所解故再講不明蓋夫子立言之旨各有一般意思若以爲孝德原無兩樣大德卽大孝替身則夫子當日何不卽接大孝說下而又必言大德與且上節之德爲聖人既與尊富饗保同稱大孝之實而下節又以此爲得位祿名壽者則於文義又豈不顛倒而不順與不知孝固是德然德有偏全孝特性中之一端德指全體說德爲聖人之德與大德之德亦同謂之德然一以極至言一以盛大言舜平日所行之孝與此章之孝亦同謂之孝然

四書晰疑

中庸

堯

彼就舜之自盡其情說大德二字之內已可包得此就德福兼隆之後而人所稱也故此章本意只說舜之以德動天不可說以孝格天也知此則諸家所見爲不相接者是其正相接處不必曲上節之意以從下節亦不必推開下節以全上意一章之旨一意到底而首尾相應矣此章之關鍵只在第二節故大德句上若明白得此句之意則一章之旨亦無不明矣蓋此句德字與上節德字在舜原無兩樣然一以稱孝之大故以極至言一以

申明得此尊富饗保之由故以盛大言夫子立言之旨固有不同矣何得混說以失經義

無憂章

此章朱註之意多屬悞看蓋三節章句分言文武周公之事者是因本節說文武周公之事而言耳非如伐柯以下三節之謂必不可相粘也有因註中文王之事武王之事周公之事三句遂謂三節各自分說以見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不必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言子述之事也抑知文之無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憂武周之書述者正其能盡中庸之道也若必以三節各自割開則文之無憂者非以其父作子述乎武王之所繼者非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乎周公之所成者抑亦非文武之德乎此經義鑿鑿而反有謂杜撰一錯認章句而便以爲得旨竊未敢以爲然也然此章旨之義猶顯而易見不必深辨但文以終身事殷之心而武述以壹著戎衣之事故解者紛紛終無確論蓋古聖賢之行事非等於後世尋常之事也只當以道論蓋道者天下公共

之理。人人之所同然者也。聖人心同天地。與道爲體。實能盡乎人心之所同然。故不期而民自至。不約而民自從。惟周世德隆盛。賢聖並生。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仁。漸摩已極。迨至武王。又克續之。則恩德入人之深。不啻若父母矣。故壹戎衣者。正謂天下順之。而無事再舉也。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道之所在。而不失也。尊富饗保。亦以其道之所當尊富饗保也。有何不可以爲繼緒之實乎。有何不可與繼緒句一氣貫下。而必爲幹旋截講之。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說乎。且繼緒之下。夫子又說甚事。而只爲其一節乎。此皆心有所不足。而避嫌之說。非可以論聖人也。蓋若以太王之肇基王迹。與文王三分有二之形迹言之。則武王恰似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則繼緒先不是了。雖欲說以不期於有天下不得已之心。不可得矣。以聖聖相傳之道義。一直說下。則渾然一理。而諸家之說。都不消說得矣。蓋夫子稱文之無憂者。原純就道理說。故書之王季其勤王家。章句以積功累仁之事言之。蓋王道以得民心爲

本太王王季雖只各盡其所當爲之事。然民心之歸實基於此矣。故書以王字言之。非實自以爲王業之事。而於太王王季文王之臣節有碍也。故太王肇基王迹者。積功累仁之始事。武王壹戎衣者。積功累仁之極致。自太王王季以至文武周公。皆同心一德。此周世德之所以爲盛。而莫之及也。故夫子稱之有誤。認王業是暗圖天命之事。故諄諄以不可說有天下爲繼緒者。與經註辨不知位者。天之位也。祿者。天之祿也。道之所在。卽位祿之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所在也。天豈有私意於其人哉。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功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不然。徇一人之私殺。天下之民。仁人固如是乎。有萬物一體之志者。其能安乎。故孟子謂文王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者。是必有以知聖之心矣。後之輕謗武王者。是不得乎胞與之量。又不曾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蓋文王之時。紂之殘虐雖甚。猶未至于敝四海。故天下之民。尙有三分之一焉。至於武王八百會同

之後前徒倒戈之時如何可以勿取得故其終身
事殷者心也理也其不可者權也亦理也所謂理
一而分殊也此文之所以無憂也

故爲政在人節

有謂此節仁字便是三達德之一者非也又有謂
與下節仁字同以愛之理言者亦非也蓋仁字之
意固難言之今姑以此章之義而推言之如三達
德之一者對知勇言只可作行邊說下節仁字對
義禮言又止可作慈愛說此節仁字包義禮知信

四書新說

中庸

聖

而言者也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全具分言
之則有許多名目專言之則一而已矣故朱子以
易之元字釋此仁字其義最精乃史氏見章句道
說天下之達道故言仁便是三達德之一不知三
達德之一者先有知以開其端而後有勇以遂其
功故可以行達道若謂此亦只是三達德之一則
非惟不知道之所在而無以行之卽行之亦不能
全始而全終矣又何以能修道故一節自有一節
之意不可牽合如下節仁者仁字雖承此節之仁

言然此節仁字如渾淪一太極下節仁字猶太極
分陰陽故小註言仁者仁字則可以偏言蒙存諸
書必謂五倫間皆有相親相愛之意故以此仁字
亦作愛之理言不知愛只修道之一端是必先有
智以知之義以別之禮以行之信以成之非特一
相親相愛之而遂可以修道也蒙引以章句能
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故言經之修身以道修道
以仁亦無先後者誤也蓋章句能仁其身直接上
句修身倒轉是指已修道者言故仁可以包道經

四書新說

中庸

聖

文從爲政在人說下是逆推功夫故道猶泛言人
倫事物之理仁直指心之親切者言切不可誤看
誠者自成章
此章是欲學者誠心以行道側重誠字先分後合
與孟子求放心章同側首節誠字只以本言非兼
用言道字專以用言非兼體言分言之則誠是誠
道是道合言之則一也然對言之則可分獨言之
則不可分蓋道非誠不行而誠非道無寄是以言
道而誠卽在其中言誠而道卽行乎其間故於下

節只言誠而不言道。朱子語類謂誠與道皆泊在誠之爲貴上。正得古聖遺旨。章句之言有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亦言誠道合一之妙。其補子思立言之意詳且盡矣。而後儒尙未能曉。猶謂首節誠字是天命之性。兼人物言。道是率性之道。專指人言。誠者物之終始。申自成句。不誠無物。申自道句。而不知此乃朱子舊說也。後覺其非而改之矣。故於或問只取程子之意。而不自主其說。蓋每章立

四書晰疑

中庸

吳

言之意各有所主。如天命之性章。主意欲人行道。但開卷第一義。從本源說起。故先言天命之理。而後人君子體道之功。則是以道包性。此章言誠之者。事主意欲人誠心。故先就學者身上說起。而後言物之終始。則是以誠包道。篇章之法。非從上而說到下。必由下而及於上。未有複疊無理如時說者。故首節二句皆指人言。是指點語。非用功語。猶孟子所謂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之意。章句物字是換字法。非與人字對言也。第二節只申自成句。

而自道之意在其中。誠者物之終始。推上一層。是以理言。不誠無物。反言以起下句之意。君子誠之爲貴。句最重。上文說來止欲醒出此句之意耳。乃自成的正解。後節一順說下。功夫全重於此。然此非獨予之私言也。章句言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則是以君子實心解自成矣。既以君子實心解自成。則首句猶可謂兼物言之乎。又謂有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則解自成之外。又豈復有申自道之說乎。其理甚明。況此又不獨章

四書晰疑

中庸

吳

句之說爲然也。經文上節分說。下節合講。則是以誠包道可知。既以誠包道。則專申自成而自道在其中可知。且既專申自成。則首節之單指人言又可知矣。從來以上句誠爲天命之性者。固非呂氏謂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無涉。卽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卽性者。亦誤。蓋誠性二字。固有分別。不可牽合。但誠字一名而有數義。亦不可混說。有天地之誠。有聖人之誠。有學者之誠。天地聖人之誠。自然者也。皆無功夫。

節次若所謂鬼神之德大之道自誠明之類是也學者之誠勉焉者也皆有擇善固執功夫在內若所謂自明誠曲能有誠及此章之誠之屬是也故此上節誠字與誠之爲貴誠字是學者用功之誠後節誠者誠字是學者成功之誠皆非性實理自然之誠上節章句所以自成所當自行皆提醒人語猶未成未行也故下節章句補有以自成則道之在我者無不行兩節章句之意正相照應今謂上節自道上有功夫者是不體上下文義也蓋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自道上果有功夫則道已行矣誠已誠矣下文何故而又說君子誠之爲貴章句言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只未知誠道之合一耳蓋誠者人之一點真心爲事之本而道者事物之理乃心之用須有得一分誠方行得一分道有得十分誠行得十分道人只怕不誠耳誠則無事矣何可說上節自成功夫反在自道乎如此則不惟有無本之用而誠道支離將子思立言之意亦說倒矣蓋自自誠明以下說來只是言誠而此章道字乃帶說一句下

仍包在誠字內本文從未有說行道功夫若一涉行道上則反以道包誠而失其旨矣故此章只得第二節誠之爲貴句是實說功夫按首節誠字朱子舊說作天地萬物之理者後來既自謂其有病不必再說程子實心之說或問已有明據且正與此章說誠之者之事相符無容擬議但程子所謂實心者以用功言故專指人說今說實心而仍有兼物言者又有作有生之理言者不知有生之理仍說得實理而非實心矣兼物言者則是物亦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知誠心以行道矣故辨之第一個誠字只以實心言有兼實理者因朱子舊說而誤也第二個誠字專以實理言有說實心者誤解或問之意也其餘誠字皆以實心言然第四五個誠字與首節同以心言者有別蓋首節誠字對道說只以本言第四五個誠字包道說兼用言此則一章之關鍵而諸說之所遺也當辨

誠者物之終始節

集成謂依程子實心爲忠方成個臣實心爲孝方

成個子說。則上節自成。當主人心自盡言。而誠者物之終始。亦正言實心。統乎事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乃反覆明其所當誠。不必另截屬下誠之爲貴說矣。此說以誠者物之終始作實心講。非是。而以不誠句。謂不當屬下誠之爲貴說最妥。蓋誠者句。申言人所當誠之故。是推上一層說。如夫子謂生理本直之意。不誠無物。方說到人心上。故上節自成。斷從程子實心之說。而以人心自盡言。此誠者句。當從章句實理之意。不誠無物。言人若不誠。則

四書晰疑

中庸

兗

不能有此實理。是無此物。如首章可離非道之意。君子誠之爲貴。言君子爲是之故而必以誠爲貴也。經文本意。是明以上二句一氣連說。下句又以是故二字轉出。若截不誠句。反屬下說。則上二句文義不無斷續。與下句之意。亦不相符。蓋下句誠之是成其人。上句不誠如無此事故。鉉嘗謂不誠無物。物字與上句底物字同看。則句句相應。若止貼事說。則此節三句各自一意。上下皆不相屬。今考輯略朱子採程子之說。原以上二句同說。而不

及下句是知不誠句本屬上說。而兩個物字亦無異意。其語類以不誠無物作事言。是言事而人卽在其中也。其意原主人如說不誠於孝。則無孝。無孝是失其子之理矣。卽如無子一般。如此說正合程子所言與首節自成反看之意。且與章句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相符。

大哉聖人之道五節

此章聖人之道。多牽十二章君子之道說者。誤也。益十二章首節是言君子之道之體段。第二節又

四書晰疑

中庸

辛

推開極言道量。故云空空只就道說。此章首節直贊聖道之大。下節亦未有推開語。孰何得泥乎。諸說多云上文三節若就聖人身上說。則下文待其人二節。都說不去。鉉竊思上文三節不在聖人身上說。則下文都說不去。蓋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者。言待如是之人而後行也。指上節聖人以起下。君子苟不至德。二句是已暗向學者身上說。故下文以君子直接之。蓋此章是言人道側重下截上截聖人。不過說個樣子。欲學者有所取法耳。故待

其八二節是一節緊節以說到君子身上若時解以上三節空空只就道說至待人節方說聖人行道則上文禮儀威儀都無着落與下節故君子之意亦不相接故上三節實言繼天立極的聖道待其人二節是照修爲復性者說原與上節聖人無礙上節聖道不必曲作懸空解說 洋洋節有作陰陽五行之理說者其誤尤甚蓋首節贊嘆聖道之大章句謂包下文兩節而言則第二節當正言聖道之大無疑矣發育二句卽所謂以仁育萬物與天地同運並行者也何得突說天道若說天道則上下兩節文義皆不連屬而難通併失聖賢天道之次第而子思立言之大義亦乖蓋前章至誠無息與天道並言聖希乎天也此章君子以聖人爲言賢希乎聖也 或謂上文三節都說聖人之造正合經註之意但前有堯舜後有周孔謂待人節獨指修爲復性者恐太拘曰不說修爲復性者則仍是上節聖人與本文立言人道之界限不清矣

四書晰疑

中庸

至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

此節時說誤認者有二一認存心不專是虛靜功夫故於尊德性包行一認章句致知之屬句只說得知缺却力行不知存心不專是虛靜功夫者謂其有問學之功也問學之功下截方始言之何必上截先贅乎若上截卽兼內外言則下截可以不說矣故此尊德性如易敬以直內之敬字只可說守此本心之正非如孟子之專言存心謂可兼內外也章句解道問學謂致知之屬者朱子語類謂凡人之行得盡者皆由於知得透也故以知統行今解者不察有認尊德性卽是說力行之事道問學專屬致知之事故言尊德性者大學之誠意正心道問學者大學之致知格物此說不特混大學知行先後之序而且失此節上句爲下四句之綱之意蓋道問學半句應下半截道中庸與崇禮等語若說只屬致知之事則包不得道中庸與崇禮矣大抵此不達乎敬學相須之實義知行分合之實功耳益敬之與學知之與行一事分兩事兩事

四書晰疑

中庸

至

實一事未有能敬而不能學亦未有能學而不能敬者也未有真知之而不達於行亦未有能行而不本於知者也故學而不知敬者非聖賢之學也知之而不達於行者亦非聖賢之知也是以專言敬則學便在其中專言學則敬便在其中知行亦然故獨言之則皆可相兼分言之又必不可相混如此節之致廣大而盡精微猶大學之致知格物極高明而道中庸猶大學之誠意正心講義之謂行處亦有精微與新知處亦有中庸與禮者是殆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不知分言之不可以相混也蓋首句道問學是就大綱統體說故知行皆可包得下四句又就其中抽出條目細分之故知行各是一意大學之誠意正心是專言學而敬在其中者故朱子於正心章以敬字補之此節之尊德性與道問學對說故章句以存心致知分為兩截釋之汪大全即以尊德性為大學之誠意正心者是不知尊德性之尚在力行前一層也大學之誠意正心又各自有敬字也蓋聖學之敬徹始徹終無乎不在知上固必先

有此尊德性行上亦必先有此尊德性未有不本於此而可知可行者也此聖學始終之妙義經文通例之微旨他處或多說得一面未有如此節之詳盡者錄少時每最愛這幾句時時在心以為聖賢入德之途惟在於此及後得此意以遍觀羣書無不皆然特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於此述鄙意所見以質高明或謂子尊信朱子者也武曹先生述朱子語類小註謂上截皆是語行處下截皆是說知處又有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云

四書晰疑

中庸

聖

云朱子答以知行互相為用之說汝不之從何耶曰錄所信者其意非其迹也語類小註未知何人所記朱子答以知行互相為用之說不知又在何年錄嘗思此二條是必記錄編書之誤非朱子之言也蓋每事必先知得一分方可行得一分若一分不知則一分便錯如何可以說行意在先得朱子語類有一條云能尊德性則自能道問學所謂本得而末自順也是已得子思子以尊德性為重為本而道問學為輕為末之意不應又有反說上

截尊德性爲行。下截道問學爲知之說。蓋古來許多聰明才辨之士。往往知行過人。而卒不能窺聖學門牆者。只少此尊德性一層也。一尊德性。則知得其理。行得其道。無所處而不當。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故子思子謂欲凝上文聖人之道者。尊德性而道問學。其旨微矣。大全謂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近時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世俗學。此亦未確。蓋禪學之尊德性。只守血氣之心。故不知下截之道。問學若尊天命五常之性。

四書新疑

中庸

董

則所謂有物有則而自能道問學矣。世俗所學者。非必格致誠正之事。故無上截之尊德性。若義理之知。中正之行。則必由上截之尊德性來。故俗學之與聖學。根脚上先差無一似處。

致廣大而盡精微二句

章句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胡氏作行之始言者。殊詭益此意字。與他處不同。他處是就行上說。有作好一邊者。此獨就知上說。專指不好者。蓋吾心之知。本通貫乎天下之理。其所以不見正理者。只被

他私意所蔽耳。如子之有惡。本自知之。或先有溺愛之意。則便被這溺愛之意遮蔽。而不見惡了。聖賢之言。如康莊大道。無難曉者。或先有自己意見。橫於胸中。謂某說如此。如此。卽所謂此疆彼界之殊。而不能以盡精微之蘊矣。故子思謂君子必極心體廣大。掃盡雜慮。無有一毫意見。而後能有以一盡事物之理。極高明而道中庸。就行上說者。亦然。語類訓解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蓋只以意欲二字。分別知行。是析義理於毫芒之間。

四書新疑

中庸

董

也。學者亦當以身體之而知其意味之實。乃存疑淺說諸書。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一句無不說向行上去者。故特言之。

相在爾室節

有以此節作主敬之全體者。詎蓋或問謂此章與首章相首尾者。只是說戒懼謹獨之爲兩事。而大義如此。非謂兩章之文義真可以一意說也。蓋戒懼只是一個戒懼。特其上下之文義各別。而每章立言之意有不同耳。如此章亦謂主敬之全體則

是不然。本文相在兩室之意。而反應首章之道。不可須臾離。首章亦謂專主靜時。則又失却上句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反應此節。不愧於屋漏之時。致中之內。亦謂兼得動時。則又不頂上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反頂別節道。不可須臾離之意。有是理乎。其餘諸說之不顧節脈。而妄為牽合者。大抵類此。翼註謂敬信全不着意。心體本敬。不以肆祭之便是敬。心體本信。不以偽滑之便是信者。非是。益敬是因人之用功而得名。非心體本有也。

四書晰疑

中庸

毫

信亦止。可說君子存此所言之信。不可說即心體五常之信。蓋心體之信。衆人所共此信。乃君子之所獨。若謂不以肆祭偽滑便是敬信者。豈衆人之冥頑異端之寂滅而塊然不動者。亦得謂之敬信乎。故此敬信。不可說全不着意。亦不可說用力執持。但當如程子之說。靜中有物。爲是益君子言動之所以不失者。皆由於靜時之能存也。

詩云予懷明德節

此節無年無臭之意。要看得極平常。極切實。凡天

人性命之理。道德仁義之說。無不如此者。若不知此。便不可以讀學而時習之。蓋聖學之所知者。知其理。所行者。行其道。又豈有聲臭之可聽聞乎。古之十有五時。即教之以致知格物之事。故得與聞斯道。今有白首而不知此意見。此節說着這句。便茫然不知所解。故備言之。廣其義。

四書晰疑 中庸終

中庸

四書晰疑論語

婁東陳 鉉宏猷著

學而時習之章

此章但當照註以末節說成德爲是。其第一第二節作成已成物者。從來講說之訛也。蓋成已者。就全體皆誠而造其極者說。與成德之意無異。首節時習功夫雖深。猶未是成德地位。故註云其進自不能已。第二節朋自遠來。亦與中庸成物之意無異。故此三節總屬中庸之成己內事。不可謂與大學三綱領一例也。

吾日三省章

忠信二字其義甚微。不特此章說得有所未妥。他章亦皆有混淆。故因此以明其義。蓋忠爲盡己。信爲以實者。二字分言之大略。忠信之同爲實心實事者。二字合言之通例。經文之或主心或兼事者。又聖賢立言之所指不同。學者當隨其文而觀之。不可執一而論也。若此爲人謀之時。則當竭盡心。

四書晰疑

論孟

一

四書晰疑

論孟

二

力如同己事而一皆在天則之中。豈可謂之獨存諸心而不及於事交朋友之時。又必心口相符。始終如一。豈得謂之獨在於事而無中心之誠乎。故單言忠則可以兼內外。單言信亦然。單言忠信則可以兼事與事並言者。則又當獨以內說。此則經文所言忠信之微義。他章皆可類推。惟大學君子有大道。節忠信二字。則又當一樣看。蓋有天下者。因民之好惡而好惡之。故採程伯子發己自盡循物理而無違之說是已。他處引之有何當乎。今近時諸公皆牽連混說而無所分別。某惜不得親炙於朱夫子而證其是否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勉齋黃氏謂外厚重而內忠信者非是。蓋此四節各言一般意思。不可牽說。且不重與主忠信二節皆自有內外。故首節註云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第二節註言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無友不如己者。節。

此節謂只友勝己者。似非夫子之言。蓋友勝己固

所以輔吾仁。然不如已者。皆無過而禁之。不亦害吾仁乎。故君子必先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學。天下之學。若隘而不公者。則便與道違。不可以入道。亦不足言學。今說者曰。與不如已者友。便無敬畏而生狎侮。故只友勝已。不知與不如已者。便有狎侮不恭之心。是輕薄浮華之輩。而非所論於入德之君子也。君子以愛敬存心。未嘗不欲盡人友之而入於善。無如便辟善柔。薰蕕各別。故決不可與之友耳。此不如已者。專指匪類不肖之人。若天

四書晰疑

論孟

三

資純粹。而學問未充者。固必在所矜惜。卽庸衆常人。亦皆愛之而不之絕也。大抵聖人之言。皆前後合符。無自相背馳。學者必合四子五經之旨而融會之。庶不至有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之病。此節時說過於迫狹。與聖人他處言語都不相謀。有謂子貢悅不若已者。夫子固嘗言之。豈此節之言獨非與。曰。不若已者。而悅與之友。固不可也。然必禁之而不與之友。亦不可也。必如所言。則聖門顏子宜無一可友矣。吾恐君子從無此學問。聖人亦必無

此教法。此節當與子夏之門人問交章參看。蓋彼章子夏子張之說。大抵皆聞夫子之言。故曰異乎我所聞。新安陳氏謂子夏是擇交之道者。果好子張是泛交之道者。不是。小註初學當如子夏之言。成德當如子張之說。亦不可泥。蓋成德莫如孔孟。然孔子不主彌子。孟子不與驩言。初學莫如弟子。猶必愛衆而親仁。故子夏之說可與不可者。亦如此節之以賢否言。子張錯認優劣上說。故言我之不賢人將拒我云云。夫居必擇鄰。出必擇友者。

四書晰疑

論孟

四

君子立身之大節。豈可不論賢否而有泛交之說乎。故尊賢容衆者。亦如上論之愛衆親仁。非和光同塵之謂。子張所聞尊賢而容衆二句。本無病其過高處。只在子張自言我之大賢二句。蓋君子之交。友宜擇。而衆人亦所不拒。衆人固貴能容。而小人亦所不與。二說並行不悖。子張所聞夫子止就一邊說。子夏所聞夫子兼不好一邊說。非有異也。但子張才高意廣。故從彼說。子夏篤信謹守。故信此言。二子聖門高弟。親炙於夫子者也。猶有所

偏况千百世以下乎。按問交章子夏之言。朱夫子猶謂其狹矣。况此節夫子口中。反自說禁絕不如已者乎。故註無益有損。當指損友爲長識之。以質高明。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此章聖賢相傳入道之次第。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告門人以忠恕。皆有實義指點。故於首節當先說明一以貫之體用。以順夫子告曾子之意。而後於末句復渾說以應曾子忠恕而已矣之旨。

四書晰疑

論孟

五

方爲得解。不可混以忠一恕貫糊塗之語說之。蓋一以貫之之體用。一理對萬理言。忠恕之體用。是以盡己之實心。對及物之實理言。一貫與忠恕。原來各自有個意思。所謂忠恕而已矣者。蓋以理之數目言。謂之一以貫之其實。只是一片實心。所爲而已矣。故集註未知其體之一言。不知衆理之只一體耳。非不知忠體恕用之一源也。困勉錄以集註未知其體之一。卽解作忠體恕用之體。故云未聞一貫之前。則體用猶二也。此章之意。勿說得

太高妙。夫子見曾子平日逐事用力。不免頭緒之多。用功之繁。至此體驗已深。經歷已久。知將有得。是以呼而告之曰。吾道是一理。通乎萬理。非零星。一事各自爲一理也。是指日用常行之理。說曾子告門人之忠恕。亦正說學者之忠恕。故夫子之告曾子。與曾子之告門人。皆移下一級。以俯就其所可及。若內註之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與外註之云。動以天者。是程朱論理如此。有解者不察。乃以推上一層者。與移下一級混而說之。遂言

四書晰疑

論孟

六

一以貫之。是上達天道。不知此章一貫。是對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說。桴亭先生作達權通變者。已失正意。况天道乎。故於此章已略言之。賜也章又明辨之。

居敬而行簡節

朱子語類謂居敬了。如何便自得他理明。更有幾多功夫在此說最好。蓋自處以敬之時。必民吾同胞。周官法度。政治得失。生民利害。一一素明於內。然後一旦出而治民。則可以先其所急。後其所緩。

用其所利去其所害。有合於大舜臨下以簡之道。故如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固不足道。卽厚重謹身之士。學問稍疏。亦必不能簡得恰好。而有當於聖賢之精意。故鉉於中庸尊德性節。已辨其敬學相須之意。此又引朱子之言。以明聖學之不可以一偏說也。

顏淵問仁章

此註天理之節文。與上論禮之用節集註同意。但彼節論語第一個禮字。釋其全義。故兼人事之儀。

四書晰疑

論孟

七

則說此專就爲仁上言。故止訓天理之節文。是就動容周旋自然之理說。有謂卽下截益心之全德者。詭。有云已與禮。就是虞書所謂人心道心者。非是。蓋虞書之所謂人心者。帶好一邊說。故曰危。此已字。止就不好一邊說。故曰身之私欲。道心者是彼理而非此禮。彼理者克己而未有不復者也。蓋理欲不並立也。此禮則有內無私心而外不能循禮者。故又要復禮。是以朱子小註只得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等語。爲可

信耳。其餘若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功夫一條。

與前說不符。是或記者之詭。未可知也。或謂禮卽理也。子烏知此禮者之必不可言彼理者乎。曰。禮固卽理也。但禮有規矩準繩之可守。理無形影之可據。故語類謂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聖人却不只說克己爲仁。須說克己復禮爲仁。見得禮便事事有個自然規矩準則處。故此禮是節文。自然之禮。不可說在內無私之理。又有云。要行節文。自然之禮。亦必先有在內無私之理。何得如

四書晰疑

論語

八

此分別且理是人所固有。故曰復。若子之所言。豈不破碎支離之甚。於理反不貫徹乎。曰。若他處之動容周旋中禮。固必先由於內皆天理而無私心也。此則已在克己之內矣。公亦思克盡己私。是何等境界乎。若謂理是人所固有。故曰復。獨不思人生亦必有天理。當然之禮乎。特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不能皆循禮耳。是以集註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者是就仁之渾然在中者言。尚未言及禮至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方說到禮。勉齋黃

氏不達文公集註之說。故云上二句。是言仁而禮在其中。下二句。是言禮而仁在其中。遂交互混說。而以為禮亦在內。後儒又因其說。以為己與禮各自有內外。而不知聖人之言。必內外都盡。使己與禮而獨言之。如下節非禮勿視之禮字。則此言信矣。此節是己與禮並言之。又豈各自有內外乎。故聖人之微言。非徒論說之可盡也。如此章仁字。夫子以內外並言。故註謂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云云。人而不仁。章仁字。獨指內言。故註云人而不己。識得。

四書晰疑

論孟

九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章

此章一以貫之。有謂上達天命者。是因誤解參乎章集註之意而傳誤也。蓋聖人明言予非多學而識。是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即對多學而識言也。何得謂之上達天命乎。故多學而識者。博聞強記也。一以貫之者。存心以致知也。存心致知。乃能智周萬物而不遺。博聞強識。心雖勞而知有限。是以多

學而識之者。不若一以貫之為得其要耳。夫子呼而告之。欲子貢知所用力以求造乎至極之地也。故語類曰。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是無一以貫之。錢又推其說。謂無一以貫之者。只因不曾識得敬字。若識得敬字。則一以貫之之旨。亦自然可以理會得。或謂敬是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古人八歲入小學。即教之以此。豈有賢如子貢。至於如此之年。而尚不知哉。曰。小學之時。敬之小者也。父師之可教而知。格物窮理之事。敬之大

四書晰疑

論孟

十

者也。非心體虛明。自得於言意之表者。不能及也。或謂存心致知。學者入德之事。故中庸註云。非存心無以致知。一以貫之。聖人之事。故子貢積學功至。夫方告之以此。子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存心致知。通乎上下。有許多層次。一以貫之。聖賢之功夫。亦異。中庸註云。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對下句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說言二者之交相為助。不可偏廢。學者固必要如此。聖人亦自然能如此。蓋聖人天性渾全。孩提之心。長而不失。知事親

之孝。以此理知事君之忠。亦以此理千變萬化。無不以此理。如夫子答曾子許多變禮。雖有不曾經過的事。亦自然曉得。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卽聖人之一以貫之也。學者不無氣稟物欲之拘蔽。或明於此而暗於彼。通於前而塞於後。不於事親之間。深心體察。無可去之義。則不知禮之有隱而無犯。不於事君之間。體會夫社稷生民之重。不可諛悅以爲容。則不知禮之有犯而無隱。尋常事物之間。必事事存心。物物檢點。方知其理之所以

四書晰疑

論孟

十一

一。朱子謂多學而識。如積散錢。積得許多散錢。方可與條索。子他串。此卽學者之一以貫之也。故存心致知。以人之用功。言一以貫之。以理之數目。言非有異也。但存心致知。可以包得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說不盡存心致知。蓋未能一以貫之之前。要存心致知。一以貫之之後。亦離不得存心致知也。或謂玩註積學功至云云。似當以成功之說爲長。不然則夫子當下卽告之矣。何待子貢之錯用功夫。然後告之哉。曰。不可告也。蓋聖人氣質清明。

義理昭著。故合下便能一以貫之。若子貢氣稟不能如夫子之清。於理便不能見得分明。使卽告之以此。又何知一以貫之之義哉。故必待其先用探討窮究之功。於事物之理。漸漸得其旨趣。然後可以呼而告之。故此政得力之際。而非所謂成功之候也。姚江之徒。以一貫爲初學入德之事。必先一貫而後可學識者。固不足道。卽有以參之。唯子貢之非。是知天命地位者。亦無是理。蓋一以貫之。是理一分殊之意。曾子身體力行。直積力久。

四書晰疑

論孟

十一

於行上可以理會得。子貢明敏過人。積學功至。於知上可以理會得。故呼而告之。其餘未幾乎此。固不可與言。顏子卽始見終。又不待於言。故無論一以貫之。是事物當然之理。非上達天命之事。卽以二子年分考之。亦非知天命地位。蓋孔子沒時。曾子纔二十七歲。子貢四十二歲。其告一貫之時。不知又在何年。孔子尚謂五十而知天命。不應二子反賢於孔子如此之遠。況上達只可心悟。而不可以言傳。豈孔子獨能以口授二子乎。此章只要。

體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句即可知。夫子就下學人事說矣。知此章就下學人事說。則參乎章之意。不辨自明矣。此章學識。是知邊一貫的階梯。參乎章忠恕。是行邊一貫的階梯。學者功夫。必先從忠恕學識做起。迨功夫既熟。則一貫之旨。自然可以體認得出。朱子所謂夫子雖不告之。後來亦自然曉得。故未聞一貫之前。忠恕是忠恕。學識是學識。及聞一貫之後。方知前此忠恕學識的道理。卽一貫的道理。故未到一貫地位。只做忠恕學

四書晰疑

論孟

主

識功夫。不可強探力索。反致病痛。此夫子待曾子子貢功夫。既到而告以一貫。曾子見門人功夫未到。而只告以忠恕之意也。今學者苟能實做曾子子貢忠恕學識功夫。則後來亦自得曾子子貢之一貫矣。

君子義以爲質章

此章禮遜信之字。有指義者。有指事者。鉅觀諸說。事義二字。都認不清楚。故說得總不明白。如蒙引以三之字指事說是已。而以義爲事之宜者。則又

混而無別。蓋義字有兩意。有止以理言者。有作事之宜言者。事字亦有兩說。有當於理者。有不當於理者。不當於理者。只可謂之事。而不可以爲義。當於理者。卽是義。蓋事之宜處。卽爲義也。故義者事之宜。義字卽指事說。而義在事中止。以理言者。義是義。事是事。義在事先。而以爲制事之本也。今解者。但知事之宜之義。而不知所以制事之義。故解此章之義。不得。不知若不先有制事之義。而事何能合宜乎。故此義字。正是以義制事之義。卽朱註

四書晰疑

論孟

十四

所云斷制裁割的道理。故可以爲事之質幹。若作事之宜解。則卽是事矣。又何以制事。且此三之字。謂指事者。正與義字有別也。今以義字卽作事之宜說。又何有指事指義之別乎。此不惟事義二字之辨別不清。併不知聖經立言之旨也。蓋經意單言義。卽可以兼事與事分言者。則又各自一意。如此章義以爲質。句雖不如以義制事之明言事字。然夫子言君子處事。以義爲本。是已暗含一事字說矣。故此義字。與禮遜信一般。皆以理言義是制

此事禮是行此事遜是出此事信是成此事故程子謂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若以禮遜信之字爲指義說則不知義是個甚麼要禮行遜出信以成乎只因不識義耳

仁人心也節 孟子

此章是孟夫子因當時不知仁義之切於人故直指爲人人心路言之與他處仁義二字不同有時文欲避告子義外之說故以此仁義分作先後而不敢言內外者不知告子以仁愛爲仁而偏言之

四書晰疑

論孟

五

則義亦當兼心之制說爲是蓋分言之則仁義各自有體用也此則仁爲人心而專言之義特指行事之宜言蓋以存心制事言之則又以仁爲體而義爲用也故朱子曰蓋以仁存於心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今時解不達此章仁義二字之意故義字多補心之制一層不知義若兼言其體則仁亦不得專爲心之德仁既爲酬酢萬變之主則心之制一層可不必說矣

由孔子而來節

此節無甚疑義但前聖之見知皆在同時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之後而亦自列於見知故學者不知所解蓋嘗於就正無門之日偶然而得此意蓋孟子雖不得與顏曾閔冉之徒授受杏壇之上然道統之原至此尚未絕也故猶得以私淑諸人非若聞知者杳無所見獨心領而神會之耳

四書晰疑

論孟

去

四書晰疑 孟子終

四書晰疑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鉉撰是書成於乾隆辛酉前有例言謂四書疑義雖多其間或有一說之確當於經義者槩不敢贅特輯朱注以來諸說之所未備而或未定者故論孟皆少而學庸多云云今核其見解仍不出所著就正錄也

虹舟四書講義二十卷

〔清〕李祖惠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虹舟講義

二十卷》提要

序

自前明以四子書命題取士
國朝因之士當羈以時塾師所
以課誦無先此者夫孔曾思孟
四大聖賢之書後世學者附之
以立言可謂尊矣或者又謂帖
括實敗壞人方豈不以古之立
序

言者固將經緯史以適於家
國天下之務而徒捨濂洛關閥
之餘瀋或排攢經書語自生吞
活剝而迄無心得甚或爭求如
是不可得是果何為者噫若斯
其敝也在學者為苟且速化束
書不觀之所致間有異敏之妄

亦鹵莽涉獵不能好學深思而
心知其意而講說之陋無以貫
穿乎六經仁義之旨使其人童
而守之性靈無所得疏濬論議
無所與開張實職之咎矣今夫
欲得馬之情者必試諸平原廣
野之間欲盡鵠之勢者必極諸

序

二

九萬扶搖之境泥中之獸鼯鱗
之蜂轉側滋礙耳聖人之言小
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
悖從有明定陵之季曲說繁興
非離經畔道則往往扣槃扞燧
刺舟求劍即一書中各章離絕
已不能疏通證明況其外之經

史乎而非經經緯史又何以裁
揮四子之言乎吾嘗恠父兄師
長所期於子弟不過曰通而止
而其於四子書偏多生畛域以
隔閼之蓋百餘年來體注之盛
行久矣注本不如是體注之者以
為當如是而八股不興則體注

序

三

亦必不行是又帖括累之矣吾
姪虹舟之為制義也所謂修辭
立誠而言有物者也而皆從六
經無字句覈求之於先秦兩漢
六朝亦遺其貌而得其神味故
無一語與人同人愛重其文訖
不能抄撮其一字此之為心得

既而病蒙存淺達之支離庸妄
又大全諸家之所薈萃而究無
折衷以要於簡約乃一空諸說
而自為之非棄前說也前人之
所已言者無以餽飭為也而義
理曲暢旁通文華莊雅可誦章
各為段或數章共一段各有旨

序

趣脉絡以一洗訛詬之習間亦
有所別裁以補朱子所未及綜
其要有二蓋以經証經還以經
証我以經証經故無一之憑於
其臆以經証我故無一不出於
其心之將安而人人各如其意
所欲得易書詩禮樂春秋無殊

旨我與古人非二物夫如是則
廓然而大通而發之於文為通
論成之於學為通人以此發明
學者之耳目使茲編之所未及
通者皆以其法通之不患心花
之不玲瓏四映而崇論閎議遂
不滔滔汨汨也夫榛蕪蔽塞非

序

必異端之於吾道然也其有發
揮傳注而蹈於穿鑿拘固則淫
邪可免而詖不得免詖之不可
通或轉而之遁矣是編於五六
年前曾出以示余余題為四書
通義今刻仍名講義顧余所以
序之者更不外通之一字云

乾隆丁丑清和月既望歸愚老人德潛序時年八十有七

序

六

壬申春余奉

命典試浙闈首得李生祀望生之名
重大江南北三十年矣至是始得雋
一時搢紳人士無不額手慶予之得
人至今典浙闈者在闈中輒舉以命
其同考謂必得如若人者而竟已寡
寡故論者謂入

本朝來浙元之有名者陳介眉邵學

序

地及是三人耳南宮居第二海昌至
損足惋惜而嵩侍郎臨歿時尚引為
一生懷事然觀生於得第後猶需次
將十年方謁選則是亦隱有造物者
主之不可強也夫士人立身首道德
次功名次學問文章生之行已端慎
久見信於所知獨晚遇勲名不可見
若其學問文章則尤彰彰昭著於海

內矣。其湛於經遠於史旁及於魏晉六朝之腴潤唐宋八家之縱橫馳騁殆不名一格又不勞而得之居然天下士也。自壬申閱今凡八載余又從江蘇再奉

命視學兩浙生固僑居江蘇之震澤四年來頗悉其家居近况今蒞浙而生出其所以為四書講義請予為之序

序

是書也出其平日所講畫以教及門者蓋生自二十歲即以教授生徒為事數學相長不自知其所進至是而中年私淑安溪之門人曰王坦齋先生嘗蒞學浙中三四載者生之藪聞由是也成進士歸家為山長姚江姚江之弟子從而梓之今考其言蓋皆出於其胸中所得而又無絲毫穿

鑿附會以涉於險詖怪異之習貫穿六經上下今古以發明四子之書至詳且盡學者熟此其有空疎勦襲與讀書而癡結不化者蓋亦鮮矣予久許為序今幸諾將一載而生方謁選念是書若行其將以蒞姚江之人者樹立其不可不以生之學問文章再

序

一為順風之呼以無負當年黃茅白芻中一加激賞之盛心也於是乎言乾隆庚辰冬十月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浙江學政李因培撰



吳興李祖惠本姓紀家者
同學諸子發問字

大學

學庸自程氏表章用配論孟中庸大旨只是人心管以
道心道有體用首尾每變以兩其在天者盡之以川流
敦化其在人者該之以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推致之極
則為至聖至誠而兩只是一則和統於中明統於誠蓋
上栗吾夫子直內方外之敬義而下開孟子之持其志
無暴其氣所謂心法也言道之書莫明且盡于斯矣大
學是進小子之學為大人之學學有端委首尾恒穿以

虹舟講義

卷之一

大學

一三綱領擴明於新擴明於至善以盡其所為大旋
歸止於知歸新於明以示大段之先後八條目又備舉
逐節之先後以規其所為學故語形勢則始成三面繼
成八面終歸入脩身一面語步驟則由天下邈家為新
民之末所起再由身遡誠意為能得之終事所起由誠
意遡知為知止之始事所屬而即為明明德之本所起
所謂次第也言學之書莫詳且備於斯矣

經一章

人之所得乎天是理虛靈不昧是心虛故具衆理而為
性靈故應萬事而為情身不脩無以盡乎其為人心不
正無以端其載理應物之具意不誠而以情汨性而失

其虛知不致又心不能見性而隘其靈但將這注玩味
便見格致誠正脩之不可缺一
因字有提醒意遂字有果決意復其初有明其本明換
不得別字意

德本自明明之在我人事之明無以加于本然之明本
然之明不能廢其人事之明一語而至誠盡性聖人踐
形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性安
執復千古聖賢單心省密之功都在又即人皆可以為
堯舜之鐵板注脚也

吾所得者民亦同之吾所憑者衆咸仰之同得則在我
操無私閱之光衆仰則於我均無可遺之照

虹舟講義

卷之一

大學

明明德自善其身也新民以善及人也而非必其至也
明明大段離不得而古學所以異於今學者全在止至
善一綱必其知之才得止之故緊接知止而后有定乃
是將明明新歸入止至善實則將止至善緊打入明明新見
離却明明新別無止至善條款
自有生民以來何時無忠孝節義自有帝王以來無刻
無號令賞罰明明新不絕于世所難者就中比較出至善
何者為當止之地耳
孟子願學孔子為知至善之所在然不止就人看當就
事看伯夷之望望然去為隘其不念舊惡即至善也柳
下惠之袒裼裸裎為不恭其不以三公易介與不去父

母之邦乃至善也。知止者知此。

知止不必便做得到。而志已有定。曾西聞子路則蹇然。聞管仲則慨然。仲之一往九合。豈曾西所能到。亦非子路所得也。而不以彼易此。由子路做去。却有至善可止。仲則走錯了路。此曾西之有定也。久矣。孟子宗王黜伯亦如此。

伊尹取其君不為堯舜。非知止而其志有定向耶。夷之清所知在黃農虞夏。惠之和所知非濁世汙君。不同道而其趨一。想見其志定。心靜身安。而所慮無不得處。知字甚深。靜字却淺。朱子序文謂俗儒記誦詞章。異端虛無寂滅。其他權謀術數。與夫百家衆技。紛然雜出。所

虹舟講義 卷之一

三

謂靜只是此心。不為這等雜說所動。耳。穩在識見上。不紛擾之為靜。非念慮上不紛擾之為靜。方不侵心。正所知者止。故定且靜。且安。於止已知。故由知發慮。定靜安可於止上會慮。全從知上出也。是臨時審量得事。事物有箇至善在。

學問思辨擇善也。中且庸。即至善之所在也。篤行則能得上事。

物有本末。當知自治治人之方。事有終始。當知讀書窮理之要。

事有終始。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止智也。得而止者聖也。

不說欲新民於天下。說欲明明德於天下一語。破新民之的。而脩身為本。瞭然。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起法鄭重。見非空設。此條教乃實實按節做過來。所謂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也。

人各脩其身。則各明其德矣。人各明其德。即太人之明。明德於天下矣。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古之君臣。以此欲也。

心兼動靜言。靜之正儼若思時也。動之正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然意有不誠。心便從方動時走失。即得如賓如祭。藉令其然。滋益之偽矣。或者禁意。槁木死

虹舟講義

卷之一

四

大學

反而滅心之用。釋氏之學也。良限列貴而危心之體。告子之學也。

中庸言誠身。今專以屬意。知誠不誠。為君子小人之關。孟子言存心。此言正心。以其存存者。歸入誠。則此性。性者獨主正。

三綱領既渾舉之。八條目復釐析之。釐析之法。不用平列用層遞層遞之法。以逆推復以順推。遂推是八者。各有交關之數。順滾是八者。各得貫穿之形。

意每從吾心明處發出。知得闊一步。則所誠之意亦闊一步。知得高一級。則所誠之意亦高一級。匹夫溝瀆之諒。異於志士仁人者。非其誠之異。乃其知之異也。

知既至則仁之本無以尚不仁之本不可加身俱見得明徹所以能誠如不及如探湯注亦曰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無私須意識當理須知至

意誠而心或未正則毫忽之間有不在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心正而身未盡脩即蒞之不莊或莊蒞而未中寬綽戲謔之自然也

天子與庶人無異學此太學教人自王太子下及凡民之俊秀皆在

周子云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即本亂而末不治之謂也又曰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即經末獨補出所厚者

舟講義

卷之一

五

大學

薄之義也

家乃明新交界本之亂不亂末之治不治消息俱在此家齊而身必脩亦家齊而國與天下不足平治也

傳首章釋明明德

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明明德一語發自聖經而傳者識所緣起一溯而文再溯而湯三溯而堯均有考而不謬者言德而明在言明命而德在言顧諟而克明又在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德畢竟迥越尋常故峻為殊異之辭而克明又絕無異統斷以自明可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德在我即天命在我君子畏之而成謹不睹恐懼不聞善學成湯故也

傳二章釋新民

昭明於變最是新民極軌不若撥亂反正新之意象更覺張皇發露也故斷自成湯次以朝歌沫土而三分有二明德新民之功所施絕薄更推文王一人於此哉傳者引言不苟

廷言與師湯自言造邦皆有新義不若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字直探表正之原聖敬日躋之本說萬邦懷而九圍式則援引將才勝矣

所新之命序所謂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乎其則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者是也明命之賦人

虹舟講義

卷之一

六 水西書屋

一人方特邀上帝之監觀耳

傳三章釋止於至善

將邦畿影至善將黃鳥影人首節見止之有處次節見止之當知也文之仁敬孝慈信摠是盡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所謂精微之蘊也又推類以盡其餘為如文之刑寡妻至兄弟者不及焉知五者特舉其大耳

然而有純亦不已之緝何所間於在廟在官有於乎不顯之熙何所瑕于戒疾不珍學者不能學聖人之安止

隨時以處中只是毋不敬舉五者見至善原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安汝止者聖君之事欽厥止者賢君之事然欽是徹上徹下

故文德之純摠歸入敬敬止之敬為敦化餘五字為川流

以夫子之聖而曰君子之道正未能一實是見得如此蓋止至善若斯其難也他聖人雖共立人倫之極到有不能處亦何獨不然惟文王在在無憾幾千古不能

有兩故傳特舉之作述隆于一家怙冒深於西土獨以聖臣遇暴主幾不免于湯武之事而更得其所止嗚呼至矣

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去庸存真縱橫脈絡交貫切磋之所得力也操行則有以戰天人之勝風行雷厲涵養薰陶皆得琢磨之所從事也動亦敬靜亦敬則瑟名

紅舟講義 卷之一

七

大學

敬日強則備名形且著則赫名著而明則喧名學脩既以該夫格致誠正脩之實而恂慄更以挈其樞機之總威儀復以盡其充實之光觀其切磋琢磨所謂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思未入于聖人之域其瑟憊赫卑所謂一息尚存臨深履薄之志不敢少懈而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乃所為至善也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親親尊賢其大端也新民實政大都是不專其利觀繫矩章可見使之辛若塾監而型仁講讓之俗微矣故在君子為賢親在小人為樂利然有一毫人欲之私決不能之紀燕及朋友宜爾子孫振振繩繩財聚於上則民怨於下利竭於公則生感於

野前王只是盡夫天理之極原所由來蓋以封建井田學校舉其大而以朝廷射鄉食饗民間築室治田吹豳樂蜡養老慈幼食力助弱之文盡其細故所得于新民遂能如此其曰賢其賢而親其親樂其樂而利其利有味乎其言之也

傳四章釋本末

前三章徵引詩書監銘此釋本末用夫子之言指點此章法之變化本是物有本末之本知是知所先後之知聽訟末也使無訟本也無訟末也所以使之者本也夫子不言使無訟之所以然而傳者申之傳者亦僅言民志之畏而在我明德之明可得而徵會之引而不發故

紅舟講義 卷之一

八

大學

結曰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猶言此足以知本也謂字勿泥

傳六章釋誠意

誠意特釋不與後數章一例此關一錯雖知至無益見為可以不誠亦其知終未曾至也意有萬端好惡足以詠之世間只有善惡兩面動於意自只有好惡兩面好惡偏真於惡臭好色者是發于人

意不誠便是小人所謂小人儒為人只於其意辨之縱有善可著要是善為假而不善為實誠中形外即下文德潤身之所由然先從反面勘透一定機關直是非常精煉

自己指視得及使人指視得及非己之指視一時人之指視我者又一時也是為莫見莫顯

誠意為自脩絕大頭腦好不過一誠字將誠字移上身便是中庸之誠身而形著明實於此矣在大學之言誠意尚有正心脩身然前一章為明善之要此一章實誠身之本故末節即歸以德德之為言得也實得此善於己乃舉其所得乎天者而真得之明德之德到此點睛

聖舟講義 卷之一 大學

潤字消息從明字生來曰身曰心則已舉正心脩身而思過半矣又廣胖二字全要從無愧怍剝查出真宰

傳七章釋正心脩身

誠意後至錯大抵從合當有處偏向去喜怒哀樂一直發出未故能中節說忿懣恐懼好樂憂思便有許多惑濫心者虛靈之舍無所倚着則在有所倚着斯不在矣無所倚着而在則靈有所倚着而不在斯不靈矣雖視聽食息之粗無由自檢況其精焉者乎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敬以直內治心之學義以方外治身之學必欲立而義形故脩身在正其心

以形體言五官百骸惟心居中者不滯一隅以神明

言不着一物方恰是中中故正不中則非正也狂惑之疾必因震懼憂憤而成更微有所之為不在也認悠之態必因醉飽荒寧而起乃知舍敬之未得常惺也

傳八章釋脩身齊家

心與物接有忿懣四者身與物接有親愛五者所誠之意只是好惡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在家却又直行不去故雖有惡而不得不用吾好亦有美而不得盡弛台惡但須知之使不入於辟耳故曰家難而天下易辟之不可在格致後詎不洞曉曲折但用情處稍不加察便入其中而不知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在誠意正心後無是慮使人不

聖舟講義 卷之一 大學

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誠意正心後未必無是慮也然使人不以道亦是吾身行道之未盡吉甫之賢也以後妻之言殺伯奇可謂好惡之得其平耶是知雖聖賢不可不以庸衆自警也

兩節都說身不條然如此則家安得齊

傳九章釋齊家治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而致之者也孝之於事君弟之於事長慈之於使衆此即近舉之者也三句實講出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故知所孝之即吾君所弟之即吾長所慈之即吾衆而一家者竟內之象知事君為吾孝事長為吾弟使衆為吾慈而竟

內又一家之象也

孝弟亦不假強為。然或要箇榜樣。若慈斷不消慈母之養子。更不消究之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也。是不消學得。是故舉一慈而大較可知也。

若不是自然物事。一人如此。難保得人人如此。如何可以教家。便可治國。此于孝弟慈下。急安放此節之義。至于。一國皆同。便知天下皆同。此後章安放上。老老三句之義。

以孝弟慈之教家者。治國即是。使一國之人皆興於孝弟慈耳。非是不假強為底物件。緣何便此動彼隨。故着此一節下文。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理。

蚯蚓講義

卷之一

十一

大學

便自瞭然

孝弟慈隨處各有端識之不至。習焉不察。却要推廣。不然。雖有端。終成不得。孝弟慈。即如父母之於子。難道。襁褓中。推乾就濕。便了得慈之分量。不成。

孝弟慈合來是一團和氣。故是仁。與戾反。是一團理意。故是讓。與貪反。三者以之教家。實則以脩身。故言一家可。即言一人可。

有國待治。緣何不有。令求人非人。但必先有諸己。無諸己。而后可冀其人之喻耳。自己不好。要人好。此為不怨自己。好了。不要人好。亦為不怨。一則本節之旨。一則下章絮原之義。

傳者想是最長於詩。其釋止至善。釋齊治。何其詞之詠嘆而淫液也。聖人言誦詩三百。便當達于政。而能言今人如何說起。觀此兩章。知古人談性功。王事俱可將詩印入。而必於遠近。即離間容得自家理會。如邦畿邱隅之止。何與至善之止。淇澳章說明德用。逐節分配之法。前王不忘句。說新民用。虛者實之之法。此三節又全用點化之法。挑天宜家說之子。此即為君子曹風其儀指威儀。此以為父子兄弟之足法。有月移花影之妙矣。

宜其家人。是君子宜於妻子。蓋王化起于閭門也。父子兄弟。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是三節所緣為。張本。宜妻子和兄弟。而因以順父母。又三節所循為次第。

蚯蚓講義

卷之一

十二

大學

君子之足法。以身定之。君子之為父子兄弟。仍以家室之離家。安見君子之為父子兄弟也。以為坐實。君子不見家字。義陋矣。湏知此一語。乃隱括孝弟慈。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前章言躬以化之。此章言政以處之。非治國無政。知絮矩于天下之道。即知由家而絮於國之道。但不到乎天下。不能盡矩之用。與絮之神。故二字直至此章發作。然治國可不言政。而平天下。提離不得。身即離不得。心意知故好惡從誠意來。好惡不與從致知來。慎德忠信。直指正心誠意。自首迄尾。是一條大線索。絲毫不走。越就為矩。家國如此。天下亦如此。此從人心。

上理會得繩墨之一是矩也。又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才是矩。缺一角便不是。此必於天下完成箇形勢之全。乃一大矩也。然則一是矩在而我絜之。一是絜之而恰成矩。大易先天後天之意。

矩所以為方。準所以為平。方則未有不平者。故以釋平。天下為精核。

絜矩是金章主腦。包含一切。其根株却在上。老老三句。於絜字見恢之。而廣於矩字見斂之。而約於道字見斟酌。又用之善。是以二字於上為廓出一層。又即蒙上一層。

上下前後左右合看。画出矩字極精。六所六毋以画出。此舟講義卷之一 十三 大學

絜字極精。上恤孤而民不倍。胡不云上幼幼而民興。慈此傳者斟酌不苟。蓋雖素人之俗。慈子人人所同。以慈母所不學俱能者。上固不足以言行。下亦不足以云效也。故變文曰恤孤。曰孤則固非其子也。又不倍云者。下不倍上之謂。以貼慈幼於義未安。直截解只是上恤孤而民亦各字。其孤云爾。蓋倍字正從孤字生。來所謂孤孰則遺之。非吾父即吾兄也。棄之不恤。是為倍。吾父倍吾兄有故舊之遺孤而不恤。亦即為倍。吾故舊如此。說足令後之欺人孤寡而始於其本族者。此然汗顏而所謂慈亦非僅大道之隱。各子其子者。稍加甚焉。即前章莫知其惡。

雖謗早已訶之也。

我之好惡。即人之好惡。是為推己以及人。以人之好惡為我之好惡。是為大公。而無我。人之待其子。未有不無我者。故如此則為民之父母。其所以知民之好惡。在是者。由我而推也。其遂以為我之好惡者。無我之盡也。一則恕。一則仁。而恕即所以行仁。故能絜矩之為仁人也。絜矩者。始於恕。卒於仁。

不可不慎。亦慎其德而已。下不是為德鋪張。却為人土財用言。其有不可強致之勢。玩此字可見而有德不患無財。其意亦自相成。平平叙來。本末已見。

此舟講義卷之一 十四 大學

從慎德說到有財。便可接入後節。而必說出有用見財。不可無遠為生財。大道節伏。脉又見財非積而不化。近為聚散之得失立案也。白珩金玉也。財也。無以得國為寶。國即財所出之土也。善亦有德之賢。仁親為德之一事。以明不外本而內末較切也。列在康誥。第界外亦有深意。二書是霸國之權謀。非帝王之大略。特以與不外本內末有相發明者。而恰與秦誓連接。輝映化工之筆也。

六經中論相。臣賢奸之情狀。莫悉於秦誓一節。相臣之有容者。亦只是無我。其不能者。反是保我子孫使之賢。賢親親。保我黎民。俾之樂樂利利。

天下之治亂。在庶官。庶官之賢否。責相臣。堯得舜。舜得

禹皋陶不必盡人而舉之也。誅止於四罪。不必盡人而放流之也。

好善惡惡。人之公心。兼黎民所與共。禍福者。其好惡豈不切至。而乃民之所好惡之。民之所惡好之。所以為天下慘也。

從知意。心身直。數舞。至平。天下而明德。新民之量。全故。然言之曰。大道而為之。樞紐者。忠信也。忠信主誠言。所以存誠者。敬。故便為驕。泰之反。驕泰以肆言。未有肆而能誠。故適為忠信之反。忠盡於心。信按着物。驕焉而盛。氣不周於心。泰焉而侈。慮常餘於物。慎德言敬。忠信言誠。戒懼慎獨。所以徹始徹終者。以之。

虹舟講義

卷之一

十五

大學

存誠也。故自下學立心。迄於形著動變。逐節以誠為樞。筦或泥於誠之專屬意。以為明新上面。如何又推出一層非也。

達道達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忠信之謂也。

聖人為下學言。首曰主忠信。又曰必有忠信。如某則此二字。尤為天德王道之本。

德為本。財為末。固已然。財豈可漫無經理者。管商桑孔之術。所以競進於時也。得此一節。然後知散財不禁其生。財而生。財要非以聚財。則足國自有經。而聚斂之臣不可試也。

財者土之所生。然無其生之者。山林藪澤而外。其可耕

者。俱為不毛之土矣。故無曠土。必在無游民。無游民而後有土。必有財。

人主大率為身謀。而不知貴為天子。則已統天下之身。為其身故。散財乃所以得民。而得民即所以發身。要非仁者先無通天下為身之念。終止於謀其身而適以亡其身也。

申決上文發身之說。猶云上好仁。則散財而仍必有其財。以破庸君世主之慮。而故作三疊文法。將上之仁。聽出下之義。而以仁為上之所以為義。又下文義利之所對勘。

以財發身之慘。此不必言者。詳於悖入悖出之云也。財

虹舟講義

卷之一

十六

大學

散民聚之樂。前不必言者。詳於好義終事之云也。專以聚財而財終不得聚。以其身空殉之專。以散財而財終不盡散。其府庫之財。誰不共為守之。然已生有榮。號沒有隆名。反復開示。至深且切。而虛實互見之巧。即文章能事。此其極矣。

在下以終事奉公為義。在上則以不與民爭利為義。君民上下之相接。原純是義。其所以相接處。則仁。

用人之仁。去其貪。仁之與貪為近者。得其愛而遺其公者。也就愛一邊說。仁似殊於義。就公一邊說。則仁便是義。

因上文聚斂之臣一語。乃知向者犯眾惡而用之之人。

其必有以中主心者矣。務財用是也。前言財聚民散。又言拂性。苗身到此。岷江嶓漢。而派同流。有宋王安石專以興利惑神宗。諸賢駁斥殆盡。引用章呂以啓童蔡。後雖有李綱一人。無救於汴京之陷。而北轅之繫。慘焉傳者之言。驗之千載。下不爽銖黍如此。

虹舟講義

卷之一

十七

大學

虹舟四書講義卷之二

吳興李祖惠沈本姓 祀望氏著

同學諸子校字

論語一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夫子一生所以自任也。不怨不尤。歷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子平日所以自期也。三節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特取以冠全部。夫子之全身已盡於是。

只學而時習一語。所謂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日就

虹舟講義

卷之二

一

論語

月將不可半塗而廢者。盡之矣。不亦說乎。純是一團生意。義理昭著。則資深而左右逢原。人欲淨盡。則川流而萬化決洽。迨夫朋來自遠。吾學之充周盛大。將在於此。然必冰堅木落。至於獨立不懼。歷世无悶。則收斂歸藏。而見性情之實焉。夫是之謂君子學無之而不在。此始終一生意之實。有明自遠方來。有字如春雲吐岫。忽焉四山雲霧。不知不愠。而仍歸太空之無物。此是何等境界。學之正。不為素隱行怪也。習之熟。不能半塗而廢也。說之深。而不已。夫子之與年俱進。顏子之欲罷不能也。入論語第一學字。故訓詁較詳。人有性不能無學。學所

以復其性也。此又是說字根原來歷不可輕看。明善歸於復初。知行不得劃成兩概。效先覺之所為。乃是效其所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耳。

有子曰其為人也章

首章該夫子全身。然君子所學何事。孝弟而已矣。明天察地。以是舉仁。仁愛物從此推仁之道廣矣。夫大本之所托者此也。務本兩字。吃緊。詔人為學之要。

仁者心之德。以是解者。主心之存。不存而言也。不存則私欲間之。而德非其德。又曰愛之理。以是解者。主惻隱之所從出而言也。非是則生機已槁。而情失其情。因私欲之閒。而真愛不流。則心之德。尤仁之完義。而從其發。

虹丹講義

卷之二

二

論語

用立言則非愛胡驗而愛之理亦仁之朗義也。之二語者。兼之為說之至。全今之非得此而遺彼。各從所重言之。爾。至此章為入論語第一個仁字。必須兼心之德愛之理說。而章意重愛一邊。則先曰愛之理。而後心之德。蓋朱子之斟酌審矣。

子曰巧言令色章

巧令鮮仁。便專主心德之亡說。而世間一種時路。人必不能望其有真愛者。則心失而愛亦失之微也。好其言。善其色。此則穀木訥之反。知彼之近仁。則知此之非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身者萬事之綱。故學以返求為約。亦萬過之叢。故治以能省為先。以吾省吾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而惡脩矣。以吾之知。鑒吾之意。欺慊之數。明而慎獨之功。密矣。列其目有三。稽其程以日。子以四教。忠信即所傳於夫子者。其習不習。亦必以忠信之心體之。而後見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國號千乘而事繁。而用多。而人眾。若夫使民。尤有國之重事。所以毒吾人者。無大於此也。敬信即愛時不及為政之目。但明出政之心。君心者國本。所繫而五者之麗於心。尤為國者所以本也。

虹丹講義

卷之二

三

論語

一事也。密繫王人之敬。忽顯關兆民之疑信。而節者止而不過。愛者有加。無已節。非吝。愛非姑息。節以成愛。愛須先節。此四者兩兩比附之旨。首之以敬。五者統焉。終之時。使敬信即愛之道。又歸焉。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孝弟者。明天察地之本也。言行君子之樞機。愛眾者。民胞物與之略。親仁者。尊師取友之方。而皆於弟子時端其範矣。至所謂文者。又以教之通明。而廣其材藝。後世敦本之學。既置弗圖。雖文之末。而六藝猶在。所後其童而肄者。詩書而已。此人材之所以不古若與。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必有好善之誠才做得忠臣孝子信友故四者將以賢賢為首

學求如是而已此語極精惟下接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轉看學字稍滯似宜將此二句倒轉謂如此之人定是學於古而得其前言往行以明善而復其初者就是因生質之美做成然已全乎學之實矣吾所貴乎學者學為賢人學為忠臣孝子信友吾所病乎今之學者為其不能為賢人不能為忠臣孝子信友今復何求故吾必謂之學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多少神明變

莊子講義

卷之二

四

論語

化之詣都在學却須固以日新學之固不專由威重然不威重已自無緣得固較下三節特異其文者欲學者先戒輕揚浮躁之失而後可以言學在通章則所學且講堅凝完固而後言變化之無窮也威重是德器忠信則崇德之功所以立其本者則又嚴比匪以遠戕勤改過以剔蠹蠹不言從義但言主忠信不言可者與專言不可者拒又不憂聞義不能徙且憂不善不能改始終從固字起義而不從變化起義所謂君子務本故觀下三節知君子為學之大綱不易觀上一節知為學之凝受有基於威重識固學之因於有主無友勿憚得固而存之之實讀者但看得學字有頓放固字有界畫而章中

無泛義章外無漏義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以上所言皆敦本茂實之學慎終追遠以化民此敦本茂實之治與道國章皆通於王事而純孝之人所言孝治亦令人懷愴無窮

親喪自致盡禮則難祭之以禮盡誠則難一慎一追各主所重言之非厚烏能若是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故從根本處動人其應至捷

道之以德猶有道之見存也君子篤於親亦終是教民時之意未忘也惟慎終追遠純是上之人至性之不容

莊子講義

卷之二

五

論語

已絕不為民起見但誰非人子故感化於斯最捷厚者睦嫻任卸皆在但無不從孝友起即友又無不從孝起而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必舉慎終追遠言之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章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只是誠無不動編之此者見是極神奇却極平實耳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直是邦君之與之矣何以不說邦君之與不授其權於邦君也如此則轉似求之矣如此則大異乎人之求之矣自作元命亦可以為自求多福則夫子之得何必非大子之求禹稷躬稼而得天下舜大德而得祿位名壽則

夫子之得如何是邦君之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人生德業豈得盡於門內故觀人子者亦須觀其志行而善惡乃可見雖然人子之行孰過於孝孝虧而行不足觀矣故又特起三年無改之義以為急於自見者警發天良也

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亦是穿穴旁義在本文只是寫孝子之心纏綿惻怛不必將此意攔入

若說三年無改於父之善善豈三年以後所得改也若說無改於父之惡惡之改何待三年妙在道字下得穩道無不善要自與時為變通

虹舟講義

卷之二

六

論語

天道變於上人事遷於下即其道亦豈得終身無改武周不得為文之服事有由然矣夫子又寫出一團敬尊愛親如生如存至意令讀者旁皇無已真善道武周心事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章

禮理也樂和也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然須知禮之中早含得和之意思在此和字全從心安意肯上體貼出來理之自然乃情之各得也

禮主天地之別樂主天地之通禮之和則以其別之出於自然而非以私意造作為也

用字對體字或曰禮之用之和乎抑用禮者之和乎曰

固是用禮者之和然亦歸到禮有以使之和曰是則然矣但據注所言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則似用禮者必和乃可貴與禮有以使之和不合矣曰只緣必字欠圓試換一定字應無兩歧之解

記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淫淫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取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則樂之中有制防之道在對看恰以得禮之和

從禮曲和是言禮到精微處然已開出流蕩一門故下一節急須攔截

如前一節蓋逆知夫後世老莊之徒必有以禮義為桎梏者故於禮特闡出和見其非強世如後一節又逆知

虹舟講義

卷之二

七

論語

夫後世如晉名士放誕任情必有禮豈為吾輩設之論故於和又緊收入禮以重防流弊晉人祖老莊者也以禮為不和則於禮之外尋和必然之勢也在有子則又恐說明禮之必和乃羣趨和而轉棄禮焉蓋聖賢憂世之深若此

天理即是人情故禮雖嚴必和人情未必盡合天理故和之狗非禮禮不和雖先王不可以強世和失禮雖衰季不足以支吾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有言必踐恥辱不生而交無中判豈非吾人之完行哉其道無他謹始而已矣始之端甚微而其終必鉅有子

所言寡尤寡悔之道也

孔光之拜董賢與茅鴉相鼠同讖其無禮一也柳州附

封文至身敗名裂而沒齒不能自振因失其親故也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故大人者言不必信然與其失

吾信以全吾義何如并此不失之為愈乎只要其發言

時近義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敏事慎言便畢君子一生為學之要所以然者凡期至

乎道也無求安飽取道之專以敏以慎進道之勤就正

於人考道之密合之好字纔得圓滿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中庸其至矣仲子亡親戚君臣上

此舟講義

卷之二

論語

下衡以道之大端而失之者也傷廉傷惠傷勇衡以道

之精微而失之者也言固惟謹仍有恂恂便便聞聞侃

侃之殊子路問聞斯行諸子告之以有父兄在君子之

好學將以善其道也則就正尤然是敏慎得力處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富而好禮禮者人之所以立獨為富者設乎顧其為道

也文明而其為分也止而不過故有分之所得為而或

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矣亦有道之所不予而

其力足以辦行且富上而亡等矣惟夫倉廩既實百禮

斯洽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相接皆能講明於曲禮

內則之文旁皇於行葦伐木之誼士大夫於此立宗法

勒家訓可以數十世而無弊所以收其富之益者此也

若夫恒舞酣歌凡在三風十愆之數求田問舍統為損

智益過之憂亦惟禮可以禁於未形而防於未然禮所

以在富而尤切也至於好之則又非其勉而由之蓋清

明之志氣鮮垢濁之蒙專壹之精神無外誘之奪貧之

所樂者天富之所好者禮天則理之燦於吾心禮則理

之炳於物則也

無諂至矣而有樂在無驕至矣有好禮在自子貢聞之

已覺彼境之往而此境之來無諂麗貧樂亦麗貧無驕

麗富好禮亦麗富而忽有會於切磋於砥磨自夫子聆

之又覺前言之往而今悟之來豈惟是我因切磋砥磨

此舟講義

卷之二

論語

之詩而謂其可興讀全詩則讀全詩而悟以生悟相引

而出之機未有窮也嘗試參之造化之理提是往與來

相續而學問之達神明之數語默之差別交之變莫不

皆然大率相對相乘而行變化循生迭起以迄無窮子

曰告往知來妙下活脫字樣令人自發玄想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人而已知非己之得而人之得也人不已知非己之失

而人之失也不知人則在我知言窮理之功全踈矣

為政篇

子曰為政以德章

大人明德以新民所謂為政以德也故風流而令行矣

取象於北辰又於德說到極深微處旋轉天下而不見其迹是中庸之不顯篤恭。

人主之尊意論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謹其操柄所得於為政之效便如此納歸一德則直是天載之無聲臭而萬古旋轉如無物也。

子曰詩三百章

詞之出於肝膈者使人聞之亦必沁入心脾故思之邪還以其出於思者治之如醫者用藥某藥走入某經各以其氣味之相近曰然則導欲增悲亦勢所必至爾子

虹舟講義

卷之二

十

論語

之不去淫風何也曰若使隱惡揚善其于寬大則有餘而於勸懲必不足子之作春秋也亦不明下斷詞但據事直書而義自見其不必以褒誅之一字屑屑與人解而萬世自無不解者恃是非羞惡之在人心中固有不畏鬼神之極而未嘗不懼鄉鄰之知非鄉鄰之獨靈於鬼神也為傳之者衆耳若其穢行惡德歌咏人其涕泣悔恨當復何如而歌咏者度其身之萬一有是其探湯若免之誠又不知何如矣發乎情止乎禮義此詩之正讀之者可以無邪乃見非禮而禮生於心見不義而義形於色彼不以是止焉而我止矣亦何必紛紛議論詩傳如鄭夾漈之云乎

子曰道之以政章

政謂法制禁令所以約束期會者是其意專欲使人正而非必其自正也至刑原與禮相輔故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而專尚之則音鼎鄭書其以異於吹豳息蜡之遺意亦遠矣蓋嘗審諸齊魯至道之難易齊之刑酷而政弛而其刑亦不能使人免魯則禮在而德亡而其禮亦不足發人心也中商韓非之學出而德禮盡喪自是而後大抵承苛急者矯之以寬大蒙闇弱者反之以精明各適所偏皆能用之而寬大亦未見禮教信義之充實精明尤不過綜練名實之孜孜蓋周禮一書所以張官布政而措刑者既難適於古今時勢之宜若夫冠昏喪祭鄉相見大略見于儀禮者亦無復施于鄉黨邦國之間以成鄉鄰風俗之善其所恃者特其天之不變而孝子悌弟未必無一二之或出乎其間則君師之教也微矣

虹舟講義

卷之二

十一

論語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學者格致誠正以之脩身而應家國天下之務者是也
夫子曰吾非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吾惟終身勉勉循循

於學而不自知爾大抵知行兩件劃開不得又知易而行難亦後學之弊也自純篤者觀之轉是行易而知難耳故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篤信守死行之力盡矣好學善道知之進境焉有窮乎十五志學志於道也三十而立據於德矣過此天理之操存一向熟去便是依仁境界而極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者一成而不易亦隨時而屢易欲因物付物之恰中要須精義以入於神而仕止久遠衣冠言動律天時之自然襲水土之一定非甚神明變化不足與于斯焉故自不惑而知命而耳順三十年終食遺次顛沛而無違者其進境之可驗却全在知非無行也行只有安勉階級則立之後便無可言

虹舟講義

卷之二

十二

論語

而見其當然復灼見其所以然始於有思繼乃至於不思觀孟子所論夫子所以為聖之時者全在知之至矣而豈漫然乎故不惑是於事物之燦陳看得過準是其分處知命更於事物之大原融得了徹是其合處至此知更無可加惟有不思一境不思則不免矣而尚須十年仍微示知行之次第以見心與耳順猶未得心與身閑而及今乃可以自信是則旁人所共相推當此若幾有不得辭者而年亦既老矣則已力辭其所為生且安者矣

孟懿子問孝四章

問孝四章比類而書見夫子因材施教蓋雖孝之不言

而問然者而曲從則不義忘身則貽戚恃愛忘嚴固收寡愛子告之無一同者成物之知豈不信夫母取其愛君取其敬無之者父故事親者愛敬而已矣生事葬祭之必以禮尊親之至也敬也體父母愛子之心乃以愛其身者愛其親尤愛之纏綿而篤摯者也何以守身循禮而已矣致之於吾親者乃其所自為也故無明倫察物之識不可以為人無臨深履薄之誠不可以為子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虹舟講義

卷之二

十三

論語

必行得纔算知不到足發地位豈得為能喻聖言者乎然在聖人則當其不違時亦早有相遇於微者故如字下得斟酌終日如愚可謂深潛矣便爾足發無氣質之待矯揉須變化乃所謂純粹也

子曰視其所以章

知人則智惟帝其難然在王者有官人處物之任在儒者有慎交謹與之心何能聽若人之我度乎視所以者以世有為善之小人決無為惡之君子此固已去者半入者半矣觀所由以世有所為而為之善有無所為而為之善其能當此者又鮮矣至察所安以世儘有無

所為而為之而實非其心之所樂則其無所為而為者亦必不能以久也推勘到此蓋僅有存者然已得一人焉可以不恨

荆公但知制誥千載下豈不恨蒼生之無福然方其初入院而每事更張當時已有窺其微者造化且不能自秘其機況於人乎則無謂知人之明必不可學也萬類至多群情至隱我何能與之相逐於無窮哉曰視我之所及者然亦用視用觀用察而我之私智不參焉非然夫先自眩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天下之理豈有窮期人心之靈豈有涯量第不能憑虛

虹舟講義

卷之二

十四

論語

而悟有故以為之端而引而未發者可以絀義之鄰並者可以觸并其離絕者可以憊此新之每每從故出也至於新又成故故復生新淺言者亦操觚家所謂吳腐化神奇吾嘗論人不知作文之秘請正以聖言曰辭達人不知讀書之訣請正以聖言曰溫故知新

子曰君子不器章

才者德之用何以見之即如宰百里者今人開口便說能員上以是取下以是待然必須有溫良愷悌忠信潔廉之實才能不倚鰥寡不畏強禦一切農田水利獄訟教化之事無不具舉此即誠之必明明者事事安得妥當而誠者念念只以死矣誠之不足而能發揮其明也

未之有也噫三代之不復也久矣所謂溫良愷悌忠信潔廉之實蓋特出於資之所近故其成就止此其樹

立亦止此若夫勿而習之於小學之節長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無科名利之見入於其心無詞章聲偶之學妨于其目而又遲之以四十之始仕以養成其所為智仁聖義中和者以敦於其行而通於其藝然則何患非大受之材而家國天下之不周於肆應也大抵才不根於德跬步而已爾三代而下才之絕大者莫如管子而器小亦莫如管子蓋論其才可以不器而非根于其德之大以為不器故其器可以涵蓋絕叔賓胥無之倫而必無以媲美於皋陶伊傳周公之為臣也

虹舟講義

卷之二

十五

論語

諸葛忠武則不然其才未知視仲何如而本領絕異其本領亦未知視王佐何如而氣象規模恢恢乎似矣

子貢問君子章

言顧行行顧言六字已覺打併無縫然孰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兩語尤為劇目怵心乎細加體味蓋并無顧行之言徒有不言之行又以勢有必出之言決無可稍緩之行以行攔阻其言實以言迫迫其行見爾等能言之士其行倍須著急稍遲則言在先矣爾等勵行之士其言倍加謹密稍緩則行落後矣惟恐有聞恐行不及而聞之自外至也先行其言恐行未及而言之自我出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與人親厚之意。不問公私而皆出于心之愛。顧愛之隆。於一本者。此當以仁之愛用事者也。而愛之溥於僑類者。此當以仁之公用事者也。物我無間。故推其愛以與之。而視此物與彼物。轉似有間者。則我之無間于彼也。是比而已矣。蓋周者無我比者有我。我不能自遂。將假物以濟。故比物無所可外。而以天相值。故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章

學思對舉。然此學非博學。慎思之學。乃學而時習之學也。時習則當用思矣。慎思則不得單用思矣。此入是學之當思與思不可廢。學之顯明證助也。何以言之。行之

莊子講義

卷之二

十六

論語

不著習矣。不察道之汨於茫昧之胸也久矣。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功之悞于了悟之說也。入多矣。官骸耳目以心與之。則靈精義入神。以身履之。則實淺言之。實書作文學之事也。不之思。則書不貫通。文不長進。不其罔乎。亦有好奇深湛之思。窮年不一下筆者。眼高手生。不其殆乎。

子曰攻乎異端章

孔子之時。楊朱墨翟之言。未盈於天下。其先孔子而生者。老聃則當時原壤之流。已有漸被其教者。夫子師之。將師其賢不賢之所識。非師其道也。而達知夫天下後世高明曠達之徒。自此將紛紛樹幟。因欲成就後學。使

正道昭於白日。即聖孫作中庸微意。而首屬意莊簡。非徒喜其斐然之資。亦知山頽木壞。棄吾學之正。而相從於簡曠者。必在此輩也。微夫子之裁正。而琴張曾皙牧皮者。幾何不早為莊列之徒哉。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百餘年而邪僻之賢奮起。而闢楊墨。其聞夫子之言而有以自壯與。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大學自欺以意欺。知注中自欺以知欺。意以意欺。知以知欺。在知而知卒不受欺也。其病還自意受之。以知欺意。似受欺在知。而意仍不受欺也。其病還自知受之。故夫子不教以去偽。而教以去昏。偽固子路所不為也。如

莊子講義

卷之二

十七

論語

前之偽。必為厥然之小人。昏則子路所不免也。所以致昏。蓋亦好勇之過當。子路一生。搥不難於行。而難於知。正惟自以為知。乃遂不復求知。而即此自以為知。當下便是。不知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終曰是知也。再三就知上開明。應以慮其所終而稽其所蔽。

今人亦有強不知以為知者。其意蓋欲欺人。而此心轉是明白。其受病仍不在知。而在意。是無忌憚之小人。人知重為知之為。不知六字。豈知重知之與不知四字也。聞過則喜。則痛自折損。高非子路所難。難其檢點出。若者知若者不知。若者似乎知而仍是。不知則於知也。

思過半矣

子張學干祿章

我所聞於古人是聞我所聞於今人亦是聞我所見於今人是見我所見於古人亦是見太史公承其家學。金匱石室之藏而又周覽名山大川。過通邑大都。輒交其賢豪長者。以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其勤如此。足知立言之難也。而鄭樵猶以八書久博雜採。方言志乘久雅。然通志之作。自謂空前絕後。而後儒又早議其矜詡之過。得非疑不盡闕。而其餘又復言之不慎。歟。霍光沈靜詳審。進止出入。至有常處。不失尺寸。即聖人公門敬謹。何以遠過。然未嘗知書史。識其不學無術。故功成而不

紅舟講義

卷之二

十八

論語

知引退禍發而無以自明。觀其發昌邑。未敢猝發。詢古嘗有是事。蓋凜凜不敢師心自用。然即伊尹行事亦多可學。必故其放太甲。以安宗廟。則亦殆矣。厥後先自言曰。當於大議時震動。至今使我心悸。噫。當是時光之不與。往復俱危者。其間不能容疑。幸而忠誠固結。機關謹秘。則又其慎行之效。雖未能多見。闕殆而事幸以集。而涕泣而去。則悔焉得免也。嗚呼。觀千百年文人著書立說之難。與名臣應變成務之不易。然後知聖言之至也。論言行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委曲精詳者。以子張固學干祿者也。揚以聞脩之實。而即舉所謂經世服物發達見遠之本末。以告之親切之至也。

甲戌己丑。近在二百年內者。且以從闕。又沉雲龍為火之遠。則問官鄭子。聊益多聞。若夏殷之禮。能言又以文獻不足徵而未敢。一何慎乎。子嘗曰。見賢思齊焉。又曰。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無所不見。無所不聞。而亦無所不懷。足以興足以容。其本領皆在於此。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章

天理之當然。便是人情之極則。或云。人情即是天理。此語開圓熟。較美蹊徑。不可訓也。蓋必人情之正。乃為天理之經。而情固未必皆出於正也。故執理可以御情。規情不能合理。子產為政。以其乘與濟人。漆洧此為通情。非合理也。愛則有之。服或難焉。蓋必公平正大。非私恩

紅舟講義

卷之二

十九

論語

小利其民才服。并知此事之全。非為我。則愈服。興滅繼絕。此事亦何興於民。而歸心偏天下耶。舉直錯枉之服。其民猶是也。是故舉錯一也。而其用有二。緣民隱之莫訴。為之去一貪墨。錄一循良。此相通以父母之仁。秉吾術之無私。用一人而千萬人悅。謀一人而千萬人亦悅。乃各正於君師之義。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其君只說民服。其臣至欲使民敬忠以勸。何其求之備也。然這機關亦只求其在我。莊臨孝慈舉教。內中惟孝字非我。所以施於民。餘皆其與民相際者耳。然提不是求民之應。蓋嘗論之天地之

間有相感之道無相取之心故我之有所加於人者必無不應者也而我之有所期於人者亦必無或應者也使民敬我獨不宜敬而敬之與民相見者莊也使民忠我獨不宜忠於民而上之忠於民者慈也與彼之忠以類從者孝也至於勸我不能自以夙夜之奮興作民氣之強勉亦只令彼速得為善之利而喻君師教育之心或謂孔子曰章

若說子奚不仕子之答之當更有辭曰奚不為政則亦焉往而非政者又書言克施有政原說施政于邦自夫子言乃另發一段至理成周太和之世承立政周官之後治具不可謂不詳當茲殷遠洛之餘風紀不可以

軒舟講義

卷之二

二十

論語

不立而臨軒策遣必本其令德孝恭然則馨香之至治固基於門內矣政者正也乾侯之段昭公不得正其終戊辰之立定公不得正其始君子亦退而脩其政於家耳而藹若春溫令人穆然意遠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子曰人而無信章

誓誥絕而有參盟參盟衰而有交質至交質子而猶有不信者焉而生民之禍亟矣世之降為春秋也則不信有以成之也其時故府非無文物之垂邦交非無玉帛之接士大夫亦多贈答雍容之致始焉其意不足以稱文而不信在行禮用樂之際繼且其精不足以守氣而不信在發言制行之交倭可悅心美能逢世舉世皆不

信而人之生其間者幾安驅之無路矣然吾病斯人之先有以自窮也

中心為忠信字從人從言蓋人與人相接之樞紐人與人相接則於朋友宜更於言宜故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然五常真實處提是信信於民是信信於君亦是信惟父子兄弟夫婦不必言者信之成于天者也此兩相接之說也言須信顏色近信三千三百之禮學之必以信此不自欺以欺人之說也提之忠者問心而已信必依物而後見是為以忠貫物故曰備物無違君友國人物也言貌亦物也言貌即以交於君友國人者也將之以實人亦然其實此之謂兩相信而信遂為兩物相固

軒舟講義

卷之二

廿一

論語

結之名親親之喻切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

聖人非能知百世之事只是知天知人而已天不變人不變則所以制世者莫其變惟小過不及不能免也天行而尚有歲差地道而尚遠險谷人事之紛錯庸有極乎然亦不過如三王所以通和損益而止蓋草昧之世亦自有君臣父子夫婦但不能如此之分明鄭重五常雖未立之名亦既有其實聖人制禮因其固有周因殷殷因夏上而極於開天明道之聖人則因乎天而已因天者孰得而革之羸政之暴也長公因李斯而歸獄荀卿此猶見之短其禍蓋倡之老而大於莊彼其非堯舜

薄湯武。剖斗折衡。絕聖棄智。則遂以之焚書坑儒而已矣。然能使禮崩樂壞。又不能不創為苟簡之禮樂。以維世而繫俗。聖人之所為百世可知也。聖人之心。至公其學。至正。只為萬世之生民百代之有天下者。定得大局。而信今日之孜孜矻矻。纂脩刪定。皆非無故而然。若必問後此受命之何人。豈是為生民起見。不過為私智之鑿而已。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又云。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若天果有成數於意中。我善為鈞。準以常情。亦當在發人私書。窺人陰事之律。其不異於穿窬之盜也。幾何哉。康節之學。極正大。然在聖人則命且罕言神。且不語。又況元會運世之遼渺。大知所務。專在民義。考三王而不修。俟百世而不惑也。詎不以此。

江舟講義 卷之二 論語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鬼而謂之其鬼者。義與我相聯屬也。義在斯謂之禮。不然。在人道亦是私情之合。非論而何。義字之文。從我者。我之所得為也。其所得為。其力能為之。而見之。而自不為之。雖謂之無勇。奚辭。兩者一似。躁妄營求。一似委靡不振。子故對舉為言。而居蔡之文。仲一定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誦即無勇。根苗子故無以立說也。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則無二者之交。識矣。

江舟四書講義卷之三

論語二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三章

三桓之僭。有自來矣。自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後世遂以僭於羣公之廟。隄防一壞。至以家廟之庭。而亦為之。使其在。齊其所僭。亦祇如敬仲之密門反玷。而不覺其僭於魯君。即僭于天子。作俑者。烏得無罪哉。此意到禘自既灌兩章。纔露。是可忍也。則小於是者。無不可為。即大於是者。亦孰不可為。

江舟講義 卷之三 論語

誅其心而一言以蔽之曰。忍。忍。忍。者。不仁之極也。無知妄作。亦其心之所以死也。禮主於敬。敬即此心之存。樂主於和。和即此心之愛。五品之人。倫理其緒。而分之禮也。比其類而合之樂也。自非肫肫之仁。曷以乎。

林放問禮之本章

借竊之聞也。繁文之勝也。魯備六代之樂。傳周公之典。軌物昭明。經緯極盛。其流漸遠。學士大夫。舞佾也。歌雍也。旅岱也。率以是為美觀。而與其君相慕效。苟以忠信律之。則辟公天子所歌。非其事。又無論內心之不屬矣。然則林放之問。在易為白賁之无咎。慎斯以往。僭禮者。

其有廖乎故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一返本之意子成謂棄一切端木所以惜之放能涵
蓋一切夫子所以大之

曰夷狄之有君章

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何謂文明君臣父子夫婦昆
弟人丈之化成天下者是矣今且首亂於君臣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豈可以天冠地履之公亦使天子失之而
四夷守之哉斯義無所逃於天地非夷狄之有為奇乃
諸夏之亡可異也

季氏旅於泰山章

非其鬼而祭之誦也故曰深害長歎欲使知其無益而

紅舟講義

卷之三

二

論語

自止取準不遠即林放可悟舉世茫昧士之卓然不惑
者自若得此於人不能得此於聰明正直之神無是理
也放心期救世求之救且不及季又以見其可愧也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不能事君又安能事泰山乎入
林放為言亦蕪悟幽明之一理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君子所以無爭也於射求爭為其
間有勝負相形之迹焉而所以將此勝負者又無非禮
樂之意
觀夫朝聘聘饗之睦於君臣鄉飲士相見之肅於賓主
周末侵陵之禍鄉里獄訟之繁何自起哉投壺為射事

之餘而將以雍容百拜之意亦復如是揖讓而升下而
飲善君子也即善是射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有通於禮後之解不能不凝滯於素絢心思之偶塞不
害其為通者幾也猝難解於素絢之云終許以全詩之
有托隻字之求詳亦必其收功遠也

禮後乎三字與林放一問還相映發魯論故例編於此
子不曰可與言禮而曰可與言詩詩言志志其質也詩
則其後也又商治詩之家此禮後亦因論詩而及故相
賞不離其本而以此合之夫子之許子貢然則聖門之
言詩其大槩可知已矣

紅舟講義

卷之三

三

論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子能言夏殷之禮必其博學多聞轉有出于杞宋之所
不及而超然遠覽更能據什一以知千百無如文獻盡
矣吾言之而徵者誰與夏殷之不亡者誓誥訓命之文
也藏之者與王之柱下其不能以不亡者經世服物之
禮也守之者象賢之苗裔是周之聖人所由備三恪之
意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文具也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
其獻在也是則夫子之於昭代已不能無藉於此二者
蓋雖麟之意洽於鄉黨邦國而纖悲備具者所存亦已
罕矣然而詩樂殘缺參互考訂以知之官禮失墜一車

西馬以求之於夏殷遂有所不能一以慨祀宗之衰一以志生平立言之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諸侯不敢祖天子闕宮之詩直舉姜嫄后稷太王文武為言不知是不足以侈下章郊禘之文也夫子則既存之記稱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畢竟非夫子口吻不言郊言禘不言禘非禮不足觀而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即是以微罪行之意

或問禘之說章

孝友積於家而政通於國況仁孝誠敬直溯生民之始本領博大以精深其所攝持者遠矣此天下所以如示

紅舟講義

卷之三

四

論語

諸掌

祭如在章

先王致其如在之誠於禘而六合在抱魯之君臣跋倚行事子傷之已此記者編次此節之旨抑先祖五祀之靈與以吾之精誠為聚散故如在乃真無不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章

說出媚字突梯滑稽不可問說與其媚此寧其媚彼而人心之狙詐狠戾愈不堪問矣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賈亦猶之此志而不若彼淺率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足令權臣悚魄矣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不知君之猶天與此禮之本天以

為可以不致而必致之則直以為夫子之媚於奧也何以獲罪於天民義有不盡暗室之或欺與一切陵下揆上不居易以俟命皆是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以文武周公之聖即使經營草昧豈不能極顯庸創制之盛而二王與物其維持風會者十有餘年早自不安粗略周文之所以遠稱極軌也其郁郁之實試研精於三禮當自得之

子入太廟章

俎豆之事嘗聞之矣每事未必不知要必身歷而始驗其實魯為秉禮之國周公為制禮之宗廟中為行禮之

紅舟講義

卷之三

五

論語

地象昭境內理統十倫子入其間穆乎遠矣昔嘗考之柱下今親承於宗廟百官凡夫衣冠法物鐘鼓笙鏞以及左昭右穆序爵序事旅酬燕毛之屬其事極詳不知必震驚而失措知愈從容而詳慎子於此烏得不問哉須于每事問下將此意躊躇滿志則全節大勢在吾目中矣

原禮之初非從天降地設皆先王本敬謹之意而為之其敬謹者乃天之所不容已也入門而鞠躬過位而色勃執圭而足踰始必非有意為之而遂以為規矩繩墨之不可易為其一出於敬故也此每事問之即禮也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未必全然不曉

然提無自謂能曉意思

子曰射不主皮章

所說在風會不在人事。當列國兵爭之際。雖欲不尚貴。草焉可得乎。至風會之緣。人事而降。則又存乎推論矣。射武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朔天事也。藉以稟命於君親。皆周文之郁郁處。

子貢欲去告朔之饌羊章

始於閏月不告朔。雖閏亦不告矣。君子所以甚惡乎。一日之耽樂也。然始見所知之人而喜。繼見似人者而亦喜。不亦去禮滋遠。恩禮滋深乎。君子所以尚願此羊之不去也。

紅舟講義 卷之三

子曰事君盡禮章

色勃足。蹀躞聖人動容周旋之中。無適而非禮者。閭閻侃侃。提一與大夫言。就中便微分等級。所謂上交之不誦也。以禮之盡為誦於此。可以徵諸夏之亡。

定公問君使臣章

有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況其臣乎。為士者不敢欺於僚友。況其君乎。一事一使。天澤之定分也。以禮以忠。明良之交泰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大抵和樂者正也。愁思者變也。頌告成功。美盛德。不待言矣。大小雅之正變。以是列而

風亦如之。當其盛也。學士大夫服習於朝廟文章之故。

其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皆懼然有恩以相愛。有文以相接。是故其聲和而莊。而草野之人沐浴膏澤。歌咏勤苦。又皆有康衢擊壤之遺意。及其哀而賢人君子撫時慨事。勞人思婦。感遇言悲。悲救之音作矣。哀樂者治亂之大機也。然蟋蟀山樞。何嘗不哀。而俗亦稱理。蔓艸扶蘇。夫豈不樂。而聲所必放。樂誠善淫。斯漸矣。哀無寧傷則感矣。吁。此關雎之詩。所以奏之房中。用之鄉黨。邦國而皆叶和平之聽。欲知備齊之要者。讀二南可也。欲識性情之正者。讀關雎可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紅舟講義 卷之三

社祭土而主陰氣。土雖養萬物。陰有肅殺之義。為戰栗之為言。夫豈比附于此。然君人者體仁足以長人。仁可過而義不可過。此董子之告其君為無愧於醇儒之學也與。

立社之本意何在。取財於地。地有母之道焉。社所以致其親之義也。故非天子不祭天。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得祭社。此尊父親母之意也。與樂義正相反。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自洒掃應對。離經辨志。胚胎已自不苟。迄於學之既成。而明德新民。無所不用其極。只是循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器局。有天民者。遠可行於天下。而後行。

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一比例間仲之功名猥瑣便不可耐

聖賢罷局或人不足預知道之不行不明久矣管晏之知不待戰國公孫而始然故即罷小一言亦專向好處搜索直以為吾晏大夫漸衣濯冠等爾及其不然又疑知禮彼第知儉者之不中禮豈知行事之汰阜緣不能以禮制心固將干名犯義而不顧也

塞門反坫大物所在不可好也計所值有不若三歸者矣既請隧問鼎遂承順於天王曲縣繁纓亦垂延於仲糾敬仲之得謚為敬也不亦慎夫

紅舟講義

卷之三

八

論語

自遠於二上之嫌於彼張之以為名於此隱之以自遂一介不取與才做得相湯伐桀事業以為垣短而可踰以為功高而足伐皆於器小無解免處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章

其理則學士能言其數則童者可習此言其節奏聲音乃理與數之交會爾理氣之合盈天地間都是這鼓舞出入貫穿意思始作翕如出乎震齊乎巽也從之純如文明之至皦也者由離歷坤以轉於兌天高氣清之象也繹也者而乾而坎而艮成終即以成始貞下起元之象也從翕得純從純得皦從皦得繹此為相生從翕轉純從純轉皦從皦轉繹是為相補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章

斯文未喪夫子所以自信於天也將為木鐸封人所以信夫子於天也天下無道道獨在夫子道出於天夫自將以夫子為木鐸

子謂韶盡美矣章

帝之樂莫過於韶成也雲門弗及也王之樂莫過於武大夏大濩弗及也子故相提而論王者功成作樂功之可知也大勳未集文猶憾焉武戎商而天下悅美又可知也而功之所本在德正與才者德之用相似鏗鐸舞韶之中而幽深玄遠之意存焉性反微隔即不能淡漢

紅舟講義

卷之三

九

論語

之入神清明廣大之規而元會運世之機具焉升降略殊即未免聲容之近猛則樂之為道微矣

子曰居上不寬章

居上宜寬故使民戰栗者非也為禮宜敬故既灌不恪者傷也臨發宜哀故惟易之尚者飾也此篇大抵論禮樂處居多而重本意時時逗露殿以此章其旨愈明注體會極親切

里仁篇

子曰里仁為美章

知仁對待乃是合一知得纔行得仁自離不得知即其見得仁之為美便是其知不可及處然必處之才弄知

自非知而弗去固未得為真知也。此是下數章引子仁字意淺要之仁厚亦起於人心之愛。

焉得知便通得知者利仁消息。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樂山樂水主知仁之對待者言也。此專主仁而以仁者屬安知者屬利仁則誠矣。知則明之必誠。

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良貴章之旨也。安仁利仁而無入不自得夫子此章之旨也。一將外邊境遇一齊掃却為禮讓者下針一兼處境為言隨約樂而見吾仁之洋溢聖人之言更和平而圓到。

虹舟講義 卷之三

十 論語

舜禹之心無天下顏子之心無簞瓢陋巷惟其無之是以可以處之賜之無詭無驕則猶有約樂之見在也。貧而樂其有安者幾乎富而好禮其亦有利者象乎。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好惡情也亦意也情根於性故好善惡惡生人之所大共不至拂人之性無有反其道以用之者而意出於心心有昏明意亦與之為昏明心有公私意亦與之為公私而心之昏也亦緣其私也私出於無心者理不足以制氣私出於有心者欲必因之滅理以理制心而心得其正以心從理而好惡得其平。

子曰苟志於仁矣章。

仁之難成久矣苟為不熟不如莢稗此却不是這種道理即如讀一書固須讀得透然即使不透但沾着一二亦自有一二分好處。

志之者知有此道矣尚未到好之地位好之極其為便是知者之利仁謂之知果是從知而入矣知而不能好仍是其知之未至知者利仁亦必利仁才可以為知者耳。

子曰富與貴章。

貪富貴厭貧賤於此一毫差却其他更無是處此義利之大防仁不仁一言而決終食則斷矣然試觀天地之化往過來續容此一息之間乎否道次顛沛亦各有當。

虹舟講義 卷之三

十一 論語

畫之義一職於是而不以已終在上聖為赤鷁之凡凡在學者亦不徑而不竇。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章。

好人惡人好惡之由仁而發焉者也而當其成仁又全憑仗好惡之力前之好惡便是仁此之好仁惡不仁乃是其所以為仁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即未見有仁者也。

好仁惡不仁原不是兩人却有從兩下分頭得力故確然分此兩項禹之聞言則拜舜之舍己從人沛若江河之決好之至也不必問其惡之在不仁矣伯夷立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惡之至也不

必問其好之在仁矣

何以用其力於仁力則如何用法處富貴去貧賤之不
然者造次是顛沛是之必然者是矣此一日為苟日新
之一日

三節往復回環聖人之以仁望天下其勤至矣至求一
用力而不至者且不可得庸詎知能用力者之必不可
乎所謂其聲銷而其志靡窮

子曰人之過也章

仁之無私廣固非過之所得援仁之屬愛處妻非過之
所必絕愛終是天地生物之心雖一用之不能無失然
其去涼薄者遠矣

紅舟講義

卷之三

十三

論語

子曰朝聞道章

日用事物之間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在夫子
則不惑知命之餘曾氏端木氏乃一貫得聞之後能至
此者蓋真積力久多學多識而然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靈且秀自該貫徹三極必曾生得方纔死得道之未
聞則初未嘗生何從有死亦不待其死方纔死既聞
道而始得有生也始得有死也亦不待其死然後死也
亦即雖死如不死也然則雖朝夕之近亦奚為其不可
哉

子曰士志於道章

不特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春風沂水意象之洒落

何如商歌金石風神之高潔渙何似而恥惡衣惡食者
井底蛙耳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必有若適若莫之形而後可與守義纔說義便有剛方
意思所見既明游移不得也亦竟無為適為莫之心而
後可與循義才說義便有圓神意思其道屢遷任應不
得也

子曰君子懷德章

懷德乃其愛慕乎仁懷刑乃其警惕於不仁懷土者要
安沈溺懷惠者躁競鑽營四語已盡乎君子小人之極
致矣而懷德者安土敦乎仁懷土則已曠安宅而弗居

紅舟講義

卷之三

十三

論語

懷刑者恐懼以致福懷惠則冥行不止終當觸刑辟而
誅戮又所以相間而成章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懷土懷惠是放不下利甚且直放之而行就中更不
容人着脚人品之污下不足計而怨毒之盈于世不早
自蹈於禍機矣夫

利害常相倚伏故所放是利即是怨世間君子少而小
人多故所尚尚不是惡名而專是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章

何不云以禮為國而必曰讓乎禮勝則離聖人早親其
樊魯以相忍為國而叔出季處有爭心焉君臣之間嫌

陳尤甚秉禮何為者結不曰如國何直曰如禮何明離讓原不成個禮而非禮之不足以為國

子曰不患無位章

何必言人爵非崇惠所立而已矣不必云知希我貴求可知而已矣惠所以立自無心軒冕之來求為可知始惕心名譽之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一理者天理也莊子之言天均天倪殆亦庶幾乎此而會得天之所在遂舉事物而遺之指名棄義不且為無忌憚之小人乎聖人博文約禮只教人從事事物物上着力不到萬殊之盡本原上未許

紅舟講義

卷之三

十四

論語

領略也

三省吾身於忠謀信友習傳在在理會方得精實在聖人則如化工賦物皆其不得已而然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其心湛然而虛明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其念真實而無妄虛明者渾然之形真實者渾然之體也更無撓雜更不空鬆是之為渾然一理

天下之理非一何以貫萬太極生陰陽陰陽則氣矣故

有二若理則更無二惟其不可有二故其殺之有萬必有病癰在抱之誠才體恤民隱周至忠之不足而能

為恕者未之有也恕之取數至多而各載其忠以去是之為一以貫之

忠者何誠也誠字在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聖同天故亦渾然一理賢希聖專在盡得此心中庸後半部誠即是忠明即是恕誠以生明乃是本忠行恕此子思所得於曾子詞異而指同又子貢所聞一貫指理以知言所窮者理也曾子一貫指心以行言所懽者心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論字從言湏是言語相曉告從口有神明默成味之無極意思在一義一利判若天淵其中精微變化同一引入入勝奇巧之藝造物無所匿其情文章之家皓首無從釋其業喻故也求人求已認是求上達下達同是達聖人論君子小人都於其意氣精神近似處着摹擬見

紅舟講義

卷之三

十五

論語

世間原無安驅徐步之小人亦無冥情枯坐之君子利者義之和從來順適處便通利自難義言利利始與義絕相反而相對一則道心裁制之威宜一則人心曲折之盡致絕利言義義亦君子之利已滅義從利利即小人之義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索是存心遇着便思便省緊湏立志賢不可讓之人不賢不可肖之我

賢不賢磕着便見鑒物之清也思齊內省則皆化而為自治之嚴子貢方人更不歸上自己故疎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視無形聽無聲。提是相。恭于微渺。諫而幾者。此也。見不從之存志。亦此也。幾諫固以敬。平居何嘗不敬。至此又加敬者。敬天之怒。異以格天之心。又有一番洗濯。滓厲如帝乃誕敷文德。原非至是始敷耳。勞而不怨。事親如事天。此為順受乎天之正。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孝子之心。見其施于己者如是。此即勞而不怨之根蒂也。若其施於人者。安得謂更無不是處乎。故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

子曰父母在章

遊必有方。斯宜從意。先生說以有方。坐實不遠遊。然余嘗為是題矣。竟依時說作不待已而遠遊。緣不孝嘗

虹舟講義 卷之三

十六 論語

走京華。客全快親。嘗遊子之況。作此以自言其傷。此又風人所以托興。不可以一概論也。

子曰父母之年章

西坪嘗為余言。人自出胎以後。不論彭殤。提一直趨向死去。此莊子所以達觀。聖賢所為汲汲。意此意非可以事吾二人。而孝子周訪曲。至亦烏容不設。是想乎世間萬緣。雖是禍福倚伏。然喜懼終不是一時合併。又兩念稱停。終有分數。不相當處。若夫即喜即懼。懼得不緊。屬喜必不透徹。喜得不精神。懼亦不疎切。是惟人子於父母之年。為然。知字下得深妙。蓋此意不可以告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之字緊呼也。字古人之慎於言也。今之人其知之矣。亦嘗知其所以不出之故乎。故第一句不得平放在紙。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要放開脚步。當從道德上恢崇。非橫使才氣。壓倒儕輩也。要從道德上恢廓。去正須事事收拾。規矩來。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章

承無求安飽。必緊接敏事。方說慎言。不然語脉便鬆。此外此則皆先說慎。後說敏。不然失歸併之義。然歸併莫過于先行其言。四字此以訥言敏行相對待。還是分頭着力。而精神團聚。一欲字所以異於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者。惟此。

虹舟講義 卷之三

十七 論語

子曰德不孤章

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此萬物之一原。無所為畛域也。氣拘欲蔽。而乃有分。離乖隔之象矣。去其拘與蔽。而德存而人之所同得者。亦在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即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

送君者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此德之以離倫絕類。而後謂之至也。雖然其去人遠者。其與天親人各有其天也。此聲應氣求。亦動于天之不可解。

子曰事君數章

君臣朋友皆有不可則止之義。聖之訓也。或疑子之訓大臣無母自辱焉之文。夫君臣之分。侔於天地。必不得

已流弊竇斥即九死庸得辭乎要使我無求榮之意一言而蹈誅戮可也其不及是三諫而逃亦可也每覽明史至於正嘉隆萬之世毛舉一事連章累牘跪泣端門聲達宮掖古之諫君者恐無此法也至使人人為陳禾之碎衣日有朱雲之折檻不亦諄乎君何以堪推尋其故則忠君之心尚不敵其啖名之意今欲得一廷杖以去歸以說其鄉鄰父老而增光於國史家乘夫是之謂求榮為辱亦甚矣君臣之間何至此後之黨禍誰激之也吁此鹿鳴之燕嘉賓在先王為以禮使臣之厚亦使為之臣者知以禮自處而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無愧于嘉賓之賦我也此

論語三

公治長篇

子謂公治長章莫疾惡於屋漏之鬼神而罔圖猶後莫憫於外來之榮辱而道德可憑一則非純朝而難免之心一則有大德而必得之理也

子謂子賤兩章

事賢友仁夫子教子貢以為仁之方而子賤之取益實在于是一語無兩面夫子雖傷魯之衰而舍魯何道之意固未嘗忘也

虹舟講義

天地之大五行百產何一不供吾取何獨於善而疑之若在上聖力量更大直是無所不取大舜之好問好察夫子之學無常師下此則不能矣故須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而嚴憚切磋仍是己之為而非人之為也子貢之局於器者無亦其生平悅不若己雖聞事賢友仁之訓而方人之務或以懈其自治之精然則若人亦豈徒藉龜蒙鳧繒而秀出羣英也耶明堂清廟地望尊矣盛之泰稷尤虔芬苾之升追金瓚玉華采列矣傳自夏商迥非近今之玩或曰雍也章

夫子論佞在或人本自論雍故以次於賜也何如之後

才者德之用。德大則其才亦大。雍在德行之科。其器局
至于可使南面。夫且軼漆雕開而上之矣。或猶得從而
狹小之乎。世之衰也。士無知仁聖義中和之具。其德之
積而為才者不一。遺而一二聰明鋒銳之士。翹然自負
其異。彼自以為智。籠萬物。辨屈羣倫。卒之所馳之材。僅
儕。泛駕之馬。子思人之徒。自矜其才也。故曰驥不稱力
而稱德。才而佞。才斯末矣。區才於德之外。其言才又未
矣。緣其只有一佞字在。曾如操玉尺以掄材。倉卒必歸
諸此。子故極言佞之焉。用以砭其病根。而終之曰不知
其仁。則夫德果優而才亦未之或劣。其意亦自隱躍於
言外也。

虹舟講義

卷之四

二

論語

子使漆雕開仕章

准陰忠武。權時勢以立言。漆雕開從性命以期許。其要
於可信同也。而時勢驟於指掌。才大則無所不勝。性術
隱于獨知。心精則無之敢憚。
學必有諸已。而後可以治人。斯之信。非徒究心於天地
民物之故。須從正心誠意。萬鍾千駟。弗顧視。一介不取
與信得堯舜君民之事業。過來。
就立心之純。而說三年學。不至於毅寡尤寡悔。日進不
已之備也。就期許之大。而言天民王佐。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非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子之使開
以仕。猶是兵農禮樂二。三子各有以自見之心。開之未

信井有見於大行。無加窮居。不損之定分。斯無窮。未信
亦豈有窮。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子曰道不行章

子路篤信聖人。至於浮海相從。而不悔。庶幾不以生死
二其操者矣。惜其好勇。不好學。終於守死而不足以善
其道也。

人有見道甚明。而志不足以帥氣。是為無勇。非知之艱
而行之艱。卒與愚不肖同歸也。此三代以下。議論日高
而實行鮮少。聖人早以訥言敏行。深加鞭辟矣。如由者
却。又是匪皇太過。便見道之直截了當。處未曾見得委
蛇曲折。靈一死生。齊禍福。當其合義。知非徒氣矜之隆。

虹舟講義

卷之四

三

論語

稍不合義。冥行滋以為累。何以言之。理惟一定。事有萬
方。而固事之萬方。即以其理之萬變。裁之度之以時
措之。所謂義也。竟以直截了當。相視如舉世莫容。便是
諷然一往。夫豈悲天憫人。一聖一賢。所以自處。以為勇
于義。却全識不得。義呼此夫子於三十而立之後。不惑
知命。提期精義。以入於神。而世有可與立者。未必其可
與權。亦權輕重。以適於義焉。爾豈有他。謬巧哉。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仁者必有勇。心無私累。則見義必為。由固勇於義者也。
故於仁亦有日月之至。勇者不必有仁。蓋未能裁度事
理。以適於義。則其勇亦徒為血氣之強。當理而無私心。

則仁矣制事不以義吾何由知其仁乎

有一毫之私則於理便有一毫未當處然亦有無私心而却未能當理過亦在之心之不存而其檢性或疎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理欲之辨止在天人人欲私也血氣亦是私益血氣雖稟乎陰陽而已固於人者也非天也天者理而已矣

由求亦各有其才而仁德不知者論本末之相關才為德之用然必王佐之才方是全根於德下此則便有才至而德不至者要其才亦非是運量天下之才然而管子天下才也其德何居是有說矣夫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就三者知勇可冒奇士得之以成功名惟仁不可

紅舟講義

卷之四

四

論語

冒曾西軍守之寧以範我馳驅而不肯說過以祈戈獲然則如管子者非夫才之根於德力不根於德之仁耳若王佐則智勇全是一仁故伐夏救民事業純從一介不取與做出而三子者則智勇不若管子其不仁亦不似管子其仁不逮王佐故其智勇亦全不逮王佐然而三子之才又豈仲叔圍視鮑王孫賈一革所可等量此則聖門之徒雖未可確信其仁究未嘗不從事於仁本領異而作用亦必有以異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

雖有生知之聖不聞亦不能憑虛以起悟沛若江河之決而莫之或禦言其寂感之妙不是明察之廣而明物

察倫所由什伯尋常者亦以氣志如神故也然則開天

明道之聖人將何聞曰彼其觀象於天觀法於地鳥獸之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聞也聞之機不常知之境愈無窮子曰子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然則子貢之以言語觀聖人其所為聞卑自與固有間矣

方人者恐其昧於自方女與回也孰愈要得夫子騁然蕙窾錫不得不譟然以解如土委地意思一語啓發其憤排最有力也如此而與女弗如全神在目矣

宰予晝寢章

宰予子貢皆能言而行不逮然端木為顏子以下第一

紅舟講義

卷之四

五

論語

流人物明非不足而健亦有餘却未免于自恃而逞其方人之識轉以弛其先行後從之力則誤用其明而不緊施其健自知自屈此為順導之而得其明逆折之而生其健故可與也予則安望此耶觀其智足以知聖人則亦非其明之不足所不足者健耳故因其晝寢而痛警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根也慤慤陰象何轉類陽德之剛曰自其不相蒙者言之君子陽而小人陰各誠於中而形於外必然之理也但陰陽本不相離故病症之憑或轉於其所反在君子則相蒙以得其養而為文明外形柔順在小人則相

借以文其私而中情荏弱客氣堅強也。

驕泰和同周比其不相假處。正其絕相似處。其絕相似處。正其不相假處。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兩章

賜嘗問一言於終身矣。子告之曰其恕。此蓋自道其行之有獲而不覺其太近自然也。子非限以仁之難至。然當時惟顏子或庶乎此。賜何敢望。非爾所及。此又賜不自以為弗如。而子斷以弗如。抑又以見仁之非遠。如賜所言。便是仁之境界。熟之而事豈歧乎。

子貢之聞性與天道也。由強恕以庶幾。于盡性達天與曰固未也。然如人之適百里者。要見百里外之城隍。猶

紅舟講義 卷之四

六 論語

峙樓閣參差。亦須到得八九十里方纔了。了。由前一章知其深造未期。由後一章知其一貫有會。此類以審得聞性道之所得力。固必有自矣。

子路有聞章

於無聞觀子路。不若於有聞觀子路。此實境也。於方行觀子路。不若於未之能行觀子路。此虛境也。參虛實之

間其精神意氣為勃生矣。

子路直惟恐不聞耳。曰惟恐有聞。撰得此奇語出。端是未之能行。句下得好。

竟說聞斯行之有何意味。刻造十字。化工手也。自公治長至此。大抵皆論弟子賢否。所慎許者仁。所當

行者恕謹言行以成其君子之材。衷諸斯以出其規模

之遠。子所深嘉而極歎者。已由與賜抑揚盡致。然自回而下如賜者。豈可多得。若子路之勇行。視夫子之慎。根

之慾。豈不個個乎遠哉。躬行未得。子嘗謙己以誨人。而聞斯行之偏不足為由也。難者門人所心折也。故以是終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學與問對講習討論之事。爾未及乎效法古人之為也。然如是亦足以為文人矣。博學於文。文者詩書六藝之謂。勤學好問之文。蓋亦從其所有事也。

子謂子產章

紅舟講義 卷之四

七 論語

恭敬惠義。下字有分寸。各以上截之兩字定。不列之位。何則。言行已則恭宜。蓋無君子之容貌顏色辭氣為言。非恭不可也。若說脩己以敬。子產便不足以當之。且亦是聖學之全。不得與他項並列。為四而云行已也。敬於義。亦未安。敬有守之象。為於行字不協也。若說事上恭。又非臣節之所難能。而可貴而易敬。以忠則公家言於當時。尊主威敵。臣愿為未切。而于上恭字為旁出。而不貫。若其措之民一也。言養則於惠宜。言使則於義宜。惠固仁之事。而未足以究仁之量。若夫義正羣生。子產不恆恆有餘地乎。原其心則義亦為惠。而事統於仁。考其術則惠更蕪。感而道終於義。

子曰晏平仲章

敬無所不宜而於君友尤切者君臣朋友皆以義合義主於敬故也

子曰滅文仲居蔡章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義孰大於君臣父子賢賢賤不肖與有位者不為雞豚牛羊之察而仲皆反之是不仁也即不知也故只數藏龜一事而傳言不仁不智之三皆於是乎該具

山節藻梲與臺門旅樹同譏彼以處身猶借此乃來蔡益愚愚無不借故大夫可以藏龜借乃益愚故一室至於盡飾

虹舟講義卷之四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論語

三仁豈不是忠而已仁矣清聖豈不是清則又仁矣以彼其忠非徒忠也一皆吾仁之愛之所流露以彼其清非但清也乃心德之素所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言仁而忠與清在言忠與清而仁却未知矣且夫忠近愛清近公故皆能涉乎仁之境然必將以其全者為仁而不以其偏者為仁也誠知仁之必清而因清可以寬仁則必無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事而何以處夫子文當日之借王猾夏誠知仁之必忠而因忠可以窺仁則必有孔父仇牧之致死否亦如衛鱗之終身不獨衛國而坐而何以處夫子文之失賊不討又不久

而復返於齊乎故第合忠清二者以觀仁而二子之仁可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思者聖功之本亦謂視聽貌言之間無所不致其思誠之學耳非行一事而旁皇畏憚之謂也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焉雖然依天理而有是非循物感而生利害利害之見生而是非之形亂矣慮而后能得先之若格致之功成之若果斷之效

子曰甯武子章

到得忠孝旁皇耶裏照管得成敗利鈍王祥之卧冰得魚也豈逆知其然有意逆之雙鯉必不出祥亦欲為而不果矣此之為愚不可及

虹舟講義卷之四

九

論語

以此繼文子三思之後知智巧自矜者定緣主性之薄自孔文子章至此皆論列春秋人物

在陳曰章

後此泰園之吏若得聖人而裁之何至道遙汗漫動與天游而簡棄一切事功哉其意思極超其規模儘闊查淨消融清虛大得幾手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太璞純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光明煥發是斐然成章也若其盡精微道中庸此則全須問學裁之若裁其狂之過而失焉者也狂處日漸歸醇簡處自遂漸加密如火之然光明晃耀然不若水游至之有孚者狂之所

以必簡也。却與務外自高迥別。此天真之爛然而非人也。

子曰伯夷叔齊章

當前為惡境。過為念惡者。喜怒哀樂之正。念者意必固我之私。

不遷怒者。不以此人移之彼人。也不念舊者。不以前事移之今事也。然在彼為物。來順應之心。在此為天地覆載之量。

覆載之量。只是無私。達道以干譽。其與幾何不念而怒。希非以是免怨也。直也。不知此義。而乃有市恩掠美之舉矣。

虹舟講義

卷之四

十

論語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而章

乞醢一事至微。而君子觀人。恒於其所忽。此孟子之論取與必極之一介非迂也。

曲意徇物。必然巧言令色足恭而匿怨。此兩章比附之義。

顏淵季路侍章

鏡見得有我心。便不是天地之心。學聖人者。當自子路之車。與共始也。

均之從事。無我而一。無車裘之我。一無善勞之我。我字。早有精粗。無我自分大小。與共就一事。言善勞雖該得。廣終是零星。無憾不無快足。無伐施已勤而不德。終實。

安排老若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因物付物。原非分我所有。以予人。而車裘善勞之為沾沾也。言山同患。鼓萬物而皆其所不得已。而然而無憾。無伐無施之猶原。

子曰已矣乎章

引咎責躬。謂自今以往。吾知所過。其可持以告人者。必其中之猶淺也。能內自訟。而其改焉必矣。

子曰十室之邑章

夫子未嘗以第一人自居。而盛德有歸。亦覺無容自謝。顧恐人之視之。以為天之生是。使獨也。降衷所同。自不必說。忠信如王。詎是氣稟拘而物欲蔽。然在十室中。

虹舟講義

卷之四

十一

論語

此者固未嘗絕。噫。三千七十子之中。獨薦顏淵為好學。之不好也。久矣。固宜千百世而一聖者。猶且慕過之也。好學而忠信之質。培之。彌厚。恢之。彌廣。固而飭之。文章。禮樂神明變化於是生矣。

不曰明敏如王。而曰忠信如王。見聖人敦本重行之意。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參。忠信故也。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可使南面之實。夫子不言。而詳記雍言。所以論子桑伯。

子與夫太簡之不可以為治而夫子深然其說則雍之見許於夫子者以簡而又不徒以簡俱不容於正面實措一詞此化工之筆

臨下以簡主之者帝德之欽也居敬一語將黃老之清淨無為一齊攔截得佳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又雍也生平居敬之學所本

居謂存諸心行謂發於事居敬則已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如是而行之以簡非略也正其不敢紛更塗飾以擾我嘉師故簡也者以之行則清淨畫一之規也以之居則苟且疎忽之治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虹舟講義 卷之四

十二 論語

怒當一發過出無心皆情之往而不自禁者也以性束情檢情歸性此戒懼慎獨之功乃顏子所好之學而不可字見用好之專亦以見守之而未臻於化

子華使於齊章

只子華使於齊原思為之宰十字作提綱使為夫子使也宰為公家宰也為夫子使則循職服勞法不當與而亦非必不可與何也非詔祿也其周也周當視其急然而始請則與金繼請則與庾以使之必報道原介於兩可至冉子自與以五秉子曰過矣與願可若是其苟乎為公家宰則當官而行法在必與並非為思之提襟肘見而與是非周也其祿也祿不讓於富然教之以與鄰

與里與鄉及黨以壅而積之事原涉於可惜若原思自辭夫九百子曰過矣若豈無所以自用其與而必令我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章

末俗求全之論其無當于饗德之天心也久矣三代明德之嗣天不以祖父恕其子孫舜禹特起之英天豈以

德之至盛克享天心故以山川立說亦即借犧立說也

從古聖賢不拘世類若論福善禍淫之理宜替絲常生

替絲舜禹常生舜禹然此必無之事也每見人家生一

不肖曰是祖父積不善所致生一賢子孫云是祖父積

虹舟講義 卷之四

十三 論語

意所致此依乎理而小視天地者也自人視之為父母所生自天地視之直為天地所生天地何處不生好人何處不生不好人然則餘慶餘殃之說非歟曰若天之監觀本人固自不爽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是天之無私其不拘世類而生好人不好人亦正是無私則自不得以其父之惡而蔽其子之善為其不擇地而生之者是亦天之故而非人之故也王者法之故於父子則罪不相及而賞必逮延於世者又所以體上帝福善之仁也至於山川不谷之理第觀夷齊之不念舊惡而知之矣一人之身而後之義遂不計其前之惡則以天地之太而子之義反或掩於前之德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仁者心之德。然仁不離乎心之外。心却離乎仁之外。仁為至安之宅。心其至活之名。不違者。心宅於仁。其動而出焉者。暫也。至焉者。仁非其心。其斂而入焉者。亦暫也。此內外賓主之辨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

果者勇也。達者知也。皆德之屬。運之為才。藝則耳目手足。心知百體。合以效能。視德而下。亦視才而稍局於迹矣。正如公孤論道。宏化不專一職。下此則達者以文果者。以武。冬官處末。飭材辨器之務。歸焉而均。以致于天下。家國之用。雖然德之至者。仁也。離仁而知與勇。僅以

虹舟講義

卷之四

十四

論語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於由求而自以為得大臣於閔子而思屈為費邑宰。姦雄之相士也。亦倖矣。此心渾然天理。則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即現規于事為之迹者。亦末也。此曾閔之不仕。原絕異衡。必一流子貢雖未嘗且事私家。不受命而貨殖。外過亦稍動其中焉。則前章同例。於由求未為過耳。

伯牛有疾章

治長縲紲世網。何憑伯牛惡疾。天刑亦與。倘德獲報。遂俟諸百世之馨香耳。目前氣數。雖聖賢不能違。况吾儕乎。

子曰賢哉回也章

不言所樂。何存最耐。涵泳玩味。平時不求安飽。不取惡衣惡食。求得乎此而已矣。而果以得之。則其所樂者亦樂乎此而已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章

子之道即顏子所樂之道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若求吾見其盡而已。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果能此道。雖柔必強。觀其放泰山之旅。五謝不

虹舟講義

卷之四

十五

論語

能非不能也。是不欲也。其局于藝。不亦宜乎。由之見道。不明。自必有傷勇之死。求之信道。不篤。自必有聚斂之為。如子夏所病。則又在執德不弘。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章

君子儒。小人儒。聆此名目。便覺悚然。既已儒矣。尚當不得。君子名色。慮小人或出其間乎。然則儒者正君子小人之末卜之詞也。

子游為武城宰章

君子者。義路禮門。小人者。旁蹊曲徑。如滅明之嚴氣。正性以之。致遠無難。進於安土之敦。則自有其樂天之致。嘗樞論賢哉回也。以下四章。君子小人之分。理欲之間。

耳不見小欲速不枉已。狗人以理自正而不屈於欲也。求之盡理不足以勝私極之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乃是。顏子樂境而其功則自服膺弗失既竭吾才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來。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自孟僖子替補過以來說與何忌俱師事仲尼厥後問大賢之疾。得聞君子所貴之三者亦孟氏之良也。循牆。偃僂之風其師承也有自矣。此之反之不伐。犁然有當於聖心也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章

巧言之辨未若懸河令色之工。非從天授。佞美視巧令。虹井講義卷之四 十六 論語

者進一格矣。佞美如鮀。殆又甚焉。人即不求榮豈不思求免。至于舉世皆然。無怪乎善人有恒不得見而鮀朝且徧天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今之世莫由斯道之世也。然能出不由戶者誰耶。非鮀。非朝不可以免。為鮀為朝而人道或幾乎絕矣。道猶路也。力不能自致於康莊。夫豈不婆娑於鹿戶世風極敝。既茫然有百感之生物。則自完應瞿然發跬步之省。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上古之世雖野野其民淡漠以無情。有情斯有質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視大道為公之曰。雖覺淳樸之已。

散而君令且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交相感應之理。另開一種淳樸氣象。此文命既敷。遂還忠質。不然自黃帝已開文明之治。緣何至周纘得文治。然軒黃之文在封建井田。兵法城郭宮室車旗衣服諸大綱。而布之宗廟朝廷。用之卿黨邦國。盡美盡善。至纖至悉。必俟成周太和之世。降是則風會日滿。人皆逐末。憤嫉之士。清虛之談。至欲剖斗析衡。張冠去冕。嗚呼。此豈文治之失歟。竊嘗論之士君子之持身。與大聖人之持世。雖大小不同。而其間斟酌損益之數。未嘗不合也。周之盛也。夏商之忠質。集其成文武之謨。烈觀其備。經緯緯千載一時。所謂陰陽之合氣。志之神而損益之中。覺前此雖以禹湯之神明制作。至是不能無近野之譏。若夫實意消亡而禮樂固未崩壞。則如春秋士大夫道先王之訓。辭其文足以觀而其質固以去目之為史。其又奚言。至于并其文而盡喪之。而春秋且入於戰國矣。然則君子之持身。將何如。曰漸漬仁義。琢磨道德。資忠履信。節禮和樂。於文質之彬彬庶幾矣。而其功必自變化氣質始也。溫故敦厚。勉於質。知新崇禮。漸漬於文。相資相應。便是文質之彬彬也。

昆蟲草木造物莫不為之披文而相質。人則現然形骸之徒具而已。蓋天既予以剛柔仁義之不偏。則彬彬乃

其所自為也。溫良恭儉讓。就中有彬彬在。遠鄙倍就中亦有彬彬在。

子曰人之生也直章

夫乾其動也直。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此大生廣生之本。忠曰孝子義夫節婦。正夫公正發憤至於劓身裂脰。儉人數窮運極。遂乃泣下沾襟。學者須於此等處檢點。直字機關。

子曰知之者章

知不如好。志仁者之尚。未及於利。仁者也好。不如樂利。仁者之尚。未及于中心安仁者也。苟其深喻。必將篤好。好之而得其樂何如。

此身講義 卷之四

十八

論語

子曰中人以上章

道不能自知。則必語之。而後知。然其上焉者。我亦無從而語之也。子且弟友教人。以日用常行者。當如是。若夫性與天道。則夫子亦從不感。知命後。緣信得過。由前一章知學有通深之境。由後一章知教無躐等之施也。

樊遲問知兩章

自夫子告哀公。括義禮於仁。而析理辨義。則歸之知。因以知仁對。舉子思子遠有誠明之對待。誠非遺明。而其所以統包者。誠也。明亦歸誠。而其所從入者。明也。後此至聖至誠一人。而迥分兩面。旨哉其言之也。因思知仁對舉。不自夫子。自皋陶知人安民而已。發其端而誠明對。

子曰齊一變章

待亦不俟。子思自諸弟子問。知問仁。夫子明著以知者。仁者而已。定其目。蓋知者高明。仁者博厚。隱與天地相似。天地本不相離。而覆載各有主。即知仁本不為二。而動靜各有所有。知者所務之民。義即仁者所先之難。而存心養性。以事天。仁孝誠敬。以格鬼。幽明之故。亦非知者之所獨私也。夢如刻主其精明。不眩而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仁則主其純一。不而曰先難後獲。明乎此。則樂水樂山。動靜樂壽。各就其本。面刻肖。所以無冉牛閔子顏淵之善言德行者。茲非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哉。

此身講義 卷之四

十九

論語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道之大經也。子豈以其道治魯。而別出一術以治齊乎。但功利夸詐。中於人心。今之貌為強者。非其情也。因而任之。必發狂易之疾。欲第如人之筋緩肉驚而已。重湏一變矣。竊嘗論之。唐之立國也。似齊宗之立國也。似魯。貞觀之行仁義。殆假之也。雜伯之為也。故其時閭閻之多漸。如六人之肉。變東之薄伐。如其斬孤竹伐山戎。不再傳而女禍烈。與五公子之爭立。尤若合符。節焉。宋祖仁義雖薄。而無傾危深險之心。澶淵以後。言其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語其幅員。止不盡幽薊。而不盡延綏。然而德澤在人。風俗知義。元氣之未亡。雖庭庭歲歲。而可以壽考。使神宗不用安石靖康之禍。未。

或致也。君子觀唐宗之故，益信齊魯之不可同年語矣。

子曰：「觚不觚，章。」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謂觚不觚也。禮惟手，帛樂惟鐘鼓，觚云乎哉？名存而實喪，大抵然矣。然幸而觚之名尚未亡也，不然而何所援以相詰乎？

年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章。』」

內溝之痛，世不必有是形，而殷然在抱者，吾力能援之也。鄉鄰有闕，即無所施其技矣。井中之救，固非無所施其技者相從而陷此何說乎？此等處，聖人俱為萬世明白教詔，而後之人猶有以仁義為桎梏者，微夫子言而慈悲普度之說滿天下，即胥戕胥虐之徒滿天下也。

虹舟講義

卷之四

二十

論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文者，道之媒，陳禮者，道之歸宿。博焉而道有以盡其紛約之而道有以既其實之。字指君子之身，非指文也。反說之約，乃是約其所以博者耳。

子見南子章

天厭之二語，切莫小看。即生德在予，斯文在茲，平日所以自信者，守其義之直方，所以為事天之誠精於義之變化，所以為知天之至。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章。」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得之斯為德，下句更不必着能字。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博施濟眾，聖人之志，其已以救天下也。八年於外，三過

不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帝王師相，緣於今之不得辭，亦其量之足以給，雖只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盡境，却非出神聖之經營，不能譬如范文正公為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己任，此其志不在伊尹下，然迨其為陝西大

帥，為秦知政事，鴻功偉伐，以為同於伊尹，未盡能之則

以尹聖而公未聖也。要其天下在抱，則當其為秀才時

而此念固已仁矣。蓋仁之難成久矣，然只是私意之未

化，而天理之周流，或有時而間也。類情祇以己為端，而

舉念必以人為及，好貨好色，原非欲立欲達之正，而與

民同之，即於王何有是乃所以為仁者之心。雖博施而

濟眾舍此，豈有殊術乎？所以然者，仁者之心，德當於心

求之，難心之公，以言愛便是愛己，而不愛人，昧己之欲

以求人，則不印心，而何從印物？知人己同一心，則己

之心，便喻人之心，本是天然無間者，未到得天然地位，

虹舟四書講義卷之五

論語四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章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大聖人接踵而生帝降而王斯不能矣於是五百有餘歲而生一聖人然當是時天地之力尚厚故聖必得位而君師咸出於一人周之衰也七十二君周觀聖哲以孔子之聖不免為東魯一布衣然天之生夫子非為五百餘歲計直為萬世之生民計也為萬世生民計固將舉生民以來羣聖人之制作悉以歸之由前觀之少賤故多能由後觀之亦終賤故多述

虹舟講義

卷之五

論語

於是六經告備雖經秦火不能焚雖千百歲更無孔子第得漢唐以下諸儒箋解釋傳而聖人之道不患不日星明而江河流矣只十四字當夫子纂述六經後一篇自叙後來文人何其語之繁也老彭之所述不傳得夫子一言風流猶可想見識禮制度考文拘於分而不得為并欲自作一經以詔來世而亦有所不敢一安子為下之不倍一正慊其好古之深來司馬溫公作疑孟疑之不敢信知兩好自不存焉矣

子曰默而識之章

識在多聞多見之後默識在悅心研慮之餘學所以履其事誨所以公諸人為之不厭學即為也其所默識之理即後章之所謂聖仁吾學不厭而教不倦那學字便無默識在內

無其所為默識者而所學何事無其學之己者而誨人又何具三者遽講可也以默識作領而以一之字為其學且論之實而不厭不倦各以類從亦無不可識之不默便無沈潛體味意思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字之義以默字顯之不違如愚回之默識其理也請事斯語欲罷不能回斯學而不厭矣

子曰德之不脩章

虹舟講義

卷之五

二

論語

得之為德學之為學宜之為義可欲之為善四字舉一可以類凡而悉數當各從其所切脩德者存養之事講學者格致之為從義改過又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效也皆舉德者先其統體後其節目忠信所以德存誠其要乎道之不明執德不弘此學之宜講講學而義類自生徒之乃以踐其所講之實脩德而善心充長而不善未必不偶中於其身改之更以獨其脩之之隙夫如是則純粹以精摠以要于吾德之成而在聖人必分四者而各致其憂焉較常人更用加一倍法也

子之燕居章

敬謹之子其見賓承祭可知而燕居未必可知也中和

之子其容貌顏色可觀而惟其燕居中和之致彌復可觀也。夫是故志曰子之燕居。

管寧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嚴屬時著此四字不得也。晉名士之粗服亂頭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志之所至氣必從之。亦必氣之能勝而心以注之。子之

夢公也。非其氣足相召而其神奚自相與。周公得請命

于三王固其忠誠懇至而祈請必於三王恃其氣之通

焉爾矣。周公卒後五百餘歲實生孔子。天縱多能大略

相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若與我公之尤一氣也。故

不惟遇之夢端兼以通諸夢寐若尋常異世相感則無

虹舟講義

卷之五

三

論語

此矣。然則今何以不夢也。聰明不逮於前時道德日負

於初心。此後世文士之感雖聖學與年俱進萬萬無是

至於東周事業正須精神魄力以相濟。舜之聖也而曰

耄期倦于勤。堯之見至此疑亦不無少隔氣不能勝

宇宙之事。因亦無以感夢寐之公而吾衰其至矣。

子曰志於道章

道德仁義無聲。始於曲禮。至韓子原道一一從別白

之。夫子則往往以義歸仁。明理有所統而此章獨配之

以藝。夫士習於道工習於藝。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之

不可與道德仁並列也。審矣。以其為日用必需斯亦道

也。通其理者足以忘老忘死斯亦德也。從事於斯而心

自無所放斯亦仁也。特其事瑣屑當小子之年固已可

習而識至於游之妙境自非進于道德仁之深者無以

領也。聖人立說殊塗一致可與適道志於道也可與立

據於德也可與權者知時措之宜依於仁者觀天理之

熟至游於藝則尤是熟之盡境所謂無一事而非仁者

故以是終焉道之與德殊科也。道為公共之名德則已

成之詣德之與仁同貫也。德視其行之所積而基厚者

勢崇仁視其理之所居而功深者養遠。語天理之在人

心德有未立而仁無不具論操存之惟一念德雖已盛

而仁懼或遠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兩章

虹舟講義

卷之五

四

論語

自行以上統例之辭。憤悱隔反。精擇之辭。未嘗無三字

自信之辭。三不字決絕之辭。此與性相近兩章一例。乃

合兩而成規者。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三年之喪不為禮樂。子夏除喪而見其於琴也和之不

和。彈不成聲。終天之戚如斯則自是以差雖其不為服

制而於哭之一日亦當以斯義還之。詠歌舞蹈樂之事

也。而于哭之日行之於義為不類。且銜哀詎幾則知死

而傷之意亦微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月則為東周。為為邦事業。舍則為疏水曲肱為簞瓢陋

卷孔顏真兩印合用有以為行舍有以為藏夫子自下學上達中來顏子從博文約禮上過此聖學之精實漆雕開能見之可用可舍可行可藏夫子則意必固我之胥忘顏子亦大行窮居之一致此聖心之宏闊曾點能見之見其精實故龜皇之致有餘其自謂未信以此子所以使之仕亦由此也見其宏闊故氣象之間究似喟然之與由之而病其不知所裁亦以之也由開而降為敏達果藝之徒由點而岐為高明放曠之輩兼二子之長即已去二子之短學者但知曾點漆雕開所見之大意何在而孔顏行藏之相契亦必有以觀其深矣子行三軍則誰與不專自誇耀居聖人之門知廉勇藝各負其長皆求一得當而謂中心悅而誠服之子路不翼幸聖人之一與可乎深心考核於此可見莫僅作飛揚跋扈看也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各執獨立說而已為中庸之不可能此夫子告子路以用行舍藏之學也由自不能默識心融耳至于浮海而喜在陳而愠天民王佐之規寧有是則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不免為復之武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庶幾于師之畏子水淵之戒本密於性功萬全之圖尤嚴于惕躍我戰則克克以是夫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用則行舍則藏命不足道也眾人役役吾願與之言命矣人生何一可以自遂精言之則雖聖人之于天道其分數一若有命以程之者況於功名富貴之紛紛者乎世界天之所造人既生于其間欲不為天所制不可得也又曰我不求之鳥知天必有以制之顧世無不求而自至與求之而不至之兩途吾亦無以難其說矣不然則命豈可証哉從吾所好達義理亦天之所設而既已為人便各各飽飲在心無所好之不存焉者蓋就義理言命命之齊焉者也降而之物斯不齊矣以氣數言命氣有順逆衰旺數有長短先後雖以父子兄弟之至戚而榮枯相判如秦越焉故知此命之宜聽則知彼命之宜立

子之所慎章

以生之氣而交於既散之氣無以使吾氣之聚欲以聚吾祖吾宗既散之氣不可得也古人七日戒三日齋以此以告子如在之誠精明之德尤有其專致者謹齋所記喪食遷坐明衣寢衣其大凡也若軍旅之事對衛靈以為未聞却菜墮費略見其意然觀春秋書法切切以塗炭生靈為戒而以左次為无咎又嘗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慎可知矣於禱則辭於門人為臣則責撓不使苟且之私得以妨其得正而斃之實而觀鄉黨一編知決無出入飲食哀樂之不時以致疾於不虞亦無未

連輕嘗而忘勿藥之有喜吾嘗誦聖人之訓而有兒為藥所悞不慎貽戚可勝言乎

子在齊聞韶章

盡其善蓋緣武定之而得其分量之真耳在齊聞韶若前此未嘗聞也未嘗聞而得聞之又從而學之其久矣於三月其專至於不知肉味以大聖人之神明可以覺詞之莫贊矣口不能宣人未可喻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蓋聲音之道之神昔所圖也至於如此昔者所未嘗圖也虛擬以盡其神太息餘音至今未寂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紅舟講義

卷之五

七

論語

意主衛事却問夷齊善問者如是善讀書者不應爾乎今人讀書只會呆讀其使事也只會呆使皆緣未喻此訣衛事之疑祇因社稷為重之說自夫子說出仁字而輒之罪不可勝誅以子拒父其于天理正乎人心安乎又夷齊之節儘高自夫子說出仁字而其事甚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誰不宜合乎理之正而即乎心之安而獨於夷齊是震乎怨乎一問非疑夷齊也賢知之過亦往往有舉事而未得其如子滅季札其讓國便不能無議而夫子以為之讓也乃其仁也求而得之其又奚悔故夷齊之事愈平而衛君之誅益急矣大理麗於人心而心以之為德故天理正則人心安兩

而言仁注極周切然則於愛之理何居曰夫如是其于父子兄弟之間旁皇周浹也深矣衛君以得國為心不至於父子相殺不止也夷齊之仁一從天理上來以心之德包愛之理三仁之仁一從惻怛上來以愛之理全心之德

子曰飯蔬食章

不言所樂何事觀繫辭傳只是樂天者理而已矣人之所告者欲其不能快然者以欲之有待於去若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春風沂水磕着都是生機魚躍鳥飛涵泳俱關道妙此雖勤華事業不啻浮雲庵過太虛何有不義而富且貴之瑣瑣者乎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八

論語

子曰加我數年章

常人自謂無過祇緣未嘗學問觀於卦爻之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以此參之吾生之得過豈有窮期耶知其所以過即知其所以免過之方矣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自非時中之君子孰能與之為體子又不云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欲知學易之所以無過隨時處中而已矣欲知所以無時不中之故戒懼慎獨而已矣

子所雅言章

不曰可以無過僅曰可以無大過所謂易之為書不可遠然以聖人猶待假年學易易固未易輕言也不學詩

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不讀書無以施於有政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是尚得謂之人乎樂也者詩之播于聲歌者也聲音之道與政通而與禮相為用然俞純嘏繹子獨以語魯大師則習之者固有專家其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于道德者又非淺學所得庶幾也春秋心史孟子以為繼詩實則與書並列爾史家編年紀傳而法門而知我罪我聽諸為世則子之不敢顯言其意也決矣

余問孔子於子路章下章附

夫子所以為萬世師者由其以生知之聖而好學尤非從來大聖人所及生大謨武烈之後當詩書易象春秋

紅舟講義 卷之五 九 論語

大備之餘間有殘缺失次者又當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取之於古可謂宏矣至于憤樂相尋不知老之將至敏何如也蓋純亦不已與天無間此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同但彼以其心發之為治此以其心為之為學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之洋洋優優者疑于一人之身固已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若其所以自信學之外無他也故因葉公之問而傳語子路謂其人直一好學之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生知不可學而好古敏求之我無不可學蓋聖人所以自信其生質之美者忠信而已爾然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第不如聖人之好學其以身設法而

誘掖諄勉之意語然溢於言辭之表

子不語章

自加我數年至此旨脈貫通突以子不語怪力亂神作鎖此章法之矯變

四項在春秋之世變極多左氏借是以逞其浮誇者夫子間以筆之書不以宣諸口也

子曰三人行章

上古之聖人師天地者也前民而利用中古之聖人師前聖者也明禮而備樂至於夫子則師天賢不賢之所識而因以乘於千聖百三者也地負而海涵師之時義大矣哉然此皆博之事非約之事博以文文主博師亦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十 論語

以博為義約以禮禮主約師亦以約為義矣約之以其人而三約之以其地而三人行蓋即以旦明屋漏之心設於兩形相較之下而一善一惡無隱情一從一改無多言若僅以隨在皆師之意一齊混云則未知彼之博太與此之精嚴當各歸其分也

正惟無常師須廣求識大識小之人而師之此更不消如此故會得約字之旨必字逼拶更緊以從改貼繩墨上看體驗亦較真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斯文未喪從道之顯於己者信之生德在予於道之得于己者信之也桓魋者羿羿之流聖人者禹稷之嗣迺

能信之而聖人轉無以自信必不然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作魯論者於聖人精神口吻無不婉肖。學者未能親炙聖人。但自虛心涵泳而中和之意致。此亦足以觀矣。況當日之躬承風旨者乎。無行不與。非自陳教法之微妙。蓋至理本在躬行。居恒雖如不有。要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其見于動作威儀者。定有不言而喻之處。夫子以為此即吾性中天然之呈露。無可自匿於二三子之前者。使其可言也。不可行亦無貴此無隱者矣。使其誠諸中者。必形外則吾亦何術以使之隱矣。是以言示者。因其人俟其候。以行示者。人與候兩無所須也。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十一

論語

子以四教章

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而忠信者存誠之事也。無是四者。明明德之學全矣。博文約禮一禮字便該得。行與忠信禮即行之規矩繩墨。忠信是其質也。一貫之發明在忠恕。言忠便包得信。恕即其設誠而致行者。有以曲赴其所知也。故曰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恒常也。古之聖人至取以名卦。見天地四時日月無非此理。有之以之入聖而有階。無之以作巫醫而不足所以然者。恒有忠信之意焉。其粹莖尚遜于善人。其才德殊無所成就。至其去聖。難可臆量。然有此點根苗。便與

剛毅木訥之資。相上下。無時俗之工巧入於其心。無作偽之譸張亂于其實。去君子之圭璋。聞望遠而與君子之立不易方者。近視聖人之神明變化為不類。而與至誠之不息而久者。轉類矣。章末申言之重思之也。

子釣而不綱章

王用三驅。開一面之網。田禽利執。非掩襲之為。亦使吾之術如僅為是一物而設。過此即食浮於人也。又使吾之術並不為是一物而設。非然即志存于殺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作字只說做事。非也。寡尤寡悔。章多聞見。無資言行。此何獨屬制行而不屬立言。聖人之言。摠極高渾。解者必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十二

論語

扣槃捫燭以求之。則背而馳矣。作字自有通論。為良夫云。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謂作詩也。行時乘輅服寬用韶。制作之作也。贊周易修春秋。又即著作之作也。夫惟大雅卓尔不羣。願與普天下學者破拘攣之見。互鄉難與言章。

疑童子之不當見者。牽於其既往。又逆其將來耳。然如此則天下終無自新之人矣。子以為此之進也。乃其潔也。味與潔。雲商王銘沐浴之盤。至德形容。括人為江漢之濯。潔之時義遠矣哉。豫之上六。冥豫成有渝。允咎復之初九。不遠復。元祗悔元吉。今潔而追其往。茲為固方進而逆其退。茲為必典。非惟待物之宏。亦因物付物之

通也

子曰仁遠乎哉章

論道心則仁與心為一件。論人心則仁與心為二件。是一件故求仁只在存心。是二件故求仁又在制心。然行之制之却總是致力於心。而別無致力於仁之虞。孟子引夫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言心不必更言仁也。即心即仁。烏有自求其心而心不至焉者。可危在此可保亦在此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聞每事問之譏子可曰是禮也。如司敗所言子可以為昭公辨乎。又可以為己辨乎。然在聖人亦定有安頓恰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十三

論語

好處不蒙司敗之責。無禮於昭公而蒙司敗之責。黨於我。輕以過字蓋却黨字。黨者切過則過也。然但曰某知所過猶嫌着迹。忽開口說某也。章竟不知撒本。事於何處。隨接出苟有過人必知之。不說此事之過。似說泛常之過。又以見此等過原非至今日纔有。而人之知乃覺於今益厲也。不以過粘着本事。又不以知過咬着自己。乃得聖人措辭之妙。每見講章說有過而人必知則已亦得知之而自改。所以為幸。真是痴人說夢也。

子與人歌而善章

聖人聲入心通善之所在若決江河而下然以尋常拍

紫叫絕之容與此頗有近似。至于必使反之而後和之。這種光景意思他人貌似不來。當於與人歌之時先寫出夫子心平志和氣專容寂而歌詠以養其性情。即歌者之善亦自矜平躁釋而來。從此着想首句乃更有神味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從其所貴言之則曰文也。又言者身之文則行乃其質。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君子者躬行者也。文之猶人吾其猶君子之文歟。抑猶夫人之文歟。猶君子之文恐君子不徒以文猶夫人之文則尚有君子之當法也。故接曰躬行君子躬行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十四

論語

子曰若聖與仁章
由夫子言之為聖仁之道未必便是聖仁也。以此誨人之不至非謂己之已至也。從為誨看使人學得由公西華言之為之而至子不厭非以聖仁之人為聖仁之為不可也。夫推行所無事之為不厭矣。誨人而至於不

倦非以聖仁之人施聖仁之誨不得也。夫唯身有之故言之親切有味矣。從不厭倦看使人學不得。這誨人不倦莫作公物看當是言恆之而彌廣總引之而愈長自覺疊疊乎其不窮也。

疾病子路請禱章

一禱也出之且子為迫切之至情出之求免者之心即
憧憧之妄念子嘗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茲又曰工之
禱久矣臨時不以死壽貳其心平時不以屋漏墮其行
知天事天之至也

吳人信鬼矯之以自異則曰工之禱久無聖人之存心
養性不愧屋漏其獲罪於天久矣無所禱也並非無所
事禱也

子曰奢則不孫章

與奢寧儉告林放者以儉之猶近本也茲乃就奢儉而
各指其弊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寔陋未足以備物
而侈汰必至于亡等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十五

論語

子曰君子坦蕩蕩章

路之險巇者必不寬廣着一坦字蕩蕩乃曲盡形容境
之憂虞者有時過去下一長字咸咸真如何擺脫則不
特上達下達之分脩吉悖凶之異就這兩段意境君子
一生受用不盡小人一索受告了也

子溫而厲章

溫者仁也陽之屬也溫而厲則以陽合陰威者義也陰
之屬也威而不猛又以陰合陽恭之文明者與陽近安
有靜正之意焉則由陽而之乎陰矣恭之斂肅者與陰
近安有坦舒之致焉又由陰而之乎陽矣各着而字逐
句見陰陽之合德而統觀誠全體之渾然此三光五嶽

之精太和元氣之備也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然周之有天下
實在文王不取而服事焉故大統待集于武則太王之
子孫有天下者中更王季一傳耳以泰伯之聖承之朝
諸侯有天下知其無難也太王足以知其孫抑豈不足
以知其子翦商之志不從而傳孫之意始決伯之不嗣
實在於此故曰其心即夷齊和馬之心而事之難處又
甚

有天下斷自文王夫子以為泰伯泰伯僅以其國讓夫

紅舟講義

卷之五

十六

論語

子貢謂其以天下讓泰伯之讓國夫且不見其跡夫子
實指之為三以天下讓泰伯之讓肥肥乎其仁也非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無一毫人欲之私才做得天理上事舜不棄天下如敝
屣能不榮皋陶又全得替股乎伯重棄其國能無憾於
君臣又曲全於父子乎然亦有無私心而做來未必恰
當者如伯或獨成其高而不借雍以俱去去而有迹可
見使太王蒙立少之嫌季疑奪嫡之似皆為廢之未盡
善故伯之讓必至無得而稱才為盡乎天理之極而德
之所以稱至也

翦商立少俱在志氣之微伯自會於形聲之表然筆基

王迹非屬閭閻。于天提神。殊不同。溺愛。伯之不從。為並行不悖之理。伯之行。匪非有阿意曲從之失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章

禮訓節文。節品節也。文章也。有品節。斯有限制。有文章。斯有容體。各止於其所。而不過。則恭為敬。謹慎為安。詳勇為發奮。直為坦易。各暢於其情。而不苟。則恭有和。驚佩玉之容。慎有臨深履薄之致。勇有切憊怡怡之養。直有忠告善道之方。夫子溫良恭儉讓。一中之禮。而恭於斯。慎於斯。直於斯。即勇亦無不於斯。如醯醢醢梅。渾化於至味之中。而不復可別者。致禮以治躬而已矣。若尋常曲謹之士。亦知為恭為慎。其剛而蘊者。則為勇。為

虹舟講義 卷之五 十七 論語

直彼以為失之約者。鮮也。而不知其勞也。甚也。彼方且負其異于眾也。而不知其亂也。絀也。所以然者。無其所為。節則不知有數。以限之。無其所為。文更不知有術。以將之。故也。

恭與慎一類。勇與直一類。恭慎是收。收勇直是開。張均之不可以無禮。

篤親念舊。所以決為曾子之言者。忠信誠懇。惻怛慈愛。微夫人孰能為是云也。與慎終追遠之化。同機亦與元公開國之模同道。

曾子有疾。兩章 以下數章皆曾子門人所記。而有疾。丁寧太息。千載如

聞即平日所謂死而後已者。至是適符其所以自期也。臨深履薄之隱。垂死揭于同人。操存省察之圖。遺言訓於有位。成王將崩之一日。出經遠保世之言。君子以為得力於周公之敵訓者。深矣。則曾子之傳習。豈一日之故哉。

曾子曰以能悶於不能章

人雖有我之見存。斯常見我之有餘。而我之得。自見有餘。非真有餘也。然已自謂有餘矣。自以為得。非真得也。然已自見為得矣。況已真有餘。而人果不足。已真得。而人果失乎。從事於斯。則猶未近自然。故曰樂于無我。義理無窮。一生捫窮究。他不盡。如何不問。又如何便是。

虹舟講義 卷之五 十八 論語

有便是實。此與無倫。無施為。一串道理。但彼之寂若無有者。指性分之。所自盡職分之所當為。茲則移向學聚問辨上去。稍不同也。不是有我。安見有物。以人犯我。直如家室之偶失。和平血氣之偶逆。逆緣何能校。此與怨之不遷。似另有一種道理。然彼之怨。原非因人之我犯。而後怒之。所謂在物不在己。不以己故。不遷。亦不有己。自不校。無歧致也。退言昔友慨慕何窮。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德之宏遠。發而為才德之堅定。濟而成節。主少國疑。而還磐石之安。冰堅木落。而彰松柏之勁。若是豈不謂之君子。君子者。固非僥倖以成功名者也。

節即才節之節。死生之際。為人生大節。所關故以臨難為臨大節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有以能章近。可以章近毅。但下文任重致遠。如何分屬。愚謂宜將上兩章摠打。入仁字耳。以能五句。是無我無我仁也。轉切君攝國政。非所弛之事。而仁賢之事。大節不奪。則充殺身成仁之事也。曾子有見於仁道之大。直須涵萬理於一心。合羣生於在宥。為國家造福。命為斯世植綱常。而仔肩祇在於己。重之至也。一息尚存。則學養不可已。鞠躬盡瘁。亦不可已。遠之至也。如此則三章繞通理合勢。

虹舟講義

卷之五

十九

論語

子曰興於詩章

將學者一生得力。畫作興立成三截。無一字可以抽添。天地間動物之雅壯。植物之華實。皆是此機候也。由興而立。發生震動。逐漸充實。由立而成。堅凝完固。乃底精融。人有興而未必能立者。側身天地。抗志古今。其謂有懷其哭有思。如唐李太白。豈不是跌宕豪奇之士。然無特立之操。至不能受永玉璫之污。亦有立而未至于成者。名義自持。風霜獨凜。如圭有角。如觚有稜。如東漢李膺杜密。詎不是歲寒松柏之流。而未進陶鎔之境。卒不能龍伸蟄屈。以自脫于清流之禍。蓋人才之千古若也。久矣。立之境為千古文人學士之所不逮而成之境。

則雖忠孝節廉之士。未之或至焉。所以然者。好善惡惡之心。天所賦也。匹夫塗巷。有時感發于不自已。況其上

此者乎。而竊觀古文人失節。往往在豪宕不羈。則詩之近而禮之反。故有睥睨一切之思。而臨事至不能如匹夫灌漑之諒。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定其理者。無其氣以受治氣。斂而志肅。未若氣盛而化神。而竊觀古名士持身。往往患於持未化。此則三代以下。禮猶有一二存。而樂之道。或幾乎息。故有主持名教之功。而有時未必如善人不踐迹之義。嗟乎。直溫寬栗。虞廷以樂為教。蓋恭詳焉。將以舉一世之人才。而淑之使躋於大成。固必由于乎此也。

虹舟講義

卷之五

二十

論語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不可使知。不是愚民耳目。其能知者。不待使。不能者。亦不可使也。民之所貴者。敦龐純厚之風。而患者。竄凌苟且之習。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之日遷善遠罪。而不自已可矣。後世奇服怪民。必有左行。其有左行。必有僻言。彼非樂而為此。循其蚩蚩之識。以求知勢。必至于此也。老子之言。清淨非盡無理。但其所謂割斗柄。衡而民不爭。不知斗衡之設。仍是使民由之。非欲使民知之。耳。周之衰也。民生其間者。日用飲食之質漸漓。而智巧詐偽之端。以起上之人。不尋其故。不端本以示之。由而好繁。其令以迪之。知是畏其蔽也。其昧於不可

之權衡也甚矣。豈惟是哉。士大夫高談心性。而至行日。薄近世布衣之徒。亦有藉講學為名。高者夫講者師友。切磋之事。非驚愚動眾之事也。道之粗者不待講。而自不能外其精者。聖人於七十子之徒。且罕言之。而使眾人與衆人之自相倡和之也。

子曰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貧。古揭竿探丸之變。疾。不仁而已。甚。蓋朝廷狃狹債事之情。若保奸之足以養亂。則人固知之矣。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無伐無施。去驕之根。敝之無憾。搜谷之虛。驕谷雖惡德。必可恃而敢行。其所恃必不在德矣。驕谷已非德也。

江舟詩義 卷之五

論語

亦不貴在才矣。才亦根於德也。當是才之可以美言者。如智能技藝之屬耳。此等才。前聖不必兼。周公則兼之。公兼之而各造乎美之極致。千古更不容有兩。然公才之所以可觀者。才之美。本其德之美。以居之。公有才。公定不驕。若人有公之才。未必不驕。若人有公之才。而驕。若人驕。若乃其所主而才之美。直驕若之餘矣。何足觀也。

子曰三年學章

三年學。當是言。思寡尤。行思寡悔。業有得祿之理。而絕無求祿之心。故不易得。

子曰篤信好學章

篤信是緣。定識生定力。易所謂存誠極之至于守死。

學是緣其所定之識。而更精之多聞。多見。以折衷于道。

之至。當易所謂辨義。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善道於致用上。見必于精義上。取。然未篤信而言學。不崇朝而

思去也。不守死而幾善道。是未立而言權也。此八字。知毅之學。行藏之具。義理之強。龍德之變化。皆備之矣。不

入不居。則見則隱。固以利用安身者。入而為崇德之資。實則以精義入神者。出而為致用之本。無可行之道。知

其中之薄。值也。澹泊寧靜者。不如斯矣。無能守之節。識其中之易動也。圓神通變者。不如斯矣。

首一節。精神都從次一節。出現。將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撮讀便是篤信守死之驗。將全節十八字。圓讀。方見好

江舟講義 卷之五

論語

學善道之功。無可行之道。更無論其道之未善矣。無能守之節。安望其之死。靡它乎。貧賤似乎有守。而此非有守也。空疎無具而已矣。富貴似乎有為。而此非有為也。游移無主而已矣。皆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反。

子曰不在其位章

士雖窮而韋布其於兵刑禮樂農田水利古今沿革。無所不究心者。以天地民物之事。無一非切身之事。學者必具此等器識。才得擔當宇宙。不負成位乎中之一人。然對天地而言位。則位之數廣。對君相而言位。則位之數隘。自天子而下。惟三公無所不統。諫官無所不白。

餘各守其職而已矣。又況江湖魏闕之迢迢乎。

子曰師擊之始章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子所極不忘者。應在此時。而不若師擊之始之尤愜心者。正樂之功。將在萬世也。天涯芳草。使人不能為懷。帝所鈞天。果已前歡如夢。偶粘關雎之亂。為言當年滿意之聲。今日關心之慮。

子曰狂而不直章

此讀所謂無一善狀者。雖以吾子覆載之量。亦不能容之矣。

人性皆善。此其可知者也。氣質之偏。其無是美者。亦無是惡等而下之。如馬之蹄齧者。必才其駕下者。則決無

虹舟講義

卷之五

廿三

論語

詭術竊轡之累。亦物情之可推類而知者也。若彼者。吾烏知之。

子曰學如不及章

凡事可待學如何。可待稍待則失之矣。拘物無不及。學則容有不及。如不及斯無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思或失之者。斯無由量其所至也。

子路勇行精神意氣。與此酷似。告以有父兄在。頗似欲遲其進者。豈是亦有未盡然者。與曰其如不及猶恐失者是也。恐其所以為學者。非也。聞義固當勇為專行。或以害義。這便是其學欠醇。

此夫子警人為學之語。不是十分鞭策。那便有川光景。

益知疊疊不厭。在夫子為自謙之詞。而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子曰魏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章

崇萬莫大乎富貴。所謂魏巍然也。涵得此魏巍。佳使寂若無有性量之魏巍。更何如哉。附之韓魏之家。欲然者猶以為難。在聖人則雖自匹夫奄有天下。而曾無毫髮之動於其心。此非空言也。莊子有至人無待之說。以為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為更出堯舜一籌。夫至人誠無待矣。以不有天下觀至人之無待。不若以有天下觀至人之無待也。無所却之以鳴高。亦無所留之以成迹。性體恢闊。旋轉此等大物。而曾不蒂芥。以為揚厲舜禹之深也。可以為夫子意中有此魏巍。不與境界而舉舜禹以實之亦可。

虹舟講義

卷之五

廿四

論語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君之覆冒天下。猶天之覆育羣生。自非其德與天相肖。雖有大君之號。究無以稱其大之實也。夫子如何便見堯之大。只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共一十八字。而提撮於克明之俊德者是矣。其釐而析之。為小德之川流。其統而同之。為大德之敦化。至于彼四表格上下。且未說到成功文章上去。則即聖人之心體。所謂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亦即五性之各足。臨容執敬。別民能敬。信說之而卒無以名之也。

於堯稱俊德。於舜稱玄德。俊之名疑若新于舜。而玄之意蓋實合于堯。無能名者大之至玄之至也。故蕩蕩訓廣遠。已漸近幽深。而以至無含至有。突開出胎融顯。茲以為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春秋。冬。夏。庶品生成。雲漢。日星。離明作睹。而勲以一人而放華經。再世猶重。巍巍遠該。貴唐虞之邇治。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五臣皆聖人也。周公亦聖人。召公以下皆大賢。孔子統謂之才。此豈漢唐佐命諸勲可得而置足者。故朱子特訓之以為才者德之用也。後世分德才為兩。則才為無本而德為無用。不惟不識德。先不識才。所以然者。其君

虹舟講義

卷之五

廿五

論語

非大聖安得致聖。臣有堯舜然後有禹皋。有文武然後有周召。湯武雖以兵受命。其實皆本於德。而周則尤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至深極厚。至大統將集。又重以文王之服事。而周之德遂幾幾乎與唐虞並隆。其一時人才類皆容德義德之士。良有以也。故因才及德。似因才之不足于九人而思德之不復有。遺議實推本周德之高于夏殷。以故周才之僅遜於唐虞也。且曰亂臣不可不將德。極力闡揚。而至德在文則武猶有憾。隱文於周則武亦無慙。自非聖人孰能言之婉約若斯乎。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禹之所以無間者。謹于人心道心之辨。一念而侈於口

體之奉。即為人欲之。所以橫流一念而縶于天民之間。即為道心之未能充。然今數夏王之明德。必使澹泊寧靜。為一書。恪共震動。為一書。未見于兩者交關之際。察之精而守之一。妙在合而參之。而各句都跨着兩邊。又離而析之。而三語都自為一類。知天理人欲。本介于毫釐。切玉范金。更不容出入形容。夏王之心法。於是為至。

儉陋未必中宜。儉而儉乃所謂中也。豐腴未必中宜。豐而豐亦所謂中也。一豐一儉。不敢率其性情之近。而即此以爭理。欲消長之闕。精一之至也。或豐或儉。不敢私為文質之尚。而一物亦具裁成損益之宜。執中之允也。

工子集覽

卷之五

十一

論語

莊子內篇講義卷之六

論語五

子罕篇

子罕言章

利為夫子所必絕。放利多怨。小人喻利言之。正以絕之。拔本塞源。於是焉在。至于命。則不知無以為君子要。亦知其命數之一定。決不妄生趨避。以乖其義理之正。而君子可為耳。若如今人談命。正欲妄生趨避。此則好言命之過也。然後知聖人之為慮深矣。若夫仁子之言之者。甚屢然。亦祇說個為仁之方。存仁之事。仍在居處執事。與人之間。視聽言動之際。有時曰不知其仁焉。得仁

莊子講義

卷之六

論語

終不言仁之地。境何若。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所為。狀仁之體者。然亦僅矣。蓋聖人詔人。只要人於日用行。事之間。盡其當然之則。即如恭寬信敏惠。豈不是日用。行事之不可離。而今之即以全乎其為仁。以此例之大。概如是。若必講到精處。則即天命之性。講到大處。則盡己性。便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位育。莫不由之。此則夫子所未嘗言也。三項內着兩與字。文勢慢慢通出。利之罕言。不待問已。進之而命。更進之而仁。以其可以言而不數言。故次之。以其日言之。迄未嘗深廣言之。故又次之也。

達巷黨人曰章

開口說大義之意。重惜之意。輕然世間却有一種愛博而情不專。窮大而失其居者。而夫子於此。又深皇然若歎之。表矣。黨人以為譽夫子。以為規。且欲以自規者。規二子也。

子曰麻冕章

說出禮字。便見得。敬然不易。然禮從文為上。起者其進。退。不過文質奢儉之間。禮從綱常上立者。其出入即關。順逆。理亂之數。禮之失也久矣。即如麻冕之為純。本無大關係。又有儉之可安。亦可不為已。若夫一升降而天澤分焉。冠履辨焉。先王所以謹陵替之防者。全在於是。而或喻之其害大矣。

莊子講義

卷之六

二

論語

子絕四章

意必固我。亦分開發收。開字之以。四為類者。無不如此。所誠之意。生於心。其應有者也。此之意。生於我。不應有者也。無是四者。則定心何所。曰居敬。應事何方。曰比義。子畏於匡章。

與於斯文。固是夫子好古。敏求之力。然若此。豈可謂非。天子日月星辰天之文也。禮樂制度人之文也。天非文。下土何以照臨人。非文。萬物何由相見。生民未有。雖出自三子之推崇。而王祀為世想。至人亦隱有以自信。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四節合成章法。如雲無定質。隨態生奇。節節續。節節斷。

又語語斷語語續太宰之言至子貢另轉一境子貢之言至夫子另轉一境卒忽自言自語只另成一境

聖不敢居多能以自任又自言多能之有由來非以天姿明敏又言君子不必多能敢以蒙太宰之相震耀無限聲情曲折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非貴道為人所共由藝非人而必由故曰非所以率人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夙夜強學以待問溫故知新而為師則雖以鄙夫來問亦要有知來答付他但義類之繁曠浩如烟海就使目前口講指畫人人各得其意以去其于天地之太古今之藏人心之變化日生者何足關其豪末也故聖人自

知舟講義

卷之六

三

論語

無不知聖人決不自謂有知却不知是謙詞實是見得如此乃其忠信之誠則自知之矣世有庸師而肯以語人有明師而不肯以語人者無怪也不說待人了悟不肯自己休歇此自關乎情性非必己之有餘人之不足其或謙之所至明亦生焉蓋其所不知以求觀人之知人之知由此益吾之知聞亦自此而廣倘所謂數學之相長乎故有知目非無因無知之實當自決也

子曰鳳鳥不至章

鳳隱圖沈占為己之不過則世有鳳皇麒麟聖人固當之而不讓矣然則子之自謙者何以至乎曰此伏羲舜文之所未嘗異也包犧一畫開天即寫中虛之德舜好

問而好察過言文王望道如未之見三聖人易嘗自謂有知乎哉

子見齊衰者章

三種人一望而可見者也其為見一過而不留者也而一時便發其吉凶同患之誠章服命德之敬子見以下再着見之二字體貼聖人目存之意最細非贅設也

顏淵喟然歎曰章

高者日月之象堅者秋陽以暴之象在前在後者時中變化之象也夫子之道峻極于天緣何不高取精於剛德緣何不堅兼圓神典方知緣何在前在後之可執此

知舟講義

卷之六

四

論語

非顏子不能形容之特仰鑽瞻忽猶未得其從入之門一自博文以啓其知乃知高者知之朗照堅者知之不惑在前在後者知之窮神知化也厥功在精義而已矣約禮以翼其行乃知高者行之躋升堅者行之純固在前在後者行之神明變通也其要在主敬而已矣至於卓爾有立夫子之高堅前後自如而吾之所見已異有等身者不可謂高其卓焉者不可謂堅立不易方不可謂之在前在後是直從之已耳而又如其末由何哉高堅前後只是純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天理之當然所謂道中而已矣博我以文是中庸之所以擇也約我以禮是中庸之所以守也無所不說斯欲罷不能矣

進而不止斯既竭吾才矣由是聞一知十虞夏殷周法
夫子之所為好古敏求而亦與夫子知之盡者遇不遇
不戴無伐無施非禮勿視聽言動守夫子之所謂克己
復禮而亦與夫子仁之至者幾知之盡仁之至不越日
用行事之間廣而卓爾如有所立恰是中之隨
博約而得者分見之中今之知有所立者全體之中會
得全體之中而聖人之道在我矣第夫子之中不勉不
忍而中焉者也此竭其才於博約而中焉者猶以思勉
用事者也又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博以文所以攬道之變化約以禮所以既道之精實精
實之至至於變化生心則聖人矣聖賢為學總是知行

車舟講義 卷之六

五 論語

並進亦無幾年博文幾年約禮只隨義便從擇得便守
而知之盡便是行之盡其行之盡必由其知之盡故曰
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知之盡是夫子不惑知命以迄
於耳順時也行之盡矣夫子由能立以迄於從心不踰
時也是顏子之所欲從而末由者夫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章

知至而意不至是為自欺子路往往意有餘而知不足
遂至欺天欺天者欺其理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沽決定沽目前却有似於藏者非真藏也待也說一待
字求字破綻百出矣賈求善售自不欲輕子貢所以不

仕於權門也結駟連騎而親游說之事亦未善學聖人
之待矣

子欲居九夷章

居九夷者寄意也君子居之不陋成篤論矣泰伯開吳
為後世文明之絕盛其於陋也何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詩樂是兩件此間詩樂是一件古詩三千夫子存之為
三百詩未嘗殘缺失次也殘缺失次者詩之樂爾不言
風者主朝廟之章為言雅頌各有所此體製之殊其適
於樂亦有所此音節之異所謂殘缺失次者蓋或其章
存而歌之音節亡矣亦或其篇數而所歌之音節舛

紅舟講義 卷之六

六 論語

矣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知其說者正知其鏗
鏘鼓舞之說若夫彤弓湛露以燕使臣肆夏文王以既
穆叔此用樂之失所當時士大夫無不能舉其謬誤者
又何煩聖人之釐正乎

子曰則事公卿章

出入皆有事事其臨我者也不顯亦顯而顯之臨者獨
切矣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遂入獨行之書武王
之子康叔作酒誥庶伯君子尚須剛制之力挽一庸行
之謹而子之見為難盡者如此

子在川上章

天地之不息者化也其主宰之者理也理不息故其化

亦與之為不息。聖人之同於天地者，亦惟此心之理之不息焉。爾下此即不能無三月之遠，便與天地不相似。自渾沌初開，迄乎終古之無窮，日日夜夜，更無停刻之傳。自胚胎初兆，迄乎百歲之終盡，亦日日夜夜，更無須臾之燕。必自強不息，斯天地之理在我，不然則閱世生人，閱人成世，七尺之軀，亦僅為造化旋轉之一物。與春鳥秋虫何異？一說也。自莊老言之，為達生之觀，自聖人言之，為兢惕之學。彼所見者，造化之無常，此所會者，於穆之不已也。子曰：吾未見好德章。

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却未能好德如好色。甚矣誠之難言也。

好色之心，不可以為性之宜，無觀外注言為衛靈發。關雖之詩，用好姝真淵女窮窈，不淫其色，嗚呼至矣。

子曰：譬如為山，章下四章附。

自此以下五章，皆勉人以精進不已，而惕人以頽惰自喪。而此一章，作提挈之勢，至星宿發源，則尤在川上。一章也。道體之不息，純任自然，人心之或息，正須強勉。強勉者，法天者在我，而不在人也。語之不惜固是力行，却從心解，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雖欲惰其將能乎？殆猶是為山顏子力量較大，別有神翰鬼運意境。夫子語之直如時雨化之也。子之

得此於人蓋寡矣。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明繳前一章進止二字，又以一止字開出下兩章也。

既已苗矣，緣何不秀？既已秀矣，如何不實？然如此者，世間儘著多有，不可以多自慰，要當以有自防。進而或止，固可慮矣。重有所須而不進，豈以吾年之猶壯乎？後生可畏，然可畏曾不幾時，而不可畏者將踵至矣。此又為止而不進者，搜出中病根苗也。

子曰：法語之言，章。

進止在我，而不在人。然人亦有可恭其力者，要必屬之能受言之人。受言在人，而不在我。然我亦有可司其契

者，要不能更必於從與說之外，一從一說以為法語。異言之力之固然，則聽言者不得以此相謝，為改為繹，斯為法語。異言之情，所亟取則聽言者固應以是相酬。若夫不繹不改而從說自如，自此終無機之可轉，法語與言而所得如此，過此益無術之堪施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帥亦三軍之所以為心，志則匹夫之所以為帥，有可奪不可奪者，人己之分也。在己者，其事有常，在人者，其情萬變。人生日用間，細勘無不如此。又況名節之火乎？故學者緊關在立志，極諸死生不二，始於貧富不撓，子路之見危授命，蓋於緼袍不恥，基之矣。

子曰衣赭縹袍章

憂遠行之犯患。其善處而得全。婦人無外事。而所以期其君子者。如此。抑何有遠而詞文也。斯亦近于道矣。夫子斷章。示以爲閨門燕婉之音。而以當志士矯脩之實。雄雉于飛。世其羽。觀其意。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以狀吾亞于浴沂之子。路尤有當也。畢竟蕭洒之襟期。猶未觀于精實。則果敢之風力。寧僅淡厥終華。故終曰是道也。何足以減。

子曰歲寒章

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要做到後彫境地。則必秉心堅白。制行純完。有剛毅木訥之操。有一介不取與之志。有

虹舟講義 卷之六

九 論語

萬仞壁立。不可攀援。依附之色。然當晏安無事之時。舉世皆習於軟媚。或轉厭其朴直。爲無華名士。相啖以中庸。或轉誚其孤高。爲未化史冊。所垂磊磊。明明之士。必在亡國。亂朝。職是故也。子路之死。未盡合義。然亦後周之松栢矣。述魯論者。以是次於縹袍。不恥之後。隱以見植立之有由也。

子曰知者不惑章

知仁勇。即是所周之德。不惑不憂不懼。又何歲寒之得移其守哉。

子曰可與共學章

自不可奪志至此。大抵都是能立子路之志。不以貧富

動其心。歲寒之松栢。不以死生禍福貳其志。若夫不能

立者。惑憂懼之五乘。其立者。惑憂懼之志。屏無三達德。爲言見立字中。邊實際。然學至於能立。其始良未易易。及夫神明變化。則又非一立之所能盡也。茲故略舉其全。以爲道德之途。原非一人之事。而人人可以共爲之。事而可與共學。可與適道。凡更兩境。而後至于立。而立之進境。又有所謂權者。此聖學時中之妙。非精義以入於神。不能泛應。以要其當。子路殆未足以與此。即歲寒之松栢。亦未必臨事而動。與之會。彼夫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庶乎其近之矣。

唐棣之華章

虹舟講義 卷之六

十 論語

玉鄭兩風。言豈不爾思者。再然大車云。畏子不敢東門。云子不我即。一則申異室同穴之盟。一猶有待月迎風之請。茲直云室是遠。而無所畏於威。亦不責其至。是絕也。猶強飾以思。是誣也。夫詩之爲道也。立說於此。而旁推皆得。由彼之說。僅以長謝故人。猶無甚害。而直使古人好學深思。與不思。則不能通微。其理幾不信於天下。則世有憚然。而不用其思者。無怪也。子故借其言。而反之。唐棣言人。夫子自言理。亦以見聖人讀詩。總無執詩解詩之法。故誦詩三百。即達於政。而能言。後人不滿于考亭之詩傳。以爲聖人不應於鄭。概列淫奔。吾則以就使淫奔子。亦不以淫奔之詩讀之矣。

鄉黨篇

鄉黨全第宜統作一章。上自廟朝聘享。下至起居飲食。服御及一切君友邦人心目酬酢之細。無不備載。蓋素王記動之書。一皆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一言以蔽之。戒慎恐懼而已矣。自然中所以為時。借山梁一言。這夫子安舒自得之致。戒慎恐懼所以為敬。借鳥之知樂。審處見聖人乾惕脩省之心。遂以為全篇結穴。引而不發之義也。孔子領起於私覲愉愉如也。作小住。更以君子領起。上是廟朝聘享對君之詞。下是衣服飲食無行不與吾黨私相愛慕之詞也。其有單行獨節。不另起門者。席不正不坐。次於必祭。必齋。既焚退朝。節。不另起門者。席不正不坐。次於必祭。必齋。既焚退朝。

卷之六

十一

論語

次於與人交誠意固義所近仍不怠其無統云

孔子於鄉黨節

似不能言極。寫恂恂唯謹。爾極寫便便而似不能言。又似起下便便唯謹。爾又以繳轉恂恂而似不能言之寫。恂恂登焉之詞。唯謹爾之寫。便便對酌之詞。又鄉黨廟朝對舉中著其在二字。更不用一筆繁文。而聖人神明變化之短者出矣。

朝與下大夫言節

鄉黨廟朝兩地也。同一朝廷。同一便便言而聞聞侃侃。異矣。君在與君未視朝時。又異矣。至于踧踖敬無可復加。忽接以與與如也。才是聖人之恭而安也。

君召使擯節

手左右動衣之前後不動。趨進衣之檐如者或動而手之翼如者不動。皆聖人威儀中適處在他人只須如此。已難而聖人復特具其始終色勃足矍時無禮之可觀。而敬可觀也。賓退復命必以紆君之敬而聖人之敬益可知也。

入公門節

在朝之容。叙最曲盡。由門而位而堂。如畫宮於堵。部分秩然。由入而立而行而過。且升而降。且復位。亦如觀聖於班。進止儼然也。其可互見者。搃不濫使一筆入公門者。庫門也。外朝在焉。自是而進為雉門。如不容者視之。

卷之六

十二

論語

矣。不中門不履闕者。亦視之矣。攝齋升堂升治朝之堂也。旋記其出于魯為異姓無入燕朝之時。即無入路門之時。若夫入而過位。則出亦過位。由公門入則亦從公門出。而誌夫子之敬者。至復其位而止。所謂漸遠於君而敬無已。以復位踧踖推之而大較可知也。不必如漸近于君之敬有加以降等。這顏之意推之而今數抑又可知也。

執圭節

圭之器也。王所命也。以此通信。寡君如親。涖之河山社稷實武憑之者也。如不勝記。所謂如不克如揖如授記。所謂平衡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稱是而言色其同。

于戰可知一皆禮之必然而夫子動與之合非有所加也。有容色亦禮所謂發氣滿容。

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注所謂圭璧者如此非命圭也。加于束帛之上其皮幣與馬陳於庭為庭實。

內傳凡言享皆主所以獻其禮設凡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記所謂堂食再饗者也此之享乃尚書識百辟享之享賓所以奉主者子產云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是則

享也。又禮嚴私觀謂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之君耳若身充聘使則小臣亦有作賓之道焉既將君命如何不稍致私忱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節

紅舟講義 卷之六 十三 論語

紺緇亦非純色而交神緩哀就中又自有深義蓋交者非一之意殺者遞減之意又僅用以飾非全服也蒙引不通其義以為莫說非正色無乃掩耳盜鈴乎注不言者以子齊喪言之則欲切轉寬然未嘗諱其深青楊赤色與絳色也至紅紫之不用專為間色不正故特明著之其并衰服亦不為者更以其近于婦人女子也大抵紺緇之所用專在飾故第絕之於飾而已不之相蒙若紅紫之所用乃在服故必極諸不以為衰服乃為絕之務盡也夏葛而冬裘葛之異異其中之必有裏衣蓋衿則無表裏而衿復有衿則有為之裏者而此乃其表矣雖然葛之制略裘之制詳有在公之裘有私居之裘在

公之裘褊也褊裘襲裘之辨如之何裘之外有褊衣

褊之外有襲襲之外為正服此一定之制而褊與襲辨焉者辨于其第二重衣之直領曲領而已矣直領則

開露褊衣謂之褊曲領則掩蔽褊衣謂之襲見褊之義所以見襲之義使人見褊如見襲者忠信誠壹之至也使人見褊之色不復可知其襲之色忠信誠壹之謂何

矣緇衣羔裘用之于視朝素衣麕裘用之于視朔聘享黃衣狐裘用之于大蜡後之息民蓋大蜡猶用皮弁素

服臘先祖五祀以勞農而休息之夫乃黃衣黃冠而祭也其慎重分明如此若夫襲裘非必勞於拜起長之可也仍宜便於作事短之亦可也提以謀其適體即狐貉

之厚亦無不可也其變化生心又如此然而服可略也佩不可以略容觀玉聲在公而既矣私居亦不去身

紅舟講義 卷之六 十四 論語

君子固將比德於玉也故喪喪無所不佩衣可以襲而略也何況於裳朝祭之服之裳所以適於緇素黃者惟之固其宜矣自非然者非必方幅之是求也故彼為其可若夫非齊非喪之不可混于齊且喪也猶有喪之不得混為無喪也即臨人之喪之不得與無喪一視也羔裘玄冠之弔何居焉衿絰不入公門表襲裘不入公門尊朝也致仕後吉月之朝亦如此朝不異則服亦不異是設佩惟裳之所不辭也

齊必有明衣節

內有是精明之德而服食居處皆虔外有是潔齊之容而志慮神明倍壹

食不厭精節

聖人之行無可無不可其必然者適矣其必不然者莫矣。故何耶理至無定者也。聖人規理以行安有成心可執然而仕止久速辭受取與同乎時與地之適然者。自無不然也。鄉黨一篇記夫子容色言動約言之只是禮禮卑如地一成而不可移易非如仕止久速辭受取與緣乎精義之學者屬諸知崇之如天而其變無方也。然而容貌詞氣庸有以地異者。恂恂便便矣。以人異者。閭閻侃侃是矣。為擯也在朝也為君聘於鄰國也。始

紅舟講義

卷之六

十五

論語

終只這一事却是隨步換影則至定之中有無定自非逐截摹擬未易盡神焉。若夫服者身之章也飲食者生之本也無其必然者與其必不然者何以無服妖何以幾養正然而逍遙之好不若貪饕之欲之尤累也不表以災身不若失節而傷生者之尤亟也。故君子衣服之制雖詳尚不如謹齋一節四語着四必字至夫食之於人甚矣以為隨便可食則非所以養生以為必是乃食則又嫌于致味聖人無致味之情而必謀養生之善不以為必然而以為不厭無其必欲食者而有其必不食者亦非盡以其傷人故不食亦非必不食然後見夫子非餽餽等之不可食而不食者不可信也其非食精膾

細之類而偏似不可去者明物性也不食固然而所食亦不多者其大較也然此猶非其大也神貺所領以疾為敬必使夫人侍于下流終食無違惟誠斯壹不使言語分其心志未已也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必齋飲食以是始記夫子之飲食以是終玩通節凡言不食者八不厭者二不撤不多者各一餘泛言不者又六搃以見聖人之于飲食非以極口腹之欲也故不食之數多於食之數聖人之于飲食又非僅視為口腹之故也故正大之情仁孝誠敬之意咸出於其中跪食可菜羹可無其必然者也祭與齋是其必然者也

鄉人飲酒節

紅舟講義

卷之六

十六

論語

廟朝嚴重鄉黨習近恂恂言貌之外無可以表聖人之異飲酒及讎二事最習且近而并鄰于戲而一循後長之儀益勵祇承之肅即廟朝之嚴重不啻也。居鄉尚齒自不待言難其一出猶然知竟席而不愆于儀也掃室設疫本藉精誠又以其事近戲一盛容而兩絀其氣也如此說則恐驚先祖五祀之意亦無不包。鄉飲酒禮主賓介俱象乎天地陰陽此則歲時伏臘偶然會聚之微爾而尊長養老之意無不在也。獵較之俗聖人固而不革終思薄正以陰消之此則季冬大儺下及民庶通行者爾以為古禮固當以誠敬臨之以其近戲尤當以誠敬持之也

問人於他邦節

問人他邦則拜而送。康子饋藥則拜而受。不以不親見而廢其敬也。特賜食有當之一節。以謹疾而未敢遽嘗。不告之非直也。即此一節。學得來交際間。便自無尤悔。庶焚。

釣弋見仁。不問馬見義。為重傷人是義。以成仁。觀此。見聖人等殺。分明觸着流露。不加檢點。無少欠缺。雖是一端。而全體學問。皆具不字。極斬截。極活動。非終不問。當下竟不問。

君賜食節。合朋友死節。

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此於事君言禮。於交友言義。

紅舟講義

卷之六

十七

論語

曰。禮之用。貴和。其體嚴者也。義之用。主斷。其體宜者也。禮一成而不易。義變化而無方。受賜侍食。視疾聞召。各盡禮。一皆古經所載。夫子原非有如是為一成不易。至於朋友之相殯而相拜也。雖即是禮之相酬酢也。然無所歸。而於我殯有所歸。則不必乘車馬。原自大于祭肉。細加裁度。審慶祭肉。必拜車馬。轉不必拜矣。是為變化無方之義。由是觀之。君臣雖以義合。言禮而大分始炳於天澤之間。朋友雖以禮接。言義而交誼始列於天倫之重。

寢不尸節

廟廟之間。色勃足。瓊既然已。即尋常容色之變作。可勝。

數乎寢不尸。居不容。從其至常者言之。與常之人異。則亦變也。由是而哀矜。則變。遇貴遇衆。則變。感隆禮之非常。則變。值天怒之不測。則又變。然細思數者之變。妙亦在人情。意計之中。而非別有精深變化之學。令人不識。所以此聖人。原非絕人類。而自異也。

升車節

夫子轅環天下。在車之日多矣。可無誌乎。僕人授綬。正立執之一升。已覺心專而氣肅。至于車中。或且聞歌以下。聞亦遇庶而商。更未免求津而問。而在車則自有車之無側聽。無數應。無淫視。無怠荒者。非佳坐而然而於車獨不然也。

紅舟講義

卷之六

十八

論語

色斯舉矣。至末。

夫子以文明之聖。畏於佳。厄于陳蔡。削迹於桓魋。天下之大。幾無可側足。卒之矰繳所不及。而動容周旋。如是其無不中禮焉。蓋明哲以保其身者至矣。然則素患難行乎患難。如微服過宋之為。必有足誌而不忍以徑誌。為是隱躍者。以旁諒其義。而又以見夫子之為夫子。直如乾之六龍。卷舒潛見。無乎不得。其功在終日乾乾。夕惕而歸。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夫知進退存亡之幾者。則可與遠害矣。可與言時矣。此鄉黨所以終也。

紅舟四書講義卷之七

論語六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憑空烏得有文質。文質者歷於禮樂而後見。身心之服習朝廟之文章一也。先知後知先覺後覺先進後進。彼其為先後也異。而所以為知覺者同。此其為進也同。而所以為先後者類。異一代之人物豈有參差而日下之江河遂殊風尚。吾烏禁人之不為先進後進。而後進者不應課于先進以自喜也。即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

論語

為禁後進之不課於先進。而生後進中者不應更張議論之說。意將鼓天下而從之也。先進豈其野親炙昭代之文明後進狃其庸散薄前民之祖且夫子不敢作禮樂用禮樂者也。中和陶淑密其功泰稽考訂任其責從郁郁之文者從彬彬之先進而已矣。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章

蘊之為德著之為行。又云蘊之為德行之為事業對事業而言則德行皆其蘊就一身而言德又為行之蘊也。若夫言語者德之華也。政事者德之施也。大學者亦德之所資以為蓄者也。本大則其末亦大而末必統于其本。故列之為德行其有不兼者亦不害其為醇德之

儒也。言語政事文學之六君子者未嘗無德非其德之盛則見為言語政事文學之長而已矣。蓋其不入于權謀術數之為詞章訓詁之學。賴聖人之陶冶其德而成其材而不能不局于迹者。仍是其德之有未純而行之有未至爾。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其辭似憾其意實喜。其辭統兩句以為辭也。其意亦合兩句以為意也。將上句兜色下句故憾處亦是喜。將下句坐實上句故喜處亦帶憾。惟喜之極而以憾出之乃憾之似而以喜主之不能即憾即喜者不得聖人語妙也。

紅舟講義

卷之七

二

論語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嘗論至誠盡性是一直打通。致曲有誠為逐漸影徹。一盡性便能盡人性物性無留阻也。既有誠才能簡形著動變有積漸也。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一語而天道人道之意俱見。蓋將人言與父母昆弟之言分說便形容直達意思不出。說得父母如是昆弟便是人言亦無不如是人無言即其父母昆弟之言是到得情真意滿千萬人一聲下淚同聲喝采者此一直打通之說也。先說父母次說昆弟又次及外人人所不問乃其父母昆弟之言誠之積也。非一朝其形且著非一日此逐漸影徹之說也。嘗以是通之一日克復乾道也。主敬行

想坤道也。顏冉所以居德行之科者也。問子之問仁，不可見。觀閭閻意象，蓋軌健坤順，其有焉。至于孝道之先，駸駸有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盛軌矣。學者不可不善其隅反也。

南容三復白圭章

坦齋師嘗為余言：學者於聖賢千言萬語，隨便認著一句，皆可終身服行。南容三復白圭，亦此意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五章

因子所以對康子者，隨詳誌顏淵之死，喪予之痛，夫人之慟情，孰加焉。而賈車賈梓，則斯之門人厚葬，則惜之傷於義，而愆於禮。聖人不為也。曾子之易簣，其原蓋出

五舟講義

卷之七

三

論語

諸此

季路問事鬼神章

觀天文之晝夜，上下地理之南北，高深明之必有幽也。其信然矣。即以其無二理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曾有二乎？但履明陟幽，則必先盡乎明之境，而後陟乎幽之境。有生有死，則必先探乎生之理，因以喻乎死之理。以人徵鬼，以生徵死，明所以理之一事，人才能事鬼。知生才足知死，深詔以學之序也。所事之人，只是以天合以義，合所事之鬼，亦只是以天合以義。合以天合者，裁以親親之親，以義合者，裁以尊賢之等，而分無弗歸，而情無不得矣。其所以生只緣有

是理有是氣，其所以死亦未嘗無是理。無是氣，理有屈伸通之以日月寒暑之往來，氣有聚散通之以雷雨風雲之變化，而態無不窮，而義無弗了矣。

不言所以事人者，何如務民之義而已矣。不言所以知生者，何如聞道而已矣。

欲事鬼，即從事人處求欲知死，即從知生處求欲知十世之來，即鏡於三代之往。聖人教人，總無說而省取處。

閔子侍側章

顏淵既死，而股肱大道之材未嘗乏也。記者於侍側時，各繪其形神，并夫子相視莫逆之情，俱到故為極筆。若有一語贊及四子，而窺見樂之意，則淺矣。妙接若

五舟講義

卷之七

四

論語

由也不得其死，然深致規勉之意，而知其樂自如乃為

觀子之深也。以此章作一小提，凡諸論弟子賢否，各以類相附而起

魯人為長府章

規切時事之言，從容不迫，乃如此所謂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也。然在聖人只須美其通達事理，閭閻之意象，子早默而存之矣。

子曰由之瑟章

守其正，故堅不善不入之心，見其大，故有車裘與共之志。又高且明，故緼袍不恥，而聞過必喜，合教處推勘體認，才見得子路升堂實詣，其未入於室者，緣未能精義。

以入于神則不知道之尚有與安而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尤為吾學之所以大醇而由全未之逮比如具漢官威儀者主人迎之高堂而觀者辟易以接迴廊曲館正須緩步從容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師也過商也不及要其大鈔如此靠兩賢講不靠中庸講過猶不及是細勘來如此却就中庸上講不就師商講

然則師愈與不是子貢聽着過字便道是好直窮到底平日善問之法也過即非中或較之不及之非中精力差勝得非與其不及也寧過這愈字須儘力一下

虹舟講義

卷之七

五

論語

中字難識堂有中室有中即門庭蹊徑亦各有中中字微前微後不與上章室字同看

有謂狂者過猶者不及非也狂之過高在志而其所不及者行猶之不及在知而所有餘者守是過不及雜出于一人志行才節之間者也非其介隸于兩人也好為苟難是過規模狹隘是不及原其所以過與不及則才高意廣有不若商之篤信謹守者矣則務內與務外之辨也故異日聖門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堂堂者難與並為仁

季氏富於周公章

由求賜皆從政才求獨陷身於不義者無考道之明無

住道之勇而輕用其藝勢必至乎此也

不曰季氏富於魯而曰富於周公富於魯猶可言也富於公不可言也季友以觀與功長世於魯其後人得非以公自埒書法如此褫其魄也甚求之黨惡而叛周公也

求之為季取歟所謂愚不肖之不及也子路勇于義自決不出此然子路却不是過故曰由也升堂矣

柴也愚章

四者性之偏氣質之性也人欲之私須加克治氣質之偏只索變化於氣質上走失似出無心然走失處便不是理不是理便是私非必有意懂擾朋從也而朋從之

虹舟講義

卷之七

六

論語

思亦叢於其氣質所偏之處如便辟不已必將不務實而求名鄙吝任情必將因遂非而成佞這便是有意之私惟精惟一去私之方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變化氣質之功也此非優柔廢餒何以能致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顏子所近何道動以天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也精微變化無過無不及拘于氣質之偏者未能至有得而守之太狹有聞而信之不篤亦未之能至焉故惟深潛純粹聞一知十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為足與於斯也

安貧亦近道之一事曰近道又能安貧不欲一併輕說

過去也。若賜則往以回之。安貧而已。茫無把握。無可樂之道。因無可安之貧。而頓悟之。資自回以下。無若者。相提而論。較諸弟子猶榮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前人有迹而我踐之。所謂學也。不踐迹而自不為惡。竟可以不事學矣。然世豈有不學而進于道之精深變化者乎。故亦不入于室也。

問不踐迹。莫公是升堂否。曰。升堂自非學不能。然在善人。則堂之規模局。既性量中。幾幾可遇。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所謂迹也。而固不必踐矣。但脗合。究竟是空。懸須將這善充滿。而積實。則駸駸于升堂而入聖人之室。

莊子講義

卷之七

七

論語

人性皆善。而不得謂之善人者。氣質中。仍不能有善。而無惡也。必須變化氣質。才一于善。而無惡。故踐迹之為要矣。善人無氣質一重阻隔。不須踐迹。以此所以稱為善人。亦以此。

子曰論篤是與章

為是論。必為是色。心口容不相符。而言貌無不相應。言論則不必更言色。矣。言色則不必更言貌。矣。為是者。論之莊重不佻者也。莊也者。色之敦篤以厲者也。以篤實相士。不以輕儇取人。可謂得其要領。却不宜篤之所與者。專在論也。大人誠意正心。端本訓俗。而天下即有竊其術以愚之者。是不可以不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子路問聞斯行諸。冉有問聞斯行諸。公西華看朱是一。夫子看朱是兩。曰。有父兄在。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看朱是兩。夫子看朱是一。

公西華所見之兩。夫子不能諱其兩也。一進之一退之矣。好在進以進其退。退以退其兼人。又不說退其進由之。進不可議也。由之。兼人當稍示裁耳。

子畏於匡顏淵後章

死者死於敵也。是子必死之之。死敢死。聯何敢。二子不聯敢。死者必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莊子講義

卷之七

八

論語

夫子平日多遜詞。此與季然言。獨具棱棱霸氣。以道事君。非二子所能。故伐顏與則同。見於夫子。旅泰山則自安。于弗敢。正己之道。缺而格心之功。助矣。具且何辭焉。大臣一問既荒。從之一折。尤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二子之節。忽焉重於山岳。奸雄之魄。直已褫于雷霆。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子羔之質。美矣。其所以美。忠信故也。忠於民而信於神。親於費亦無難辦者。而忠不流。忠必通於禮樂教化之原。信非徒信。必有其輔相裁成之事。始之何其可不讀書也。然使由之意。真以治民事神為可不學。并不必於柴是使矣。真以民人社稷即此是學。由亦不必而夫子。

而學矣。故子路之說之非此不必辨也。直斥其佞而已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此章文義於魯論中最極淪漪萬頃之勝。兵農禮樂無所不與其憂時行物生何所不同其樂。蓋其致用儘實規模儘闊。致用之實從問學上積累。所以凝乎三千三百之細者也。規模之闊於德性上充廣。所以凝乎發育峻極之大者也。聖人專道兼致。故自委更乘田中都司寇却菜誅卯相君合好之事。在在精實。而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舜禹之巍巍有天下而不與日相遇于軌水曲肱之中。鳶飛魚躍山峙川流之翫。默自得於老安。

紅舟講義

卷之七

九

論語

友信少懷之下。直是無一點渣滓。無此少欠缺。三子學聖人之精實者也。故須措之事業曾點見聖人之闊達者也。乃直任其性。天是頭腦。故喟然之興獨在春風沂水之賢也。如此洋洋大篇。起手言志之誘。記者便難以一詞了却。以吾一日二節精神詞氣俱是盛德中和鏗爾奮發。靜從容與此正相符合。知爾何以所商在此春風沂水。所興在彼。不知與點消息不從知爾何以上透可於兩節語意上取也。熟讀玩味。聖人和氣謙德涵然如或遇之者。這便是風浴詠歸意思。率爾固輕遽之情。雖以求未之雍容辭遜終不若鏗爾。

之作異撰之云精神意氣都似

三子者出數節只因夫子一哂幻出此段煙雲點之與固三子之所微會三子之才亦點之所深信者也。微此一審考証子之哂竟似哂其未必能而求赤之不置一詞者亦未見得是許此之為意義完密而節節都有關鍵。

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則求赤之不見哂明以其讓矣然則求之讓得非不以邦自為與與赤不言六七十五六十又得非讓而不以邦自為與與赤不言六七之旨也子意中之不讓在率爾點聽來之不讓似在千乘故以非邦為叩亦借以結構二子使此心洞然無疑。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

論語

耳非為夫子之不置哂也。注云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似于兩下語意相承有微隔處若云曾點以冉求力主退讓而不言國故微問之而夫子明指是國則由之不讓非千乘之故而率爾之故也一而結構二子一面抱轉由未識何如。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又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夫私之自然而無者惟上聖能之下此者利用克耳。古之學者為己本章亦曰為仁由己而曰克己者人心之已非道心之已理出於天天如何詔示仍自人心著。

之著於人心者幾希而已矣。日用之間緣何便過着這物事。蓋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聖人之心無非天理。故能曲盡乎天下之理。而理之所盡。是生品節。是生文章。是故禮者日用之規矩準繩六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一面是克。一面是復。理根于心。則施於四體。自然不言以喻。然須會得理根於心。何以四體便不言以喻。則吾心之理。即禮又須會得人生八歲入小學。何以於洒掃應對進退諸節亦竟安之若故。則禮即吾心之理也。吾心之理。仁而已矣。故張子曰。禮儀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其無一事而非仁者。以無一事而非禮也。已衰則理居其勝。禮由之可復。故學在存誠。理勝而全。弛其備。已復將萌。蘊其間。故君子慎動。天下歸仁。我所本無者。亦天下之人所本無也。我所應得者。亦天下之人所無不得者也。仁者人也。人人共有此仁。故一仁而天下皆歸。亦人人共有此仁。故由己而功非旁貸。非禮者己之私也。此語斬開。要克己書。所謂以禮制心。復禮孟子所謂踐形盡性。明以察幾者至精也。健以致決者至一也。注故云傳授心法也。

私伏於隱微之間。而形於酬酢之際。私一萌動。此心便放失。亦此心放失。而私蘊萌動也。敬只是收拾此心。今以荒寧醉飽之人。就見賓承祭。這一刻。定自改心易慮。即此得敬之把鼻。理一阻塞。人已便異視。亦人已異視。而理繞阻。塞也。恕只是善推此心。而曲通此理。今以旦晝枯亡之人。就未與物接。那一時。定有幾希不泯。豈不緣人已未對施受。未形無從有不恕情事。即此悟恕之周流。告問仁者多矣。未有如此兩章之相配者。克己復禮。雷厲風行。終朝變化之象也。主敬行恕。充滿積實。逐漸光明之勢也。天下歸仁。邦家無恙。其效亦稱是。

司馬牛問仁章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仲弓者當即不免于日月之至。然而寬洪簡重之姿。頗閱以下所首屈也。寬洪則於恕宜。而或不足於敬。簡重則於敬宜。又或不足於恕。敬恕之合。觀仁道之全。而亦雍之所兼得。而致蓋恃其本無受病于氣質之虞。而十全大補之方可得施焉。如牛則即多言而躁一端。已不能慎持於此心之入。而必其所出。不相其急。而治之危言。庸有當乎。其言也。謂其事至庸。而言之所從出者。心心之所密持者。為不以言視言。而以心視言。不以言之詞視詞。而以為之難視詞。不得謂詞之數。無與於仁之數矣。此如良醫用藥。甚平只

是恰當其症未嘗無補于元氣也

馬牛問君子章

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多憂懼。君子之兢惕。不得謂之憂懼者。憂吾德之不脩。懼此生之終已。脩德之故。初非利害之故也。自臨深履薄。以至于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矣。

愧作生於中。而神明眩于外。有不必憂懼而憂懼者矣。莫嚴于寸衷之糾。極而百里之震驚。為小莫樂於反身之皆誠。而世路之坦夷其後也。

司馬牛憂曰章

敬不可弛。故須無失。恭不可過。故須有禮。不知是則雖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三

論語

安命焉。却不能盡其義理之命矣。四海之內皆兄弟。則己竟自有造命之權。由前之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故。既以堅其順受之心。由後之說。行有不得反求而天下皆歸。亦無歎乎友恭之量也。

講氣數者。安命講義理者。立命。義理數不同。均為天之所付。但安其氣數之命。而不盡其義理之命。終為暴棄之庸人。欲盡其義理之命。而不安其氣數之命。終無怨尤之君子。

事固有窮於此而曲通於彼者。大舜窘於傲象。而天下之士多就之。周公厄於管蔡。而東之人喜得見之。其所不能為者。天也。其所能為者。人也。亦不必盡疑于夏之

言之過也

子張問明章

子張問明。意將舉天地萬物無不周知。不知事之蔽我者。不在遠而在近也。尋常之中。是生變幻。端微禍鉅。古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坐是不相保者。甚衆。豈得謂是諧。想之為常哉。見為尋常者。正其變幻之極也。家國事故。推本禍之所從生。第得一明者。折其萌芽。而甚易。而其後至。勞數萬甲兵。而不可以去。理之愈深。勢之愈急。然後知不行之所全太矣。却不緣鑒于行之禍。而便可以不行。人豈不知其子之惡苗之碩。而辟於情者。自不知也。豈不知世間有是浸潤之諧。膚受之慝。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四

論語

而非居敬窮理。自當幾而不喻也。

子貢問政章

足食就倉廩。言足兵就武備。言食非僅指神倉。兵非僅指武庫。信不足而始議平準。而始議銷鋒。故有足食足兵之民。信亦有民信之足。食足兵三者。更打開一件不得。又自成一件不得。

自古無不亡之國。三者備雖百世無患可也。然不推到盡處。則無以周天時人事之窮。而立天經地義之極。兵食可去而信必不可去。則世有無信而兵食反以為盜賊之資。與夫矢盡糧竭。國亡而生氣不亡者。一部十七史興亡成敗之故。俱于數言包之矣。

棘子成三章

注中君子小人。君子謂賢士大夫。小人即郊外之人。野人之所共有者。此質而君子所由表異者。以文去文。存質。蓋立之飾。眇然被髮之祭。亦得矣。由子成之說。似與林放之意為近。然必曰。君子儉而已矣。放之所未安。即夫子之所未安也。由子貢之說。似與文質彬彬之意不謬。然謂之質。則已先文而立。謂之文。則已附質而生。必曰。文猶質質猶文。以故不可相勝。夫子之所未安。即文質之義所未安也。故兩者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章

以為制民之產。君與之實。則什一供上。民與之也。徹法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五

論語

行。非君之計而民之計。亦非一身一家之計而百姓之計。通力合作。溥博均平。無一貧民。而獨有貧君。無是理也。民與民且以不私其手足為仁。而民與君願以獨擅其資財為義。尤無是情也。緊跟盡徹樹義方的。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徹法之壞。由教化之衰。民無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之誠。於是上之人乃一變其法而履畝而稅之。既已稅畝。井田誠不可用。而往塗道路之間。往往有細民隱占為田。而不輸官租者。再逐一釐其奸。獎而所陌之法。行矣。坐使黃帝以來數千百年。經畫封殖。迄于殷周。而成治地。莫善之良法。一旦盡廢於商。缺乎。至之子後。雖有聖人復生。不經

大亂之復生。民略盡幾于更造。六合茲事終無可復。春秋書曰。初稅畝。甚惡乎其變法之始也。使從盡微一言。是時復古何難。大道之衰也。人各營其私。民營其私。則不顧其上。君營其私。則不顧其下。致先王之良法滅絕。而不可復收。雖欲不歸之世運得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主忠信者存誠也。於乾言之為存誠。於坤言之為主敬。中虛中實之各有當耳。非二也。故三字即為敬。以直內所從之義。是為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崇也。又主忠信斯為一。以守之。篤信守死恃此也。從義則緣精以察之。好學善道。以此也。本義云。精研其義。至於入神。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六

論語

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是以精義與從義。分內外。又以從義與崇德。分內外。而識其交養互發之幾。此當以主忠信從義。分內外。而所主之忠信為持志上事。所從之義為無暴其氣上事。亦即中庸之所謂誠明從而而致力。合成一面精采也。崇德是力行上事。而致知已在其中矣。辨惑似致知上事。而以愛惡之感為義理之感。惑於義理者。傳道授業足以解之。惑于愛惡者。無居敬窮理。乃以祛之也。惑字從或從心。乃忠信之岐。實忠信之非居敬無以使愛惡之不溺於情。非窮理無以知生死之不可得而欲益。

知精美之功偉矣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不。易。所。本。之。字。而。仁。敬。慈。孝。之。極。立。於。是。矣。正。身。正。家。正。朝。廷。正。國。之。理。備。於。斯。矣。其。分。之。而。各。止。其。所。者。禮。之。理。也。是。天。地。之。所。以。位。也。其。合。之。而。交。暢。其。情。者。樂。之。和。也。是。萬。物。之。所。以。育。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兩章

忠信者德之本也。明決者義之斷也。子路析義未精而。起義至。片言可以折獄。其效於今見之。而所養不自。今始之也。設之以誠行之。以果即知。聽訟之良亦不。可於知。取術駁中求。所謂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然必如。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七

論語

大。人。之。自。昭。明。德。以。新。其。民。子。形。著。動。變。躋。登。刑。措。之。治。此。其。本。領。之。大。小。絕。殊。

子張問政章

帝。者。有。德。勤。之。心。則。將。啓。光。華。於。復。旦。世。漸。遠。尚。忠。之。治。即。已。生。疑。叛。於。車。書。居。之。倦。雖。以。貞。觀。開。元。之。盛。不。能。善。其。終。行。不。忠。雖。以。周。官。周。禮。之。全。亦。足。階。之。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成。己。成。物。就。其。自。然。及。物。者。言。之。此。之。成。大。有。誘。掖。獎。勸。之。事。在。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成。人。之。美。也。不。臨。深。而。為。高。不。棄。同。而。即。異。不。成。人。之。惡。也。小。人。則。有。媚。嫉。之。私。有。比。匪。之。合。故。反。是。

李康子問政於孔子三章

三。章。俱。為。康。子。發。始。問。政。故。以。政。之。義。告。之。繼。患。盜。多。欲。亦。子。帥。以。欲。終。無。以。自。克。其。欲。而。特。惡。人。之。欲。無。以。自。正。其。欲。而。惡。人。之。不。以。善。是。欲。以。為。德。既。下。衰。次。莫。如。猛。嗟。乎。盜。主。殺。止。盜。者。亦。殺。殺。豈。有。已。時。子。故。拈。出。善。字。以。潛。消。其。猛。驚。之。思。而。進。于。甘。雨。和。風。之。境。始。終。叫。醒。子。字。所。以。重。責。夫。為。人。上。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矣

子張問士章

子。張。之。問。色。色。向。外。去。子。搃。教。之。收。拾。近。裏。是。聞。非。達。

紅舟講義

卷之十

十八

論語

當。下。棒。喝。使。萬。世。學。人。俱。猛。省。一。頭。地。達。者。何。如。聞。者。何。如。儘。力。摹。繪。使。務。內。務。外。兩。種。人。千。載。頌。眉。欲。動。也。質。直。是。上。章。忠。信。義。即。是。所。從。之。義。獨。言。好。者。天。理。有。爛。熟。之。形。吾。心。無。適。莫。之。數。而。質。非。任。情。直。非。率。意。猶。恐。己。之。質。直。好。義。有。未。是。處。在。我。不。覺。在。人。必。覺。人。不。欲。我。之。覺。其。覺。而。不。能。全。自。匿。于。言。與。色。之。間。者。誠。也。但。非。我。粗。心。浮。氣。之。所。能。領。故。須。察。故。須。觀。則。其。事。愈。密。其。心。愈。虛。矣。非。使。盈。滿。之。氣。不。敢。設。諸。身。并。此。揭。謙。之情。亦。以。隱。諸。慮。沈。潛。之。至。也。然。而。達。矣。質。直。好。義。合。來。是。箇。仁。却。是。以。色。取。之。而。行。則。違。之。此。種。人。若。遇。識。者。機。關。立。破。然。以。庸。耳。俗。目。之。眾。也。於。珣。珣。若。無。能。者。

而不以為能於彼。枵然自大者。而真以為大矣。色取者。高談宏議。明目張胆。其心未必不疑。而居之必若不疑。即此為震盪庸流之一法。於是乎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學然後知不足。遲自覺德不厚。且日滋。而惑亦多。故發為此問。是從當身體驗。不侈以約。非問明問達者。此子故善其切于為己也。人生好處儘少。不好處儘多。無惡與惑。惡者私之。藏于念慮者也。惑者私之。依乎氣質者也。惡之行不止。是貳過故。須脩惑之滋。豈直是遷怒急須辨。無是二者。獨潔至矣。摠以崇德作頭腦。一貫吾往精進不輟。又子所以深善之也。若夫清遠開曠之

紅舟講義 卷之七

十九 論語

境與己身之被。若相關。斯則其餘意矣。必須先事後得者。今心則不專。而經營易。辨計功。即是私而根脚已鬆也。改其惡。無故人之惡。謂常以責人之。心責己。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謂當以慮難之識。懲忿子以為幸。有是問。而吾得以施其切近之誨焉。斯又善之意也。

樊遲問仁章

知之為。朗如天。仁之安。敦如地。此以天地分知仁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以山水分知仁也。成已成物。此以己物之成。分知仁也。知及仁守。是於成己中分知仁也。知人安民。又於成物內分知仁也。此皆以其對待者言。

也。吾以為仁。知者誠明而已矣。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則仁者亦始事終事之全。而知為其用。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生萬物者仁也。既生矣。飛潛動植。區處分明。而安頓恰當。可不謂知乎。栽培傾覆。可不謂極知之能事乎。到此才完箇覆載之量。而無一物之或遺也。帝王之制世也。亦然。有氏胞物典之志。則不能辭彰瘁黜陟之權。有雷霆雨露之施。乃以臻一道同風之治。使天下因吾知而皆自遠于不仁。而吾之所以仁天下者至矣。

子貢問友兩章

紅舟講義 卷之七

二十 論語

忠告善道。吾之所以益於友也。講學取善。又友之所以益於我也。而吾所以益于友之事。亦不外友所以益于我之事。以文會友。明善在是矣。以友輔仁。誠身在是矣。不可則止。毋自辱焉。或道之果別有所見。或仁之竟不能相強。俱未可知也。

論語七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政以興民之行。布民之事。于汝極。錫汝保極。以身先之也。天子親耕。后親桑。以身勞之也。風草之應。原於令德。孝恭虞尚之成。叶於開雖。麟趾及夫。桑田靈雨。衛燬之勤。玉珮容刀。公劉之厚。要之無倦。斯即久道之成。淳古之化矣。

仲弓為季氏宰章

仲弓寬洪簡重。有君人之度。雖為季氏宰。子直以宰天

紅舟講義

卷之八

一

論語

下者語之。先有司者臨下。以簡也。赦小過者御衆。以寬也。至賢才之舉。相臣之職。莫大于是。而考言詢事。其事至繁。密而非簡。之所能勝。克知灼見。其道主精嚴。而非寬之所可任。雍所以有焉。知賢才而舉之。慮也。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其心。以籠一世之俊。而操術未嘗不簡。精其心。以深一士之鑒。而得數何嘗不寬。此萬古相臣之體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先之勞之。政本諸身。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政規其大。然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孰有過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通一國言。莫大於君臣。由家及國。無先于父子。

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子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武王之告康叔。所以為元惡大憝者也。衛靈無道。

殃及三世。至於出公。得國為利。祖孫父子之際。名實素焉。夫徒以虛名相維繫者。已不可以為國。然猶幸而有此名也。漢高實無戀故主之心。而為義帝發喪。遂足以懷籍唐肅。實有利天下之志。而奉上皇冊寶。亦足以收復兩京。他如七國之同謀。藩鎮之擅命。未有不旌建覆亡者。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故也大抵相假于名之正。雖其不足以興禮備樂。而措刑以其言焉。而順而尚有可以集事之理。若夫子所謂正名。則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皆有物。動罔不臧。海內清和。羣生咸若。禮樂之興。刑罰之中。一齊到得。眼下故窮。其不正之害。必至。禮樂刑政。鮮不失職。而民無所托命。而止也。然名以出言。言以起事。姑以要于事之成。而急規於言之順。衛國之事。不可道也。安子不可道。非其謀國之不迂也。苟也。

紅舟講義

卷之八

二

論語

樊遲請學稼章

觀子所與門弟子。曰相商。權者百揆庶務之全。帝治王猷之大。樊遲何忽以稼圃請也。以上文觀之。正名分者禮也。軍庶政而宜者義也。先勞之意。志孚於民者信也。然三字亦無所不兼。貴上有好者。下必甚。其機以爭一先而循類各得所應。裨負而至。見大人之學通天下以。

為量者如此也

子曰誦詩三百章

君子之通於政者無他焉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載於二帝三王之書然可以証百王之同道無由考列國之殊風縱而不能橫也足以備朝家之損益無由通民氣之悲愉上而不能下也達者縱橫上下而皆得之謂則優優敷政莫近於詩非直此也不學詩無以言言非僅臣坐鼓歌善談名理蓋將有奉幣四方折衝華國之盛舉焉不然呻吟佔俾天下事竟誰倚辦耶

子曰其身正章

其身正不令而行此先之一語為確不可易也蓋為上

虹舟講義

卷之八

三

論語

之人好煩其令而自謂能達於政者發

子曰魯衛之政章

魯政之亂劇於君臣衛政之亂慘於父子而昭定之際君子自鄧無譏孫賓之間奔者舉棋不定姬之衰也日可竊也二國均為後亡則周公康叔之澤未泯二國要為先弱則并晉悼吳闔廬之雄不作也

子謂衛公子荊章

衛政雖衰固多君子如公子荊者其與吾魯之富於周公者相去遠矣子之策衛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謀國忌其苟而居室恐其不苟人在河湄燕巢幕上其君忌之四方賢士大夫譏之豈異人哉始有少有富

有有先公駢北致盛之勤合矣完矣美矣追沫邦洗腆用酒之慶

子道衛章

齊治平章先言化之後言德之非教之先于富也由明德而推恩應如是立說耳而教之政即具于養之政此言富是富教是教設施具有本末既庶而富既富而教規為絕有次第又曰富之教之見天生一民必無有不待君相之經營可安然自謀其立達而君人者用是有內溝猶病之忍用是有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之勤也一成之旅須教含哺鼓腹而不若廣土眾民更中天下而定四海者我之施澤尤溥也創殘饑餓須得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四

論語

臣忠子孝而不若惟土物愛厥心減聰聰祖考之彛訓者其為太平之盛事無幾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三章

三年期月之設施如之何提不離富教意恒當善政久塞之後一朝鼎新革故不無驚疑觀聽之情值王澤下衰之餘與之虛槁回春必有浸淫浹洽之事觀義和平秩一歲而作訛成易以周造置閭閻歸餘三載而消息盈虛一變綱紀安得不至是而敷布民風安得不至是而移易乎

期月三年須有風行雷厲氣象善人只是和風甘雨若承大亂之後其始數十年中必有元惡大慝棄禁網之

淵跡而後氣間作即當數十年後亦無興禮樂因昇
平之積果而潤色光昌而以不殘化殘以不嗜殺止殺
此純是善氣充積不難伯功却未算王事古今定有此
一種醇厚世界也

仁何止勝殘去殺至治薰蒸太和翔洽此非王者不能
而王者又須必世就周言之會朝清明反商政政由舊
綱紀布也垂拱而天下治治功成也若雅頌之興則在
成王之世然而康王之命畢公以為恭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武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勝殘何若
是其難與曰殷之頑其非克殘之謂六七王之德澤未
泯於其心故化之為難爾江漢間鼠牙雀角早作祥麟

紅舟講義 卷之八 五 論語

威鳳矣且夫百年之視必世不遠乎而文武親賢樂
利經厲幽平之敗壞不至無存漢自高惠至于文景
數十年間黎民以安幾至刑措武皇用之未幾而富庶
之成業浸為虛耗盜賊滿山酷吏尋起嗟乎此固聖人
之仁所萬不至是者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章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庶人無正人
之責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若從政者
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胥是物矣

冉子退朝章
古者國有大故則致萬民而聽于朝懼下情之不通也

其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尚猷詢茲黃髮則聞
所德也政者正也不出於國而出於家其如政何子放
正之為事亦明知其為政也明知之而若為不知義挾
風霜而語含忠厚

匹夫為善於家是亦為政儒者言其理有國者正其名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子曰其事也轉換一字而名義森
然突過三都之墜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安危之幾決於君心之敬肆
而已亦不必定採人言而承一言之問不容自以其格
心之學進然以一言取必頗似太覺高奇故先曰言不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六 論語

可以若是其幾也才幹出有是言朱此聖人持議之平
接入人言在他人定有危言悚論偏自抑楊婉轉如己
之深味乎其言之覺得此兩言可以報憲明問而絕不
露規諷之情焉嗚呼此可以立萬世告君之則矣

葉公問政章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政之體也罔拂百姓以從己之
欲政之經也朝覲訟獄必及於謳歌江漢汝墳風工於
愛慕議道制法而使邇者驩離遠者距違日取官禮而
布之庸有當乎得天下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勸
齊梁以行王政總以收拾人心為急

子夏為宮父宰章

欲速者志不及持見。小利者志不在大。無欲速非竟忘其所有事也。積之以誠行之以敏。正從無倦中有一種優柔寬裕之致。斯其所以達也。無見小利非其冥而不知止也。量其力之所可能度其時之所必濟。正從忠實中具一種恢闊濶達之量。斯大事之所以成也。人但知無欲速與無倦各為一面。無見小利與以忠又各為一面。不知無欲速不是可以倦。無見小利不是不以忠拘管着也。

欲速不但事之機候有定。一時急促不來。無且倥偬。菑莽所排擊。剝削皆不中理。解緣何能達。見小利不但我之結果已就。後再展拓不及。兼且輕喜易愠。所發縱指

紅舟講義 卷之八

論語

示都不像氣局緣何成得大事。以治功言之。已可有成。只是為之以漸。俟之暮月三年。初不甚久而竟達矣。善人百年王者必世不敢以速。只是不規于小。竟以致勝。踐去殺之效。仁漸義摩之化。而所就者大矣。

自子路問政章至此大抵都是外王之學

葉公語孔子曰章

為仁而至于從井救人為直而至于於父攘子證一無是理。一無是情。無是理即不得為情。所有無是情亦不得為理之所宜。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是真却是仁。不主于仁之無私却主於仁之愛。而在父子則愛處乃其

無私仁處乃其真。於律得相容隱則觀過可以知仁。以為過猶疑于不直也。直在其中則不是過。純是仁而純是直矣。

小弁之怨。幾於父子不相隱。而孟子以為垂涕泣而道正其親親之仁。却不可謂之直。謂之直焉則不可以為子矣。又小弁可以然。凱風不可以然。小弁而然仁也。凱風而然不仁也。

樊遲問仁章

恭者尊嚴敬者抑畏。忠者篤誠。告仲弓以敬恕。內外夾持之學也。此於恭敬字先裕內外夾持之理。而更透恕之上層曰忠。以無忠做恕不出。若是者可謂難矣。雖之

紅舟講義 卷之八

論語

夷狄不可以棄則難之又難焉。勉以斯須弗去之功而不及邦家無怨之效。懼以獲聞其心而去仁入遠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志存乎興道致治則必恥其君不為堯舜。志存乎開未繼往則必恥其身不為聖賢。此因乎志之大而恥之動而奮焉者也。志存乎立節砥行則必恥一日之枉己

狗人志存乎熟仁精義則必恥一介之輕取易與。此因乎志之定而恥之微而固焉者也。行已有恥全在微而固上不愧不作。正惟戰兢惕厲斯道德遂漸光明。孟子所謂無恥之恥可無恥者。見於使事即不辱之大端也。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行己有恥則充類至義之盡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然則豈有辱身之事又豈有辱國之端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言行即是孝弟此只指其泛常者信果不是不該加之必斯本末皆無足觀矣夫同焉一己彼恢之如其廣此守之如其隘而恢之廣者正其有毫髮不容假借之心守之隘者正其無屋漏凜于冰淵之惕矚矚之已所曠必多故非學無以廣才有恥之已所規方大故非靜無以成學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獯者有所不爲然則行己有恥其即獯者流與曰彼之

虹舟講義

卷之八

九

論語

不爲在志此之不爲在守不爲在志者以其志之高而乃成其節之介黃農雖沒吾與爲德而乃有惡色惡聲之辟矣不爲在守者雖其節之厲而非必其知之及狂瀾既倒吾與爲砥而亦未免必信必果之迹矣更何以明之獯者有所不爲而亦未能有爲子故於其問恥則廣之達者可以有爲而未知本於其所不爲子故于其問士必反歸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狂獯極是難得却不是因任可以至于中行至恒之爲言雖甚淺近而學者入聖之基不外乎此不狂不獯猶可以爲鄉里之愿人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之賤事

衆可以悅不狂不獯之人而無不承羞于不恒其德之人者是烏得無戒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和同相似處都是與人共濟之意但和一定是不同所以然者只是忘人之形蓋見我之爲我則必有強人從我之思以此不和見人之爲人則必設以我從人之見故必同一聽于理而不欲強人從我即不欲以我從人若以我從人無不出于強人從我者總是胸中有箇人已之形在

和也者和之以義理之同爾矣同也者同之以聲氣之和爾矣吾人講學亦然各陳所見都無矯然立異之思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十

論語

便是和傍人籬下中無確然實得之處便是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君子無弗和者故雖特立獨行而鄉人之善者未嘗不好君子無或同者故雖誠感誠孚而鄉人之不善者未嘗不惡若以皆好求士意其必不同也如併失其和何反其道以皆惡求士意其必不同也如併失其和何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事之難易在和和不和說之難易在同不同根原是如其本面專在公私怨刻之間易事難說難事易說似一人有相反處然公未有怨刻私未有刻就本人心自是一串事就旁人看所難在此所易轉在彼而易在此所

難轉在彼賢者不賢者未可測耳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有與驕為類者。驕之泰也。有與驕。絕反者。安舒之泰也。泰是坦蕩蕩之實。而驕是長威威之邪。一而致驕之與泰。仍有相似處。聖人辨君子小人。真如鑄鼎象物。子曰剛毅木訥章

仁即心而在。而資之不近者。為之却亦費力。根之多。德師之辟。使之去。而資之。而惠外。此變化氣質之功。為不小矣。剛毅木訥四種。先省此一番。矯揉之力。蓋語仁德之成。四者亦須變化。却只是去其查滓。融其血脈。其他為仁底事。總是其本質。盛受得住。威重。忠信。試按上四項。

莊子講義 卷之八

十一 論語

更無杆格不勝處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切切德德怡怡如也。絕是讀書養氣中來。盡出中和成德意。境子路有剛毅木訥之資者。也不足於學。故無所取材。不足於養。斯未能入室。切切德德。本剛毅而生其情者也。而非徒落落天真之任。怡怡。由木訥而著其文者也。行且有藹藹吉人之誦矣。為更別而言之。三項。一氣流出。而切德一類。怡怡又一類。切德於朋友宜怡。怡於兄弟宜也。由朋友而上之。將為君。臣焉有犯無隱忠之屬也。由兄弟而上之。斯為父子焉有隱無犯孝之始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章

佳兵者不祥。善人敢易言之。忘戰者必危。善人敢不慮及之。孝弟忠信。務農講武。不必為。即我設。却不為。即我設。孝弟忠信。民所由信。子我也。務農足食。講武足兵。規却為政之全經。而即我之可全於親上。死長上。取必。所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以不教民戰章

民實犯法。而使之無道。教之無素。上之人。不得不致其哀。民實怯戰。而不能使之親上。死長上之人。又焉得自逃其罪。

憲問篇

莊子講義 卷之八

十二 論語

憲問恥章

原思為宰。辭粟九百。素餐之恥。較常情有倍切者。就穀言。恥是為用其所長。弟猶者有所不為。而亦未能有為。有所不為。則自不為無道之穀。未能有為。則何以免於有道之穀。即與無道之穀同。謝則為邦有道而貧賤。是進亦恥。退亦恥也。注中未必知也。四字慎勿留頓。度原思尚足以知此。特未知蘆簋自飭而歎為不足。即未免于徒穀耳。故不能有為四字。最宜着力。此則為矯其所短。聖人激厲本旨。全在於此。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克伐陽類。怨欲陰類。以陽之健者為仁。顏子之克已復

禮是矣。以陰之順者為仁。仲弓之主敬行恕是矣。離却健順陰陽。便有許多查滓。而動於情為克伐為怨欲操存此心。培養此性。四者自逐漸消融。學者試從車裏與共無伐無施。以及老安友信。少懷分。明天地氣象者。就中識得仁字境界。下視克伐怨欲之不行。尚覺破綻百出也。

子曰士而懷居章

懷居即是懷土。與恥惡衣惡食者同一識趣之陋。

子曰邦有道章

高者必危。故危之為言高峻。然並非好自別異。道之發於言而不容不盡。是為危言。道之體諸身而不容稍歇。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十三 論語

是為危行。若邦無道。則道有不得伸之時矣。然使非其素履。則雖保其身而已。不能保其義理之身。惟昌言無益而徒以費禍。則君子有所不必出焉。而顧有不危其行而偏危其言者。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不曰危行。孫言而曰危行。言孫一倒。轉間變通斟酌之意。俱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諛淫邪遁各肖其中之所存。以出而有德之言。顧不有。如揭其歲者乎。晦而盡背而徵於四體。一身皆道德之英華。而與貌並列而為言者。不有藹如之致。動人乎。然以言知人可也。以言取人不可也。論篤是與。安在其非。

色莊聲色貨利之不能割頂踵富貴之不能捐其優柔寡斷而似仁者。乃其所以為大不仁也。故無勇溫良敬慎之互為經禮。即孫接之相為地。其精白而獨氣質之累者。乃正大而見天地之情也。故有勇然於勇見仁可也。即勇為仁不可也。真情一往。烏知其非血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羿。禹。禹。稷之問。欲夫子昌言脩吉悖凶之理。然此理即南宮言固已昭然若發矇矣。由其說可以多福。自求可以獨立。不懼可以行法。俟命而無一毫苟且之私。可以知天知人而無幾微回惑之數。非君子而尚德孰能為此言乎。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十四 論語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以司馬相公之純誠。而不能虛心。子僱役之議。以郭汾陽之盛德。而不能忘怨于軫己之人。所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若後魏公之殺曲端。沮李綱。趙鼎。方斯為下。以文正尚有改容之謝。忠武即有拊心之悔。魏公未之聞也。要亦以君子而偶不自持者耳。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臣之事君。何以與父之愛子同論。然古來確有居師保之尊。提命儼若父兄。而其君學焉後。臣受命如其子弟。紫之九二。以剛中之德。而上應六五之童蒙。其最著者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三代以下。則諸葛公之。

于後主不與父之愛子相提並論何以見其屏絕嫌疑
脫略忌諱肝膈必盡制防必周感天地風雷而重河山
社稷者哉摘其心曰忠隆其事曰誨尹躬暨湯成有一
德乃惟孺子聽朕告汝此等語言嚴師不啻激昂揮酒
純是一團至性故主不疑天下不議即已亦弗引嫌而
自遠事君盡禮僅主秦交此又是一番堂陛

子曰為命章

列國兵爭生民之禍亟矣鄭以為命存其國猶不失先
王講信脩睦之思焉且其擇能而使可以見相臣之知
體懷鉛而奏可以觀羣士之和衷一物而研眾慮之精
一字而凜出好興戎之戒皆聖人所深取也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十五

論語

或問子產章

才不勝德豈曰無才德不勝才豈曰無德德之勝與不
勝視乎得仁之厚薄而才之勝與不勝視乎得知勇
之厚薄也竟離德而言才才果孰為來耶故有得乎仁
之數而知勇居其不足者澤雖不及天下而百里之撫
字必周大臣之心術甚正子產其人也亦有得乎知勇之
數而仁居其不足者治則乘乎熙皞而一時之匡正以
表同僚之折服殊深管仲其人也若夫大學之道不然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知仁勇相資並進措之家國天下
而遂成齊治均平之盛軌焉斯殆非二子所敢望如子
西者借王不革是為不仁沮聖名仇斯為不知其遜楚

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楚之良也非衆人之母與天下
之才也子之外之宜矣

夫子大管仲之功有矣此節却全不用實叙只從伯氏
之無怨見得令人作言外之思
人也二字語氣沈吟是須當鄭重不得如彼哉略過又
須費稱傳未得如惠人斬截斷決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無諂猶易無怨則難無驕亦難視貧之無怨則易也處
順境者但知止足即與澹泊寧靜無異而貧之澹泊寧
靜要從崎嶇坎壈中過譬之水焉萬山結束能若平流
如掌者之無怨號耶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十六

論語

子曰孟公綽章

庶靜寡欲德之薄者故其才亦薄坐鎮固湏德望然如
妻公雅量以之處端揆之地不無忝竊如趙魏老雖薄
德而可無不勝之懼矣理煩必藉通材自非士行勤敏
何必據荊襄之重始形竭蹶如滕薛大夫在下才而已
有不給之勢矣然則非上句美之而下句斯之也均以
示不足于公綽耳

大全云非庶靜便是短于才愚更深之以為雖短而猶
係以才尚虧庶靜之故非然則濟惡之為不才也
子路問成人章

材全德備說者紛紛有以不欲為德知勇藝為才有謂

廉勇為德知藝為才有謂知廉勇俱是德藝是才以中庸知仁勇三達德按之則知廉勇之為德無疑不言仁者仁之難成久矣廉亦仁之屬也而以藝為才則其說似有未安者蓋藝者才之屬才必根於德藝不必盡根于德也子云吾不試故藝藝可以盡夫子之才乎才舉其大而藝盡其細此藝之所以不容略耳有舜之大知可以熙庶績有回之仁可以為王佐有君子義理之強可與任重而致遠體無不具即用無不周故有有體而無用者矣未有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然世亦有有才而無德者究其所有之才未嘗不本知勇以取濟其或貪或詐只是其仁有所不足大抵近於仁而詘於知勇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十七

論語

者此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倚於知勇而不足于仁者世俗之所謂有猷有為而其守有未至者也所以然者知仁勇三達德畢竟以仁為主離仁而知勇皆可以旁出故德為虛位然德之言德可以包才此不易之理不可以包藝亦不易之理知此而諸說紛紛皆非無見但不能確鑿明其所以愚謂注中材全德備材之與才原有微辨才者發揮之義而材者形質之義四子之知廉勇藝統觀之俱是材即禮樂何嘗不是材渾言之揔是德即禮樂之中又何嘗不是德以此解材全德備四字似無割裂之痕且亦自文之以禮樂後纔下此語非只指武仲四句也

人以見利思義屬廉見危授命屬勇缺武仲之知冉求之藝因以注中才知之才作藝字看而并以上節之藝作才字者也此於理無碍特字義未安愚以見利兩句今屬久要句却無屬注故括之以忠信忠信純是本體用事自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須知單講忠信一流更著不得才知一語何則德為體而才為用知亦是體而却為體中之用觀於成己仁而成功物知可見若知仁勇俱是體而忠信又為體中之體此不可不察也忠信之不足於才知者有其體而無其用也忠信之不足于禮樂者其質而缺其文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十八

論語

不言不笑不取世無此情時言樂笑義取聖人心目中又罕睹此詣也即以見聖人從容中道原日在人情之中而非有變化不可知之事在公明賈之意謂如此說較不言不笑不取為降一籌不知由前之說猶豁豁刻之士所能由後之云非時措咸宜者無以為也時措咸宜必由禮義充積

子曰武仲以防章

有扶而求施於平等交際且不可況其君子故經曰要君者無上然而武仲當日請後之詞甚哀則其意可得而適而以防之跡甚著則其意仍不可得而蒙罪本可原而蒙成莫逾由其知有餘而仁不足也此世俗之所

為才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止章

五伯假之伯則無弗同者桓文之事又同之同矣夫子

從中更權其諱正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到此無纖

毫遺憾故春秋之筆如化工

因晉文而追憶齊桓于此已不能無升降之慨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而章

論枉尺直尋之不可為仲之生誠不若召忽之死此從

心術說仁者也論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勢仲之生實

有關於天下之重此從事功說仁者也然就夫子亦只

是大管仲之功不深言管仲之可以不死大義仍自禦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十九

論語

然如程子言欲以立萬世之防轉為仲開出一條生路

而仲之為仲遂從溝瀆之諒一節逸去矣乎心看來仲

實春秋有數人物善善長而惡惡短固應如此惟器小

闕聖賢學術是不可不辨爾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

經天緯地之謂文而日月星辰山川河嶽經緯帶包絡即

理也錯綜照耀斯章也周官周禮事事經緯得順理成

章此元公之所以為文也吐握之勤有不足言者矣家

臣同升一事經緯得光明妥貼此文子之所以為文也

勤學好問又有不足言者矣

只首一節書法極精何難說文子與其臣僕同升諸公

然如此則俱自以賢特達之義不出矣與文子同升諸

公不但文子忘分之意出并俱自忘其分之意亦出與

五人無獻子之家可參看

文之析為理其合為章文理文章小夫孺子能道之是

知文也者無過順理而成章也以德賢之大小為貴賤

是通理也屈賢者於私門于理順乎居高顯之位而明

不足以及知人公不足以忘己忠不足以事君其於章也

成乎季女斯飢則赤帶而鵲梁之愧惟君子使則朝陽

炳萋華之光舉謨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洪範曰俊民

用章故謨法亦錫民爵位以為文

順理是細看人之宜知己之宜忘君之宜事成章是統

紅舟講義

卷之八

二十

論語

看知人忘己事君皆備

事到磊落光明萬物皆相見此文之至也於薦賢尤切

者於世運為昌明於朝班為盛典於大臣之心事為休

美於若人之抑塞為顯庸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春秋之不遽降為戰國者其典章文物足以留之也陽

州之孫乾侯之出季氏不更立君斯禮教信義之不可

以泯者乎有天下有邦處必喪之形而頃刻可以無喪

非元氣之猶存必用人行政之偶有一得

子曰其言之不怍章

言之怍也恥其言也不恥其言則不顧其行矣為此態

者其以矜吾事之無難乎君子固已睹其歸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聖人有天下萬世之責。故凡事之係天下萬世者。皆聖人所恪共震動而承之者也。平時為下不倍而春秋之作。至操天子賞罰之事。而一聽夫知我罪我之人。惟其責之不容自謝。爾矣。章凡六告。字正大之聲。憂危之意。艱難曲折之情。憤惋歉歎之致。節節相進而出。

子路問事君章

犯也是不好字。當其事君却不忌。正恐戒其犯而將陷於欺也。欺最是不好。心以之事君或不覺。并有既以欺之。而復將犯之也。以子路而事君。宜萬萬無欺。理顧彼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十一

論語

亦有時自欺矣。子君獨免。子自欺非願欺也。於君尤非必有意為欺也。蒙昧之欺。欺在意。剛直之欺。欺在理。

子曰君子上達章

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之意。不上則下。無中立之理。上固為達。下亦為達。無駐足之期。如是則君子難而小人易。從善登而從惡崩也。如是則君子乾乾而小人彌復汲汲。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也。聰明智巧才情。魄力君子有之。小人亦有之。只天理人欲。這點丹頭。便化成一。段精金。一邊頑鐵。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上達之至也。格之反。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而其違禽獸也不

遠下達之至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章

上達下達。從其境界判隔。處言之。為己為人。就其心術毫釐。處辨之也。有此毫釐之間。即上達下達之所以分。却不必待其上達下達。纔判得君子小人在。較上節似鬆緩一分。實則更鋒切一分。笑譬之貌。焉上則妍姪好醜之絕異。此居然一副面龐。而其用心有大不同者。其一副面龐之故。揣在學字上。取盡人而上達古之學者。其未必然矣。只就這忠信念頭。已辦得高明。脚地顯然。為下達今之學者。又未必然矣。只就這浮動意思。亦便是污下根株。大抵天地之風會。逐漸澆漓。先王之教澤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十二

論語

逐漸衰息。學者存其模樣。跂跡而心源已喪。與禮樂之具。其文而亡。其質相似。夫子所以不能無古今之慨也。雖然。其心不同耳。學猶是學也。近代以來。并不必問其為人之心。而顯成一為人之學。循誦習傳。決科射策。滔滔若莫之挽。倘亦世運之不得不然也夫。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人生那得知其過。那得知寡其過。那得知寡其過。而木能又那得知人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春秋多隱君子。而姓氏弗傳者。伯玉之使人亦其一也。為穆然想見風氣之古。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觀六十四卦之象辭見聖人之學於天地萬物然則何必三人行何必見賢不賢而思齊內省乎然只是粘著一句便終身由之不盡一象而萬象皆該如思不出位也該得震之恐懼脩省也該得既濟之思患豫防蓋思懼脩省警發其思非過思也思患豫防亦思其位中之患非位外之患也正惟思不出位而位中之思乃得警動密緻如此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若此者非思則不能曲折以達其極而繫思于燕山之止思之精也即思之慎也非慎無以致其精曾子守約故心契於此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十三 論語

行己有恥則有所不為取以繪其謹言之神更覺非常刻學過猶不及過非一定是好因以狀其敏行之力殊覺十分精采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自道者以為夫子自己說故云爾却不說成自己定要從謙不宜矜詡之為得體蓋惟聖人纔實見斯道之無窮到了知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地位愈覺在我之無能與文王之望道未見向一實心實象子貢之智蓋足以知夫子之能又足以知夫子之心之必自謂無能獨於我字窺見淵衷高出公西華輩一籌也

子貢方人章

我無能焉夫我則不暇夫子之內心何似何以不暇常見仁知勇之無能而憂惑懼之狎至故也則何暇取己之無能者而較量他人之能不能乎然抑揚說來壹似我則不能而賜之能轉有過於我者子貢得無深警于此矣夫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患其不能也亦從我無能生脉不患人不知總是戒人驚外也

子曰不逆詐章

惟不逆億故能先覺高一層著脚至誠之如神也雖不逆億却必先覺近一層轉撥明者之坐照也至誠如神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十四 論語

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下此尚其主敬窮理主敬則無情識之私亂於中窮理則無是非之形眩於外以此更不須逆億不暴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軟美悅俗之謂佞堅僻任意之謂固微生畝獨知惡佞此亦泉石貞隱之士而遂以議聖由其中有執一而不通者也韓昌黎答呂鑒山人書於此大有規撫處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固雖是佞之反然彼以無所執而失此以執之一而失惟孟子善識此意故論夫子必舉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為言而論行道之委曲必曰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

子曰驥不稱其力章

德之有才與性之有情相似。情者性之動。才者德之用也。然因性有情而情或至滿其性。則見為蕩佚之情。爾矣。本德著才而才行且滅其德。則見為距地之才。爾矣。世之衰也。士無知仁聖義中和之教。致循謹者蔑從陶鑄。率皆猥瑣不堪。於是上之人始欲破常格以收異等。以為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然其豈可以訓哉。必然則曾史坐廢。于時而昇莽攘臂於世矣。子故借驥為言。以為馬之有力者原本其德之至健。而驥尤得其純。故柔心待御而良馬以是稱。其他縱或有力。純是氣質用事。而品便不貴。然則士有才而無德。非果才也。氣質用事而已矣。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廿五

論語

或曰以德報怨章

凡有意示厚皆私也。造物決無有意示厚之處。惟不因一物而生計較。此則其正大之情。似人之屑屑於恩怨者。真與天地不相似。然正惟其情正大。豈以避嫌之故而轉病其栽培傾覆之周乎。此以直報怨之為不可易也。至於以德報德。天地間只是施受之理。山澤之相通也。雷風之交感也。五倫之相比而合也。固不以是故却不得以是為有意之私。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不怨不尤莫淺看。即是無畔援無歆羨。下學上達。是從

為己謹獨密之益。密至於不動亦敬不言亦信。而互接乎無聲無臭之宰闡。淡之至亦精微之至也。闡淡故人不。及知精微。自天獨知之。此中消息。惟顏子默契其深。子貢不足以知之。而猶可與言之也。他年智足以知聖。是於這處理會得。

不怨不尤中庸素位章亦有此語。只是不願乎其外。必如此才盡得下學本事。非然早以躁競而失之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命實為之。猶言天實為之也。亦氣數之天為之。非義理之天為之也。三代以下之治亂。半是氣數。士之忽窮忽達。亦半是氣數。故言命者。衰世之志爾。

虹舟講義

卷之八

廿六

論語

辟

子曰賢者辟世章

辟地辟色辟言為不忍辟世耳。與世長辭則更無事矣。然必如伯夷太公聞文王作而興。盡歸之暴。乃是辟世。非忘世也。故列諸辟地辟色辟言之前。其自趣本一辟者有其所不辟者也。非直以其能辟而合之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章

周室人才之盛而數不過九。豈可使作而隱去者常以七聞乎。一矣字無窮悲憫。

子路宿於石門章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此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舉世無用我之人至不能以三年淹斯真不可為矣這却如何預先知得而不為栖栖遠轍之事與故晨門之不可非夫子之不可也夫子之不可不到得在陳思歸這心事終放不下

子擊落於衛章

賢人之得以長往而不顧者與世雖曰相關譬則其朋友親戚爾其忠告善道之不可則止矣否則無窮而道之不可則亦已矣義合而非情合亦情合而非至情之合也聖人則不然分量侔於天地視斯世如其家人父子帝王以其位聖人以其道病瘼之切均焉故夫危邦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廿七

論語

子張曰書云章

觀此則冢宰之官任綦重矣在商世當亦伊陟巫咸之屬其君致學焉後且之禮者後世尊君抑且以禮先不可行而天子不得不從短喪之制

子曰上好禮章

天尊地卑君目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理木報著

于耳目之前第不設之等威辨其名物昭其度數無以使民鼓舞出入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定尊嚴之分即已豈曲折之情民緣何而不易使生民之亂莫大乎下之人敢睥睨其上故民易使而天下治矣班朝治軍治官行法無一日可遺禮者第不好則節目有不詳而身心有弗檢

子路問君子章

脩己以敬即中庸之戒懼慎獨安人安百姓即中庸之位天地育萬物至誠盡性遂以盡人物之性其次有誠

紅舟講義

卷之八

廿八

論語

因以朋著動變及末章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無非此理此與莫我知等章皆子思子所依以作書者切莫輕看原壤夷俟兩章

原壤故人老而自外于禮君子賦之矣闕黨童子幼而不循夫禮君子置之行禮之地而愧之矣禮者敬而已矣自少至老無時豫怠一言以蔽之曰脩己以敬

論語八

衛靈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此夫子之明夷也。地在初九尚可以得意於遠去。而在陳之無翼又甚焉。三日不食又甚焉。則不止主人之有言矣。然而當其前絕不計此行之犯患而生濡滯之心。迨其後亦不以瀕死之奇窮而萌怨尤之念。而截事本相因理成一串。却當境各有扎實處。見聖人無出位之思。無不受命之學也。

若遇三思底人。斷不能明日遂行。此可以得再思而可

紅舟講義 卷之九

論語

既為君子。自然不處非道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安得不有窮時耶。固字當如此看。非同于造物忌才之云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一貫原不分知行而參與賜之從入自異。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再多學而識不待賜以為然。夫子本時時以之自許。然其中自有所謂一者。儘着便貫如觀川流。使悟道體之不息。觀時行與物生便喻道體之無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沒這一貫將去是祖述一件。憲章又一件也。律天時一件。

製水土又一件也。天地之大也。其為物不貳。則窮天地

之理者。得以萬收之。却不得以二要之也。有一有萬無

一無所為萬也。一可為萬。二則不可為萬也。此其故亦

甚易曉。自一二三四以至什佰千萬。孰非從一以積者

又分開都是一即合來總是一矣。

如花花草草。無一相類。却大致都類。既類矣。就便萬劫

而色樣無一不類。此可以喻一之妙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章

得於己之為德。知道者見地高明而已。知德才覺意味

深長。由之組袍不恥其知道矣。未嘗身有之而知其意

味之實。則悅心者淺。固不免絕糧之慍也。如回之所樂

有在。便自簞瓢陋巷不改。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紅舟講義 卷之九

論語

有在。便自簞瓢陋巷不改。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聖人原不論遭際。却有因遭際而益成其盛者。舜之無

為文之無憂是矣。紹堯得人。此豈凡聖人之致治所得

同哉。德盛而民自化。即居星其之義。但此義貼堯便

是蕩蕩無名。貼舜竟。是無為而治。并其成功文章而不

必自己出。則真正致中而天地位致和而萬物育焉。恭

而天下平。為之迹愈淡。德之用愈神。故曰。夫何為哉。恭

恭己之意亦得矣

子張問行章

篤是篤敬是敬。不是篤厚其敬也。言忠信行篤敬。總反之。收入身來。忠信篤敬。心也。見忠信篤敬之參前倚衡者。亦心也。却不是以吾之心。還見我心。如釋氏說者。忠信篤敬。此心即是此理。而立與在與之有見。是常見此理之著於吾心。而不能去也。若說將忠信篤敬。管着言行。又將立與在與之心。管着這忠信篤敬。語求渾而意已歧。

子曰直哉史魚章

直哉史魚。世間亦有天成骨鯁之人。不免過剛而折而

紅舟講義 卷之九

王 論語

志士終不以彼易此。君子哉蘧伯玉。亦有委蛇觀變之士。竟以通方自隕。而賢者終必有以異乎此也。夫子三至衛。得無意與。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可與言不可與言。此存乎人者也。與之言不與之言。此存乎我者也。權乎人之為。人。以得夫我之為。我。斯外不失人。即內不失言矣。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意在矜惜其言。而不免坐失夫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意欲扶進其人。而不免自失夫言。故凡知有未至。斯輕重俱失之也。

子曰志士仁人章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故有一種仗

節死難之士。而本領之厚薄有絕殊焉者。一以其志。一以其仁。故也。然格為不害仁而成仁之事。故理當死而不求生。斯雖死而猶生矣。

子貢問為仁章

何處不可以求仁。即此事。賢友仁己。自心存而不放。至嚴憚切磋。以成其德。則尤為己之實功。非方人之矜衛矣。

程子說他山之義。謂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而道德成。則又以相反而相成。與章義一例。警策。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四 論語

顏淵問為邦章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然而東山泗水。禮樂之極盛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知政知德。於此恢恢乎。其有餘。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勿謂文明不得復。參以忠質。而王降不能為帝。升也。玉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為其在損益因時之數。大聖人出。舉累朝之明備。成斟酌乎寸心。則於可得變革之中。又得其所為不可變革者。四語垂法。遂與萬世為無窮。

行夏時。兩包絕廣。蓋作訛成易。登工熙績。皆具而致。鬼神和邦。國諧萬民。則樂之用為大。若乘殷駘。服周冕。恭

文質而酌其中是舉一而其餘可以例推者也

行時乘輅服冕用韶世不皆唐虞三代者其心未能三月不違仁也莫輕看放鄭聲一節此却是不通聲色不殖貨利王者本原澄徹纔辦得此事自然

子曰人無遠慮章

有遠慮才得近憂不專是過透一層語蓋慮無近者憂無遠者慮而近不足謂之慮矣觸處皆是禍機安見憂之必遠耶遠慮不是廣思正是思不出位如盡其為父之道便是詒謀燕翼盡其為君之道即是祈天永命從智數上講慮則天下之患遂有生于所備之外者矣子曰已矣乎章

紅舟講義 卷之九

五 論語

見於子罕者為衛靈發也此則緊言之未見好德即未見好仁如好色乃為好之無以尚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竊位情狀如晉之趙盾之折足而以蔽賢者當之與升僎事參看可以得聖人好惡之所存柳下惠風師百世何至與之並生而不能動其好賢之慕則文仲者乃鄙薄之不可化者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躬自厚者行有不得則必反求薄責於人不以己之所能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也此持身之要處世之方非然近不行於妻子其然則奉天之詔竟以為收

拾人心之一機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碩頤癢痺不自警發齒齠滅裂不耐安詳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也吾末如何與孟子無恥之恥無恥矣同一語妙

子曰羣居終日章

言不及義為晉名士之清談為馬援兄子之譏議好行小慧為臧武仲之多知為盆成括之有才矣難出新言龐行難較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喜深而種禍烈矣蓋彼則碩頤此偏警發彼殊齒齠更安詳故也故人貴慎其所以羣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六 論語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之與比惟義所在說到義便住此乃盡其用義之妙大致德行便是察言觀色意思孫出即是慮以下人意思信成恰是兜轉質直其不同者彼則分畧言此是一溜說耳仁知對也敬義對也答敬言義更無與義為對者而禮以行義焉孫以出此禮行之義焉信又以成此禮行孫出之義焉理之錯綜變化也如是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三章

病無能即是求諸己妙從中安放疾沒世一章於理為互勘益精於文為往復周備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矜字過一分便是爭。羣字過一分便是黨。不說矜無以得君子莊嚴之度。不說羣無以盡君子和易之情。然以矜與羣目君子。此幾出于古之所謂疾而易之所宜。換者也。此其為量之甚滿而勢之可危者也。而不爭而不黨。才是慎持於毫釐之間。自非戒謹恐懼。何以各歸其分。若是。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兩言字通是好。兩人字通是不好。求言易而得人難。自古如茲矣。以言舉人。好其言而并不欲抑其人。也以人廢言。惡其人而并不欲錄其言也。不獨為國家輕舉一人為天下萬世抹煞一論。其貽禍無窮而取善不盡。君

莊子講義 卷之九

子受賄之而深病之也。亦當下先自虛。公不敵自無萬一之或出於此耳。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何以謂之其施不窮。在家無怨怒也。在邦無怨怒也。推之絜矩于天下亦此恕也。近自下學之反求。馴至聖人之無我通身。蓋得盡故終身行莫善於此一言。

就這邊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那邊言。凡己所欲定要施於人矣。此為王道之以善養人。極之便與天地同量。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人之生也直。在我本不容枉。然使就我一邊立說。定云

吾性不喜舉人。吾性不喜毀人。如是已矣。是不幾於而爭乎。聖人純是天地之心。開口便有不忍於斯人之意。曰吾之於人也。終又曰斯民也。勤慤反復。若以吾之無毀無譽。非吾之故。即以斯民之故。更以斯民曾經三代之盛之故。斯民為三代之君之所不得枉。則更非今日之吾所得枉一言。而禹湯文武如在目前。秉之同灼然可見。聖人之不忍薄視其民。不以匹夫而自異於帝王之志也如此。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史闕文。馬借人雖只細故。然若以豈偶然哉。鄉鄰風俗之美。播紳先生虛心討論之。故可見於此矣。故至今猶

莊子講義 卷之九

耿耿于懷而不能去也。就所及見者數十年來亦復消歸。何有感悼奚勝。

子曰巧言亂德章

庶頑譏說不忠不直。朕師所由震驚也。大舜且猶疾之。大禹且猶畏之。何況中材之薄植乎。不因之貶節而養名者幾希矣。婦人之仁。忍不住。這仁匹夫之勇。忍不住。這勇仁與勇皆所以就大謀者。必有忍乃其有濟。

子曰眾惡之章

眾惡必察。如孟子之于匡章。眾好必察。如孟子之于陳仲子。夫子之于微生高。此事如聽訟。然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意論輕重之序。慎則淺深之量。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如此方得無毫釐之悞

子曰人能弘道章

待其人而後行人能弘道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非道
知人也位天地育萬物總一致中和之能事天下歸之
為至聖至誠而非道之能弘人也踐形盡性亦人自弘
人而已矣

子曰思云而道自道也著一自字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矣

子曰過而不改章

開人遷善之門警人怙終之失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虹舟講義

卷之九

九

論語

懷擾之思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至刻苦之思仍
于義理上細取離學以孤行則殆也不學而思不但愚
虛無蓋思之緒亦漸槁而不靈故惟溫故可知新其故
吾亦嘗親驗得之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語凡三折而首尾自成一氣君子病無能焉三章合之
恰似此節文勢然謀道不謀食是其擇術之高愛道不
憂貧是其用心之純中以耕學相形從上說下是為君
子原不定窮餓又從下找足是為君子終不志溫飽也

子曰知及之章

知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兼是二者學之大端具矣而

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此賢者之言非聖人醇備之

學也大抵仁到熟底地位自然會形著動變此但曰仁
能守之則猶是據之境非依之境是為曲能有誠遂以
為盛德之止於至善而瑟僖赫喧固未也故有蒞之不
莊動之不以禮之疵焉莊蒞所謂威而不猛者是矣是
即檢身之禮也動禮將何如曰夫子之得邦家動之斯
和動其終事也此於化民成俗有精微之義矣動容周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敷政而至于不競不綏不剛不柔
一於禮而無權術功利之私賢責迫促之為者所謂馨
香之治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虹舟講義

卷之九

十

論語

以邪正分君子小人則君子宜升而小人勿用以大小
分君子小人則君子肩其鉅而小人任其細合之而朝
廷無廢事宇宙無棄人

此君子小人殆如識大小者之賢不賢其規模器量成
就有殊不可大受非其傾險僨事不可小知只與一個
臣斷斷無技相似非謂細行不矜

子曰民之於仁也章

仁者人也非物也亦人之所以生也無死法也
只仁者人也一句便是此問真諦但中庸主愛之理言
此主心之德言又言下便該得孟子仁人心也以下五
章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水火所由至急也體有大小

貴賤善養者必當識之即仁之切人有甚於水火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章

名節當緊要關頭一退縮便通盤都錯夫子故教以當之不讓然則何以異於有父兄在之云乎稟命可也讓不可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章

元亨利貞貞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必言守固以知而弗去才是真知而貞以屬知為知之不明必守之不固假使固焉亦不是貞直是諒也君子所以異于必信必果之硜硜者則精義之學勝矣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一

論語

不曰先其事而後其食事非一先可但已也曰敬則天威咫尺矣不曰敬其事而忘其食可忘也而不可輕也曰後則天施自隆重而臣志固清明矣

在聖人設教必中材以上皆可能故既富方穀在儒且立心必正其誼不謀利斯厥職無瘵此以禮以忠相合之大機也

子曰有教無類兩章

既已為人無不類者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有教無類化異可以歸同也然必我之教有以及乎彼然後其同可冀若彼與我成相抗之形竟如陰陽水火之不相入豈可與論事而取衷乎故君子慎其所與

講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章

脩辭立其誠又曰言有物聖人不以言視言而以行視言此乃專示人以立言之法然使無物則無可達非誠則所達者或不以實而誇多鬬靡亦必不肯以一達自了也

師冕見章

與師言之道與子張之問然細非獨道不可離無行不與即子見賢者一節嘗一誌再誌矣師冕之詔尤非苟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無一念而非仁也雖少必作過之必超其來則相無一動止而非天也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二

論語

學聖人之如此者只是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而不可棄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先王所以莫安萬世者無他也天子有其天下諸侯有其國卿大夫有其采邑士庶人各有其田里其自上及下多寡小大之不均所以為均之至乎自封建廢而天子始獨有其天下并田廢而庶人并不得各有其田里然則天子所與共天下者獨諸富人已爾而民于是子有不得所之嗟居官者有視同傳舍之象察其所由壞則私之故已蓋井田之廢始於人各治其私而後其公

溝塗封殖未壞于官而先壞於民不至數而盡變為阡陌不止也封建之壞則自穆昭以降入于春秋通相燕并天子不能制其天下而諸侯始不肯僅有其國而思蠶食于鄰封卿大夫亦不肯僅有其采邑而思攘竊於公社然則士庶皆有爭心而國傾矣其生爭之故有二曰患寡患貧其致傾之道亦有二曰不均不安合之則不均即是不安而不均必致不和而因以不安患貧即是患寡甚者積貧與寡而且患傾之隨其後不知惟不均故見貧不和故見寡不均以和而安故其見為貧寡者即其所由至於傾也斷之以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非僅為季氏言也先王封建井田之良法所以使人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三

論語

乎此也

千戈生於爭爭生於不足均和以安君臣之間絕無怨思豁勃之氣而理足行禮和足興樂文之至也故如是而遠人不眩斷無捨文德以事招徠者此故字着緊接脉一直貫到安之方住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此即晉魏六朝及朱梁五代之所以促也

陪臣執命到底還少如齊晉之大大都政在大夫耳不在大夫非在諸侯也緣并不在諸侯自無從在大夫矣

自諸侯以至陪臣皆得攘竊大柄庶人者不得為太阿之持而未妨為瞋目之難者也草野而議國政以此見處士之橫焉可以此見直道之留焉亦可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章

三桓之子孫微矣此陪臣執國命之由雖屬反常之極却亦是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蓋頃否有端則為亂極思治稅駕無所是為亂益亂自墮都出甲之政不行不陵夷以至戰國之生民幾盡不止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而章

天下之勢善惡參半故損益之數亦相半人之氣強不能無所合第亦不能多所合精神嗜好不能無所聚頤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四

論語

亦不能偏有所聚然而當其合同一聲相應氣相求當其聚均是處若忘行若遺而聖以之聖愚以之愚是故損益之幾不可不辨也

節禮樂不但明其義兼是習其數此三代以下之士之所難能記云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謁襲禮之文也節者節夫是矣漢唐以來禮家有聚訟之強樂家有神解宿悟之待節之詎易得手在夫子時此尚不是絕學禮之節只如程子所云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人倫明而家法具樂之節只如程子所云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

所以養其性情歸諸所以養其血脉者而益莫大于是矣。

在後世則如馬鄭諸儒考名訂物以之忘年忘死其所樂定與名士之清談不同。

樂道人善可以長我精進之心。培我忠厚之意。久自浸淫浹洽則不知其然而然矣。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三愆即曾子所欲遠之暴慢鄙倍。但彼分見于容貌辭氣。此則交萃於言。又彼專審己之辭氣。此兼審所侍者之辭氣。顏色以得吾辭氣之宜。舒宜斂彼自為君子。則以此為脩身之要。為政之本。此侍於君子則以此為治。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五

論語

心守氣之純審已知微之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君子有變化氣質之功。有檢束官骸之力。均資乎理以用事。氣質者名為性而非性之正也。官骸者純乎形而非徒形之為也。氣質較精于官骸。而必為非族之去官骸似粗于氣質。而必期吾事之踐入聖之方也。乃有形之所待以生者。較氣質尤活而遂為變化氣質所不及。兼謀視官骸稍隱而即為檢束官骸之所以難易。此正當隨時知戒。古人所以年彌高而德彌劭者。豈無故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看得此身不與天命相繫。著便驕樂佚遊宴樂無不至。

矣。實見得天之所以予我。我在即天在。緣何不戒慎恐懼。耶。眇眇予末小子。大人臨之。聖人之言。詔之。負荷恐弗勝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章

生知亦不廢學。但不藉學而知。其後來者皆其所先入者也。畫卦叙聘。聖人胸中自有其學。終不信學於河圖洛書。此其明之絕。由誠之絕矣。此如水晶雖亦是氣之凝。而為質。而其精不雜。故映字皆融。下此帶得一分雜。即帶得一分蔽。若銅質雖亦堅凝。却有奎滓。自必磨礪而後發其光也。夫凡物之質。豈有齊哉。至頑如鐵。以鑄五兵。亦自光明。是耀降而瓦礫斯不能矣。困而不學。斯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六

論語

瓦礫之質也。不得謂人性惡之言。非有激之論也。

大意只是教人為學。雖就知說。然學字宜訓效。非專指討論講習也。凡單言行者。行自包。淨知單言知者。知自包。得行。

生知不可及。已然亦猶之人也。上而已。不說困而知。但說困而學。中庸之困。已包學字在裏。此之困。只是困頓不通。不學致困。到困方學。却未能便許以知。然已自不絕於次。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必麗於物而後見。懸空索取不得。故思須按天九心介危微。為人為道人。必管以道而

始一出入無時不得故九者俱著以思九思者心無不存之謂即身無不檢之謂也

視明聰聰色溫貌恭言忠事故疑問愈難得義九者咸得是謂反身而誠生而知之者生而有此誠也學而知之者學而後至于誠也困而學之者親受不誠之困乃發憤而求至于誠也以身言曰學以心言曰思思曰審審作聖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其立志之果而取道之壹與求志達道者本領原無歧致然由前之人殆篤信守死矯然自拔于流俗而不悔如顏曾閔冉之徒有過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七 論語

之無不及也由後之語可獨善亦可兼善由其好學善道而規模既闊運量絕神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自非伊尹太公之流無以當之乃見其人者亦嘗聞其語而聞其語者終未見其人是知雖在獨行之士於古人亦有流連唱歎之情若夫王佐之才於今日不勝獨立蒼茫之感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若說景公之無稱專為千駟古亦有崇高而致令名者異不以富減也若說夷齊之稱正為窮餓士亦有潦倒而遂磨滅者異非其不富之謂也然如此赫赫即其不異而富自異而富終不可以為異也似此奄奄即使果

異能弗稍貶其異力不富而異自如雖餓死而異自也 有志者可以審而決擇矣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子所以教鯉者不繫見于篇故因此一番問答誌聖人貽燕之大略非為陳亢誌也而因材之教緣亢益明但不如上宮或人於歸斯受之心事却從正面道得破耳

邦君之妻章

此即正名之義名以人殊亦以稱之之人而殊邦君之妻妻之為言齊也齊之於君而稍從其貶於己孤寡不穀之意也觀祭義之文曰諸君之玉女與寡君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故無損於天子之文而有稱于其邦與

紅舟講義

卷之九

十八

論語

異邦之理則此一章為春秋以來亂嫡庶之辨者謹其防也

論語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章

就上節觀孔子則不見者義也。歸豚而往拜者禮也。時其亡者知也。遇諸塗而不終絕者仁也。四者不著一毫機械信也。事至理起應以從容而曲折盡變又以見其無意必固我之私也。就下節觀孔子則不與深言者義也。隨問置答者禮也。若不論其意者知也。其言無可非而亦不欲相非者仁也。始終不取辦于口給信也。意盡語索無可相加貨自是亦將不欲見孔子者而卒以全

虹舟講義

卷之十

論語

我不磷不緇之素也

子曰性相近也兩章

理說是性氣質緣何亦說性以其清濁厚薄也。從天定與心俱生均謂之性又理非氣質便也。盛載不任故性字略廓一介即燕氣質在內矣。更有嗜欲之性為聲色臭味安佚之好孟子言之甚詳而開之至力却未曾分別出氣質兩字故性善之說疑者終是紛紛直至張子始發之明德者理之載于虛靈之心有善無惡之性也。氣質所拘氣質之性也。物欲所蔽嗜欲之性也。舊染之污成于習者也。其曰氣質之染則統質於氣而以習配之者也。其曰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則物欲又因氣質

虹舟講義

卷之十

二

論語

以為甚不甚者也。嗜欲宜防氣質宜變并其氣質皆善謂之善人。外此則須改其不善以從性之善。雖然天地之氣以其正者生人而以其偏者生物既謂之人則同在正氣所生之中決不至如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其相遠者成于習耳。知可移而之愚愚可移而向知惟上知則上與天近下愚則下與物近故均不可移。均善而無惡者性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才字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亦以為無不善耳。兼氣質言性則性所發之才遂有昏明強弱之異。

夫子有相近之言孟子不言近直言一夫子有下愚不移之論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惟自暴自棄為不可與蓋孟子時人之不入于禽獸者幾希矣稍有游移以言性必將率天下而禍仁義稍有決絕以棄人聖賢竟無稗子此正為萬世憂危無訓然必如聖人之言方是八百圓徹使諸子紛紜無所藉口蓋自暴自棄可以移而自不移者也。世間亦自有天成不可移者也。

子之武城章

禮何以言中定其所受之中也。樂何以言和象其所發之和也。大中所謂道太和所謂道詩也。若發乎情者也。故歌之即為樂亦止乎禮義者也。故返之復歸性若夫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而又不能相為難也。二束其易出之情而歸之性使無所縱弛一導其中涵之性而暢之

情倖無所湮鬱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
善於樂知禮樂之蘊者可以知愛人易使之所由然矣
公山弗援以費畔章

共繇所以並容於格被之朝者其志其才度非庸碌者
伍其奸惡則聖人初意原以為無不可化也故惟放勳
則西伯可不遷放流惟聖人則公山佛肸亦無不可往
如有用我不必靠着公山提是夫子不能忘情於父母
之邦不能忽然于豐鎬之治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心之不存則為地縱為褊迫為浮偽為怠荒為刻吝而
理之具于吾心者失諸應事接物而不自知也是故存

莊舟講義

卷之十

三

論語

此心以求此理要在行參倚焉而不可以忽純其理
以全其心蘊之惟五多取之而不病於貪
五者從仁而出敦化之所由流也聖人之事也仁從
五者而出下學之幾于上達也學者之事也
五者之目因于張所不足而告之五者之效又因張之
所慕悅而誘掖之也非如他處言效願其取以自考
憶與平湖陸祖錫念劬秀水朱乾贊文同侍垣齋先生
于頤見其至公無我心存不放每獎借喜繼以泣退謂
二人泰誓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於師乃得觀其人矣陸子云某
事先生最早只覺易事難說朱云未若恭寬信敏忠以

是宵先生之尤得也三人各以所見為言而互觀俱不
可易嗚呼今安得有讀書而能服膺弗失若斯者哉附
識于此以表遺型以砥末俗

佛肸召章

大雨云能指而應何憂乎驪兕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子然則是濯之江漢暴以秋陽鰥鰥不可尚
之夫子而顧何浼乎佛肸也但德不如夫子仍當以不
善不入之言為正亦猶為邦者定該放鄭聲遠佞人也
觀鮑瓜一節佛肸第終不可往耳若往聖人亦定有轉
移之一術

莊舟講義

卷之十

四

論語

不往者權固不離乎經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宰我子貢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子路則非行之難而知
之難行不足者慮其浮知不足者防其蔽學之為言效
也學得上手纔是學似重在行照著那人那事學去却
重在知故凡言好學大都是析理精義而其境與時為
淺深夫子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
以知之精深為時措乎命之知也以知之光明為正大
不惑之知也此當是好學以求其不惑之知故其功歸
於祛蔽
好在德宜毫無誤於所從矣然事有萬殊即理有萬變

理有所窮即境有所止古今來儘有天資絕高趨途極正不學無術冥行不止而不得罪于名教者幾希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下一章附

前語學者之所得力直曰興於詩耳興者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善者可以考其得惡者可以鏡其失則觀以之末已也好之而不妨自適則羣然所羣豈得一擇可好之人吾懼其和而流也惡之而無能自脫則然然所怨其為我所得惡之人吾懼其怨而怒也而詩無此也興觀羣怨緣物我之相接而生或古或今或家或國事有萬情人有萬族其不相關者以興與觀盡之其相關者以羣與怨盡之宜亦無遺人矣而適有父遠

虹舟講義 卷之十

五 論語

有君人倫之絕大是故興以發忠孝之至性觀以謹臣子之大防以其羣處遭逢之盛而敬以其怨值人倫之變而平尤未已也詩之妙在於不直言而曲致無後人咏物之陋而可以為通人博物之資洵異書也獨舉周南召南由上章之詳而反說到約曾專說關雎則尤約之約矣

子曰禮云禮云章

若君臣臣父子子禮之大者也君君而臣臣父父子子樂之大者也天地之位禮意也萬物之育樂意也其在於身則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嘉玉量幣王者所以格于明神五

室三帛羣后以之享於天子及夫賓主之間束帛加璧孰為來哉敬而已矣鐘鏞鼗鼓文王所以素於辟雍樹羽崇牙有聲所以衍于列祖及夫閨房之際鏜鼓樂之疇興然哉和而已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

自此以下數章皆聖人疾惡之義要其所以發萬類之情者總欲正萬世之學術人心而已家國生民之亂也巧令務以悅人色厲乃以欺世得無震冷色之機關發露而巧出于厲之一途以自蔽其荏而啖名也此申根之似剛也

子曰鄉愿章

虹舟講義 卷之十

六 論語

任道以剛毅竊其似者為色厲養德以中和竊其似者為鄉愿然而竊剛毅之似者行藏終易窺破竊中和之似者彼却自成一種學術內外都是一致自非君子反經無由辭而闕之也故尤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章

道聽塗說與窮漢相似得此少金銀便沒處擺布無良賈深藏若虛意思夫子之所深憫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古來大奸大惡之輩總是鄙夫李斯豈真有惡於秦林甫豈真有惡於唐蔡京王黼豈真有惡於宋靖虎之成勢不得下遂為萬世元惡巨慝其初只是一念貪富貴

耳故士人立志必自不恥惡衣惡食始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陰陽五行之氣不合不足以生人。健順五常之德不備。不足以成聖。故以理定氣。惟聖人為能踐形。而不踐。不可謂之無疾。以氣定理。惟人萬物之靈。靈於物。鳥得謂之有疾。雖然。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者。其大較也。亦有偏中之全。全中之偏。如物有麒麟鳳皇。而民之中。偏自有三疾。蓋中和之氣。夫既萃之以生。聖人賢人之徒。其偏倚駁雜者。亦非純是不才。而皆須學問為之變化。苟終任其天。即長抱其疾。此古者之所不免也。何以言之。狂得陽之開。明而不足於陰之制也。矜得陰之斂。肅而不

紅舟講義卷之十

七

論語

足於陽之舒也。愚并得陰之暗。昧而不足於陽之知也。剛簡直寬。俱是德。特慮其德之偏。高明沈潛。俱是資。在善其資之用。三者不然。故均為疾。而已不能無升降之感矣。又何怪人才之不若古也哉。昔所謂疾。今亦無之。宜中庸之德之鮮久矣。雖然。無古之疾。而仍疾之名。猶是去古未遠。今之不狂而蕩。不矜而忿。度不愚而固。詐得愚者。又謂之何也。對狂為矜。矜却非獨反。肆為敬。肅却非敬。肅是隅。又是辨。矜近矜。又近莊。如此則株根。方不是。圓圓吞棗。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生民以來。理亂之數。若循環。以君子小人常相半。此進

彼退之間。即復姤乘除之介。朱不能廢紫。雅不能黜鄭。禁官家不別用一番人耶。然賴聖人扶陽抑陰。勤詔萬世。而氣化人事。猶不失為盛衰得失之持平。此便是化育之參贊也。

梁武帝云。我國家如金甌之無缺。當是時。侯景并無利口。可悅而利口之覆邦家。猶之景矣。成王之訓。有位曰無以利口。亂厥官。康王之告畢公曰。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危矣。其言之也。

子曰子欲無言章

此即夫子之論鬼神。謂其體物不遺。而子思發明道體之贊。以為為飛魚躍皆是者。但語中罕言天道。此正妙

紅舟講義卷之十

八

論語

子言天。而只是指點無言。令人不覺耳。蓋聖人所取于天地萬物之理者。提在默而識之。可自喻而不能喻人。亦欲喻人。而有所不勝喻也。却已無用相喻。為聖人識得。便學得日用動靜無非是者。學者但學得聖人之默識。以默識聖人。已無所不得于聖人矣。故末節不要說成。以天自處。只是天者道之總也。己之所默識在此。則舉以發明者亦莫切于此。而言下自有下學上達。知其天文章原於性道。學識本以一貫者。躍然呈露于心目。不徒與無隱之意相發也。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孔子不見孺悲。與孟子之責樂正子對看。便見大聖人

雍容氣象。吾儕變化氣質。當於此等處求之。

率我閭閻三年之喪章

短喪之說。原屬駁闢。故禮壞樂崩等語。不覺鋪陳疊疊。後世理不足而文可觀者。蓋勝於此矣。

日知錄論古人改火之義甚精。蓋與歲冰發冰同為輔。相焚調之一事。

夫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當是時。禮但崇玉帛而忘其。敬樂但盛鐘鼓而忘其和。則臨喪而哀者。其亦希矣。罕。

我天性既薄。以為情之不足。以稱文。不若并其文而去。之。不知親喪自致。其情無窮。而所為文者。猶特為之中。制。故始終只激發其不忍之心。使知三年之中。原無一。

紅舟講義 卷之十

九 論語

不是哀痛迫切日子。並非勉強應付情不致而貌致焉。者始信夫子之告林放亦早防不肖於未然也。

子曰飽食終日章

好行小慧。用其心於險僻之途。無所用心。置其心于浮。游之境。均之不能盡其才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見義不為無勇。義自該得。住勇。勇却幹不上義。每見氣質剛勇底人。遇事奮身不顧。彼其似義。却非義也。義必虛心觀理。精心處事。纔得故義之訓為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稱人惡。非欲其改也。下訓上。非以為規也。此誅其意而。

惡之也。勇無禮。幾何不亂。果而寧。所傷必多。此暗其害。之所至而惡之也。至繳為知不孫。為勇。許為直。則因其。所出之實。與其所托之名。而惡之。大都聖人所惡。皆剛。狠。賢人所惡。皆陰。賊。一言以斷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生曰直。剛狠者。似於直。惡其不仁。不知無禮無義。而。兼有敢心。陰賊者。以為知。以為勇。以為直。惡其畔道。而。無有幻情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章

女子小人。猶難養。況於百官。況於兆民。又況於四夷。却。有恩威著萬里之遠。不能折姦萌于肘腋。即有威福制。羣臣之命。不能弭隱禍於燕私。地。則窺伺必真。實陰。

紅舟講義 卷之十

十 論語

則怨。毒易甚。士大夫齊家。亦須安放。若輩有法。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見惡於人。謂不為大賢所錄。流俗不在此例。士非必衆。皆悅之也。

微子篇

少喜讀微子一篇。寫衰世之志。淋漓蘊藉。鄉黨記動。為。極筆。誌夫子之不遇。此尤化工矣。昔三仁者。吾子般人。也。次柳下惠者。子於魯亦所謂父母之邦也。於齊既行。於魯之三月大治。而又行。子之不遇也。決矣。而栖栖遑。轍。至於接輿沮溺丈人。動以相警。微子能無感乎。於是。論次逸民。退而明其無可無不可以見志。疑邈世之。

至是亦不得不不可者。魯諸伶之逸行。遜者不獨在士大夫魯事。尚可為興。雖然。原其始。周公所以造魯者。如是其至也。周之衰也。天地間賢人隱方其太和之氣。洋溢宇宙。且有八士萃於一門。得之一母。四乳而生者。然則是四友十亂。不足奇矣。書之所以志匪風下泉之感也。

微子去之章。曰不拂者。疑有所拂也。同出於至誠。惻怛則無所拂矣。如此即不假計較安排。乃是以愛之理而全心之德。注於此。斟酌不苟。

紅舟講義

卷之十

十一

論語

愛之理固是重愛。却亦重理。其中有是理。才有是愛。此紅舟講義。惻隱之足以驗仁者也。然理即心之所以為德。故愛之。不根於理者。全是私施之。不當於理者。亦是私。有當於理而不能無私者。此發念之不真也。發念真而未當理。其子文之忠乎。苟且之私。可免而遠理之私。不可免也。三仁惟不拂乎愛之理。而後有以全其心之德。

柳下惠為士師章

此節胡氏以為必有孔子斷之之言。細味之。正以不著斷語為妙。誌其由不屑去。見其與至聖殊超。誌其崎嶇。以萬難亦隱為夫子寫照。

齊景公待孔子兩章

而孔子行。見聖人所遇之窮。又以誌君子見幾之決。三

仁貴戚不可行。夫子可以行也。和聖以父母之邦。不欲行。夫子時中之聖。即行之遲速不同。而卒歸于行也。楚狂接輿章。其人起滅無端。文之出沒亦無端。讀之覺悵惘迷離。不能為狀。屈原漁父等篇。何止嚼蠟。

長沮桀溺兩章

讀沮溺二節。悟文家幾態。三章連次。蹊逕迥殊。又變態之大者也。欲辟世。豈斯人皆鳥獸耶。無君臣。豈得任野老之道。逞耶。仁不可外。義無可逃。沮溺謂滔滔難易。子則謂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丈人以夫子有所不知。由則謂道之不可

紅舟講義

卷之十

十二

論語

行已知之矣。始知師若弟一番周流。其仁至深。而其義絕大。不是將這歲月等閑擲去也。觀夫子道既不行。亦尚有剛定贊脩為萬世生民立命事業。然後知沮溺丈人章之言。陋矣。丈人之授子路甚。居其長也。子路益恭敬其長也。丈人因見其二子。又欲二子以子路之事。丈人者。事子路也。是為長幼之節。不可廢。乃因其所明以曉之。逸民章。七人之守。皆有合於道。但據他做來。却是逸則可不逸。則不可。又如是以為逸。則可。不如是以為逸。則不可。不特出處大分未可處有。成心。即使以逸民老而所以老。

于逸者寧必若是其規規耶。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大段將有欲免于逸而不得者。然而公山佛肸可往。此大齊之所不能為也。見幾而作。未幾終日。此惠連之所不能為也。在陳侯。昭王兵迎於桓。則微服過宋。又仲逸之所不能為也。若是者。易之道也。

此章其所自出

孟子每以夷惠孔子相提並論。而獨以孔子為聖之時。此章其所自出。

周公謂魯公曰章

卷之十

十三 論語

魯之不競。固其始。基文弱。有以啓之。究之。禮教信義。國所與立。後來規模未泯。而實意消亡。豈得咎忠厚之失策也。故宰我戰栗之對。夫子深懼而痛責之。魯雖綱紀不振。然迄春秋之世。祖富彊。公子者。無有樂卻胥原降為阜隸者。無有如三桓亦大臣之負國。非國之負大臣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有任其咎者矣。其後亡也。非猶是親賢之餘澤與。

虹舟四書講義卷之十一

論語十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其可已矣。先儒疾其言之太快。然以張之好高騖遠。一旦返其身之所至。切而以四大節為言。亦已進乎問行。問達之境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者。據於德也。信道者。志於道也。執須弘。非株守之謂。信須篤。非漫嘗之謂。執德何以弘。好學以善道而已矣。信道何以篤。脩身以俟死而已矣。

虹舟講義卷之十一

論語

子夏之門人章

可者。與不可者。拒其於無友。不如己之訓。未為失也。但拒字說得太孤峻。故張得以啓其說。然眾與不能未必便是不可容與。矜亦非便是與第不拒耳。是則其所聞未嘗或異。而商之迫狹。自抹煞眾與不能一邊。師之寬廣。又全抹煞不可一邊。至我之大賢四句。竟似天下總無拒底道理。此其立言之過。

子夏曰雖小道章

致遠思泥。謂無當於均平齊治之事。此遲以稼圃請而子斥之為小人。若夫執御執射。在六藝君子自不可廢。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志道據德依仁言行而知在裏如古敏求言知而行亦在裏觀中庸道之不明行各以互見可得其概矣所亡對所能知字對無忘專就所知說與知新溫故一例那怕管不住行而必曰知非知行之知又曰知字兼知行可解亦然如此其自生糾葛以疑悞後學耶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克復敬恕是為仁實而願仁者心存而已矣其所得之理亦從學問志思上研辨出來而今且只講存心無是四者而已無虞其不窮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一

二

論語

諸子各問仁曾子子夏未之聞焉篤實上而人於仁自有得力處而從學問志思悟入則謹守之商管雖不住文學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非居肆無由成事非為學無由致道學也者學問思辨行廢一而不可者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而道于斯致矣致道在後志道却在先故學者起手要先識得道字夫子從心不踰後十五志學時早已體認把捉了也子夏曰小人之過也章理無時不可假借故隨其所文又自成一把柄彼以為

改之難不如失之易不知文者乃從過更添蓋上去惡積而不可掩非以是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說仁便有溫厚意思說義便有剛方意思說禮便自尊嚴說樂便自和順四者並行不悖故隨望者即者聽者而通變有如此

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誠身之學也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盛德之容也儼於望而然溫於即而然厲於聽其言而然變化不測之象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誠意惻怛信之立也而人信之信之成也信是彼此交孚一誠融洽得透五還三詰盤庚所以敷民泣血剖心殷仁以之悟主勞與諫亦有義無容待者然必如是方為動出萬全故君子貴積之于素也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一

三

論語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這都是聖門學者見人樂脩小節而大本不立故其言如此其可已矣張猶此志也今之成人者何必然雖夫子何嘗不爾但說今之成人又說亦可分寸份在耳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末指近小本指遠大子夏篤信謹守故於古者小學教人規矩絲毫不敢踰越子游慮其得小遺大規模狹隘或以弦歌雅化道無人不可學在門人小子尤宜陶淑

以進於大成而直為此規也。要以君子原無先傳後僕之心。則此固謹嚴。非促狹矣。觀洒掃應對也。須心正意誠。才得恪恭應節。此程子後四條之意。却不是便教他正心。便教他誠意。然則是下學歟。曰。非也。正心誠意。從日用動靜語默上。做斯為下學。若夫達天則更無事矣。故本末分大小。則可分上下。則不可。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一

四

論語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其理。同故仕不廢學。學不廢仕。其事異。故當其仕且須。仕當其學。且須學。仕惟竭蹶報稱。不可謂之仕也。學惟勉強酬應。不可謂之學也。仕而學。學非章句之學。學而仕。仕非塵俗之仕。若夫嘯歌廢事。又求遠于塵俗。而自喪其功名。慷慨澄清。似不屑為章句。而迄無補於經濟。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章能養而或失於敬。致哀而一去其文。聖門言禮之家。轉自脫略。夫細節此一異也。故合子夏之論。學以觀有以知。二子之敦崇實行矣。子游曰。吾友張也。兩章。

子游雖脫略細微。而用意純篤。曾子質魯而學確。皆與張正相反。故所以議張者。大略相似。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兩章。

無端而輕用其真者。是不祥人也。於此而不用其真者。尤大不祥人也。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宜夷子之學于墨氏。而不從其教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其不中者。不敢主其室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是將傷子。而局一變云爾。先王教人。子以孝。其勤至矣。一立一行。懼其有自我而出之意。則跬步即以忘親。而昏姻為人道之始。正孝子之所傷感。而不自禁。誠如是。道有可繼。述且沒身奉之矣。故夫子論孝。必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父不皆賢。父固未可限以無改。而遲以三年。彷徨惻怛之思。隱有在矣。此於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為之太息不置也。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一

五

論語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周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大司徒因五物而施十有二教於民。而又以保息六養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不幸遇水旱之災。則又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上之曲盡其道也。如此其不登孝友睦婣任恤之俗者。希矣。則獄訟何以興。而盜賊何由作乎。怒其觸吾法。而忘其所以觸法之由。喜於得其情。而不思所以致情之情。仁人之

所不忍言也。然則哀矜勿喜之意果何如。不能興道致治。借之刑措求吏風塵奉法遵故。衰世之士師可得自盡者。獨此而已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非紂則紂不歸之者。直道之公也。既已為紂。無不可歸之者。形勢之便也。不善不若是其甚。而居下流已若是其甚。亦不必如紂之下流。而始若是其甚。一言一行之失。皆下流也。欲免下流。須自謹獨。一決防閑。天下之惡原無不可為者。亦非衆人議論之刻。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虹射講義

卷之十一

六

論語

日月之食。乃交道之不得不然。以之比喻君子之過。最切。食皆得而見。更皆得而仰。又其更也不踰時。其光明初不減。微子貢不能體操及此。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開物成務之聖人。何學學於天地萬物者也。後之聖人。何學學前聖者也。道之將墜。初之萃于文明之聖者。或復散歸於天地萬物。大聖人生乎其後。仍以其學於天地萬物者。彙前聖之學之全。故論其統由文王以至於孔子。有目者所共識也。論其學之所從出。則夫子生不見文王。且不見聖散當世。曠可以為夫子師者。此深心者。所不能喻也。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

之朝問焉。學子貢以為焉。不學絕妙機關。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三章。

子貢賢於仲尼。不經之論也。聞其事以為無足深怪者。彼固非門以內人也。至於毀仲尼。雖甚強。亦所不為。故以邱陵日月曉之。宗廟美百官富。必待入門而後見者。也。日月之高。一舉首而可知者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所謂斯文在茲也。與文武之道。備于仲尼者。配日月之高。又與下章天之不可階而升者。配。

不思不勉。聖人之詣之化也。立立道行。綏來動和。聖人之業之化也。由其歲諸用者。無聲臭之可尋。斯其顯諸。

虹射講義

卷之十一

七

論語

仁者極化神之至妙。此得邦家一節。又從上抽出言之也。

按此篇多記弟子之言。竊以意度之。孔子既沒。門人之所歸向者。子貢。江漢秋陽之喻。發之曾子。即生民未有之先聲也。他如子夏子張子游。見似孔子者。而喜亦足知其慨慕之無窮。意者山頽木壞。此數子者。尤相與綿衍教思。追維至德。編語者。因取其言以為全部之亂。而孟子舉以告陳相者。未必不出乎此也。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歷叙堯舜禹湯武咨命之言。誓師之意。與其政治之略。

大率中為聖聖所以相傳世有升降政有因革而其所執無改而魯論二十篇之大旨可以考而不謬斯以俟而不惑此記言者之微意

堯舜揖讓而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便定得征誅之局此湯武之誓師必從天之立君所以父母斯民起義也四海窮天祿終則君也而獨夫矣

堯於舜舜於禹皆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者告諸侯而述其初請命之詞明其值君臣之變無復咨嗟援命挈神器而授之者而凜凜如聞于帝謂亦世降而道不降之義也

天之曆數在躬即萬方之有罪在躬矣大聖人提無以

虹舟講義卷之十一

論語

天位為可樂而居之者

當商之季四海之困窮極矣故亟以大賚蘇之善人是富於其中又寓福善禍淫之理焉非私也天也

周親皆有罪之人仁人乃帝簡之臣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即罪在朕躬之義而此兩句專以起下四方政行而

民之過寡矣天下之民歸心而王者真無得罪于羣臣百姓矣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慎終追遠厚德之本也周家大和之治隆于是矣

要而論之帝王之治心也嚴而其御眾也寬其起事也創而其習民也信其議道也詳而其赴機也敏其佐賢

也切而其錫極也公四字須逐一從上文仔細看出此舉不是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寬信敏公帝王飭治之大端也其間散財發粟豈不是惠含稱稱干豈不是勞脩其可願詎不是欲垂拱手詎不是泰典威然統之以寬信敏公而是者道在而政從之也道萬世而無弊政典時為損益故須斟酌挹注通融宛轉收其利而全遺其害者上也五美四惡已足維一而治不醇而惠行則費隨勞出則怨隨欲動則貪隨言泰而驕生言威而猛生得乎此而兼得乎彼亦非美之盡矣故有惠有勞有欲而黃老之清淨不足言有

虹舟講義卷之十一

論語

泰有成而於季之倥偬為失術兼之而各泯其所必至之害易涉之為斯亦吾夫子因子張以詔萬世者也博節愛養裁成輔相而提非王者之所自為有年無年農隙為擇其時老幼廢疾皆舍為擇其人更蓄遠近為擇其地一勞永佚為擇其事非其心公愛海何以能是蓋心不公則必逼聲色殖貨利非然亦違道以干譽愛不溥則欲不與聚惡不與去甚者至啼哭以從欲故君子所以平其政者仁也仁無欲欲在仁自不貪欲易貪仁是欲欲必得而妙於不貪雖然仁非敬則無以主之敬在心則眾寡小大之一視愈舒泰而愈不驕矣敬在身則衣冠瞻視之必尊且正愈嚴威而愈不猛矣

待見賓承祭然後敬見其旁皇踴躍而已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安舒自得執加焉而要從敬出又何驕正衣冠尊瞻視莊蒞之事也本此動民亦無不中乎寬猛競練之節者

虐暴賊之惡易知有司之惡似細然古來短計之人至于人心失而大事去往往坐此南軒以上三項為不仁而此為不知有所私而不能割是亦不仁而已矣

子曰不知命章

人於仁義禮智天道當信得性及於富貴貧賤脩短禍福當信得命及信得命則利不苟營害不苟避見義理之當為一直為之而無所計較也

紅井講義

卷之十一

十

論語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命字專以理言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物必有則有則繞有物禮則則之顯于物者非禮則耳目手足為徒物故無以立

視下言徐趾高聲疾言與禮應即與命應相比而言確有至理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子云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夫決其將有死亡者為其無以立也而事涉於幽夫直以言定人而理微于顯佞可以亂義利口可以亂信知言蓋其難哉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知人良不易也却不是奢知言更有知人之法

自得邦家節言過化存神之妙隨接叙堯舜禹湯武所以建中于民者而以夫子之言從政終之齊治平之略備矣更提起三知示聖學有所由始蓋為君子也立也誠正脩之事而知命也知禮也與夫知言以知人也則皆致知在格物之事言君子者以是始故亦以是終也三峰遙對於文法亦似有相蒙之義也

紅井講義

卷之十一

十一

命語

吳興李祖惠 本姓 吳興李祖惠

同學諸子 吳興李祖惠

中庸

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孔門傳授要有心法。心法即唐虞所授之中。而子加以庸。恐人求之高遠神奇。然此境實非容一毫人欲之私者所得也。故須靜存動察。靜存一之至。動察精之至。一之至者。葆其性之有精之至者。去其心之不應有心之根於性者。接於道。白道。心心之依乎氣者。遠乎天。白人心。夫子言敬言義言仁言誠言忠言恕言克言復。總是使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于思。

中庸

子更會通其旨。以為戒謹恐懼。慎獨。一。致力於中。一。致力於外。如江河之為兩。大戒而致中。以後半部誠字為歸宿。致和以後半部明字為歸宿。天地位萬物育亦以自誠明。以下數章為義疏。而和仍統于中。則明仍統于誠。萬物之育亦統於天地之德。大致本天之人。又盡人合天。即是本性之情。又敘情歸性。故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也。誠以生明。而明則復歸誠。靜以生動。而動則復歸靜。此以天載之無聲臭。終而發端。必自天命之性始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然則是

理不離乎氣。而參差之故有在。亦不離乎氣。而純粹之故自在。明眼人即於此看定。天地萬物之所以與我一體。

商書言性。本之惟皇。虞書言道。繫之心。言教。專之五品。當是時。豈有邪說之可亂哉。世教衰微。道不行而不明。性天既失。夫子所罕言。異端之徒。遂有投間抵隙。竊其似以亂真者。不有子思。其孰從而正之。中庸所以作。而開卷第一義。在昌明性道教。使三字昭然。揭日月而行。天命為性。則人欲非性。率性為道。則拂性非道。脩道為教。則外道非教。言性則五常。知仁勇者是。言道在倫物。子臣弟友是。言教在惇庸。舜文武周是。是又為中庸上。半

中庸

部之發源。而本天直下。則道之無乎不在者。即天之體物不遺也。由教直上。則道之坦若康莊者。乃性之充於然達也。作三柱看。可作連珠看。可作歸併看。亦可。道不可離。玩道心二字。便是真諦。不待率性兩字也。然心不皆道。人心勝則道便離。不睹不聞。主靜言却是。由睹聞以至不睹聞。非專指靜也。乃從此一向靜去。此敬以直內之功。動靜皆一於敬。虞書之惟一。莫一于此矣。莫見莫顯。主動言却是。動靜之交。非動之共見者。然從此一向動去。故須力爭上流。使人欲及此時。而遏絕。纔得義以方外。虞書之惟精。莫精于此矣。

戒懼是全體工夫。慎獨是緊要工夫。而節平看是中。和對待之理。通看又即和統于中之理。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約之總不外欲。惡而端欲。發為喜。喜極為樂。惡發為怒。怒過生哀。其方生而尚令。為愛欲。惡懼其既發。可共見為喜。樂怒哀。規圖為喜。樂怒哀。矩方是喜。怒哀樂。

喜怒哀樂之未發。人心之太極也。太極本無極。惟其至無是合。至有而君子之戒懼於不睹不聞者。是大本之所以立也。發而皆中節。吾氣之太和也。太和所謂道無所適而不可。無所施而不利。而君子之加謹於莫見莫顯者。是達道之所以行也。

莊舟講義

卷之十二

三

中庸

天清地寧中之象也。故應于吾之中。生人生物之和之象也。故應於吾之和。何以便應。吾即天地所生之一人。又與萬物同生之一人。吾之中。即天所命之性。吾之和。即與萬物偕由之道。後至誠盡性而與天地參。聖人盡道而發育萬物。與此間線索通清是則分天道人道無庸也。

將聖神功化歸入中和。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至此。則禮樂文章燦焉彪炳。故曰脩道之教亦在其中。

去夫外誘之私。慎獨而已矣。充其本然之善。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動靜皆一於敬而已矣。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首章已發未發分中和。茲將和字歸入中字而中下更添一庸字。子思憂天下萬世而以此命篇。特揭仲尼以明所傳之有自。君子括全部舜文武周并誠者誠之者。至誠至聖。都在內將四字併讀。則又有渾全無間。奉若弗違兩意。而即可以為自誠。明自明。誠生安學利困勉。所以然之摠。滙以此句建瓴。全書在吾目中矣。

不偏不倚中也。又無過不及。便時攝得和矣。天命所當。然即天命之性。其當然處則道也。純乎天理不雜一毫人欲之私。是乃精微之極。致在天載為無聲臭。在文王為無畔援。散發却當於喜怒哀樂未發時。參透此中消息。君子中庸中間不須著別字。所謂體也。

莊舟講義

卷之十二

四

中庸

坦齋師云。唐虞授受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是必考之古。諮之眾。即求道於庸之意。中字上加一時字。而孟子於孔子遂有聖之時之目。德兼資學隨時。震中是做到精義入神。處德其所以立。而時則進于權。

注單說戒懼舉全體工夫。慎獨自然包得。後凡言道即中庸。言君子之道即中庸之道。與無忌憚對。則知時中二字有戒懼恐懼在。與時中對。則知無忌憚三字有肆欲妄行在。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章

坦齋師云。言中道恐人以為難。故加以庸字。言中庸之

道恐人以為易故又數其至久矣者有初之辭也見由世教衰而民始不與行也較論語少德字者蓋篇為明道之書不以此亂諸章言道之例也特加能字與全篇諸能字相應皆子思之意而章句更善補經文之意因上章單舉中庸恐人忽為平易故曰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因此章贊其至矣恐人疑為高妙故又曰人所同得初無難事其縝密也如此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天命之性仁知合一故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然氣稟不能無所偏矣惟治化盛時隨材遷就矯其偏以歸於正觀虞廷教胥何所遺於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五

中庸

剛簡直寬若教化之衰民盡囿於所稟拘於所習固道不行且明而知愚賢不肖各安於過不及亦因此等人之狂於過不及道愈以不明不行也然而性為固有道非可離非其過不及之可以然而中之不必然也是不察也

知行相益一易其理顯然蓋知不能行行不能知即是稟之偏若中則仁非不足於知知非不足於仁緣何有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知者妙在下數章舜知回仁路勇三達德既各有所專主隨以舜之用中足知而以為道之行以回之真知起仁而以為道之明至路之勇則盡去其南方北方之囿於習而純以義理用事大

指提是本其知仁勇合一相成之中以昭合於道之中而後以為行為明而此一章遂為下數章之局論知仁勇合一相成者不偏不倚之中也道之中無過不及之中也知愚賢不肖失其不偏不倚之中因而不合於道之中此生稟之病究非性之病也知愚之過不及在知而行病賢不肖之過不及在行而知病則又天命之性知仁本自合德而聖人之教知行本不相離故也又考錫極會歸之世人底蕩平家迪彝訓知者見道起以中為不足行教他行即使之沈潛之一法愚者識至短假非個不愿之徒不能知未必不能行教他行亦將有開悟之一時賢者取道易以中為不足知教他知令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六

中庸

其深愚而自轉不肖者力至薄然觀好行小慧之儔不能行詎竟不能知教他知終將反覆以自前是則賢者因其偏而矯之愚不肖者擇其長而誘之此聖賢脩道立教之方亦學者變化氣質之要

知愚賢不肖止四項而可以盡天下萬有不齊之儔類蓋知有幾等愚有幾等為賢為不肖亦各有幾等又有賢而無知愚而兼不肖自愚而不肖因不肖以成愚且有知而未免於不肖不肖而却不至於甚愚賢而未免於愚愚而却不全為不肖百千萬億之情一如談命者不出水火木金土而彼此交錯紛綸遂不可勝數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章

蒙上章知愚俱莫能明道而道真不行開下章必知舜之知纔行

舜知也回仁也知仁皆性也性有五緣何只說得仁知而外又加勇蓋性者生理之含於心者也心之德固以仁專之而知行分數相埒故知與仁為對若夫言五常則信實之言知仁則勇成之勇即信之要於必致而不容稍歉而其去誠不遠者也蓋因性而著之道而所以知此道行此道者又恃吾知吾仁之可用因性之中顯為道之中而所以為道之行道之明者又恃吾知吾仁之合德即是理具於心而惕心以存理欲生於心而檢心以遏欲之義也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七

中庸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通言好察亦不遺道於庸所以要執兩端而逐一審量者欲隨時以取中故也

以舜之文明審哲其自用豈不高出于人而好問好察誘致人言惟恐取之人者有不盡且又逐一稱量惟恐權之我者有未精通衆人之知以為知而大不全靠衆人之知而默操其精切之鑒而知愈大也而固已用中於民矣此有虞之世所以為大道之行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蒙四章賢不肖俱莫能行道而道真不明却嫌接脉遠故即承上章知字來知之大在用中則自謂知而仍不

知在不能守中而與第五章對看又像個道其不明矣夫讀注亦當云由不能守故算不得明如回之守纔明子曰回之為人也章

以顏子之庶乎近道第安驅豈不能優入聖域而一善之得拳拳服膺隨守隨得不至如拘墟者之孤而狹隨得隨守絕不類高明者之闊而踈於竭才請事而知其明且健之為於三月不違而知其據且依之為也而真知之所得力者至矣此杏壇之上所以為大道之明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八

中庸

推顏氏之子然則中庸之能難矣其所以難緣知仁之不足以相成而各就本分言則知仁均未詣其極而義不精仁不熟其間尚容得人欲之私然則知仁之未至其勇之未至矣故特著此一章起下其云中庸不可能亦猶道其不行不明之意見得必如夫子所告子路之強才堪擇守此中庸而必能之也中庸不可能畢竟愚不肖不足言而賢知可惜天下國家三句原惟賢知之最傑出者能辦然未必恰好是中庸蹈白刃強也辭爵祿也是其強擺脫得榮利均天下國家也是其強支撐得艱鉅然而未為中庸則強固非一於強者較知仁更要推勘仔細下章所以必淘洗南北之強而獨伸義理

之強故體玩中庸不可能句是要將知仁歸入強玩上三句却是要將強歸入知仁蓋義欲其精而所精者義仁欲其熟而所熟者仁則自無均辭蹈之不合於中庸者即無強之不一於義理者矣

辭爵祿蹈白刃之非中均是過惟天下國家之均亦有不及在然王事之不及其任知術則過矣均天下國家

何以屬知成物知也然嘗論之春秋如管仲季札荀息

輩雖非中庸却有知仁勇實事後世取中庸為講說之

資道理甚明躬行實少求其均辭蹈反不如倚於一偏者之勝任愉快能言不能行則仍是中庸難矣此夫子又早以言顧行行顧言痛下鞭策也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中庸

子路問強章

氣稟於天質成於地因氣凝質此乾坤資始作成之理言氣則有清濁矣言質則有厚薄矣人雖得乎陰陽五行之秀而氣質多故亦安能無知愚賢不肖之異然質雖從地而生初則一從天有主以後則直麗乎土矣立地之道由柔與剛而地勢之為卑遂以為風氣之強弱皆變化之所不得辭也

不報無道社金草死而不厭其所為強原從艱難險阻上過吾學中詎必有是然和至流蕩忘反中立於率人附我以我附人國有道終華靡麗富貴足以淫人無道則刀鋸鼎鑊威武足以屈人是即艱難險阻之境而

君子之強足以鎮之可云矯已和以流中立以倚遇達遇死而變總是有毫人欲之私一刀斬決壁立萬仞非強者烏能如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介奇謂和而不流矣伯夷不降志不辱身可謂中立不倚矣巍巍不與不變塞之極也至死不變其後彫之松柏乎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避世无悶強如是似過而非過也中庸之道也

子曰素隱行怪章

此章滙合前文而結歸一聖自仲尼章至此局一大束前路以知行分而過不及合此以過不及分而知行合前只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行有過不及此乃搜其所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十

中庸

以過不及之根而著其實何以過其心蓋欲欺世而盜名何以不及其誠不足以自固固而其力不足以自堅前起下知仁故重在知愚賢不肖此歸入聖者之中庸只重在過不及就資稟看過者似賢子不及就素隱行怪看違道者猶不失為君子欺世盜名只是驚外半塗而廢亦是學之既久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乃深悔之此下學立心先須為己乃植至誠無息之根而夫子之論君子必曰依乎中庸中庸則閑淡之極重以遜世不見知而不悔遜世无悔乃堅確達到純一不二之極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道者中渾言之也。原性於中，皆備之說也。仁知合而成性，故知行交貫。道所以顯吾未發之中，故過不及均有。所不可以上數章，非為仁知扶出交通互貫道理，即為過不及緊下針砭，大約是發揮中字中原從性之渾然處起義，以為道者中亦指道之意境為中，非道之事件。是中故安溪李氏以為第四章至第十章發明天命謂性，而愚竊以為直以中字斷可也。至道為何物事，豈得無所指名然開口即說五達道，無以盡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變，苟此共纖巨細有一或遺乎道之外，何為位育參贊，便有以相及又使道不周決於倫物充滿乎宇宙，何以便說得不可離乎思，所以特提君子之道說。

莊子講義 卷之十二 十一 中庸

一贊字以盡其量說一隱字以通於天命之性而推到天地極大造端夫婦極近又是下數章之總統。安溪李氏以為自十一章至十六章皆發明率性謂道而愚竊以為直以庸字斷可也。為魚夫婦庸也，子臣弟友庸也，庸德庸言明露庸字素位居易庸也，妻子兄弟父母庸也。庸者也是神之德，奇而庸者也。言乎費則無一之不費，言乎隱又無費之非隱，而舜文武周公等章在聖人事業上打通此先於道體上打通又力爭上流法也。道非無隱隱却藏費內，此道之根柢而在所謂致之獨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者不言隱則費為無本。夫婦所知能倫常之理也，聖人有所不能盡亦此倫常。

之理也。舜之孝有焚廬浚井堯舜之德子侯不肖周公之聖誅及管蔡則豈僅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而已乎，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子又云君子道四其未能一。何不云至愚之人可與知至不肖之人可與能而必曰夫婦者以夫婦為君子之道之所端也。人猶有憾蓋雖天地之大亦容有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之時，以積為陽德陰伏之患是天地且不能盡道故有須聖人之贊要亦氣之過而非理之過故聖人之贊也只須盡性盡人物之性性盡而道自無缺陷處。化機滿目那件不是道兩邊說莫載莫破即物說天光。

莊子講義 卷之十二 十二 中庸

雲影花落水流都是也。吃緊為人要人識得日用飲食無非天理戒懼慎獨而弗須與離耳。蜂蟻有君臣虎狼有父子豈不可以明道費然若此則他物不與也以飛躍當之而天下之物盡是矣。蜂蟻君臣虎狼父子是即夫婦之與知與能而其質何待君臣父子即此此壯壯雄以羣以游相生相育便是道。再言君子之道明道雖洋洋溢昭著體之實在於人造端夫婦謹微慎獨於此尤切察乎天地下文舜文武周公皆非性分外之事功將上零星處一筆穿成而下八章之義皆起。不造端夫婦則斷無不始闔門之王化不察乎天地則。

亦無不到參贊之性功齊桓內娶六人而功烈如彼其
卑其所推而準者無具矣梁鴻舉案齊眉而聞者起敬
惜其高隱而吏治之績不傳也

湏知此一節即是遠通高卑一直打通而又自今次第
之所以然僅以為總結上文意義乃雪淡矣

子曰道不遠人章

固上章說及鳶魚天地此乃靠人說起將道體和盤兜
入身來固上章造端夫婦以節節從不遠立說將體道
工夫逐一鞭入日用尋常上去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也者
人也合仁於人道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先行其言而後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十三

中庸

從之者君子也數處朗義精言這章一切涵蓋

而柯字對照看兩人字打併看得無說以我治人須知
即以人治人以我治人猶是執柯以伐柯也以人治人
治有伐之義我無執之物也

以人治人使之盡仁而我止矣改其不忠以就夫忠忠
同夫人之所自有也改其不恕以就夫恕恕亦夫人之
所自有也以我治我亦苟得盡仁而可止矣改其內念

之不忠者以一於忠忠固藏于我之心也改其推行之
未恕者以一於恕恕亦流于我之心也若說以人治人
為不求多于人而恕則生糾葛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道之不遠於人者以此道之不遠於我之為人者
亦以此

就理之備于當身言是為以人治人就理之具于此心
言是忠恕達道不遠

人已通是人而人與己提不出子臣弟友已為子臣弟
友人便是君父兄友矣人為子臣弟友已亦是子臣弟
友矣

前從不願悟入此從所求悟入拂於理便不願理所在
便求人是知為人之道本各在當人之身

敏行慎言都是靠庸上着力本忠行恕又統在言行上
着力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十四

中庸

何以會求人言固吾所能也何以皆未能行則吾所不
能也而要之四者皆是庸不要說庸便易能湏猛力行
將去不要說庸便不妨言須着實謹將去蓋夫子自視
猶是言有餘行不足故曰未能一後來講學者豈必倡

異說而後為聖人所不與乎就句句真詮亦皆慥慥之
反也

無形色之非天性以人治人也無強恕之非近仁忠恕
達道不遠也無忠信篤敬之不孚於蠻貊君子胡不慥
慥也

分言行致力合併是不言躬行其偶見于言亦非常勸
法必如是而道可能如是能而道何遠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子曰：「素其位，行其義。居上位，下不暴，小人不加害。素其位，行其義。居下位，上不可侮。素其位，行其義。居富貴，不可驕。素其位，行其義。居貧賤，不可怨。素其位，行其義。居尊嚴，不可慢。素其位，行其義。居卑賤，不可辱。素其位，行其義。居顯赫，不可驕。素其位，行其義。居隱微，不可怨。素其位，行其義。居尊嚴，不可慢。素其位，行其義。居卑賤，不可辱。素其位，行其義。居顯赫，不可驕。素其位，行其義。居隱微，不可怨。」

莊子講義

卷之十二

十章

中庸

各有以盡其所當盡之理。故自得，其操存全是戒慎恐懼。不是委心任運。陵下援上，求人怨尤，所謂出位之思也。知位之理，難盡則自無緣及此。

太抵責人明者，其恕己必昏。故盡道須以責人之心責己。責己厚，則自無暇及人矣。

六爻之義，上下之象也。有正應以著其情理交接之常。有承乘以悉其情偽微賤之變。三百八十四爻，爻爻變易，其各有當盡之理，不易。吉凶悔吝之數，亦爻爻變易，而所以吉凶悔吝之故，不易。大旨教人思不出位，凶害悔吝生於近而不相得，不相得者求得也。貞則吉，貞者

正也。正不出于己也。是故語其時義盡之以交易變易之易，語其德行盡之以易簡之易，嗚呼至矣。

君子素位而行，雖夷狄患難，是易小人願乎？其外即富貴是險。

求人為願外，不求身位之理，緣何得盡？其曰失諸正鵠，然則君子亦有懲而後從之時，提不以此委諸天時人事之適然而必兢兢業業，恐懼脩省，以盡其當為得為之分也。

前章所宜盡是性分之所固有，此章是職分之所當為，故前所主是人，此所主是位，言道之切於斯為備。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莊子講義

卷之十二

十六章

中庸

就人言，道就位言，道極是平常切實，然即此平常切實中，亦自有進為之序。此於造端夫婦節微露其倪，而下文特言鬼神是察乎天地之極致，乃先即造端意而申其說也。行遠登高，原無半途而廢之理，自界自適，亦無躐等而進之程。引詩及聖言，非借端指點，乃實就體道者揭出步驟層級之一定。子臣弟友皆庸德，顧若朋友，其視父子兄弟夫婦則遠矣。君臣之視朋友父母之視兄弟夫婦又高矣。必順親而後可信，友是為由，通以及遠，必信友而後可獲上，是為由卑以及高，而孝道之衰先薄於兄弟，家人之離必始于婦人，必妻子之合如琴瑟之同調，無異聲。斯兄弟之翕極和樂，以終身而

靡數故宜爾之室家者在于樂爾之妻帟子以為父母之順其在此矣。坦齋師云大學引詩先言之子宜家次言宜兄宜弟而後言正是四國詩言刑寡妻至兄弟而後言御于家邦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元德升聞矣堯猶為其有鰥也乃觀厥刑于二女以試之夫子言君子之道四在子臣弟友子思又言必造端乎夫婦皆聖賢之察於人倫故言道必指其切要如此。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鬼神交接不測觀下三章格天受命饗帝饗親知此章特為天人理氣流出開通靈妙不可測識又是循庸行之常者通微合漠察及天地之所以然坦齋師言之至

虹舟講義

卷之十二

十七

中庸

天地間只是理氣二者理為形上之道氣成形下之器鬼神在理氣之間靈妙不測乃造化所乘之機以運用是理鼓盪是氣理非是不立氣非是不行故其德為盛無聲無色不見不聞其體也體物不遺其德之所以盛也天下之物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則皆得天地之靈與以為精神魂魄精神魂魄乃人身之鬼神也與天地之神明自感通乎契而往來相應得於天地者萬物所共也得于祖宗者一身所承也而

祖考之精神莫非天地之精神仍然通一無間人與鬼神接最在齊明承祭一心之誠敬鬼神之靈爽所使也鬼神之降格吾心之誠敬所召也不可度矧可射亦以不可射乃愈不可度耳

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其相接也有情有文共聞共見顯之顯者也天地之仁祖宗之愛聖賢之神明川嶽之靈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感之可通求之立應微之顯者也所以然者鬼神之通與倫常無異

天地自祖宗而推祖宗自父母而推聖賢明祀自師友而推羣望百靈自尊長而推百族庶類之祭自胞與而

虹舟講義

卷之十二

十八

中庸

推五倫之相維繫也人情之相感召也斯實理也誠字在此間如沈水之始見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福莫備於舜制莫隆于周舜全收入孝武周又無非致孝所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均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安溪李氏以為發明脩道謂教是也以德為性體摠名孝固德中一事以孝為重華絕軌德又為孝中一事非大孝不足成大德不足以為子而何足以為人非大德不足成大孝不足以為人而何足以為子足以為人天所福也足以為子親所豫也以其孝獲親之心而早已獲天之心則元德之升聞司其契以

其德邀天之眷而遂已。回親之眷則聖孝之充塞盡其神所以然者。聖人之盡性無量。孝子之竭力靡涯。無可復加焉之謂大故。諸福之咸歸歸於一德。德福之兼隆。

隆于一孝也。

對親則德亦為孝。對天則孝亦成德。各國所主而言而大孝即為親之令人。大德即是天之孝子。又從一致而言。然則吾親之允若。即為祿位名壽之獲致於天。萬一如夫子不得位。亦如吾孝之未達格於親心。未必無萬世姐豆王祀之一時也。

孝言大德言大高。大並持此天親之對。非孝與德之對。以下言天竟專主德結之以大德。必受命須知聖人無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十九

中庸

以孝受命之理。

無物不生天之心也。因材而篤天之道也。故待人已有以隆於物而眷聖必有以異於常。

宜民人而受天祿。天之眷德原為普天下臣民起見。則遐福之存至非私而皇極之敷錫更遠。

天命之性命於有生之初。此之命。命於有生之後。命於有生之初者。無不善。所稟厚薄清濁謂之氣質。不可謂

之性也。命於有生之後者。亦無不善。不仁而生。蹈仁而死。謂之氣數。不可謂之命也。氣質之性。氣數之命。俱是氣。不曾以理用事來。

坦齋師云。此連下二章即行遠兩章之義疏。因材而篤。

鬼神之體物也。至格天受命極矣。祭祀之禮即齊明承祭之實事。其誠敬即不敢射思之實心。而皆不外于孝。又豈有不以合妻子宜兄弟為基者乎。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匹夫崛起而有天下三代以前。惟舜聖聖相承。積累以有天下。生民以來。惟周稱文王。以無憂立說。著周家世德之盛。王業雖隆於武。而大命實集於文。制作雖盛於公。而宗公亦惠於文武之事業。只是續緒公之典禮。祇為成德。開手自當推闡文王而文之事實不外武。周之事并不外太王王季之事。則即觀王季所作武王所述而文之事可見。王季有作武王有述。而文王五十載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二

二十

中庸

之兢兢業業。亦直謂之無憂可也。却不容為文王之至德更旁添一筆。是本章推論文王應如是體格。

如此顯庸創制只是隨時順理。因分盡職。在道不遠。人章為性分之所固有。在素位而行。章為職分之所當為。而倫理由以盡制作由以隆。乃中庸之道之察乎天地也。

不失與必得。略有別。為征誅留一分寸。更見周家世世有顯名。而武王不失為續緒之實驗。其尊富饗保與舜無別。舜以大德武以世德同一格于皇天者也。

葬不從生者之爵。先王先公未嘗以天子葬也。祭必從生者之祿。先王先公固皆以天子祭也。葬以大夫而祭

以士拘於理例而不敢易葬以士而祭以大夫準諸王
祀以致其隆天子上祀及先公而士大夫止于父是祭
禮隆上而殺下也士庶之服及三從而期喪僅達于大
夫是喪服詳賤而略貴也亦是理勢不得不然位卑秦
薄無能及遠而天子諸侯君一國天下伯叔兄弟皆臣
而天祖之祭朝會燕饗之節又未得踰時不舉若父母
之喪貴賤若一事親之孝乃德之本而教所由生此周
公制作之精義

卷之十二

廿一

中庸

子曰武王周公章

前章大孝是一氣鼓鑄冠古絕今海涵天負匹夫崛起
受命之象也此章達孝盡制盡倫天下後世更無一人
不憐于隱自是聖子神孫繼承永方有是綱繆委備
孝做到盡頭固達亦由推己及人以做到盡頭覺人
於此傍徨欲絕
續緒成德舉其大者此更搜剔出志事志本於德而事
乃所以為緒一神兩化天地之志事也文王窮神知化
而履作述之間祇是上慈下孝則愛與敬乃文王之志
事所以通於天地民物者矣言子述則但見文王之所
以愛而退王上祀乃仰體文王之所以敬故注云此繼

志述事之大而下文遂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
者言不通上下為言則上章達字所為合萬國之歡心
以事其先王者未能究最入廟中之敬愛而不就祭祀
立說則先王尊祖敬宗與推尊祖敬宗之心以覆冒其
子孫臣庶而由宗祖以及於祖所自出又上暨于民物
而同出之天地遂以孝事宗祖者孝事天地以其孝事
天地者覆及九州之民物不能如此一直打透也
春秋兩節雖指武周祭祀要其儀節上下皆通猶升歌
笙入闋歌合樂自廟朝鄉黨邦國之行禮皆然注中廟
制并數及諸侯以下又曰若周云云者此也
天子諸侯之位不同而廟中所設之位則同所行所奏

卷之十二

十二

中庸

之禮樂不同而其為禮樂也同致敬致愛之典制不同
而其為敬愛也同上而節平鋪儀注此則淋漓頓宕出
之而繼述精神出現聖字精神尤出現書大傳曰周公
升歌清廟凡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以此想武周儉樸之盡神即夫子不覺形容欲絕也
此意吾夫子即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親身體會出來
不然武周豈有言相詔示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
德者其孰能知之
以其孝事祖宗者孝事天地是為事天如事親以其孝
事先王者孝事宗祖此為事親如事天萬物本乎天
本乎祖故明乎孝事之義者即為治國如示諸掌

坦齋師云自本身上溯為父母由父母上溯為祖宗為
天地自本身旁推為兄弟由兄弟旁推為族姓為民物
此張震父前輩謂一橫一直可盡西銘之義然西銘又
即以天地為父母試與猛省人自出胎後一飲食孰非
天地之產一呼吸孰非天地之氣而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又不待言也故天地萬物父母之理
不易即民物胞與之理不易我武之誓師蓋首發此義
矣

虹舟四書講義卷之十三

中庸

哀公問政章

天德王道脩己治人之理備載此篇中庸一書特就此
推廣演繹

天命之性有五緣何只說及知仁自其分麗於五倫分
見于喜怒哀樂皆平列若其用力於道知行而已矣知
行純是知仁用事而義禮即其所知所行而受命于知
仁者也惟信貫五常故須勇以貫仁知前半部道之不
行不明下接舜知回仁路勇原指明道行道而言至此
章告君之詞四德釐然具舉而禮只是理理即仁之理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三

一

中庸

義只是制制即仁之制故脩道原止一仁但非是不包
義禮之仁而亦不越此親親尊賢等殺之用脩道之只
須以仁以此其須知而後可仁亦以此

知仁須勇勇以幾誠而知仁與勇總要誠此就實心言
道所以明且行也知仁勇均是天所以予我而我以之
為德此就實理言天命之性也即誠者天之道誠之者
人之道也

文武之政便按着九經但人非其人九經從何說起必
有開雖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居官之法度精意亦
誠而已矣誠則在其身而已矣
夫政也者蒲盧也第人存則政舉矣靠則字模擬者得

之

人謂賢臣。即我所尊者。身指君身。又賢所視者。脩身須得尊賢。而取人。早須得脩身。惟后非賢。不又亦賢。非后不食。

從仁得義。從仁義生禮。仁義之對待如陰陽。畢竟陰統于陽。故義統於仁。

合言則五倫皆用吾仁。分隸則仁專於父子。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者。脩道以仁故也。

以人訓仁。提是一國生意。而親即生我之人。又與我同氣。連枝而生之人。故親親為仁之絕大見。入井而怵惕。於鄰之赤子。然於己之赤子。何如。於吾親又復何如。則

五舟講義

卷之十三

中庸

三

必於吾老吾幼為吾仁。絕大團結。而人老人幼皆納其中。身體髮膚具而成人。無尺寸之膚不受。正用之無非仁者。即無非孝者。必使上親字坐實。仁下親字坐實。人而句方成一氣。

人指人身親即吾身之所從出。親之惻怛慈愛。用之吾身為最切。則吾之惻怛慈愛。亦用之吾親為最大。於此勸透。方得真面目。而句亦自成一氣。

孟子仁也者人也。以理言。此人字以生言。以理言。是人與天地接。以生言。是人與父母接。天地予我以理。父母予我以身。天心之愛至廣。父母之愛獨專。然則仁人之事天如事親也。實已事親如事天也。不可將仁民愛物

相形。恐說成親親為始。非大字義。

親親之殺。非仁漸薄。乃用義以節吾仁。是為自仁而之義。尊賢之等。非義漸輕。乃用仁以成吾義。是為自義而之仁。是故禮者。進反於仁義之中者也。合言之皆仁也。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是細以下文勢。倒收脩道以仁為

仁之足。包義禮也。親親為大。吾所事之親親而有尊義尤親之親也。若夫賢在人。吾為從而得之。理本天。吾為從而識之。尊賢所以為義。而非知人不足以為義也。等殺所以為禮。而非知天不足以窮其理也。義與禮之未盡。即為足以盡仁哉。此連下不可以不之指也。事親仁也。知人知天。則須知矣。義禮須知。即仁亦須知。即吾之

事親亦須知。才曉得至善之所止。而知與仁成兩待之勢。此節人多以拘泥層遞失之。當如此解為得。細想此節。只是脩道以仁而開仁。以知耳。曰人曰天。暗蒙賢與等殺而言。而知字却不為義禮而言。

五舟講義

卷之十三

中庸

三

說到不可不事親。脩道以仁之旨。已自結局。特仁中尚有尊賢之義。仁義中又有等殺之禮。要尊賢如何。不知人要識等殺如何。不窮理此注中。而又當之旨。又天是理之散殊。不是理之統體。

說親親之本天不得。說尊賢之本天不得。說親親尊賢之同出於天不得。只說這等殺之分明者。無一而非天理。而達德之知。所以為入道之門。其義由之起矣。

說親親之本天不得。說尊賢之本天不得。說親親尊賢之同出於天不得。只說這等殺之分明者。無一而非天理。而達德之知。所以為入道之門。其義由之起矣。

孟子言知天知理所從出之原也。此之知天，天即理也。明說等殺皆天，人偏要說仁義皆天。夫仁之為天者，是天地生物之心也。非此也。若義不是天心，亦不止是天理。乃天理之所宜耳。理與義有別。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惟因物之理以為處物之義，理義究不相離而精義緣于析理。若等殺就其天然者言，正指在物之理要亦理之燦陳並非理之一貫。當知尊賢等殺所以換作知人知天之故。當知事親知人注中所以換作親親尊賢之故。故粘定思知人非也。粘住思知人以事親亦未免斧鑿痕耳。

上節文勢先仁後義，先親親後尊賢。此繳上當云盡親

親之仁不可無尊賢之義。如此語意方不倒。朱子偶未

之審耳。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若就題位經營當云事親又當知人固已顧事親乃親親之所托始而知人者亦所以使我之尊之必致于賢也。然則親親尊賢固有等殺而其事豈得以知人竟哉。以下竟發知天更不必照管思知人則葛藤盡斬諸病豁然。

承脩身以道而志數之為五。承脩道以仁而相衍之為三。五者大較離不得親賢而自道不遠人。以下言子自弟友妻子兄弟到此如髮之受櫛自道不行不明以下言知言仁言勇到此忽而派之同流。

有之者一也。一為天德之實。達德是所性之理而理具於氣。故有是三等氣雖有累理仍不異。故經變化而其歸則同在道一邊說。又惟中庸故所至之域同也。

知仁勇為入道之門。忽開三近。又是入德之門。

此文武之政之布在方策者。九經離不得脩身而尊賢親親仍舊是大關目前。切身則先親次賢。此切政則先賢次親。各有深義也。賢與親不定是臣民。然大臣羣臣亦賢之事。我者子民。采工柔遠是親親之推。百工遠人又庶民之推。諸侯亦是親賢並建。經雖有九不過達道之推而廣則所以行乎九經者亦不過達德之舉而措

矣。

脩身以道。故身脩則道立矣。立於此而會歸於彼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認作須人以講明事親之理。非

也。此間不惑方是講明義理之效。書曰德威惟畏。德生威。故從懷得畏。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即是敬義夾持中和交致之學。而於臨淮為切。故以屬九經之脩身。

親之賢者尊其位。親之親者重其祿。又凡我懿親俱與同其好惡。前後五項共說勸。故亦云勸而義頗不順當云所以親親而亦以為勸也。說便圓。行之者一也。一又為王道之貴。

至此則達道達德九經數百言忽并銘作誠字而將告公以誠之學則仍不外好學力行知恥要非待事至而謀之故曰豫言行事道各指一端言之其實離不得身世物我而獲上信友順親操不出五倫以內但兩節立言之意則是望公以立政之身豫此誠之學而酬酢因應遠近家國無所施而不當也

言宣諸口者事指諸世者行體諸身者道貫於言事行千變萬化而不窮者也

知止而定靜安慮以得者明善之豫也此之前定誠身之豫也明該不得誠已該得明

坦齋師云告君而言在下位者因其事皆反說故借在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三

中庸

中庸

下以明之臣之獲上信友如君之取人信友之在順親如取人以身而脩身以道順親之在誠身如脩道以仁誠身之在明善如以仁事親之必先於知人知天又此節言明善誠身以下只言誠以誠對明偏言之誠也以誠包明專言之誠也

脩身不可不事親舉重而言順親先在乎誠身主豫而言

仁身忽換作誠身誠字出現無迹然誠身只算作仁身故補出明善欲誠身而公之力行宜豫矣欲明善而公之好學又宜豫矣

注中所存主心言所發主意言真知至善之所在主知

止言只一誠字便是天命增一之字便是聖功仍去一之字便是生安仍增一之字便是學利困勉不勉先於不學便是後章自誠明擇善固執即是明善誠身中著而字之字使明善誠身歸於一串再著一者字借得上面聖人義舉而詞不費

不勉而中是仁之至不思而得是知之盡從容中道是不賴勇而裕如

於好學內細分又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項行一而已篤則厚而力也

已百已千純是知恥之勇用事必明必強是即誠矣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三

七

中庸

一能十能不是定數字眼即已百已千亦然提是較人加百倍耳

按此章可作全部中庸讀天命之性性即德也舜知顏仁路勇此言仁言義言禮言知人知天而約之以三達德率性之道夫婦子且弟友父母雜見於篇此從親親尊賢而證之以五達道脩道之教舜文武周之格天受

命盡倫盡制皆在焉而此章陳以方策之九經至明善誠身則又開後章誠明誠承以至誠及聖人一畫性一畫道以分發首章戒懼致中慎獨致和天地位而萬

物育之義何其密與然則子思作中庸前者純為此章布置而自此以後則又為聖言啓夕秀於未振也

自誠明謂之性章

明善誠身。子固就知行立說。入子思却另轉一境。蓋於天命之性。觀理之一本於聖人之教。得理之萬殊。從本原一直下來。如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夫子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從萬殊逆追上去。如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而幾於一貫。夫子多聞多見。金聲而玉振之。不可謂誠之不踐于身。而實心無加實理。則舉天地之所以教化者。不外焉。而吾心之中。在是矣。不可謂明之非擇于善。而知明亦該處。嘗則舉天地之所以川流者。不外焉。而吾情之和在是矣。本誠下者。何以謂之性。誠為明之統體。性又為誠之統體。一誠用事。是一性之用。

五舟講義

卷之十三

八

中庸

事也。由明進者。何以謂之教。明為誠之散殊。教又為明之散殊。從明得力。是從教而得力也。誠未嘗不是天道。自誠明則已。本天而之。人而之。天為主。明未嘗不是人道。自明誠則已。由人而之。天而之。人為主。此是分兩徑。聖人不是分兩層等級。即如陸子靜講尊德性。便是從誠理會。朱子於道問學過多。便是從明理會。此則上四句之意。然則何以不一誠一明。蓋然剖別而曰自誠明。則誠自離不了。明曰自明誠。則明又離不了。誠一是造化之顯仁。仁在內而所以為顯者。明也。一是造化之蔽用。用在外而所以為蔽者。誠也。在吾身則誠為未發之中。其必之於明者。性之發而為情也。明為已發之和。其

五舟講義

卷之十三

九

中庸

必之於誠者。情之斂而歸性也。惟發而為情。君子是以有方外之義。而亦所以養其中。惟斂而歸性。君子是以有直內之敬。而亦不可以暴其氣。蓋上四句將誠明顛倒互換。誠明確是兩面。聖人亦有兩面。下面將誠明明誠加兩則字。誠明確是一面。聖人亦無兩面。又將誠則明明則誠二句連讀。確是誠所以成。始成終而明居其間。即中庸一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周子以為聖人主靜而立極。其有見于此旨矣。嘗試以末一章論因為已而知幾。便是由誠而明。終歸入不顯。又是由明而誠。更推論之。赤子之心是誠。通達萬變則明。而祇以完其純一無偽之本。然則又誠是故言性。者誠之源。言教者明之委。言誠則明明則誠。中和交得尊道相因。而明不能包誠。誠却包明。猶小德之不能舉大德。而大德自可藏小德。無數名理爛若星陳。若以誠明二字屬知行。前半部知行互貫之理已明。茲因無須贅設。以性教二字屬性反。則問政章生安學利困勉之等級已詳。茲亦無容複衍。夫元亨利貞。文王本說大通而利于正。至夫子又析為四德。以發明之。聖賢立說無取雷同。不得疑子思之誠明或謬於夫子之誠明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章。

中庸後半凡言至聖至誠。蓋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及萬世之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都包在內。不着一人。乃

無一人之不涵蓋也

自此至純亦不已皆探明之本于誠而以文王結文王化未洽于天下而與天無間者誠也

自其不偏不倚言之為中自其真實無妄言之為誠一為中虛一為中實中虛其境中實其理故盡性不外致中而致中所以立本

至誠得天地之理以為性人乃同有天地之性物亦分有天地之性故一盡無不盡盡人盡物明之至矣而皆歸入性則總是一誠

化育是氣其主宰則理至誠以盡其性者贊之使天地亦有以自盡其性而即至誠之有以盡天地之性此為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中庸

致中而天地位而至誠之位亦與參贊之與參尤須有精義過接如伏羲先天卦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而後天則遂以坎離進居乾坤之位

其次致曲章 盡性是一直穿透無漸次乾道也致曲是積累而成有漸次坤道也不主分天人之等

曲即性之著致則擴而充之以至於盡惟其盡性以漸故根心生色亦以漸其盡人性盡物性亦以漸而迨於化則忘其漸動變且化聖人明照四海矣而總是一誠故結以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以入于言似是由明而誠以得力言却是誠以生明而

明則復歸誠也功用之在天地曰化育在人事曰變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前知是明之極奇亦明之極至而至誠則可者無私則不蔽故也無私之盡亦不蔽之盡暗主吾性之知以作此章之骨

必有必見必動者鬼神也理固有其先見至誠不是鑒空以知至奇而又至平也

不說至誠可以前知而曰其道者以誠通誠所謂道也

不竟說前知而說可以者非可之於其事而可之於其理也

至誠之道道字是無心順應不是有心索隱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中庸

預祥妖孽著龜四體之先見者是鬼神之誠之不可揜以至誠知之猶以至誠知至誠以鬼神知鬼神此其所以可也

善不善是禍福以前之氣機易曰繼之者善亦是氣方出而末有所立之名蓋雖道可前知却只據理之先見雖是理有先見却非至誠不能知末句又就鬼神之能知來而謂至誠如之也

誠者自成也章 一箇誠字有成之義在即成之者性之成是將吾性之仁以作此章之骨

以成訓誠以道訓道誠者性而已率而之為之謂道故

有自成之性。即有當由之道。此而字為順下。天理之本然。在乎天而人事之當然。主於我。此而字為側下。仁人心也。仁也者人也。誠為自成之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道為自道之謂也。以前二十一章合之。誠屬誠明。屬道自誠明者。本誠而之於道。自明誠者。盡道以復其誠。一則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一則隨事精察力行。而會歸于理之一。注言本與用者此也。誠是性而性之所麗。則心性即理而理之所率為道。以生物言。可以言天地之心。以降衷言。不可以言天地之心。心有覺而活潑潑地者也。春風沂水。鳶飛魚躍。想見此意。降衷只是理。理無為而一成不易者也。當其未發。寂然不動。故曰人能知。道非道知人。仁可以言天地之心者。仁乃實理之生也。誠不可以言天地之心者。誠則生理之實也。而注云誠以心言者。誠乃理之管於心道。以理言者。道則誠之燦於事。是就人言之也。以成訓誠。猶以人訓仁。其義至精。成己者不失其所以自成者也。成物者使物亦各得其所。以自成者也。自成大槪橫說。終始又靠定直說。所得之理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四時之代謝。草木之榮落。人事之推遷。皆如此。理無不實。心是活物。最易不實。至於心無不實。則心即

是理而已成矣。祭不如在祭。神而不知神在。則祖考神靈必不饗之。所謂不誠無物也。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者。以此誠之理本非己所獨具。是物各得以自成。而吾之誠又即是仁。知未有仁而不知。即未有誠而不明。而成物所以男易也。此章撇開至誠單講誠字。誠即是性。性為物我之一原。乃是發揮出己性。所以當盡及所以盡己性。便能盡人性物性之故。知之無不明。便處之無不當。其物我無間。則仁已盡之。成物所以只湏得知也。故至誠無息章。不誠便是蔽。而知失其知。不誠便是私。而仁失其仁。不誠便是息。而勇失其勇。故至誠則無息矣。二十二章言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化育自在。天地誠自在。至誠此章更靠至誠說出博厚高明悠久。覆物載物。成物分明。以化育歸至誠。又以此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生物不測。俱納入不貳分明。以至誠屬天地。然則至誠於天地。非徒贊且參也。一而已矣。由不息而徵。故所徵為悠遠。悠遠者勇之象。博厚者仁之象。高明者知之象。著於外者亦各肖其中之所存也。悠遠卑屬外。悠久字屬內。兼內外言之。載物覆物成

物暗以天地上字而俱移向至誠

天人合德曰配以人事補造化曰贊三才並立曰參

畔援歆羨之未除聲色之未淨便有見動為之迹今則不然所謂純也亦即末章所謂不顯也

天地之道亦天地所以自率其性天地之性不貳是也博厚高明悠久是天地之徵博又厚高又明悠久是為以兩而化而皆根不貳是為以一而神

即昭昭以及無窮無在而非昭昭者所謂不貳也舉形體而性體可見四段中每遇此兩句當作一句讀

其道至盛而生物不測天之為天也同天地之覆載成文王之文也而其所以為天與文者以不已故以純故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三

十四

中庸

却非文德之猶問於天蓋純亦不已矣此之為主誠無

息

頌詩對舉天人即此章對舉至誠天地之所奪胎故恰以此結

按此章暗以勇作注脚故專主無息為言無息同於天命之不已以至誠同於為物之不貳也對明言誠與包明言誠至此章而盡故大致與第三十章雖詳略位置之不同而義例頗相

大哉聖人之道章

自此至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皆發誠之用於明而以仲尼結仲尼語聖則不異而事功迥賢於堯舜者明也

誠明之並至者乃仁知之合德者也以誠言曰誠者曰至誠以明言曰聖人曰至聖以心體之無虧欠言曰盡性以事理之極詳密言曰盡道性為天下之大本則道即天下之達道

發育萬物者萬物之所以育也峻極於天者其功用之極盛也三百三千即發育峻極之條理合之見聖人之道之大即前章盡人盡物參贊天地之實事也

道自在天地間非有誠明無至之人道不能明且行於世其人則作者述者皆是也

尊德性即前章盡性之功道問學是此章盡道之功盡性者誠之事盡道者明之事非盡性無以盡道而盡性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三

十五

中庸

又不可以不盡道則誠明互宅之義也

尊道即是致力于中和之兩面蓋德性者天地萬物之同原所謂中也德性尊問學纔有箇容受處三百三千

皆性命中之自具之條理則中已自該得和却非向學問周匝安能於性命中所具之條理逐一精密得來

廣大即前章博厚高明即前章高明溫故敦厚即前章悠久存諸中者卓適如其外之所徵也

觀曾點胸次悠然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豈不是廣大却是狂而簡簡則略未底精微也觀夫子疏水曲肱而雲富貴豈不是高明却又不厭精細不為逸民便是中庸也

以存心致知對非以知行對也。或謂處事謹節文何以屬致知曰擇乎中庸考禮柱下詎不是致知古人卑言行而知在卑言知而行在。

私意蔽則狹隘矣私欲累則汙下矣。已知不止是良知已能不止是良能。既知既能則皆歸德性。

玩此章語意已隱隱画出孔子生於百王之後對時育物之模官禮經曲之盛已五百餘歲無人行夫子出而斯文在茲其所以凝承有本矣。老友信少懷與夫風浴詠歸之興點尊德性中事也。好古敏求與一切行時乘輅服冕用韶鄉黨一篇動容周旋中禮者道問學中事也。潛見惕躍無所之而不宜則樂天安土好學善道

莊舟講義

卷之十三

十六

中庸

之所得力也。

或問居上不驕節緣何說得恁小。明哲保身則又小矣。曰非也。此節分明是說孔子但不喝破耳。夫子固嘗居上位乎曰固未也。然嘗觀聖人之繫乾矣。固乾之德命之為龍其龍之實大概學聚問辨寬居仁行而開邪存誠進德脩業舉於此矣。夫寬居仁行非尊德性事乎學聚問辨非道問學事乎。夫子決非泛言龍德而已。別有其所為德明乎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而自初至上為潛為見為惕為躍為飛為亢所謂惟其時物者蓋無所之而不可也。夫子渾身是易而乾之六爻尤足以談其備原不必定要飛龍在天而始應乎九五之一

矣。然必除却飛龍在天之時地而何以成乾何以盡乎乾之用且九二方且位而子傳之以為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豈非以此為下即以此居上而必以為下不倍屬孔子以居上不驕非孔子乎。故有孔子在胸便覺此四句非小曰然則明哲保身何以云乎曰言山悔吝者帝王士庶之所同也。亢龍有悔而其身即無以自保矣。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心通造化者孰能與於斯。

細審若無此節竟似洋洋優優之道必居上者乃能凝之居下而默容如夫子便不得與。豈知子思意中專為夫子立說而夫子却非居下而不可以居上又非居下

莊舟講義

卷之十三

十七

中庸

默容遂不得為凝道而不足為大道所急相待之人蓋道之行固行道之明亦行觀此乃知第四章所以無舉明行之故而下一章為下不倍正是凝道而非小也。至天下章亦不過凝道以為行道而非大也。一明說夫子一不可明說夫子而具有手揮目送之意。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此章為夫子寫出實境故前後俱包裹以夫子之言所謂為下不倍而默足以容者也。

文王既沒斯文在茲我周之禮度文俱薈萃於夫子之一身而夫子實未嘗自議禮制度考文也。這便是夫子之盡道處。

天子為天地萬物之主。正該發育峻極。自離不得三百三千。所由議禮制度考文。正是不驕實際而為下。則非其分。三之為禮度文。而之為禮樂。而統之則為禮。然夫子雖不敢以作禮樂自任。而未嘗不以學禮自居。仍是其至德。疑夫至道。從周一語。夫子之盡道於斯。夫子之疑道亦於斯。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從周固是不倍。亦因我周之王。制作損益。極於無可復。

議故足以寡臣民之過。至今猶同軌同文而同倫也。此

義上章未經發出。而此特言之。然就大槩王天下者。說

不就文武說隱隱。是文王既沒。斯文在茲。特為夫子想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十八 中庸

出虛境如子貢所謂得邦家而立道。綏動者亦即可為

夫子坐實此境。如子貢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此禮

樂之盛者。蓋文武作者。道行于一時。夫子述者。道明於

萬世。明焉則固已行焉矣。故從周一語言。不敢作禮樂

而可以喻斯道之疑。此一章乃於斯道之疑。即極焉斯

道之行。恰以承上章之興起。在位而居上不驕焉。

說三王明指三王以後。非復衍昭代文章之廣大約意。

中自有專指。而亦自該得萬世。觀於祖述憲章上律下

襲密與考三王。建天地為應自得之矣。

或云下焉者一段。已將孔子撤去。如何將本身徵民云云為暗指至聖。曰此自朱子承上章為下焉者。注脚耳。

若以孔子王天下。豈得無別一人之在下位者。則也是不尊不信。

孔子作春秋而制治之法。垂於萬世。孟子遂以為生民

之一治。則本身徵民以下之云。豈為過乎。

考三王建天地。參以已然之法。象而不差。質鬼神。俟後

聖。握其自然之符契。而不二橫破之。則一天一人知天

而鬼神即臨以天地。所謂天且弗違。況于鬼神。知人而

後聖即定以三王。所謂夏商周之固草損益。可知則百

世可知也。

曰動曰行曰言。尤隱而幽。孔子世道世法。世則雖三王

不足以當之。有望不厭。殆孟子所謂中心悅而誠服者。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十九

中庸

令聞廣譽。施於身。惟素王一人之獨造其極也。

仲尼祖述堯舜章

到此纔明說出仲尼在一股。則上對文王在全部。則直

繳仲尼曰。

堯舜者。一中所自來。文武者。方策所森列。天時水土皆

至費之道。之所昭著。仲尼以一人兼之。明是中庸全部

之所會歸也。注內外本末。有仲尼之川流。敦化在

無不覆載者。眾理萬事之兼該。錯行代明者。眾妙萬善

之時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仲尼學於帝王天地。而其

道之大一至于此。其所以大則德也。萬物並育二句。亦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其勢繁瑣。上節然須有分曉。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為萬物之並育也。通之以錯行。代明之義。又於並育中。推出其並之不相害。錯行。代明。此為道之不相悖也。蒙之以無不持載。覆幬之義。先于不悖。上面輕將錯代字換入並字。而並育並行。同為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均為小德之川流。化工手也。

道是一陰一陽之道。小德川流。二語括造化之秘。川流言德是物。物一太極。大德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化猶在流。處說敦。則在藏。處說

自唯天下至誠。至誠無息。章筆筆推出。功化來却筆。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二十

中庸

筆歸入性體。去天地之位。于一中者也。自大哉聖人之道。至此章。即跟從性體來。却節說到發用去。萬物之有于太和者也。於吾性為中。在天地即大德之敦。萬化之本也。於吾情為和。在天地即小德之流。如川之分也。此章本聖人一股之末。兼兩股之義。而於天地分上。結出之。極變化整齊之勢也。然後知二十一章之以誠明起。例也。精矣。

豈惟誠明起。例之精。舜之知。而歸以道之行。回之仁。而歸以道之明。即為誠明之互藏。其宅者。定得通盤局勢。而實以中和性道為星宿之發源。

倒縮轉來。則行道即是明道。明道即是行道。而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其揆一也。

唯天下至聖章

發聖人盡道之蘊。乃申首章發皆中節萬物育焉之意。條分縷析。說出許多名目。所謂小德之川流。

至聖結前聖人聖為明之至。故二十字中。知凡居八始。則開先之智。終乃藏用之智。

常人只是耳目心思。至聖則為聰明睿知。常人只是喜怒哀樂。哀至聖亦猶是喜怒哀樂。哀而中節之極。但見其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每四字當以

開發收閉之意求之。二十字對仁義禮知言為外。對臨容執敬別言又為內。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廿一

中庸

然皆小德之川流。皆為外。惟溥博淵泉。是內。溥博淵泉。自是大德在川。流章亦用四字分疏。溥博淵泉。至聖未發之中。而時出之。至聖所中之節。如天如淵中之盛也。莫不敬信說和之至也。聲名洋溢。即前章有譽於天下。而極言之。其字而亦從川流起義。

五者之德。析之為二十字。蘊之為溥博淵泉四字。洋溢於心也。時出之而為見言行。民感之而為敬信說。洋溢於身世也。而聲名之洋溢可知矣。聲名從敬信說體會。洋溢又從三莫不體會。

洋溢施及。可以當此者。惟文武周公。道化盛行之時。而

亦有以決孔子之必若是中國蠻貊統言舟車以下極
言有舟車不能至而人力可通者如繩行梯接之類至
天覆地載盡乎天以下之境矣然就人目所見而言地
之四旁與下其覆載之理未易明惟日月環而照之無
不周也日月循黃赤道而行皆近天腰至南北兩極之
下不無昏冥幽昧之處而霜露隨地而降無不徧也人
物在天地覆載中故尊天而親地聖人亦已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斯凡有血氣之倫自莫不尊親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發至誠盡性之蘊乃申首章中為大本致中而天地位
之意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廿二

中庸

至誠結前致至誠性體之發見在倫常故盡倫為盡性
之實事性體之渾全在一中故立本為致中之實境性
體之淵源自天命故知化為至命之實詣也
五性分屬五倫然合而言之仁義本不相離其等殺為
禮其明覺為知其誠實即為信故一仁而足也通而言
之仁為由靜而動禮則動而發於外義為由動而靜知
則靜而斂於中信又流行于四者之間而與之為出入
故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而遂與元亨利
貞之通復無間矣
人心之動靜天地之闔闢也元亨利貞之通以吾心之仁
禮知之利貞誠之復以吾心之義知知之

坦齋師云立天下之大本致中而已矣必言經綸知化
者蓋即用以徵其體固體以究其原而中之本末始備
焉有所倚中之至矣又云五性統於誠亦統於仁統於
誠者吾人應事接物莫非實心所發也一如時行物生
皆實理之流行統於仁者聖人禮樂刑政莫非仁心所
寄也一如生長收藏皆生理之貫注
淵謂靜深泉謂有本前言淵泉此專贊其淵者下接浩
浩其天天即性之本也
至聖者明之極列四德而始終以知知即明也至誠者
誠之極推其所以經綸而統之以仁仁即誠也言時出
而本溥博淵泉明之根於誠也肫肫淵淵浩浩非聰明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廿三

中庸

聖知不能知誠之根於明也
天德即前章仁義禮知亦即此章之經綸立本原於知
化肫肫淵淵之極於浩浩者是也
詩曰衣錦尚絅章
以上言誠明互根而終始於誠所謂誠者成始成終之
道而明在其間則誠為要矣推誠之極致固與天合德
而其從入之端則惟務實而不好名務內而不徇外故
此章復自下學正心之始推之以至其極以結全書之
義而與首章相應
淡不厭三句模寫闇然日章總是存心篤實下又言其
操功之切要

所入之德即誠明無至而與天合一者實則性道兩端復性有方而求道有始下學者所當知也

潛伏是隱微孔昭是見顯內省是謹獨爾室是不睹聞不愧屋漏是須臾之不離乎道

前注言知所謹者謹於近自微也此并言其效漸以及於遠風顯矣亦祇積其不言不動之誠敬以致之故曰無言曰不動

不賞不怒所謂無言要亦喜怒之當而不見其喜怒也并該得中節而和之義下篤恭正是主靜立極之義不顯之德即入德之德

首章從性說下由靜而動故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從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廿四 中庸

下學說入由疎而密故先謹獨而後戒懼乎所不睹聞又首章就中和一直打通位育此則盈科後進步步密緻而其效亦有民勸民威與天下平之漸次要之不賞不怒正以形容誠敬之至極而篤恭尤幽深玄遠之至極提是由闊淡而積之至於聲色識知之俱泯渾然一性而與天無間矣

所過者化何假聲色所存者神何毛可喻無聲無臭不必說成宮冥昏默蓋統上文闡然自脩潛伏內省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而治之意而總結之是神妙之至乃中庸之極也

按此章脈絡一橫一直橫看則逐節成對內文外開已

是也潛伏二節為近自微奏假二節為遠風顯又潛伏

節為慎獨相在節為戒懼無言靡爭是中節之和而不顯篤恭是致中之極末節引詩聲色亦承威勸如毛亦映篤恭無聲臭亦是體用雙收而直看則一意單行自

下學立心便致力於為己不厭文理自寓淡簡溫中遠風顯即在近自微內先謹獨後戒懼亦為由動而靜內省不見動亦是靜先不賞怒次篤恭雖王事亦由靜以

入于至靜而不大聲色更進而如毛更進而無聲臭一則誠明中和對待之義一則和統於中而明統於誠之義其窅妙口要將發端天命之性節橫看直看得之矣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三 廿五 中庸

吳興李祖惠本姓沈望氏著

同學諸子校字

孟子一

梁惠王篇上

孟子見梁惠王兩章

大書孟子見梁惠王。隱然是洙泗轍環家法。

聖門言仁對仁言知。至孟子獨言仁義。所以然者。孟子之時言利之時也。利之一字。惟義可以關之。但言仁則所謂心之德。既非人欲橫流之世。所得明而所謂愛之理。或牽合而引之。甘食悅色之一途。是益便夫求利者。

知舟講義

卷之十四

孟子

也。故孟子論仁。亦專就愛之理。一邊發揮。親切與常人言。言孝弟與人君言。言惻隱。一則舉其所易明。一則防其所易冒。而仁之無私。贊以義之剛決。仁之公溥。恢以義之正大。蓋嚴嚴氣象。本以義勝而發人廉恥之心。極人於愚不肖之路。若尤不得出乎此也。

孟子說齊梁之君。為生民倒懸起見。故往往迎機以導。好貨亦可。好色亦可。樂臺池鳥獸亦可。獨不言仁義而言利。則不可。不特生民之禍無極。亦將使綏君篡國之徒。相踵藉而六王早無遺種矣。故此章首嚴仁義與利之辨。賢者亦樂此乎。王且慙疑不定。陡接奇警絕倫。

靈臺靈沼未必民之為此名也。而即坐實在民。此文家絢爛之法。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三章

有農時穀固無患其不生。若夫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非經界正井地均無以為也。有洿池魚鼈不患其不大。若夫雞豚狗彘。非人無以畜也。非無失其孕字之時。其類亦無由繁也。有山林材木不患其不升。若桑麻。非人無由植也。其無匹婦之蠶。雖陰翳而亦無以收其利也。至於養生喪死無憾。其不如是而有憾者。即孝弟之心。未嘗亡也。然於危苦之時。而發現竟於安飽之時。而滅沒者。亦間有之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有文

紅舟講義

卷之十四

二

孟子

章之樂。而無改其日用飲食之質。視王道之始。不更有以觀其深典。

願安承教。梁王至此。若稍動于中者。故承上章末節之意。而推言之。再三說為民父母。惻怛忠厚之意。旁皇周浹。天之生聖賢。豈非為萬世生民計耶。報怨雪恥。亦行其克伐怨欲之私而已。歸於塗炭。其民豈若除暴救民者。仁聞決于遐擄。義聲滿於天地。省刑薄斂。施仁之大目。深耕易耨。強國之先資。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一片大議論。都以語人。寫出開韓歐無數法門。開口數語。便是孟子。所以去梁後更無語及梁事。不若

去齊無限婉折

殺運莫甚於戰國及楚漢及王莽及五胡及宋梁五代。及有明之闖獻然概無嗜殺人而能一天下者夫暴亂之生天若有心撲滅亦可以亡不旋踵而必待其將斃而後殛之若惟恐其毒之不盈於天下此其故何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天之立君所以制民之欲也三代之王所欲與聚不知其所欲與制者亦多矣百畝之田大率當今四十一畝而養生喪死出其中冠子娶妻出其中而又有馬牛車輦之賦鼓鐸錫鏡之備田與追胥竭作之煩當是之時民亦僅而能足矣故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後世制度品節之詳不講裁成

紅舟講義

卷之十四

三

孟子

輔相之道不備貧富相耀而風俗益偷食用無等而菁華必竭天既厭其寇盜攘竊之心又無以給其貪婪淫縱之欲則越數百年而其意若欲盡舉而刈之者亦其勢也蓋三代之時君能遂民之欲而實以制民之欲故其民無怨嗟之聲而有馨香之德後世不然無以遂民之欲而實則不能制民之欲故其民不必皆為盜賊之行而無不有盜賊之心為盜賊之行者令之所得而詰也有盜賊之心者法之所不得而施也君不能殺而天殺之而若藉手於嗜殺人之一人以殺之而終不令其

人得為中國主者則天地本以生物為心是亦如飄風驟雨之不終朝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忍於千萬人之死而不忍一牛之死所謂倒行而逆施也其與梁武築淮堰而千萬人皆為魚鼈獨宗廟之祭不用牲牢何以異哉然自聖賢觀之總是其生機之不可遏抑為人欲之私四路把截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者爾故特指而言之謂是心足以保四海夫使是心為老老幼幼之心其推之何處不順但恩至于禽獸其事豈不更難前半極明不忍殺牛之心之為仁其以羊易亦為仁術而非有獨忍于羊之意皆為引其生機後半遂言親親仁民愛物之有序何以物蒙吾愛而功轉不至於百姓則又引其生機使就於範不忍者此心也

紅舟講義

卷之十四

四

孟子

能度夫輕重長短者亦此心也求快者此心也度其不可而亟反其本者亦恃此心也有大欲之求遂以妨其愛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使民事父母畜妻子同萬物之欲而我無欲而必有以異乎異乎兵構怨之役勞此保天下之仁又無不兼智者之明義理識時勢以息其僥倖一切之謀也

對梁王言仁義而不言利對齊王言王道而不及霸於此不嚴其辨則為曲學阿世之徒矣

梁惠王篇下

莊暴見孟子章

樂也者樂也樂有古今樂無古今樂亦有正與淫以別

古今然提無失其所以樂而成古今故奏鄭聲於官
之朝則荒矣陳韶舞於呻吟之世亦詩矣王之好
樂也所取者樂也滿堂之樂不如其四境之樂而四
之樂即古先聖王所為宣八風和萬類而成之為樂
只今王二節可悟文家三昧一反一正行出如茶如
一也末句作船通身運掉二也試掩却末句繼觀上
截但突兀不可名狀三也因鼓樂化出田獵波瀾綺麗
四也如此絢爛下便不可再益則至矣三字訖然以止
五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圖章

七十里之文圖決無是理然使確鑿考証不過三輔黃

紅舟講義

卷之十四

五

孟子

圖家言即引文王不敢盤遊之義以正之亦老生之常
談也孟子提要從大處着脚務歸到與民同之念切斯
民真是欲須臾忘而不可得

芻蕘往雉免往亦豈有明徵只是從關市無征澤梁無
禁一例想像出來讀孟子之文貴空中尋取悟境

齊宣王問曰文鄰國有道乎章

惟天不冒萬物故以天自處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
而大小強弱非所知惟羣物托命於天故以天自正將
無一息不在可懼之中而義理事勢所必究一保天下
一保其國職是故也

我將之篇宗祀文王之詩也當是時周已化國為天下

矣文以樂天致此盛後之人第夙夜畏天之威而八百
之鴻基有託故其詞云爾

以好勇不能交鄰交近喜勇近怒喜以玉帛怒以兵戎
相反故也却有剪除在小醜而救寧及萬方授首惟一
人而止戈徧時夏是知文之保天下也以仁實則文武
之安天下也以勇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今以一堂之上而憂不能相為語而樂不能相為代何
況千人萬人何況一人之於千人萬人故民有樂憂君
亦有其樂其憂而能使吾之樂憂及於天下人之樂憂
遂能取天下之人之樂憂亦通於吾一人之樂憂愛樂

紅舟講義

卷之十四

六

孟子

者一人之私也而上之人不以己并使吾儕小人亦漸
忘其己自上出者立達必通為王道之始自下出者尊
親是戴為王道之成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愛樂而字原指君而言以天下二
字有從君注到民又從民歸到君而重累束而其意才
滿

以下竟接景公晏子不着本事得周官匡諫掌道故事
以諷諫王之義

民樂民憂其情至隱王者巡方觀侯省耕省斂都是勤
求於此若夫厭深宮曲房之秘為千乘萬騎之行則第
自為其憂樂而不恤民之憂樂也

興發補不足。於是始欲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而遊豫無非事矣。徵招角招之所以取也。而其樂為君臣相說而作。恰與雪宮館賢相激射。

畜君者好君也。自作何尤。箋釋一腔忠愛之意無窮。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天下無常君。王者之堂亦無常主。聖人而在其位。則當之矣。王者民所往也。王之為是名也久矣。是堂又何其謙讓未遑哉。

文王未嘗坐明堂。主天下其政則王者之政也。岐陽百里間。後此周官周禮規畫皆具。

即公劉之首章得數義焉。曰積曰倉曰餼糧。盛饌糧者。

莊舟講義 卷之十四

七

孟子

曰。繫囊可云足食。曰弓曰矢。曰干曰戈。曰戚曰揚。可謂足兵。以之思戰。用光爰方啓行。可為民信。孟子持以為好貨之一記。斷章取義之法也。至太王好色有何明徵。妙於爰及姜女之一言。讀書而善求其間。積倉餼糧之不知干戈。戚揚之不備。而沾沾焉姜女是及情亦長矣。猶恐平平叙去。未覺醒目。先安放愛厥妃三字於前。而與民同之意。詩中未見。因急補當是時無怨女曠夫於後。文法之縝密如此。

此篇只首章言仁義而不言利。嚴天理人欲之辨。其實天下誰人無欲。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斯仁已公。其利而不私。斯義已故。首章以下大率同機開悟。

於梁則在沼一見於齊。自莊暴至此屢見。去其獨樂之私。告以類情通欲之道。轉庸眾之所以滅天為聖賢之所以盡性。只爭片念之幾微。遂與興王而同事。危微之數。惟孟子為善用之。故堯舜之道亦惟孟子為善名言之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顧左右而言他。而足用為善之資。為不終矣。故自此以上猶時有拊髀稱善之談。自此以下乃漸長飾非怙過之智。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戰國之時。士人進身之途。大壞朝廷取士之術。亦大壞。

莊舟講義 卷之十四

八

孟子

至使驅屬擔簦之流。折臂摺齒之輩。皆得以出泥塗取卿相。然則昔進今亡。豈足怪乎。即上之人聽其皆進而今亡。豈足惜乎。所以然者。緣不知父母斯民之義。蓋使民興賢。入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本為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自不容以進退予奪私之己。而當以命德討罪。聽諸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第求諸民情之好惡。而天心在我。所以父母斯民者亦在也。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夫進一賢而為社稷蒼生所倚賴。其事豈可以已。而如欲其已而不得。以此形容慎惜名器之心。最為曲至。雖然。古不云求賢如不及乎。王方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之所難在舍。由

其所不難在進解纒繩墨此戰國用入之所藉口而其貽害也多矣

家可怪者講章解卑踰尊疏踰戚二句以為吾今日進之則已尊之親之矣倘若不才終將另費一番手脚又舉一班卑且疏之人而踰之以此作體注注意豈有是耶蓋貴貴也親親也百王之所以持世而為禮之經也貴有時不敵親親有時不敵貴各緣輕重以布而惟賢在則親與貴俱莫之敵舜一朝而介於四岳羣牧之上太公一朝而躋於八虞二號之班此其徵也然惟賢在而後可以絀我親親貴貴之柄以獨伸其賢賢之理使賢不在無寧守吾親親貴貴之經以定斯民之志而塞

虹舟講義

卷之十四

九

孟子

群枉之門而其於治體也無損此所以當進賢時必嚴辨其賢之真否其為當下之卑踰尊疏踰戚豈有一毫疑似而妄為曲說如此然細思其所由悞則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八字下得鐵板更無走動惟下二句或字則必字未及為愚者防其悞會若云以尊者親者未必賢而特進疏遠之賢而用之無智愚皆了然矣然為吾朱子亦大難矣哉原其意蓋以今日所進為所尊所戚雖道今日所進以前更別無尊無戚以為親臣世臣必在今日所進之中國君又無此臨渴掘井道理也連類而舉則又如解志壹氣壹之紕繆蓋天地之大日用事物之細究觀之只是志氣交相為勝善乎張子之

言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皇儀志壹之

動氣也程子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夫什且居九仍是志為主而氣為輔而什亦有一然則志固常持而氣亦不可以有暴也理本直截分明曾見一名士為人改試作以為志與氣均不可以壹壹則相為動是則志與氣竟可以相離而用事已屬不通之論且氣不可壹猶可說也志不可壹則將渾渾其心二三其志而後可乎其病又出講章而講章又曰朱子志動氣如上游濁自濁了下面氣動志如下流濁亦能濁了上面以為濁一定是不好故壹不得不知朱子之意在今上下而不主濁字也泥着濁字而上下面之說轉置不論可

虹舟講義

卷之十四

十

孟子

勝歎乎請仍折以朱子之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莫非志亦濁了氣不成又不素餐章其君用之其子弟從之兩之字緊指君子何等渾渾脫文義固如是雖愚者無不曉然講章必曰用君子之言從君子之教一似其人不足用特可用其言其身不足法亦姑從其教乃為此說法也且言與教又何以截然分別理既欠通文亦不順彼其意要切孟子未嘗得志人國而後食其祿致有素餐之嫌不知居賓師之位是即其君用之也曹交願受業是即其子弟從之也且即其君不用用之自可安富尊榮子弟不

從從之自無不孝弟忠信即公養之受殊不為泰而必
文雖屈曲其解皆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湯武征誅必援上天立君之意起義孟子勸齊梁以致
王蓋亦拏定此旨聖人公天下者也文武之靈典若存
下視其子孫如慎觀如報有不願世之早生聖人以救
生靈之塗炭乎此武之事所以于湯而有光雖然君臣
之分嚴矣湯有慚武有未盡善何以當日竟自行之不
疑只是本天看下賊仁賊義已是獨夫孟子曰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於天理真是熟爛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章

莊舟講義

卷之十四

十一

孟子

以大木況夫人以萬鑑之璞王況國家兩節又自有界
縫謂夫人之學非迂遠而闊於事情者也以固國家于
苞桑猶大木之于巨室矣王縱不愛夫人亦當重愛國
家如此闊筭纔合

萬鑑却宜說重不宜說輕蓋萬鑑穀也若要說輕何不
云往寸云一握而必取極數為言耶萬鑑似可不假彫
琢又不輕易彫琢不假彫琢者為其價之已重也不輕
易彫琢者亦為其價之至重也然如是以為愛而愛淺
必使玉人彫琢而愛深至於治國家却不然則何故如
此自好好融成一片

雖萬鑑甚言難割捨於玉人與萬乘之國是不肯輕付

別人相似故以跌出下截為最緊也若言萬鑑輕於萬
乘須檢校分明則童騃之見矣

齊人伐燕兩章

不察民心而遠托天意後世莽操皆如此此即子之所
以竊燕也孟子對以民悅則取民不悅則勿取見古來
原有征誅受命之人然提無不出民于水火之理
諸侯亦非有禁暴誅亂之心但春秋之法凡書救者未
有不善之也齊固先子以名矣故此之畏為畏而彼之
畏為忌忌則無救燕之誠亦無懼齊之志不能以七十
里為政速出令而渙然改圖亦庶幾成湯之改過不吝
也

莊舟講義

卷之十四

十二

孟子

取燕以後孟子雖尚留齊而所獻替於王者亦微矣故
遂接鄒滕喪敗之周旋魯廷被沮之本末而孟子之道
於是焉窮

鄒與魯兩章

計鄒之國滕薛等耳度壤將五十里而至使民有不上
聞之隱君有不下燭之情姦隸孽臣盤踞不隔然則有
天下者何計而使萬里如在目前耶出爾反爾見鯨寡
不可侮天道有必還凡為民牧者宜書一通于座右
滕文公問曰三章

自古無不亡之國交鄰以息民智者之事也事人以求
免愚者之為也效死之義自夫子告子貢以去食已發

其端至此章遂為後世亡國者植一天經地義蓋以易
簣結纓之心處天時人事之絕則決無束手待斃苟且
偷生之兩法以此垂訓後世猶有甘心臣虜以亡其國
六國事秦之覆轍趙宋蹈之靖康未已至崖山而其事
纔結其聞孟子之言而興起者金之哀明之懷此而君
獨得亡國之正雖然效死是矣民之弗去其或難焉若
睢陽之羅雀掘鼠而民無逃志則近之矣何道能使民
弗去只是自強於為善

因果報應近於聖賢為善必王之說而忘其不計功謀
利之心委運達觀近於聖賢成功則天之說而忘其必
創業垂統之意周家世積忠厚而世篤忠貞凡以此也

虹舟講義

卷之十四

十三

孟子

至文王而居其絕故三分有二以服事殷

創業垂統只是為善惟公劉太王足以當之非後世慕
容高歡一流人物也

滕之疆為善宜如何善是吾性中之所固有其或阻於
天時人事之窮不恢恢如運掌之易然觀於父兄百官
不得終撓大事善之無不伸亦豈可知也并疆之飭同
古公慰止宣王之心世祿之行並公劉食飲君宗之意
若夫守土愛民致命遂志亦即儒者之脩身以俟死是
孟子與言性善一大結局也

人但知有岐可遷故得為去邠之太王不知此尚是次
義蓋所難尤在人心之附耳故必有效死弗去之民才

做得遷岐事業從岐如歸即知其視死如歸須從如歸
市上面看出民之效死於太王而弗去乃得孟子所以
告滕文本旨

魯平公將出章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所謂翩然
而來者也

人能安命則無所惡於讒譖之口矣然在聖賢更有一
種自信于天之處以己之出處關斯世之治亂生民之
休戚而見淵豈偶然乎故知有斯文在茲之信而後無
然且尤之心

虹舟講義

卷之十四

十四

孟子

虹舟四書講義卷之十五

孟子二

公孫丑篇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後之得天下者何其易也以三代聖人須之久而後應以高光神堯藝祖之雄樞提劍不數年以致之此時勢使然也秦廢封建帝王之胄略盡自是而後得國者無從溯其受命之由而王跡之興或在閭巷或由草昧雖有神聖天何暇俟其積德累仁如殷周虞夏而後授之祇以四海倒懸生民塗炭不得不亟

虹舟講義

卷之十五

一

孟子

生一人以拯百六之運此謂乘乎其時而高之興也以開中光之興也以帝室唐之興也承隋文之一統宗之興也因周世宗之武功此又憑乎其勢蓋言受命於三代之後其德不得不視前聖為稍薄而成于時與勢者為多然以失鹿共逐其間豈少高材提足之屬而必俟高光神堯藝祖之興而後得之則亦未有不行仁政而望天下之應之速於置郵者孟子之言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養氣一章形勢槎枒而脈縷深細只是以己之知言養氣而不動心者上紹尼山之正統爾但覺後半說孔子

浸淫瀰滿不知開口四十不動心即孔子四十而不惑此沈水之發源而伏於告子北宮黝孟施舍乃再見於曾子子夏子襄又伏於告子之不動心及孟子與告子相反之不動心而不見於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顏淵又伏於伯夷伊尹直至說出願學孔子於是不復伏矣宰我子貢有若三節所謂篇終接混茫也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知言養氣之發端而起手橫插告子先我不動心又告子之發端也

虹舟講義

卷之十五

二

孟子

言志而氣之一字是亞聖生平於此有大得力處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是氣也言其理不貳而已矣吾人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亦氣也言其理一誠而已矣誠以心言說到操存之密理欲本介于毫釐氣又妙於迹以為言語其功用之神翕闔直參乎造化蓋兩間原無離理之氣故其在人也義不勝心不憚而氣亦不張傾亦無離氣之理故其在人也非養成其所為浩然者而義道亦固或配夫人何以生天地之氣生之也故吾之氣本無間於天地之氣而不能以天地之氣為吾之氣則亦痿痺之人爾矣孟子之學純以義勝故其言氣也獨詳視專主有內之敬似更多

機手游行之樂。然必言持志而後言無暴其心。法儘密。又知言而後養氣。則精義之功。固有先於集義者矣。聖人無所事氣。文王之純。聲色不大是也。大賢以下。則得力于此矣。所以然者。聖心純是理。大賢未與理一。而以理自強則義。

我知言。知者之不惑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仁者之不憂。為勇者之不懼也。要之不惑。便有不奪。意惡在。故提以為不動心之自。

言氣到極。旁而處根源。只是守約。收得上一心。便推得滿六合。真是精微。無一毫渣滓。

子路欲知言窮理工。夫故夫子以為好勇而未適於義。

莊子講義 卷之十五 三 孟子

而終身往往多不得於言之處。

義以方外。將此義以方其外。而義非外也。告子之外義。

是暴其氣而已矣。夫其不得於心。正其心之制之有未。

泯而必從而強制。姑以適吾心之不動。而事物之宜有。

不顧焉。彼且自鳴曰。吾不餒餒。猶是良心之可見者也。

不餒而欲定吾心。以餒吾氣。是正且助之甚者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勿求之病。似忘而所以勿求則緣。

正與助。彼非竟置吾氣而不事也。仍知志為氣之帥。而。

欲為其壺者以動之也。

誠淫邪道。當是之時。天下之言。有此數變。惟孟子直窮。

至裏。通其境之通轉。而洞若觀火。又推勘到底。逆其禍。

之所成。而恍然為我。迷者覺之。邪者正之。其不可者辭。而開之。緣其生平得力於義。尤得力於精義。故其無隱。不燭。乃如此。絳開高懸。八牕洞達。不自覺其言之鼓舞。而盡神也。

孔子兼之。怒與聞。大勇於夫子。遙相激射。

知言養氣。自許不遺餘力。在丑固應有是推崇。孟子亦。

應有此遜讓。然即以孔子之所不居為言。則願學隱有。

在矣。

好學近知。知在學後。學不厭智也。智在學先。

聖門之徒。所知甚明。而行或未至。故曰。姑舍是而欲造。

其極也。伯夷伊尹所行已至。而知或未精。故曰。不同道。

莊子講義 卷之十五 四 孟子

而欲得其宗也。得百里之地云云。即古聖賢不動心處。

此孟子所以當大任而亦不動心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隱以見自夫子而後。予小子其。

亦未肯多讓。與宰我子貢有若專以推崇至聖語意有。

微別處。

說到生民未有。孔子異于羣聖。昭然若發矇矣。有同一。

問。再從皆古聖人生來。敢問所異。緊從生民未有。階下。

一轉。

不難信聖之所以異。難於信聖之所以同。其德之盛。必。

如彼。孟子所以致齊王如反手。其心之正。必如此。孟子。

所以枉尺直尋。有弗為。

言之不足以垂信者有兩端。智識汙下道來都不着矣。阿私所好說來又不實矣。故折翻一層。隨搭配一層。以明不是如此。却不如彼。又智不足以知聖人。則其譽聖者阿私所好而已。故搭上一層。必先撇去一層。以明就不如此。亦不如彼。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徐偃宋襄其力不足以假之。故不旋踵而覆滅也。齊宣梁惠而行仁政。其致王有易于湯文者矣。地不改辟。民不改聚。并度其力為言。此孟子通時達勢之論。若講到造邦新命之本。舍德無他焉。假憑着一介力。便減却一分德。非德之脩必於其力之不足。亦德是脩而全以其

虹舟講義 卷之十五

五

孟子

力消歸無有也。何以言德。意誠心正而已矣。此即大公無我至誠惻怛之渾全於一理者。而推之自無適而非仁。并無七十里百里之憑藉。而無思不服。如孔子之得於七十里。斯以德服人之至極也。然以孔子致至。仍將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而所以必其綏來動和之仁者。還取七十子驗之而已。足則王者之使人中心悅而誠服也。亦猶是矣。有聲之詩。全盛之規也。而隱之于思精微之至也。其仁一本於德。初無畔援歆慕之可言。其服一出于思。亦非聲色識知之可預。

孟子曰仁則榮章

以德行仁德為體而仁其用也。仁則榮。則仁即是德。今之世主。豈惟致王之難。蓋亦免辱之不易。韓魏之王。攘臂扼腕。仰天太息。而臣虜係纍自如也。蓋當其辱。至於不可堪。凡有血氣之情。皆不能無少動。而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固謂之安。千古亡王。事同一轍。以德行仁。湯文不可及已。此章蓋第求其發憤如勾踐已萬無覆亡之道也。

明之懷宗。可謂無般樂急教者矣。運丁百六。苦於無閒暇之時。則天因之。而所在位非賢。所在職非能。自謂明其政刑。而政刑之頗莫甚焉。烏得謂尊非已作乎。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虹舟講義 卷之十五

六

孟子

明盛之朝。其尊使而在位者。原不多人。淫朋之世。其尊使而在位者。卒亦未嘗絕也。一則悅及天下一則所悅僅此數人。即不止此數人。而亦皆否之三陰之類。人主奈何有鼓舞天下豪俊之具。而不慎其所之。以自失其操。馭故凡利可弛。以與民八柄。不數而歸士。至天下首在手。得人心。得人心。莫先于培士氣。故庠序之謹。以之觀王道之成。額俊之風。以之開行仁之始。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曰育。便當有事甄陶。曰彰。德更見厥義。嚴重此。不必為是深言者。數條只如漢祖入關。與民更始。約法三章。去泰去甚。而父老已無不歡。若更生故。每段上截。總是極簡易。每段下截。總是極濶綽。號令

一新精彩皆變此孟子擊定無敵於天下本領

市最是惡陋之區故先王治之有屋有法然重之以征則銳矣故法則必有屋則時有時無而征則所萬不可有者也

周禮明有夫布里布入夫征徒舛文義朱子於此注文想是未經酌定近來任君翼聖文足以正之

五者粗舉大綱未及細目也是吾儒蓄目熟籌至切至要苦於世主之不能行有以能自策又恐其虛文而實不至故終之曰信能行此五者

以臣伐君湯之所以有勲德而夷齊之所以叩馬也奉天誅暴湯所以不難不疎武所以無貳爾心也變揖讓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五

七

孟子

為征誅皆緣於識得天字故他語湯誅泰誓開口即本上天所以為民立君之意立說惟孟子見此意最真故毅然曰聞誅獨夫紂未聞紂君而衰周之季亦曰以齊王猶反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謂人皆有是性人未得而盡喻也謂人皆有是心人可得而自按也孟子每教人從情驗性而此章為人君立說尤望其察識而推之政治之間蓋常人格於有我不足以事父母而已君人者不能體仁四海將受其病焉然不能以保四海者究亦歸於事父母而不足故武周治國如視諸掌夫子祇曰達孝天下決無一道焉可以

事父母而不足以保四海者也章末四語結得分明斬

尊賢使能五節不忍人之政也恐其自謂不能如所謂寡人好貨寡人好色不知好貨好色情之動於人者也

不忍人之心情之動於天者也見牛之殺觶而不忍殺偶然之事也不必人人可能也乍見孺子入井不勝怵惕惻隱必然而事也不必先王可能也惟人人可能故纔有意擴充便如火然泉達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軀殼以此說中庸仁者人也最為妙諦是知孟子之言有所從出也不特乍見惻隱發明仁之為人又指點出羞惡辭讓是非

紅舟講義

卷之十五

八

孟子

將義禮智一齊歸入人也二字真善發夫子所未發之旨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四端最重是仁故聖賢只勉人為仁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非貞無以起元但識得仁之為美這便是智而禮即仁之飭而為文義即仁之折而成矩循禮者謂之知禮蹈義者謂之知義不仁而禮與義亡其實矣不仁自不知而禮與義亦失其所以導矣今之有四其實則一走却一面便三面都不是守得一面便三面都不失仁不待言知者利仁知即仁也君子喻義一義已足禮所以立一禮而又足豈惟是哉聖賢千言萬語隨便拈著

一句可以終身用之不盡提只在仁義禮智四字上歸
旋走動如審聲者隨律可以起宮而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亦隨其陷溺所起便可將全體之天良抹煞也然究
抹煞不盡定有旁萌側蘖到得為役時不比比于人數
而愧恥之心又發此則羞惡迫而漸有是非此念又大
可用矣故曰如恥之莫如為仁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天以一理賦之于人散為萬善在我有之在人亦有之
我之所有在是人之所有亦在是其自我而之於人者
鄙夫問我兩端必竭其自人而之於我者必使反之而
後和之端善之意如此其切也樂善之忱如彼其至也

莊舟講義 卷之十五

九 孟子

其所以然祇物我之不生界畫而已蓋視人之善非已
之善則有忘心忘者緣其怠於取以己之善加人之善
則有妄心妄者緣其吝於忘與妄者庸人也見有己
見有人不見有善者也子路與禹不見有己祇見有善
者也太舜之大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可以不取之己
亦可以己與之人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何嘗不拜善
與人同且使人之善與己同此大聖人病痼一體之誠
即洞達八荒之量

聖人勞來匡直之多方祇是與人為善為其事而收其
應者未足奇也忽於取人為善之中頓觀此機動天隨
之妙此正是物我之無可間隔而世之孤陋以自封者

真是嘆鄙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清和是夷惠好處隘與不恭是夷惠不好處無此一章
則願學孔子之意不明其曰君子不由而所由良有在
矣

逸民之論夷惠略矣孟子始繪畫得有聲有色蓋都是
就其偏至之處而極擬之亦非必盡有實事可証考孟
子一生最善知夷惠亦善知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無非取於人者於夷惠無可據而知舜之必出乎此者
此自開論之學識矣

惠之和至矣而曰不隱賢不自失仍處處留得分寸在

莊舟講義 卷之十五

十 孟子

蓋清而過不失為夷和而過不成為惠故描寫不恭視
隘略恭斟酌耳

公孫丑篇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持其說蓋起於春秋之世晉之
滅虢在九月十月之交天時之說也晉之強以表裏山
河楚之強以方城漢水地利之說也師克在和不在數
人和之說也始者恭錯互見此後而整齊之則自戰國
謀臣策士善戰善陳之徒蓋聖人所以謀國者足食足
兵民信而後之言曰天時地利人和意主于攻城略地
覆軍殺將其事惜矣原彼之所謂人和祇是軍興之際

商農工賁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亦非有近悅遠來之效第聖賢講到微頂即是天與人歸故靠地利講人利只是不委而去難却地利講人利便是湯武時雨之師文王有二歸心之化得道者得其君國子人之道也是人和所以本也勾踐之道穿箭之智也

以泰開百二之雄險而天府未修於豐鎬檀車駟騶所以信我商之必克者止此矣以華清溫泉之艷治而軼事鮮聞於褒姒淮水鼓鐘所以繼十旬之弗反者又止此矣其曰金湯形勢錦繡山河皆三代之時所未及也

孟子將朝王章

孟子之以仁義陳於王前者備載于首篇之中從此章

莊舟講義

卷之十五

十一

孟子

以下終於去齊之居休則皆與齊人相往復而間以徹於王或因門人之問而置答總皆存齊去齊時事也考孟子所適止於梁齊魯滕宗薛而於齊屬望至深居之久而贈答之迹繁去之難而縈繞之情結此公孫丑下篇記之特詳至首篇所以告滕文者國滅君死滕之末造也性善堯舜自其為世子時有夙契而喪禮經界兩章尤孟子之學之識其大者與之常所以告時居者迥不侔矣故不得與齊梁作合而另列於下篇非惟相從必類敘事之道宜然亦使篇法之輕重疎密得宜爾

子為東周孟子勸齊梁以致王而主不同同是為生民起見也東周不可為則遂為湯武之事矣子於君命名

不俟駕而行孟子聞王命而遂不果朝其事不同同一敬君之心也使其有不召之臣豈不度越庸君世主萬萬哉然則雖孟子之願學孔子而有不出一致者矣故平時尚論古人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堯舜其君之人豈其以管仲自處故末而句急須清出身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所處之位為賓師所丁之時為數過時可此孟子之微異於孔子者易之道也時中之義也惟辭受取與亦然執一以例之未有不若陳臻之見也

歷聘傳食或疑其泰願當之而不辭兼金無處於事亦

莊舟講義

卷之十五

十二

孟子

微竟揮之而不顧論大局則其功足以堪之者是即我之有所處之也論逐節則於理無所居之者是直彼之有以取我也大局論道逐節論義

孟子之平陸章

告距心者法語之言也為王誦之而規王之意在言外

異與之言也夫子正樂而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三年期月之兆端也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皆知其罪愆寒一暴之明驗也

孟子謂張龜曰章

盡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孟子則兩義俱無所處其不為蹇之上九者尼

山栖遠轍之心而不為蹇之六二者伊呂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之志也。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用以傳食諸侯而不為泰其漸之六二所謂飲食衎衎不素飽者子居賓師之位不得臣不得友日相廟切以其道其漸之上九所謂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者乎此其所以進退綽綽有餘裕也後來李泌得此意以處唐肅代之間晚節末路而不能自脫于羈絆則守孟子之義而不終者與

孟子為卿於齊章

不由伯夷之隘故不至有若浼之去不由柳下惠之不恭故迄無由由與偕之就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君

孟子講義

卷之十五

十三

孟子

子之待小人原無一味譏訶法也如是而安得有元黃水火之爭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易衣薪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準此以往而凡吾分之所得為與吾力之所能為者不容以儉為其道矣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又曰喪具稱家之有亡故得之為有財兼之而吾心始可以自快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兩章

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而請討之則雖勸齊伐燕亦奚為其不可與曰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殺人之

人非人人得而殺之也子噲不得與人燕獨可與齊以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齊頤可受燕於子噲亂國也乘人之亂亦亂也吾烏知其必以亂易亂以其先自亂也知之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不信於誅君弔民之後而信於興師載旆之先本國之民疾首蹙頞而使師之所至室家相慶必無是理故孟子之不勸齊以伐燕斷斷如也然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齊究非不可以伐燕者也天吏無常丰為天之吏有常道是即孟子所日夜引頤於王者也

孟子講義

卷之十五

十四

孟子

欲坐公為不智而因暗撤下取燕之為不仁輕認箇不知其畔而取之為不智不知五品之人倫惇是規於天理人情之極至故經而論之肫肫乎其仁而所謂智者智足以知天理人情之必出于是而不疑耳王惟沒於貪利之私而因昧於度德量力之舉公惟篤於兄弟之愛而不復有莽蜂螫之虞蓋賈之所少于公者權之智非義理之智所以然者以大聖人惻怛之仁之全量自無傷王之所慙於孟子者在義理之智亦在權譎之智所以然者以王并求其與姬之仁之僅存而不可得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五章

對時子對留行之客見孟子去志之堅語高子答充虞見孟子餘情之戀荀祿非義忘世非仁韓子云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時人者聖賢之身惟其以天下為一身故苟其在人國而無益于天下也則驪然而引去也不然萬鍾之富其不於是懷安者幾希矣又去此都而將無望於天下也亦隱默以自傷也不然一折無難其不為荷簣沮溺之為者又幾希矣惟仕不受祿一節以歟龜章推之取其進退綽綽夫果其可以進也胡為其介於退也此意從前未發至居休始發之然後知王之不可以為湯武也亦既早識之矣識其不可然且陳以堯舜之道然且猶有望於出畫之後此其所以為聖賢之心也

留行之人介乎君與賢之間也故兩引居其間者立說然客欲為王是從繆公一邊來非從泄柳申詳一邊去也上兩段雖平實側故緊責以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

王不自言而謂時子時子又以語陳子王不留行有客為王留行冷淡周旋然究亦天理民彝之不可泯滅處時子一流以利啗孟子者也尹士尚恨去齊之不早當是齊人中矯矯者故能聞孟子之言而茫然喪其所懷來

天下之民舉安此孟子關心絕大欲用齊者非為齊也

下一章故純從天下起議

彼一時此一時明白應承不豫末忽云吾胡為不豫一筆又轉入不怨不尤去蓋憂世者性之動而為情而舉念皆之於不忍樂天者情之斂而歸性而吾自喻其一定也

辭十萬而受萬却未曾說出所以辭十萬之故而此一章乃其結案也出畫而歸志始浩然者於崇而歸志已不欲變矣正於前後語意不蒙得聖賢仁義錯綜之妙蓋聖人心同天地故往往截義於仁公山佛肸吾其往乎雖到底不往然然是無不可往之心是為以仁包義孟子尊嚴如恭儉故往往截仁於義高位重祿吾虛拘

乎雖不忍遽去然於不欲自立於不可去之地是為以義包仁以五章相比而觀拒時子拒留行之客義也三宿出畫在途不豫為由義而之仁至曰久於齊非我志則仍一反而之義矣大抵仁義之非兼至者不足以為至人不足以成亞聖要其互也必有主也一言蔽之夫子終始一誠而明在其間孟子終始一明而誠周其際窺其深者應不河漢於斯言

孟子三

滕文公篇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

當戰國時舉世如毒蛇猛獸以為性善而人皆可以為堯舜再無人能信得及而孟子之論持之特堅正於萬象瞬冥之中葆此榮光一線使此論不泯於人間即人心不死于今日以是思子思作中庸之功偉矣其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性命於天自無不善之雜而至誠止於盡性凡夫有是性者皆其可以為堯舜無疑也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六

孟子

率性之謂道然說道一則可說性一則不可性不可以言一者非性之不一也性本是一何一可言惟由仁而之焉之為事親由義而之焉之謂從兄如舜之齊夔底豫文之止仁以敬止孝止慈神明變化豈庸夫孺子直情徑行所可等量世子即不敢疑性恐不能不疑道道或有二即性安得謂其出於一而堯舜之必可為也不知大聖人天明德察即愛親敬長克之以至其極而赤子之愛敬即明天察地之含蘊未發者耳故不能為聖人將非不得為人而欲從事於人必將從事於聖人以此起成覬覦竄為吃緊前以性言本也此以道言用也人每以道一為性一性與道究說不破

不曰可以為治國而曰可以為善國善即吾性之善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自有熏蒸透徹融液周備而善在一國矣成聚成邑成都皆從性功做起以五十里輒之猶不至尺土之無階也

滕定公堯章

人性本無不善也却緣氣稟拘而物欲蔽得建極錫福之聖人則有以自明其明德矣世衰道微禮崩樂壞蹢常襲故雖有一二豪傑之士不能自奮于其間雖以親喪自斃之重義幾不免自伸於其際自非堅志毅力為在其有以相勝哉故行道先須強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愛發憤而為風行雷厲之圖孟子云是在世子世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六

孟子

子亦曰是誠在我一指揮而親天開日晶之效謂曰知羞向者三年之喪百官族人之所不可者也是而亦若為其意中之所可焉馳馬試劍而固以為未嘗知禮者也至是而感於其行之中慮若謂之知禮其亦可焉即夷子憮然為問光景摹寫由迷而覺似醉初醒不無詞意之稍涉模糊也

滕文公問為國章

此官制章論封建為國章論井田二事到戰國時已大壞不特規制不存并典籍已無有觀於雖周亦助至引而我公田句作證佐大要可知矣藏府之典冊不待秦火而已廢却有經秦火不能磨者賴亞聖文章之持世

班爵祿。輦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不能五十里。大德小德。大賢小賢。近而王室之懿親。遠而帝王之苗裔。無一人之不歸其於此。先王所以經理其大。為國章以九為井。以十為溝。恭貢行助。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此先王所以規畫其細。使天下後世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新民之至善。其不以此也哉。

于茅索綯。乘屋播穀。出幽民之自相教戒。而提為姬公。之所以徵于黼座。故此詩述之。文公即以為民事不可緩之箴。

卷之十六

三

孟子

恭儉德也。禮下取於民。有制德之施也。均之為遠下之仁。而恭儉即仁之檢攝于身心者爾。

夏道親而不尊而貢之文為以下尊上殷道尊而不親而助之文為以上親下此因而維之義周同於夏亦親而不尊而徹之文不改其自上親下并迪之使其自相親而有通力合作計畝均收之制此推而大之義也

貢法之不善亦是言其流弊所極若夏先王春省耕秋省斂安有樂歲凶年之未徹於宸聽行且補不足助不給安有必取盈而令其稱貸于豪家而弗問也然已見國典有時廢地制不可更故莫如行助為善

世祿尚行則禮下之典無改所欠取民有制又分田制祿事本一串耕者九一祿即九之一者耳助法不行故自岐其事而為二

九一規制俟臨時更酌議其詳只勸滕君行助而恒產已有恒心可復却不聽民自為故湏設庠序學校

於田制舉夏后殷周於學制亦舉夏后殷周蓋所以告
 勝者俱是識三代之遺文今後之王者有所取法告齊

梁者時至事起便得普救生靈便可橫掃六合與興家
暴發相衣冠禮樂無妨自我作古也告滕文者絕趨

規步無必創制顯庸只宜興壞起廢如故家中落佳子弟整飭箕裘每事咨於故實雖未能光啓大業而後之

虹舟講義

卷之十

四

精汁

徵文獻者必歸焉亦以卜馨香之遠也河汾弟子後來皆有唐開國名臣儒者讀書談道亦何必及身自效始為澤被生民功施社稷乎哉

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此公劉太王之所以造邦也不
為王者亦必為王者師此孔孟之所以孜孜而孜孜也

聖賢只是爲天下生民起見
賦無定法由於無定分由於無定分由於界無定畫界

一定而萬井判而一井之中公私又判私為里人之田
公為君子之祿既皆畫定方限而圭田五十畝而之而

得百餘夫二十五畝。四之而得百。更無忝竒零。故曰可坐而定。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非泛講上下相須之義。乃見得為君子計。即當為小人計。為小人計。又即當為君子計。故中公即算及外。私外必算及中公。又君子小人兩兩比附。故中公外私拆不開。亦尊卑有體。故中公外私移不動。此節却是講井田形制之所以然。兼實行助是周之所以為徹。此不講徹之義。而但明徹之制。

因祖父而酬及子孫。亦當因子孫而報其祖父。此圭田所以與世祿而並設也。

百畝之田。一夫耕之。不必餘夫之共耕之也。數口食之。不能容餘夫之亦食之也。生齒固有稀密。當戶亦有定。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六

五

孟子

則故為是以通百畝之窮。非惟厚意。兼亦良法。徹者徹也。徹通也。均也。相友相助。相扶持通之。至均之。至矣。所以使其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者。為此故也。故此節靠徹字名義講。當人多未曾解得。

方里而井。四句。如劃基局。是井田形體之制。全靠經界分明。同養公田助之所以名也。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亦而我公田之詩所以作也。

井田之壞也。民占所經之界。以為田。而里有不方。而其壞之成也。民各治其私。而忘其公。而上無如何。而回盡廢之。以為私。故教化不成。良法亦不可得而久也。

古法之不行於今日者。大槩是教化不立。而時地非宜。觀出入相友一節。是何等睦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是何如忠愛後世。以穿窬市販之人。而司社會義倉之出入。無怪乎未易世而良法成。易狗也。觀潤澤一語。有多少臨事變通虛心斟酌之意。在後世以執如欺罔之徒。而行周官周禮之法度。何怪乎不旋踵而怨毒盈天下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君子所其無逸。故先知稼穡之艱難。孟子至滕。首陳民事。事不可緩。雖只為制民之產張本。而引豳風七月。亦使獻畝情形如繪。未幾而為神農之言者至矣。世衰道降。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六

六

孟子

邪說橫流。言仁則遂有兼愛。言義則遂有為我。言重農則遂可與民並耕而食。養殍而治。為我兼愛之無君無父。尚待推究而知。至並耕之不可。則第返之以更易械器之許子而已。知其不可通矣。職履職載天地猶相須。以成其能。農工商賈四民各交易。以得其所。若人為可以不勞。則大人豈無所事事。以大人仍有所事事。則勞心治人。而因以食於人。豈其厲哉。講到天下通義。並耕之說。業經折盡。下乃穆然遐想。見大人勞心。非自今日始。開闢來已自如此。不便遽退神農。姑請斷自唐堯。覺上古聖人始為耒耜教民稼穡。猶未臻萬世之平成。洪水九年。竟使中國無可耕之土。而

於是乎使舜舜復使益禹使稷契至于五穀種熟而
其先之疏濬決排者不知凡幾也其後之勞米匪直輔
翼以進於人道者又未有已也後之大人不盡如堯舜
之艱難拮据而處堯舜之位設官分職以養于人而不
為厲者要即是為天下而得舜禹皋陶以共治之心不
暇耕皆有所不暇耕也不必耕亦皆有所不必耕矣
引孔子將堯舜游衍一審已暗起陳良之悅而七十子
之思

詳聖門之不忍督師從良所悅也魯頌本不言公而坐
實公者亦從良所悅也可悟古人作文縱橫得意處

莊子云吾夫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役釋夫怙澹無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六 孟子 七

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噶噶已亂天下矣齊人齊物意亦
如此第陳相許行之徒力尚未足以暢其說耳不知治
天下之道只是人各治其職物各稱其情便已清和咸
理各治其職則非以相厲矣各稱其情則無從長偽矣
此大學之所謂平非陳相之所謂並

聖者愛之章

治墨而厚其親若顏木之有由藥猶自強為釋耕不
便去其故我與不知此心之所不安者乃其故我也天
之生物使之一本不論飛潛動植皆然以此破兼愛之
非最是探本之論

聖賢之所以脩己而治人者無他焉只是因天而已矣

但見天之渾同處不見天之分析處耶知物之倍蓰什
伯千萬相去如此其絕殊者皆天也非人也君子因之
於是其有親親之親有尊尊之尊有尊尊之尊有尊尊
於其天之不得不然者而物各得其所矣又但見天之
橫濶處不見天之陡直處耶知物之倍蓰什伯千萬其
形色種類總是一直下來而無容旁出而流者尤天也
非人也君子因之於是為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提非以私意自厚而動於其天之不得不爾者而物各
歸其命矣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六 孟子 八

萬物本乎天故死則魂氣歸於天土為物之母故死則
骨肉復為土本天親上本地親下之理亦然

天之生物又使其各本于父母即此見人道之可以配
天地而事親事天理自同條而共貫也

勞苦倦極而呼天以使之使之一本者天也疾痛慘怛而呼
父母以天之生物又使之使之一本也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僂僂有見僂
乎有聞皆一本聯合之神妙不測處

王者以天自處視羣物皆我之自出而已更自有所出
之本厥初生民之所以作也常人以己自域視兄弟已
有歧出之勢而不能并歧於所出之本黃泉無見之所
以悔也

坦齋師云人自出胎以後天地之氣一息不到口中則

問死天地所生之物。半日不到肚中。則餓死。以此為天之生物之驗。余請益之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天地絪縕。男女構精。皆為致一。以是為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之驗。

滕文公篇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況不忘溝壑與喪元乎。禹援謂梁松實固曰。凡人為貴。當可使賤。如公等欲不可復賤。不可復賤。猶可。不可復死。則馮道之流也矣。

有所枉。仍有所直。欲求直。便不厭枉。雖然。既已枉矣。且得謂之義乎。亦曰。枉以尺直。以尋我。則利耳。夫是精於

莊子講義

卷之十六

九

孟子

言利者。已非廣於取利者也。精于言利。故猶侯枉之小。而直之大者。居之廣於取利。則不必枉之小。直之大。而後收之矣。隄防一破。將屈伸之大小。必不復屑計。校而以吾始。初屑計校之心。如是斷。知其不可。故須從當下一刀猛力斬斷。

引虞人。正言輕往。見之不可。引王良。乃是如其所直之尋之數。以與之而御者。且以為不可。其不可者。羞之也。君子之不以彼易此也。決矣。妙在枉已。未有直人。一語更打穿。後壁大則以至。小則以霸代之言。空自拍天畫地。

京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廣居言仁之量。正位明禮之體。大道指義之用。居之者安也。立之者卓也。行之者順也。其廣也。其正也。其大也。三者居天下之至絕矣。之居也。之位也。之道也。三者居天下之大共矣。故各係之以天下。見茲理之無以尚。亦此事之非所私。非所私。故得志可以與民。由無以尚。即不得志而獨行。而我固已超然於萬物之上。獨行不是。眾踴正是。磊落軒昂。又暢言之。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正吾夫子所謂強哉矯者。恰以景春語相印。足則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章。

陳代以下三章。見孟子嚴嚴氣象。以為枉道從人。曾虞

莊子講義

卷之十六

十

孟子

人馭夫之不若。依草附木。徒妾婦之是為。然則君子宜於不仕。而應周霄又直以仕。然例以夫子之語。子貢直曰。但當待貴而不當求之可矣。而引傳之不足。又引公明儀之言。又比之諸侯之失國家。以明其足。而引之。農夫之不食。耒耜以明其當出。疆必載質。如驚濤之噴。薄如崩雲之馳驟。終以一語撥轉。曰。又惡不由其道。與前兩章頓覺鎔成一片。此孟子文章之極變。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宰我之於夫子。信其賢於堯舜之遠。子貢有若信其為生民未有。則萬世以下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三子蓋早見之矣。若是者。惟其智足以知聖而彭更之智。

不足以知孟子之入孝出弟守先待後為尼山而下之
一人宜其於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而竊疑儒生食報之已泰也嗟乎生德在予履禍難而
始以自信得門者寡在流俗固不能無疑於此有人隱
隱斯文未喪之不欲明言而曰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又曰毀瓦畫墁豈能食於子折楊皇華取其嗑然而笑
者道之蓋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行王政頃是以善養人亦即是遵養時晦時純熙矣如
吾養成之氣之浩乎而莫遏焉桓文之事吾欲從事其
可者病於正者也故易世而竭宋僂之事奮起蹶張者
孟子講義 卷之十六 十一 孟子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程子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疏數者
時之多寡也人之衆寡其時之疏數所由也周公立政
於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罔不知恤文武之盛自內
及外自尊及卑一皆庶常吉士穆王於伯冏命其慎簡

乃僚屬后弊憲則以一薛居州善王者無乃操約而望
奢乎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此與陳代章異代直謂無必為此拘拘丑則欲求其義
之所在而孟子援古誼以告之夫昏姻不備貞女不行
幣聘不加賢者不出始合之際君子之所謹也不為臣
不見此義行而士無失身之患矣

段干木泄柳近今人也而守古人不見之節然至就而
見之而猶不見古不若是甚也陽貨既先雖孔子豈得
不見將禮義之中平自有在矣然學者未能如聖人之
道大德宏且須效賢者之行芳志潔觀曾子子路痛心

孟子講義 卷之十六 十一 孟子

疾首於汙賤之人也如此則踰垣閉門其猶古之人也
夫

交道接禮孟子之講於義之通也亦多矣此與陳代章
論往見之不可風節凜凜易所謂介于石者是萬鍾千
駟弗顧視一介弗取與之心

戴盈之曰什一章

為國者蠲一苛斂當如救焚拯溺居官者建一勳名務
若贏糧躍馬知而弗去終將有不必去者矣失今不為
後將有不及為者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下一章

天地之間人物錯互大抵人勝物則治物勝人則亂人

勝物者初非盡物賦之至誠在上盡人性以盡物性位
 育參贊者是也。物勝人者非果物來福之世衰道降臣
 不知有君子不知有父含齒戴髮而生者皆其為繫
 駭駭之屬斯世運之極變已千古聖人所以真此三光
 五嶽者其所著之勞績不同而抑洪水則必驅蛇龍誅
 暴亂則必除虎豹辟象成嘉秋所以使亂且賊子不躬
 為禽獸之行蓋天地之道生生不窮納汙穢自川澤
 山數已有所不免而況天地之大乎故於善類而生於
 惡物醜類而亦生而此之生不能不與彼之生為剋復
 為乘除者此一治一亂之所以相循而不已也然而上
 古之世氣化偶盤而人事未失即夏商之季氣化與人
 事交病而罷君儉辟接跡於世弑父弑君之徒羿弄而
 外鮮有聞也秦龍御龍恢詭譎誕之說間有萌芽而倡
 為學術議論使一世皆化為無君無父者其兆未之見
 也故實有是蛇龍實有是園囿汙池沛澤中之禽獸而
 後煩大禹周公之驅除慨自平成秦而萬世不復有洪
 水則蛇龍無自而起於陸殺伐張而飛廉五十國不復
 有遺種則虎豹犀象無自以其類為招而但覺舉世皆
 蛇龍無人非虎豹犀象此孔子孟子之所深懼矣由周
 公而上下而為君由周公而下而為臣而皆有不得
 已於天下之生之故故天地之大必有賴於恭贊化育
 之一人

紅舟集
 卷之十六
 孟子

有堯舜之揖讓而遂有後世好名之士有湯武之征誅
 而遂有後世嗜利之徒有聖人之依乎中庸遂有鄉原
 之似德非德有狂之斐然成章遂有齟齬之乘雲騎月
 有狷之有所不為遂有於陵仲子之辟兄離母與夫仁
 而遂有兼愛義而遂有為我托之於言皆所謂邪說見
 之於身皆所謂故行

孟子
 卷之十六
 孟子

孟舟四書講義卷之十七

孟子四

離婁篇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自此以下十數章皆願世主之與治同道無與亂同事即第二篇仁則榮等章之旨乃經國之計謹願盡救世之良藥金針也

夫子云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蓋學是靠着本子治天下何獨不然井田學校以教以養之規模刑罰稅斂以省以薄之故典舉而措之當時被澤至廣也後世誦聖至長也不知出此而空有仁心仁聞

孟舟講義卷之十七

所謂不能也

孟子

一人之係天下生民之命也甚矣哉仁則造福於民不仁則播惡於衆故仁主之於世子貴於早諭教而天如尚佑社稷必不使淫昏肆於民上不幸主少國疑猶當生伊周之佐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以宏濟于艱難也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蓋管子猶知此意第未能一本先王興禮勸學之規而猶假城郭甲兵田野貨財以厚集其勢而功利夸詡反中于人心觀民勞極蕩之詩知雖幽厲猶有良目後之亡王不若是遠矣然曰無然泄泄亦以知認種流傳其所從來要非一日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兩章

惟仁以下責君方蹶以下責臣責君者責其不為堯舜責臣者責其不致君於堯舜然則為君之法有在為臣之法亦有在為君法堯舜為臣法舜法堯舜是仁臣主俱禁而樂也不法堯舜是不仁其臣為亡國之臣不足道而君為幽厲之君者誠可憐也

固上章仁不仁而再著得失之幾無三代之異無國與天下之殊并無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別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三章

此身緊與物接故身之正不正即在物之應違自若乃是為求仁者指出札要工夫

孟舟講義卷之十七

二

孟子

成物知也故治人不治反其智

惟動不應後志神聖之事也然三句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仍不替其反躬刻厲之脩焉故知所以求則殷憂多難皆天之所以啓聖而興邦不知所以求則封山告成亦天之所以降災而覺命

身正而天下歸直達之理也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逆探之數也由身而家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又身正而天下歸其間曲折之序也

身正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又推出巨室一層為經國要着乃孟子通時達勢之論而全不是機械權所以然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既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嬴氏尊君抑臣而望若帝天者。效趨走如奴隸。又封建法廢。貴為天子大臣。至無尺寸之土。以守其宗祧。而綿其爵氏。故其亡也。亦土崩瓦解。不得如百足之虫。雖死不僵者。此其勢然也。惟知惟王建國。設牧立監。提挈群生。從容面內。而後朝廷有體貌。大臣之隆。國家有緩急。可恃之義。其蹶然興起。隨流而攘風之所被。固不拔靡有不在。智取術馭之間者矣。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等級分明之至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輜輳歸命之極也。唐虞尚矣。夏商之季。韋顧昆吾。崇密鴻弱。暴寡何滅。春秋戰國之小役大弱。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七

三

孟子

役強而湯文於此。不受役于人。抑井不忍役人。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暨一怒而安民。舉萬方其率職。然後知無道之天。蓋亦天之所不得已也。舉九州萬國無一可以為億兆生民之主。而天下之勢固不能無所統。亦姑令其以力相侵。交架數百年過去。有國者不幸而出乎其時。無望於以大恤小之仁。祇自共其以小事大之職。是亦所以順天。雖然。理與勢常相持。而勢終不能以勝理。猶之理與數常相埒。而數終不能不聽命于理也。世無文王。則不億之湯孫。誠亦初敵世有文王。即靡常之帝命。於此式憑淺言之。則為命制者必庸人也。若夫豪傑定能造命。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以開創之主經營大業。固難以末造之君。陸沈神州。亦不易也。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每覽嘉靖之侈辱言官。恨懷自用。與神宗之三十餘年不視朝。六部堂官懸缺不補。大臣乞休至百餘疏不一省。其人往去亦不問。豈得復成世界乎。此尚稱有明之全盛。海內無警。邊陲晏然者。而其心先死。又歷二紀而亡。未為不幸矣。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可憐今之欲王之人。皆是死期將至之人。民之憔悴於虐政。不可待而有國者之瀕于死亡。尤不可待也。三年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七

四

孟子

之艾及今。畜之猶或可及。上言行仁而易至。莫如今日。此言不行仁而必亡。亦莫如今日。聖賢處事勢之流。極不自覺其大聲疾呼如此。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陰陽剛柔仁義各有兩面。而人為天地之心。故仁中有義。義中有仁。既應乎陰陽剛柔之交錯。又仁陽而義陰也。又義剛而仁柔也。然分開提是兩面。故氣質之美惡亦各有兩面。蓋依乎陰陽剛柔之善。則有仁焉。有義焉。依乎陰陽剛柔之不善。則有不仁焉。有不義焉。其所以不仁不義。又自有兩面。一自暴而不可與有言。一自棄而不可與有為。同出乎稟之薄與濁。而倚乎陽剛而失。

之為暴倚乎陰柔而失之為棄非人之能暴之而自暴之也非人之能棄之而自棄之也。彼其於仁義何嘗不有也。何以知之。即以其陰陽剛柔之同得者知之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親親仁也。長長義也。舍親親長長無所為我之事。與道舍人人之親親長長無所為天下平之事。與道也。伊尹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明善所以誠身。誠身乃以體道。道不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故一誠而治民獲上信友悅親隨之矣。動於此而後動于彼。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象也。一動無

不動。二曰克復而天下歸仁之象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蓋天民之秀傑者。天下所望而歸也。又推其德之大者而聽命焉。而大命乃集於興王矣。然文王祇善養老。非為致賢伯夷太公亦以其老就養。非謀佐命。此又大聖人相與之至公。與後世魚水風雲心事天懸地隔。

巨室之所慕而一國天下慕之。大老之所歸而天下歸之。臂指之聯以勢。父子之動以天。此孟子親歷民胞物與之思。不釋舍我其誰之負。特借伯夷太公而發此創論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一二具臣持祿貪位。諱災諱盜。坐視民之死亡而莫之救。猶可言也。多少精悍陰鷙之士。以善戰進。以連結諸侯進。以辟草萊任土地之說進。而干戈無虛日。道路無寧歲。草野無遺利。禍直至楚漢榮陽垓下而結。

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車戰法亡。遂有伏尸而至百萬者。則太鹵之崇卒始也。左氏談兵。始不過銜枚蒙虎。匿壯示弱。設伏僻北之類。而定哀所紀如勾踐之構李。以死士為餌。敗吳師于萬目之一瞬。亦可怪矣。吳越之士至今稱浮華脆弱而奇材劍客。如此其衆。潛淵出地如彼。其神者以死教戰。則無所之而不可也。然則其志亦憐

矣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五官百骸之屬。賊而存焉。吾誰與為掩。故視下者必憂。趾高者不固。其他根心而生色者。亦不可以枚舉。而其中之至靈。應於外之至靈。目與心尤相得而益章也。不廢言者。言亦心之所發也。其他鑒貌辨色。則在于其目矣。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處崇高之位。以為侮奪。惟我而於恭儉之名。未嘗不樂也。則以聲音笑貌取之。書曰恭儉惟德。無戴爾偽。戒謹恐懼。則心逸而日休。聲音笑貌之為。乃心勞而日拙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以孟子守禮為嫂溺不援之說以窮之既探得確字一切脂韋逢合皆可自托于聖賢之忘身濟世而不知守身之道即其濟世之道無氣節便不成功名非道德何緣有作用

治則為有道亂則為無道以道之有無為時之治亂也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道之在世者有有無道之在身者無有無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仁之於父子兄弟義之於君臣朋友此親賢二者之所以並持于天地五倫中且先識得綱領然後講交通故

知舟講義

卷之十七

七

孟子

切憫怡怡不可混而施也雖然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知以勞成愛之是則責善致離之非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事親離不了守身故首節轉歸重守身守身亦所以事親故後兩節遂專言事親曾子臨深履薄其守身不待問已而晨昏侍養之間視無形而聽無聲也如此故引以為事親之則

雖有不肖之父無不顧其子為聖賢者故守身為養志之絕大曲禮云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夫貽之以令名吾父母之志之所喜也貽之以羞辱吾父母之志之所不喜

也此孝子之養志非僅終父母之身而終其身也舜文武周之業則懸乎天矣若魯子之守身養志固夫

孟子曰入不足與適也章

拾遺補過匡救之方也而有不勝拾不勝補者故古者諫無專官此何嘗不關于心術而替移默奪之效不得與大人比能矣大人者正己而物正學有本原故要領獨得則備盛德則鼓舞自神所處在師儒之地而薰陶在德性之間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蓋深有意於此有宋儒臣上殿劄子舍正心誠意無可以靖獻吾君者亦以是為格心之至要也

知舟講義

卷之十七

八

孟子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毀譽已屬損真過實之論然已必有以致之或已實不及防之有以致之則猶出吾意中矣不及防之正惟出之意外而仍入之意中矣意天下之公論未嘗絕也力能自致于天下者一人之私不得而入故古之王者辨妖祥於謠諑譽於路悠悠之口豈得漠視為無稽力不致自致于天下者千萬人之公亦未得而入故儒生諛聞而或以致盛名之歸達士處窮而不能無畏人之意兩有字下得有味見未必皆然亦未嘗不然脩己與觀人兩下俱當循省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故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
孟子曰人之患章

以善及人誠可樂也。好為人師樂其樂而不知其所以
樂也。一則德日新之符一為志自滿之驗。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齋章

從子敖之齋便是信道不篤而求見長者之意亦不誠
矣。故前節初非故入其罪至舖嘖之責予以罪之至薄
而實為無恥之絕大然亦非故下狠語蓋有夷齊餓
之節則必嚴衣冠塗炭之思而一時之因失其親求其
解而不得非其為飲食之人而何哉凡此皆教正子於
非道非義之事充之至盡以擴其善之有餘而堅其信
之不足也。

莊子講義

卷之十七

九

孟子

孟子曰不孝有三章

古人之行事流傳為後世之口實者多矣不告而娶得
不以是為非常乎故首明無後為大之義見舜之大孝
斷無不計及於有後而不告猶告此舜之執兩而用中
即舜之齋變而祇見

孟子曰仁之實章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更以事親屬仁從兄屬
義蓋義在君臣猶遠語其生而已然兩者分配為最確
也。有子言本孟子言實本與生對實與華對本者千變
萬化之所從出也實者千件萬件之總是一件也聯之

屬之無一事而非仁裁之度之無一物而非義其適於
仁者皆事親之屬也其適於義者皆從兄之屬也故曰
實豈惟是哉智所以知此而弗去此也禮所以節文乎
此也樂所以手舞足蹈乎此也天下之道有如千絲萬
縷納之事親從兄而若網在綱似髮受擗無一參差而
濫漏論孝弟者多矣無如此之變遷盡利而鼓舞盡神
此孟子之言孝弟亦到樂生惡可已地位橫衝直撞都
是所以信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亦信之孝弟之良心為
人所必有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天下悅歸而無關於吾之性分者舜之所以巍巍不與

莊子講義

卷之十七

十

孟子

也。若然者富貴之樂功名之盛以性分淡之即在我重
而外物輕之意無他說也至此與舜往于田章則不泛
言性分直以人之性莫大於孝有所歉于此而自無所
介于彼將聖人淡漠之心神結孝子傍徨之寤寐兩境
融歸一境分外精神出現迄乎替瞽底豫而性盡替瞽
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而人之性亦盡
盡其性者孝之至也使天下之人各不盡其性者孝之
大也由前言之悅歸之天下若全與我之得親順親無
關由後言之有父有子之天下一與我之得親順親相
應則我之性仍是百千萬人公共之性而非有獨私於
天下之人之性之外也

純以一孝做成仁義智禮樂者千古一舜而已矣其始極彷徨其終極濶大孝弟之能事于斯為至故以繼前章之後賢賤不底豫遂不可為人不可為子賢賤一底豫遂以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賢之若殆難於苗之格而並于神之感矣過此而化成天下自不留行

離婁篇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舉舜文見千聖皆同然他聖或有不同而舜文則無不同蓋以協帝之華為後此西方日月之照臨以有二之歸為當年朝覲訟獄謳歌之畢集帝升王降時汗時隆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七

十一

孟子

更加不二兩聖所謂若合符節也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正于不同處見同者以義言也舜文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竟于同處見同者以理言也義載於事事事分形理著於心心心相印
有問其揆一也之義余曰揆之言睽也揆與睽音同字近其義相因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地之睽也世之相後千有餘歲世之睽也睽而有其不睽者存非其揆之而何以知之蓋勢之不相睽者無待於揆篆列文字而中分之中分則已揆于是乎有合合之者乃其所以揆之也合之而無不合焉所謂其揆一也以合之之合解揆字以無不合之合解一字於義了然

人要将揆字算符節一字算合字而無如注中解揆字却算作活字故輾轉難安也今以一合字分兩層而以前層之合為活字與揆字對後層之合為死字與一字對斯得之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帝言執中王言建極極亦中也故陸詒曰建中于民夫子泛言帝王之道統之以寬信敏公其所本者中也中何以若是亟耶比如置一物為不當一室之中則四旁看去覺得不公不平就物看來覺得不正不大其勢然也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無過不及應事之中也不偏不倚立體之中也陳綱布紀立法制度以待天下而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七

十二

孟子

百世可守事主乎立體所貴不偏不倚不在適輕適重偏之養民惠而使民義夫子美其競練寬猛之得中似乎過而實未嘗過于當樂應變為宜若其議道置法至易至簡可久可大純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出者或未之能為彼固嘗曰偽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乘輿濟人無亦事出偶然然即此開後世宰相入朝禮縷盈路之笑柄而偽之學實有不足於君子平政之大者謂之善相小國可矣故孟子因以論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寇讎之論其言似過然為君者烏可不知此義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文

王不敢侮鯨寡

孟子曰無罪而殺十章

知微之士。不是鑒空推驗。故虫魚草木之妖。不足據而淫殺之。有端可懼也。死生禍福之數。無可逃而巖壻之是立非正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原不自絕於禮而隨事觀理。此却不是禮。是為非禮之禮。原不竟絕于義而因時制宜。此却不是義。是為非義之義。千古株守之士。皆從此震豐節而斷斷者各出而持其勝。非大人亦安所折衷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養如造化之吹噓萬類。無迹可尋。陶鑄萬形。無乎不肖。此非師友嚴憚切磋之所能與。故獨以歸之賢父兄。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章

不為有為。是精。心果志。造化之理。其關也有全力。其翕也亦有全力。故人之品術。收拾不擺。即恢拓不去。所以然者。物無兩。是事無兩。可故爾。有不為是義。有為亦是義。有不為義之卓然自守者也。有為義之信道直前者也。一介不取。與斯千萬人有必往。故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亦有有而不為。而未能有為者。猶是也。然猶者之可進於有為。正在此。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章

不為已甚。只事事如其本量而止。無所加於本分之外者。乃其不歉于本分之內者也。此可以見聖人之存心。亦可以觀聖人之無我。

孟子曰大人者兩章

有期必之念。便是不虛。不虛則不能觀物。便是有意。有意則無由幾化。必於私者非也。必於信果。其所必者。未嘗非而必之之心。非也。所以然者。義之取數至精。必於信果而威義之欲不參矣。必於信果而非義之義。未必不出乎其間。無可無不可之。可不能曲赴乎其的。

大人至無必信必果之節。可謂通達萬變矣。只是純乎

莊舟講義

卷之十七

十四

孟子

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夫純乎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乃赤子之心之固然也。故君子之學。在主忠信。學則取諸天地之繁變。而猶不足。忠信則取之在我。赤子之心而已。有餘。蓋赤子之心。無他誠而已矣。大至於聖人。只曰唯天下至誠。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兩章

此道字指進為之方。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是務於深造篤志之事。却無一蹴長進之理。道在勿忘。勿助。呂氏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此可以發明居安資深自得之旨矣。

讀書最忌囫圇放過。詳說乃是分肌析理。所以必須說者。學從外入。說從內出。心未了徹。說未定。不一齊上口。是說即其體驗之功。其必須詳說者。義有與伸類有與觸。說不貫穿。此理那得躊躇滿志。是詳說乃其會通之事。故識須默也。學須說也。辭只取達也。說必求詳也。說到至約之地。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以力服人者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服人未嘗不脩。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七

十五

孟子

德行仁一有取勝之恩。而遂不獲歸心之應。故萬類之相感者誠也。服人養人其念既有公私。厭善便令誠偽。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天地開明。賢人登進。豈非宇宙之所謂吉祥善事者。與以能保我子孫黎民。非國家所以長發其祥者。與明明在下。輝至治之星雲。藹藹王多並高岡之梧鳳。此蔽賢所以為不祥之實。而見諸言乃其所為必喪邦者也。此之警人在蔽賢前之警人在揚惡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不善之所召非祥。故言人之不善其所召亦非祥。又理之可互觀而加懼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水哉水哉。或即逝者如斯之義。而從有本無本立說。為徐子痛下針砭也。其義即取之夫子之論聞與達。易習坎之傳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源遠而流長者信也。清澗皆盈者無信者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四章

何以知其必異於禽獸。以其人也。知之何以知其異於禽獸。之幾希。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知之。去此則并無以異于禽獸矣。存此乃遂為今古有數之一二人矣。有君子之存。仍無解於庶民之去。然以庶民之去尤重。賴君子之存。有君子而庶民之去尚可以不至於盡抑。且有君子而尚得有所據。以知庶民之去無其存此者。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七

十六

孟子

而并忘其所以去此者也。夫以天地生人如此其衆而可當於人之數者止此一二。則此一二者豈有沒世而無稱。豈有大德而不受命者哉。

天之生人為之百物以養之。使人知所以貴於物而蠢然塊然。相吞相噬。無以異于禽獸。則天亦厭之。於是越數百年而有劫運。閻獻之亂。殺人百萬。如割羊豕而彼蒼蒼夢夢若罔聞知者。殆原不以人相視也。而疾風知勁草。有挺生之松柏。亦以此愈彪炳於人間。固不嫌崑岡玉石之俱盡。人為萬物之靈。於庶物固宜明倫。即人之所以序於人倫。尤宜察泛應事物實踐人倫。摠離不了仁義固宜行。

此千聖百王之皆同而全以予舜以舜尤生知安行之獨絕既全以予舜而此下乃可以各舉一事矣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非顧父母之養顧天命之性之養也此過欲之大防也好善言此存理之善物也

中者統乎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立賢無方賢之當立理出于天方之見存即意必之私有未化

愛民求道內聖外王之學具是矣而一出之以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過不世遠不忘官府內外子孫臣庶

之謀是矣而一歸於德盛仁至之所自致是乃所以為存也

存之之君子到周公使有夫子刪定贊脩意思在觀其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七 孟子 制禮作樂監二代而變通立政用人綜夏殷與文武文

王我師也未妨埒二聖于禹湯而總為道統淵源之所

出唐虞則遠也尚堪觀子如於在天而共明質文遞嬗

之所由思之至夜以繼日得之至坐以待旦亦即三王

宵衣旰食之心吾夫子夢寐周公之志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者迹熄之驗也意不在詩也

穆昭以降文武周公之心法不存所存者蓋其迹也并

其迹而熄焉而春秋不得不作矣然必曰詩亡然後春

秋作是固有說考周公一生用力于詩者為多房中之

樂公所採文王之世民俗之詩被之箎瑟者也豳風七月公所以陳戒于王者也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

朝之樂其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恭敬肅莊以發先

王之德者一皆周公制作時所定其頌之三十一篇尤

多出於公手特聞有康王以後之詩耳意其繼日待旦

之餘旁訊就思繪天画日以有是喬皇鉅製思且恭維

降為國風公之隱惻何如矣此叙夫子之作春秋特以

詩為之端也此以夫子繼周公之義也

以夫子之聖何難自著一書刺譏當世而隱而寄之魯

之春秋然魯之春秋未經夫子筆削誠為無關大義之

書流傳異世其於斷爛朝報之謂無辭也至義經竊取

而遂成聖人之心史王迹熄而不熄以此繼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王事無惡焉嗚呼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多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七 孟子 矣無本而自撰之非為下不倍默足以容之義非聖

人而操筆削又于不知妄作愚好自用之戒皆君子所

不取也

去聖未遠距魯尤近此孟子生平所以自幸者故首引

五世方斬之義見聖人之澤依然無恙其自居于孔子

之徒者辭之謙也其由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

予小子之身者任之重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取與死生之間士人立身之大防也故當一聽于義之

可否而審之不精則仍有介於不可之間者此為無

私心而却未能當理

逢蒙學射於羿章

子濯孺子可得生。則羿見殺為自取。着一語分解則贅矣。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西子惡人。美惡之有定形者也。然西子何心色衰。惡人無須骨換。故士宜見不善如探湯。而苟日新。在一旦。以惡加美。且見惡與不見好色矣。條其舊染之汚。而自新。何必犂牛之子。騂角而後為山川之不舍哉。皆孟氏翻空出奇之論。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聰明睿知。開先之智也。文理密察。成終之智也。冬為歲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七

十九

孟子

之終而春之始。而智配之。故有大仁。有大智。仁以統四德。而大智以貞元之交會。而大也。然仁主渾淪。智主剖別。故仁之敝為愚。而智之敝為鑿。夫天下之事。無心順應。不得云無心體察。然應之宜順。而體察之先。不以順可乎。故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言天下之論理。天下之論事。相似。必言性者。原事理之所從出也。就事物上看。不就吾性上看。亦就言性看。不就性看。注意自明。若就吾性看。竟是四端之發。無不善。何必云如人之善。故首一節。定是通章主腦。以利為本。無餘蘊矣。第言性而不本其故之利。則智之鑿者甚之。因甚言其不必。而隨舉行水治曆皆無所用。鑿何況事物之在目前者。

此下兩節意也。時解每於性字太泥。故看首節。專是因

情驗性。而無從安放。注中事物之理。又不解重言字。故指不出。智者之所鑿。在何處。若道得來。智者多鑿。於言理。則一言可以解紛矣。至云吾性中有智之德。本極自然。如何鑿得。彼竟以智為理。而不知智之所以觀理也。不知四端皆鑿乎。抑智一端之鑿乎。豈首節言四端之不可鑿。而次節言智一端之不可鑿乎。皆不可通也。其悞只因關手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一注不曾說到率性之道。與事物一着膠粘。又結末引程子專為智而發。智字上不着一用字。下不着一者字。竟認作以智為性。無從想到用智以言性也。

虹舟講義

卷之十七

二十

孟子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君子之遠小人。只是不敢失身之意。是亦禮也。然有守身之禮焉。有接人之禮焉。苟守身如是。而接人不宜如是。雖孔子能不一見陽貨乎。若朝廷之上。錯立族談。則是既不以禮自處。兼不以禮處人。可正色直詞以曉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

仁禮原不在心外。以之存心。只提起道心為主。使人心聽命也。

禽獸奚擇。不要說成輕薄話。蓋君子兩日兢兢者。人禽之界耳。惟恐我與之無擇。故嚴於自反。如是其勢。不在

我即在彼矣。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原不多也。仍是見不賢而內自省。意夫是之謂憂。

三自反者。不與之難。至必不可化誨。亦更不必與難。蓋觀君子之於禽獸。仍未嘗棄之吾與之外。則又何難焉。亦自有憐憫。處置之及而非一味詆訶矣。

橫逆之來。未有常而足死地者。亦未有出之生我之人。若于田號泣。可使替亦允。若此自反之極。則也。以此致三苗之格。易易矣。而我區區橫逆之未能化者。真鄉人而已矣。

若有彌縫世故之念。便成鄉愿。此君子原不必求見諫于妄人也。然則去可法可傳之舜。則遠矣。夫安得而不

紅舟講義 卷之十七 廿一 孟子 憂子

禹稷當平世章

憂世樂天。禹稷顏子各有所主者也。孔子孟子則而念並行而不悖。其可以並行不悖。則知禹稷然。顏子而顏子復然。禹稷也。孔子然。禹稷顏子之然。而孟子復然。孔子之所然也。有禹稷之地。有顏子之地。有孔孟不能為禹稷而亦不敢安顏子之地。大抵行道尤聖人之本志。以顏子配禹稷。不以其他石隱之士配禹稷。顏子視天下之亂。若鄉鄰之闔。未嘗不惻。但憐憫。但非分所得救耳。使當日無孔子之周流。亦不能一日安於簞瓢陋巷矣。孟子之不為顏子。可悟也。此引而不發之義也。

公都子曰。此章通國皆稱不孝章。

以於陵仲子之廉。而孟子據之以其自絕于人道。以圭章之不孝。而孟子原之以其抱痛於此心。蓋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所謂衆好惡之而必察者也。

曾子居武城章

禹稷顏子相距不止千有餘歲。曾子子思乃親授受于一堂者。其行事俱不必若合符節。惟不合乃合也。孟子每於此等處校勘。以發明聖人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之旨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章。

以聖賢為異於人。自己定失却為人面目。聖賢特存其紅舟講義 卷之十七 廿一 孟子 所以異於禽獸者也。非有以異於人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一切痴態之事。皆屬宋人。一切苟賤不廉之事。皆屬齊人。不獨見于孟子之書為然。亦足以觀當時二國風俗人心之概。

紅舟四書講義卷之十八

孟子五

萬章篇上

此篇大都是尚論古人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三章

在我者重則外物輕。指仁義忠信言之。此凡聖賢所同也。專指孺慕言之。此大舜所獨也。然則凡聖不皆孝乎。曰孝庸行也。但舜孝於父頑母嚚。一段窮人無歸意。況竟千古無有兩人。大抵聖人人倫之至。盡倫只是盡性。倫到極難盡處。而吾性之盡。更自不留餘量。洪水稽天而堯之為君也。大矣。井廩焚掩而舜之為孝也。大矣。

紅舟講義卷之十八

孟子

孟子拘幽而文之為臣也。至矣。至吾夫子上下無交而刪定贊脩之業。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亦千古未之有。而遂為盡性之極功。子田章論舜之慕親。有庠章明舜之愛弟。故此章前兩節蒙妻帝之二女來。其無足以解憂。不必說。第聞其不告而娶。當於此討一下落耳。後兩節乃是象日以殺舜為事實。據以一時之喜象。宜為自疑有庠之封象。實過則又後一章之緣起也。就本章看前之不告權也。後之喜象正也。權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正者聖人遭大變而不失之者也。大倫不可廢。周公得之。是以有管蔡之誅。君臣尤大於夫婦也。

鬱陶自可信。周公之是有監殷之使。兄弟不睦。父子也。則無謂兩聖人。處常處變之不相脗合也。得罪於天下而必誅。義也。即生物之仁也。有是生物之仁。其於一本尤切。故有庠自宜封。然仁於天下而不仁於其弟。與仁於其弟而令其播不仁于天下。均失也。故不得有為。仍是裁之以義。義是也。第他人處之。是一腔智術之私。而聖人又是欲其源源而來之意。則又以曲致其仁於天下者。而一致其仁於吾弟。彼此浸淫浹洽。真無毫髮之滲漏也。

舜不私於四凶而得私於象。象之惡不及于天下也。計較未忘。此為歲怒宿怨。故封之而可至使之不得有為。

紅舟講義卷之十八

孟子

是惟恐其害及天下而將如四凶之不得赦矣。

咸邱蒙問曰語云章

語云非傳云也。即不識此語之語。是即齊東之語也。盛德之士三句。乃是說舜開場。並不是正言為責。舜張本堯朝舜而舜非堯之所得而臣。瞽瞍舜而舜非瞽之所得而子。本極明白通順。體註家故畫作兩極。甚可笑。其言曰雖有盛德之士。亦當尊其君。不得以為臣。亦當尊其父。不得以為子。世豈有此種話說耶。當是誤看注中語。古語也。一句以為是聖賢傳的話。故為之曲說。如此不知此特咸邱蒙以為古語。實即齊東野人之語耳。三語字呼應何等緊密。章末一句繳跌何等爽朗。

所以謂父不得而子者以季子位高而金多也孟子故極於尊養無加處說孝見得專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正是舜孝之大正所以立萬世尊親養親之則非為人子者必當為帝王亦使為人子知其可以致之於身者無不以致之於吾親也引下武之詩即中庸論舜次武周之意孝養之隆孝治之盛後先必此而朝為獨絕見賢賤而愛愛齊慄野人更何所施其巨父之說乎至于替亦允若轉似而語所說又不得而子者此孟子才鋒所至自成語妙並非正襟危坐特為這古語洗出真面目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兩章

江舟講義

卷之十八

三

孟子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語精奇突兀全篇大勢於此定矣

後來學湯武者少學堯舜者多湯武征誅三代以為得天下之變在後世則如漢高之誅秦威項明祖之起淮右走亡元職漢取吳淦國之平轉推此兩君者堯舜揖讓前華後重而百代偏嚴其迹以為篡奪之舉則孟子此章之論非得已也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早已為莽操畫出行徑矣

有堯舜之德才可以行堯舜之事不然無寧傳子之不生亂也然使天意不然禹亦無從豫戒其亂而為之乃薦人不改而益之歷年獨少去朱均不遠而啓之為子

獨賢豈非天哉觀於一再傳而遂有羿莽之禍天即不欲早定傳子之局不可得已因益生伊尹又生周公又以益尹周公雖不有天下而尚有天子之薦先倒插仲尼雖有舜禹之德而并無天子之薦使古來數大聖人可以受命而為王者一值傳子之天或竟不得有或幾有而終不得有各縱橫變現於紙上此孟子文章之極觀也末引孔子言結本章并結前章使人學不得傳賢讓不得傳子所以杜萬世篡竊之端也至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三章

堯舜之道脩己治人之道也道與義對一天理之自然一人心之裁制聖人之心只有道義無富貴賤禍福

江舟講義

卷之十八

四

孟子

死生安得有萬鍾千駟一介有萬鍾千駟一介便是以權子物而其於道義辨之必不精守之必不力矣無器器意便不成天民不幡然變動亦不成任聖其曰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慨然以道統自任世無成湯繼堯舜者將在伊尹矣誠於君臣之分而退從見知之列其實伊尹之聞道未嘗稍後于湯也觀其自言於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湯之告諸侯亦曰韋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一朝受命之隆為民請命之重其君拱手讓之而不以為嫌其臣儼然共之而不以為惡光明歷落千載下勃然生動此孟子定之為聖之任按孟子稱述古人却不是

印板說話若必定有出處轉不見知人論世本領幡然
以下皆以意摹寫口吻而恢奇跌宕如此其極其實即
從尚書左右厥辟宅師及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數語化出也
故孟子之論人也可謂變而通之以盡利孟子之行文
也可謂鼓之舞之以盡神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此孟
子生平所以自信即其所以信於古人

朕戴自毫毫者君且相遇之始而即奉天誅暴之事所
由始也正大之情為可想見故又以是於未聞割烹之
下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八

五

孟子

進禮退義各從所主而言而實非兩事故下只說義而
義為人心之裁制命為天之所以裁制予我者又以類
從也

常人不知功名之所從出因妄意相湯伐桀事業亦可
以割烹為之又不知聖賢終食造次顛沛之必於仁因
謂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亦未妨以孔子為之而必無是
理也故孟子于伊尹孔子既叙其出處進退應聘之言
所主之人歷歷而歸結到正天下與孔子之為孔子疑
功名之可倖致當思其功名居何等若管子以其君霸
則有所不可知矣疑道德之可貶損亦思其道德居何
等若吾門善信之徒又有所不可知矣然則百里奚動

業豈高於管子又何以其必無餽牛之事也曰觀其
知興知廢視仲之處糾桓也就高出一籌又仲之不謹
在其微時輕脫貪功嗜利及其作合于桓特以鮑子之
薦比至釁浴其君親逆於郊其不肯為割烹餽牛之事
也明矣孟子不云乎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
不勞而霸故孟子於百里奚之始迹無所考而亦以其
人定之曰夫固智且賢者也又以其相蒸之所樹立者
定之曰夫固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善論人
者當如是

萬章篇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紅舟講義

卷之十八

六

孟子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舉四聖而禹湯在其中此道
統之直下者其旁出者於商得一人焉曰伊尹於商周
之際得一人焉曰伯夷春秋之世得一人焉曰柳下惠
三聖人中尹之出處最合故配列禹皋望散若夷若惠
其致身既不在日月之際而諸有偏至則真自成為百
世之師而見知聞知兩無所廢矣顧以千聖為一從而
居其後者受之則當自堯舜文武以至於仲尼而中之
統明以群聖為一橫而居其盛者備之則須合伯夷伊
尹柳下惠以成我仲尼而時之義妙也一音獨奏亦有
清濁高下三子之清任和亦自曲折文明會而歸之宏
矣偉矣而無其始之終之者於何震奮於何歸藏何以

使中間千頭萬緒往復經緯而不亂其往復經緯而不亂者德之川流也其震奮而歸藏者大德之一出而一入也孟子於其出機而得所為智於其入機而見所為聖而借金聲玉振以明之而聖智對待之故明并聖由於智之故亦明故曰金聲而玉振之也造化之有入也以其出也大樂之有振也應其聲也固不待借喻於射之巧力而大致已躍如矣或曰子善論誠明之義其亦於聖智有合乎曰若以智屬明以聖屬誠只說得自明誠一邊其於誠明明誠一誠之為出入而明居其間之義不該焉按之子樂却當以衆音之條理屬明而以始之終之者肖一誠之通復而合之至聖則誠通又化

莊舟講義

卷之十八

七

孟子

為其智之事而誠復乃專為其聖之事而亦愈知夫誠明之分行與知則滯也尹之聖已見於湯誥之篇伯夷子以為古之賢人又曰知柳下惠之賢則前此未有目二子以聖者目二子以聖自孟子始也原其故子非不許可於二人而於聖猶有所靳則以其詣有偏至概許以聖遂將無別于時中之君子至孟子善推夫子所以許可之意斷然定之為聖又推夫子所以有靳于聖之故而目以聖之清與和其斷然與尹並列而稱聖也以有清任和三字之持其後不妨滿其量以許之也其量致滿而稱停極得此孟子卓見之不磨要其識得三子惟其識得孔子孔子之

聖之至亦宰我子貢有若所共知也孔子之聖由於智自孟子定之為聖之時而後見也惟孟子深窺及此故畢生知人論世皆為窮理以致其知即此一段議論數孔子七十子之所未嘗發便是徵其所得力矣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章

似從天子下殺到耕者實從耕者積算到天子民為貴而百人之又千人之俊則尤貴此位之所視為定田計畝地計里以次而積為祿之所由定一人者代天理物者也理之使無尺土一民之不獲其所亦理之使無一命之榮斗升之祿之不歸其分天子為天下之大君固已君之中分其為公侯伯子男君以下分其為卿大

莊舟講義

卷之十八

八

孟子

夫士士之中又分其為上中下此既於爵劃然矣嗣是班祿循乎五等之爵而四之循乎六等之爵而輕重布之然亦有爵不及而祿及在天下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在國中為仰食于官之府史胥徒蓋先王經理天下等差之而已視其功與德而爵之差定因其賢與勞而祿之差定然天下有不貴之人而無不口食之人此祿之定必視爵為稍餘而不得拘于因爵以詔祿者其自然之理勢矣且使子男五十里之下更無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則如風姓之遠裔牧馬之勤職俱安放不及而地之犬牙相入者亦無以彌縫其間下士而下無府史胥徒一輩即君卿大夫士亦何以集事彼其智巧才

技頗不肯竟安于食力。故兼是乃為差。其人之至即理
其人之至也。天子地方千里而視侯伯者於斯視子男
者於斯。不言公者懼逼上也。不及中下士者以殺卑也。
今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項為大數之差。而
君之十卿祿者不異此以不差為尊。尊君也。各十其卿
之祿。而其卿部有四大夫三大夫二大夫之不同。則不
差而仍有其差者。存大夫而下皆倍恤賤也。此仁至而
義盡也。賤至庶人在官而極其間。又不能無差。府也史
也胥也徒也。清濁勞逸之殊形。勤惰巧拙之不一。差及
天下而不差于其所甚近。是為詳於大而略於小。非先
王因步起畝積里成國之意。故必如是之為代耕鳴呼。

虹舟講義

卷之十八

九

孟子

觀於此者可以知貴為天子決無肆于民上之理。而百
辟卿士大小皆各勤於其職。能食及億人兆人者可以
王。食萬方矣。能食其四境之人者可以長。有其國矣。不
狩獵而縣貍。君子以為恥。無功勞而鼎盛。識者以為殃。
自天子以逮於氓隸。由朝廷以及於薄海百姓。千品萬
官億醜。不容卸出一人。即不得濫廁一人。是此章絕大
之義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親親尊賢王者治天下之大經也。貴貴尊賢上下交相
接之大端也。一以仁義對言。一專主於義。而以上下對
言者也。謂之義者。貴在吾貴之賢。在吾尊之皆天理之

宜。兩謂之義者。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有鈞敵之理。又
義主於敬。彼此交相敬。一義之所用事也。自夫貴不皆
賢。賢不皆貴。故必以尊賢之義與貴貴並持。自夫尊賢
則恐妨于貴。貴貴則寧失吾賢。而貴貴之義竟與尊賢
相病。然則君臣之倫。其為朋友之倫之累。豈不大哉。故
由孟獻子通推而至子晉。平見不挾貴而友。雖叔世有
行之者。此亦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然必如堯之於舜
而其義始盡。不挾貴而又與之共其貴。其貴為天子而
所貴為匹夫。此為尊賢之止於至善。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章

虹舟講義

卷之十八

十

孟子

交際猶是用上敬下之一節。上既出于尊賢而有賜我
豈不知貴貴而以為尊者之賜。故交道接禮則無嫌于
貨取矣。必度其出于取民之不義。則仲子居室食粟之
見矣。如淳子手援之說。不知有道。如章所言。又但知吾
道之尊嚴。而事道者之不可委蛇。以求濟。抑知君子之
救世殊殷。而用心殊苦也。夫為于舉世不為之日而不
顧世俗之驚而畏者。貞士之所以伉厲而守高也。非聖
賢之思以易天下也。一受賜而不可則深山而已。爾惟
仲尼不為已甚。故於魯既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
而於衛兩君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以是知清聖之
得成為聖者。在其不念舊惡。純出至公。若夫諸侯雖有

善其辭命而至者而不受此則其所以為隘而君子之所不由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仕則仕耳有所謂見行可焉有所謂際可公養焉皆聖人之所不得已也然總為行道計也乃有道雖不行而仕仍不可以已此為為貧之仕尤仕之變已士不幸托身輒近無恒產之資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家貧親老費冷煙虛一絕以無道則隱之義將何自處焉故特發此例而其事要亦以孔子為法終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此道字直從上章事道生來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全章結穴驟看若與上

血舟講義

卷之十八

十一

孟子

意不蒙而頗使全旨豁然極矯變莫測之勢蓋仕本為行道其為貧者道與時違耳仕雖有這一種却不得與行道之仕同日而語行道之仕宜尊富非貧榮利也道如是後行也為貧之仕宜卑貧非厭尊富也道不行不可以一日立於尊富之位也委吏乘田無行道之責子曰吾弟會計當牛羊茁壯長而已無覆餗之恥矣倘恥言其言也轉以逮予罪也若夫不抱關而立朝則已不處言高而罪之倖而處必行其道之位罪縱不及焉恥焉得免乎夫惟有道不行之一時故君子不得不出於為貧之仕亦惟道不行而立朝為可恥此為貧者亦只有辭尊富之一法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士不敢自尊故受餽不受祿然在人君豈可以餽之屢至今其僕僕爾而拜即養之意本出于尊而非所以為尊即非所以為養且即能養亦不足以盡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義何必王公王公者其力足以加諸上位者也畢竟賢未至故所以尊之者不極而養之道所虧猶多上位之舉益復何望君子所以又太息于唐虞之際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未為臣不見分有所不敢也禮也以為賢而召之則不往見之道有所不可也義也虞人本有應召之義而招

血舟講義

卷之十八

十二

孟子

不以物則守死不往亦所謂不敢也禮也國君自有見賢之禮而不賢之招更出虞人招不以物之下則士之往尤有所不可也義也士守禮故不應非禮之招士由義故不為不義之往若孔子當仕有官職既非不傳賢為臣矣豈有不敢見之禮而以其官名之又豈有不可往之義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舜之所取于人者善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是焉孟子所取於人者亦善也自一鄉一國天下古今無或遺焉第舜之取善主統同言是學於大地萬物相似孟子之取善主剴切言是尊師取友以成其德相似即

大聖亞聖之分量也。故舜之善與人同，無積漸，此之友善有積漸，今之以鄉國天下區畫分明而已，因之為高。下物因之為廣狹，下者得狹，高者得廣，蓋本小魯小天下之意，以發朋友善之有待而然，亦即惟聖人才能學于天地萬物之旨。至知人論世，尤孟子一生受用不盡處，其精義之學於斯，其與古人曠代如晤，亦於斯學者默識旁通，則七篇之中無一不是論古神境。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狂之所以為狂也。一鄉不敢忽，一國不敢忽，推而至乎天下不敢忽，此夫子十室必有忠信，三人厥有我師之意，乃一簡一敬之所以分。

虹舟講義

卷之十八

十三

孟子

齊宣王問卿章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聖人祇道其常耳。然觀於五子之傍，偉三仁之惻怛，及後此屈原之悲傷，悵悵豈得云合則留，不合則去？若是其愛之無難乎？故於齊宣之問卿而亟叩以何卿之問，蓋實見夫宗臣無去國之義，當夫君荒政，大命將傾，一種呼天搶地之誠，有不出於發置而不可者是耶？箕子比干必死之志，而非有毫髮同異于其間，桐宮之放，幾及是矣，而主不疑天下不駭，無他信其大公至正之心，而傍徨惻怛之不自已也。又況貴戚之分與宗廟社稷為存亡者乎？則雖謂是亦道其常焉可也。故以為王勿異也。

虹舟四書講義卷之十九

孟子六

告子篇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四章

仁義便是性，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告子雖單說愛，而不得謂愛發於心之非內，故發端尚不敢竟下仁字，然單言義則其說又不全，故以人性為仁義，隨手配搭入仁。頗亦費盡斟酌，又其意中早認生之謂性，因將仁義判在性外，却不得不串而一之。此杞柳栝櫟之喻，自以為體撰之精。

禍仁義仁義自禍不得，因不敢謂性之全反乎仁義。而却不肯說性之竟有仁義也。于是為湍水之說，夫杞柳栝櫟之譌，無從置辨者也。姑以其心之猶以仁義為善而逆折之曰：若是其戕賊為也，人豈肯為仁義乎？至以水喻性，喻得却好，但水儘有分，不是無分東西，無分上下，則有分決諸東必其東之下也，決諸西必其西之下也。一點化便鐵板是性，無不善意境。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一

孟子

告子說仁義非性，却未曾說何者是性。至此始確鑿指出生之謂性，於文從心從生，謂理之與心俱生，非以生也。正告之則曰：生為人物所同，理則人物所異，一言而決耳。而告子顧未可與深言，必其說之窮，或能自反耳。彼云生之謂性，却說不得人之生，然後謂之性，彼其外

仁義於性不覺已。等人於物而居然與孟子論性決不忍自夷其性於犬牛。然既以生為性。即鳥能禁犬牛之不能於人乎。第驟以是折之。彼猶得自適其說。謂知覺運動終是人靈而物蠢。不知靈亦此生也。蠢亦此生也。故先以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嘗之而彼不得不然也。更以羽白猶雪白。雪白猶玉白。嘗之而彼又不得不然也。也。羽是凡濁雪則輕清而玉尤貴重。屢況而上。即由犬及牛以上至於人之層級。性猶杞柳也。義猶枳槩也。安放仁字不下者。彼雖看仁字極粗。但甘食悅色也是從心發出。彼早已認仁為內也。至以人性為仁義。并將仁字攪入。就彼已覺支離而

野舟講義 卷之十九 孟子

至此始將仁義二字別白。說成一內一外。彼知義為事之宜。不知義為心之制。以長之猶白之不知白之而人馬不分。長之而人馬有別。即義也。長之為義。非長者為義。而義非外矣。又以愛主于我。敬主于長。與仁相形。顯然是外。孟子妙即以相形而首外者通之。吾炙嗜也。秦人之炙亦嗜也。此與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何以異。而獨謂之內乎。按告子之說極粗淺。迥不逮後世佛老孟子折之極精析。而屢窮屢變以求勝。是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乃其所由不動心之學也。

孟子問公都子曰。章行吾敬之。對本極明白。自季子設為伯兄鄉人之說。見

行吾之敬於兄。何以忽被畏一歲之鄉人奪之。吾敬本不屬於鄉人。何以又于先酌之一時屬之。全然以境地為轉移。今公都子亦目眩而無以對也。吾即如其說。以為之以叔父當其伯兄。以弟當其鄉人。而叔父之當敬較伯兄之當敬而愈決也。以弟之為尸當鄉人之就酌而弟之當敬較鄉人之當敬而愈明也。然後以其敬叔父者難之。彼必以為在位。而子因亦曰在位。庸敬在此斯須之敬。在彼因時制宜。如何不說是內。按公都子始初說不出在位者。被他畏於伯兄。一歲說得年相若貌相似。不如叔父與弟輩行之絕異。又被他酌則誰先。一語不說明鄉人於我作賓。只以一酌朦朧過去。不如弟

野舟講義 卷之十九 孟子

為尸居尊之顯。然而季子心中早自明白。故聞孟子之言。其執以為義外者如故。直至以飲湯飲水喻之。然後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之故明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公都子不是。信性善之說不及。乃未知孟子所以確鑿而指為善之因。孟子曰。吾只於情上信得過。性猶泉也。情則泉之始出者也。出山泉水濁。非泉之故也。本善是性。為善是才。熱氣質以言才。豈得無昏明強弱。就其發于性者言之。有何堯舜之不可為乎。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從性。知從才。學與慮更所以盡其才。以始終不學慮以求而不能

盡其才乃以不學慮之知能為罪豈知孩提無不知愛
稍長無不知敬才獨何為而任其咎也故言性不言情
則性之善不可得而據言性善不言才善則性之善亦
不可得而恃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有氣
質之性而有昏明強弱之才昏明強弱之才君子有弗
才者焉

有物形也有則理也秉彜者性也好德者情也其能好
是懿德者才也彼三說者均未為知道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情即是故即情驗性孟子
一生持論如此是中庸之所謂曲爾民之秉彜也故好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四 孟子

是懿德此言自孔子之說詩已具

氣質之故顯然孟子每置而不言者當人欲橫流之時
但言氣質之有不善亦以張其蔽也不力主人性之無
不善天地之心於此幾不可得而見也故反覆丁寧只

是要人去其物欲不然相近之說自夫子已兼氣質言
之不待程子始發也此却與夫子罕言性道相似一恐
人之驚於空虛一恐人之甘於暴棄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不曰賦性爾殊而曰降才爾殊為善為暴都是其才用
事

以情善定性之善語其故之利也徑言之不若以人同

證性之同我與聖人初無耳目口鼻之不相似也合天
下之人亦初無耳目口鼻之不相似也固宜其類同則
此心之所然者亦同以此決堯舜之必可為最為簡操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以上數章言人之性皆可以至於聖人以下數章言人
皆不以心檢性是以淪于禽獸

性者純乎理者也人所以肖於天地然而無為心者理
欲參半焉者也人所以介於聖狂是惟有覺故心之依
性而發者是為仁義之心外此之心人心也亦心之涵
理而慶者是為腔子之心出此之心非心也所以然者
理與心而俱生而心即以之而為德離心則無所安放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五 孟子

着性離性亦即已閒空着性是故言性者必不離乎氣
質之性氣質之性拘其性者也言心者必不離乎着欲
之心嗜欲之心亡其心者也

乍見之惻隱平旦之清明皆孟子吃緊指點向人令其
於此擴充保愛天地之間太抵理與氣相資氣清而理
顯氣濁而理蒙生初之得于造化者本如是而平旦其
一清也吾人之身神與氣相守氣靜而神恬氣粗而神
亂君子之樂觀於未發者亦為是而夜氣其自靜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王之不智也是不操存此心耳人主一身盡之者眾自
非上聖豈能不邇不殖惟日與賢士大夫講道論德委

心聽順以識正心誠意之方然而一日之暴之萌平旦之氣也十日之寒豈惟旦晝之所為有格亡之耶此先王所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有味與至顯之心無日晷倦勤之志則清明在躬而志氣如神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生者百年有盡之身義者萬世不磨之理人不虛生義即其所以生故舍義而生猶不生也舍生取義如不捨也君子處此至斷也

人心非心仁義禮智之心乃其心人生非生道義之生乃其生君子過人欲而存天理其幾每決于此氣質非性五常之性乃其性君子由愚柔而躋明強其功又決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孟子

於此

當死求生心之所不安者名教之所不容也就吾心言曰成仁就名教一邊言曰取義

義即仁之斷制處然仁主愛一邊其于生死利害之交義較為得力求之殺身所以成仁其死君父之難者正

有所不忍于君父也

舍生是大難事顧義之所在無不共以為然者以此知人之大欲尤在於義非生所得並也然不驗之嗜爾蹴爾之際無以見人皆可能不試之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頃又無以見人皆不可能可能者在舍生不可能者在舍宮室妻妾窮乏之得我人亦有言慷慨赴死易從

容就義難職是之故耳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以生理言中庸之所謂仁者人也以人之所以為人而言第七篇之所謂仁也者人也此主心言者自當歲章至鈞是人也章皆言心蓋人有是性而盡性者心之能檢心者非性之能故繼性善而備言操存省察之事吾嘗論聖狂之所由名聖雖以地言然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故訓彥聖之聖為通明則亦就其道達萬變言之通達萬變者心而已矣狂易之人所病者亦在其心而已矣人知離心成不得箇人孟子說他離仁也成不得箇心要之仁豈有物件只是心之德故即指仁言心而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孟子

仁之失乃其心之失將心屬仁而之於道者乃其心之得之於人者非其心之得也此孟子深切之旨也

仁人心也跟前章惟心之謂來義人路也跟前章亦我所欲來然曰仁義之心又曰此之謂失其本心義即心之裁制心在而仁在仁在而義亦在故後兩節遂專主

求放心又早令外義者無從置喙也

學問之心即不放之心故其道即為求放心之道子夏有言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心不若人亦是失其所以心者耳不盡其才爾焉委頓屈而不信之象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兩章

於身之私欲曰克於身之義理則曰養矣不存則無以
為養不養則無以保存存者漸近于自然也故此章從
養發義而存專主心養者兼身心而交得養心者持志
之事養身者無暴其氣之事縣說身非遺心也心之養
必自其身受之專說心非遺身也身之養仿自其心為
之常人必曰吾何不養矣哉吾固無尺寸之膚不愛即
無尺寸之膚不養也不知是乃所謂不知所以養之者
也以此跌入下章良為妙諦

善養其身者必養其身為大人纔是一指肩背妙從形
體上指點以甚養小失大者之憤憤也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孟子

飲食之人人也賤飲食之人者亦人也以此知理義之
不亡於人心也然而賤飲食之人者又未始非飲食之
人也以此知口腹之深累於道德也

從飲食立說蓋特於小體中提出最緊要之一件非是
則肩背一指俱歸無有矣聖人不極口腹之欲而未嘗
不審飲食之正觀鄉黨所記可見但食精膾細聖人出
之皆為天理常人出之皆為人欲則有失與無失之辨
也易曰順貞吉養正則吉也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何凶
如之矣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前章言養此章言從言養故其于小體也指口腹周身

尺寸之膚皆從此滋益也言從故其於小體也指耳目
一身神明之宰乃從此馳逐也心與口腹之分大小者
一主生而一主義義者人之所以立則雖以口腹之關
於軀命而有不足言者矣心與耳目之分大小者一能
思而一不能思思者聖功之所以本則雖以耳目之關
於視聽而又有不足校者矣

不思而蔽於物則耳目亦一物可知人惟耳目之欲而
不立其大者以若之則人亦一物而遂將無以自別於
禽獸

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天之所以與我定不偶然然耳
不自聰必思之而後聰目不自明必思之而後明有假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孟子

心以為聰明之用而不必假心以有其視聽之能故其
官可以離心而獨出甚且挾心以外淫而果已先立乎
其大者則小者亦自不能奪先立之道如何戒慎恐懼
密於不睹不聞之交必慎其獨精於莫見莫顯之始
從大體只是循天理天理自在吾心從小體只是拘人
欲人欲總不外聲色臭味孟子之言大人小人夫子之
言上達下達也

心一也發於耳目口腹之為人心發於所性之理之為
道心精察之則思之道歸焉不能奪則一之守又歸焉

孟子曰有天爵者兩章

只天之尊爵一語為此章議論之所濫觴而下章良貴

又所以暢此章未盡之旨。仁義是性。忠信是心。樂善不倦。是情。聲利之於人也。至矣。膏粱文繡。緊跟着公卿大夫。則以公卿大夫之一得為耳目口腹之欲之所大快。宜不餘力而讓爵也。孟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非其爵之。而何以貴之。長萬善而有仁。爵居一輔乎。仁而有義。爵居二。不言禮與智者。禮所以為仁。智所以精義。如公孤師保之職。之有無攝焉。次為忠。與信。握中倡外之象。又次為樂善不倦。分職效能之象。故仁義其一舒而一肅也。忠信其以存而以發也。樂善不倦。其變通盡利而鼓舞盡神也。造化本有是性情機緘。而全付於人。因而秩之。有是五等。

紅舟講義

卷之十九

十

孟子

人爵與天爵相從。無古今一也。特古純而今偽。古出無心而今為有意。然亦足徵天理民彝之不可泯沒。故至脩天爵。以要人爵。而儒者之心術。為不堪問矣。至於得人爵而棄天爵。終亦知其心亡。即三代黜陟之公。其何遠乎。得之於天者。足之于己者也。前從天立說。是極言其貴。此從己立說。是有味具良。既飽以德。德者待於己者也。令聞廣譽之施身。已實施之也。妙說得古采褐衣蔬食之人。並非不欲貴而欲賤。乃是占得絕頂崇高富厚。所以砥末俗之膏肓而起一世之聾瞶。不惜丁寧萬端矣。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兩章。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此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然斷無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若苟日新。日日新。又曰新。直決瓠子以灌。燎原有何不銷滅者哉。幽厲之民。好暴而性果。可以為不善矣。以堯為君。有象而善果不足以相化矣。水不勝火。世無此理。然業已有是形。此邪說之人。因之變亂黑白。而甚恨吾徒之用力。而不至者。無以關其口而奪之氣也。一杯之所熄。其熄亦有處。寧須轉盼而旋然乎。此井其所為而亡之之說也。雖然。以天理臨人。欲必勝之勢也。故水至而火熄。轉喻之。則又如紅爐點雪。當之立化。夫

紅舟講義

卷之十九

十一

孟子

當之而立化者。此非不熟所能為也。其在於水。則當如習坎之洊至。非直不以一杯而已。故易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操存省察。由日月之至。至于三月不違。終食無間。不熟之境。候臻矣。熟之之法。只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今之為時文者。希高慕古。苟為不熟。誠不如羹糗之有。成。到得韓子醇而後肆。較其所得。視羹糗孰多。夫仁亦猶是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羿之教人射。必忘於彀也。見為迂遠。而關於事情。則亦不足與言學。

矣。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大匠之誨人必以規矩也。嘆為高美而疑若登天。則又不足與為學矣。

告子篇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當時多以達權通變破君子守禮之說。任人之論。與淳于授受不親。嫂溺不援。相似。見禮亦有時而必窮。總是人欲橫流。必舉天理而滅熄之。繞快故其說往往如此也。豈知不至嫂溺。終是授受不親。禮不取其極。輕食色不取其極。重或食色取其極。重而禮亦不取其極。輕終是食色輕而禮重。則先王之以禮持世。而儒者之以禮

紅舟講義

卷之十九

十

孟子

律身非過矣。故以禮為義之實。則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吾以為此於程子權只是經之說。宜以權通禮之窮。而卒無害於禮者。恃有彼物之輕重相得於其際。如舜之不告而娶。恐廢大倫。夫子之微服過宋。行乎患難。究其歸雖權。亦經原其用。則朱子之所謂權與經。究當有辨者也。此不可以語任人也。仲吾禮重之說而已矣。仲吾說而雖有無忌憚之徒。不得云禮豈為吾輩設。是聖賢所以維世立教而已矣。

曹交問曰章

人皆可以為堯舜。皆字。誘極。濶為字。逼極。嚴堯舜之道。不過孝弟。人皆可以為此。其歸求有餘師亦以此。

人之至者為聖。聖祇盡得個人。故不是人。則已與做人。便皆可以為堯舜。但將聖人二字玩味。當自得之。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小雅自節南山以下。大雅自民勞以下。大都皆憂傷怨誹之詞。且之事君子之事親一也。是皆不宜怨乎。以溫柔敦厚之旨。律之。則是皆可刪乎。小弁之詩。以書例之。當與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倍父師少師同飲泣於方輿沈酗之日者。先後一揆也。而夫子已斷其為三仁。蓋忠孝傍徨之際。乃所謂人情。即是天理。其情之所可至者。由其性之所必至。不可以尋常哀樂之旨論。亦不得以平時樂諫之法拘也。周公紀文王于

紅舟講義

卷之十九

十三

孟子

明堂以配上帝。而金縢冊祝至有爾我之文。殆無暴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正以此見公之達孝。故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考平王一生。只是怨慕之意。寡宗周何覆禍敗極矣。而讀史侯之命其書乃放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視疾如疾。首之時前後若出兩人矣。至揚水流蒲以復仇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忘親逆理。是尚可以為人手原其故。則平本庸材。當其責譏被廢。固心衡慮之餘。天良猶尚有發見者。而亦其傳之賢克以繁霜召曼之幽憂。寫號泣于田之愴。則不覺其詞之急焉。無擇以君子為信。諒以君子為不惠。頗似踐踏無嚴而一腔至性。盤鬱訖乎正位東遷人悅之好。

色富貴不及舜之萬一而此慕早已移矣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可以甚乎王之罪却足以重小弁之詩不可謂非王風未降之一幸

宋桓將之楚章

義利者分念慮之公私而已而人品邪正學術誠偽生民休戚有國興亡皆係於此其幾已決于第一篇之首章而於宋桓之庭說秦楚為其造端宏大故特懸懸言之

去利懷仁義利根去不盡仁義亦不可得而懷也去仁義懷利一入於利未有不舉仁與義而終去之也

孟子居鄒章

莊子韓非

卷之十九

十四

孟子

即論語子華原思兩事相比附之法彼章同而節異文開而勢合此直而兩相組織彼使齊為宰只於起處提綱此不得之鄒得之平陸前既作案後更加斷彼出夫子一口此有屋廬子善問善悟彼渾融此絢爛彼令人尋思此令人警快皆世間絕妙文字

即處於平陸二句何不云嚴齊嫌與儲子相接膝胡不云儲子相齊又嫌平陸之外於齊與季對照季任未必非任相而是時却為君居守相且亦可攝君位而儲子却止為相

於此見聖賢之處交際總是稱物平施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此古人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士知輕財重禮

則不可以虛拘

不得之鄒得之平陸不應自孟子口中說出故只將書幾尋繹一過令好學深思者自心知其意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此當是孟子致臣而歸時與淳于有此一番問答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苛去今明借孔子作影所謂王庶幾改之所改必指一事而言如魯定季桓之三曰不朝者而孟子終不顯言其失一任知不知者之從而錯迕其際所為善學孔子也

通章都是借他人說自己話而節節針鋒相對髡以名實未加而去為不仁語以仁者原不必行事之合轍髡

莊子韓非

卷之十九

十五

孟子

以賢者無益人語語以見為無益處尚是賢者之益髡以日中未見有賢語以賢者之為原不許衆人之識始終不與深言者知也語意蕭而不劇者義也末節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苛去志厚非惻之意皆然見於言詞之表者誠也

記云廉而不剝義也今人但知廉之為義而不知剝之非義義也者宜也書曰彊而義並非彊之為義然則今之所謂義者其義之糟粕矣夫

孟子曰五霸者章

義利之防一踰便不知所稅駕有五霸為三王之罪人則自有今諸侯為五霸之罪人而嗜利滅義之大夫又

子崇王而黜霸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可知才為德之用天命有德五服
五章舉謨祗陳九德而浚明亮采撫辰凝績裕如也古
以德取人無以才取人以才取人者自教化之衰始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
定是如此慎子輩何足以知之宜其勃然不悅也
千里以待諸侯百里以守宗廟典籍想見先王公天下
為治使上下齊肅恭敬遠近歡欣交通一語而盡其曲
折如是覺外傳之言為厄而漏矣
引之當道則事無過舉據地踰制之為斷斷不出緊要

尤在志仁君者天下所托命之一人引之使志於仁而
君子之造福於生民者無窮矣
徒取之事不為仁者之公也殺人之事愈不為仁者之
愛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緊連上章說所指即慎子一流人物

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孟子打穿後壁語試思秦
政項籍如何承受得神明之器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兩章

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是邪說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
者亦邪說也提之為奮其私智私智則何以施於天下

紅舟講義卷之十九

國家

用圭之術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亦即青苗取息之作俑
耳但安石以為不加賦而用足此更透一層以為可減
賦而用足其不致亂也幾矣小人但知小者近者而妄
度其大者遠者一築隄而遂謂功高於禹鄰國之澤洞
不知也故孔子謂斗筭之人不可以從政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小信不可信固五常之摠也必信不可信自一誠之立
也亮雖與諒同然詳味字義却有明之意思在故較不
諒之諒為無病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不亮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須知好善何以遂優於天下善為上帝所降之衷人所同得以成性者也。好之則既愜乎吾之性。即愜乎天下之人之性。語其最初之理。此為奉天以御之。而人受治矣。語其同然之故。此為執短以絮之。而無不方矣。大知之用中。洪範之建極。胥是物也。深山之中。亦有善言。亦有善行。廊廟之上。遠聰明目。其善何窮。舍己從人。取人為善。無我之公。忘物之大。於是焉在其於天下。何有樂正子已在善信之間。要之善是根。抵美大聖神一善之充周而變化者也。秦誓言。一个巨曰。斷斷無技曰休休有容。正子近之矣。強智慮多。聞識祇才技之一端。以之範我。馳驅皆善也。視好善者。不啻涓滴之于河海。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十八

孟子

陳子曰古之君子章

問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竟說有道則仕。豈不簡易。然果哉。末之難矣。賢者辟世。如伯夷。太公之從。高翔遠覽。望景瞻雲。早知斯世之必有王者。特時未至耳。故寧且戢翼以須。而孟子目之為天下之父。則斯人之呱啼啞笑。無日忽然於為父之心。士不韋不當商周之際。而抱伯夷太公之心。則辟地辟言。辟色。豈敢憚勞哉。終有所辟。則前有所就。即此為君子之仕。為此而就者。失此而必去。君子之壹也。若言弗行尚戀其禮貌之弗衰。禮貌衰尚念其饗飮之能繼。是為降志辱身。有賴援而止之而止矣。故兩三字是逐項劃斷。

言將行其言。上言字只作語辭。與詩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相似。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人只說老於世。故惟聖賢真熟於天地古今人物之故。既知盈虛消息之必有其常。尚從自然之天運信得過。并坐實貧賤憂戚之正。以玉成乎我。更於必然之天意透得真。所以然者。天生人。不能教誨人。能予以為聖賢之資。不能堅其為聖賢之志。於是庸眾之蠢蠢然而生者。固不開大意之有亡。而一。二豪傑其所由來。本得乎兩間之間。氣却必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即天亦不能辭庸庸之衷。而必借傾覆為栽培之用。要之天亦不為。

虹舟講義

卷之十九

十九

孟子

一人正欲其擔當宇宙而斯世生民之命有所寄也。單說聖賢如是道理。尚嫌不闊。并說中人兼說有國大抵極失意中。便有轉身日子。

多少道德功名。緣何例說個生。則知沒世而無稱者。非生也。不為宇宙仔肩。鉅任者。生如不生也。故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不屑教誨。便是我之徵色發聲。使其由此而困心橫慮。為是亦我之教誨也。

孟子七

盡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盡心知性即以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天不在心性外也心之妙處自出不窮以理之精微變化而日出不窮故盡心必其知性心之危處出入無時非性之有少欠缺而出入無時故心必須存而性只宜養死壽不貳信其天之在我而無一毫之惑脩身以俟盡其天之在我而無一息之間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盡心則知至存心養性則心正而意誠以中庸脈絡言之首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孟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義理之命立之者是也氣數之命順之者是也必知有氣數之命而信之然後可全其義理之命威惕利疚而能為君子者鮮矣必脩其命以義理之身以俟之然後為順受其氣數之命之正不善獲百殃而諉之莫可如何者又謬矣故立命與受命無二功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不知立命則必棄其在我者而不求矣不知天下求之而有益於得者惟此也不知受命則必向夫在外者而求之矣不知天下求之而無益於得者在此也舍則失之則愈當求矣求之有道則雖求已自有不可妄者蘇子瞻云與其醜顏忍恥哀求于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則以向君父猶其道向衆人非其道也比如今人鑽營奔競也須假文字為進身之階這便是離不得個道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章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盡乎萬物之故矣其他事物細微摠離不得五件而其理摠具于吾性之中可以儘量發付此之謂萬物皆備於我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二

孟子

特慮其反身不誠耳反身不誠則形色之為我有者且無一之能有物在而理去也而我之與物接者貌然而中實不然心失而理亦失也是必有愧怍之不容慢而快足之無自生者反是則樂莫大

自其德之全於天者曰誠自其德之全於心者曰仁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一如其天焉則樂仁者理與心融恕者心與理睦制私之去無私焉必近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章

於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聖人之不惑也於事物之所以然皆無所隱聖人之知命也到此纔是著察之盡然

聖人亦只從下學而上達其所由固非愚夫愚婦之所不由也。無如莫不飲食而鮮能知味也。到了聞性與天道。覺得天地間徹上徹下無非此理。但人自不思而求之不著者。可以著也。不察者可以察也。未之行未之習。則亦未之奇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而章

禮義廉恥四者。役躬之切務。廉生于退讓。恥生于羞惡。從義然三者之不去。皆緣有恥。非然則蔑禮棄義。忘廉均無所不可。故聖賢只教人有恥而已。足夫子論士曰。行己有恥。憲問恥皆鄭重言之。却無如孟子此兩章。尖新刻露。曰人不可以無恥。是矣。必曰無恥之恥。則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三

孟子

無恥上之無恥。是庸夫之有醜面目下之無恥。是聖賢之不愧。不作。不愧。不作。正從極怕愧。作生來而極可愧。作。即此恬然不知有愧。作人皆知愧。作我獨不知愧。作。則非獨欲返於聖賢之無愧。作而不能。并欲僅同于常人之有愧。作而不得。此不恥不若人。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王與士異也。其賢同也。賢王不自有其賢。但見善之在人。賢士不自失其賢。守其道之在我。賢士非不樂得賢王。而勢在則遠之。去其勢。而但以賢相與。亦非不得而見之矣。然不論勢而論賢。可得而師友之。亦終不得而臣之矣。此之謂主臣同德。後世光武之與子陵。深得此

意。抑猶有迹也。若夫不山林而廊廟。勛名冠世。旁之人以為如鴻毛。遇順風者。兩人相視。提是純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其唯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孟子所由望古而遙集也。

孟子謂宋句踐章

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主德言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主義言天地間至貴者德。天之予我。良不偶。然故可尊至嚴者義。行而宜之亦惟義。吾人定身如是。而足故言樂。雖然言德而義在。言義而德亦在。分合之間。一心一事之辨。若其由心之事。坦焉大道。則道以名。故道與德非二也。道與義亦非二也。義範一身。尤於窮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四

孟子

宜道公一世。尤於達宜。窮不失義。守其所達之道而已矣。達不離道。行其處窮之義而已矣。窮易失而不失曰不。失則義原不專。主窮達易離而不離曰不離。則道尤不專。主達。窮者道之窮於天人之際也。士之得於己者不窮也。脩身見於世。何達如之矣。達者義之達于君臣之會也。民之望於我者。固不俟達也。澤加於民。即窮小之矣。只不失不離。看得清道義自合一結。歸獨善兼善道義之為善一也。曰窮曰達。是獨與兼異耳。惟然故。人知之亦謂賢人不知亦謂賢。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章

人人同得此降衷之良。只有物欲一層障隔。遂不能無

待於君師之教若是者亦緣所稟之非上智耳亦於國
須志氣終湮有過人之才智纔奮發得來君子所以樂
得英才而教育也

孟子雖自附見知其去孔子亦已百有餘歲矣是謂雖
無文王猶興其高於七十子之徒者在此
凡民之所以能興以循是民也然只是文王明著動變
之效目以凡也矣辭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何必言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但忽焉附以韓魏之
家而自視歛然者充之便是這一路上人故以為過人
之遠

虹舟講義 卷之二十 五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大人則自有大人之事相觀事勢之可否禍福之輕重
以經紀其人猶耳目之相導前後以使其身之得安固
不啻民以從欲亦不違道以干譽嗚呼民從欲者怨之所
由生也不違道以干譽譽固不妄生而怨亦不起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王霸之辨別處論主術此處論民風主術在心上勘出
誠偽公私民風只於氣象上看出大小廣狹故特下兩
如字皆摹想之詞此實精要亦是形容也叔季之不
同三代非民之異而為之之異霸民王民分得極有味
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於此可見霸者何以使

民離虐亦自為民除害如王所謂殺為民興利如王所
謂利且示義示禮示信如王所謂使民遷善也但根柢
淺薄所及有限又有多少矜張意思在然其民久不見
先王之澤當其痛疾而或噢咻之不暇辨其珎珠與美
玉也分人以財而曰吾只以財賜爾教人以善而曰吾
只以善私爾其人必更歡欣踴躍獨氣象小耳王者則
不然如天之無不覆乃無私覆如地之無不載乃無私
載民亦何從而感之但目擊履載之寬則廣大矣日游
博厚高明悠久之宇則無適而不自得矣

莫知其然之謂化不見其迹之謂神百穀甲折萬物收
藏天地之神化也一故神而故化聖人亦然窮神知化
虹舟講義 卷之二十 六
德之盛也過化存神業之至也天地無心而成化故不
與聖人同憂聖人有心而無為則遂與天地同量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章
殷盤周誥仁言之祖也含哺鼓腹仁聲之祖也其所由
來已微介升降矣所以然者仁言出乎政教之先而仁
聲應乎政教之後一虛而一實故入人之深淺隨之乃
政與教均以行仁而其得民又自有別故為人上者口
惠之及於民不如實德之及于民也求詳於形格勢禁
之間不如相見於建中錫福之盛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善政得民財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故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一人之私其不足以為天下之公久矣。獨此親親長長之心所謂閉門而合轍者也。人人皆有其私則仁昭而義立矣。仁義之道豈不具于天良也哉。

惻隱羞惡從作見處指仁義愛親敬兄從最初處指仁義一則易牛之心可以保四海一則赤子之心可以為大人。雖然徵於其初也尤徵於其同也。有一孩提稍長之有不知者便信不過是仁義仁義者天下之公也無不知三字豎看是不須學慮橫看是達之天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莊子講義

卷之二十

七

孟子

與於此孟子此章蓋本諸夫子之論易聖心皆然獨稱舜者據大知章及耕稼陶漁即取善尤無遺量耳言深山者形容至寂其實蕪火恭默之辰也是如此至百辟在朝昌言並進更不消說得沛然莫禦大舜之神於是為至然朱子注明明德以為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應萬事此即云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人皆可以為堯舜即於此洩露消息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天地生物之心則仁天地成物之功則義人而不仁則無人心人而不義則無人品就發用言不忍之謂仁就

立體言無私之謂仁不忍施於孺子之入井仁也不忍

施于全軀保妻子之為則用之有以汨其體也記云用人之仁去其貪亦為其不能割捨古來拖泥帶水的人始非必不仁其究必至於大不仁所貴發其羞惡之心為其斬株掘根之盡子曰無求生以害仁不義故也有殺身以成仁義故也夫子罕言仁而門人之問仁頗衆子告之不外閑邪存其誠從本體立說者近是言復禮不必更言蹈義矣孟子時微言幾絕於是有以甘食悅色即仁之所以為愛而心之全德枯亡幾盡於是深懼焉而亟以義救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然仁與利不對義與利絕反對亦即祖夫子喻義喻利之旨而亞聖嚴

莊子講義

卷之二十

八

孟子

巖氣象一生全從義得力故每至發人羞惡處其言必警切而深痛如論萬鍾之辭受一介之取與齊人之餐飽與人不可以無恥及此章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皆是也。讀孔子之書者當作仁字看讀孟子之書者當作義字看其有圭角英氣凡以此也。不為不欲而終至於為且欲於以知後起之有權也為之欲之而終是其所不為不欲又以見初心之大可用也。如此而已矣見古人即道濟生民功蓋萬世其腳跟着硬不出於此與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相似又自此可

以無適無莫奇無必信必果無所適而非義焉乃前篇之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亦吾夫子之所謂欲而不貪者是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得心為德主義理言而此為德之慧不學無術主方法言而此為術之知慧根於德非小慧也然已是德之慧非徒德矣知依於術非私知也然已是術之知非徒術矣

歲寒才知松栢後彫知千古歲松的人被他瞞過不少有本領人亦埋沒不少也獨孤臣孽子操心危而慮患深知自非上聖鮮不溺於宴安雖有庸材亦當警於集

孟子講義

卷之二十

九

孟子

夢人心之可用如此人心之不可恃又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論臣品非論士品容悅者富貴之士向君一邊說謂之事君人安社稷為悅功名之士靠社稷一邊說謂之安社稷臣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則道德之士以其得全於天非臣之所得而貴謂之天民若夫大人則以君德而在臣位乾之九二足以當之

此所謂在下之大人也飛龍在天即為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篤恭而天下平乃德之至盛致治之極軌矣與九五之大人不異故名亦如之舜禹周公孔子其人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却都是性分中事不是遇合上事故可樂家門孝友聲應氣求一則不愧不怍之至大則不愧不怍之可相告語者而已却又是不可必得不得獨天倫遭際之難即英才蓋亦世所希有今既得之其樂何如

孟子曰廣土眾民章

得志澤加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固是無所之而不可然一說得志一說不得志是知古人之志未嘗不在於澤民也既在澤民則必到無一夫之不被澤纔是暢然滿志之境特所性不屬耳故前兩節是孔孟極遠轍之心後兩節是樂在其中何為不豫之境分定故也

孟子講義

卷之二十

十

孟子

所謂分仁義禮智之名是者是矣

根於心是心性合一生色以下數語只是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坤卦文言所謂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中庸其次之形著明與夫至誠之徵孟子之言充實光輝動容周旋中禮皆是也此更體撰得奇妙耳清和潤澤豐厚盈溢八字須從仁義禮智充積時想出有此意象而清和潤澤於面為宜豐厚盈溢於背為宜又各以類從之道也禍福自外至者皆能先期而形見於動作威儀之間沉四德之根於中而發作於外者乎夫子溫良恭儉讓令人望而可知者以此

不言而喻形容威儀中適之意極有味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仁人之視己也甚重故其擇主也必制以己善養老者
仁人也而仁人遂以為己歸矣比如伯夷之視武王俾
覺與己不相似

導其妻子語尤入情此孟子前此所未言也二南之化
始於房中如燬之灾憫自家室則當時之內教蘇矣後
此秦人詬評非即豐鎬之故都乎

五十非帛不煖以下語似贅乃孟子於上節而老者再
細分之有此籌畫耳曰足曰無失皆僅可之詞非帛不
煖二句見未五十者猶可不凍五十者先凍矣未七十

紅丹講義

卷之二十

十一

孟子

者猶可不餒七十者先餒矣養之所由汲汲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生眾食寡為疾用舒王者生財之道也以此意經於間

里畝畝之間亦家富而人足矣以今考之井田最是富

民良法也月型仁講讓之俗而可行民知私其私豈

復事於公然一以知其生之感因之惟私是視猶挈

挈如有所不足也故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知樂利之

所以綿於有永觀其崇如墉其比如櫛知尊親之所以

動於不知

水火金木土穀聖人所以並垂為六府土之所在無非

穀也後世西北多不毛之土而穀之一府獨虧語菽粟

如水火於今日則人必以為誕語矣

吾鄉民皆無食若食亦不以時民皆無用但用定不以

禮迎神演劇正當同我婦子之時解衣散錢又在烹葵
及菽之候財賦重於東南而浮薄侈於吳會欲其生之
不感難矣一二豪黠居奇致富則往往雖時不食雖禮

不用但積財廣蓄以遺子孫於是焉富益富貧益貧富
者驕貧者慙至於菽粟如金玉而民焉有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孔子二字讀斷在魯則小魯如登東山然在天下則小
天下如登泰山然此言其高也若其大則雖海有不足

紅丹講義

卷之二十

十二

孟子

觀於海者難為水矣生民未有而魯與天下何足言斯

文在茲而諸子百家之言烏足以為言也

雖然有本焉萬頃之波其出必有廣容光之照其精有

自來聖誠而已矣誠者聖人之所以為本也

學聖人者將何如尋其本而莫能至也觀其大數為河

漢而無極也雖然聖人之道之在事物間也如水之在

地中無所往而不遇學聖人者亦即以流水之盈科而

進者幾之事在充積而已矣取水之有孚則不以然

者厚其養也法坎之中實則必以存誠者大其蓄也如

是而輝光日新其庶乎蓋章必自成時未至不可以襲

取故聖人於高明之士而有抑之使從下學者矣亦成

將自達時既至不容以遏抑故聖人於萬實之士而有呼之使悟一貫者矣

首節言聖人之道之大其即顏子之所謂高堅前後者乎在中庸則洋洋優優大涵細入者是也次節言聖道之有本其即曾子之所聞吾道一以貫之者乎在中庸則博厚高明悠久摠一至誠之無息者是也末節言學聖者之有其漸其即夫子自言自志學以迄從心而以之教人即顏子所謂循循善誘者乎在中庸則又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義也一聖四賢理無或二特兩言山三言水一言日月純以借喻成文為錯綜而離奇耳登東山小魯二句言聖道之大并推其所由大者惟高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三

孟子

之故小魯小天下大之至也人之視夫子當何如此故字接脉也

觀海遊聖門就旁人說却自與上文相迴合擬夫子於登山則側觀聖者於觀海蓋可以小魯可以小天下苟以水喻則海也此海字從小魯小天下順卸出來又小魯則難為魯小天下則難為天下而難為水亦小之乎其水此難為水三字又將小魯小天下迴抱過去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君子喻義小人喻利聖人極嚴切終是渾成孟子力撰為奇語特於其中搜剔出頂尖者二人一舜一蹠又不

是舜便是蹠落古今茫茫宇宙二夥大人物祇結果

成就得這兩位不容有第三人鼎足而立危絕殊絕人未有不見利而忘善者物欲之私也即未有不喜舜而惡蹠者懿好之公也知舜蹠即分於善利則何必舜始舜蹠始蹠哉知舜蹠即分於善利之間則理欲交界就中豈有毫髮寬容豈有一線站腳可無事精以察之而一以守之哉此孟子警惕人之旨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章

公物之義即仁當可之仁即義仁義原非二物如告子言我是仁而物是義其說至粗如楊墨言為我為義而兼愛為仁其說較精雖然義孰正於君臣言義而至於無君害義之大者也仁莫切於父子言仁而至於無父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四

孟子

害仁之大者也其害義者先以義害仁究并義亦不能無害其害仁者先以仁害義繼并仁亦不能無害若知義之原以仁為質而仁之必以義為術其亦何為至此若夫子莫言仁而不絕于義言義而不絕於仁其於道也近矣然知不拔一毛之非亦知聖賢豈嘗一介不取與且閉戶而不問鄉鄰之關知塵頂教踵之非亦知聖賢又嘗一夫切大溝且三過不入而為手胼足胝之為乎置之楊墨之間為中置之萬事萬物之間則無權而仍是執一一者理也非道也天地之道獨陰不可以生獨陽不可以成於是乎有太和之元氣而偏於陰陽之中亦不能使其生之必遂而成之必固於是乎有春

秋冬夏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聖之時不其然乎。

學者細玩一部周易。便知三百八十四爻。無非道者。又詳味一易字。便知吾道終無可執者。

孟子曰。飢者甘食。

論善養要人。不以口腹累心。論不害。正要人以口腹例。心害口腹者。飢渴害人心者。貧賤所以為害者。不同而害同。故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以之為害。是以飢渴之害。為心害也。是例說也。向也以口腹害心。今也以心害口。直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是連說也。然則人之求富貴而不得。口腹不害而心害。是飢渴專中於其心。求富貴而不得。

莊子講義

卷之二十

十五

孟子

者。口腹亦有害而心更害。是飢渴無中於其心。一虛擬之說。一坐實之說也。飢渴害口腹。而所失在正味。以飢渴之害。害心而所失在正理。又歸併之說也。兼此數意。語妙乃盡。

以字下得極有味。究之飢渴之害。豈能害心。人自以之耳。知以字因緣。便有無字著脚。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章。

既窮遺佚。安得有三公。惠若隱賢。即何患無三公。第直道不可枉。枉道不肯為耳。此可作三黜不去斷詞。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

為山只是像個山。掘井不僅像個井。須得及泉纔歇。

有為者亦若是。甚言有為之可恃。此又言必若是纔集得。有為道理真四通八達。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五霸之仁義也。直從堯舜來。此識無人見到。堯舜性之。性即性此仁義也。湯武身之。身亦身此仁義也。然假之。之去性之身之也。亦遠矣。彼有而此不有也。然假而不歸。則亦惡知其非有也。非孟子不能將王霸劃斷。非孟子不能將堯舜湯武五霸劈頭直下。

堯舜與湯武相提而論者。有矣。性反之說也。下及五霸。為不倫。湯武與五霸相參而較者。屢矣。誠偽之辨也。上援堯舜為非偶。要之五霸所假者。仁義也。仁義也者。湯

莊子講義

卷之二十

十六

孟子

武所以為湯武。即堯舜所以為堯舜。索性一例。追上去。然而堯舜性者也。舉人所覆矜之為之者。二聖直所性。而有之。湯武身之也。舉人所捕風捉影。移頭換面者。二聖真能以身體之。如此布置。繞語語入此節。甲裏將堯舜湯武對說。一性一反。反即反其兩性。意主乎成功之一也。此言性言身。所性而有固是有反身而誠。亦是有意主乎別偽存真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學者須識得聖賢行這種大事。而其君不疑。天下不懼。更且民大悅者。何在。今人小小作為。便惹起人許多疑。譬志不足也。然亦須觀時。變公將不利於伊尹之事。有不

合者此亦公之所得且以思者也至於雷風示變則知其理初不異矣

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湯武之事既有定論矣放桀一

即不可不留一斷案而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一以見聖賢大公無我之心一以塞萬世奸邪

篡竊之口

公孫丑曰詩曰章

告彭更者豈之肆故亦答之肆也告公孫者問之莊故

市語之莊也守先待後却說有功萬古其君安富尊榮

其子弟孝弟忠信只說有功人國自於本章泰字素字

有針鋒之對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七 孟子

喪敗如梁弱小如滕用之可以致王否亦為王者師何

其安富尊榮也賢如滕世子不肖如曹交俱與言孝弟

忠信蓋生平講道論德無適而非是也就至今日看來

君子之功依然如是宜其組豆不桃

王子塾問曰章

農工商賈細民之事也士雖未為大人畢竟大人是其

本頓大人者仁育萬物義正萬民第仁與義不似官家

條教號令到得任事時才取辦于故實其平時心正意

誠不妄斷一樹殺一獸不妄取與一介皆是此種毅力

一自其志為之志居最上一等故於不仁不義之事如

此其充類至盡而斷然有所不為夫子所謂行己有恥

即孟子所謂尚志非二也講家泥住志是心之所之而

非事因以不殺一無罪不非其有而取為他日得志之

事今且懸空記念著此不通之至者彼必謂章縫之輩

如何殺得一無罪難道做得大人纔能殺非其有而取

遇著如此駭漢教聖賢立說甚難據彼所見竟是仁義

必大人方做得士却做不得而空有其志然則其所居

所由何物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章

不義不受齊國亦與祿以天下弗顧相似何以說他是

舍簞食豆羹之義蓋親戚君臣上下民之義也人之所

以為人如是而已其他不論萬鍾千駟一介自聖賢看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八 孟子

衆摠是一辭受取與之義雖亦關于人道視親戚君臣

上下直一也衆人重物而輕義雖義亦必以物重故

視舍齊國遠過乎舍簞食豆羹又往往忽庸得而好奇

節故於其亡親戚君臣上下不以為意而卒相震耀于

齊國之弗受微孟子言幾何不為好名之士所眩也

夷齊之讓非以讓重也不忘其親也採薇之餓非以餓

重也不忘其君也據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君子以為觀

過知仁可以識輕重大小之衡矣

桃應問曰章

天下難處底事儘多却未有如這一件事陶難而舜更

難然在舜與皋陶一定是無難人之所以難者格於人

欲之私也。鼻陶捨不得一官。舜捨不得一天。下真如在荆棘叢中矣。故凡有一毫人欲之私。便做不徹天理之極。合不到人倫之至。此事非真有然。學者宜常操此心。以應事。總注開發人之意。極警切。

如此處置無他。只是仁至義盡。因思楊墨子莫之徒。豈得不謂之害道。

學者好言權。雜人欲之私。以為權。非聖人之所謂權也。學者好言經。失義理之精。以為經。非聖人之所謂經也。

孟子自范之齊章

望見齊王之子。常人只是驚其烜赫。有心者忽會到吾儒道德氣象上去。此聖人聲入心通。大舜無非取人。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九

孟子

種左右逢原之樂也。竟作勿視藐藐。過去未免忽略過了。居相似。即無不相知。所以惟聖人能知聖人。

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冰筐是將君子遠財之義。然雖承以筐而仍必以幣者。非是無以表其敬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待賢者。引必出于此。至於強飲食之而心不好之。則財在而惡遠矣。

故不可以虛拘也。然至君子不可拘。則是所拘者特其豕與獸之類。有國者又何取乎。是而為之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塊然。是形。活動。是色。統觀是形。逐件是色。性一而已。具之於心。曰仁義禮智。載之於物。曰聰明恭重。聰明者智。

也。恭重者禮也。周身血脉流通。痛癢相關者。仁也。大小貴賤之各從其令者。義也。必然而無疑者。信也。舞蹈之不知者。樂也。莫粗看了。形色。蓋此身。渾是一團天理。有水火木金土。則有難言。視聽思五事者。五行之氣。為之。實五行之理。為之也。故形色天性也。

以敬用五事之身。慶君臣父子。方能盡人倫之極。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而君臣父子。仍是其形。為之。故盡性踐形。而盡倫在其中矣。

誠者自成也。以天下之物。與吾之一物。並生而物物各得其理。此參贊位育之所以無難。以耳目手足之物。備載於我之一物。亦物物各得其理。此復性踐形之不容有歉。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二十

孟子

以心言之。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以身言之。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堯舜性之就盡。性一邊說。湯武身之就踐。形一邊說。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二十

孟子

齊宣王欲短喪章。臨喪不哀。故以三年為可。已教之孝弟者。發其必致之哀也。若王子者。哀有餘。雖文不至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附。下。一章。附。君子明指孔子私淑艾是孟子隱以自處。上四項。今高下私淑艾。則隨其人品之高下。皆得五句中。獨成德達財兩句。合成一節。此高下微分而對待。蓋自其得於心。

財兩句。合成一節。此高下微分而對待。蓋自其得於心。

財兩句。合成一節。此高下微分而對待。蓋自其得於心。

財兩句。合成一節。此高下微分而對待。蓋自其得於心。

者為德。自其任於事者為材。材德本自相因。而渾厚者則於材不足而德有餘也。英果者則於德不足而材有餘也。即剛柔仁義之各有所偏者是也。因其偏而有德與材之分。遂又因其偏而德非中和。材猶拘固。然則其德材之分。致者不能兼通。而本事之歎。反者固須充滿。聖人之所以成而達之也。其科不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德者從所受之中來。財者從所稟之明強來。稍落氣一邊。所以為高下之等級。

成德之士。不器體大而用自隨之也。兵農禮樂之各有

所長者。仍是其德之不足也。然已於從政何有。則子所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一 孟子

以達之者至矣。

雅言詩書執禮。四教文行忠信。非成與達有兩法。門人

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上之時。而之化下之答問。亦

皆其所自為也。

君子之教有五。將殺拙工拙射。君子亦別有使日藝學

之法。與不知道自有定體。教固有成法也。此即魯論自

行束脩兩章相與比附之義。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徑言之。只是論君子之出處。又出處之皆必以道耳。因

終食造次顛沛之必是突然造出。殉字天下之道道之

經于世者也。在我之道道之本於性而成於學者也。在

天下者有有無在我者無有無也。亦必天下有道而吾道纔可以伸。天下無道而吾道在所必屈矣。然道不自伸。必與身而俱伸。道不自屈。必與身而俱屈。而當其伸也。身先道故。以道殉身。當其屈也。道先身故。以身殉道。以道殉身。不知有我。以身殉道。我自得我也。以道殉人。但知有我。而因以役我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章。

鄙夫空空。必叩其兩端而竭焉者。為其誠也。不誠未有

能動亦未有誠。而吾言可以相入。故不答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章。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

所當為。不可不浼焉。以盡其力也。而已而得而退。提是

虧於理而缺於職。扶其弊有三端。始焉無志於及。而其

終遂不可及。始焉惟恐不及。而究亦同歸於不及。君

子所以必厚植其基。而規模可以遠到。亦謀其事而

綽然無不光明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仁一而已。以仁之篤於近者為親。以仁之被于物者為

愛。親愛二字向無分別。其同隸於仁。亦初無分別。妙在

殊親與民物之分。而先殊吾仁之分。乃將一仁字破而

為三。破之成三。合之仍一。

以仁之立體處為理。一以仁之發用處為分。殊無私者

其體也不忍者其用也。體合而用分。體虛而用實。合處可以統同。當其四出。未有不脉絡分明者也。亦虛處無容辨異。若其實而措之事。欲親疎遠近之不殊。軌不使理有所不可。勢亦有所不能也。如喜怒哀樂之未發。為中。既發亦祇是各歸其節。仁者無私應事。又須曲折以赴乎事物之宜。皆是理一分殊之必相隨而不相絀者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若親當不止立達亦不誤己之欲立欲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之事也。若物則愛惜他得却感動他不得。

虹村講義

卷之二十

十三

孟子

親也。民也。物也。一及無不及。故為我非也。為親為仁為愛。其用各有當。故兼愛非也。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故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非也。未及民物。先自薄於親。親所謂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不循親親。仁民愛物之序。而求治太急。發願過奢。亦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此為西銘一篇所從出。摠發明理一分殊之旨。其意之所主。則各有輕重。後世言義甚精。其推不去者。不勝人己物我之判。隔故張子之發明在理一。孟子之時邪說橫流。仁義殺雜。學者皆不得其宗統。故此章之發明在分殊。

親本自親而我親之無加于其親也。仁者人也。以仁及人。亦即以人治人也。若物之羣相聚也。其所明只是愛吾因以愛予之。亦稱物平施之道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當務之急。務民之義也。親賢之務。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也。摠見學者當知大體。元精敝神而無當於仁知之歸也多矣。

一賢也。說尊賢便是義。說親賢便是仁。若告子說仁說義。便儘拘著。

盡心篇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四章

虹村講義

卷之二十

十四

孟子

戰國告戰。以毒民於死之具。而輕用之人。主以之廣其土地。策士以此建其勛名。不仁之極也。故此四章為一意。春秋無義戰。早睹其禍之所流。極而托於筆削。以為之防。血流漂杵。怨人致起於殺人之近。似而特加別白。以明其不可信。聖賢之仁天下其勤至矣。有可以正上下之分。已生民之亂者。知我罪我不辭。有一言而近於畏人禍亂之心。啓後世傳疑傳信之異同者。即刪墳典。與所弗恤也。又引湯武之事。見當兩朝革命之餘。其時絕無殺戮之慘。今之戰愈勝而敵愈多者。以死亡之術而為其制勝之道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可傳者其迹也。不可傳者其神也。在聖域亦大可為也。而化不可為。在聖教亦文章可聞也。而性道不可得而聞。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不久為天子。豈是貧賤終身者。而若將終身焉。方當飯糗茹草。富貴豈其固有者。而若固有之。形容聖心到極深妙處。

孟子曰吾今而後章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然則殺人者人亦殺之矣。殺人而貽禍於身。猶可言也。殺人而貽禍於父兄。不可言也。是故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五

孟子

於人。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章

先王仁民之具。後之君子鮮不以為厲民之術。舉一關而大較可知也。有治人無治法。以此。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一家而國興。天下之規可得。其必以道相率均也。何必言天下萬世之耳目不可欺。何必言焚獨鯨寡之顛連不易虐。

孟子曰周於利者章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兩大綱者。德之所以厚其垣墉也。灑掃應對。徵角宮羽。無物而不存。

禮無動而不在樂。此數物者。德之所以謹其塗茨也。如是則周矣。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名利兩途。彼之名。此之利也。所好在名。則寧棄利以取名。則取小名。又不如其取大名。故雖千乘之國。能讓然實非其能棄利也。為啖名也。至簞食豆羹。却無名可戀。不見名。仍見利。而真情畢現矣。故君子之於人。也不得。不觀其所由。而察其所安。

孟子曰不信仁賢章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不說無仁賢。說有仁賢而不信。蓋雖亡國亂朝。仁賢究未嘗絕於世也。不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六

孟子

信之。而自空其國。爾無禮義。如魏羽林軍。可以焚張彘之第。雖有富強之形。高歡輩且相顧而起矣。無政事。如明定陵之百務廢弛。而內帑空竭。雖其君臣上下名義之足以維持。卒之礦稅紛紜。民窮財盡。而國命之危。基於是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章

田常之篡齊。六卿之分晉。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彼其私智之騁。亦緣於仁以為端。侯之門仁義存。其不仁自若也。不仁而得天下。秦政以後。莫甚於朱梁之五代。然皆不旋踵而亡。得如不得也。若漢唐宋之享國長久。雖其取山河以百戰。然必有不嗜殺人之仁。明祖敦以義。

勝仁可遇而義不可過故其子孫不能為漢之三矣磨
宋之再造

無私之謂仁若必無一毫利天下之心此學者所推求
之仁從心術上看直三代以下所未有愛物之謂仁但
能不嗜殺人此天下所引領之仁從事業上看不必管
仲始有也所以然者無私之仁必逆追到赤子之心愛
物之仁只無失其乍見之隱

孟子曰民為貴章

其位既成則君者人神之主以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
又次之然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王者之建社稷所以福
民君當徇民并當徇社稷必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廿七

孟子

輕方成通論也然言天則已邀故說得子邱民為天子
則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可推而知也不說諸侯危民社
則變置不予下以干上之漸也危社稷則直以先王臨
之而變置之權可得而用矣若社稷之變置竟以民臨
之幽明無相干之分則事為無嫌有相安之理斯報有
必責按君民之相依賴聖君聖且已言之民貴君輕此
孟子監於三代更姓改物之義又欲嚴君臣之分立上
下之防故兼社稷立說則君未開罪於民先開罪於社
稷非民得有加於君而社稷得有加於君也民未貴於
君且先貴於社稷而民之貴又只從得其心而可以為
天子看出更不說到眾叛親離上去此立言之有體

留社稷一段在後見立說原主君民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章

孔子生民未有不待問已其他聖人都是得位行道若
二子真所謂幽光獨發者也武王周公之聖而不掩
其孤介之芳處汙君濁世之間又別成其太和之字如
天地之有四瀆其力能獨入於海者顏曰雖萬學附驥
尾而名益顯若二子則何所附乎無待而興而其所興
者且曠百世而未已中和之感人者漸而偏至之入人
者深頑懦鄙薄此平康正直之化之所難而二子之所
易也匹夫而為百世師先孔子者而人而已故此章專
致其歎想之意不復以隘與不恭論云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廿八

孟子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仁人心也主心言仁者人也主身言此仁也者人也主
理言人不自人必有所以為人之理仁其是矣畢竟仁
是理而人是物故須合而離理即無以為物故合之而
斷無不合亦斷無可以不合無不合者自然者也不可
以不合者當然者也兼此二者道之意境可識矣
今人說自身開口是性命這便是仁者人也形色天性
也但習焉不察耳
仁即天所以命於我之性率其性而之於事物之間則
道矣所率者性也率之者人也故曰合而言之盡人不
可離道者以人同具此仁也離仁非人即離道非人矣

亦必合於人之身言之。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章。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宇宙之大，致先不交而君子處之，因遂無上下之交。

貉稽曰：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原是久而論定之意。若當時則雖仁聖賢人，固自悅者半，愠者亦半也。高余冠之岌岌，長余珮之陸離，何必湘纍始不周於今之人乎？說孔子已有衛之仁人，說文王已有前之太王，兩事俱使活證，頗亦寄慨無窮。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赴舟講義

卷之二十

廿九

孟子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昭昭之極也。庶羣是酒，腥聞在上，昏昏之至也。

齊饒章

發榮事之可恒者也。然彼此否隔，相應之意異乎常矣。猶深以常理求之，易所謂浚恒，雖貞亦凶。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於穆不已，天之命也。仁義禮智，天命之性也。從天言天，以主宰言，奉天之人，以命令言，而命令者，即天之所以與我為主宰。及所以主宰乎我，與我為主宰者，專以理言之。天既交付於我，便都不管。主宰乎我者，兼以氣言之。雖既交付於我，猶在在管着，其故亦甚易曉。蓋賦之

理祇在生初，所稟之厚薄清濁，亦在生初。其實天地之間，純是義理昭著，如何肯任他胡行妄為？又人自有生

以後，無日不資天地之氣化以生，既受他滋益，亦受他

拘管，故百里之間，聲息迥別，此其可驗也。如何讓得他

游行自在，如是而命便不止，如詩言與中庸首句，凡夫

氣稟之拘，與夫窮通得喪之遇，無適而非命者，諺所謂

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概是有造物者司之而已。

天命之謂性，一串言者也。此性命作兩開，以其與心俱

生，謂之性，不止義理即食色，亦是以其非我得主謂之

命，不止富貴貧賤，即所稟之厚薄清濁，亦是。

氣稟之拘，是物欲所緣以蔽也。以其厚薄清濁，定之於

赴舟講義

卷之二十

三十

孟子

天而非人，則亦歸之命。物欲之蔽，梏其義理之性者也。

以其亦循乎形氣而發，而非含生之類，有或異則亦歸

之性，曲也。旁通較平時，獨主性善為言，義更周匝。

命之謂性，以開其者，欲不以懈其脩能性之謂，以固其天

理之局，不以畏其物交之蔽，援天以制人，積人以勝天

夫是故超凡而入聖。

生之謂性，生亦何嘗非性，但天地之性，人為貴者，不存

焉。爾仁義禮智，何以配入天道，舉其總也。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約之則天道而已矣。無聖人之於天道，句

命字，便說不上。

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義理之命，已包入後節性字

矣。前後命字不專氣而以氣為主。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此則前後節兩性之所分。孟子平日持論總要以義理勝氣質。既於剛柔者有當變化之道。發於著欲者有寡而又寡之道。前節教人以命制性。即夫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至下節命字。夫子未經指出。乃孟子自於湯武之反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見得其中亦有命數析理更入微芒。然終是性善可學而盡大抵性命對說。則命主天性。主人天定。必能勝人以氣質之性當之。則不待天之勝而已。先有以自勝。人定必能勝天。以氣數之命當之。即使有毫髮之未勝。而人事固已居其至勝矣。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一

孟子

而性字前之性宜忍後之性宜盡。而命字前之命宜安後之命宜制。武穆純忠而祖豆之盛不如壯繆。豈非命耶。然壯繆之命仍自其性為之。是以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章

乃聖乃神古有之矣。善信美大乃孟子會通於夫子之所謂善人曾子之所謂誠意易之所謂直方大而美存其中者。接連立此名目。接到聖神地位。實純是一善貫徹到底。其有諸已充實以至輝光皆是物也。善者所性之公理已所欲者人亦欲之。可欲之謂善。所謂芝蘭氣味也。加以誠意之功。斯得於己而為德。由此主忠信徙

義之無已。則曲無不致而德無不實。是為充實。然猶在中之美也。由形而著而明。則光輝盛大。仍言充實者裏邊充積一步。外面才閃爍一步。至此則根心生色。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然於至誠之盡性。猶有間者。性者自然而無思也。充為也。盡得性之宏博。却未盡得性之自然。到得大而化之。纔合着無思無為。意境而性盡矣。而人之所以為人。斯其至矣。至於聖不可知。則就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着力摹擬。亦即是無思無為之變動不居處也。化是不可為神是不能測。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紅舟講義

卷之二十

十二

孟子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所以倡之者至矣。此又以距之嚴必宜待之恕。一則衣冠塗炭之思。一則不念舊惡之量。宜一時之心折於伯夷。

孟子曰有古縷之征章

三征唐因以為租庸調也。其季另立科名。而并入於兩稅。三征之法遂亡。而三限則猶存。用一緩二之意。一歲併取。即離殍不免。而末世且有預借。專供國用。尚民力不堪。而貪吏猶欲分肥。此平天下者必須止財有大道而進不仁於四夷。

孟子曰諸侯之寶章

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惕堅冰為箕子之嘆。玉杯象箸戒

履霜為公之作旅焚

盆成括仕於齊章

小才而不聞道。夫子所謂好行小慧者。不論治亂。世俱難免乎刑戮也。

孟子之滕章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有一言之善。亦取之而已矣。載之篇。不亦宜乎。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此教人以中庸致曲之法。不忍不為。從人指出。無欲害人。無穿窬。從不忍不為。指出穿窬。是必不為。受爾汝則

蚯蚓講義 卷之二十一

廿三

孟子

亦為之。然實是其所不肯為。如此看。不為人細穿窬。是必不為。以言銛以不言銛。則樂為之。然細思實是穿窬之類。如此說。充無穿窬才盡。

不忍以心言。不為以事言。其實不忍亦發於事。不為亦命諸心。故仁義俱涵而為性。則隱羞惡同發而為情。顧不忍之具於心者。同天地生物之心。不可一時之滅息。不忍之發於事者。不裁之以義。如天地之有春夏而無秋。冬則亦不能以成歲功也。蓋仁主愛。義主斷。其用雖殊。而所以為人。固用斷以成愛。以之為己。亦取義以成仁。所以然者。仁之作用是愛。而其體妙立於無私。故必無私之愛。乃同天地之愛。而本其無私之志。以制之事。

者義也。於無私之中。又疏其親親。仁民愛物之等者。亦

義也。非義而仁。或幾乎窮矣。學者復理。先須制私。復理之盡。便窺得大舜樂善。胸次制私之盡。便窺得伯夷惡。胸次大舜不可及。已且於伯夷有萬分之一。似大舜亦可學。而幾夫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是不忍無人不可用也。然究必到得得志。澤加綽是

君子體仁。長人用事之時。故孟子於齊梁之王。不論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且自推廣。他不忍人之心。以行其

不忍人之政。若夫簞瓢陋巷。所樂者仁之體。至其發用

則自萬鍾千駟弗顧視。一介不取。與惡不仁。以全其仁。渾身是義。故曰窮不失義。守義則心理間。或未融充義

蚯蚓講義 卷之二十一

廿四

孟子

則物欲終歸淨盡。浩然之氣必於是乎生。孟子善養氣。善集義也。是此章詳言義之旨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指不遠者淺言也。言遠而後遠者泛言也。施不博者小道也。不從守約起博者又迂道也。一言一守。觀天地萬物之聚。君子之弘也。以言以守。不出日用行習之常。君子之壹也。

到得聞性道。方知文章皆性道。奉君子之言者。且姑以聞文章者聞之也。到得天下平方知脩己。即是安百姓。學君子之守者。且姑從下學之為己者為之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以性之之聖人。疑若別有奇異。而不出動容周旋哀死。經德信言語之事。可謂庸矣。然而動容周旋中禮。即貌言視聽之恭。從明聰者也。哭死而哀。即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者也。經德不回。乃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言語必信。乃相敬之發。應乎千里。能若是。豈非聖乎。而盛德所流行。相顧之迹。豈不為性之聖人乎。從性著之者。純以天命之性。用事君子。則從率性之道。致力故曰身之合上性。去則為反之。不言道而言法道。近自然法。純是當然。見為法則。恭敬奉持。尺寸踰之。而不敢矣。却亦不欲為生。非以干祿。惟尚須制事制心。必加敬勝義。勝則

紅舟講義

卷之十

十五

孟子

動靜語默。不無檢顧之勞。以俟命而已矣。一語攔截。許多假道學人。接不上這正統也。

孟子曰說大人章

幾箇得志弗為。便是於我如浮雲。皆古之制。便是予所否者。天厭之。但聖人說得和平謙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有私意有私欲。私意者私之自內出者也。私欲者私之與外緣者也。同謂之私者。皆以有己也。對人而言謂之己。對天而言謂之天。理人欲之辨也。物欲者後欲之與緣者言之也。人欲從知識後。纔有物欲。自有生已不能無從知識後有者。非其所應得也。可得而盡去也。然

非耳目口鼻之能去之。必心之自去之也。自有生已不能無者。以之蔽則不可也。不得而盡去也。然非心之不欲去之。乃耳目口鼻之不能去之也。噫。觀形色天性則耳目口鼻皆富有盡性之能。觀聲色臭味則耳目口鼻竟將有汨性之事。汨其性是失其心。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人欲之私。心私之也。吾從而治心。物欲所蔽欲蔽也。吾從而治欲。治之不能盡去之。姑從而寡之。前說養性此說養心。蓋心原是神明。不測物事。為欲所累而遂不能自展其神明。又耳目口鼻之所欲者。聲色臭味也。心之所欲者。義理也。因耳目口鼻之欲而遂不能自遂其欲。甚且絀己之欲。以從耳目口鼻之欲。吾之庸草充

紅舟講義

卷之十

十六

孟子

盈而方寸槁矣。故不曰存而曰養。寡其汙濁乃得清明。寡其凡根乃能靜逸。寡其攻取乃不消亡。寡其誘致斯無於失。曰然則物欲者此欲也。不能無所當寡者也。私欲者心私之所必去之者也。私意則如之何。曰欲是心所欲得。意是心所欲為。非在我之理之欲。而外物之欲謂之人欲。非天下同然之意。而一己之意。謂之私意。意誠於知至之后。則無私意之隔矣。心正於身脩之先。則無人欲之累矣。私意之隔。失吾性之廣大。私欲之累。失吾性之高明。一瞶之為心術之害。一成之為人品之害也。

留哲嗜羊羹章

不食羊棗只是思親一經發揮更得孝子所以倍加動心之故。此之人形所同也。神所獨也。羊棗之者是曾皙之神所寄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章

篇將終矣前望無窮後顧來者思已得統于孔子孔子曾不得中行之士而思狂狷使早生百有餘歲之前不在顏曾以下而邪慝之興此百餘年中亦多故矣夫詩書六藝七十子所共習而通也動靜語默七十子所默觀而誠也而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然則所與者其必有傳授之心法存焉於今可得而見者子思所作之中庸是也是書之作已當去聖遠而異端起之時深恐愈久

紅井義義

卷之二十

廿七

孟子

而愈失其真故筆之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惟散為萬事故夫子於顏子先教他博文所以為擇乎中庸之詳惟始終一理故夫子於顏子只教他約禮所以為執守中庸之固且放之則彌六合天地陰陽舜文武周公皆在極高明廣大之規決然涵蓋不往而狂近之矣卷之則退藏於密戒懼慎獨敬勝義勝非有不變塞焉至死不變之守次然擔持不定而環近之矣蓋狂之所不足者行而志趣高廣願能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風浴詠歸氣象雖聖人無加故在陳思之特欲約之使合於中列之使就夫庸而已環之所未及者知而性情孤介頗能

紅井義義

卷之二十

廿八

孟子

家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一介不取與意思去流俗絕遠故次於狂而又思之所宜進之中以化其拘牽習之庸以知其闊達是則狂狷非中取其不欲冒於中狂狷非庸取其不欲冒於庸世之衰也有顯畔於吾道之外以與大經相詆諆即有隱入於吾道之中以與大經為蠹賊楊墨之害流為佛老申韓之說流為刑名管商之學流為權謀術數自餘諸子其術相非流為百家眾技而鄉愿之矯詭法嗣心千世下為胡虜馮道然提是大經不正故人人以為異說以濟其私胡不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禍火不容於日月之出也孔孟昌言不諱只是反經經者庸也所以由之者中也由此以觀自有明制科取士於今四子之書熟習於小夫孺子之口六經而外諸子一皆屏絕無得並列學官其亦庶民興斯無邪慝之極軌與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一亂必有一治者天為天下之生計也不治而生或幾乎盡矣五百餘歲必生一聖人者為道計也聖人人生而道或幾乎息矣然天既生一聖人又不單生一聖人者為聖人之傳道計也不如是而聖人之道又無以相待於五百年之後矣孟子於夷惠嘆想於親炙之人於孔子以未得為徒為恨又以私淑諸人為幸自覺七篇之所發明無非夫子之道知孔子又樂幾及見孔子天

似不可為無意者。因于篇終。歷叙堯舜湯文。各詳其常。日之所及。見而知者。而隱以已附其後。然以去聖未遠。近聖又甚。視禹皋伊萊。望散為見。知之一變矣。孔子沒後。五百餘歲。竟不復生。孔子直至千四百歲。而河南程氏始得不傳之學於遺經。此又聞知之統之一變已。禹皋見知三謨。為據伊萊見知商書。可按獨望散少證。然丹書首陳敬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學之大綱盡於此矣。往來迪教。宜生在列。所迪之教。彝教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即夫子所以自道。亦不出乎此矣。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不敢明任見知。以自附於諸大聖賢之列。又說今若無見知。則後世安得有聞。此舟講義卷之二十。十九。孟子。知以深致其望遠。長懷之意。而不勝此責難辭之慨。聖賢以萬世為心。體味二語可見。

虹舟講義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祖惠撰。祖惠本姓沈。字岷望。嘉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高安縣知縣。是編大抵涵泳章句。集註之文。一字一句。推求語意。其體會頗費苦心。在時文家亦可操觚之指南矣。



ZW 21181808542285